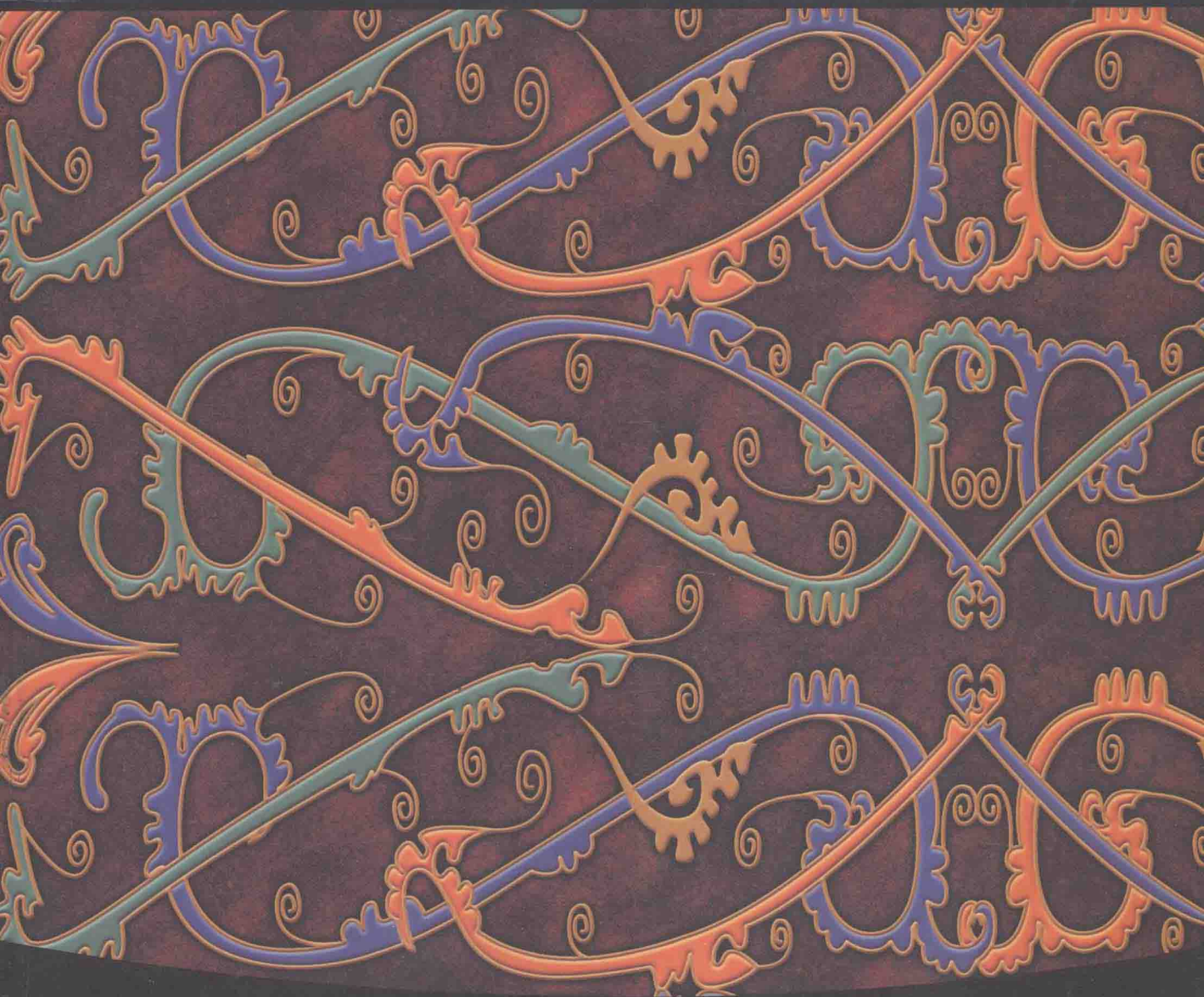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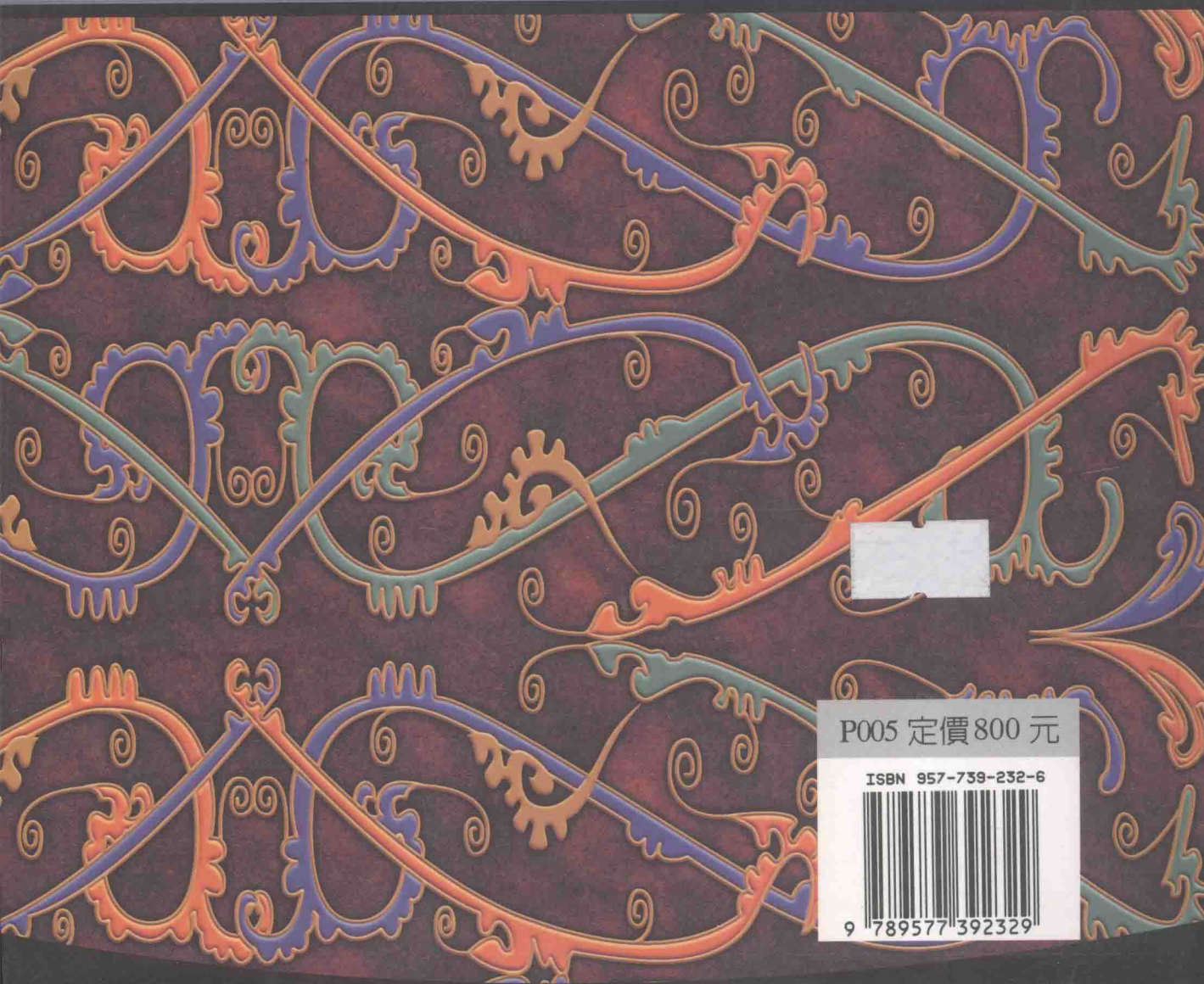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文子》資料探索

丁原植◎著





P005 定價 800 元

ISBN 957-739-232-6



9 789577 392329

《文子》資料探索

丁原植 著



《文子》資料探索

著者：丁原植
發行人：許鈺輝
出版者：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
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67 號 14 樓之 1
電話(02)23216565・23952992
FAX(02)23944113
劃撥帳號 15624015
出版登記證：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
網站網址：<http://www.wanjuan.com.tw/>
E-mail：wanjuan@tpts5.seed.net.tw
經銷代理：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
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 210 巷 30 弄 25 號
電話(02)27999490
FAX(02)27995284
承印廠商：晟齊實業有限公司
電腦排版：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定價：800 元
出版日期：民國 88 年 9 月初版

(如有缺頁或破損，請寄回本社更換，謝謝)

◎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◎

ISBN 957-739-232-6

說明

本書是拙著《文子研究》的第二部份，主要在探索今本《文子》的資料問題。定州《文子》出土與釋文的公佈，不但確證先秦有《文子》一書傳世，同時也啓發對今本《文子》重新思考的重要線索。今本《文子》非常駁雜，除原始《文子》古本外，包含大量後世混入的其他文字。這些混入的部份，有四分之三均見於《淮南子》。但經過仔細的探索與分析，一般所謂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間，誰抄襲誰的問題並不存在。這些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的互見部份，極可能是混入了與《淮南子》撰寫有關的一些資料。

我們發現，《淮南子》曾以不同的文本流傳於世，其中混入《文子》的是一種《淮南子》的別本。這個文本以節要的方式，記錄著通行的徐注或高注的《淮南子》。我們以“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”來指稱這些資料。

在西漢初期，劉安於其封地成立了一個龐大的文化活動中心。劉安與其門客在編撰後來被稱為《淮南子》的《鴻烈》一書時，肯定曾經參閱了大量先秦以來的百家思想史料。這些資料，在劉安因被誣告謀反而自殺之後，隨著門客的逃離，可能流散在民間。今本《文子》中，有部份文字，雖與《淮南子》思想相近，但全未出現於該書中。這些資料，有推衍發展竹簡《文子》思想者，有與解《老》傳承相關者，有與南方楚學思想相近者，有表現出三晉之學特徵者。由於這部份資料後來混入了《文子》，我們暫且稱它為“文子外編”。

因此，在本書中，關於《文子》資料的來源，我們區分為以下幾種情況¹：

〔甲〕竹簡《文子》資料部份。

〔乙〕與竹簡《文子》思想相近部份。

〔丙〕文子學派思想史料部份。

¹ 對於今本《文子》資料分類的解析，參閱拙著《文子新論》，萬卷樓出版社，1999年，台北。

〔丁〕文子學派解《老》資料部份。

〔戊〕“文子外編”殘文部份，包含與《淮南子》同源的資料，其中有不見於今本《淮南子》者。

〔己〕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部份，包含與文子或文子學派關係較遠的史料。

〔庚〕其他先秦典籍資料殘文竄入部份。

凡 例

第一、本書以《正統道藏》之《通玄真經》為底本。

第二、《文子》全書共十二篇，今按“老子曰”，或少數以“文子問”、“平王問”、“孔子問”、“文子曰”等體例，分為一百八十七章。每章按文義結構，分為若干節。

第三、各篇均先說明今本《文子》資料編輯情況，並按章次分別排列，凡未見於《淮南子》字句，或全文，均以“〔 〕”符號標明。

第四、“相關資料尋索”部份，凡見於《淮南子》者，均摘引附上，見於他書者，亦按其與《文子》的關連，一併載錄。《淮南子》與《文子》互見文字，均以楷書體排列，其中與《文子》文字有異者，以單引號加於前後，如《淮南子》“沖而徐盈”句，本書寫作“沖而‘徐’盈”，顯示“徐”字與見於《文子》者不同。又，二者句序有異者，以“{ }”符號來標明。《淮南子》未見於《文子》者，以“〔 〕”符號加於前後。

第五、文字見於《淮南子》段落，根據中華書局版劉文典撰《淮南鴻烈集解》本，將頁碼記於《淮南子》引文之後。並將拙著《淮南子與文子考辨》²頁碼附綴於後。

第六、“探析與解說”部份，分析《文子》資料來源，判斷資料可能歸屬，並加以解說。凡稱引“校《淮南子》云”者，引書見參考書目。

² 《淮南子與文子考辨》，萬卷樓出版社，1999年，台北。

目 錄

說明

凡例

一 〈道原〉篇探析	1
二 〈精誠〉篇探析	55
三 〈九守〉篇探析	117
四 〈符言〉篇探析	167
五 〈道德〉篇探析	219
六 〈上德〉篇探析	271
七 〈微明〉篇探析	325
八 〈自然〉篇探析	381
九 〈下德〉篇探析	423
十 〈上仁〉篇探析	475
十一 〈上義〉篇探析	525
十二 〈上禮〉篇探析	579
參考書目	619

一 〈道原〉篇探析

此篇稱“道原”，“道原”篇名也見於馬王堆帛書《老子乙本卷前古逸書》（後稱《黃帝四經》）而賈誼《新書》有〈道基〉篇，《淮南子》中也有〈原道訓〉。以“原道”或“道原”為名的撰寫體例，應當形成於秦漢之前。“道原”是對“道”觀念的推衍，也就是所謂的“道”論。“道原”的論題是“道論”的重要組成部份。

竹簡《文子》中是否有“道原”篇，今已難判定，而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載錄九卷本《文子》，也不能確知有以“道原”名篇的資料。我們認為，“道原”資料應與“文子外編”¹有關，或許保留部份文子學派資料，但與竹簡《文子》的哲學思想，有相當出入。

此篇資料除第五章外，均整章或大部份見於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。由定州竹簡《文子》可知，古本《文子》原為對話體例，不應有此長篇論述，當為竹簡《文子》之後，竄入今本《文子》中的資料，其中有屬於《文子外編》者，有《淮南子》別本²的殘文。

全篇分為十章，第一、二、三、八、九章與第四、六、七、十章部份文字見於〈原道訓〉；第四章部份文字見於〈俶真訓〉；第五章與第六章部份文字，

¹ 我們稱“文子外編”，是指一些劉安與其門客所輯略的前人思想資料，《淮南子》撰寫時曾部份參考引用，後來卻與《淮南子》別本一起竄入《文子》書中，而編入今本《文子》。

² 我們提出“《淮南子》別本”的名稱，是因為今本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互見的資料，常與今本《淮南子》不同，這極可能是屬於與今本《淮南子》不盡相同的其他傳本。“文子外編”與《淮南子》別本的差異：前者為劉安所輯略的先秦思想史料，《淮南子》撰述時曾參考、引用並加以申論，其中有不見於《淮南子》者。而後者指《淮南子》不同的文本，其中竄入《文子》的部份，常顯示為摘要節錄的形式，以泛稱的用語代替事例的解證。

見於〈道應訓〉；第七、十章部份文字，見於〈齊俗訓〉；第十章有大段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

1-1

〔老子曰：〕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惟象無形，窈窈冥冥，寂寥澹泊，不聞其聲，吾強為之名，字之曰道。

夫道者，高不可極，深不可測，苞裹天地，稟受無形。原流湔湔，冲而不盈，濁以靜之徐清。施之無窮，無所朝夕，表之不盈一握，約而能張，幽而能明，柔而能剛，‘含’¹陰吐陽，而章三光。山以之高，淵以之深，獸以之走，鳥以之飛，鱗以之游，鳳以之翔，星曆以之行。〔以亡取存，以卑取尊，以退取先。〕

古者三皇，得道之統，立於中央，神與化游，以撫四方。是故能天運而地帶，輪轉而無廢，水流而不止，與物終始。風興雲蒸，雷聲雨降，並應無窮。已雕已琢，還復於樸。無為為之而合乎生死，無為言之而通乎道德，恬愉無矜而得乎和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。和陰陽，節四時，調五行，潤乎草木，浸乎金石，禽獸碩大，毫毛潤澤，鳥卵不敗，獸胎不殯，父無喪子之憂，兄無哭弟之哀，童子不孤，婦人不孀，虹蜺不見，盜賊不行，含德之所致也。

天常²之道，生物而不有，成化而不宰。萬物恃之而生，莫之知德，恃之而死，莫之能怨。收藏蓄積而不加富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。忽兮恍兮，不可為象兮，恍兮忽兮，用不詘兮，窈兮冥兮，應化無

¹ “含”字原作“舍”，據朱弁注本改。

² “天常”二字，景宋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均作“大常”；朱弁注本作“天”。

形兮，遂兮通兮，不虛動兮，與剛柔卷舒兮，與陰陽俛仰兮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怠，可以爲天下母。‘吾不知其名，強’字之曰道。《老子·二十五章》

夫道者，覆天載地，廓四方，柝八極，高不可‘際’，深不可測，‘包’裹天地，稟‘授’無形。‘原流泉淖’，沖而‘徐’盈；混混滑滑，‘濁而’徐清。故植之而塞於天地，橫之而彌於四海，施之無窮，〔而〕無所朝夕。舒之輒於六合，‘卷’之不盈於一握。約而能張，幽而能明，弱而能強，柔而能剛。橫四維而含陰陽，紘宇宙而章三光。甚淖而濇，甚纖而微。山以之高，淵以之深，獸以之走，鳥以之飛，日月以之明，〔星歷以之行，〕麟以之游，鳳以之翔。

‘泰古二皇’，得道之‘柄’，立於中央，神與化游，以撫四方。是故能天運地‘滯’，輪轉而無廢，水流而不止，與〔萬〕物終始。風興雲蒸，事無不應；雷聲雨降，並應無窮。鬼出電入，龍興鸞集；鈞旋轂轉，周而復匝。已雕已琢，還‘反’於樸。無為為之而合于‘道’，無為言之而通乎德，恬愉無矜而得于和，有萬不同而便‘於性’，神託於秋毫之末，而大宇宙之總。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，節四時〔而〕調五行。啍諭覆育，萬物群生，潤‘於’草木，浸‘於’金石，禽獸碩大，毫毛潤澤，羽翼奮也，角觝生也，獸胎不贖，鳥卵不‘殫’，父無喪子之憂，兄無哭弟之哀，童子不孤，婦人不孀，虹蜺不‘出’，‘賊星’不行，含德之所致也。

〔夫〕‘太上’之道，生〔萬〕物而不有，成化〔像〕而‘弗’宰。‘跂行喙息，蠓飛蠕動，’待而〔後〕生，莫之知德，‘待’之‘後’死，莫之能怨。得以利者不能譽，用而敗者不能非。收‘聚’畜積而不加富，布施稟授而不益貧。旋繇而不可究，纖微而不可勤。累之而不高，墮之而不下，益之而不眾，損之而不寡，斲之而不薄，殺之而不殘，鑿之而不深，填之而不淺。忽兮‘忼’兮，不可為象兮；‘忼’兮忽兮，用不‘屈’兮；‘幽’兮冥兮，應無形兮；遂兮‘洞’兮，不虛動兮。與剛柔卷舒兮，與陰陽俛仰兮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

p.1-4 / 〈原道訓〉辨析，頁 5-7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資料全見於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，〈原道訓〉文字對偶完整，文氣連貫，《文子》此章文句略顯雜亂，但義理簡要。定州出土竹簡《文子》殘缺嚴重，就其字數與可能為標示篇名的簡文來看¹，當與《七略》或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著錄九篇之《文子》不同。九篇本《文子》應是文子與文子學派思想資料的彙編。至於今本〈道原〉篇是否原即包含其中，則難以確定。唯此章不應視為摘錄或抄襲《淮南子》，它似原屬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後竄入《文子》。“文子外編”此項“道原”的論述資料，或受到楚國南方道家思想影響，但不似直接傳自竹簡《文子》，以下分四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有物混成”段：此段見於今本《老子》第二十五章，帛書《老子》甲本作：“有物昆成，先天地生。繡呵繆呵，獨立□□□，可以為天地母。吾未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吾強為之名曰大。”乙本作：“有物昆成，先天地生。蕭呵繆呵，獨立而不亥，可以為天地母。吾未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吾強為之名曰大。”而郭店竹簡《老子》甲本作：“又牂蟲成，先天陸生。斂繆，蜀立不亥，可以為天下母。未智其名，筮之曰道，虐弼為之名曰大。”《文子》所引文字與上述文本差異頗大，似文子學派保留之《老子》異本，或節本殘文。此段資料極可能原屬九卷本《文子》，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，將其置於全書之首，明示《文子》全書與《老子》的關連，也便於以“老子曰”作為全書分段的安排。

第二、“夫道者”段：此段文句較〈原道訓〉簡約。“源流湑湑，沖而不盈，濁以靜之徐清”兩句，〈原道訓〉作“源流泉淖，沖而徐盈；混混滑滑，濁而徐清。”〈原道訓〉文句對仗工整，似經刻意修飾。

¹ 李學勤先生〈試論八角廊簡《文子》〉一文中，考定並斷句竹簡《文子》編號 2465 殘文作：“《文子·上經》：《聖□》《明王》”，見《文物》1996 年第 1 期。

又，“表之不盈一握”句，俞樾¹云：“‘表’字無義，乃‘袞’字之誤，古音‘袞’與‘卷’同。《禮記·王制》篇：‘制、三公一命卷’，鄭注曰：‘卷’、俗讀也，其通則曰‘袞’。《釋名·釋首飾》曰：‘袞’、‘卷’也，畫卷龍於衣也。《釋名》一書，皆以聲爲義，是古音‘袞’與‘卷’同之證。《禮記》以‘卷’爲‘袞’，此則以‘袞’爲‘卷’。‘袞之不盈一握’，言‘卷之不盈一握’也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篇作‘卷之不盈一握’，是其證。”植案：《文子》作‘表’，當爲後人誤寫，但保留原爲‘袞’字的痕跡，〈原道訓〉似用俗讀之‘卷’字。

又，“不盈”二字，〈原道訓〉作“徐盈”。王叔岷《文子斟證》²云：“案：‘不盈’當從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‘徐盈’。‘原泉始出虛，徐流不止，能漸盈滿，以喻於道亦然也。’是其義也。僞託者蓋據《老子》‘道沖而用之，或不盈。’改‘徐’爲‘不’，失其旨矣。”植案：〈道原〉篇此章資料來源，原屬先秦論述“道原”問題史料，並無“僞託”之事。“不”似不必改爲“徐”，《老子》第四章曰：“道沖，而用之或不盈也。”

又，“約而能張，幽而能明，柔而能剛，含陰吐陽，而章三光。”四句，〈原道訓〉作“約而能張，幽而能明，弱而能強，柔而能剛。橫四維而含陰陽，絃宇宙而章三光。”〈原道訓〉前四句對偶整齊，《文子》恐脫“弱而能強”句。

又，“含陰吐陽而章三光”句，〈原道訓〉作“絃宇宙而章三光”。陶方琦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文選》潘岳〈西征賦〉注、司馬彪〈贈山濤詩〉注引許本作‘夫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’，……《文子·道原》作‘含陰吐陽而章三光’。《文選》注所引許本正同。”

又，“以亡取存”句，《淮南子》無，《文子》此處原始思想當與《淮南子》同源。

又，“以退取先”句，徐靈符注：“自後而人先也。”俞樾云：“‘退’

¹ 俞樾，《諸子評議補錄》卷四，世界書局，台北，1984台景二版。後引同書不標明出處。

² 王叔岷，《文子斟證》收入《諸子斟證》，世界書局，台北，1964。後引同書不標明出處。

當作‘後’。”

第三、“古者三皇”段：〈原道訓〉作“泰古二皇”。“三皇”指伏羲、神農與黃帝，〈原道訓〉作“二皇”，高誘注曰：“二皇，伏羲、神農也，只說陰陽，故不言三。”漢人有“太一”之神，並有“二皇”之說；但“二”亦或為“三”字之誤。《潛夫論·五德志》：“世傳三皇五帝，多以伏羲、神農為二皇，其一者，或曰燧人，或曰祝融，或曰女媧。”

又，“得道之統”句，“統”字，〈原道訓〉作“柄”。“柄”有“本”、“權”之義，也與“稟”通。《周禮·天官·大宰》：“以八柄詔王馭群臣。”鄭玄注：“柄，所秉持以起事者也。”“統”有“總”、“合”之義，也“引申為凡綱紀之稱”¹。“統”、“柄”義含相近，當為不同記述。

又，“風興雲蒸，雷聲雨降，並應無窮”三句，〈原道訓〉作“風興雲蒸，事無不應；雷聲雨降，並應無窮”，後者較為整齊。

又，“無為為之”句，“生死”與“道德”二詞，〈原道訓〉分別作“道”與“德”，此與後“和”、“生”均為單詞，能相對應。

又，“和陰陽，節四時，調五行”三句，〈原道訓〉作“優天地而和陰陽，節四時而調五行”，《淮南子》對仗完整，但《文子》文字較為簡要。唐高宗章懷太子李賢的《後漢書·班固傳·注》引“老子曰：‘和陰陽，節四時，潤乎草木，浸乎金石，禽獸碩大，毫毛潤澤。’”²同書另引老子曰：“執玄德於心，化馳如神”³兩句。此兩處引“老子”均不見今本《老子》，而出自《文子》。唐人似認為《文子》中所稱“老子曰”者，屬老子資料。

又，“毫毛潤澤”句下，〈原道訓〉有“羽翼奮也，角觫生也”兩句，此兩句與前後文文氣不能連貫，似注文竄入。

又，“盜賊”二字，〈原道訓〉作“賊星”，《太平御覽》卷七十七引許慎注曰：“五星逆行，謂之賊星”。“虹蜺”與“賊星”均指涉天象的變化，

¹ 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·系部》

² 《後漢書》中華書局版，頁1381。

³ 上引書，頁1372。

《文子》作“盜賊”。于大成¹云：“此作‘盜賊’，誤也，當依《淮南子》改。”

第四、“天常之道”段：“天常”一語似保留較為原始的觀念，〈原道訓〉作“太上”。《呂氏春秋·仲夏紀·大樂》曰：“陰陽變化，一上一下，合而成章。渾渾沌沌，離則復合，合則復離，是謂天常。”因此，“天常”當為先秦哲學用語。‘常’的此種哲學意含，來自於說明天象運作的“當”，《楚帛書》曰：“隹□□□，月則經紕，不得其當”，又《禮記·樂記》子夏曰：“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，民有德而五穀昌。疾災不作而祆祥，此之謂大當。”鄭玄注云：“當，謂不失其所也。”《越語》范蠡云：“贏縮以為常，四時以為親。”

“當”與“常”似可通用。景宋本《通玄真經》“天常”作“大常”，近於《樂記》所言“大當”。“天（大）常（當）之道”，當指萬物自然而本然的運行。俞樾云：“天常二字無義，‘天’當作‘太’，字之誤也。‘常’當作‘上’，聲之誤也。《淮南子》〈原道訓〉，正作‘太上之道’。”俞說，恐不確。

又，“萬物恃之而生”，〈原道訓〉作“跂行喙息，蠓飛蠕動，待而後生”。

“待”字，向宗魯云：“《文子》〈道原〉篇‘待’皆作‘恃’。《老子》第三十四章云‘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’即此‘恃’字之義。作‘待’非。”植案：此處，《文子》使用“萬物”泛稱之詞。《黃帝四經·道原》有“萬物得之以生”句，同時亦曰“〔跂〕（規）行〔蠕〕〔動〕（重），戴根之徒，皆取生”，此與《淮南子》所記當有關連。

又，《老子》第二十一章曰：“道之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。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”此處《文子》則曰：“忽兮恍兮，不可為象兮，恍兮忽兮，用不詘兮，窈兮冥兮，應化無形兮，遂兮通兮，不虛動兮，與剛柔卷舒兮，與陰陽俛仰兮。”一是從萬物存在的發生而言，故從“忽恍、窈冥”之間形成“物、象與精”，一是從萬物始源的運作而言，故“不可為象”而“應化無窮”。此處《文子》文字直接推演《老子》思想，或受到文子學派思想的影響。“通”字，〈原道訓〉作“洞”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洞’亦深也。《文選·西京賦》‘赴洞穴’，薛綜注曰：‘洞穴，深且通也。’是洞有通義。”

¹ 于大成，〈文子斟補〉，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二集 1996 年，台北。後引同書不標明出處。

1-2

〔老子曰：〕

大丈夫恬然無思，澹然無慮，以天為蓋，以地為車，以四時為馬，以陰陽為御¹〔；行乎無路，游乎無怠，出乎無門〕。

以天為蓋，即無所不覆也；以地為車，則無所不載也；四時為馬，則無所不使也；陰陽‘為御’²，則無所不備也。是故疾而不搖，遠而不勞，四支不動，聰明不損，而照見天下者，執道之要，觀無窮之地也。

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，因其自然而推之，萬物之變不可‘究’³也，稟其要而歸之。是以聖人內修其本，而不外飾其末，厲其精神，偃其智故，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，無治而無不治也。所謂無為者，不先物為也；無治者，不易自然也；無不治者，因物之相然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昔者馮夷、大丙之御也，乘雷車，入雲蜺，游微霧，驚忽怳，歷遠彌高以極往，經霜雪而無跡，照日光而無景，扶搖摯抱羊角而上，經紀山川，蹈騰崑崙，排閭闔，淪天門。末世之御，雖有輕車良馬，勁策利鍛，不能與之爭先。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，澹然無慮，以天為蓋，以地為車，以四時為馬，以陰陽為御；乘雲陵霄，與造化者具。縱志舒節，以馳大區。可以步而步，可以驟而驟。令雨師灑道，使風伯掃塵。電以為鞭策，雷以為車輪。上游於霄霓之野，下出於無垠之門。瀏覽遍照，復守以全。經營四隅，還反於樞。

¹ 各本均作“御”，唯朱弁注本作“騶”。

² “為御”原作“御之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³ “究”字原作“救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故以天為蓋，‘則’無不覆也；以地為‘輿’，則無不載也；四時為馬，則無不使也；陰陽‘為御’，則無不備也。是故疾而不搖，遠而不勞，四支不動，聰明不損，而‘知八紘九野之形埒’者，何也？執道〔要〕之‘柄’，‘而游於’無窮之地也。

〔是〕故天下之事，不可為也，因其自然而推之。萬物之變，不可究也，秉其‘要歸之趣’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p.5-10／〈原道訓〉辨析，頁8-9

昔舜耕於歷山，期年，而田者爭處境垆，以封畔肥饒相讓；釣於河濱，期年，而漁者爭處湍瀨，以曲隈深潭相予。當此之時，口不設言，手不指麾，執玄德於心，而化馳若神。使舜無其志，雖口辯而戶說之，不能化一人。是故不道之道，莽乎大哉！夫能理三苗，朝羽民，徒裸國，納肅慎，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，其唯心行者乎！法度刑罰，何足以致之也？

是‘故’聖人內修其本，而不外飾其末，‘保’其精神，偃其‘智故’，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，〔澹然〕無治也而無不治也。所謂無為者，不先物為也；所謂無不為者，因物之所為。〔所謂〕無治者，不易自然也；〔所謂〕無不治者，因物之相然〔也〕。

萬物有所生，而獨知守其根；百事有所出，而獨知守其門。故窮無窮，極無極，照物而不眩，響應而不乏，此之謂天解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p.23-24／〈原道訓〉辨析，頁19-20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全見於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，似受文子學派思想影響之“文子外編”資料。〈原道訓〉以“馮夷、大丙”等寓言人物加以申論，並用神仙家思想加以發揮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大丈夫”段：“大丈夫”一詞，先秦文獻除《孟子·滕文公》出現一次外，另見於《老子》第三十八章與《韓非子·解老》。《淮南子》僅此處使用“大丈夫”一詞，而《文子》除此處外，〈精誠〉篇曰：“夫所謂大丈夫者，內強而外明，內強如天地，外明如日月，天地無不覆載，日月無不照明。”

〈精誠〉篇此段文字，並未見於《淮南子》。“大丈夫”觀念，應與《老子》思想發展有直接傳承的關係。

又，“以陰陽爲御”句，朱弁注本作“騶”。《文子》各本均作“御”，〈原道訓〉同，但顧炎武云：“‘騶’古音則俱反。與‘俱’、‘區’、‘驟’爲韻。‘御’字正釋‘騶’字。”于大成云：“竊謂作‘騶’作‘御’，乃許、高之異同，非此事而彼非也。許本作‘騶’，《御覽》、《補韻》所引是也。《文子》各本，以朱弁注本最得其真，朱注本作‘騶’，尤爲許本作‘騶’之明證。作‘御’者，高本耳。”植案：朱弁注本多處與它本有異文字，多與《淮南子》同，最能保持《淮南子》舊文，似曾據《淮南子》加以校正。

又，“行乎無路，游乎無怠，出乎無門”三句，〈原道訓〉無，〈原道訓〉似以“乘雲陵霄……還反於樞”等句，來鋪陳發揮此三句的內容。俞樾云：“‘無怠’之義，與‘無路’、‘無門’不一律。《淮南子》〈原道〉篇作‘上游於霄霓之野，下出於無垠之門’。文法不同，未可據訂。〈符言〉篇云：‘藏于無形，行于無怠’。《淮南》〈詮言〉篇作‘藏無形，行無跡，游無朕’。‘朕’與‘跡’，義皆可通，而與‘怠’字形聲絕遠。以聲求之，或當爲‘垓’之假字。《淮南》〈俶真〉篇‘設于無垓垓之宇’，是其義也。‘垓’從亥聲，《廣韻》：‘怠、音徒，亥切’，則聲固相近矣。”

第二、“以天爲蓋”段：此段分別解釋上段各句文意。“四支不動”句，王叔岷云：“‘動’當作‘勤’，‘勤’、‘損’爲韻。《說文》：‘勤，勞也。’‘勞’、‘損’義近。今本‘勤’誤作‘動’，既失其義，又失其韻矣。〈自然〉篇：‘四體不動’，亦可證此文‘動’字之誤。今本《淮南子》‘勤’亦誤‘動’。”

又，“照見天下”句，〈原道訓〉作“知八紘九野之行埒”。“照見”一語，意謂從光照中映現而得以明察，含意較“知”字深刻。“八紘”、“九野”爲《淮南子》書中常用語。〈原道訓〉似申論“文子外編”文句。

又，“執道之要”句，〈原道訓〉作“執道要之柄”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既言要，又言柄，於義未安，當作‘執道之柄，而游於無窮之地’。《文子》〈道原〉篇作‘執道之要，觀無窮之地也。’彼言要，此言柄，彼言觀，

此言游，文異而義同。”《文子》似保留與《淮南子》同源，但文字略異的資料。

又，“天下之事不爲可爲”、“內修其本”、“因自然”、“歷其精神”等句，均似文子學派推衍的重要哲學觀念。

第三、“是以聖人內修其本”段：“稟其要而歸之”句，〈原道訓〉作“稟其要歸之趣”，文意難解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稟其要歸之趣’當作‘稟其要趣而歸之’。稟，執也。要趣猶要道也。言執其要道而萬變皆歸也。此與‘因其自然而推之’相對爲文。且‘歸’與‘推’爲韻，今作‘稟其要歸之趣’，則句法參差而又失其韻矣。《文子》〈道原〉篇正作‘稟其要而歸之’。”植案：高誘注此句曰：“趣，亦歸也。”高誘所見本似已誤作“稟其要歸之趣”。顯見“文子外編”資料在高誘注前即已流傳。

又，“所謂無爲者”等句，《文子》脫“所謂無不爲者，因物之所爲。”當依〈原道訓〉補。此數句詳盡而完整解釋《老子》“無爲”的觀念，爲先秦典籍所僅見，極可能爲《文子》學派闡釋老子的重要資料。

1-3

〔老子曰：

執道以御民者，事來而循之，物動而因之，〕萬物之化無不應也，百事之變無不耦也。〔故道者，虛無、平易，清靜、柔弱、純粹素樸，此五者，道之形象也。虛無者，道之舍也；平易者，道之素也；清靜者，道之鑒也；柔弱者，道之用也；反者，道之常也；柔者，道之剛也；弱者，道之強也。純粹素樸者，道之幹也。虛者，中無載也，平者，心無累也。〕嗜欲不載，虛之至也；無所好憎，平之至也；一而不變，靜之至也；不與物雜，粹之至也；不憂不樂，

德之至也。

夫至人之治也，棄其聰明，滅其文章，依道廢智，與民同出于公。約其所守，寡其所求，去其誘慕，除其‘嗜’¹欲，捐其思慮。約其所守即察，寡其所求即得。

故以中制外，百事不廢，中能得之，則外能牧之。中之得也，五臟寧，思慮平，筋骨勁強，耳目聰明。

大道坦坦，去身不遠，求之遠者，往而復返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夫精氣志者，靜而日充者日以壯，躁而日耗者日以老。是故聖人將養其神，和弱其氣，平夷其形，而與道沈浮俛仰，恬然則縱之，迫則用之。其縱之也若委衣，其用之也若發機。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，而百事之變無不應。《淮南子·

原道訓》p.42-43／〈原道訓〉辨析，頁42

.....

是故至人之治也，‘掩’其聰明，滅其文章，依道廢智，與民同出于公。約其所守，寡其所求，去其誘慕，除其嗜欲，‘捐’其思慮。約其所守則察，寡其所求則得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p.30-31／〈原道訓〉辨析，頁28

夫喜怒者，道之邪也；憂悲者，德之失也；好憎者，心之過也；嗜欲者，性之累也。人大怒破陰，大喜墜陽；薄氣發瘡，驚怖為狂；憂悲多患，病乃成積；好憎繁多，禍乃相隨。故{心‘不憂樂’，德之至也；‘通’而不變，靜之至也；嗜欲不載，虛之至也；無所好憎，平之至也；不與物‘殽’，粹之至也。}能此五者，則通於神明。通於神明者，得其內者也。

〔是〕故以中制外，百事不廢；中能得之，則外能牧之。中之得，〔則〕

¹ “嗜”字原作“貴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五藏寧，思慮平，筋‘力’勁強，耳目聰明，䟽達而不悖，堅強而不韞，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，處小而不逼，處大而不窹，其魂不躁，其神不嬈，湫漻寂漠，爲天下臬。大道坦坦，去身不遠，求之近者，往而‘復反’。迫則能應，感則能動；物穆無窮，變無形像。優游委縱，如響之與景；登高臨下，無失所乘；履危行險，無忘玄伏。能存之此，其德不虧，萬物紛糅，與之轉化，以聽天下，若背風而馳，是謂至德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p.31-33／〈原道訓〉辨析，頁33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資料頗爲複雜，可分爲三段。其中有部份文字，分別見於《淮南子》三處，但有大段文字，並未出現於《淮南子》。此章資料原屬“文子外編”重要史料。尤其明確提到“道”的五種形象，爲先秦哲學著作所少見。其思想來源，或許與文子學派的發展有關，《淮南子》似曾加以分別引用並發揮。但全章資料並不完整，應有闕文。以下分四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執道以御民者”段：“執道以御民者”等五句，原應屬“文子外編”的重要資料。而其中“萬物之化無不應也，百事之變無不耦也”兩句，出現於〈原道訓〉末章，並另見於〈九守〉篇第十三章。《淮南子》兩處，均似取自“文子外編”。

又，“耦”字，〈原道訓〉作“遇”，孫詒讓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遇’與‘耦’通。”《文子·九守》亦曰：“萬物之化無不偶也。”

又，“故道者”至“心無累也”數句，全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以“虛無、平易、清靜、柔弱、純粹素樸”五者爲道之徵象，此爲先秦文獻以形象闡釋“道”觀念的珍貴資料。但按其分層說明的方式，全段並不完整，尤其“反者，道之常”、“柔者，道之剛”、“弱者，道之強”、“虛者，中無載”、“平者，心無累”等句，與作爲“道之形象”的“五者”不能對應，此處似僅存殘文。

又，“嗜欲不載”數句，見於〈原道訓〉，但句序不同，《淮南子》似引用“文子外編”資料。“不與物雜”句，“雜”字，〈原道訓〉作“散”。高誘注曰：“散，亂。”王引之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諸書無訓‘散’爲雜亂者。（《說

文》：‘散，雜肉也。’ ‘雜’乃‘離’之誤，辯見《說文攷證》。）‘散’皆當爲‘殽’。隸書‘殽’或作‘𩇛’，（見漢殽阬神祠碑。）與‘散’相似。‘散’或作‘𩇛’，與‘殽’亦相似。故‘殽’誤爲‘散’。……《廣雅》：‘殽，雜也，亂也。’並與高注同義，則‘散’爲‘殽’之誤，明矣。‘殽’訓爲‘雜’，義與‘粹’正相反。故曰：‘不與物殽，粹之至也’。《文子》〈道原〉篇作‘不與物雜’，‘雜’作‘殽’也。”植案：此處顯見《淮南子》高誘注本與“文子外編”資料並非相同。

第二、“夫至人之治”段：此段見於〈原道訓〉。〈原道訓〉該節首段與末段見於《文子·道原》第八章第一段，〈道原〉篇文意直接承續，保留較佳行文次序，但〈原道訓〉夾雜“夫至人之治”段，以致文句雜亂。《文子》此處文字，當原屬“文子外編”，直接承接此章前段思想。

“捐其思慮”句，〈原道訓〉作“損其思慮”，王念孫曰：“‘損’當爲‘捐’，字之誤也。‘捐’與‘去除’同意。作‘損’則非其指矣。《文子·道原》篇正作‘捐其思慮’。”

第三、“是故以中制外”段：此段見於〈原道訓〉。《文子》此段與上段欠連貫。〈原道訓〉上接“通於神明者，得其內也”，“得內”故能“以中制外”，二者義理相通。但“通於神明”句，卻見於《文子·道原》第八章。《文子》似僅保留“文子外編”殘句。

“則外能牧之”句，“牧”字，〈原道訓〉作“收”。王念孫曰：“‘收’當爲‘牧’。……此承上文‘得其內’而言，能得之於中，則能養之於外。……若云‘外能收之’，則非其指矣。且‘牧’與‘得’爲韻，若作‘收’，則失其韻矣。……《文子·道原》篇正作‘牧’。”

第四、“大道坦坦”段：《文子·上德》第四章曰：“大道坦坦，去身不遠，修之於身，其德乃真，修之於物，其德不絕。”《賈誼·新書·君道》曰，“書曰：大道亶亶，其去身不遠，人皆有之，舜獨以之。去射而不中者，不求

之錄，而反修之於己。君國子民者，反求之己，而君道備矣。”¹陳逢衡認為乃《逸周書》之逸文。“大道坦坦”段似前人資料，或為《文子》保留。此段見於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第十章，但“遠”字，〈原道訓〉作“近”。于大成云：“《淮南》‘遠’字作‘近’，高注云：‘近謂近身也。’案：《淮南》‘近’是誤字，當從本書作‘遠’，高所據本已誤，故就誤本而強為之訓耳。道在邇，不在遠，故求之身，其德乃真；若求之遠，則徒勞往反也。《論語》〈述而〉篇所謂‘我欲仁，斯仁至矣’，即是此意。《孟子》〈離婁上〉：‘道在邇而求諸遠，事在易而求諸難’，即此‘求之遠者’也。〈自然〉篇亦作‘求之遠者，往而副反’。”

又，此數句見於二書的句序問題相當複雜。試說明如下：

（甲）有認為是“注文”者，王引之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大道坦坦’至‘往而復返’，注‘近謂身也’，此節宋本在‘能存之此’上，今本在‘迫而能應’上，《道藏》本無此四句。”按：‘能存之此，其德不虧’，上承‘物穆無窮’以下八句，所謂穆忝隱閔，純德獨存也。中間不得有此四句。‘迫則能應，感則能動’上承‘湫漻寂漠，為天下梟’，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。中間亦不得有此四句。且《文子·道原》‘大道坦坦，去身不遠，求之遠者，往而復返’，〈自然〉篇‘夫道可親不可疏，可近不可遠，求之遠者，往而復反’，蓋言道不在遠，往而求於遠，必將無所得而復返也。今乃云‘求之近者，往而復反’，則義不可通矣，正文及注，皆後人妄加，當以《藏本》為是。”楊樹達贊同王說，曰：“王氏《雜誌》校刪此四句，其說是也，當從之。”

（乙）有認為當在“能存之此”上者，何寧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大道坦坦’四句錯簡，當在‘無忘玄伏’下。自‘五臟寧’至‘無忘玄伏’凡二十四句，皆承‘中之得’言之，謂中之得而後能若此者，不得插入‘大道坦坦’四句，使上下文義隔絕。于‘無忘玄伏’下緊承‘登高臨下’四句以總結上文，于義為當。《文子》〈原道訓〉作‘中之得也，五臟寧，思慮平，筋骨勁強，耳目聰明。大道坦坦，去身不遠，求之遠者，往而復返’，一段至此結束，則四句故結語也，不得置於段中。又〈上德〉篇云：‘大道坦坦，去身不遠，修

¹ 參見漢魏叢書頁 488 卷中。

之于身，其德乃真，修之于物，其德不絕。’ ‘修之于身’四句，與此‘能存之此，其德不虧，萬物紛糅，與之轉化’，實文異而義同。則‘大道坦坦’四句，當在‘能存之此’上明矣。《道藏》本無此四句，當是後人臆刪。鈔宋本正在‘無忘玄伏’下，是其證。”

從上引兩種說法來看，我們認為“大道坦坦”四句，原屬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而在《淮南子》中，則因不同文本，或未出現，或見於不同段落。此種跡象不但可作為《淮南子》有別本傳世的證據，也可說明“文子外編”與《淮南子》一書的密切關連。“文子外編”有時保留較《淮南子》更為通達的章序或句義。但“文子外編”並非竹簡《文子》原書的資料，不應與文子思想相混淆。它的內容相當駁雜，部份產生于南方楚學地域，與《莊子·外篇》思想相近，影響《淮南子》撰述甚大。

1-4

〔老子曰：〕

聖人忘乎治人，而在乎自理。〔貴忘乎勢位，而在乎自得，自得即天下得我矣。〕樂忘乎富貴，而在乎和。知大己而小天下，幾於道矣。〔故曰：“至虛極也，守靜篤也，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”〕

*

〔夫道者，〕陶冶萬物，〔終始無形，寂然不動，〕大通混冥。深宏廣大不可為外，‘析’¹豪剖芒不可為內，無環堵之宇，而生有無之總名²也。〔真人體之以虛無、平易、清靜、柔弱、純粹素樸、不與物雜，至德天地之道，故謂真人。真人者，知大己而小天下，

¹ “析”字原作“折”，據朱弁注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² “總名”二字，景宋本作“之間”。

貴治身而賤治人，不以物滑和，不以欲亂情，隱其名姓，有道則隱，無道則見，為無為，事無事，知不知也。懷天道，包天心，噓吸陰陽，吐故納新，與陰俱閉，與陽俱開，與剛柔卷舒，與陰陽俯仰，與天同心，與道同體。〕

夫形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，形究而神杜，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，神盡而形有餘。故真人用心，復¹性依神，相扶而得終始，是以其寢不夢，覺而無憂，無所樂、無所苦、無所喜、無所怒，萬物玄同，無非無是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，末世有勢為萬乘而日憂悲者。由此觀之，聖亡乎治人，而在于‘得道’；樂亡于富貴，而在于〔德〕和。知大己而小天下，則幾於道矣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p.32-33／〈原道訓〉辨析，頁34

夫天下者亦吾有也，吾亦天下之有也，天下之與我，豈有間哉！夫有天下者，豈必攝權持勢，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？吾所謂有天下者，非謂此也，自得而已。自得，則天下亦得我矣。吾與天下相得，則常相有已，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！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p.36／〈原道訓〉辨析，頁38

有“有始者”，有“未始有有始者”，有“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”。有“有者”，有“無者”，有“未始有有無者”，有“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”。

所謂“有始者”，繁憤未發，萌兆牙蘖，未有形埒垠堦，無無蠕蠕，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。

有“未始有有始者”，天氣始下，地氣始上，陰陽錯合，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間，被德含和，繽紛龍苴，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。

有“未始有夫未始者有有始者”，天含和而未降，地懷氣而未揚，虛無寂

¹ “復”字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與朱弁注本均作“仗”。

寞，蕭條霄霏，無有仿佛，氣遂而大通冥冥者也。

有“有者”，言萬物摻落，根莖枝葉，青蔥苓蘢，藿薏炫煌，蠓飛蠕動，蛟行噲息，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。

有“無者”，視之不見其形，聽之不聞其聲，捫之不可得也，望之不可極也，儲與扃冶，浩浩瀚瀚，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。

有‘未始有有無’，包裹天地，陶冶萬物，大通混冥，深閭廣大不可為外，析毫剖芒不可為內，無環堵之宇，而生有無之‘根’。有“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”者。

有“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”，天地未剖，陰陽未判，四時未分，萬物未生，汪然平靜，寂然清澄，莫見其形。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p.44-45／〈俶真訓〉辨析，頁45-46

是故：形傷于寒暑燥溼之虐者，形‘苑’而神‘壯’；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，神盡而形有餘。故罷馬之死也，剝之若槁；狡狗之死也，割之猶濡。

是故：傷死者其鬼燒，時既者其神漠。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。夫‘聖’人用心，‘杖’性依神，相扶而得終始，是‘故’其寐不夢，〔其〕覺不憂。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p.47-48／〈俶真訓〉辨析頁49

故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，志遺于天下也。所以然者，何也？因天下而為天下也。天下之要，不在於彼而在於我，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，身得則萬物備矣。徹於心術之論，則嗜欲好憎外矣。是故〔無所喜而無所怒，無所樂而無所苦，〕萬物玄同也，無非無是，化育玄耀，生而如死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p.35-36／〈原道訓〉辨析，頁37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資料主要可分為兩個部份，第一部份“聖人”段，似屬於《文子》所保留解《老》資料，第二部份，“夫道者”之後，則原應接續前章，同屬“文子外編”的重要組成部份，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，分為兩處。其中部份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部份則分別見於〈原道訓〉與〈俶真訓〉。我們認為《文子》此章資料原屬“文子外編”，《淮南子》引用並加以闡述發揮。以下分三點來說

明：

第一、“聖人忘乎治人”段：王叔岷云：“案：上‘人’字涉下‘人’字而衍，‘聖忘乎治人’，與下‘貴忘乎勢位’，‘樂忘乎富貴’，文例一律。《淮南子》正無上‘人’字。”植案：《文子》此段文義完整，全章以“聖人”作為主語，說明“忘乎治人，而在乎自理”。故段末解證《老子》第十六章經文，“至虛極也，守靜篤也，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”段中“貴忘乎勢位，而在乎自得”兩句，並未見於《淮南子》，“自得即天下得我矣”見於〈原道訓〉他處。此段當原屬“文子外編”，與解《老》傳承資料有關，《淮南子》似引用此項文字。

又，“忘”字，俞樾云：“三‘忘’字皆當作‘亡’。亡、猶不在也。言不在彼而在此也。古書每以‘亡’與‘在’對。《荀子》〈正論〉篇曰：‘然則門與不門亡於辱之與不辱也，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。’〈正名〉篇曰：‘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，亡於情之所欲。’〈堯問〉篇曰：‘吾所以得三士者，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，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。’《莊子》〈田子方〉篇曰：‘其在彼邪亡乎我，在我邪亡乎彼。’並其證也。後人不達古語，改作‘忘’字，失其義矣。《淮南子》〈原道〉篇作‘聖亡乎治人而在乎得道，樂亡乎富貴而在于德和’，字正作‘亡’，可據以訂正。”

第二、“夫道者”段：此段見於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，仍屬“文子外編”資料。〈俶真訓〉第一章，將《莊子·齊物論》“始源界定不可定”之辯證形式，轉化為宇宙發生與展現的步驟，並分為“有始者”、“未始有有始者”、“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”、“有者”、“無者”與“未始有有無者”六個階段，這與〈齊物論〉的哲學探索方向完全不同。《文子》此段文字，是用來說明“未始有有無”的層次。“真人體之以虛無”句後大段文字，全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它原應連續前章“論道之形象”段之後。其中提到“真人”的觀念，即承襲與《莊子》的思想，當為“文子外編”重要思想史料。先秦史料中，“真人”觀念首先出現於《莊子》，分別見於〈大宗師〉（九次）、〈刻意〉（一次）、〈天道〉（一次）、〈田子方〉（一次）、〈徐無鬼〉（二次）、〈天下〉（一次）、〈列禦寇〉等篇，與《列子》（〈楊朱〉篇一次）、《呂氏春秋》（〈季春記〉一次）二

書。此一觀念當與《莊子》的思想傳承有關。《淮南子》使用“真人”一詞共十次，而見於《文子》卻有十七次之多，其中有五次並未出現於《淮南子》。因此，《文子》中所保留關於“真人”的資料，不可能來自於《淮南子》，而應當另有來源。它可能原屬“文子外編”。“文子外編”既然是劉安與其門客所輯略的先秦史料，其中當然包含《莊子》學派的資料。竹簡《文子》殘文，並無“真人”，也無“真”字，而“聖”字出現十八次，有“聖人”、“聖王”、“聖者”等語。由於竹簡《文子》的思想，近於周王畿的史官之學，“真人”觀念似不屬文子思想，應是南方道家發展的產物，其時代似應在戰國中期之後。文子之後，可能繼續有文子學派的發展，其中或許形成解《老》的嫡系傳承。文子學派與《莊子》學派的關係如何，就目前資料，仍不得而知。但《淮南子》撰寫時，應參考保留於“文子外編”中這些思想資料。《莊子》一書的編輯，既然極可能最早出於劉安之手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記有《莊子》五十二篇，而今本僅存郭象整理的三十三篇，是否有部份存於“文子外編”資料中，原屬《莊子》學派佚文，仍值得我們思考。

第三、“夫形傷”段：此段文意與前段文氣不能銜接，但在〈俶真訓〉中亦似殘簡。此項資料應原屬“文子外編”殘文，部份保留於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二書中。“其寐不夢，其覺不憂”二句，出自《莊子·大宗師》與〈刻意〉兩篇，當為受到南方楚學影響的史料。

又，“形究而神杜”，〈俶真訓〉作“形苑而神壯”，顧觀光云：“‘度’字誤，當依《淮南子》〈俶真訓〉作‘壯’。”俞樾亦云：“‘杜’乃‘壯’字之誤，《淮南子》〈俶真訓〉正作‘壯’。”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案：顧、俞說並是；惟‘形究而神壯’，亦不可通，‘究’乃‘苑’之誤，當依《淮南子》訂正。高誘注：‘苑，枯並也。’是其義也。”植案：《文子》‘苑’、‘壯’二字恐涉字形而誤。

又，“無所樂”段，〈原道訓〉以“是故”的體例引用。

1-5

〔孔子問道，老子曰：〕

“正汝形，一汝視，天和將至；攝汝知，正汝度，神將來舍。德將為汝容，道將為汝居。瞳兮若新生之犢，而無求其故，形若枯木，心若死灰，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，恢恢無心可謀。”“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？”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齧缺問道於被衣，被衣曰，“正女形，壹女視，天和將至。攝女知，正女度，神將來舍。德將‘來為若美’，〔而〕道將為女居。‘憊乎’若新生之犢，而無求其故。”言未卒，齧缺繼以讎夷。被衣行歌而去曰：“形若‘槁骸’，心如死灰。‘直實不’知，不以故自持。〔墨墨〕恢恢，無心可〔與〕謀。彼何人哉！”故老子曰：“明白四達，能無以知乎！”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p. 382-383／〈道應訓〉辨析，頁294-295

齧缺問道乎被衣，被衣曰：“若正汝形，一汝視，天和將至；攝汝知，一汝度，神將來舍。德將為汝美，道將為汝居，汝瞳焉如新生之犢，而無求其故！”言未卒，齧缺睡寐。被衣大說，行歌而去之，曰：形若槁骸，心若死灰，真其實知，不以故自持。媒媒晦晦，無心而不可與謀。彼何人哉！”《莊子·知北遊》

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？專氣致柔，能嬰兒乎？滌除玄鑒，能無疵乎？愛民治國，能無為乎？天門開闔，能為雌乎？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？《老子·第十章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，與《莊子·知北遊》。就文字敘說方式來看，〈道應訓〉似直接取自《莊子》，並用以解證《老子》第十章“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”兩句經義。此章資料具解《老》形式，似受南方莊學傳承影響，而

與〈道應訓〉併行流傳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孔子問道，老子曰”的形式，《文子》全書僅此處出現“孔子”一詞。“孔”字恐原爲“文”字，因後代傳抄而訛誤。所引《老子》經文出自《老子》第十章。王弼本《老子》“知”作“爲”，帛書《老子》乙本作“知”，與《淮南子》同，《文子》無“以”字。

第二、“正汝形”段：“德將爲汝容”句，〈道應訓〉作“德將來爲若美”，而〈知北遊〉篇則作“德將爲如美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德將來附若美’，此後人因上句‘神將來舍’而妄改之也。‘若’亦女也。‘將爲若美’，‘道將爲女居’，相對爲文。……《莊子》〈知北游〉作‘德將爲如美，而道將爲女居’，《文子》〈道原〉篇作‘德將爲女容，道將女居’，皆其證。”植案；〈道應訓〉文字取自〈知北遊〉篇，而與〈道原〉篇資料來源不同。《文子·上仁》篇第十二章曰：“古之善爲天下者，無爲而無不爲也，故爲天下有容。”“德將爲汝容”之“容”字，意含與“爲天下者有容”之“容”同，均指“因充實的內涵而發生的顯露”。“美”有“精”之義，也有“充”的意含。《孟子·盡心》篇即言“充實之謂美。”“美”與“容”，在思想上可通。但二者不同的記述，當各有其來源。又，孫星衍¹云：“《淮南》作‘德將來附若美’，是誤讀‘容’爲‘容色’。”並認爲是《淮南子》抄襲《文子》之一證。孫氏之說，將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資料問題，太過單純化，〈道應訓〉並非抄襲《文子》，其說恐不可取。

又，“真其實知”句，〈道應訓〉作“直實不知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直實不’三字，文不成義，當從《莊子》、《文子》作‘真其實知’。今本‘真’誤爲‘直’，又脫‘其’字。”

又，“恢恢無心可謀”句，俞樾云：“‘恢恢’上脫‘墨墨’二字，當據《淮南子》〈道應訓〉補。《莊子》〈知北游〉篇作‘媒媒晦晦。無心而不可與謀’。”

¹ 孫星衍，〈文子序〉，收入《問字堂集》，中華書局，北京，1996年。

1-6

〔老子曰：〕

夫事生¹者應變而動，變生於時，知時者無常之²行。〔故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〕書者，言之所生也，言出於智，智者〔不知，非常道也。名可名，〕非藏書者也。“多聞數窮，不如守中。”〔“絕學無憂”，“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。”〕

*

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；感物而動，性之欲也；物至而應，智之動也。智與物接，而好憎生焉。好憎成形，而智‘怵’³於外，不能反己，而天理滅矣。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，外與物化，而內不失情。

故通於道者，反於清靜，究於物者，終於無為，以恬養智，以漠合神，即乎無門⁴。循天者與道游也，隨人者與俗交也。

故聖人不以‘人’⁵滑天，不以欲亂情；不謀而當，不言而信，不慮而得，不為而成。是以處上而民不重，居前而人不害，天下歸之，姦邪畏之。“以其無爭於萬物也，故莫敢與之爭。”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王壽負書而行，見徐馮於周。徐馮曰：“事者、應變而動，變生於時，〔故〕知時者無常行。書者、言之所‘出’也，言出於智者，知者〔不〕藏書。”於

¹ 朱弁本無“生”字，與《淮南子》同。

² 朱弁本無“之”字，與《淮南子》同。

³ “怵”字原作“出”，據朱弁注本改。

⁴ “無門”二字，景宋本作“無垠”。

⁵ “人”字原作“事”，據朱弁注本改。

是王壽乃焚〔其〕書而舞之。故老子曰：“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”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p.392／〈道應訓〉辨析，頁310-311

王壽負書而行，見徐馮於周塗，馮曰：“事者，爲也。爲生於時，知者無常事。書者，言也。言生於知，知者不藏書。今子何獨負之而行？”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舞之。故知者不以言談教，而慧者不以藏書篋。此世之所過也，而王壽復之，是學不學也。故曰：“學不學，復歸衆人之所過也。”《韓非子·喻老》

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；感於物而動，性之欲也。物至知知，‘然後好惡形焉。好惡無節於內，’知誘於外，不能反躬，天理滅矣。夫物之感人無窮，而人之好惡無節，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人化物也者，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。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，有淫佚作亂之事。是故強者脅弱，眾者暴寡，知者詐愚，勇者苦怯，疾病不養，老幼孤獨不得其所，此大亂之道也。是故先王之制禮樂，人爲之節；衰麻哭泣，所以節喪紀也；鐘鼓干戚，所以和安樂也；昏姻冠笄，所以別男女也；射鄉食饗，所以正交接也。禮節民心，樂和民聲，政以行之，刑以防之，禮樂刑政，四達而不悖，則王道備矣。《禮記·樂記》

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。感而後動，性之‘害’也。物至而〔神〕應，‘知’之動也。‘知’與物接，而好憎生焉。好憎成形，而‘知誘’於外，不能反己，而天理滅矣。‘故達於道者’，不以人易天，外與物化，而內不失其情。至無而供其求，時騁而要其宿。小大脩短，各有其具，萬物之至，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。是以處上而民‘弗’重，居前而‘眾弗’害，天下歸之，姦邪畏之。以其無爭於萬物也，故莫敢與之爭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p.10-11／〈原道訓〉辨析，頁11

是故，‘達’於至道者反於清靜，究於物者終於無爲。以恬養性，以沒處神，‘則入於’天門。所謂天者，純粹樸素，質直皓白，未始有與雜揉者也。所謂人者，偶嗟智故，曲巧僞詐，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也。故牛歧蹠而戴角，馬被髦而全足者，天也。絡馬之口，穿牛之鼻者，人也。循天者，與道游者也。隨人者，與俗交者也。夫井魚不可與語大，拘於隘也；夏蟲不可與語寒，篤於時也；曲士不可與語至道，拘於俗，束於教也。故聖人不以‘人’滑天，不以欲亂情，不謀而當，不言而信，不慮而得，不爲而成，精通于靈府，

與造化者爲人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p.20-21 / 〈原道訓〉辨析，頁15-16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資料可分爲兩個部份，第一部份，文字舛亂，文義不通，當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第二部份“人生而靜”之後，似屬“文子外編”資料。此章當爲今本《文子》編輯者，將竄入《文子》中資料的殘文合編爲一章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夫事生者”段：文句舛亂，而見於〈道應訓〉文字，卻內容完整，藉徐馮評王壽“負書而行”的事例以解《老》。《文子》此章原來的形式可能如下：

夫事生者應變而動，變生於時，知時者無常之行。（故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）書者，言之所生也，言出於智，智者（不知，非常道也。名可名，）非藏書者也。“多聞數窮，不如守中。”（“絕學無憂”，“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。”）

“多言數窮”句，出自《老子》第五章。“絕學無憂”、“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”分別見於《老子》第十九、二十兩章。“絕學無憂”兩句，竹簡《老子》作“𠂔（絕）智弃卞（辯），民利百𠂔（倍）”。“道可道”句，出自《老子》首章，此處引文與其前文文意無關。“智者不知，非常道也。名可名，非藏書者也”，字義相當費解。此章恐原爲《文子》解《老》資料，因殘缺嚴重，編輯今本《文子》時，將竄入其中之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，雜編於此。此段資料主要內容，也見於《韓非子·喻老》。《韓非子·喻老》是用王壽故事，以解喻《老子》第六十四章經文，與〈道應訓〉不同。王壽故事應是先秦傳說，〈喻老〉篇與〈道應訓〉分別用來解喻《老子》。

第二、“人生而靜”段：“人生而靜……天理滅矣”另見於《禮記·樂記》。〈樂記〉篇此數句說明聖人制定禮樂，在節制人民情慾，而《淮南子》則強調“不以人易天”，“反己”，以保持“天理”本性的道理，二者解說方向有異。據傳〈樂記〉篇爲西漢河間獻王劉德主導而編撰，此段資料可能原爲先秦史料，儒家傳承用之以解釋“先王禮樂”的王道，《淮南子》引用此項資料，發揮道

家傳承的思想。《文子》此處文字與《淮南子》相近，似原屬“文子外編”資料。

“感物而動”句，《淮南子·道原》篇無“物”字，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¹云：“案：‘感’下當有‘物’字，文意乃明。《禮記·樂記》、《史記·樂書》並作‘感於物而動’，《文子》〈道原〉篇作‘感物而動’，皆有‘物’字，當據補。”又，“性之欲”句，于大成云：“《困學記聞》五引此作‘欲’作‘害’，朱弁本正作‘害’。唯‘害’亦是誤字，字當作‘容’。‘容’亦動也，‘動’與‘容’韻。作‘欲’作‘害’，既失其義，又失其韻。《史記·樂書》作‘頌’，‘頌’亦‘容’也。”

又，“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”句，“聖人”，〈原道訓〉作“達於道者”。“達於道者”的表述，《文子》全書未見，而《淮南子》見於三處（另一見於〈原道訓〉“達於道者反於清靜”，另一見於〈齊俗訓〉“達至道者則不然”）。二者的記述不同，可能各有來源。

第三、“故通於道者”段：承襲前章言“清靜”、“無爲”的思想，應與“文子外編”資料有關。“無門”二字，《淮南子》作“天門”。《文子》中“無門”一詞，凡三見，而無“天門”，《淮南子》無“無門”，而“天門”出現兩次。《淮南子》此句之後有“所謂天者”，“無”（原寫作“无”）似“天”字之形誤。俞樾亦云：“‘即乎無門’，義不可通，當作‘即入乎天門’。‘天’誤作‘无’，因誤作‘無’耳。……《淮南子》〈原道訓〉作‘以恬養性，以漠處神，則入於天門’，可據以訂正。”

又，“故聖人不以人滑天”句，〈原道訓〉此句之前有“夫井魚不可與語大，拘於隘也；夏蟲不可與語寒，篤於時也；曲士不可與語至道，拘於俗，束於教也。”此數句與前後文文意無關，當爲他處錯簡。〈原道訓〉“故聖人”句，應直接上承“與俗交也”句，此種句序與《文子》不同。〈原道訓〉“不爲而成”句下作“精通於靈府，與造化爲人”，似承襲推衍《莊子》思想，《文

¹ 王叔岷，《淮南子斟證》、《淮南子斟證》補遺、《淮南子》斟證續補，見於《諸子斟證》，後引同書不標明出處。

子》無此二句。

又、“是以處上而民不重”等句，〈原道訓〉曰：“至無而供其求，時騁而要其宿。小大脩短，各有其具，萬物之至，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。是以處上而民弗重……”“至無而供其求”等句，似說明“達於道者”的操持不因萬物的淆亂而失其數，故能“處上而民不重”。《文子》此句接於“不爲而成”後，說明“聖人不以事滑天，不以欲亂情”，二者句序不同。但《文子》的說理較爲通暢。

此段闡述《老子》“聖人”無爲而得治天下的思想。郭店竹簡《老子》對應王弼本第六十六章曰：“其才民上也，民弗厚也；其才民前也，民弗害也。天下樂進而弗詘，以其不靜（爭）也，古（故）天下莫能與之靜（爭）。”《文子》此段似直接發揮《老子》此章的意旨。

1-7

〔老子曰：〕

夫人從欲失性，動未嘗正也，以治國則亂，以治身則穢。故不聞道者，無以反其性〔，不通物者，不能清靜〕。原人之性，無邪穢，久湛於物即易，易而忘其本，即合於若性。水之性欲清，沙石穢之，人之性欲平，嗜欲害之，唯聖人能遺物反己。

是故聖人不以智¹役物，不以欲滑和，其於樂不忻忻，其於憂不惋惋。〔是以高而不危，安而不傾。〕故聽善言便計，雖愚者知說之；稱聖德高行，雖不肖者知慕之。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，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。所以然者，牽於物而繫於俗。〔故曰：“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”〕

¹ 朱弁注本“智”字作“身”，與《淮南子》同。

*

清靜者，德之至也；柔弱者，道之用也；虛無恬愉者，萬物之祖也。〔三者行〕則淪於無形。無形者，一之謂也。一者，無心合於天下也。布德不溉¹，用之不勤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無形而有形生焉，無聲而五音鳴焉。無味而五味形焉，無色而五色成焉。故有生於無，實生於虛。音之數不過五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；味之數不過五，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；色之數不過五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。音者，宮立而五音形矣，味者，甘立而五味定矣，色者，白立而五色成矣，道者，一立而萬物生矣。

故一之理，施於四海；一之赜²，察於天地。其全也，敦兮其若樸；其散也，渾兮其若濁。濁而徐清，沖而徐盈，澹然若大海，汜兮若浮雲，若無而有，若亡而存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原人之性，‘蕪滅’而不得清明者，物或堞之也。羌、氐、僰、翟，嬰兒生皆同聲，及其長也，雖重象狄驪，不能通其言，教俗殊也。今三月嬰兒，生而徙國，則不能知其故俗。由此觀之，衣服禮俗者，非人之性也，所受於外也。夫竹之性浮，殘以爲牒，束而投之水，則沈，失其體也。金之性沈，託之於舟上則浮，勢有所支也。夫素之質白，染之以涅則黑；縑之性黃，染之以丹則赤。人之性無邪，久湛於‘俗’‘則’易。易而忘本，合於若性。

故日月欲明，浮雲蓋之；‘河水’欲清，沙石澱之；人性欲平，嗜欲害之。唯聖人能遺物〔而〕反己。

夫乘舟而惑者，不知東西，見斗極則寤矣。夫性、亦人之斗極也。有以自

¹ 俞樾云：“‘溉’當作‘既’，古字通耳。淮南子作‘布施而不既’。”

² “赜”字，朱弁注本作“解”，與《淮南子》同。

見也，則不失物之情；無以自見，則動而惑營。譬若隴西之遊，愈躁愈沈。孔子謂顏回曰：“吾服汝也忘，而汝服於我也亦忘。雖然，汝雖忘乎吾，猶有不忘者存。”孔子知其本也。

{夫‘縱’欲〔而〕失性，動未嘗正也，以治身則危，以治國則亂}，以入軍則破。是故不聞道者，無以反性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p.352-353／〈齊俗訓〉辨析，頁255-257

所謂樂者，豈必處京臺、章華，游雲夢、沙丘，耳聽《九韶》、《六瑩》。口味煎熬芬芳，馳騁夷道，釣射鸕鶿之謂樂乎？吾所謂樂者，人得其得者也。夫得其得者，不以奢爲樂，不以廉爲悲，與陰俱閉，與陰俱開。故子夏心戰而懼，得道而肥。聖人不以‘身’役物，不以欲滑和，是故其‘爲’歡不忻忻，其‘爲’‘悲’不‘惛惛’，萬方百變，消搖而無所定，吾獨慷慨，遺物而與道同出。是故有以自得之也，喬木之下，空穴之中，足以適情。無以自得也，雖以天下爲家，萬民爲臣妾，不足以養生也。能至於無樂者，則無不樂；無不樂則至極樂矣。

夫建鍾鼓，列管弦，席旃茵，傅旒象，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，齊靡曼之色，陳酒行觴，夜以繼日，強弩弋高鳥，走犬逐狡兔，此其爲樂也，炎炎赫赫，恍然若有所誘慕。解車休馬，罷酒徹樂，而心忽然若有所喪，悵然若有所亡也。是何則？不以內樂外，而以外樂內，樂作而喜，曲終而悲，悲喜轉而相生，精神亂營，不得須臾平。察其所以，不得其形，而日以傷生，失其得者也。

是故內不得於中，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，不浸于肌膚，不浹于骨髓，不留於心志，不滯於五藏。故從外入者，無主於中，不止；從中出者，無應於外，不行。

故聽善言便計，雖愚者知說之；稱‘至’德高行，雖不肖者知慕之。說之者眾而用之者‘鮮’，慕之者多而行之者‘寡’。所以然者，何也？‘不能反諸性也’。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，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。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，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。夫心者，五藏之主也，所以制使四支，流行血氣，馳騁於是非之境，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。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，是猶無耳而欲調鍾鼓，無目而欲喜文章也，亦必不勝其任矣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p.33-35／〈原道訓〉辨析頁35-37

是故清靜者，德之至也；〔而〕柔弱者，道之‘要’也；虛無恬愉者，萬物之‘用’也。肅然應感，殷然反本，則淪於無形〔矣〕。所謂無形者，一之謂也。所謂一者，無‘匹’合於天下者也。卓然獨立，塊然獨處，上通九天，下貫九野，員不中規，方不中矩，大渾而爲一，葉累而無根，懷囊天地，爲道關門，穆忝隱閔，純德獨存，布‘施’而不‘既’，用之〔而〕不勤。是故視之不見其形，聽之不聞其聲，循之不得其身，無形而有形生焉，無聲而五音鳴焉，無味而五味形焉，無色而五色成焉。〔是〕故有生於無，實出於虛，天下爲之圈，則名實同居。音之數不過五，〔而〕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。味之‘和’不過五，〔而〕五味之‘化’不可勝嘗也。色之數不過五，〔而〕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。〔故〕音者，宮立而五音形矣；味者，甘立而五味‘亭’矣；色者，白立而五色成矣；道者，一立而萬物生矣。

〔是〕故一之理，施四海；一之‘解’，‘際’天地。其全也，‘純’兮若樸；其散也，‘混’兮若濁。濁而徐清，沖而徐盈，澹‘兮’〔其〕若‘深淵’，泛兮〔其〕若浮雲，若無而有，若亡而存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p.29-30／〈原道訓〉

辨析，頁26-27

善爲上者，能令人得欲無窮，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。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，其衣服冠帶，宮室居處，舟車器械，聲色滋味皆異，其爲欲使一也。三王不能革，不能革而功成者，順其天也；桀、紂不能離，不能離而國亡者，逆其天也。逆而不知其逆也，湛於俗也。久湛而不去則若性。性異非性，不可不熟。不聞道者，何以去非性哉？無以去非性，則欲未嘗正矣。欲不正，以治身則夭，以治國則亡。故古之聖王，審順其天而以行欲，則民無不令矣，功無不立矣。聖王執一，四夷皆至者，其此之謂也。執一者至貴也。至貴者無敵。聖王託於無敵，故民命敵焉。《呂氏春秋·為欲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可分爲兩個部份，分別敘說完整的內容。全章見於《淮南子》兩篇。“夫人從欲”至“唯聖人能遺物反己”段，見於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第三章，“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”段，則見於〈原道訓〉不同段落。〈齊俗訓〉第三章，

全見於《文子·下德》第七章，資料相當複雜。《文子》此章第一部份，似屬解《老》資料，《淮南子》曾加以引用。而第二部份，則屬與本篇前章同源的“文子外編”資料。以下分四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夫人從欲失性”段：此段似與解《老》資料有關。“夫人從欲失性”句，《文子》提出人之本性問題的探討與說明，而見於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處，卻成為結論性的引述。

“不聞道者，無以反性，不通物者，不能清靜”四句，“不聞道”與“不通物”相對成義，〈齊俗訓〉似闕漏後半句。

又，“原人之性，無邪穢”兩句，〈齊俗訓〉改作“原人之性，蕪穢而不得清明者，物或堞之也。”然後舉出各種事物失性的情況，來加以申述。《淮南子》似引用“文子外編”資料。

又，“久湛於物即易”句，“物”字，〈齊俗訓〉作“俗”。〈齊俗訓〉前文已有“物或堞之”句，故將“物”字改為“俗”。

第二、“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”段：此段見於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多處。〈原道訓〉此部份資料相當雜亂。“故子夏心戰而臞，得道而肥”兩句，在《淮南子》中為錯簡，而“聖人不以身役物”等句亦與其前後文文意不相連貫。〈原道訓〉“萬方百變”句，應上接“與陰俱開”。而〈原道訓〉後文“吾獨慷慨”句，回應上文“吾所謂樂者”段，介於此兩段間“聖人不以身役物”句，出現“聖人”一詞，與前後文“吾”的第一人稱表述不合。《文子》“是故聖人……安而不傾”等句，恐非襲自《淮南子》。〈原道訓〉“故聽善言便計”數句，與上下文義有別。刪除此數句與《文子》互見者，則《淮南子》文理順暢。此種《淮南子》出現錯簡的情況，說明《淮南子》撰述時似曾引用今本《文子》保留的解《老》資料，且在後世流傳過程中，恐有“文子外編”資料竄入。此處《淮南子》與《文子》互見部份，高誘無注，或許當時尚未竄入錯簡。

“不以智役物”句，“智”字，〈原道訓〉作“身”。此句文意亦見於《文子》他處，如：〈微明〉篇第十三章曰：“以身役物，即陰陽食之。”（同見於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），〈精誠〉篇曰：“此不免以身役物。”（同見於《淮南子·傲真訓》）

“役物”一詞，先秦文獻僅見於《荀子》二次。《荀子·修身》曰：“傳曰：‘君子役物，小人役於物。’”〈正名〉篇亦曰：“夫是之謂重己役物。”“役物”與“役於物”，二者意含有別。《文子》“役”字，有“牽繫、繫絆”之義。因此，“不以智役物”、“不以欲滑和”，相對爲文，“智”、“欲”均指人性的表現，與〈原道訓〉作“身”，敘說的方向不同。

又，“是以高而不危，安而不傾”兩句，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此兩句聯繫上文而言，〈原道訓〉可能有脫漏。

又，“所以然者，牽於物而繫於俗”兩句，〈原道訓〉“所以然者，何也？不能反諸性也。”《文子》是就前段“久湛於物”而爲物欲所繫來說，文意較《淮南子》爲佳。

第三、“清靜者”段：此段似“文子外編”資料殘文。“清靜”、“柔弱”與“虛無恬愉”，與本篇第三章以“虛無、平易，清靜、柔弱、純粹素樸”作爲“道之形象”的思想相應，二者當屬同源。《文子》此段部份文字與〈原道訓〉不同，文句欠連貫。

“柔弱者，道之用”，“用”字，〈原道訓〉作“要”。高誘注曰：“要，約也。”《老子》第四十章曰：“弱者，道之用”，故“柔弱”當爲“道之用”，《文子》文意近於《老子》。

又，“虛無恬靜者，萬物之祖”兩句，“祖”字，〈原道訓〉作“用”。《文子》下章曰：“夫無形者，物之太祖。”《文子》強調“萬物”以“虛無恬靜”爲“祖”，指出萬物本質的始源，文意似較《淮南子》爲勝。

又，此段前三句，分別就“德”、“道”、“萬物”的運作而言。因此，三者渾合，即潛沒於無形。“三者行”，〈原道訓〉作“肅然感應，殷然反本”，〈原道訓〉詳言“德”、“道”、“萬物”三者的交應作用。

又，“無心合於天下”句，“心”字，〈原道訓〉作“匹”。俞樾云：“‘心’乃‘匹’字之誤。言其在天下無可匹合者，故謂之一也。《淮南子》〈原道訓〉，正作‘匹’。”朱弁注本“心”字作“止”。李定生云：“‘心’乃‘止’之誤。”認爲當作“一者，無止，合於天下”。植案：此種解釋，於義未安。〈原

道訓〉此句之後曰：“卓然獨立，塊然獨處”云云，故作“無匹合於天下”。而《文子》此句之後接“布德而不漑（既），用之不勤”云云，故說“無心”而渾合於天下。此處作“無心”，下文即可言“無形”、“無聲”、“無味”、“無色”，而分別產生“有形”、“五音”、“五味”、“五色”，而總結為“有生於無，實生於虛。”“無心”與“無匹”，二者意含不同。“匹”指出相互對偶的性質，“一”無所偶，故無匹合於天下，而“無心”卻強調“以天下為心”。

又，“五味定”句，“定”字，〈原道訓〉作“亭”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釋名·釋言語》：‘亭，定也，定於所在也。’五味亭矣，猶曰五味定矣。《文子·道原》篇正作‘定’。”

又，“布德不既”句，俞樾云：“漑”與“既”，古字相通。于大成云：“俞說是也。《史記·帝嚳（植案：當為“五帝”）本紀》‘帝嚳漑執中而遍天下’，《集解》引徐廣曰：‘古既字作旁’。”

第四、“故一之理”段：“嘏”字，朱弁注本作“解”，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亦作“解”，高誘注曰：“解，達也。讀‘解故’之‘解’也。”《黃帝四經·十大經·成法》曰：“一之解，察於天地；一之理，施於四海。”“嘏”，有大之義。《爾雅·釋詁》：“嘏，大也。”《方言》卷一：“秦晉之間，凡物壯大謂之嘏。”《逸周書·皇門》：“用能承天嘏命。”莊述祖、朱右曾云：“嘏，大也。”“察”字，〈原道訓〉作“際”。王叔岷云：“察、際，古通。”《爾雅·釋詁一》“察，至也。”《文子》此句意謂：“一”的弘大，可上至於天，下達於地。《文子》作“嘏”，與《淮南子》記述不同，保存“文子外編”舊文，不必改作“解”。朱弁注本恐據《淮南子》文本而改。

1-8

〔老子曰：〕

萬物之總，皆閱一孔，百事之根，皆出一門。故聖人一度循軌，

不變其故，不易其常，放準循繩，‘曲因其常’¹。

*

夫喜怒者，道之邪也；憂悲者，德之失也；好憎者，心之過也；嗜欲者，生之累也。人大怒破陰，大喜墜陽，薄氣發暗，驚怖為狂，憂悲焦心，疾乃成積。人能除此五者，即合於神明。神明者，得其內也。〔得其內者，〕五臟寧，思慮平，耳目聰明，筋骨勁強，疏達而不悖，堅強而不匱，無所太過，無所不逮。

*

天下莫柔弱於水，〔水之為道也，〕廣不可極，深不可測，長極無窮，遠淪無涯。息耗減益，過於不訾。上天為雨露，下地為潤澤，萬物不得不生，百事不得不成，大包群生而無私好，澤及蚊蟻而不求報，富贍天下而不既，德施百姓而不費。行不可得而窮極，微不可得而把握。擊之不創，刺之不傷，斬之不斷，灼之不熏，淖約流循而不可靡散，利貫金石，強淪天下。有餘不足，任天下取與，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。無私無公，與天地洪同，是謂至德。

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，以其淖約潤滑也。故曰：“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，無有入於無間。”

夫無形者，物之太祖；無音者，類之太宗。

*

真人者，通於靈府，與造化者為人。執玄德於心，而化馳如神。
是故不道之道，芒乎大哉！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，其唯心行

¹ “曲因其常”四字，原作“曲因其直，直因其常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與景宋本改。

也。萬物有所生而獨‘知’¹其根，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。故能窮無窮，極無極，照物而不眩，響應而不知²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萬物之總，皆閱一孔；百事之根，皆出一門。其動無形，變化若神；其行無跡，常後而先。

是故：至人之治也，掩其聰明，滅其文章，依道廢智，與民同出于公。約其所守，寡其所求，去其誘慕，除其嗜欲，損其思慮。約其所守則察，寡其所求則得。夫任耳目以聽視者，勞形而不明；以知慮為治者，苦心而無功。

〔是〕故：聖人一度循軌，不變其‘宜’，不易其常，放準循繩，曲因其‘當’。

*

夫喜怒者，道之邪也；憂悲者，德之失也；好憎者，心之過也；嗜欲者，‘性’之累也。人大怒破陰，大喜墜陽；薄氣發瘡，驚怖為狂；憂悲‘多患’，病乃成積；好憎繁多，禍乃相隨。故心不憂樂，德之至也；通而不變，靜之至也；嗜欲不載，虛之至也；無所好憎，平之至也；不與物散，粹之至也。‘能此五者’，‘則通’於神明。〔通於〕神明者，得其內者也。

是故以中制外，百事外廢；中能得之，則外能收之。中之得，則五藏寧，思慮平，筋‘力’勁強，耳目聰明，疏達而不悖，堅強而不韞，無所‘大’過〔而〕無所不逮，處小而不逼，處大而不窕，其魂不躁，其神不嬈，湫漻寂漠，為天下臬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p.30-32／〈原道訓〉辨析，頁28-32

天下〔之物，〕莫柔弱於水，然而‘大’不可極，深不可測，‘脩’極〔於〕無窮，遠淪〔於〕無崖，息耗減益，‘通’於不訾，上天〔則〕為雨露，下地〔則〕為潤澤，萬物‘弗’得不生，百事不得不成，大包群生而無‘好憎’，澤及蚊蟻而不求報，富贍天下而不既，德施百姓而不費，行而不可得窮極〔也〕，

¹ “知”字原作“如”，據顧觀光依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校改。

² “知”字，朱弁注本作“止”。

微而不可得把握〔也〕，擊之無創，刺之不傷，斬之不斷，‘焚之不然’，淖‘溺’流‘遁’，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，利貫金石，強‘濟’天下，動溶無形之域，而翺翔忽區之上，遭回川谷之間，而滔騰大荒之野，有餘不足，‘與’天地取與，‘授’萬物而無所‘前’後，〔是故〕無〔所〕私〔而〕無〔所〕公，靡濫振蕩，與天地‘鴻洞’，無所左而無所右，蟠委錯紜，與萬物終始，是謂至德。

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〔於天下〕者，以其淖‘溺’潤滑也。故〔老聃之言〕曰：“天下至柔，馳騁〔於〕天下之至堅。〔出於〕無有，入於無間。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。”

夫無形者，物之‘大’祖也；無音者，‘聲’之‘大’宗〔也〕。其子爲光，其孫爲水，皆生於無形乎！夫光可見而不可握，水可循而不可毀，故有像之類，莫尊於水。出生入死，自無蹠有，自有蹠無，而以衰賤矣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

p.27-29 / 〈原道訓〉辨析，頁 25-26

是故，達於道者反於清靜，究於物者終於無爲。以恬養性，以沒處神，則入於天門。所謂天者，純粹樸素，質直皓白，未始有與雜揉者也。所謂人者，偶嗟智故，曲巧僞詐，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也。

故牛歧蹠而戴角，馬被髦而全足者，天也。絡馬之口，穿牛之鼻者，人也。循天者，與道游者也。隨人者，與俗交者也。夫井魚不可與語大，拘於隘也；夏蟲不可與語寒，篤於時也；曲士不可與語至道，拘於俗，束於教也。

故‘聖’人不以人滑天，不以欲亂情，不謀而當，不言而信，不慮而得，不爲而成，精通于靈府，與造化者爲人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 p.20-21 / 〈原道訓〉辨析，頁 15-16

昔舜耕於歷山，期年，而田者爭處堯塿，以封畔肥饒相讓；釣於河濱，期年，而漁者爭處湍瀨，以曲隈深潭相予。當此之時，口不設言，手不指麾，執玄德於心，而化馳‘若’神。使舜無其志，雖口辯而戶說之，不能化一人。是故不道之道，‘莽’乎大哉！夫能理三苗，朝羽民，徒裸國，納肅慎，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，其‘唯’心行者乎！法度刑罰，何足以致之也？

是故聖人內修其本，而不外飾其末，保其精神，偃其智故，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，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。所謂無爲者，不先物爲也；所謂無不爲者，

因物之所爲。所謂無治者，不易自然也；所謂無不治者，因物之相然也。

萬物有所生，而獨知〔守〕其根；百事有所出，而獨〔知〕守其門。故窮無窮，極無極，照物而不眩，響應而不‘乏’，此之謂天解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p.23-24

／〈原道訓〉辨析，頁18-20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資料相當複雜，可分爲四個部份，內容各不連屬。全章分別見於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不同段落。第一部份資料文義完整，似保留“文子外編”舊文，而其他部份文義舛亂，可能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以下分四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萬物之總”段：此段見於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。〈原道訓〉此段作“萬物之總，皆閱一孔；百事之根，皆出一門。其動無形，變化若神；其行無跡，常後而先。”“其動無形”四句，〈道原〉篇無，此四句“其”字，似不能指前文“一孔”與“一門”，恐他處錯簡。《文子》此段文義通貫，當保持“文子外編”舊文句序。

又，“曲因其常”句，原作“曲因其直，直因其常”，據景宋本與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〈原道訓〉作“曲因其當”。俞樾云：“曲因其直二句，義不可通。疑上‘直’字乃‘宜’字之誤。‘曲因其宜，直因其常’，言曲直皆因乎物耳。”但王叔岷云：“案：二句義不可通。景宋本作‘曲因其常’，是也。注：‘各附所安，俱利其性，是曲因其常者也。’可證正文‘曲因其’下本無‘直直因其’四字。《淮南子》作‘曲因其當’，‘常’、‘當’，古通。〈道德〉篇：‘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’，唐寫本‘常’作‘當’，即其此。”植案：“不變其故”句，“故”字，〈原道訓〉作“宜”。上文言“聖人一度循軌”，“軌”與“故”義理相近，作“故”字較佳。《文子》此處似原作：“聖人一度循軌，不變其故，不易其常，放準循繩，曲因其當。”“曲”指個別事變，“當”指處事得當。“不變其故”等四句對稱。

第二、“夫喜怒者”段：此段資料與前段文義不能連貫。“人能除此五者”句，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“能此五者”。〈原道訓〉所言五者，乃指“心不

憂樂”、“通而不變”“嗜欲不載”、“無所好憎”與“不與物散”〈原道訓〉此數句見於《文子》本篇第三章。《文子》此處“五者”無所指涉，段中所言“喜怒”、“憂悲”、“好憎”、“嗜欲”又爲四事，不能稱爲“五者”，當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

又，“得其內者”，〈原道訓〉作“中之得”，其前並有“是故以中制外，百事外廢；中能得之，則外能收之。”“得其內者”四字，恐爲編輯今本《文子》所加，以聯繫後文。

第三、“天下莫柔弱於水”段：此段論述“水”爲“至德”的思想。郭店楚墓竹簡有“太一生水”篇，顯見以“水”作爲“道”之柔弱性徵的觀念，在先秦時代廣爲哲學家所重視。“天下莫柔弱於水”句，出自《老子》第七十八章，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“天下之物於柔弱於水”，與《老子》經文有異。《文子》此段直接推衍《老子》思想，或與文子學派傳承有關。“水之爲道也”五字，《淮南子》無，《淮南子》此處似引述並闡發保留於“文子外編”資料的思想。

又，“息耗減益，過於不訾”句，“過”字，〈原道訓〉作“通”。“訾”字，高誘注曰：“量也”。“達於不量”，謂不可計量，《淮南子》原即作“達”。“過於不訾”之“訾”，似不當作“量”解。王叔岷云：“《御覽》引此下有注云：‘涌出曰（‘日’字，于大成校訂爲‘日’。）息，煎乾曰耗。出川枝流曰減，九野注之曰益，過於不訾者，此過尾閭之大壑，入無底谷。’”

又，“任天下取與”句，〈原道訓〉作“與天地取與”，劉積校訂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下’，舊訛‘地’。”張雙棣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文子》〈道原〉篇作‘任天下取與’，劉積蓋據《文子》改。”《文子》此兩句意謂：萬物有餘者取之，不足者補之，聽任天下取擇。《文子》義理較完備。

又，“無私好”三字，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“無好憎”，王引之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本作‘無私好’，此後人以意改之。《文子》〈道原〉篇正作‘無私好’。此承上文生萬物、成百事而言，言水之利物，非有所私好而然也。……加一憎字，則非其指矣。”

又，“淖約流循”句，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“淖溺流遁”。高誘注曰：“遁，逸也。”《莊子·外物》有“流遁之志”句。“淖約”與“淖溺”，均有“柔和”之義。《莊子·齊物論》曰：“肌膚若冰雪，淖約若處子。”《管子·水地》曰：“夫水，淖弱（溺）以清，而好灑人之惡，仁也。”《文子》的記述與《淮南子》不同，當屬不同來源。

又，“稟受萬物”句，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“授萬物”，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授’上當有‘稟’字，上文‘稟授無形’，又曰‘布施稟授而不益貧’，下文曰：‘稟授於外而已自飾也’，並以‘稟授’連文，是其證。《文子》〈道原〉篇作‘稟授萬物而無所先後’，當據補。”

又，“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”段，引《老子》第四十三章“無有入無間”經文，與今本《老子》同，並合於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甲本，但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引作“出於無有，入於無間”。〈原道訓〉或保留漢初《老子》不同傳本文句。

又，“夫無形者”數句，與前後文文義不能連貫，當為“文子外編”或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“類之大宗”句，“類”字，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“聲”。前文曰“無音者”，此處當作“聲”。

第四、“真人者”段：此段文句分別見《淮南子》〈原道訓〉多處，全段思想與《莊子》相近。其中“靈府”與“與造物者為人”的說法，均出自《莊子》。〈德充符〉篇曰：“故不足以滑和，不可入於靈府。”〈大宗師〉篇曰：“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”。〈應帝王〉篇曰：“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。”《文子》此處兩段，彼此之間並不連貫。前段“真人者”句，與下段“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”所言之事，並不合於《莊子》“真人”的觀念。《淮南子》後句之前有“舜……夫能理三苗，朝羽民，徒裸國，納肅慎”等句，“未發號施令”指“舜”，而非“真人”。此處當為《淮南子》別本資料殘文竄入《文子》。

1-9

〔老子曰：〕

夫德道者，志弱而事強，心虛而應當。志弱者，柔毳安靜，藏於不‘敢’¹，行於不能，澹然無為，動不失時。故：“貴必以賤為本，高必以下為基。”託小以包大，在中以制外，行柔而剛，力無不勝，敵無不陵，應化揆時，莫能害之。

欲剛者必以柔守之，欲強者必以弱保之。積柔即剛，積弱即強，觀其所積，以知存亡。強勝不若己者，至於若己者而格，柔勝出於己者，其力不可量。故曰：“兵強即滅，木強即折。革強而裂，齒堅於舌而先斃”。故曰：“柔弱生之幹也，堅強者死之徒也。”先唱者窮之路，後動者達之原。

夫執道以耦變，先亦制後，後亦制先，何‘則’²？不失所以制人，人亦不能制也。所謂後者，調其數而合其時。時之變則，間不容息，先之則太過，後之則不及。日回月周，時不與人游。故聖人不貴尺之璧，而貴寸之陰，時難得而易失。故聖人〔隨時而舉事，因資而立功，〕守清道，拘雌節，因循而應變，常後而不先，柔弱以靜，安徐以定，功大靡堅，不能與爭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〔故〕‘得’道者，志弱而事強，心虛而應當。

〔所謂〕志弱〔而事強〕者，柔毳安靜，藏於不‘敢’，行於不能，‘恬’

¹ “敢”字原作“取”，據朱弁注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² “則”字原作“即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與朱弁注本改。

然無‘慮’，動不失時，與萬物回周旋轉，不爲先唱，感而應之。〔是〕故貴〔者〕必以賤爲‘號’，〔而〕高〔者〕必以下爲基。託小以包大，在中以制外，行柔而剛，用弱而強，轉化推移，得一之道，而以少正多。

所謂其事強者，遭變應卒，排患扞難，力無不勝，敵無不‘凌’，應化揆時，莫能害之。

〔是故〕欲剛者必以柔守之，欲強者必以弱保之。積〔於〕柔‘則’剛，積〔於〕弱‘則’強，觀其所積，以知‘禍福之鄉’。強勝不若己者，至於若己者而‘同’；柔勝出於己者，其力不可量。

故兵強‘則’滅，木強‘則’折，革‘固則’裂，齒堅於舌而先‘之敝’。

〔是故〕“柔弱者、生之幹也，而堅強者、死之徒也。”

*

先唱者，窮之路也；後動者，達之原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凡人、中壽七十歲，然而趨舍指湊，日以自悔也，以至於死，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。何者？先者難爲知，而後者易爲攻也。先者上高，則後者攀之；先者踰下，則後者蹶之；先者隕陷，則後者以謀；先者敗績，則後者違之。由此觀之，先者，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。猶鎗之與刃，刃犯難而鎗無患者，何也？以其託於後位也。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，而賢知者弗能避也。

{所謂後者，非謂其底滯而不發，凝竭而不流，〔貴其〕‘周’於數而合‘於’時〔也〕。}

夫執道〔理〕以耦變，先亦制後，後亦制先。〔是〕何則？不失〔其〕所以制人，人不能制也。

時之‘反側’，間不容息，先之則太過，後之則不‘逮’。〔夫〕日回而月周，時不與人游。故聖人不貴尺之璧，而‘重’寸之陰，時難得而易失〔也〕。禹之趨時也，履遺而弗取，冠挂而弗顧，非爭其先也，而爭其得時也。〔是〕故聖人守清道〔而〕抱雌節，因循應變，常後而不先。柔弱以靜，‘舒安’以定，攻大‘磨’堅，莫能與之爭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p.24-27／〈原道訓〉辨析，頁21-24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，多處引用《老子》經文，應與解《老》傳

承有關。但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此處文字均非完整，其中有脫文。此處原始內容似屬文子學派的解《老》資料，《淮南子》曾引述並加以發揮。《文子》此章可能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夫德道者”段：此段與〈原道訓〉文字幾近全同，其中徵引三處《老子》文句¹。“兵強即滅，木強則折”句，王弼注本作“兵強則不勝，木強則兵”，帛書《老子》甲本作“兵強則不勝，木強則恆（乙本為‘競’）”，嚴遵、傅奕本作“木強則共”。高明《老子帛書校注》認為，“共”、“恆”、“競”古讀音相同，均假借為‘烘’，“‘木強則烘’，猶言木強則為樵者伐取，燎之於炷灶。”²可見《老子》當有不同傳本。竹簡與帛書《老子》的相繼出土，似顯出戰國時期《老子》傳本原為多元的可能。此處文句，多為格言型態，極類似《老子》體例，如“託小以包大，在中以制外”、“行柔而剛，力無不勝，亂無不陵，應化揆時，莫能害之”、“欲剛者必以柔守之，欲強者必以弱保之”、“積柔即剛，積弱即強，觀其所積，以知存亡”、“強勝不若己者，至於若己者而格，柔勝出於己者，其力不可量”、“革強而裂，齒堅於舌先斃”、“先唱者窮之路，後動者達之原”。尤其“托小以包大”與“先唱者窮之路”等句，接於今本《老子》經文之後，或屬當時傳誦之《老子》文句，雖今已難確知，但應與《老子》學派傳統有直接淵源。

又，“夫德（〈原道訓〉做“得”）道者，志弱而事強，心虛而應當”。《文子》後接“志弱者”句，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則後文有“所謂志弱而事強者”、“所謂其事強者”。這種以“所謂……”形式申論的體例，先秦古書多見。〈原道訓〉此處前句當作“所謂志弱者”而衍“而事強”三字。《文子》“力無不勝”等句，恐原屬〈原道訓〉“所謂其事強”句後。或後句“所謂其事強者”為衍文。此段應為“文子外編”資料竄入，〈原道訓〉引用並加以申論。

又，“行柔而剛”句，于大成云：“《淮南》〈原道訓〉此下有‘用弱而強’四字，是也。下文：‘欲剛者必以柔守之，欲強者必以弱保之。積柔即剛，

¹ “貴必以賤為本”兩句出自《老子》第三十九章，“兵強即滅”等句與“柔弱者”兩句，均出自《老子》第七十六章。

² 見高明《老子帛書校注》，頁202，中華書局，1996年。

積弱即強’，正承‘行柔而剛，用弱而強’八字，奪此四字，即下文無承矣。”

第二、“欲剛者必以柔守之”段：“觀其所積，以知存亡”兩句，〈原道訓〉作“觀其所積，以知禍福之鄉”，《黃帝四經·十大經·雌雄節》曰：“觀其所積，乃知禍福之鄉”，《淮南子》似引用與《黃帝四經》同源資料，而與《文子》不同。

又，“至於若己者而格”句，“格”字，〈原道訓〉作“同”。“格”有“匹敵”之義，《正字通·木部》：“格，抵敵也。”《史記·張儀列傳》：“且夫爲從者，無以異乎趨群羊而攻猛虎，虎之與羊不格明矣。”‘格’字意含較佳。

又，“先唱者窮之路”兩句，〈原道訓〉句後曰：“何以知其然？”接著舉例來申述“先唱後動”之義，但全段說理並不連貫。

第三、“夫執道以耦變”段：此段與見於〈原道訓〉者，文句次序有異。《文子》先提出“夫執道以耦變，先亦制後，後亦制先”，後反問而答曰：“何則？不失所以制人，人亦不能制也。”再解釋：“所謂後者，調其數而合其時。”下文再論及“時之變則，間不容息，先之則太過，後之則不及。日回月周，時不與人游。”最後結論：“故聖人不貴尺之璧，而貴寸之陰，時難得而易失。”與“故聖人隨時而舉事，因資而立功，守清道，拘雌節，因循而應變，常後而不先，柔弱以靜，安徐以定，功大靡堅，不能與爭也。”

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此處文字頗顯雜亂。它先說：“先唱者，窮之路也；後動者，達之原也。”然後反問：“何以知其然也？”再舉例加以申論曰：“凡人、中壽七十歲，然而趨舍指湊，日以自悔也，以至於死，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。”然後，再反問而回答說“何者？先者難爲知，而後者易爲攻也。先者上高，則後者攀之；先者踰下，則後者踞之；先者隕陷，則後者以謀；先者敗績，則後者違之。”透過這些文字解釋“居後”的重要，然後提出結論：“由此觀之，先者，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。”並再次舉例說：“猶鎗之與刀，刀犯難而鎗無患者，何也？以其託於後位也。”接著又告誡說“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，而賢知者弗能避也。”《淮南子》此段文意至此當已經完備。按其

申論文氣不應下接“所謂後者”數句。此數句曰：“所謂後者，非謂其底滯而不發，凝竭而不流，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。夫執道理以耦變，先亦制後，後亦制先。是何則？不失其所以制人，人不能制也。時之反側，間不容息，先之則太過，後之則不逮。……。”此段既然強調“居後”，又說：“先亦制後，後亦制先”，文氣實難通通。《文子》“所謂後者”句，在“人亦不能制也”句後，“調其數而合其時”句接“時之變則，間不容息”，文理較為緊密。《文子》說明“能操持道理應對變化，則在先亦可制後，居後亦可制先”，並非特意強調在“先、後”關係中“居後”的意義。因此，“後”的作用並不僅是“居後”，而是“周於數而合於時”。它強調“時難得而易失”，故“聖人隨時而舉事，因資而立功”，並且“因循應變，常後而不先”。聖人之“常後”，指隨順時宜而應對變化，“不先”指不盪逸於時機之外。《淮南子》此處引用“文子外編”資料申論，恐有脫文與錯亂。

又，“時之變則，間不容息”兩句，俞樾云：“變與反通，《詩》〈猗嗟〉篇：‘四矢反兮’，《韓詩》作‘四矢變兮’，是其證也。‘則’乃‘側’之假字。變猶反側也，《淮南子》〈原道訓〉正作‘時之反側，間不容息’。”

又，“拘雌節”句，俞樾云：“‘拘’當從《淮南子》作‘抱’。”于大成云：“《天中記》二十四引此，‘拘’正作‘抱’。”《黃帝四經·十大經·雌雄節》曰：“皇后（此指黃帝）屯〔曆〕（磨；“屯曆”有“知曉”之義。）吉凶之常，以〔辨〕（辯）雌雄之節，乃分禍福之〔向〕（鄉）。憲〔傲〕（敖）驕倨，是胃雄節；□□〔恭〕（共）儉（驗），是〔謂〕（胃）雌節。夫雄節者，〔盈〕（涅）之徒也。雌節者，〔謙〕（兼）之徒也。夫雄節以得，乃不爲福；雌節以亡，必將有賞。夫雄節而數得，是〔謂〕（胃）積〔殃〕（英）；凶憂重至，幾於死亡。雌節而數亡，是謂積德，慎戒毋法，大祿將極。凡彼禍難也，先者恒凶，後者恒吉。先而不凶者，恒備雌節存也。”“守雌節”的觀念，應是承襲《老子》思想而形成，或與文子學派有關。

〔老子曰：〕

機械之心藏於中，即純白之不粹，神德不全，於身者不知，何遠之能‘懷’¹！欲害之心忘乎中者，即饑虎可尾也，而況於人乎！體道者佚而不窮，任數者勞而無功。夫法刻刑誅者，非帝王之業也；垂策繁用者，非致遠之御也〔；好憎繁多，禍乃相隨〕。

故先王之法，非所作也，所因也；其禁誅，非所為也，所守也。故能因即大，作即細。〔能守即固，為即敗。〕

夫任耳目以聽視者，勞心而不明；以智慮而為理者，苦心而無功。任一人之材難以致治，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。循道理之數，因天地自然，即六合不足均也。〔聽失於非譽，目淫於彩色。〕禮宣不足以放²愛，誠心可以懷遠。故兵莫憚於志，鏖耶為下，寇莫大於陰陽，而枹鼓為細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夫釋大道而任小數，無以異於使蟹捕鼠，蟾蜍捕蚤，不足以禁姦塞邪，亂乃逾滋。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，諸侯背之，海外有狡心。禹知天下叛也，乃壞城平池，散財物，焚甲兵，施之以德，海外賓服，四夷納職，合諸侯於涂山，執玉帛者萬國。

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，則純白不粹，神德不全，‘在’身者不知，何遠之所能懷！是故革堅則兵利，城成則衝生，若以湯沃沸，亂乃逾甚。是故鞭噬狗，策蹄馬，而欲教之，雖伊尹、造父弗能化。欲害之心‘亡’於中，則飢虎可尾，‘何’況‘狗馬之類’乎！〔故〕體道者‘逸’而不窮，任數者勞而無功。夫‘峭法刻誅’者，非‘霸王’之業也；筴策繁用者，非致遠之‘術’也。〔淮南子·

¹ “懷”字原作“壞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與朱弁注本改。

² “放”字，朱弁注本作“效”，與《淮南子》同。

原道訓》p.13-15／〈原道訓〉辨析，頁13

夫喜怒者，道之邪也；憂悲者，德之失也；好憎者，心之過也；嗜欲者，性之累也。人大怒破陰，大喜墜陽；薄氣發瘡，驚怖爲狂；憂悲多患，病乃成積；好憎繁多，禍乃相隨。……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p.31／〈原道訓〉辨析，頁31

夫猿狖得茂林，不舍而穴；豺狼得埵防，弗去而緣；物莫避其所利，而就其所害。是故鄰國相望，雞狗之音相聞，而足跡不接諸侯之境，車軌不接千里之外者，皆各得其所安。

故亂國若盛，治國若虛，亡國若不足，存國若有餘。虛者非無人也，皆守其職也；盛者非多人也，皆徼於末也；有餘者非多財也，欲竭而事寡也；不足者非無貨也，民躁而費多也。

故先王之法〔籍〕，非所作也，〔其〕所因也；其禁誅，非所爲也，〔其〕所守也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p.351／〈齊俗訓〉辨析，頁252-253

天地四時，非生萬物也，神明接，陰陽和，而萬物生之。聖人之治天下，非易民性也，拊循其所有，而滌盪之，故因則大，‘化’則細〔矣〕。……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p.669／〈泰族訓〉辨析，頁617

萬物之總，皆閱一孔；百事之根，皆出一門。其動無形，變化若神；其行無跡，常後而先。

是故至人之治也，掩其聰明，滅其文章，依道廢智，與民同出于公。約其所守，寡其所求，去其誘慕，除其嗜欲，損其思慮。約其所守則察，寡其所求則得。

夫任耳目以聽視者，勞‘形’而不明；以知慮爲治者，苦心而無功。

是故聖人一度循軌，不變其宜，不易其常，放準循繩，曲因其當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p.30-31／〈原道訓〉辨析，頁28

夫峭法刻誅者，非霸王之業也；箠策繁用者，非致遠之術也。離朱之明，察針末於百步之外，不能見淵中之魚。師曠之聰，合八風之調，而不能聽十里之外。任一人之能，不足以治三畝之宅。循道理之數，因天地之自然，即六合

不足均也。是故禹之決瀆也，因水以爲師；神農之播穀也，因苗以爲教。《淮南子·

原道訓》p.15-16 / 〈原道訓〉辨析，頁14

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，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。目所見不過十里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，哀樂弗能給也。無天下之委財，而欲澹萬民，利不能足也。且喜怒哀樂，有感而自然者也。故哭之發於口，涕之出於目，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。譬若水之下流，煙之上尋也，夫有孰推之者！故強哭者雖病不哀，強親者雖笑不和。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，故釐負羈之壺餐，愈於晉獻公之垂棘；趙宣孟之束脯，賢於智伯之大鍾。故禮‘豐’不足以‘效’愛，〔而〕誠心可以懷遠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p.354 / 〈齊俗訓〉辨析，頁258

僇負羈以壺餐表其閭，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，禮不隆而德有餘，仁心之感恩接而僇怛生，故其入人深。俱之叫呼也，在家老則爲恩厚，其在責人則生爭鬥。故曰：“兵莫僇於〔意〕志，莫邪爲下；寇莫大於陰陽，枹鼓爲‘小’。”

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325-326 / 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217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資料相當混雜，包含四個文義各不相屬部份。第一部份見於《淮南子》多處。第二部份全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而第三部則見於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。此章資料有屬文子學派史料者，有屬於“文子外編”者，有《淮南子》節本殘文者。

第一部份資料並不整齊，包含三段文字，分別見於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、〈齊俗訓〉與〈泰族訓〉三篇。見於《淮南子》此三篇文字，均以“故”形式引述，可能取自“文子外編”。但《文子》此處內容並不連貫，可能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句竄入，而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加以綴合而成此章首段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積械之心”段：“非致遠之御也”句，“御”字，〈原道訓〉作“術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術’當作‘御’，字之誤也。〈繆稱訓〉曰：‘急轡數策者，非千里之御也。’義與此同。《群書治要》引此正作‘御’。”

《文子》〈道原〉篇亦作‘御’。《文子》保留《淮南子》舊文。

又，“好憎繁多，禍乃相隨”兩句，文意與前後文無關，當爲錯簡。本篇第八章曰：“憂悲者，德之失也；好憎者，心之過也；嗜欲者，性之累也。人大怒破陰，大喜墜陽；薄氣發瘡，驚怖爲狂；憂悲多患，病乃成積。”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於“病乃成疾”句後，以“好憎繁多”兩句，回應“好憎者，心之過”。

第二、“故先王之法”段：此段同時出現於〈自然〉篇第五章，與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第三章。〈自然〉篇第五章全見於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，內容完整，本章此段似〈自然〉篇錯簡。〈自然〉篇無“故能因即大”四句。〈齊俗訓〉無“能守即固，爲即敗”兩句。《淮南子》似有脫文。

又“作則細”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化則細”。高誘注曰：“能循，則必大也；化而欲作，則小矣。”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化’字義不可通。‘化’當爲‘作’，字之誤也。聖人順民性而條暢之，所謂因也。反是，則爲作矣。〈原道訓〉曰：‘任一人之能，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。循道理之數，因天地之自然，則六合不足均也。’故曰：‘因則大，作則細矣。’高注本作‘能循，則必大也；化而欲作，則小矣。’，今本‘欲作’上有‘化而’二字，則後人依已誤之正文加之耳。《文子》〈道原〉篇作‘因即大，作即細’，〈自然〉篇作‘因即大，作即小’，皆其證。”

第三、“夫任耳目”段：此段文字分別見於《淮南子》〈原道訓〉、〈齊俗訓〉與〈繆稱訓〉三篇，似屬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，並有多處誤字。

“勞心”二字，〈原道訓〉作“勞形”，前句曰：“任耳目以視聽者”，此就“形”而言，“心”字似誤。

又，“循道理之數”句，“循”字，〈原道訓〉作“脩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脩’當作‘循’ 隸書‘循’、‘脩’二字相似，故‘循’誤爲‘脩’。《太平御覽》〈地部〉二、〈居處部〉八引並作‘循’。《文子》〈道原〉篇亦作‘循’。”

又，“聽施於非譽，目淫於彩色”兩句，〈齊俗訓〉無，“禮亶不足以放

愛”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禮豐不足以效愛”，朱弁注本“放”作“效”，似據《淮南子》改。“亶”字，于大成曰：“《爾雅·釋詁》曰：‘亶，厚也。’厚、豐義近。”“放”字，《廣雅·釋詁三》曰：“放，效也”。但放作效解時，是指“仿效”，此處不具此義。《廣雅·釋言》曰：“效，驗也。”〈齊俗訓〉“禮豐不足以效愛，誠心可以懷遠”兩句，意謂：豐厚的禮物，不足以表明出愛心，而真誠的心意，卻可以歸服遠方的人民。“放”字當作“效”，因形近而誤。

*

〔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，中寇藏於山，小寇藏於民間。故曰：“民多智能，奇物滋起，法令滋章，盜賊多有。”去彼取此，天殃不起。故“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不以智治國，國之德。”〕

*

〔夫無形大，有形細；無形多，有形少；無形強，有形弱，無形實，有形虛。有形者遂事也，無形者作始也。遂事者成器也，作始者樸也。有形則有聲，無形則無聲。有形產於無形，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。〕

廣厚有名，有名者貴‘重’¹也；儉薄無名，無名者賤輕也。殷富有名，有名尊寵也；貧寡無名，無名者卑辱也。雄牡有名，有名者章德也；雌牝無名，無名者隱約也。有餘者有名，有名者高賢也；不足者無名，無名者任下也。有功即有名，無功即無名。有名產於無名，無名者有名之母也。

夫道“有無相生也，難易相成也”。是以聖人執道虛靜、微妙

¹ “重”字原作“全”，據朱弁注本改。

以成其德。故有道即有德，有德即有功，有功即有名，有名即復歸於道，功名長久，終身無咎。王公有功名，孤寡無功名，故曰“聖人自謂孤寡”。歸其根本，功成而不有，故有功以為利，無名以為用。〕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第二部份資料全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似屬文子學派傳承的史料。

第一、“所謂大寇”段：此段似解《老》資料，但殘缺嚴重，文意難解。“民多智”等四句，出自《老子》第五十七章，竹簡《老子》作“人多智（知）天（而）戢（奇）勿（物）慈（滋）記（起）。法勿（物）慈（滋）章（彰），覩（盜）惻（賊）多又（有）。 ” “法令”二字，《文子》與今本《老子》、竹簡《老子》同，而帛書《老子》乙本作“□物”。“故以智治國”段引自第六十五章。

第二、“夫無形大”、“廣厚有名”兩段：此兩段為先秦道家傳承論述“形名”思想的重要資料，別就“形”與“名”來看“有”、“無”的作用。從“形”上來說：“無形”為：“大；多；強；實；遂事；有聲。”“有形”為：“小；少；弱；虛；作始；無聲。”“有形與無形”的根源是：“有形產於無形”與“無形者有形之始”。從“名”上來說：“無名”為：“儉薄—賤輕”；“貧寡—卑辱”；“雌牝—隱約”；“不足—任下”。“有名”為：“廣厚—貴全”；“殷富—尊寵”；“雄牡—章德”、“有餘—高賢”。“有名”與“無名”的根源是：“有名產於無名”與“無名者有名之母”。此兩段中，“遂事者成器也，作始者樸也”兩句原似注文。“有功者即有名，無功者即無名”兩句，提出“功”的哲學性意義，原文恐不止此兩句。

第三、“夫道有無相生”段：此段由“功”的層面，說明“有無相生”統攝與導源的循環關係。“聖人執道虛靜，微妙以成其德”兩句，以“道”、“德”為兩極，顯示出聖人的作為。聖人“有道”，即是“有德”，“有德”的表現為“有功”，而“有功”是“有名”的彰顯，因此，“有名”最終仍是“復歸

於道”。這就是聖人的“功名長久，終身無咎”。“聖人自謂孤寡”，是以“虛靜”為操持，“歸其根本，功成而不有”，所以，“孤寡無功名”。而“王公有功名”，是藉“王公”有為的施政，體現聖人無為之治的功效。因此，“有功以為利，無名以為用”，即以“有、無”的結構說明道家思想人文建構的方式與意義。

*

古者民童蒙，不知西東，貌不離情，言不出行，〔行‘步’¹無容，言而不文。〕其衣煖而無采，其兵鈍而無刃。〔行蹢蹢，視瞑瞑，〕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不布施，不求德，高下不相傾，長短不相形。

風齊於俗，可隨也，事周於能，易為也。矜偽以惑世，軻行以迷衆，聖人不以為民俗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古者，民童蒙不知東西，貌不‘美乎’情，〔而〕言不‘溢乎’行。其衣‘衣致煖而無文’，其兵銖而無刃，其歌樂而無轉，其哭哀而無聲。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。‘無所施其美，亦不求得’。親戚不相毀譽，朋友不相怨德。及至禮義之生，貨財之貴，而詐偽萌興，非譽相紛，怨德並行，於是乃有曾參、孝己之美，而生盜跖、莊蹻之邪。故有大路龍旂，羽蓋垂綏，結駟連騎，則必有穿窬拊楨、扣墓踰備之姦；有詭文繁繡，弱絢羅紈，必有菅屨跣跣，短褐不完者。故高下‘之’相傾也，短脩‘之’相形也，亦明矣。

*

夫蝦蟆為鵝，水蠶重為蠅，皆生非其類，唯聖人知其化。夫胡人見麋，不知其可以為布也；越人見毳，不知其可以為旃也。故不通於物者，難與言化。

¹ “步”字原作“出”，據朱弁注本改。

昔太公望、周公旦受封而相見。太公望問周公曰：“何以治魯？”周公曰：“尊尊親親。”太公曰：“魯從此弱矣！”周公問太公曰：“何以治齊？”太公曰：“舉賢而上功。”周公曰：“後世必有劫殺之君！”其後，齊日以大，至於霸，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；魯日以削，至三十二世而亡。故：《易》曰：“履霜，堅冰至。”聖人之見終始微言！故：糟丘生乎象檣，炮烙生於熱斗。

子路撻溺而受牛謝，孔子曰：“魯國必好救人於患。”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，孔子曰：“魯國不復贖人矣。”子路受而勸德，子贛讓而止善。孔子之明，以小知大，以近知遠，通於論者也。

*

由此觀之，廉有所在，而不可公行也。

故‘行’齊於俗，可隨也；事周於能，易為也。矜偽以惑世，‘伉’行以‘違’眾，聖人不以為民俗也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p.344-347／〈齊俗訓〉辨析，頁145-248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段見於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，〈齊俗訓〉此處承襲《莊子·馬蹄》思想而加以發揮，而《文子》此處文意不能連貫，似《淮南子》別本資料竄入，但保留“文子外編”舊文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古者民童蒙”段：“貌不離情，言不出行，行步無容，言而不文”四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貌不羨乎情，而言不溢乎行”，並無後兩句。“羨”字有“過”、“溢”之義。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曰：“無天下不虧其性，有天下不羨其和”句，高誘注曰：“羨，過也。”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：“德隆乎三皇，功羨於五帝”句，司馬貞《索隱》引司馬彪云：“羨，溢也。”因以“羨”、“溢”相對為文，而“離”、“出”意含相稱匹。《文子》此處記述，較《淮南子》古樸，似“文子外編”舊文，《淮南子》引用而加以申論。

又，“其衣煖而無采，其兵頓而無刃”兩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其衣致煖而無文，其兵戈銖而無刃”，高誘註：“楚人謂刀頓為銖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此本作‘其衣煖而無文，其兵銖而無刃’，後人於‘煖’上加‘致’字，於義無取。戈為五兵之一，言兵而戈在其中，不當更加‘戈’字。且‘其衣致

煖’與‘其兵戈銖’不對，明是後人所改。《文子》〈道原〉篇正作‘其衣煖而無采，其兵鈍而無刀’。”《續義》本作“致煖”。俞樾云：“疑‘煖’當爲‘緩’。緩者，縵之假字也。《說文》〈系部〉：‘縵，繒無文。’……是凡無文者皆謂之‘縵’，故曰‘其衣縵而無文’，正與‘其兵銖而無刀’同義。

‘縵’與‘緩’，古音相同，得以通用。”植案：《文子》保留與今本《淮南子》不同文本的資料。

又，“行蹢蹢，視瞑瞑”兩句，〈齊俗訓〉無。“不布施，不求德”兩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無所施其美，亦不求得”。此處顯示竄入《文子》之“文子外編”文字，與《淮南子》記述有異。

又，“高下不相傾，長短不相形”兩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高下之相傾，長短之相形，亦明矣”。〈齊俗訓〉此處前文認爲“禮義之生”即“詐僞萌興”，猶如“高下、長短之相傾、相形”。《文子》此處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，兩“之”字，恐原爲“不”字。

第二、“風齊於俗”段：見於〈齊俗訓〉處，此段之前資料相當雜亂。“夫蝦蟆爲鶉”、“昔太公望、周公旦受封而相見”、“子路撻溺而受牛謝”三段資料，分別說明：“唯聖人知化”，能“通於物”，可“以小知大，以近知遠”而“見終知微”，均與前文文義無關，亦與〈齊俗訓〉篇旨有別，當爲錯簡，或屬〈謬稱訓〉文字。又，“子路撻溺而受牛謝”事，說明“子貢受贖人賞金而影響魯人贖人之風”，是與“子路撻溺不受金於府”相對而說，重點在標明“孔子之明，以小知大，以近知遠”，與其下段文意無關。“由此觀之，廉有所在，而不可公行”三句，不能承接前段。《文子》此段文字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

“風”字，〈齊俗訓〉作“行”，下文曰“事周於能”，“行”與“事”相對爲文，“風”字似誤。

又，“軻行以迷眾”句，“軻行”二字，義不可解，文字恐誤，〈齊俗訓〉作“伉行以違眾”。

二 〈精誠〉篇探析

本篇以“精誠”爲名，“精誠”是中國古典哲學重要觀念之一。它由《老子》思想中“精”、“氣”與“神”諸問題的提出，漸次發展爲“精氣”、“精神”二說，並結合儒家“誠”的思想而逐步推衍所形成。“精誠”觀念首見於《莊子》，〈漁父〉篇曰：“真者，精誠之至也。不精不誠，不能動人。”雖然《莊子》外篇中多次使用“誠”的觀念，顯示出道家哲學受到儒家思想與觀念的影響，但“精誠”一詞僅見於〈漁父〉篇一次，〈漁父〉篇屬於戰國晚期作品，“精誠”觀念不太可能出現於春秋戰國之際的文子，或稍後竹簡《文子》成書的時代。同時“精誠”觀念與《莊子》外、雜篇思想較爲相近，其形成與發展地域，可能起自南方楚國地區。

“精誠”觀念與文子學派的發展是否有關？或是否受到文子學派思想的影響？這直接關係到今本《文子》資料歸屬的問題。我們基本上認爲文子屬晉人，而所謂古本《文子》資料（定州竹簡《文子》殘文）的思想，也具有晉學特徵。這種思想主要提出以“執一無爲”、“虛靜守柔”爲根基的新人文建構，並未特意發展“始源”問題的論說，或人性本然的探索。此處以“道原”爲主旨，進而形成作爲“人”之本質意含的“精誠”觀念，或許形生於文子學派後續的發展，但就目前史料來說，它與文子哲學思想當有區別。關於出現今本《文子》論述“精誠”問題的文字，似與《淮南子》成書的來源較爲密切，而非屬《文子》的原始資料。

今本《淮南子》並非足本¹，保存於今本《文子》書中的若干文字，並未出現於《淮南子》，而且有些字句二者也不盡相同。由於這些資料後來竄入《文子》，我們稱之爲“文子外編”。它屬於《淮南子》撰述時引用或參考的前人

¹ 參閱拙著《淮南子與文子考辨》，萬卷樓出版社，1999年，台北。

資料。今本《文子·精誠》的成篇，極可能是編輯今本者就“文子外編”涉及“精誠”觀念的文字編輯而成。全篇內容並不完整，除另一章討論“精誠”問題的部份出現於〈上仁〉篇第六章外，全篇僅有六章內容與篇名有關，其餘資料相當雜亂。

全篇分爲二十一章，第一、二章見於〈泰族訓〉；第三、四、五章見於〈覽冥訓〉；第六、七、八章見於〈俶真訓〉；第九、十一、十二章，見於〈主術訓〉；第十、十八章見於〈道應訓〉；第十四章見於〈本經訓〉；第十五、十六、十七章，見於〈繆稱訓〉；第十九章與第二十章部份文字，見於〈脩務訓〉；第二十章見於〈說山訓〉；而第十三章與第二十一章大段文字，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

2-1

〔老子曰：〕

天致其高，地致其厚，日月照，列星朗，陰陽和，非有為焉，正其道而物自然。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，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，神明接，陰陽和，萬物生矣。

夫道者，藏精於內，棲神於心，靜漠恬澹，悅穆胸中，廓然無形，寂然無聲，官府若無事，朝廷若無人，無隱士，無逸民，無勞役，無冤刑，天下莫不仰上之德，象主之旨，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，非家至而人見之也，推其誠心，施之天下而已。

故賞善罰暴者，正令也，其所以能行者，精誠也。令雖明不能獨行，必待精誠。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，精誠弗至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天致其高，地致其厚，‘月照其夜，日照其晝’，陰陽‘化’，列星朗，

‘非其道’而物自然，〔故〕陰陽四時，非生萬物也；雨露時降，非養草木也；神明接，陰陽和，而萬物生矣。故高山深林，非爲虎豹也；大木茂枝，非爲飛鳥也；源流千里，淵深百仞，非爲蛟龍也；致其高崇，成其廣大，山居木棲，巢枝穴藏，水潛陸行，各得其所焉。

夫大生小，多生少，天之道也。故丘阜不能生雲雨，滎水不能生魚鱉者，小也。牛馬之氣蒸生蟣虱，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。故化生於外，非生於內也。夫蛟龍伏寢於淵，而卵割於陵；螭蛇雄鳴於上風，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；精之至也。故聖人養心，莫善於誠，至誠而能動化矣。〔今〕夫道者，藏精於內，棲神於心，靜漠恬淡，‘訟繆’胸中，邪氣無所留滯，四枝節族，毛蒸理泄，則機樞調利，百脈九竅莫不順比，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，豈節拊而毛脩之哉！

聖主在上，廓然無形，寂然無聲，官府若無事，朝廷若無人，無隱士，無‘軼’民，無勞役，無冤刑，‘四海之內’莫不仰上之德，象主之指，‘夷狄之國’重譯而至，‘非戶辯而家說之也’，推其誠心，施之天下而已矣。《詩》曰：“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。”內順而外寧矣。

大王宣父處邠，狄人攻之，杖策而去，百姓攜幼扶老，負釜甑，踰梁山，而國乎岐周，非令之所能召也。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，飲之美酒，韓之戰，以其死力報，非券之所能責也。密子治宣父，巫馬期往觀化焉，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，非刑之所能禁也。孔子爲魯司寇，道不拾遺，市買不豫賈，田漁皆讓長，而斑白不戴負，非法之所能致也。

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，弩力也；其所以中的剖微者，人心也。賞善罰暴者，政令也；其所以能行者，精誠也。故弩雖強不能獨中，令雖明不能獨行，‘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’。故‘摠’道以被民，而民弗從者，誠心弗施也。《淮

南子·泰族訓》p. 665-669 / 〈泰族訓〉辨析，頁 615-617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，全章似屬與《淮南子》同源的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並保留部份《淮南子》舊文。“正其道而物自然”的思想承襲《老子》，其中強調“令雖明不能獨行，必待精誠”，是對重法之治的批判與矯正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天致其高”段：“日月照，列星朗，陰陽和”三句，于大成¹云：“《說郭》本作‘日月照耀，列星明朗，陰陽和合’。”〈泰族訓〉作“月照其夜，日照其晝，陰陽化，列星朗。”植案：〈泰族訓〉文句對稱工整，但“和”字作“化”，因下文有“陰陽和，而萬物生矣”句，“化”字似誤。

又，〈泰族訓〉“非其道”句有脫文，《文子》作“非有爲焉，正其道而物自然”，文意完整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列星朗，陰陽化，非有爲焉，正其道而物自然’。自‘天致其高’至‘列星朗’，是說天地日月星，而‘陰陽化’句則總承上文言之。今本‘列星朗’句在後，則失其次矣。且厚、晝爲韻，化、焉、然爲韻。若‘列星朗’句在後，則失其韻矣。‘非有爲焉，正其道而物自然’者，‘然’，成也。言天地陰陽非有所爲，但正其道而萬物自成也。〈原道訓〉云：‘萬物固以自然，聖人又何事焉！’語意正與此同。下文云：‘故陰陽四時，非生萬物也；雨露時降，非養草木也；神明接，陰陽和，而萬物生矣。’即此所謂‘非有爲焉，正其道而物自然’也。《道藏》本‘非有’下脫‘爲焉正其’四字，則文不成義。……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作‘列星朗，陰陽和，非有爲焉，正其道而物自然’，是其明證。”植案：《文子》此處保留《淮南子》舊文。

第二、“夫道者”段：“悅穆”，〈泰族訓〉作“訟謬”，高誘注曰：“訟，容也。繆，靜也。”王引之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高所見本作‘訟’，故訓爲‘容’，訟、容古同聲也。其實‘訟’乃‘說’字之誤，說，古‘悅’字。‘繆’與‘穆’同，穆亦和悅也。《大雅》〈烝民〉箋曰：‘穆，和也。’《管子》〈君臣〉篇‘穆君之色’，尹知章曰：‘穆，猶悅也。’‘說繆胸中’者，所謂‘不改其樂’也。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正作‘悅穆胸中’。”

又，“廓然無形，寂然無聲”兩句，〈泰族訓〉前有“聖主在上位”。因下文有“仰上之德，象主之指”，此處《文子》似有脫漏。

又，“無逸民”句，“逸”字，〈泰族訓〉作“軼”。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治要》引‘軼’作‘逸’，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同。軼、逸古通。”

¹ 于大成，〈文子精誠校釋〉，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一集 1968 年，台北。後引同書不標明出處。

又，“天下”二字，〈泰族訓〉作“四海之內”，而，“絕國殊俗”，則作“夷狄之國”。“絕國殊俗”句，三見於《文子》¹，而僅出現於《淮南子·脩務訓》一次。〈道德〉篇第十一章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屬古本《文子》資料。且“非家至而人見之”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非戶辨而家說之”，二者意含相近。《文子》此處文字原即與《淮南子》有異，各屬不同文本。

又，〈泰族訓〉“夷敵之國”下，似奪“莫不”兩字。

又，“廓然無形”句，〈泰族訓〉句前有“聖主在上”四字，文意可聯繫下文“官府若無事，朝廷若無人”等句。《文子》此處似有脫文。

第三、“故賞善罰暴者”段：此段“精誠”一詞凡三見，而〈泰族訓〉分別作“精誠”、“精氣”與“誠心”。“必待精誠”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”。“精誠弗至”句，作“誠心弗施也。”〈泰族訓〉似以“精氣”存之於人者爲“精誠”，“精誠”施之於萬民者爲“誠心”。〈泰族訓〉辨析較詳盡。

又，“總”字，〈泰族訓〉作“攄”，于大成云：“《淮南子》亦當從本書作‘總’。”劉文典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群書治要》引‘攄’作‘總’。”植案：“總”有統領之義，“總道”即“執道”，《莊子·天地》曰：“執道者德全”。而“攄”意指“張佈”，“播施”，《爾雅·釋詁一》曰“攄，張也。”“攄道”可解爲“施行道術”。“總”、“攄”二字，因形近易混，二者皆可通。

2-2

〔老子曰：〕

天設日月，列星辰，張四時，調陰陽；日以暴之，夜以息之，風以乾之，雨露以濡之；其生物也，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；其殺物

¹ 另兩次分別出現於《道德》第十一章，〈自然〉篇第十章。

也，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，此謂神明。

是故聖人象之，其起福也，不見其所以而福起；其除禍也，不見其所由而禍除。稽之不得，察之不虛，日計不足，歲計有餘，寂然無聲，一言而大動天下，是以天心動化者也。

故精誠內形，氣動於天，景星見，黃龍下，鳳凰至，醴泉出，嘉穀生，河不滿溢，海不波湧。逆天暴物，即日月薄蝕，五星失行，四時相乖，晝冥宵光，山崩川涸，冬雷夏霜。天之與人有以相通。故國之殂亡也，天文變，世‘惑’¹亂，虹蜺見。萬物有以相連，精氣有以相薄。故神明之事，不可以智巧為也，不可以強力致也。

故大人與天地合德，與日月合明，與鬼神合靈，與四時合信，懷天心，抱地氣，執冲含和，不下堂而行四海，變易習俗，民化遷善，若‘出’²諸己，能以神化者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天設日月，列星辰，調陰陽，張四時，日以暴之，夜以息之，風以乾之，雨露以濡之。其生物也，莫見其所養而物長；其殺物也，莫見其所喪而物亡，此〔之〕謂神明。聖人象之，〔故〕其起福也，不見其所‘由’而福起；其除禍也，不見其所‘以’而禍除。遠之則邇，延之則疏：稽之弗得，察之不虛；日計‘無算’，歲計有餘。

夫濕之至也，莫見其形，而炭已重矣；風之至也，莫見其象，而木已動矣。日之行也，不見其轉，騏驥倍日而馳，草木為之靡，懸烽未轉，而日在其前。故天之且風，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；其且雨也，陰暄未集而魚已噉矣，以陰陽之氣相動也。故寒暑燥濕，以類相從；聲響疾徐，以音相應也。故《易》曰：“鳴鶴在陰，其子和之。”

¹ “惑”字原作“俗”，據朱弁注本改。

² “出”字，景宋本、朱弁注本作“生”，《淮南子》作“性”。

高宗諒闇，三年不言：四海之內，寂然無聲：一言〔聲然，〕大動天下。是以天心‘喆噏’者也，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，若春雨之灌萬物也，渾然而流，沛然而施，無地而不澍，無物而不生。

故聖人者懷天心，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。故精誠‘感於內’，〔形〕氣動於天，〔則〕景星見，黃龍下，‘祥鳳’至，醴泉出，嘉穀生，河不滿溢，海不‘溶波’。故《詩》云：“懷柔百神，及河嶠岳。”逆天暴物，則日月薄蝕，五星失行，四時‘干乖’，晝冥宵光，山崩川涸，冬雷夏霜。《詩》云：“正月繁霜，我心憂傷。”天之與人有以相通〔也〕。故國‘危’亡〔而〕天文變，世惑亂〔而〕虹蜺見，萬物有以相連，精‘祲’有以相蕩也。故神明之事，不可以智巧為也，不可以‘筋’力致也。

天地所包，陰陽所嘔，雨露所濡，以生萬物，瑤碧玉珠，翡翠玳瑁，文彩明朗，潤澤若濡，摩而不玩，久而不渝，奚仲不能旅，魯般不能造，此之謂大巧。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，三年而成；莖柯豪芒，鋒殺顏澤，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。列子曰：“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，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。夫天地之施化也，嘔之而生，吹之而落，豈此契契哉！”

故：凡可度者、小也，可數者、少也。至大、非度之所能及也，至眾、非數之所能領也。故九州不可頃畝也，八極不可道里也，太山不可丈尺也，江海不可斗斛也。

故：大人者，與天地合德，與日月合明，與鬼神合靈，與四時合信。〔故聖人〕懷‘天氣’，抱‘天心’，執‘中’含和，不下〔廟〕堂而‘衍’四海，變習易俗，民化〔而〕遷善，若‘性’諸己，能以神化也。《詩》云：“神之聽之，終和且平。”夫鬼神視之無形，聽之無聲，然而郊天、望山川，禱祠而求福，雩兌而請雨，卜筮而決事。《詩》曰：“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！”此之謂也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p. 663-665／《泰族訓》辨析，頁610-614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，似“文子外編”資料竄入，其中保留部份《淮南子》舊文。以下分四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天設日月”段：《新語·道基》曰：“張日月、列星辰，序四時，調陰陽。布氣治性，次置五行，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。陽生雷電、陰成雪霜，養育群生，一茂一亡，潤之以風雨、曝之以日光、溫之以節氣、降之以殞霜、位之以眾星、制之以斗衡、苞之以六合、羅之以紀綱、改之以災變、告之以禎祥、動之以生殺、悟之以文章。”〈道基〉篇此文與〈泰族訓〉思想相類，部份文句近似，二者或同出一原。《文子》此處與〈泰族訓〉文字完全相同。

“神明”一詞，先秦文獻多見，最早出現於《墨子·公孟》。〈公孟〉篇曰：“子墨子曰：‘古聖王皆以鬼神爲神明，而爲禍福，孰有祥不祥，是以政治而國安也。自桀紂以下，皆以鬼神爲不神明，不能爲禍福，孰無祥不祥，是以政亂而國危也。’”此種“神明”的用法，帶有宗教性質，應屬早期意含。

《管子》一書使用“神明”有八次之多，〈五行〉篇曰：“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，神明至。”此處“神明”一詞也具有宗教性的意義。〈心術〉篇曰：“天曰虛，地曰靜，乃不伐。潔其宮，開其門，去私毋言，神明若存。”〈內業〉篇曰“形不正，德不來。中不靜，心不治。正形攝德，天仁地義，則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極，照乎知萬物。”又曰：“誠暢乎天地，通於神明，見姦僞也。”

《管子》三處“神明”，均指映照動化萬物的至上德性。而在《莊子》〈外·雜〉篇中，“神明”觀念的意含就相當複雜，它不但指心靈的狀態，如：“勞神明爲一，而不知其同”（〈齊物論〉），同時更具體成爲表徵天地間不可知測變化的自然運作力量，如：“天尊，地卑，神明之位也”（〈天道〉篇），“今彼神明至精，與彼百化，物已死生方圓，莫知其根也，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。”（〈知北游〉篇）“古之人其備乎！配神明，醇天地，育萬物，和天下，澤及百姓，明於本數，係於末度，六通四辟，小大精粗，其運無乎不在。”、“芴漠無形，變化無常，死與生與，天地並與，神明往與！”（〈天下〉篇）。就“神明”意含的演進來看，它應屬戰國中期之後的思想，與文子時代的哲學觀念有別。“神明”、“精神”、“精誠”等觀念，均是對《老子》思想的一種推衍，或許與文子學派後續發展有關，但不能視爲文子哲學的原來內容。

第二、“是故聖人”段：“寂然無聲”句，〈泰族訓〉作：“高宗諒闇，三年不言，四海之內，寂然無聲”。《文子》略去“高宗”事例。“動化”二字，〈泰族訓〉作“呿唸”。《玉篇·口部》“呿，張口貌。”“唸”有“吸”

義。“呿咂”，音趣盡，意指“張口吸氣”。以天心來呼吸，正可回應前文“寂然無聲，一言磬（原作“聲”，據俞樾校改。）然”，〈泰族訓〉此數句說明較為清楚，而《文子》“一言而大動天下，是以天心動化者也”兩句，文字簡拙，文氣也似不能承接此段首句“是故聖人象之”，恐為殘文，或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有所更動。

又，“不足”二字，〈泰族訓〉作“無算”。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案：‘無算’本作‘不足’，此淺人妄改之也。‘日計不足，歲計有餘’，謂無近功，而有遠效也。既言‘日計無算’，何待言‘歲計有餘’邪？《文子》〈精誠〉‘無算’正作‘不足’。”

第三、“故精誠內形”段：故精誠內形，氣動於天”兩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故精神感於內，形氣動於天”。《淮南子》他處並無“形氣”一詞，而“神氣”卻四見，《文子》亦無“形氣”之說，而“神氣”見於三處。此兩句原屬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〈泰族訓〉引用並誤將動詞使用之“形”字，改易為“形氣”。本篇第二十一章曰：“至人精誠內形。”第十章曰：“精誠發於內，神氣動於天。”“發於內”即指“內形”。此段“氣”當為“神氣”而略去“神”字，〈泰族訓〉作“形氣”，似誤。于大成云：“‘形’，疑‘神’字之誤。……神與氣可動於天，形為骨肉，安可動天乎？”

又，“世俗亂”句，“俗”字，〈泰族訓〉作“惑”，此處應以“天文”、“世俗”對舉，“惑”字誤。

又，“萬物有以相連，精氣有以相薄”兩句，後句〈泰族訓〉作“精浸有以相蕩”。高誘注曰：“精浸，氣之侵入者也。”但“萬物”與“精浸”，不能對稱，〈泰族訓〉恐誤。《管子·內業》曰：“凡物之精，比（原作“此”）則為生，下生五穀，上為列星。流於天地之間，謂之鬼神，藏於胸中，謂之聖人；是故此（原作“民”）氣，杲乎如登於天，杳乎如入於淵，淖乎如在於海，卒乎如在於己。是故此氣也，不可止以力，而可安以德。不可呼以聲，而可迎以音。敬守勿失，是謂成德。德成而智出，萬物果得。”“薄”有束縛之義，《釋名·釋言語》：“縛，薄也，使相薄者也。”“精氣”並非專指人的“精氣”，它指一切事物各自的本質。《文子》此兩句意謂：萬物外在的形勢是相互關連的，

而作為它們本質的氣也是相互束縛著。

第四、“故大人”段：《易·乾卦·文言》曰：“夫大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凶。”《文子》此處似因襲《易傳》思想。

“懷天心，抱地氣”兩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懷天氣，抱天心”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亦云：“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作‘懷天心，抱地氣’，是也。上文云‘故聖人者懷天心’，則此文亦當作‘懷天心’矣。‘天心’之文既與《文子》同，則下句亦當作‘抱地氣’矣，傳寫誤耳。上文‘故聖者懷天心’下，疑亦當有‘抱地氣’三字。今闕此句，文義不備。”植案：“天心”、“地氣”，均指前文“與天地合其德”而言，《文子》意含較佳，保留《淮南子》舊文。

又，“不下堂而行四海”句，“行”字，〈泰族訓〉作“衍”，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文選》〈東都賦〉注引此，作‘不下堂廟而行於四海’，於義為長。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亦作‘不下堂而行四海’。”

又，“若出諸己”句，于大成云：“《淮南子》〈泰族訓〉‘出’作‘性’，‘性’當作‘生’。朱弁本、續古逸本、景宋本‘正’作‘生’。”

2-3

〔老子曰：

夫人道者，〕全性保真，不虧其身，遭急迫難，精通乎天。若乃未始出其宗者，何為而不成。死生同域，不可脅凌，又況官天地，‘府’¹萬物，返造化，含至和，而已未嘗死者也。精誠形乎內，而外‘諭’²於人心，此不傳之道也。

聖人在上，懷道而不言，澤及萬民，〔故不言之教，芒乎大哉！〕

¹ “府”字，景宋本、朱弁注本均作“懷”，與《淮南子》同。

² “諭”字原作“喻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及朱弁注本改。

君臣乖心，倍譎見乎天，神氣相應，徵矣。此謂不言之辯，不道之道也。“夫召遠者使無為焉，親近者言無事焉，唯夜行者能有之”。故卻走馬以糞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，是謂“坐馳”“陸沈”。

天道無私就也，無私去也，能者有餘，拙者不足，順之者利，逆之者凶。是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，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，為能有之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武王伐紂，渡于孟津，陽侯之波，逆流而擊，疾風晦冥，人馬不相見。於是武王左操黃鉞，右秉白旄，瞋目而搗之，曰：“余任，天下誰敢害吾意者！”於是風濟而波罷。魯陽公與韓構難，戰酣日暮，援戈而搗之，日為之反三舍。〔夫〕全性保真，不虧其身，遭急迫難，精通于天。若乃未始出其宗者，何為而不成！〔夫〕死生同域，不可脅凌，勇武一人，為三軍雄。彼直求名耳，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，又況夫宮天地，懷萬物，而‘友’造化，含至和，直偶于人形，觀九鑽，一知之所不知，而心未嘗死者乎！

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，已而陳辭通意，撫心發聲，孟嘗君為之增歎歔，流涕狼戾不可止。精‘神’形於內，而外諭〔哀〕於人心，此不傳之道。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，必為人笑。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，而詹何之驚魚於大淵之中，此皆得清淨之道、太浩之和也。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p. 191-194 /

〈覽冥訓〉辨析，頁 78-79

夫物類之相應，玄妙深微，知不能論，辯不能解。

故：東風至而酒湛溢，蠶叫絲而商弦絕，或感之也。晝隨灰而月運闕，鯨魚死而彗星出，或動之也。

〔故〕：聖人在‘位’，懷道而不言，澤及萬民。君臣乖心，則背譎見於天。神氣相應，徵矣。故：山雲草莽，水雲魚鱗，旱雲煙火，涔雲波水，各象其形，類所以感之。夫陽燧取火於日，方諸取露於月，天地之間，巧曆不能舉其數。手徵忽恍，不能覽其光，然以掌握之中，引類於太極之上，而水火可

立致者，陰陽同氣相動也。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。

故：至陰颺颺，至陽赫赫，兩者交接成和，而萬物生焉。眾雄而無雌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！‘所’謂不言之辯、不道之道也。‘故’召遠者使無為焉，親近者言無事焉，惟夜行者為能有之。故卻走馬以糞，〔而〕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。是謂坐馳陸沈，晝冥宵明，以冬鑠膠，以夏造冰。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p. 194-198

／〈覽冥訓〉辨析，頁 81-82

夫道者，無私就也，無私去也，能者有餘，拙者不足，順之者利，逆之者凶。譬如隋侯之珠，和氏之璧，得之者富，失之者貧。得失之度，深微窈冥，難以知論，不可以辯說也。何以知其然？今夫地黃主屬骨，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，以其屬骨，責其生肉，以其生肉，論其屬骨，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，亦可謂失論矣。若夫以火能焦木也，因使銷金，則道行矣；若以磁石之能連鐵也，而求其引瓦，則難矣，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。

夫燧之取火於日，磁石之引鐵，解之敗漆，葵之鄉日，雖有明智，弗能然也。

故耳目之察，不足以分物理；心意之論，不足以定是非。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，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為能有之。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p. 198-200／〈覽冥訓〉

辨析，頁 83-84

召遠者使無為焉，親近者言無事焉，唯夜行者獨有也。《管子·形勢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文字見於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。定州竹簡《文子》編號 0918 有殘文曰：“□請問人道。文子”。“人道”一詞見於今本《文子》三次，但僅此處以“人道”作為一章之首。因此，“夫人道者”句，或與古本《文子》資料殘文有關。但此句與下文“全性保真”段，文氣並不連貫。其中“若乃”、“又況”等連接詞，不應出現在正面鋪陳“人道”的表達語氣中。同時此章結構也相當雜亂，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，經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綴合而成。“全性保真，精通於天”、“精誠內形，外論人心”、“懷道不言”、“神氣相應”、“道

無私就，無私去”、“通於太和持自然之應者能治國”等句，均屬南方楚學的思想，或與文子學派有關，但非文子思想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夫全性”段：見於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處，分別用“武王伐紂”、“魯陽公與韓構難”與“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”三事例，闡述“遭急迫難，精通於天”，“精神形於內”即“外喻於人心”，而《文子》將之普遍化為“人道”與“不傳之道”。〈精誠〉篇此種歸納性說明，與此段說理結構並不契合。

又，〈覽冥訓〉中“夫死生……而心未嘗死者乎！”數句，出自《莊子·德充符》。〈德充符〉篇曰：“夫保始之徵，不懼之實，勇士一人，雄入於九軍，將求名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是，而況官天地，府萬物，直寓六骸，象耳目，一知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！”〈覽冥訓〉改“夫保始之徵，不具之實”兩句，作“夫死生同域，不可脅陵”。

又，“又況官天地”句，“官”字，〈覽冥訓〉作“宮”，高誘注：“以天地為宮室。”于大成云：“惟《莊子》〈德充符〉篇作‘官’，《列子》〈天瑞〉篇張湛注亦云：‘若有心於生化形色，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，瞻群生而不遺乎’，字亦作‘官’，並與本書同。”植案：《文子》此處資料似與今本《淮南子》不同。

又，“返造化”句，“返”字，〈覽冥訓〉作“友”。前文有“宮天地”、“府萬物”兩句，此處當作“友造化”，以表現協同造化的運作，“友”與“反”，因形近而誤。

又，“精誠形於內，而外喻於人心”兩句，“精誠”二字，〈覽冥訓〉作“精神”，“諭”字下有“哀”字。〈覽冥〉所言的“哀”，是指“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，已而陳辭通意，撫心發聲，孟嘗君為之增歎歔，流涕狼戾不可止。”〈覽冥訓〉此兩句絕非取自《文子》。《文子》此兩句，原係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，似經後人改動，以配合上文文意。

第二、“故聖人在上”段：此段申論《老子》“不言之教”的觀念，或與《老子》思想的傳承有關。“故不言之教，芒乎大哉”兩句，不見於〈覽冥訓〉。

又，“此謂不言之辯，不道之道也”兩句，“此”字，〈覽冥訓〉作“所”。

〈覽冥訓〉此兩句，是“至陰颺颺，至陽赫赫，兩者交接成和，而萬物生焉。眾雄而無雌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”段結論。《文子》此兩句與前文文氣似欠連貫。

又，“夫召遠者使無爲焉，親近者言無事焉，唯夜行者能有之”三句，“言無事”三字，〈覽冥訓〉作“使無事”。王念孫曰：“‘使’當作‘言’。無爲、無事，猶今人言無用也。此言使不足以召遠，言不足以親近，惟誠足以動之耳。今本‘言’作‘使’者，涉上句‘使’字而誤。高（案：指高誘注）云‘欲親近者，當以無事’，‘以’字正釋‘使’字，則所見本已誤作‘使’。”植案：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同出自《管子·形勢》，〈形勢〉篇曰：“召遠者使無爲焉，親近者言無事焉，爲夜行者獨有之也”。〈形勢解〉則曰：“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，爲之在心，所謂夜行者，心行也，能心行德，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；故曰：‘唯夜行者獨有之乎！’”“言無事”三字，《文子》與《管子》同，高誘所見《淮南子》文本與《文子》所保留《淮南子》別本資料有異。

《鶡冠子》有〈夜行〉篇，曰：“天，文也；地，理也；月，刑也；日，德也；四時，檢；度數，節也；陰陽，氣也；五行，業也；五政，道也；五音，調也；五聲，故也；五味，事也；賞罰，約也。此皆有驗，有所以然者。隨而不見其後，迎而不見其首，成功遂事，莫知其狀，圖弗能載，名弗能舉，強爲之說曰：苒乎芒乎，中有象乎；芒乎苒乎，中有物乎；窅乎冥乎，中有精乎；致信究情，復反無貌。鬼見不能爲人業，故聖人貴夜行。”“文子外編”似輯入部份鶡冠子及其後人思想資料。

又，“是謂坐馳、陸沈”句，〈覽冥訓〉作“是謂坐馳陸沈，晝冥宵明，以冬鑠膠，以夏造冰。”楊樹達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是謂’以下與上文語意不貫，疑上當有脫文。”《文子》仍保留《淮南子》原有句序，顯見其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

第三、“天道”段：此段發揮《老子》“天道無親”（第七十九章）“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補之”（第七十七章）的思想。〈精誠〉篇此段文字，語意完整，保存《淮南子》別本的精要形式。“天道”句，〈精誠〉篇作“夫道者”。劉文典云：“‘夫’本作‘天’，形近而訛也。高注作‘天道’，《御覽》二十七引此文

及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并作‘天道’，皆其證。”

2-4

〔老子曰：〕

夫道之與德，若韋之與革，遠之則近，近之即疏，稽之不得，察之不虛。是故聖人若鏡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，萬物不傷。其得之也，乃失之也，其失之也，乃得之也。

故通於大和者，闇若醇醉而甘臥以游其中。若未始出其宗，是謂大通。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夫道之與德，若韋之與革，遠之則‘邇’，近之則‘遠’，‘不得其道，若觀鯨魚’。故聖若鏡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，故‘萬化而無傷’。其得之乃失之，其失之‘非乃得之也’？

今夫調弦者，叩宮宮應，彈角角動，此同聲相和者也。夫有改調一弦，其於五音無所比，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，此未始異於聲，而音之君已形也。故通於太和者，‘惛’若純醉，而甘臥以游其中，而不知其所由至也。純溫以淪，鈍悶以終，若未始出其宗，是謂大通。

*

.....

昔者，王良、造父之御也，上車攝轡，馬爲整齊而歛諧，投足調均，勞逸若一，心怡氣和，體便輕畢，安勞樂進，馳騖若滅，左右若鞭，周旋若環，世皆以爲巧，然未見其貴者也。若夫鉗且、大丙之御也，除轡銜，去鞭棄策，車莫動而自舉，馬莫使而自走也。日行月動，星耀而玄運，電奔而鬼騰，進退屈伸，不見朕垠。故不招指，不咄叱，過歸鴈於碣石，軼鸛雞於姑餘。騁若飛，驚若絕，縱矢躡風，追焱歸忽，朝發搏桑，日入落棠。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

者也，非慮思之察，手爪之巧也；嗜欲形於胸中，而精神踰於六馬，此以弗御御之者也。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p. 200-201 / 〈覽冥訓〉辨析，頁 85-87

若夫鉗且、大丙之御也，除轡銜，去鞭棄策，車莫動而自舉，馬莫使而自走也。日行月動，星耀而玄運，電奔而鬼騰，進退屈伸，不見朕垠。故不招指，不咄叱，過歸雁於碣石，軼鸛雞於姑餘。騁若飛，驚若絕，縱矢躡風，追森歸忽，朝發搏桑，日入落棠。此假‘弗’用而能〔以〕成其用〔者〕也，非慮思之察，手爪之巧也。嗜欲形於胸中，而精神踰於六馬，此以弗御御之者也。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p. 204-205 / 〈覽冥訓〉辨析，頁 87-88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〈覽冥訓〉，並接上章之後，似仍屬《淮南子》別本資料殘文，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夫道之與德得”段：此段論述“道”與“德”的關係，“道”指始源的運作，“德”為運作的所在。二者有別而無分，如同僅去毛的生獸皮——“革”，與再次加工的熟獸皮——“韋”，二者均來自於獸皮，其差異僅在處理的過程。因此，若說二者不同，其實體本為一原；若說二者相近，其存在的方式仍有所分。這種以思辨性解析“道”與“德”關係的論述，為現存中國古典哲學所僅見。

“是故聖人若鏡”等句見於《莊子》，〈應帝王〉篇曰：“至人之用心若鏡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，故能勝物而不傷。”以“鏡”作為哲學象徵性用語，體現出中國哲學特有的一種應對萬物的方式。“鏡”能映照，所以“用心若鏡”是指保持心靈的虛靜來映照萬物的本然。以“鏡”取喻的說法，應當極早。《墨子·非攻中》曰：“是故子墨子言曰：‘古者有語曰：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，鏡於水，見面之容，鏡於人，則知吉與凶。’”在《老子》書中，“鏡”的徵象成為重要的哲學觀念。《老子》第十章曰“德除玄鑒（帛書《老子》乙本作“監”，今本作“覽”，原當作“鑒”），能無疵乎？”“鑒”，即“鏡”，《老子》以此作為持心操守的所在。《莊子·天下》引述關尹的思想也說：“關尹曰：‘在己無

居，形物自著。其動若水，其靜若鏡，其應若響。芴乎若亡，寂乎若清，同焉者和，得焉者失。未嘗先人而常隨人。’”《呂氏春秋·審分覽》提到“關尹貴清”，以清明之玄鏡映照萬物的思想，似屬關尹哲學特徵。它或許影響《管子·心術》的思想，〈心術下〉曰：“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。鏡大清者視乎大明。”（此句也見於《文子·微明》第十三章與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）《文子》此處《淮南子》別本資料，原先可能保留於“文子外編”中，或與關尹後學的發展有關。此部份資料似影響《莊子》學派思想，同時也影響《淮南子》的撰寫。

又，“稽之不得，察之不虛”兩句，〈覽冥訓〉作“不得其道，若觀鯨魚”。高誘注曰：“鯨魚，小魚也，在水中可觀見，見而不可得，道亦如是。”高誘注文與“稽之不得，察之不虛”意含相近。

又，“近之則疏”句，“疏”字，〈覽冥訓〉作“遠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遠’當作‘疏’，此句涉上句‘遠’字而誤。‘德’、‘革’爲韻，‘疏’、‘魚’爲韻，若作‘遠’則失其韻矣。……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正作‘近’。”

又，“其得之也”等句，〈覽冥訓〉作“其得之乃失之，其失之非乃得之也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非’字義不可通，衍文也。……劉本作‘其失之也，乃得之也’，此依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改。”俞樾云：“‘非’上脫‘未始’二字，‘非’下衍‘乃’字，本作‘其失之，未始非得之也’，故高注曰：‘自謂得道，乃失道也。自謂失道，未必不得道也。’各依正文爲說耳。

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曰：‘其得之也，乃失之也。其失之也，乃得之也。’雖用《淮南》文，然意同而字句故小異矣。”植案：據王、俞二氏之說，似可說明《文子》此處並非襲用《淮南子》文句，當爲與《淮南子》不同文本資料。

第二、“故通於太和者”段：“若未始出其宗”前，〈覽冥訓〉有“純溫以淪，鈍悶以終”，《文子》缺此兩句，文義不能上承。

又，“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”句，〈覽冥〉句前有大段敘說“鉗且、大丙之御”，操持運作，變化莫測，是以“不用”的方式而能就了其御馬之用，此句是結語。《文子》僅存此殘句，與前文文義或文氣均不相連屬，顯見其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

2-5

〔老子曰：〕

昔黃帝之治天下，調日月之行，治陰陽之氣，節四時之度，正律曆之數。別男女，明上下，使強不掩弱，衆不暴寡，民保命而不夭，歲時熟而不凶。百官正而無私，上下調而無尤，法令明而不闇，輔佐公而不阿，田者讓畔，道不拾遺，市不預賈。〔故於此時，〕日月星辰不失其行，風雨時節，五穀豐昌，鳳凰翔於庭，麒麟游於郊。

虛犧氏〔之王天下也，〕枕石寢繩，秋殺冬約，負方州，抱員天，陰陽所擁，沈滯不通者竅理之，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。〔其民童蒙不知西東，〕視瞑瞑，行蹢蹢，侗然自得，莫知其所由，浮游泛然，不知所本，‘罔’¹養不知所如往。當此之時，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，藏其螫毒，功揆天地。

〔至黃帝〕要繆乎太祖之下。然而不章其功，不揚其名，隱真人之道，以從天地之固然，何則？道德上通，而智故消滅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昔〔者，〕黃帝治天下，而力牧、太山稽輔之，‘以治日月之行律’，治陰陽之氣，節四時之度，正律歷之數，別男女，異雌雄，明上下，等貴賤，使強不掩弱，衆不暴寡，〔人〕民保命而不夭，歲時熟而不凶，百官正而無私，上下調而無尤，法令明而不闇，輔佐公而不阿，田者‘不侵’畔，漁者不爭隈，道不拾遺，市不豫賈，城郭不關，邑無盜賊，鄙旅之人相讓以財，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，於是日月精明，星辰不失其行，風雨時節，五穀‘登熟’，虎狼不妄噬，鷙鳥不妄搏，鳳皇翔於庭，麒麟游於郊，青龍進駕，飛黃伏皂，

¹ “罔”字原作“自”，據景宋本改。

諸北、僂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。然猶未及處戲氏之道也。

往古之時，四極廢，九州裂，天不兼覆，地不周載，火熾炎而不滅，水浩洋而不息，猛獸食顓民，鷙鳥攫老弱。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，斷鯀足以立四極，殺黑龍以濟冀州，積蘆灰以止淫水。蒼天補，四極正，淫水涸，冀州平，狡蟲死，顓民生。‘背’方州，抱員天，〔和春、陽夏〕，‘殺秋約冬’，〔枕方寢繩，〕陰陽〔之〕所壅沈不通者，窮理之；逆氣戾物、傷民厚積者，絕止之。當此之時，臥倨倨，興眊眊，一自以爲馬，一自以爲牛，〔其〕行蹢躅，〔其〕視瞑瞑，侗然‘皆得其和’，莫知所由〔生〕，浮游‘不知所求’，〔魍魎不知所往〕。當此之時，禽獸‘蝮’蛇無不‘匿’其爪牙，藏其螫毒，無有攫噬之心。〔考其功烈，上際九天，下契黃壚〕，名聲被後世，光暉重萬物。乘雷車，服駕應龍，驂青虬，援絕瑞，席蘿圖，黃雲絡，前白螭，後奔蛇，浮游逍搖，道鬼神，登九天，朝帝於靈門，‘宓穆’休于太祖之下。然而不彰其功，不揚其‘聲’，隱真人之道，以從天地之固然。何則？道德上通，而智故消滅也。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p.205-210／〈覽冥訓〉辨析，頁88-90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，全章文意並不完整，當係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〈覽冥訓〉此處分別見於《文子》此章與《文子·上禮》第七章。〈上禮〉篇第七章曰：“老子曰：世之將喪性命，猶陰氣之所起也。主闇昧而不明，道廢而不行，德滅而不揚……”，〈覽冥訓〉作“逮至夏桀之時，主闇晦而不明，道瀾漫而不修，棄捐五帝之恩刑，推蹶三王之法籍，是以至德滅而不揚……。”《文子》此兩章，均似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，將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拼湊改造而成。〈覽冥訓〉此數段說明“黃帝之治”不如“處戲氏之道”，並藉此分析古時世代的衰微。認爲“自三代以後者，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，而樂其習俗”。此種標榜遠古自然生活，並認爲隨時代的演進，人爲治術的興起，導致人性渙失，世代衰敗的說法，是道家哲學傳承一項特殊的思想發展。它與《莊子》中〈駢拇〉、〈馬蹄〉、〈胠篋〉、〈天地〉與〈盜跖〉等外、雜篇的思想相近，此種資料應與《莊子》這幾篇的成書有關。以下分四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昔黃帝治天下”段：此段似〈覽冥訓〉解析歷史發展中五個不同政治變化階段的殘文。〈覽冥訓〉先說明黃帝之治的情形，再回溯到宓犧之前往古的樸質世代，接下去提到夏桀時代的昏亂，然後是七國異族晚世的爭戰奪略，最後提到劉漢當今的英明盛世。全段的分析為：（甲）黃帝之時，有賢臣扶佐，百官公正，法令明確，於是日月精明，風雨時節，天下得治，遠方獻貢。但此不及“宓犧氏之道”。（乙）“往古之時，四極廢，九周裂”，天下不堪其生。女媧補蒼天、正四極，窮理陰陽，因而開啓遠古自然無爲的大道之治，“道德上通，而智故消滅。”而見於《上禮》篇第七章處則說明：（丙）夏桀之時，主國君昏庸不明，道德混亂不修，因而君臣不親，骨肉不附，妖虐叢出，在上者只知求神問卜，因此德滅不陽，帝道揜而不興。（丁）戰國之時，諸侯割據，各自制法，習俗各異，彼此舉兵相鬥，連橫合縱從中離間。“世至於枕人頭，食人肉，殖人肝，飲人血”。（戊）西漢之時，天子居於上位，持道德、輔仁義，近者獻智，遠者懷德，四海賓服，天下混而爲一，終得接迎天德。〈覽冥訓〉對此五個階段分別論說，文義完整。《文子》此章僅〈覽冥訓〉前兩段殘文，而〈上禮〉篇第七章則爲後三段殘文。其中缺少區別不同時代的重要語句，多處文義不通，但保留部份《淮南子》舊文。

又，“調日月之行，治陰陽之氣”兩句，〈覽冥訓〉作“以治日月之行律，治陰陽之氣”。高誘注曰：“律，度也。”陳觀樓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律’下本無‘治’字，‘律陰陽之氣’與上下相對爲文，讀者誤以‘律’字屬上讀爲句，則‘陰陽之氣’似字文不成義，故又加‘治’字耳。高注：‘律，度也’三字本在‘律陰陽之氣’下，傳寫誤在‘律’字之下，‘陰陽’之上，隔斷上下文義，遂致讀者之惑。”但劉文典云：“《北堂書抄》四引，作‘理日月之行，治陰陽之氣’。”植案：高誘所見文本與竄入《文子》中《淮南子》別本有異。

又，“民保命而不夭”句，“民”字前，〈覽冥訓〉有“人”字。劉家立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人’字乃衍文。‘民保命而不夭，歲時孰而不凶’，皆六字爲句，下文‘百官正而無私’四句亦同。此蓋由唐人避諱改‘民’爲‘人’，後之校書者記‘民’字於旁，而寫者遂誤入正文也。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作‘民保命而不夭’，無‘人’字。”

第二、“慮犧氏之王天下也”段：此段〈覽冥訓〉以“然猶未及慮戲氏之道也”結束上段對“黃帝治天下”的敘說，而以“往古之時，四極廢，九州裂……”開啓另段，但其中並未出現“慮戲氏”之名，而有“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”句，當是因襲“慮犧氏”、“女媧氏”古時並世的神話傳說。

“陰陽所擁沈滯不通者”句，〈覽冥訓〉作“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當依《文子》作‘陰陽所擁，（擁、壅古字通。）沈滯不通者’。今本‘所’上衍‘之’字，‘沈’下脫‘滯’字，則句法參差，且與下文不對。”

又，“浮游泛然，不知所本，罔養不知所如往”三句，俞樾云：“‘本’乃‘求’字之誤。《淮南》〈覽冥〉篇作‘浮游不知所求’是也。‘汎然’二字，《淮南》所無，當爲衍文。‘自養’當爲‘罔養’。《後漢書·馬嚴傳》注曰：‘罔養、猶依違也。’本疊字。《莊子》〈天地〉篇之‘罔象’。《楚辭·哀時命》之‘罔兩’，並字異而義同。‘如’字衍文，‘浮游不知所求，罔養不知所往’。浮求爲韻，養往爲韻，二句乃韻語也。《淮南》作‘浮游不知所求，魍魎不知所往。’‘罔兩’二字皆從鬼，此寫者誤增。蓋淺人以爲是不逢不若之義，而不知‘浮游’、‘罔兩’，皆形容當時之民之不識不知，非謂魍魎魍魎，莫能逢之也。”

又，“禽獸蟲蛇”句，〈覽冥訓〉作“禽獸蝮蛇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蝮蛇’本作‘蟲蛇’。……‘禽獸’、‘蟲蛇’，相對爲文，所包甚廣。改‘蟲蛇’爲‘蝮蛇’，則舉一漏百，且與‘禽獸’二字不類矣。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正作‘禽獸蟲蛇’。”此段《文子》保存《淮南子》舊文。

第三、“至黃帝要謬祖之下”段：首句，〈覽冥訓〉作“宓穆修於太祖之下”。〈覽冥訓〉此處連接上文，描述女媧的功烈，說明黃帝治天下不及伏羲之道。《文子》重提“至黃帝”三字，全句不可理解，整段說理亦無對比性的辨析，顯爲殘文，“至黃帝”三字當爲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所加。“隱真人之道”句，〈覽冥訓〉同。此處文意在貶抑“黃帝之治”，“真”字似爲“聖”字之誤，先秦文獻常以“聖人”讚譽黃帝，尙未見稱黃帝爲“真人”者。

2-6

〔老子曰：〕

天不定，日月無所載，地不定，草木無所立，身不寧，是非無所形。是故“有真人而後有真知”，其所持者不明，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？

*

積惠重‘厚’¹，使萬民欣欣，人樂其生者，仁也。舉大功，顯令名，體君臣，正上下，明親疏，存危國，繼絕世，立無後者，義也。閉九竅，藏志意，棄聰明，反無識，芒然仿佯乎塵垢之外，逍遙乎無事之際，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，德也。是故道散而為德，德溢而為仁義，仁義立而道德廢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夫天不定，日月無所載；地不定，草木無所‘植’；〔所立於〕身〔者〕不寧，是非無所形。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。其所持者不明，‘庸詎’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？

*

〔今夫〕積惠重厚，累愛襲恩，以聲華嘔符、嫗掩萬民百姓，使‘知之訢然’，人樂其‘性’者，仁也。舉大功，‘立顯名’，體君臣，正上下，明親疏，等貴賤，存危國，繼絕世，決挈治煩，興毀宗，立無後者，義也。閉九竅，藏‘心志’，棄聰明，反無識，芒然仿佯于塵埃之外，〔而〕消搖于無事之‘業’，含陰吐陽，而萬物和同者，德也。是故道散而為德，德溢而為仁義，仁義立而道德廢矣。《淮南子·傲真訓》p. 58-59／〈傲真訓〉辨析，頁 58-60

¹ “厚”字原作“貨”，據《太平御覽》卷四百一十九引文改。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按文意可分為兩段，彼此並不連貫，見於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處，雖兩段接連，但文意亦不相承接。第一段文字，直接發揮《莊子》“真人”的思想，而見於〈俶真訓〉處，與其上下文關連不大，可能為錯簡，或劉安解《莊》資料殘文。《文子》此段似《淮南子》別本竄入。第二段文意完整，用語簡要，從道家思想角度，提出“仁”、“義”與“德”的積極性意含，並解釋“道德”與“仁義”的不同功效，認為“仁義立”即“道德廢”，應承襲《老子》或竹簡《文子》的思想，而有所發揮改造。部份文句仍出自《莊子》。¹此段資料可能原屬受文子學派影響並與《莊子》一書有關的思想資料，保存於“文子外編”中，為《淮南子》所引用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天不定”段：此段內容似直接襲自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，但與〈大宗師〉篇論述與思索的方式不同。此種情形與〈俶真訓〉第一章相似，均為“解說”性質，應與劉安關於《莊子》一書整理與注解之事有關。〈大宗師〉篇曰：“知天之所為，知人之所為者，至矣。知天之所為者，天而生也；知人之所為者，以其知之所知，以養其知之所不知，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，是知之盛也。雖然，有患。夫知有所待而後當，其所待者特未定也。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？所謂人之非天乎？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。”〈大宗師〉篇此處強調“天”、“人”雖然有別，但就人實際運作而言，“天”與“人”的分辨為不定。且只有在人存實質基礎之上，任何辨析的作用才能發生功效。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此處，所謂“天不定，日月無所載，地不定，草木無所立，身不寧，是非無所形”完全由正面直述“有定”之理，與《莊子》多向思索與提問的方式不同。而就全段文意來看，恐亦有脫文。“有真人而後有真知”句，出自〈大宗師〉篇，“其所持者未明”與“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”²兩句，似改動《莊子》文句。

¹ “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，逍遙乎無為之業”，出自〈大宗師〉，〈刻意〉篇有“語大功，立大名，禮君臣，正上下，為治而已矣”等句，與《文子》此章相近。

² 此句《齊物論》作“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”。

又，“身不寧”三字，〈俶真訓〉作“所立於身者不寧”，此處“天不定”，“地不定”，“身不寧”相對爲文，前後對稱，“所立於”四字恐衍。何寧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所立於身者不寧’當作‘身不寧’。‘所立’原作‘所植’，涉上文而衍。後人以兩‘所植’複，依高注改‘植’爲‘立’，又於‘身’上加‘於’字，‘身’下加‘者’字以就誤文耳。天不定，日月無所載；地不定，草木無所植；身不寧，是非無所形：皆以八字排比爲句，作‘所立於身者不寧’，則句法參差，且義不可解矣。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正作‘身不寧，是非無所形’，是其證。”又，“立”字，〈俶真訓〉作“植”，高誘注：“植，立也。”植案：《文子》的記述與今《淮南子》文本，似有不同。

第二、“積惠重厚”段：此段分別解釋“仁”、“義”、“德”三者的意義，並提出它們與“道”的關連，與有竹簡《文子》殘文對應之今本《文子·道德》第三章的論述方式相近。〈道德〉篇第三章以“德、仁、義、禮”爲四經，並分別解析爲：“畜之養之，遂之長之，兼利無擇，與天地合，此之謂德”、“爲上不矜其功，爲下不羞其病，於大不矜，於小不偷，兼愛無私，久而不衰，此之謂仁也”、“爲上即輔弱，爲下即守節，達不肆意，窮不易操，一度順理，不私枉撓，此之謂義也”、“爲上則恭嚴，爲下則卑敬，退讓守柔，爲天下雌，立於不敢，設於不能，此之謂禮也”。“四經”觀念是判斷《文子》資料歸屬，或其學術傳承關連的重要指標之一。它以無爲之“道”爲根基，提出的一種新人文方式的建構。“積惠重厚”段，對於“仁、義”的說明，與“四經”的觀念相符。但對“德”的說明與“閉九竅”等句，卻似受到《莊子》思想影響。〈大宗師〉曰：“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，而遊乎天地之一氣。……假於異物，託於同體；忘其肝膽，遺其耳目；反覆終始，不知端倪；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，逍遙乎無爲之業。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，以觀衆人之耳目哉！”這種“德”的意含與《文子》“德”觀念不同。而“道散而爲德”等三句，則發揮《老子》第三十八章“失道而後德”段的義理，與文子思想以“道”爲“四經”根源的觀念，也不盡相同。此段資料極可能是在道家思想影響下，改造了文子學派的哲學觀念，而表現爲另種人文思索的態度。

又，“貨”字，〈俶真訓〉作“厚”，“貨”字似因形近而誤。“無事之際”〈俶真訓〉作“無事之業”，《莊子》作“無爲之業”。

又，“使萬民欣欣”句，〈俶真訓〉作“使知之訢訢然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使’下不當有‘知’字。”

又，“繼絕世”句下，〈俶真訓〉有“決拏治煩”四字。劉家立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決拏治煩’四字，此誤衍也。〈主術訓〉云‘今人之才，有欲平九州，從方外，存危國，繼絕世，志在直正道邪，決拏理煩。’云云。疑後人據彼文以增之。不知彼言人之才欲存危繼絕，非具直正導邪，決拏理煩之志，不能任之，與此言仁義之道不同，不得據彼以增此也。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作‘舉大功，顯令名，體君臣，正上下，明親疏，存危國，繼絕世，立無後者，義也’，亦無此四字。”

2-7

〔老子曰：〕

神越者言華，德蕩者行偽，至精芒乎中，而言行觀乎外，此不免以身役物也。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；所守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。

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，知九竅四肢之宜，而游乎精神之和，此聖人之游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百圍之木，斬而為犧尊，鏤之以剖劂，雜以青黃，華藻鏤鮮，龍蛇虎豹，曲成文章，然其斷在溝中，壹比犧尊，溝中之斷，則醜美有間矣，然而失木性，鈞也。是故神越者〔其〕言華，德蕩者〔其〕行偽。至精‘亡’於中，而言行觀於外，此不免以身役物矣。夫趨舍行偽者，為精求于外也，精有湫盡，而行無窮極，則滑心濁神，而惑亂其本矣。〔其〕所守者不定，而外淫於世俗之風，所斷差跌者，而內以濁其清明，是故躊躇以終，而不得須臾恬淡矣。

是故聖人內修道術，而不外飾仁義，‘不知耳目之’宜，而游‘于’精神之和。若然者，下揆三泉，上尋九天，橫廓六合，揲貫萬物，此聖人之游也。（接

下章引文)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p.59-61 / 〈俶真訓〉辨析，頁60-61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。〈俶真訓〉此處包含《文子·精誠》此章與下章文字。二者辨析“聖人”與“真人”之別，文意並不完整。〈俶真訓〉似有錯簡竄入，而〈精誠〉篇此章與下章的分隔，也相當武斷。見於〈俶真訓〉者，可能與《莊子·外物》“聖人之所以駢天下”段資料有關。《文子·微明》第十九章有“昔者中黃子曰”段資料，也談及“聖人”、“真人”間的比較。〈精誠〉篇此章與下章，似原屬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《淮南子》引用，但此處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神越者言華”段：此段說明人的精神渙散，德性盪逸，就難免被外物所役使。“精有愁盡”兩句，〈俶真訓〉曰“夫趨舍行偽者，為精求于外也，精有湫盡而行無窮極，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。其所守者不定，而外淫於世俗之風，所斷差跌者，而內以濁其清明，是故躊躇以終，而不得須臾恬淡矣。夫趨舍行偽者，為精求于外也。”〈俶真訓〉此段“而”，“則”等數次連詞的使用，文意不甚清楚。《文子》此處意謂：“精有湫盡”則“行無窮極”，“所守不定”，則“外淫於世俗之風”。所謂“行無窮極”，指行為無所歸趨。《漢書·陳遵傳》：“足下諷頌詩書，苦身自約，不敢差跌，而我放意自恣，浮湛俗間。”¹“浮湛俗間”即“與世浮沉”而“行無窮極”。〈俶真訓〉當有誤字或脫文，“所斷差跌”句，楊樹達云“‘斷’字疑因‘所’字形近而衍。”

又，“愁”字，〈俶真訓〉作“湫”，“湫”，通“適”，盡也。張雙棣云：“‘愁’與‘湫’從‘秋’得聲，並與從‘酋’之‘適’字相通有盡義。”

第二、“是故聖人”段：“知耳目之所宜”句，〈俶真訓〉“知”前並有“不”字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宜’當作‘宜’。《莊子·德充符》‘夫若然者，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’，即《淮南》所本。《文子》〈精

¹ 轉引自許匡一先生《淮南子》全譯上卷頁81，貴州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。

誠〉作‘知九竅四肢之宜，而游乎精神之和’，字正作宜，但‘知’上脫‘不’字耳。”

2-8

〔老子曰：〕

若夫聖人〔之游也〕，即動乎至虛，游心乎太無，馳於方外，〔行於無門，聽於無聲，視於無形，不拘於世，不繫於俗。〕

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，真人不過，賢人所以矯世俗者，聖人不觀。夫人拘於世俗，必形繫而神泄，故不免於累，使我可拘繫者，必其命自在外者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（接上章引文）若夫‘真人’，‘則’動〔溶〕于至虛，而游于‘滅亡之野’，騎蜚廉而從敦圉，馳於‘外方’，休乎宇內，燭十日而使風雨，臣雷公，役夸父，妾宓妃，妻織女，天地之間，何足以留其志！是故虛無者、道之舍，平易者、道之素。

夫人之事其神而矯其精，營慧然而有求於外，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。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，而喝者望冷風于秋，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。夫樛木已青翳，而羸愈痛蝸脘，此皆治目之藥也。人無故求此物者，必有蔽其明者。

聖人之所以‘駭’天下者，真人未嘗過焉；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，聖人未嘗觀焉。夫牛蹄之涔，無尺之鯉；塊阜之山，無丈之材。所以然者何也？皆其營宇狹小，而不能容巨大也。又況乎以無裹之者邪！此其為山淵之勢亦遠矣。

夫人之拘於世也，必形繫而神泄，故不免於‘虛’。使我可‘繫’羈者，必其有命在〔於〕外也。《淮南子·傲真訓》p.61-63／〈傲真訓〉辨析，頁61-62

靜然可以補病，皆摩可以休老，寧可以止遽。雖然，若是，勞者之務也，

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。聖人之所以馘天下，神人未嘗過而問焉；賢人所以馘世，聖人未嘗過而問焉；君子所以馘國，賢人未嘗過而問焉；小人所以合時，君子未嘗過而問焉。《莊子·外物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接續見於〈俶真訓〉，《文子》仍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，但見於〈俶真訓〉處，關於“聖人”、“真人”幾段資料，相當雜亂，恐為錯簡。前後文意並非相連。《文子》僅存其中部份殘句，其中或保留《淮南子》別本部份舊文。

第一、“若夫聖人之遊”段：〈俶真訓〉作“若夫真人”，無“之遊也”，此處為“聖人”與“真人”的分辨，《文子》“聖”字，原當作“真”，而〈俶真訓〉恐脫“之游也”三字。

又，“即動乎至虛，游心乎太無”兩句，〈俶真訓〉作“則動容于至虛，而游心于滅亡之野”。《文子》無“溶”字而有“心”字，〈俶真訓〉有“溶”字而無“心”字，二者可能各有脫文。俞樾云：“‘動’下脫‘容’字，《淮南子》〈俶真〉篇作‘若夫真人則動溶于至虛’。‘容’與‘溶’通。古書中用動容字不必定加水旁也。‘即’與‘則’通，《淮南》作‘則’者，《文子》每作‘即’。”“太無”二字，〈俶真訓〉作“滅亡之野”。《文子》文句較為對稱。

又，“行於無門”五句，〈俶真訓〉無，而為“騎蜚廉”、“從敦圉”、“燭十日”……等等的敘說。〈俶真訓〉此處似有較多的發揮，可能申論“文子外編”原有資料的義理，但《文子》此段顯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

第二、“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”段：此段重見於《淮南子·微明》第十九章。〈微明〉篇此章資料雜亂，其中有文曰：“昔者，中黃子曰：天有五方，地有五行，聲有五音，物有五味，色有五章，人有五位。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。上五有神人、真人、道人、至人、聖人；次五有德人、賢人、智人、善人、辯人；……聖人者，以目視，以耳聽，以口言，以足行。真人者，不視而

明，不聽而聰，不行而從，不言而公。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，真人未嘗過焉；賢人所以驕世俗者，聖人未嘗觀焉。”“聖人者，以目視……不言而公”段，不見於今本《淮南子》。而“故聖人所以動天下”段，也見於《莊子·外物》，〈外物〉篇曰：“聖人之所以賊天下，神人未嘗過而問焉；賢人所以賊世，聖人未嘗過而問焉。”就此項資料見於各書的情況來看，它原先可能為先秦道家某學派辨析人品的史料，與傳說中的“中黃子”或〈外物〉篇的資料來源有關，後輯入“文子外編”中，《淮南子》撰述時曾引用發揮，但〈精誠〉篇此處當為錯簡。

又，見於〈俶真訓〉文句相當雜亂，也有誤字。“聖人所以動天下”，“動”字，〈俶真訓〉作“駭”。按〈俶真訓〉文意，“聖人”駭天下，“賢人”矯世俗，唯“真人”能“動溶於至虛，遊於滅亡之野”，但全段對“聖人”的說明為“內修道術，而不外飾仁義，不知耳目之宜（誤作“宣”），而游于精神之和。若然者，下揆三泉，上尋九天，橫廓六合，揲貫萬物，此聖人之游也。”聖人之操持如此，如何可說“駭天下”？〈俶真訓〉對“聖人”與“真人”的操持也難以區別。“下揆三泉，上尋九天，橫廓六合，揲貫萬物”數句，不似對聖人的描述。《文子》無此數句，上章曰：“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，知九竅四肢之宜，而遊心於精神之和，此聖人之遊。”按《文子》文意，聖人不以仁義飾外而內修道術，遊心於精神之和而慎擇處身之所宜。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當均為殘文。

又，“不免於累”句，“累”字，〈俶真訓〉作“虛”，前文有“人拘于世”句，人若為世俗所拘繫，必當有所“累”，“虛”字恐誤。

又，“必其命自在外者矣”句，〈俶真訓〉作“必其有命在於外也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曰：“‘有命在於外’當作‘命有在外’，言既為人所係羈，則命在人而不在我也。今本‘命’‘有’二字誤倒，則文義不明。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正作‘必其命有在外者矣’。《莊子》〈山木〉篇‘物之所利，乃非己也，吾命有在外者也’，即《淮南》所本。”

2-9

〔老子曰：

人主之思，〕神不馳於胸中，智不出於四域，懷其仁誠之心，甘雨以時，五穀蕃植，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月省時考，終歲獻貢，養民以公，威厲不誡，法省不煩，教化如神，法寬刑緩，囹圄空虛，天下一俗，莫懷姦心，〔此聖人之恩也。〕

夫上好取而無量，即下貪功而無讓，民貧苦而紛爭生，事力勞而無功，智詐萌生，盜賊滋彰，上下相怨，號令不行。夫水濁者魚險，政苛者民亂。上多欲即下多詐，上煩擾即下不定，上多求即下交爭，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，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，抱薪而救火。

聖人事省而治，求寡而贍，不施而仁，不言而信，不求而得，不為而成，〔懷自然，〕保至真，抱道推誠，天下從之，如響之應聲，影之像形，所修者本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‘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’，神不馳於胸中，智不出於四域，懷其仁誠之心，甘雨‘時降’，五穀蕃植，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。月省時考，歲終獻功，以時嗜穀，祀于明堂，明堂之制，有蓋而無四方，風雨不能襲，寒暑不能傷。遷延而入之，養民以公。其民樸重端慤，不忿爭而財足，不勞形而功成。因天地之資，而與之和同，是故威厲而不‘殺’，刑錯而不用，法省〔而〕不煩，〔故其〕化如神。其地南至交趾，北至幽都，東至暘谷，西至三危，莫不聽從。當此之時，法寬刑緩，囹圄空虛，〔而〕天下一俗，莫懷姦心。

末世之政則不然，上好取而無量，下貪‘狼’而無讓，民貧苦而忿爭，事力勞而無功，智詐萌‘興’，盜賊滋彰，上下相怨，號令不行。執政有司不務反道，矯拂其本，而事修其末，削薄其德，曾累其刑，而欲以為治，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，捭悅而狎犬也，亂乃逾甚。

夫水濁則魚噉，政苛則民亂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，爲之圈檻，供其嗜欲，適其飢飽，違其怒恚，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，刑有所劫也。是以上多‘故’則下多詐，上多事則下多能，上煩擾則下不定，上多求則下交爭。不‘直’之於本，而‘事’之於末，譬猶揚堞而弭塵，抱薪以救火也。

故聖人事省而〔易〕治，求寡而〔易〕贍，不施而仁，不言而信，不求而得，不為而成，〔塊然〕保真，抱德推誠，天下從之，如響之應聲，景之像形，其所修者本也。刑罰不足以移風，殺戮不足以禁姦，唯神化為貴。至精為神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p. 271-2／〈主術訓〉辨析，頁150-152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，〈主術訓〉此處分為三段，首兩段辨析“神農治天下”與“末世之政”的差異，然後提出“聖人之治”的說明，立論清晰，文意完整。《文子》此章不見此種對較性說明。〈主術訓〉彼處文字，具有“埒略衰世古今之變”的形式，讚揚遠古無為而自然的盛世，批判後代貪婪繁瑣的人為統治，與《莊子》部份資料的思想相通，似原屬於輯入“文子外編”的先秦史料，《淮南子》引用並加以闡發，但《文子》此章，卻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，並經後人編輯改動。

第一、“人主之思”段：此段首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昔者神農之治天下”。《文子》此段論述天下之治事，不當說成“人主之思”。段後有“此聖人之恩”，此一結論與前文文意不能連貫，與首句也不能呼應，恐均為後人編輯時所加。

“威厲而不誠”句，“誠”字，〈主術訓〉作“殺”，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殺’本作‘試’，此後人以意改之也。《荀子》〈議兵〉、〈宥坐〉兩篇及《史記·禮書》並云：‘威厲而不試，刑錯而不用’。不試猶不用也。若云‘不殺’，則非其旨矣。《太平御覽》〈皇黃部〉引此，正作‘不試’，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同。”今本《文子》各本無均作“誠”，無作“試”者，不知王念孫所云與“文子精誠篇同”所據為何種版本。“誠”與“試”字，恐因形近而誤，但與〈主術訓〉作“殺”不同。

又，“甘雨以時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甘雨時降”。劉文典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御覽》七十八引作‘甘雨以時’。”王叔岷云：“案：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亦作‘甘雨以時’。”

又，“終歲獻貢”句，俞樾云：“‘貢’讀爲‘功’，古字通用。《周易·繫辭傳》：‘六爻之義易以貢。’苟作功，是其證也。《周禮·典婦功》曰：‘及秋獻功。’典絲曰：‘及獻功，則受良功而藏之。’並可以說此獻功之義。《淮南子》〈主術〉篇，正作‘歲終獻功’。”

第二、“夫上好取”段：見於〈主術訓〉處，前有“末世之政則不然”句，以與上段“昔者神農之治天下”作比較。

“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，抱薪而救火”兩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譬猶揚堞而弭塵，抱薪以救火也。此兩句近於〈覽冥〉“是猶抱薪而救火，鑿竇而出水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“‘出’當爲‘止’字，字之誤。……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‘鑿渠而止水，抱薪而救火’，即用《淮南》之文。”植案：〈精誠〉篇此處保留《淮南子》舊文。

第三、“聖人事省而治”段：全段內容均見於〈主術訓〉。“懷自然，保至真，抱道推誠”三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塊然保真，抱德推誠”，《文子》似保留《淮南子》不同文本資料。

2-10

〔老子曰：〕

精神越於外，智慮蕩於內者，不能治形。神之所用者遠，則所遺者近。故“不出於戶以知天下，不窺於牖以知天道，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”〔此言精誠發於內，神氣動於天也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白公勝慮亂，罷朝而立，倒杖策，鋟上貫頤，血流至地而弗知也。鄭人聞之曰：“頤之忘，將何不忘哉！”此言精神〔之〕越於外，智慮〔之〕蕩於內，則不能‘漏理’〔其〕形〔也〕。〔是故〕神之所用者遠，則所遺者近也。故〔老子曰〕：“不出戶以知天下，不窺牖以見天道。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”此之謂也。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p. 412 / 〈道應訓〉辨析，頁337-338

白公勝慮亂，罷朝，倒杖而策銳貫頤，血流至於地而不知。鄭人聞之曰：“頤之忘，將何爲忘哉！”故曰：“其出彌遠者，其智彌少。”《韓非子·喻老》

白公勝慮亂，罷朝而立，倒杖策，鋟上貫頤，血流至地而弗知也。鄭人聞之曰：“頤之忘，將何不忘哉？”意之所屬著，其行足躓株堦，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。《列子·說符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與《韓非子·喻老》，《列子·說符》也有相同記述。“白公勝慮亂”事，似先秦流傳故事，〈喻老〉篇與〈道應訓〉分別用來解喻《老子》第四十七章經文，而〈道應訓〉文字似直接取自〈喻老〉篇。但〈道應訓〉與《文子》文字互見部份，卻未見於〈喻老〉篇。〈精誠〉篇章末“此言精誠發於於內，神氣動於天”兩句，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、《文子》與《韓非子·喻老》三者，在解《老》傳承上有重要關連，此處三者間似存在不同的解喻或闡釋方式。《老子》第四十七章曰：

不出戶，知天下；不闚牖，見天道。其出彌遠、其知彌少。是以聖人不行而知、不見而名，不為而成。

〈喻老〉篇解釋的全文爲：

空竅者，神明之戶牖也。耳目竭於聲色，精神竭於外貌，故中無主。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，故曰：“不出於戶，可以知天下；不闚於牖，可以知天道。”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。

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，俄而與於期逐，三易馬而三後。襄主曰：“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。”對曰：“術已盡，用之則過也。凡御之所貴，馬

體安於車，人心調於馬，而後可以進速致遠。今君後則欲逮臣，先則恐逮於臣。夫誘道爭遠，非先則後也。而先後心皆在於臣，上何以調於馬，此君之所以後也。”

白公勝慮亂，罷朝，倒杖而策銳貫顙，血流至於地而不知。鄭人聞之曰：“顙之忘，將何為忘哉！”故曰：“其出彌遠者，其智彌少。”此言智周乎遠，則所遺在近也，是以聖人無常行也。

能並智，故曰：“不行而知。”

能並視，故曰：“不見而明。”

隨時以舉事，因資而立功，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，故曰：“不為而成。”

〈喻老〉篇此處的資料並不完整，其中趙襄主段文字似與《老子》第四十七章的文義無關。〈道應訓〉的結構為：

白公勝慮亂……將何不忘哉／此言精神之越於外……／故老子曰：“不出戶以知天下……其知彌少。”／此之謂也。

〈精誠〉篇文字的結構為：

精神越於外……／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……／此言精誠發於內，神氣動於天也。

在上引三者資料的述說中，均以“此言”或“此之謂”來作為解證的形式。

〈喻老〉篇前句“此言”是以“神明之不離其實”，來解證《老子》“不出戶”等四句的義理。後句“此言”是以“智周乎遠，則所遺在近”，以解證《老子》第四十七章“其出彌遠者，其智彌少”後二句的義理。”

〈道應訓〉“此言”，是藉“白公勝慮亂”之事，來佐證“精神越於外”段，並解證《老子》第四十七章全章的旨意。而段後“此之謂也”四字，是就《老子》此章義理，來總結前文的敘說。

〈精誠〉篇“此言”，是以“精誠發於內，神氣動於天也”兩句，來闡釋《老子》第四十七章旨意，此兩句近於〈喻老〉篇所稱“神明之不離其實”。

〈精誠〉與〈道應〉兩篇中，“精神越於外”段，發揮〈喻老〉篇“神明

不離其實”與“智周乎遠，則所遺在近”的思想。這些資料的產生，應後於〈喻老〉篇的成書，屬輯入“文子外編”資料。此處以“精誠”、“精神”與“神氣”等觀念來闡釋《老子》經文，顯出解《老》傳承晚期的思想，或許與文子學派的後續發展有關，〈道應〉撰寫時或曾參考此類資料。

2-11

〔老子曰：〕

冬日之陽，夏日之陰，萬物歸之而莫之使。極自然至精之感，弗召自來，不去而往，窈窈冥冥，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。待目而照見，待言而使命，其於治難矣。皋陶喑而為大理，天下無虐刑，何¹貴乎言者也。師曠瞽而為太宰，晉國無亂政，何²貴乎見者也。不言之令，不視之見，聖人所以為師也。

民之化上，不從其言，從其所行。故人君好勇，弗使鬥爭，而國家多難，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；人君好色，弗使風議，而國家昏亂，其積至於淫泆之難矣。

故聖人精誠別於內，好憎明於外，出言以副情，發號以明指。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，殺戮不足以禁姦，唯神化為貴，精至為神。精之所動，若春氣之生，秋氣之殺。

故君子者，其猶射者也，於此毫末，於彼尋丈矣！故〔理³人者，〕慎所以感之。

¹ “何”字，景宋本、朱弁注本作“有”。

² 同上。

³ “理”字，《群書治要》引、朱弁注本均作“治”，“理”字疑唐人避高宗諱改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{ 刑罰不足以移風，殺戮不足以禁姦，唯神化為貴。‘至精為神’。} 夫疾呼不過聞百步，志之所在，踰于千里。

冬日之陽，夏日之陰，萬物歸之，而莫使‘之然’。‘故至精之像’，弗招而自來，‘不麾’而自往，窈窈冥冥，不知為之者誰，而功自成。智者弗能誦，辯者弗能形。

昔孫叔敖恬臥，而郢人無所害其鋒；市南宜遼弄丸，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。鞅韜鐵鎧，瞋目扼擊，其於以御兵刃，縣矣！券契束帛，刑罰斧鉞，其於以解難，薄矣！待目而照見，待言而使‘令’，其於為治，難矣！

蘧伯玉為相，子貢往觀之，曰：“何以治國？”曰：“以弗治治之。”簡子欲伐衛，使史黯往觀焉。還反報曰：“蘧伯玉為相，未可以加兵。”固塞險阻，何足以致之！

故皋陶喑而為大理，天下無虐刑，‘有’貴于言者也。師曠瞽而為太宰，晉無亂政，‘有’貴于見者也。故不言之令，不視之見，‘此伏羲、神農之’所以為師也。

〔故〕民之化〔也〕，不從其〔所〕言，〔而〕從其所行。故‘齊莊公’好勇，不使鬥爭，而國家多難，其漸至于‘崔杼’之亂。‘頃襄’好色，不使風議，而‘民多’昏亂，其積至‘昭奇’之難。{ 故至精之所動，若春氣之生，秋氣之殺也，雖馳傳驚置，不若此其亟。故君人者，其猶射者乎！於此豪末，於彼尋常矣。故慎所以感之也。}

*

夫榮啓期一彈，而孔子三日樂，感于和。鄒忌一徽，而威王終夕悲，感于憂。動諸琴瑟，形諸音聲，而能使人為之哀樂。縣法設賞，而不能移風易俗者，其誠心弗施也。甯戚商歌車下，桓公喟然而寤矣，至精入人深矣！故曰：“樂，聽其音則知其俗，見其俗則知其化。孔子學鼓琴於師襄，而論文王之志，見微以知明矣。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、夏之風，論近以識遠也。作之上古，施及千歲而文不滅，況於並世化民乎！

湯之時，七年旱，以身禱於桑林之際，而四海之雲湊，千里之雨至。抱質效誠，感動天地，神諭方外，令行禁止，豈足為哉！‘古聖王’至精‘形’於

內，〔而〕好憎‘忘’於外，出言以副情，發號以明旨，陳之以禮樂，風之以歌謠，業貫萬世而不壅，橫局四方而不窮，禽獸昆蟲與之陶化，又況於執法施令乎！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p. 273-5 / 〈主術訓〉辨析，頁 153-157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與下章均見接續於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。全章論述“至精”與“神化”的效用，強調刑罰、殺戮不足以移風禁姦，不但與三晉法家重刑施罰的思想不同，也與齊法家強調禮樂的功能有異。這種奠基在“精誠”觀念之上的人文建構，應是先秦道家哲學推衍的一項重要成果。此章與下章資料原屬“文子外編”，但以《淮南子》別本樣式竄入《文子》，保留部份《淮南子》舊文與句序。以下分四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冬日之陽”段：〈精誠〉篇此段文義，與本章末句相呼應，說明治人者應謹慎“自然至精”的感應。見於〈主術訓〉處，以“夫疾呼不過聞百步，志之所在，踰于千里”、“冬日之陽，夏日之陰，萬物歸之，而莫使之然”兩事例，說明“至精”的觀念。二者敘說的結構不同，《淮南子》似引述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加以申論。“待目而照見……難矣”數句，見於〈主術訓〉處說明：“昔孫叔敖恬臥，而郢人無所害其鋒”，所以“鞅鞅鐵鎧，瞋目扼擊，其於以御兵刀，縣矣！”；“市南宜遼弄丸，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”，所以“券契束帛，刑罰斧鉞，其於以解難，薄矣”。但“待目而照見，待言而使令，其於為治，難矣”，卻後接“蘧伯玉為相，子貢往觀之”與“簡子欲伐衛，使史黯往觀焉”兩事。文意似有間斷。《文子》直接以“皋陶暗而為大理，天下無虐刑”、“師曠瞽而為太宰，晉無亂政”來說明“言”與“見”的不可貴。〈主術訓〉整段文句結構，並不整齊。

第二、“民之化上”段：“化上”二字，〈主術訓〉無“上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民之化也’本作‘民之化上也’。下句‘其’字，正指上而言，脫‘上’字，則義不相屬。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正作‘民之化上’。”

又，“劫殺之亂”與“淫佚之難”兩種泛稱，〈主術訓〉均以“崔杼之亂”、

“昭奇之難”具體事例來說明。

第三、“故聖人精誠別於內”段：此段分別見於〈主術訓〉不同段落，前後次序有異。

“故聖人精誠別於內，好憎明於外”兩句，“別”字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形”。王叔岷云：“‘別’當作‘刑’，字之誤。‘刑’與‘形’同。《治要》引此正作‘形’。《淮南子》同。”“明”字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忘”。聖王不當有好憎之意，“明”字誤，當據〈主術訓〉作“忘”。

第四、“故君子”段：“君子”一詞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君人者”。《淮南子》全書“君人者”出現六次，《文子》則無。

又，“尋常”二字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尋常”。八尺爲“尋”，十尺爲“丈”，十六尺爲“常”，此處“尋丈”、“尋常”似均可通。

又，“理人者”句，〈主術訓〉無。

2-12

〔老子曰：〕

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，誠心不抱也。故聽其音則知其風，觀其樂即知其俗，見其俗即知其化。夫抱真效誠者，感動天地，神踰方外，令行禁止。〔誠通其道而達其意，雖無一言，天下萬民、〕禽獸、鬼神與之變化。故太上神化，其次使不得為非，其下賞賢而罰暴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夫榮啓期一彈，而孔子三日樂，感于和。鄒忌一黜，而威王終夕悲，感于憂。動諸琴瑟，形諸音聲，而能使人爲之哀樂。縣法設賞，而不能移風易俗者，

‘其’誠心‘弗施’也。

甯戚商歌車下，桓公喟然而寤矣，至精入人深矣！故曰：樂，聽其音則知其‘俗’，見其俗則知其化。

孔子學鼓琴於師襄，而論文王之志，見微以知明矣。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、夏之風，論近以識遠也。作之上古，施及千歲而文不滅，況於並世化民乎！湯之時，七年旱，以身禱於桑林之際，而四海之雲湊，千里之雨至。抱‘質’效誠，感動天地，神諭方外，令行禁止，豈足為哉！

古聖王至精形於內，而好憎忘於外，出言以副情，發號以明旨，陳之以禮樂，風之以歌謠，業貫萬世而不墜，橫局四方而不窮，‘禽獸〔昆蟲〕與之’陶‘化’，又況於執法施令乎！故太上神化，其次使不得為非，其次賞賢而罰暴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／p. 275-6／〈主術訓〉辨析，頁155-157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前引段落，全章內容承接上章，原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，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加“老子曰”於章前。全章文意並不連貫，見於〈主術訓〉者文氣亦顯散亂。全章闡發《老子》“太上神化”的思想，並引述其第十七章經文。

“懸法設賞”句，“誠心不抱”，〈主術訓〉作“誠心弗施”。“誠心”一詞，〈文子〉另見於“誠心可以懷遠”（〈道原〉篇；《淮南子》同）、“推其誠心”（〈精誠〉篇；《淮南子》同）、“誠心不精”（〈精誠〉篇）。“誠心”即可“懷遠”，故《文子》此處作“誠心不抱”，而“誠心”可推而廣之，故《淮南子》作“弗施”，二者文字記述不同。

又，“故聽其風”等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故曰：‘樂，聽其音則知其俗，見其俗則知其化。’”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樂’字與下文義不相屬，當有脫文。《文子》〈精誠〉作‘故聽其音則知其風，觀其樂即知其俗，見其俗即知其化。’”《呂氏春秋·音初》曰：“凡音者，產乎人心者也。感於心則蕩乎音，音成於外而化乎內，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，察其風而知其志，觀其志而知其德。盛衰、賢不肖、君子小人皆形於樂，不可隱匿，故曰樂之為觀也

深矣。”“聽音知風”、“觀樂知俗”、“見俗知化”的操持，與周史官的職責有關。〈主術訓〉似引述前人資料，當取自“文子外編”，今本有脫文。

又，“令行禁止”句下，〈主術訓〉作“豈足為哉”，二者文義有別。《文子》指“抱真效誠者”能政令有行、禁制可止。而〈主術訓〉則意謂：能“抱質效誠者”，可“感動天地，神踰方外”，“令行禁止”不足以達致如此效果。

又，“誠通其道而達其意”三句，〈主術訓〉無。〈主術訓〉此處作“古聖王至精形於內，而好憎忘於外，出言以副情，發號以明旨，陳之以禮樂，風之以歌謠，業貫萬世而不壅，橫局四方而不窮，禽獸昆蟲與之陶化，又況於執法施令乎！”〈主術訓〉此段思想與前文“令行禁止，豈足為哉”文義，似相矛盾。“出言”、“發號”均是禁制性的作為。而“陳之以禮樂，風之以歌謠”也與《老子》所謂“太上神化”的思想有違。《淮南子》似參照“文子外編”資料而另作發揮。

又，“禽獸鬼神”句，“鬼神”二字，〈主術訓〉作“昆蟲”。高誘注此句曰：“昆蟲或作鬼神。”高誘似曾見《淮南子》別本。

2-13

〔老子曰：大道無為，無為即無有，無有者不居也，不居者即處而無形，無形者不動，不動者無言也，無言者即靜而無聲，無形無聲者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是謂微妙，是謂至神。“綿綿若存”，“是謂天地之根。”〕

道，無形無聲，故聖人強為之形，以一字為名。天地之道，大以小為本，多以少為始。天子以天地為品，以萬物為資，功德至大，勢名至貴，二德之美與天地配，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為天下母。〕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資料並不完整，但與竹簡《文子》思想相類。竹簡《文子》編號 899 簡文有：“下，先始于后，大始于小，多始于少”，即與此章“天地之道”數句，文句相近。全章不但引述《老子》經文，論述的內容也似直接承襲《老子》。我們認為此章應是《文子》古本資料的殘文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大道無爲”段：此段內容與表達方式，近於〈道原〉篇第十章不見於《淮南子》部份，二者原先可能屬於同篇資料。此處說明大道環周的程序，其結構爲：



“大道”即是“天地之根”，透過“無爲”、“無有”、“不居”、“無形”、“不動”、“無言”、“無聲”、“微妙”、“至神”等展現的程序，終仍復返於“大道”。“道”透過自身的展示，而表現爲“天地之根”，這與《老子》首章所謂“無名萬物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”（帛書本文句）、“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”（第六章）、“有物混成……可以爲天下母”（第二十五章）的哲學作用相同。

第二、“道無形無聲”段：“道”本無形聲之界定，聖人強“形”之以“一字之名”。“形”的作用是推衍與設定，同時也是對“道”的述說。“道”展現爲天地萬物的本然運作。故天子以天地爲法式，以萬物爲資用，因循大道以爲天下母。

2-14

〔老子曰：〕

賑窮補急則名生，起利除害即功成。世無災害，雖聖無所施其

德，上下和睦，雖賢無所立其功。

故至人之治，含德抱道，〔推誠樂施，〕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。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，故“道可道，非常道也，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”著於竹帛，鏤於金石，可傳於人者，皆其粗也。

三皇五帝三王，殊事而同心，異路而同歸。末世之學者，不知道之所體一，德之所總要，取成事之跡，跪坐而言之，雖博學多聞，不免於亂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振〔困〕窮，補‘不足’，則名生；‘興’利除害，伐亂禁暴，‘則’功成。世無災害，雖‘神’無所施其德；上下和‘輯’，雖賢無〔所〕立其功。

昔容成氏之時，道路鴈行列處，託嬰兒於巢上，置餘糧於晦首，虎豹可尾，虺蛇可蹠，而不知其所由然。

逮至堯之時，十日並出，焦禾稼，殺草木，而民無所食。獫狁、鑿齒、九嬰、大風、封豨、修蛇。皆爲民害。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，殺九嬰於凶水之上，繳大風於青丘之澤，上射十日而下殺獫狁，斷脩蛇於洞庭，禽封豨於桑林。萬民皆喜，置堯以爲天子。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。

舜之時，共工振滔洪水，以薄空桑，龍門未開，呂梁未發，江、淮通流，四海溟涬，民皆上丘陵，赴樹木。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，闢伊闕，導瀍、澗，平通溝陸，流注東海。鴻水漏，九州乾，萬民皆寧其性。是以稱堯、舜以爲聖。

晚世之時，帝有桀、紂，桀爲璇室、瑤臺、象廊、玉床，紂爲肉圃、酒池，燎焚天下之財，罷苦萬民之力。剗諫者，剔孕婦，攘天下，虐百姓。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，放之夏臺，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，殺之於宣室，天下寧定，百姓和集，是以稱湯、武之賢。由此觀之，有賢聖之名者，必遭亂世之患也。

〔今〕至人‘生亂世之中’，含德‘懷’道，〔拘〕無窮之智，〔鉗口〕寢說〔，遂〕不言〔而死者眾矣，然〕天下莫知貴其不言‘也’。故“道可道，

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著於竹帛，鏤於金石，可傳於人者，其粗也。

五帝三王，殊事而同‘指’，異路而同歸。晚世學者，不知道之所‘一體’，德之所總要，取成之跡，〔相與〕‘危’坐而說之，鼓歌而舞之，故博學多聞，〔而〕不免於‘惑’。《詩》云：“不敢暴虎，不敢馮河。人知其一，莫知其他。”此之謂也。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p. 253-257 / 〈本經訓〉辨析，頁134-136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按文意可分為三段，均見於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。全章資料並不完整，似“文子外編”殘文竄入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賑窮補急”段：“賑窮補急則名生，起利除害即功成”兩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振困窮，補不足，則名生；興利除害，伐亂禁暴，則功成。”。《文子》文句對稱，文意簡要古樸。“雖聖無所施其德”句，“聖”字，〈本經訓〉作“神”。下文曰：“雖賢無所立其功”，古書多“聖賢”連稱，“神”字恐誤。此段見於〈本經訓〉者之後有四段文字，分別就“容成氏之時”、“堯之時”、“舜之時”與“晚世之時”，說明世代衰變的情況，並用以闡述“功名”的生成在於亂世的所需。似發揮“文子外編”資料的思想。

第二、“故至人之治”段：此段雖以“故”字申論前段文意，但上段已言“雖聖無所施其德”，此段卻說“至人之治，含德抱道，推誠樂施”，二者內容不能通貫。“故至人之治”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今至人生亂世之中”，接續前文世代變遷的形式。此處《淮南子》論列衰世之變，劉安當不敢稱所處時代為亂世。《淮南子》一書凡指稱劉漢之時，均極力讚譽。如：

昔者，黃帝治天下……然猶未及虛戲氏之道也。往古之時……逮至夏桀之時……晚世之時，七國異族，諸侯制法……逮至當今之時，天子在上位，持以道德，輔以仁義，近者獻其智，遠者懷其德，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，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，天下混而為一，子孫相代。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。〈覽冥訓〉

禹之時……秦之時……逮至高皇帝，存亡繼絕，舉天下之大義，身自奮

袂執銳，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。……逮至暴亂已勝，海內大定，繼文之業，立武之功，履天子之圖籍，造劉氏之貌冠，總鄒、魯之儒墨，通先聖之遺教，戴天子之旗，乘大路，建九旂，撞大鍾，擊鳴鼓，奏〈咸池〉，揚干戚。當此之時，有立武者見疑。〈汜論訓〉

顯見〈本經訓〉此處資料，原不屬於《淮南子》文本，可能為“文子外編”文字竄入，或屬他處資料，但不能接於前四段之後。且此段文意也不能與前文連貫。〈本經訓〉“晚世之時”段末“由此觀之，有賢聖之名者，必遭亂世之患也”三句，即為該處的結論。

又，“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”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拘無窮之智，鉗口寢說，遂不言而死者眾矣”。此處《文子》文義與〈本經訓〉差異頗大。“無窮之智”句，在“含德抱道，推誠樂施”之後，主語均應指“至人”，意謂“至人的治世，雖有無窮的智術，但寢息而不言說”，或“至人的治世，使無窮的智術，寢息而不言說”。〈本經訓〉則意謂：“至人生於亂世，雖抱無窮之智，但至死寢說而不言者極多”。

又，“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”句，“者”字，〈本經訓〉作“也”。《文子》此處所稱“不言”，指至人所達致的教化，使天下不言。〈本經訓〉所說的“不言”，指至人生於亂世而不欲言或不得言。二者義理不同，但就二者所引《老子》“道可道”經文的意含來看，〈本經訓〉文意與整段論述的內容較為契合，《文子》此處恐為殘文。

第三、“三皇五帝三王”段：此段以“道”、“德”說明三皇、五帝、三王的歸趨，並批判晚世學者僅取成事之跡來論說，以致造成世人的淆亂，似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但此種文意與前段不能通貫。見於〈本經訓〉文字，亦接於上段之後。《文子》此處恐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“三皇五帝三王”句，〈本經訓〉無“三皇”二字。

又，“不知道知所體一”句，“體一”二字，〈本經訓〉作“一體”。下文曰：“德之所總要”。“體”與“總”，均作動詞用，“體一”與“總要”，相對為文。“一體”二字似誤，《文子》保留《淮南子》舊文。

又，“危”字〈本經訓〉作“跪”，俞樾〈讀文子〉云：“‘跪’，當從《淮南子》〈本經訓〉作‘危’。”

又，“取成事之跡”句，〈本經訓〉無“事”字，陳觀樓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取成之跡’，當依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作‘取成事之跡’。”

2-15

〔老子曰：〕

心之精者，可以神化，而不可說道。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。情甚於諫呼。

故同言而信，信在言前也，同令而行，誠在令外也。聖人在上，民化如神，情以先之。動於上，不應於下者，情令殊也。

三月嬰兒未知利害，而慈母愛之愈篤者，情也。故言之用者，變變乎小哉，不言之用者，變變乎大哉。信、君子之言，忠、君子之意，忠信形於內，感動應乎外〔，賢聖之化也〕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心之精者，可以神化，而不可以‘導人’；目之精者，可以消澤，而不可以昭認。在混冥之中，不可諭於人。故‘舜’不降席而‘天下治’，桀不下陸而天下亂，蓋情甚乎‘叫呼’也。無諸己，求諸人，古今未之聞也。

同言而〔民〕信，信在言前也。同令而〔民〕化，誠在令外也。聖人在上，民‘遷而化’，情以先之也。動於上，不應於下者，情〔與〕令殊也。故《易》曰：“亢龍有悔。”

三月嬰兒，未知利害也，而慈母之愛‘諭’焉者，情也。故言之用者，‘昭昭’乎小哉！不言之用者，‘曠曠’乎大哉！‘身君子之言，信也’；‘中君子之意，忠也’。忠信形於內，感動應於外。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

服。鷹翔川，魚鱉沈，飛鳥揚，必遠害也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323-324／〈繆稱訓〉辨析，

頁 214

三月嬰兒，軒冕在前，弗知欲也，斧鉞在後，弗知惡也，慈母之愛諭焉，誠也。故誠有誠乃合於精，精有精乃通於天。乃通於天，水木石之性，皆可動也，又況於有血氣者乎？故凡說與治之務莫若誠。聽言哀者，不若見其哭也；聽言怒者，不若見其鬥也。說與治不誠，其動人心不神。《呂氏春秋·具備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，內容與《呂氏春秋·具備》記載相近，部份文字即出自該書。〈具備〉篇論述“誠”的作用，人能有“誠”，即可有“精”，而“精”通於“天”。〈具備〉篇資料似出自戰國晚期發展“精誠”觀念的道家傳承，此種資料後輯入“文子外編”，而為《淮南子》撰述時所參引。《文子》此章討論“精”、“神化”、“情”、“誠”等觀念，應與南方道家傳承有關。全章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心之精者”段：“心之精者，可以神化”兩句，〈繆稱訓〉同。“神化”一詞，今存先秦文獻似僅見於《鶡冠子》，並為該書的重要觀念。如：

帝制神化，景星光潤。……鶡冠子曰：“有神化，有官治，有教治，有因治，有事治。”……鶡冠子曰：“神化者，定天地，豫四時，拔陰陽，移寒暑。正流並生，萬物無害，萬類成全，名尸氣皇。……”〈度萬〉

聖道神方，要之極也。帝制神化，治之期也。〈泰鴻〉

李學勤考定《鶡冠子》當是秦焚書之前作品，其思想形成或在戰國晚期前半¹。《鶡冠子》“神化”觀念似保存於“文子外編”資料之中。《文子》使用“神化”一詞有七次之多（見於〈精誠〉篇有四次）。《淮南子》中“神化”出現的段落與《文子》同，僅《文子·上仁》“唯神化者，物莫能勝”兩句，“神化”

¹ 《簡帛佚籍與學術史》頁 94；台灣時報出版社，1994 年。

二字，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“造化”。此處以“心之精者”作為“神化”的基礎，是將“精”的觀念結合於“教化”之事，可能是一種統合性的發展。

又，“說道”二字，〈繆稱訓〉作“導人”，並申述曰“目之精者，可以消澤，而不可以昭認。在混冥之中，不可諭於人”。“神化”不以“言說教導”，《文子》此處意含較佳。

又，“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”句，〈繆稱訓〉作“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，桀不下陛而天下亂”。《淮南子》凡舉以個別事例處，見於《文子》者多用泛稱。

第二、“故同言而信”段：《後漢書·宣懷王良傳》論章懷注引《子思子·累德》曰：“同言而信，則信在言前；同令而行，則誠在令外。”《意林·卷一》引子思子曰：“言而信，信在言前；令而化，化在令外。聖人在上，而遷其化。”此數句當為先秦資料，保留於“文子外編”。《中庸》一書，“誠”為核心觀念，據傳《中庸》為子思或其後學所著，先秦哲學“精誠”觀念的形成，可能受到子思哲學思想的影響。

第三、“三月嬰兒”段：“慈母愛之愈篤者”〈繆稱訓〉作“慈母之愛諭焉者”，“愈篤”當為“諭焉”之訛誤，《呂氏春秋》正作“諭焉”。

又，兩處“變變”二字，〈繆稱訓〉分別為“昭昭”與“曠曠”，〈繆稱訓〉意含較為明晰。

又，“信、君子之言”與“忠、君子之意”二句，〈繆稱訓〉分別作“身君子之言，信也”，“中君子之意，忠也”。《文子》強調：“信”、“忠”為君子之德，故忠信形於君子之內，感動必符應於外，此之謂“賢聖之化”。〈繆稱訓〉則稱：體行君子所言，則謂之信，切合君子心意，則謂之忠。若能忠信具形於內，則可感化於外。〈繆稱訓〉無“聖賢之化”四字。〈繆稱訓〉引用“文子外編”似有所改動。高誘注：“身君子之言，體行君子之言也。”東漢時，《淮南子》此處文字即如今本。

2-16

〔老子曰：〕

子之死父，臣之死君，非出死以求名也，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也。君子之憊怛，非正為也，自中出者也。

亦察其所行，聖人不慚於景，君子慎其獨也，舍近期遠，塞矣。

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，在下則民慕其意〔，志不忘乎欲利人也〕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子之死父也，臣之死君也，世有行之者矣，非出死以‘要’名也，恩心之藏於中，而不能違其難也。故人之甘甘，非正為蹠也，而蹠焉往。君子之慘怛，非正為形也，諭乎人心。非從外入，自中出者也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 324 / 〈繆稱訓〉

辨析，頁 215

動於近，成文於遠。夫察所夜行，‘周公’慚乎景，〔故〕君子慎其獨也。
‘釋’近‘斯’遠，塞矣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325 / 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 216

聖人在上，則民樂其治；在下，則民慕其意。小人在上位，如寢開、曝纊，不得須臾寧。故《易》曰：“乘馬班如，泣血連如。”言小人處非其位，不可長也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321 / 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 211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資料並不連貫，可分為三段，分別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三處。〈繆稱訓〉思想與子思學派關係密切，似與儒家傳承有關。楊樹達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此篇多引經證義，皆儒家之說也。今校《子思子》佚文，同者凡七、八節之

多，疑皆采自彼也。”¹《文子》此處，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，保留部份《淮南子》舊文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子之死父”段：“君子之慚怛，非正爲也，自中出者也”三句，“非正爲”三字，費解，〈繆稱訓〉作“君子之慚怛，非正爲形也，諭乎人心。非從外入，自中出者也。”徐靈府注《文子》曰：“慚怛謂刑法也，刑戮非正道也，所以懲惡勸善，不得已而行之，不可濫也。”徐注甚爲勉強，並刻意略去“自中出者”句的解釋。〈精誠〉篇此段文句“爲”下當脫“形”字。

第二、“亦察其所行”段：首兩句〈繆稱訓〉作“夫察所夜行，周公慚於景”。《晏子春秋·外篇》曰：“嬰聞之：君子獨立不慚於影，獨寢不慚於裘。”《文子》“亦”字，似“夜”字之形誤。〈繆稱訓〉“周公慚於景”句，王念孫校云：“‘慚’上當有‘不’字，方與下意相屬。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作‘聖人不慚乎景’。”

又，“舍近期遠”句，〈繆稱訓〉作“釋近斯遠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斯’亦當爲‘期’。‘釋近期遠塞矣’，謂道在邇而求諸遠，則必塞也。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作‘舍近期遠’，是其證。”

第三、“聖人在上位”段：“志不忘乎欲利人也”句，不見於〈繆稱訓〉，但本篇十九章有“聖人之從事也，……志不忘乎利人”與“聖人之心，日夜不忘乎欲利人”，均見于《淮南子·脩務訓》。此處似重出，爲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所改。

2-17

〔老子曰：〕

勇士一呼，三軍皆辟，其出之誠也；唱而不和，意而不載，中

¹ 《淮南子證聞》頁92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。

必有不合者也。不下席而匡天下者，求諸己也。

故說之所不至者，容貌至焉，容貌所不至者，感忽至焉。感乎心，發而形成，精之至者，可以形接，不可以照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勇士一呼，三軍皆辟，其出之‘也誠’。〔故〕倡而不和，意而不戴，中〔心〕必有不合者也。〔故舜〕不降席而‘王’天下者，求諸己也。故上多故，則民多詐矣。身曲而景直者，未之聞也。

說之所不至者，容貌至焉。容貌〔之〕所不至者，感忽至焉。感乎心，〔明乎智，〕發而形成，精之至者，可以形〔勢〕接，而不可以照‘認’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321-322／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212

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，士之誠也。昔者楚熊渠子夜行，見寢石以爲伏虎，彎弓而射之，沒金飲羽，下視，知其爲石，石爲之開，而況人乎。夫倡而不和，動而不償，中心有不全者矣。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，求之己也。孔子曰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，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”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“四海來賓者”，誠德之至也，色以形于外也。《詩》曰：“王猷允塞，徐方既來。”

《韓詩外傳·卷六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，部份文字見於《韓詩外傳》。《韓詩外傳》此處解喻《詩經·大雅·常武》“王猷允塞，徐方既來”兩句經義。其引述文字，或爲古時資料，曾輯入“文子外編”。《文子》此章似“文子外編”資料竄入，與《淮南子》同源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勇士一呼”段：“意而不載”句，‘載’字，〈繆稱訓〉作“戴”，高誘注曰：“戴，嗟也。”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高說非也。‘戴’讀爲‘載’。鄭注〈堯典〉曰：‘戴，行也。’言上有意而不行於下者，誠不足以

動之也。……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正作‘意而不載。’”《文子》此處保存《淮南子》舊文。

又，“不下席而匡天下者”句，〈繆稱訓〉作“舜不降席而王天下”。《韓詩外傳》“不降”前亦無“舜”字，與《文子》同。《文子》書中使用泛稱之詞，而《淮南子》舉以事例者，並不必然為《文子》改竄，當屬不同文本。

又，“匡”字，〈繆稱訓〉作“王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王’當為‘匡’字之誤也。匡，正也。正己而天下自正，故曰：‘舜不降席而匡天下者，求諸己也。’己不正，則不能正人，故下文曰：‘身曲而景直者，未之聞也。’……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作‘不下席而匡天下’《韓詩外傳》、《新序》〈雜事〉篇並作‘不降席而匡天下’。”

第二、“故說之所不至”段：“精之至者，可以形接，不可以照期”三句，〈繆稱訓〉作“精之至者，可以形勢接，而不可以照認”。“形接”與“照期”為對文，“形接”指發而成形以相接，“照期”指以昭告而求相會。“形接”之“形”當回應“發而成形”之“形”，即實質的顯現，〈繆稱訓〉加“勢”字於其後，則“形勢”為外在的情勢，似與“文子外編”文義不合。“期”與“接”對應，當為動詞，意指“會合”。“照期”《淮南子》作“照認”，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“認，告也。”“告”指以言來告知，與“期”作“合”解，文意可通，二者或因文本不同，而文字略異。

2-18

〔老子曰：〕

言有宗，事有本，失其宗本，技能雖多，不如寡言。

害衆者倕，而使斷其指，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。

故：匠人智為，不以能以時閉，不知閉也，故必杜而後開。¹

¹ 朱弁注本作“故匠人智為閉也，能以時閉，不知閉也，故必杜而後開。”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，魏王辯之。約車十乘，將使荆，辭而行。人以爲從未足也，復以衡說，其辭若然。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。失從心志，而又不能成衡之事，是其所以固也。夫言有宗，事有本。失其宗本，技能雖多，不若‘其寡也’。{故周鼎著倮}，而使‘齧’其指，〔先王〕以見大巧之不可也。故〔慎子曰：〕“匠人‘知爲門，能以門，所以不知門也’，故必杜然後能‘門’。”

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p.332/〈道應訓〉辨析，頁341

齊人有淳于髡者，以從說魏王。魏王辯之，約車十乘，將使之荆。辭而行，有以橫說魏王。魏王乃止其行。失從之意，又失橫之事。夫其多能不若寡能，其有辯不若無辯。周鼎著倮而齧其指，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。《呂氏春秋·離謂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。此處〈道應訓〉引用《慎子》之言。《淮南子·要略》解釋〈道應訓〉篇旨曰：“攬掇遂事之蹤，追觀往古之跡，察禍福利害之反，考驗乎老、莊之術，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。”〈道應訓〉全篇五十六段，有五十三段引用《老子》，一段引《莊子》，另二段分別引《管子》與《慎子》。《淮南子》此處引《慎子》，當視此項資料近於老子思想。《文子》此章文意不全，恐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

又，“害眾者倮，而使斷其指”兩句，文意費解，〈道應訓〉作“故周鼎著倮，而使齧其指”。“害眾者倮”四字，似“周鼎著倮”的形誤。《呂氏春秋》即作“周鼎著倮”。

又，“故匠人智爲”段，〈道應訓〉取自《慎子》，但其文意與見於《文子》者，均費解。王世榮稱：“《文子》此文，顯然有脫誤處。”¹孫誼讓《札

¹ 〈先秦道家言論集、《老子》古注之一——《文子》述略〉，《文史》第18輯，頁254。

遙》云：“此似當云不能以閉，所以不知門也，故必杜，然後能開。言門以關閉爲用，若匠人爲門，但能開而不能閉，則終未知爲門之要也。”對校《文子》與《道應訓》字句，此段似可釐訂爲：“匠人智爲〔門〕，不（以）能以時閉，不知〔門〕（閉）也，故必杜而後開。”“時”，《廣雅·釋言》：“時，伺也。”“以時閉”，謂隨時而關閉。《小爾雅·廣詁》：“杜，塞也。”“杜而能開”，意謂：能關能開。整段文意似指：匠人若僅懂得造門，而不能使門可以隨時關閉，就不能稱懂得“造門”。一定要做到門能開能關才可。“匠人爲門”的譬喻，可能爲先秦成說，《慎子》引用，而《慎子》之言《淮南子》重加引述，同時見於《淮南子》別本，但文字均有脫誤。

2-19

〔老子曰：〕

聖人之從事也，所由異路而同歸，存亡定傾若一，志不忘乎欲利人也。

故秦楚燕魏之歌，異‘傳’¹而皆樂，九夷八狄之哭，異聲而皆哀。夫歌者，樂之徵，哭者，哀之效也。愔²於中，發於外，故在所以感之矣。

聖人之心，日夜不忘乎欲利人，其澤之所及亦遠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聖人之從事也，殊體而合于理，其所由異路而同歸，〔其〕存危定傾若一，志不忘於欲利人。何以明之？

昔者，楚欲攻宋，墨子聞而悼之，自魯趨而往，十日十夜，足重繭而不休

¹ “傳”字原作“聲”，據景宋本改。

² “愔”字朱弁注本作“精”。

息，裂衣裳裹足，至於郢，見楚王，曰：“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，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？亡其苦眾勞民，頓兵剝銳，負天下以不義之名，而不得咫尺之地，猶且攻之乎？”王曰：“必不得宋，又且爲不義，曷爲攻之！”墨子曰：“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。”王曰：“公輸、天下之巧士，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，曷爲弗取！”墨子曰：“令公輸設攻，臣請守之。”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，墨子設守宋之備，九攻而墨子九卻之，弗能入。於是乃偃兵，輟不攻宋。

段干木辭祿而處家，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。其僕曰：“君何爲軾？”文侯曰：“段干木在，是以軾。”其僕曰：“段干木、布衣之士，君軾其閭，不已甚乎？”文侯曰：“段干木不趨勢利，懷君子之道，隱處窮巷，聲施千里，寡人敢勿軾乎！段干木光于德，寡人光于勢；段干木富于義，寡人富于財。勢不若德尊，財不若義高。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爲，吾日悠悠慚于影，子何以輕之哉！”其後秦將起兵伐魏，司馬庾諫曰：“段干木、賢者，其君禮之，天下莫不知，諸侯莫不聞。舉兵伐之，無乃妨於義乎！”於是秦乃偃兵，輟不攻魏。

夫墨子跌蹄而趨千里，以存楚、宋；段干木闔門不出，以安秦、魏；夫行與止也，其勢相反，而皆可以存國，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。

今夫救火者，汲水而趨之，或以甕瓴，或以盆盂，其方員銳橢不同，盛水各異，其於滅火，鈞也。故秦、楚、燕、魏之歌〔也〕，異‘轉’而皆樂，九夷八狄之哭〔也〕，‘殊’聲而皆‘悲’〔，一也〕。

夫歌者、樂之徵也，哭者、‘悲’之效也。‘憤’於中〔則〕‘應’於外，故在所以感。〔夫〕聖人之心，日夜不忘於欲利人，其澤之所及者，效亦‘大’矣。《淮南子·脩務訓》p. 635-638／〈脩務訓〉辨析，591-593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可分爲三段，全章文字均接續見於《淮南子·脩務訓》，似原屬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〈脩務訓〉舉事例加以闡發。此章文字保留《淮南子》部份舊文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聖人之從事”段：〈脩務訓〉作“聖人之從事也，殊體而合于理，其所由異路而同歸，其存危定傾若一，志不忘於欲利人。何以明之？”下文即

有大段的申論。“何以明之”前文字，或即取自“文子外編”。但〈脩務訓〉彼處對“異路而同歸者”敘說較多，僅一句及於“不忘于欲利人”，文義似不足，恐有闕文。

第二、“故秦楚燕魏之歌”段：“異聲而皆哀”句，〈脩務訓〉作“殊聲而皆悲，一也”。“一也”二字，〈精誠〉篇無。〈脩務訓〉此段之前作“今夫救火者，汲水而趨之，或以甕瓴，或以盆盂，其方員銳橢不同，盛水各異，其於滅火，鈞也。”“一也”與“鈞也”，前後相互對應，文章敘說體例一致，與〈精誠〉篇此段所保存“文子外編”的簡要論述不同。“夫歌者”數句，似衍論前述“秦楚燕魏之歌”事。

又，“異聲而皆樂”句，“聲”字，景宋本作“傳”，〈繆稱訓〉作“轉”，高誘注曰：“轉，音聲也”。“聲”、“轉”二字，恐屬不同記述。

又，“愔”字，〈脩務訓〉作“憤”，高誘注曰：“憤，發也。”“歌”、“哭”均為“發於中而應於外”，〈精誠〉篇作“愔”，當為形近而誤。

又，“故在所以感之矣”句，〈脩務訓〉無“之矣”二字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感’下本有‘之矣’二字，傳寫脫之，則文義未完。《文子》〈精誠〉正作‘故在所以感之矣’。”

第三、“聖人之心”段：此段回應首段“聖人之從事”。“其澤之所及亦遠矣”句，〈脩務訓〉作“其澤之所及者，效亦大矣”。二者文字記述略異。

2-20

〔老子曰：〕

人無為而治，有為也即傷。無為而治者，為無為，為者不能無為也。不能無為者，不能有為也。

人無言而神，有言也即傷。無言而神者，載無言，則傷有神之神者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人無為則治，有為‘則’傷。無為而治者，載無也。‘為者，不能有也’，不能無為者，不能有為也。人無言而神，有言者則傷。無言而神者載無，‘有言’則傷其神之神者，鼻之所以息，耳之所以聽，終以其無用者為用矣。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，以為不信，視籟與竽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 p.522-523 / 〈說山訓〉

辨析，頁 461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，說山訓》，全章論述“無為”與“無言”的作用，當為先秦道家傳承史料，後輯入“文子外編”，或與文子學派的發展有關。《淮南子》將其編入〈說山訓〉，《文子》此處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均有脫文，此處文字的原始形式，似作：

人無為而治，有為也即傷。無為而治者，載(為)無為。為者不能無為也，不能無為者，不能有為也。

人無言而神，有言也即傷。無言而神者，載無言，〔言〕則傷有神之神者。

“為無為”句，前一“為”字，與“載”字同義，因下有“載無言”句，此處當作“載”字。〈說山訓〉作“載無也，為者，不能有也”。高誘注：“為者，有為也。有謂好憎情欲，不能恬淡靜漠，故曰不能無為也。”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認為：“‘不能有也’本作‘不能無為也’。下文‘不能無為者’，即承此句而申言之。”“則傷有神之神者”句前，似涉上文而奪“言”字。〈說山訓〉以“載無”斷句，並將“言”字下讀，而加“有”字於其前。

2-21

〔文子曰：〕

名可強立，功可強成。昔南榮趯恥聖道而獨亡於己，南見老子。受教一言，精神曉靈，屯‘閔’¹條達，‘辛苦’²十日不食，如享太牢，是以明照海內，名立後世，智絡³天地，察分秋毫，稱譽華語，至今不休。此謂名可強立也。故田者不強，困倉不滿；官‘御’⁴不‘勵’⁵，誠心不精；將相不強，功烈不成；王侯懈怠，後世無名。

*

〔至人潛行，譬猶雷霆之藏也，隨時而舉事，因資而立功，進退無難，無所不通。夫至人精誠內形，德流四方，見天下有利也，喜而不忘，天下有害也，恍若有喪。〕

*

“夫憂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，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，故憂以天下，樂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“聖人之法，始於不可見，終於不可及，處於不傾之地，積於不盡之倉，載於不竭之府。出令如流水之原，使民於不爭之官，開必得之門，不為不可成，不求不可得，不處不可久，不行不可復。”

*

大人行可說之政，而人莫不順其命，命順則從，小而致大，命逆則以善為害，以成為敗。

夫所謂大丈夫者，內強而外明，內強如天地，外明如日月，天

¹ “閔”字原作“閉”，據景宋本改。

² “欣若”二字原作“辛苦”，據錢熙作校改。

³ “絡”字景宋本作“略”。

⁴ 據景宋本補。

⁵ “勵”字原作“厲”，據景宋本改。

地無不覆載，日月無不照明。

大人以善示人，不變其故，不易其常，天下聽令，如草從風。

*

政失於春，歲星盈縮，不居其常；政失於夏，熒惑逆行；政失於秋，太白不當，出入無常；政失於冬，辰星不效其鄉。四時失政，鎮星搖蕩，日月見謫，五星悖亂彗星出。春政不失，禾黍滋，夏政不失，雨降時，秋政不失，民殷昌，冬政不失，國家寧康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名可‘務’立，功可彊成，故君子積志委正，以趣明師：勵節亢高，以絕世俗。何以明之？昔〔者，〕南榮疇恥聖道‘之’獨亡於己，身淬霜露，敕蹢躅，跋涉山川，冒蒙荊棘，百舍重趼，不敢休息，南見老聃，受教一言，精神曉冷，鈍‘閔’條達，‘欣然’‘七’日不食、如饗太牢，是以明照四海，名‘施’後世，‘達略’天地，察分秋毫，稱譽華語，至今不休。此所謂名可彊立者。

吳與楚戰，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：“今日距彊敵，犯白刃，蒙矢石，戰而身死，卒勝民治全，我社稷可以庶幾乎！”遂入不返，決腹斷頭，不旋踵運軌而死。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，伏尸流血，不過一卒之才，不如約身卑辭，求救於諸侯。”於是乃贏糧跣走，跋涉谷行，上峭山，赴深谿，游川水，犯津關，躡蒙籠，蹶沙石，蹠達膝，曾繭重胝，七日七夜，至於秦庭。鶴跼而不食，，晝吟宵哭，面若死灰，顏色黧黑，涕液交集，以見秦王，曰：“吳爲封豨脩蛇，蠶食上國，虐始於楚。寡君失社稷，越在草茅。百姓離散，夫婦男女不遑啓處。使下臣告急。”秦王乃發車千乘，步卒七萬，屬之子虎，踰塞而東，擊吳濁水之上，果大破之，以存楚國，烈藏廟堂，著於憲法。此功之可彊成者也。

夫七尺之形，心知憂愁勞苦，膚知疾痛寒暑，人情一也。聖人知時之難得，務可趣也，苦身勞形，焦心怖肝，不避煩難，不違危殆。蓋聞子發之戰，進如激矢，合如雷電，解如風雨，員之中規，方之中矩，破敵陷陳，莫能壅禦，澤

戰必克，攻城必下。彼非輕身而樂死，務在於前，遺利於後，故名立而不墮。此自強而成功者也。

〔是〕故田者不強，囷倉不‘盈’；官〔御〕不厲，‘心意’不精；將相不強，功烈不成；侯正懈惰，後世無名。《詩》云：“我馬唯騏，六國〔轡〕如絲。載馳載驅，周爰諮謨。”以言人之有所務也。《淮南子·脩務訓》p.648-653／〈脩

務訓〉辨析，頁598-601

……南榮趯贏糧，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。老子曰：“子自楚之所來乎？”南榮趯曰：“唯。”老子曰：“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？”南榮趯懼然顧其後。老子曰：“子不知吾所謂乎？”南榮趯俯而慚，仰而歎曰：“今者吾忘吾答，因失吾問。”老子曰：“何謂也？”南榮趯曰：“不知乎？人謂我朱愚。知乎？反愁我軀。不仁則害人，仁則反愁我身，不義則傷彼，義則反愁我已。我安逃此而可？此三言者，趯之所患也，願因楚而問之。”老子曰：“向吾見若眉睫之間，吾因以得汝矣，今汝又言而信之。若規規然若喪父母，揭竿而求諸海也。女亡人哉，惘惘乎！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，可憐哉！”南榮趯請入就舍，召其所好，去其所惡，十日自愁，復見老子。老子曰：“汝自洒濯，熟哉鬱鬱乎！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。夫外鞿者不可繁而捉，將內撻；內鞿者不可繆而捉，將外撻。外內鞿者，道德不能持，而況放道而行者乎！”南榮趯曰：“里人有病，里人問之，病者能言其病，然其病，病者猶未病也。若趯之聞大道，譬猶飲藥以加病也，趯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。”老子曰：“衛生之經，能抱一乎？能勿失乎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？能止乎？能已乎？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？能翛然乎？能侗然乎？能兒子乎？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嗔，和之至也；終日握而手不掙，共其德也；終日視而目不瞬，偏不在外也。行不知所之，居不知所為，與物委蛇，而同其波。是衛生之經已。”南榮趯曰：“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？”曰：“非也。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，能乎？夫至人者，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，不以人物利害相撓，不相與為怪，不相與為謀，不相與為事，翛然而往，侗然而來。是謂衛生之經已。”曰：“然則是至乎？”曰：“未也。吾固告汝曰：‘能兒子乎？’兒子動不知所為，行不知所之，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。若是者，禍亦不至，福亦不來，。禍福無有，惡有人災也！”《莊子·庚桑楚》

昔者南榮跽醜聖道之忘乎已，故步陟山川，塗冒楚棘，彌道千餘，百舍重繭，而不敢久息。既遇老聃，噩若慈父，鴈行避景，夔立弛進，而后敢問。見教一高言，若饑十日而得大牢焉。是達若天地，行生後世。《賈誼·新書》

聖人者、隨時而舉事，因資而立功，涇則具擢對，旱則修土龍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583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資料相當雜亂，“名可強立”段見於《淮南子·脩務訓》，其餘均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今本《文子·道原》、〈精誠〉、〈微明〉與〈上仁〉四篇末章均有大段文字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其中部份資料與文子學派的思想相近。此或許為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特意的編排。《文子》此章有《淮南子》別本文字竄入，有《孟子》與《管子》殘文，有屬不見於《淮南子》之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或也有原屬古本《文子》之資料。以下分六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名可強立”段：“南榮疇南見老聃”事，詳見於《莊子·庚桑楚》。《淮南子》引用《莊子》此事，以證“名可疆立”，並另引述包公胥求救于秦，以存楚國之事，證明“功可強成”。今本《文子》“名可強立，功可強成”與“故田者不強”兩段，文意通貫，《淮南子》似引用“文子外編”資料加以申述。但二書似均為殘文。

“屯閔條達”句，〈脩務訓〉作“鈍聞條達”。高誘注曰：“鈍聞，猶鈍惛也。”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作‘屯閔條達’。植案：‘閔’與‘惛’聲相近，故高注云：‘鈍聞，猶鈍惛。’《方言》曰：‘頓閔，惛也。江、湘之間謂之頓閔。’顯見〈精誠〉篇此處與今通行《淮南子》本資料來源不同。

又，“勤苦十日不食，如享太牢”兩句，〈脩務訓〉作“欣然七日不食，如享太牢”。高誘注曰：“丈夫七日不食則斃，故以七日為極也。”王引之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七日不食’上當有‘若’字。如讀為而。言聞老聃之言，若七日不食而饗太牢也。《賈子》云：‘南榮跽既遇老聃，見教一言，若饑十

日而得大牢焉。’是其證。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襲用此文，而改之曰：‘勤苦〔十〕（原作“七”，誤。）日不食，如享太牢。’失其指矣。”植案：“南榮跽南見老聃”事，最早見於《莊子·庚桑楚》，但〈脩務訓〉與《賈誼·新書》文字較近。〈庚桑楚〉此處作“召其所好，去其所惡，十日自愁，復見老子。”

“辛苦”二字，〈脩務訓〉作“欣然”，何寧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然’字即‘若’字之誤也。二字草書相似。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作‘勤苦七日不食’。錢熙作云：“勤苦句誤，與下意亦不相屬。錢說是。‘苦’字當即‘若’字之誤。後人以‘欣苦’不詞，又改‘欣’爲‘勤’耳。景宋本《淮南子》正作‘欣若七日不食’。”

又，“稱譽華語”句，〈脩務訓〉作“稱譽葉語”。高誘注曰：“葉，世也。言榮疇見稱譽，世傳相語，至今不休。”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葉’當爲‘華’，俗書‘華’字作‘華’，與‘葉’相似而誤。華，榮也。‘稱譽華語，至今不休’，言榮名常在人口也。高所見本已誤作‘葉’，故訓‘葉’爲世。《文子》正作‘華語’。”

第二、“至人潛行”段：此段屬“文子外編”重要資料，“精誠”觀念直接影響《淮南子》思想。“隨時而舉事，因資而立功”兩句輯入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。

第三、“夫憂民之憂者”段：此段爲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資料竄入《文子》。《孟子》曰：“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；憂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。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二者句序略異。

第四、“聖人之法”段：此段當爲《管子·牧民》資料竄入《文子》。《管子》曰：“錯國於不傾之地，積於不涸之倉，藏於不竭之府，下令於流水之原，使民於不爭之官，明必死之路，開必得之門。不爲不可成，不求不可得，不處不可久，不行不可復。”二者文字略異。

第五“大人行可說之政”段：與文子學派思想相近，其中“大丈夫”的觀念又與文子學派思想有關，當屬“文子外編”資料。

第六、“政失于春”段：似先秦他書資料，與傳世“月令”的資料有關，如：《管子·幼官》、〈幼官〉圖，《呂氏春秋·十二紀》、《禮記·月令》、《淮南子·時則》等。此段似保存於“文子外編”中，或亦輯入古本《文子》。

三 〈九守〉篇探析

本篇稱作“九守”，以“老子曰”形式來區分，共有十四章，前兩章並無子目，自第三章起，分別列出“守虛”、“守無”、“守平”、“守易”、“守清”、“守真”、“守靜”、“守法”、“守弱”（包含三章）與“守樸”等十項。因此，雖以“九守”名篇，但實際上卻有“十”守。顧觀光云：

《雲笈七籤》卷九十一，全引此篇，分為九節。“天地未形”以下為〈守和〉節，“人受天地變化而生”以下為〈守神〉節，“夫血氣者，人之華也”以下為〈守氣〉節，“輕天下即神無累”以下為〈守仁〉節，“尊勢厚利”以下為〈守節〉節，“古之為道者”以下為〈守易〉節，“人受氣於天者”以下為〈守清〉節，“天地公侯”以下為〈守盈〉節，“聖人與陰陽俱閉”以下為〈守弱〉節。

《雲笈七籤》中各節的標題，與今本《文子》不同。據此來看，《文子》傳寫過程中，此篇資料的安排可能有不同文本。對於篇名的意含，徐靈府注曰：“此篇有九目，故曰九守。”但今徐注本卻有十目。杜道堅注曰：“一者，形之始，九乃數之成。九，究也。聖人究於九而守乎一，道在我矣。”因此，今本《文子》以“九守”為篇名，似乎並不是針對資料條目的數目，而是用“九守”的觀念，來編輯相關內容的資料。

本篇文字幾乎全見於《淮南子》，尤其〈精神訓〉，有七章之多，佔本篇半數，見於〈俶真訓〉者，也有三章之多。“九守”觀念，未見先秦典籍，但“守”的問題，卻是《老子》的重要哲學觀念，如“守中”（第五章）、“守靜”（第十六章）、“守柔”、“守其母”（第五十二章）等。《文子·道原》第三章以“虛無、平易、清靜、柔弱、純粹素樸”五者，作為“道之形象”。“九守”所言各項之“守”，其中“守法”，旨在“法天”，與《老子》思想“法天道”相

合，其他各項都關係著“道之形象”的觀念。因此，“九守”觀念的形成，與道家或道教思想傳承有關。

檢視全篇文字內容，編輯的資料並不全然符合其篇名與子目的標題。今本此篇文字，其舊有形式恐非以“九守”為名，其文體形式亦非今本的排列。此篇與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相近文字可能原屬同源，保留先秦養生問題的重要史料，或許影響〈精神訓〉的撰寫。其他未見於《淮南子》的第十、第十一兩章，與第十三、四章的部份文句，極可能原先即保留在“文子外編”或《文子》古本中。

此篇第一章至第六章，與第十四章見於《淮南子》〈精神訓〉；第七章至第九章，見於〈俶真訓〉；第十章，見於〈繆稱訓〉；第十一章，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；第十二章，見於〈道應訓〉；第十三章，見於〈原道訓〉。

3-1

〔老子曰：〕

天地未形，窈窈冥冥，〔渾而為一，寂然清澄，重濁為地，精微為天，離而為四時，〕分而為陰陽，精氣為人，粗氣為蟲，剛柔相成，萬物乃生。精神本乎天，骨骸根於地，精神入其門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存？故聖人法天順地，不拘於俗，不誘於人。以天為父，以地為母，陰陽為綱，四時為紀。天靜以清，地定以寧，萬物逆之者死，順之者生。故靜漠者神明之宅，虛無者道之所居。

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，骨骸者所稟於地也。‘故曰’¹“〔道生一，〕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”

¹ 據朱弁本補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古未有天地之時，惟像‘無’形，窈窈冥冥，芒芟漠閔，瀕濛鴻洞，莫知其門。有二神混生，經天營地，孔乎莫知其所終極，滔乎莫知其所止息，於是乃‘別’為陰陽，離為八極，剛柔相成，萬物乃‘形’，{煩氣為蟲，精氣為人}。

是故精神，‘天之有也’；而骨骸者，‘地之有也’。精神入其門，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存？〔是〕故聖人法天順‘情’，不拘於俗，不誘於人，以天為父，以地為母，陰陽為綱，四時為紀。天靜以清，地定以寧，萬物‘失’之者死，‘法’之者生。

‘夫’靜漠者，神明之宅〔也〕；虛無者，道之所居〔也〕。是故或求之於外者，失之於內；有守之於內者，失之於外。譬猶本與末也，從本引之，千枝萬葉莫不隨也。

*

夫精神者，所受於天也；而‘形體者’，所稟於地也。〔故曰：〕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背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”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p. 218-219

／〈精神訓〉辨析，頁97-98

曰遂古之初，誰傳道之？上下未形，何由考之？冥昭瞢闇，誰能極之？馮翼惟像，何以識之？《楚辭·天問》

精神者，天之分。骨骸者，地之分。屬天清而散，屬地濁而聚。精神離形各歸其真，故謂之鬼。鬼，歸也。歸其真宅。黃帝曰：“精神入其門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存？”《列子·天瑞》

且吾聞之，精神者天之有也，形骸者地之有也。精神離形，各歸其真，故謂之鬼。《漢書·楊王孫傳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〈九守〉篇，第一章至第六章文字，接續見於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，第十

四章也見於〈精神訓〉另處。〈九守〉篇這七章文字，似與〈精神訓〉同源，原屬“文子外編”，後竄入《文子》中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天地未形”段：此段說明萬物自始源處發生的過程，與交互相應的運作。“始源”是《老子》所提出的重要問題，也是古典哲學建構的根基，道家傳承後續的發展中，出現不同的發揮與闡釋。如《黃帝四經·十大經·觀》即曰：

黃帝曰：群群□□□□□□，為一困。無晦無明，未有陰陽。陰陽未定，吾未有以名。今始判為兩，分為陰陽，離為四〔時〕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〔德虐之行〕，因以為常。其明者以為法，而微道是行。行法循□□北牡。北牡相求，會剛與柔。柔剛相成，北牡若形。下會於地，上會於天。

上引文字，與《文子》此處相類。“渾而為一”句，近於“為一困”，“離為四時”與“離而為四時”同。這兩句均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其他文字，《文子》也與《淮南子》闡述方式不同。《淮南子》標顯“象”在天地之先的看法，並以“二神”神話性語詞來映射“陰陽”哲學思辨的觀念，即是後續的一種發揮。“渾而為一，寂然清澄，重濁為地，精微為天，離而為四時”五句，〈精神訓〉作“芒芟漠閔，瀕濛鴻洞，莫知其門。有二神混生，經天營地，孔乎莫知其所終極，滔乎莫知其所止息。”二者文字的敘說不同。

此段所稱“精微為天”、“精氣為人”、“精神本乎天”，將“氣”與“神”與“精”相連，也是古典哲學一種重要的思想發展。“精神”觀念，可能形成於戰國中、晚期。今存先秦文獻，出現“精神”一語者有《莊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韓非子》、《呂氏春秋》與《列子》，均與道家傳承有關連，而在儒家典籍中，僅見於《禮記·聘義》一次¹。雖然作為哲學觀念的“精”、“神”二字，均出現於《老子》書中，但“精氣”、“精神”、“精誠”等觀念，應屬“精”與“神”問題的後續推衍，與戰國早期文子的思想恐不相合，應屬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《淮南子》加以引用申述。

¹ 《禮記·聘義》曰：“精神見於山川，地也。”

又，“聖人法天順地”句，“地”字，〈精神訓〉作“情”，此段文字均以“天”、“地”並舉，“情”字當作“地”。

第二、“夫精神者”段：“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，骨骸者所稟於地也”兩句，與上段“精神本乎天，骨骸根於地”文意重複，且與所引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爲和”（《老子》第四十二章）經文，並無內在的關連。高誘注〈精神訓〉此段曰：“一謂道也，二曰神明也，三曰和氣也。或說：一者，元氣也。生二者，乾坤也。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天地設位，陰陽通流，萬物乃生。”高誘注解並未涉及此段經文與前段文意的關係。《文子》若刪除“道生一”等句，則此章與下章文句相連，文意通貫。整當似作“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，骨骸者所稟於地也。人受天地變化而生，一月而膏，二月……”，〈精神訓〉此處作“故曰：一生二，二生三……。故曰：一月而膏，二月……”。〈精神訓〉使用兩次“故曰”，均表現爲引述形式。此處《老子》經文，恐爲舊注竄入“文子外編”，《淮南子》引用時，加上“故曰”，而省略“道生一”三字。

3-2

〔老子曰：

人受天地變化而生，〕一月而膏，二月‘而’¹脈，三月而胚，四月而胎，五月而筋，六月而骨，七月而成形，八月而動，九月而躁，十月而生。形骸已成，五臟乃分，肝主目，腎主耳，脾主舌，肺主鼻，膽主口，外為表，中為裡。頭圓法天，足方象地。天有四時、五行、九曜²、三百六十日，人有四肢、五臟、九竅、三百六十節。天有風雨寒暑，人有取與喜怒。膽為雲，肺為氣，脾為風，腎為雨，肝為雷，人與天地相類，而心為之主。

¹ 原作“血”，據朱弁注本改。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而血”。

² “曜”字朱弁注本作“解”。

耳目者，日月也；血氣者，風雨也。日月失行，薄蝕無光；風雨非時，毀折生災、五星失行，州國受其殃。天地之道，至閎以大，尚猶節其章光，‘愛’¹其神明，人之耳目何能久燠而不息？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？〔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。〕

夫血氣者，人之華也，五臟者，人之精也。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，則胸腹充而嗜欲寡。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，聽視聰達謂之明。五臟能屬於心而無離，則氣意勝而行不僻，精神盛而氣不散。以聽無不聞，以視無不見，以為無不成，患禍無由入，邪氣不能襲。故所求多者所得少，所見大者所知小。

夫孔竅者，精神之戶牖，血氣者，五臟之使候。故耳目淫於聲色，即五臟動搖而安定，血氣滔蕩而不休，精神馳騁而不守，禍福之至，雖如丘山，無由識之矣。〔故聖人愛而不越。聖人誠〕使耳目精明玄達，無所誘慕，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，五臟便寧，精神內守形‘骸’²而不越，即觀乎往世之外，來事之內，禍福之間‘何’³足見也。故“其出彌遠者，其知彌少。”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。故“五色亂目，使目不明，五音‘亂’⁴耳，使耳不聰，五味亂口，使口生創，趨舍滑心，使行飛揚”。故嗜欲使人氣淫，好憎使人精勞，不疾去之，則志氣日耗。

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，以其生生之厚，夫唯無以生為者，即所以得長生。

天地運而相通，萬物總而為一。能知一，即無一之不知也，不

¹ “愛”字原作“授”，據景宋本、朱弁注本改。

² “骸”字原作“體”，據景宋本、朱弁注本、《子彙》本改。

³ “何”字原作“可”，據景宋本、朱弁注本改。

⁴ “亂”字原作“入”，據《子彙》本改。

能知一，即無一之能知也。吾處天下亦為一物，而物亦物也，物之與物，何以相物。欲生不可事也，憎死不可辭也，賤之不可憎也，貴之不可喜也，因其資而寧之，弗敢極也〔，弗敢極即至樂極矣〕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故曰：一月而膏，二月而‘膚’，三月而‘胎’，四月而‘肌’，五月而筋，六月而骨，七月而‘成’，八月而動，九月而躁，十月而生。‘形體以’成，五藏乃‘形’。

〔是故〕{肺主目，腎主鼻，膽主口，肝主耳}。外為表而內為裡，開閉張歛，各有經紀。

故頭〔之〕圓〔也〕象天，足〔之〕方〔也〕象地。天有四時、五行、九‘解’、三百六十〔六〕日，人亦有四肢、五藏、九竅、三百六十〔六〕節。天有風雨寒暑，人〔亦〕有取與喜怒。

故膽為雲，{肺為氣，‘肝’為風，腎為雨，‘脾’為雷}，‘以與天地相參也’，而心為之主。

〔是故〕耳目者、日月也，血氣者、風雨也。日中有踰鳥，而月中有蟾蜍。日月失〔其〕行，薄蝕無光；風雨非〔其〕時，毀折生災；五星失〔其〕行，州國受殃。

*

夫天地之道，至‘絃’以大，尚猶節其章光，愛其神明，人之耳目‘曷’能久‘熏’勞而不息〔乎〕？精神何能〔久〕馳騁而不‘既’〔乎〕？

〔是故〕：血氣者，人之華也；〔而〕五藏者，人之精也。〔夫〕血氣〔能〕專于‘五藏’。而不外越，則胸腹充而嗜慾‘省’〔矣〕。〔胸腹充而〕嗜慾省，則耳目清、聽視達矣。‘耳目清、聽視達’，謂之明。五藏能屬於心而無‘乖’，則‘敦志’勝而行不僻〔矣〕。敦志勝而行不僻，〔則〕精神盛而氣不散〔矣〕。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，理則均，均則通，通則神，神則{以視無不見，以聽無不聞〔也]}，以為無不成〔也〕。〔是故〕憂患‘不能’入〔也〕，〔而〕邪氣不能襲〔也〕。故：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，或守之於形骸

之內而不見也。故：所求多者所得少，所見大者所知小。

*

夫孔竅者，精神之戶牖〔也〕；〔而〕‘氣志’者，五藏之使候〔也〕。耳目淫於聲色〔之樂〕，則五藏搖動而不定〔矣〕。五藏搖動而不定，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。血氣滔蕩而不休，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。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，〔則〕禍福之至，雖如丘山，無由識之矣。使耳目精明玄達〔而〕無誘慕，‘氣志虛靜恬愉’而〔省〕嗜慾，五藏‘定’寧充盈而不泄，精神內守形骸而不〔外〕越，‘則望於’往世之‘前’，〔而視於〕來事之‘後’，猶未足爲也，豈直禍福之間哉！故曰：“其出彌遠者，其知彌少。”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。

〔是〕故：五色亂目，使目不明；五聲‘嘩’耳，使耳不聰；五味亂口，使口‘爽傷’；趣舍滑心，使行飛揚。此四者，天下之所養性也，然皆人累也。

故〔曰：〕嗜慾〔者〕使人〔之〕氣‘越’，〔而〕好憎〔者〕使人〔之〕‘心’勞，‘弗’疾去，則志氣日耗。夫人〔之所以〕不能終其‘壽命’而中道夭於刑戮者，何也？以其生生之厚。夫‘惟’〔能〕無以生爲者，‘則’所以‘脩得生’也。

*

〔夫〕天地運而相通，萬物總而爲一。能知一，‘則’無一之不知也；不能知一，‘則’無一之能知〔也〕。〔譬〕吾處〔於〕天下〔也〕，亦爲一物〔矣〕。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？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？然則我亦物也，物亦物也。物之與物也，又何以相物也？

雖然，其生我也，將以何益？其殺我也，將以何損？夫造化者既以我爲坯矣，將無所違之矣。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？或者生乃徭役也，而死乃休息也？天下茫茫，孰知之哉？其生我也，不彊求已，其殺我也，不彊求止。欲生‘而不事’，憎死‘而不辭’，賤之‘而弗憎’，貴之‘而弗喜’，‘隨’其〔天〕資而‘安’之‘不極’。吾生也有七尺之形，吾死也有一棺之土。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，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。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眾，吾死也土不以加厚，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！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p.219-225／〈精神訓〉辨析，頁99-105

是故人之身，首安而員，象天容也；髮、象星辰也；耳目戾戾，象日月也；鼻口呼吸，象風氣也；胸中達知，象神明也；腹胞實虛，象百物也。百物者最近地，故要以下，地也。天地之象，以要爲帶。頸以上者，精神尊嚴，明天類之狀也；二頸而下昔，豐厚卑辱，土壤之比也。足布而方，地形之象也。是故禮，帶置紳必直其頸，以別心也。帶而上者盡爲陽，帶而下者盡爲陰，各其分。陽、天氣也，陰、地氣也。故陰陽之動，使人足病，喉痺起，則地氣上爲雲雨，而象亦應之也。天地之符，陰陽之副，常設於身，身猶天也，數與之相參，故命與之相連也。天以終歲之數，成人之身，故小節三百六十六，副日數也；大節十二分，副月數也；內有五藏，副五行數也；外有四肢，副四時數也；乍視乍瞑，副晝夜也；乍剛乍柔，副冬夏也；乍哀乍樂，副陰陽也；心有計慮，副度數也；行有倫理，副天地也。《春秋繁露·人符天數》

且夫失性有五：一曰五色亂目，使目不明；二曰五聲亂耳，使耳不聰；三曰五臭薰鼻，困憊中顙；四曰五味濁口，使口厲爽；五曰趣舍滑心，使性飛揚。此五者，皆生之害也。《莊子·天地》

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，難得之貨令人行妨。《老子·第十二章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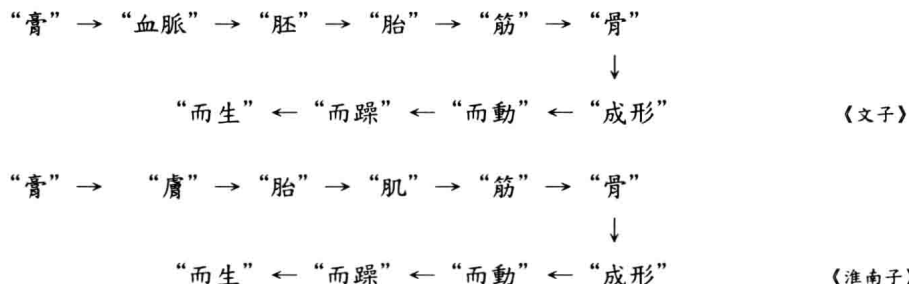
《老子》曰：“五聲亂耳，使耳不聰；五色亂目，使耳不明；五味實口，使口爽傷。”《呂氏春秋·本生》高誘注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接續見於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，〈精神訓〉使用三次“故曰”，五次“是故”，除引述《老子》第四十七章文句外，當仍有其他前人資料。〈九守〉篇此章，似保留“文子外編”資料較爲完整的樣式，《淮南子》曾引用並申論。《呂氏春秋·本生》高誘注云：“《老子》曰：‘五聲亂耳，使耳不聰，五色亂目，使耳不明，五味實口，使口爽傷。’高誘所引經文，並不見於今本《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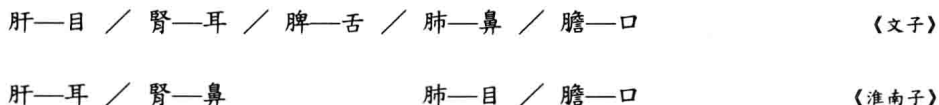
子》，而近於此章第二段部份文字。¹高誘注《淮南子》與《呂氏春秋》時曾見“文子外編”資料或《文子》漢時文本，其中已有用“老子曰”形式來分章的體例。下分六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人受天地變化而生”段：“人受天地變化而生”句，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此句上承前章“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，骨骸者所稟於地也”，文氣通貫。〈精神訓〉僅以“故曰”聯繫下文。〈九守〉篇與〈精神訓〉對人出生前孕育的過程，五官與五臟對應的關係，敘說略異。由懷胎一月至十月的成形過程，二者的說明為：



《爾雅·識親》曰：“一月而膏，二月而脂，三月而胎，四月而胞”，也與二者或同或異。

又，“形骸已成，五臟乃分”兩句，〈精神訓〉作：“形體以成，五臟乃形”。五官與五臟的對應關係，二者的說明也不相同：



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此言五臟之主五官，不當獨缺‘脾’與‘舌’，下文‘膽為雲，肺為氣，肝為風，腎為雨，脾為雷’，即承此文言之，則此當有‘脾主舌’一句。”

“膽為雲”等五句，〈九守〉篇與〈精神訓〉說明也有不同。〈精神訓〉

¹ 此說引自何智華先生〈出土《文子》新證〉，香港浸信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第五期，1998年。

“肝爲風”、“脾爲雷”兩句，〈九守〉篇作“脾爲風”、“肝爲雷”，且句序有異。

又，此段“三百六十日”與“三百六十節”兩句，〈精神訓〉作“三百三十六日”、“三百三十六節”，《韓非子·解老》曰“人肢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，其大具也”，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認爲《淮南子》此處“不知舉大數言之”。但，《春秋繁露·人符天數》正作“小節三百六十六，副日數也”。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可能所據文本不同。

第二、“耳目者”段：此段末句“是故聖人內守而不失外”，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《文子》此句回答前文“人之耳目何能久燠而不息？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？”《淮南子》則下接“是故，血氣者…，五臟者…”的解釋，不同於《文子》的句法。

“人之耳目何能久燠而不息”句，“燠”字，〈精神訓〉作“熏勞”。孫詒讓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熏勞’無義，‘熏’當作‘勤’。‘勤’挽其半爲‘堇’，又訛作‘熏’，遂不可通。《文子》〈九守〉篇此文作‘何能久燠而不息’，亦非。《御覽》三百六十三引《文子》作：‘人之耳目何能久勤而不愛’，文亦有訛，而‘勤’字可正《文子》與《淮南》此文之誤。”

第三、“夫血氣者”段：“氣意勝而行不僻”句，〈精神訓〉作“敦志勝而行不僻”。高誘注曰：“敦志勝，言己之敦志去也。僻，邪也。‘勝’或作‘遜’。”馬鬣霍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言五臟能隸屬於心而不乖戾，則昏亂之志自可克去，而無邪僻之行矣。”許匡一云：“敦志，旺盛的氣。勝，佔優勢。‘敦志勝’語‘胸腹充’、‘精神盛’相對，都是從肯定方面說。”¹下段曰：“夫孔竅者，精神之戶牖，血氣者，五臟之使候”，“精神”與“血氣”相對，〈精神訓〉“血氣”二字作“氣志”。因此，此處“氣意勝而行不僻，精神盛而氣不散”，“氣意”應與“血氣”同，而〈精神訓〉“敦志”應與“氣志”同。高誘所見《淮南子》應與《文子》此處文字不同。

第四、“夫孔竅者”段：〈九守〉篇與〈精神訓〉文意不盡相同。二者比

¹ 徐匡一，《淮南子全譯》上卷，頁371-372。

較如下：

夫孔竅者，精神之戶牖，血氣者，五臟之使候。故耳目淫於聲色，即五臟動搖而不定，血氣滔蕩而不休，精神馳騁而不守，禍福之至，雖如丘山，無由識之矣。故聖人愛而不越。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，無所誘慕，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，五臟便寧，精神內守形體而不越，即觀乎往世之外，來事之內，禍福之間可足見也。《文子·九守》

夫孔竅者，精神之戶牖也；而氣志者，五藏之使候也。耳目淫於聲色之樂，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。五藏搖動而不定，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。血氣滔蕩而不休，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。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，則禍福之至，雖如丘山，無由識之矣。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，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，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，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，則望於往世之前，而視於來事之後，猶未足為也，豈直禍福之間哉！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

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氣可言五臟之使候，志不可言五臟之使候。‘氣志’當作‘血氣’，此涉下文氣志而誤。”又，“耳目淫於聲色”等句，〈淮南子〉使用疊句以層層解析，與〈九守〉篇句法不同。“故聖人愛而不越”句，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但文意費解。徐靈府注曰：“雖通嗜欲，務在節宣，不祈分外。”朱弁注曰：“愛守形神，不樂聲色。”此種說法，相當牽強。〈九守〉篇第三章有“故心者，形之主也；而神者，心之寶也。形勞而不休即蹶，精用而不已則竭，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。”此句或為第三章“聖人遵之而不敢越也”錯簡重出。

又，“聖人誠……禍福之間可足見也”數句，意涵與見於《淮南子》者不同。《文子·道德》篇曰：“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，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”。此處文字合於《文子》對“禍福”問題的看法，《淮南子》引用近似的文字以表達不同的思想。

又，“使行飛揚”句，〈精神訓〉同，王叔岷云：“案：《莊子·天地》篇、《雲笈七籤》引《文子》‘行’並作‘性’。”

第五、“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”段：“得長生”句，〈精神訓〉作“脩得生”。高誘注：“無以生爲者，輕利害之鄉，除情性之欲，則長得生矣。”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脩得生’本作‘得脩生’。得脩身者，得長生也。淮南以父諱長，故變‘長’爲‘脩’耳。《文子》〈九守〉篇正作‘得長生’，是其證。今作‘脩得生’，則文不成義。”顯見高誘所《淮南子》文本，與“文子外編”資料有異，《淮南子》當引述後者資料。

第六、“天地運而相通”段：〈精神訓〉此處與〈九守〉文字互見的段落，全文文意，發揮《莊子·內篇》的思想，文體也近似〈人間世〉與〈大宗師〉兩篇，其中使用“吾”的第一人稱敘說，極爲特殊，不屬古本《文子》，當爲“文子外編”保存與莊學傳稱有關資料，今本此處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〈九守〉篇與〈精神訓〉文字敘說方式不相同。“欲生不可事”句後，二者的比較如下：

欲生不可事也，憎死不可辭也，賤之不可憎也，貴之不可喜也，因其資而寧之，弗敢極也，弗敢極即至樂極矣。〈九守〉篇

欲生而不事，憎死而不辭，賤之而弗憎，貴之而弗喜，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。〈精神訓〉

〈精神訓〉說明在造化的御使下，對於人世處境的一種莫可奈何的心態，“不極”，高誘注曰：“喻道人不急求生也。”〈九守〉篇卻表現出積極性的處置，以“弗敢極”的審慎態度，達到“至樂”。二者資料來源文本記述有異。

3-3

守虛

〔老子曰：

所謂〕聖人者，因時而安其位，當世而樂其業。

夫哀樂者，德之邪；好憎者，心之累；喜怒者，道之過。故其

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，靜即與陰合德，動即與陽同波。

故心者，形之主也，神者，心之寶也；形勞而不休即蹶，精用而不已則竭，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，以無應有，必究其理；以虛受實，必窮其節；恬愉虛靜，以終其命；無所疏，無所親；抱德煬和，以順於天；與道為際，與德為鄰；不為福始，不為禍先，死生無變於己；故曰至神。〔神則以求無不得也，以為無不成也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夫造化者之攬援物也，譬猶陶人之埴埴也；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也，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；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，與其為盆盎亦無以異矣。夫臨江之鄉，居人汲水以浸其園，江水弗憎也；苦洿之家，決洿而注之江，洿水弗樂也。是故其在江也，無以異其浸園也；其在洿也，亦無以異其在江也。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，當世而樂其業。

夫‘悲’樂者，德之邪〔也〕；{〔而〕喜怒者，道之過〔也〕；好憎者，心之‘暴’〔也〕}。

故〔曰：〕“其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，靜則與陰‘俱閉’，動則與陽‘俱開’。”精神澹然無極，不與物散，而天下自服。

故心者，形之主也；而神者，心之寶也。形勞而不休則蹶，精用而不已則竭，是故聖人〔貴而〕尊之，不敢越也。夫有夏氏之璜者，匣匱而藏之，寶之至也。夫精神之可寶也，非直夏后氏之璜也。

是故聖人以無應有，必究其理，以虛受實，必窮其節，恬愉虛靜，以終其命。

〔是故〕無所〔甚〕疏，〔而〕無所〔甚〕親，抱德煬和，以順於天，與道為際，與德為鄰，不為福始，不為禍先。魂魄處其宅，而精神守其根，死生無變於己，故曰至神。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p.225-227／〈精神訓〉辨析，頁106-107

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，此之謂大本大宗，與天和者也；所以均調天下，與人和者也。與人和者，謂之人樂；與天和者，謂之天樂。莊子曰：“吾師乎！

吾師乎！鑒萬物而不爲戾，澤及萬世而不爲仁，長於上古而不爲壽，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，此之爲天樂。故曰：知天樂者，其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。靜而與陰同德，動而與陽同波。故：知天樂者，無天恐，無人非，無物累，無鬼責。故曰：其動也天，其靜也地，一心定而王天下；其鬼不崇，其魂不疲，一心定而萬物服。言以虛靜推於天地，通於萬物，此之謂天樂。天樂者，聖人之心，以畜天下也。《莊子·天道》

若夫不刻意而高，無仁義而修，無功名而治，無江海而閒，不道引而壽，無不忘也，無不有也，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。此天地之道，聖人之德也。……故曰：聖人之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；靜而與陰同德，動而與陽同波；不爲福先，不爲禍始；感而後應，迫而後動，不得已而後起。去知與故，循天之理。”故無天災，無物累，無人非，無鬼責。其生若浮，其死若休。不思慮，不豫謀。光矣而不燿，信矣而不期。其寢不夢，其覺無憂。其神純粹，其魂不罷。虛無恬憺，乃合天德。故曰：悲樂者，德之邪；喜怒者，道之過；好惡者，德之失。故心不憂樂，德之至也。《莊子·刻意》

是以神人惡衆至，衆至則不比，不比則不利也。故：無所甚親，無所甚疏，抱德煬和以順天下，此謂真人。於蟻棄知，於魚得計，於羊棄意。《莊子·徐無鬼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資料相當雜亂，全章文字幾乎均見於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，而部份出現於《莊子》。文中談論“形”、“心”與“神”諸關係，強調“以無應有”、“以虛受實”、“恬愉虛靜”等心靈操持，應屬“文子外編”中南方道家傳承資料，《文子》此章僅存殘文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所謂聖人者”段：聖人“因時”、“當世”而處其位業。“當”，有“符應”之義。“因循”與“順應”是道家後學的重要思想。《淮南子》似以“是故”引述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以作爲前文“夫造化者之攬援物”段結論。

第二、“夫哀樂者”段：除見於〈精神訓〉外，同時也出現於《莊子·天

道》與〈刻意〉兩篇。三者對應文句的比較如下：

夫哀樂者，德之邪，好憎者，心之累，喜怒者，道之過。故其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，靜即與陰合德，動即與陽同波。《文子·九守》

夫悲樂者，德之邪也；而喜怒者，道之過也；好憎者，心之暴也。故曰：其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，靜則與陰俱閉，動則與陽俱開。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

故曰：知天樂者，其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。靜而與陰同德，動而與陽同波。《莊子·天道》

故曰：聖人之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；靜而與陰同德，動而與陽同波；不為福先，不為禍始；……悲樂者，德之邪；喜怒者，道之過；好惡者，德之失。故心不憂樂，德之至也。《莊子·刻意》

見於《莊子》兩處文句，均具有“故曰”的引述形式。可見此項資料的形成，要早於《莊子》外篇成書。〈九守〉篇文字可能與其同源。“靜即與陰合德，動即與陽同波”兩句，“同德”與“同波”，《文子》與《莊子》同，而《淮南子》則分別作“俱閉”與“俱開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與陰俱閉’、‘與陽俱開’，本作‘與陰合德’、‘與陽同波’，後人以〈原道訓〉云‘與陰俱閉，與陽同波’，故據彼以改此也。不知‘波’與‘化’為韻，若如後人所改，則失其韻矣。《文子》〈九守〉篇‘靜則與陰合德，動則與陽同波’，即用《淮南》之文。”植案：《文子》並非引用《淮南子》，而是保留與《淮南子》同源之“文子外編”資料。

又，“神則以求無不得，以為無不成也”兩句，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此句“以求”與“以為”是回應“以無應有，必究其理；以虛受實，必窮其節”，〈九守〉論述較為完整。《淮南子》或因行文體例與《文子》不同，而省略此兩句。

又，“心之累”句，〈精神訓〉作“心之暴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暴’當依《文子》〈九守〉篇作‘累’，字之誤。上文曰‘好憎者使人心之勞’，故曰‘好憎者心之累也’。作‘暴’，則非其指矣。”

第三、“故心者”段：“不敢越也”句下，〈精神訓〉補述曰：“精神之可寶，甚於夏后氏之璜”。“死生無變於己”句，〈精神訓〉前有“魂魄處其宅，而精神守其根”兩句，《文子》此處舉以“禍、福、死、生”，文意完整，〈精神訓〉似有增補。“神則以求無不得，以為無不成”兩句，未見於《淮南子》，上句“故曰：至神”已是結語，此兩句或為古注竄入。

3-4

守無

〔老子曰：〕

輕天下，即神無累；細萬物，即心不惑；齊生死，則意不懼；同變化，則明不眩。

夫至人倚不撓之柱，行無關之途，稟不竭之府，學不死之師，無往而不遂，無之而不通，屈伸俯仰，抱命不惑而宛轉，禍福利害，不足以患心。

夫為義者可迫以仁，而不可劫以兵，可正以義，不可縣以利。君子死義，不可以富貴留也，為義，不可以死亡恐也，又況於無為者乎！〔無為者即無累，〕無累之人，以天下為影柱。上觀至人之倫，深原道德之意，下考世俗之行，乃足以羞也。夫無以天下為者，學之建鼓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輕天下，‘則’神無累〔矣〕；細萬物，‘則’心不惑〔矣〕；齊死生，則‘志’不懼〔矣〕；同變化，則明不眩〔矣〕。眾人以為虛言，吾將舉類而實之：

人之所以樂為人主者，以其窮耳目之欲，而適躬體之便也。今高臺層榭，

人之所麗也，而堯樣桷不斷，素題不枿；珍怪奇異，人之所美也，而堯糲粢之飯，藜藿之羹；文繡狐白，人之所好也，而堯布衣揜形，鹿裘御寒。養性之具不加厚，而增之以任重之憂，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，若解重負然。非直辭讓，誠無以爲也。此輕天下之具也。

禹南省，方濟于江，黃龍負舟，舟中之人五色無主，禹乃熙笑而稱曰：“我受命於天，竭力而勞萬民。生，寄也；死，歸也。何足以滑和！”視龍猶蝓蛄，顏色不變，龍乃弭耳掉尾而逃。禹之視物亦細矣。

鄭之神巫相壺子林，見其徵，告列子。列子行泣報壺子。壺子持以天壤，名實不入，機發於踵。壺子之視死生亦齊。

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，脊管高于頂，膈下迫頤，兩髀在上，燭營指天，匍匐自闕於井曰：“偉哉造化者！其以我爲此拘拘邪？”此其視變化亦同矣。

故觀堯之道，乃知天下之輕也；觀禹之志，乃知天下之細也；原壺子之論，乃知死生之齊也；見子求之行，乃知變化之同也。

夫至人倚不‘拔’之柱，行‘不’關之塗，稟不竭之府，學不死之師，無往而不遂，無‘至’而不通。生不足以挂志，死不足以幽神，屈伸俛仰，抱命‘而婉轉’，禍福利害，千變萬紜，‘孰’足以患心！若此人者，抱素守精，蟬蛻蛇解，游於太清，輕舉獨往，忽然入冥。鳳凰不能與之儷，而況斥鷃乎！勢位爵祿，何足以概志也！

晏子與崔杼盟，臨死地而不易其義。殖、華將戰而死，莒君厚賂而止之，不改其行。故‘晏子’可迫以仁，不可劫以兵；〔殖、華〕可止以義，〔而〕不可縣以利。君子‘義死’，〔而〕不可以富貴留也；‘義為’，〔而〕不可以死亡恐也。彼則直爲義耳，而尚猶不拘於物，又況無為者〔矣〕！堯不以天下爲貴，故授舜；公子札不以百國爲尊，故讓位。子罕不以玉爲富，故不受寶；務光不以生害義，故自投於淵。由此觀之，至貴不待爵，至富不待財。天下至大矣，而以與侘人也；身至親矣，而棄之淵。外此，其餘無足以立矣。此之謂無累之人，無累之人，〔不〕以天下爲‘貴’〔矣〕。上觀至人之論，深原道德之意，〔以〕下考世俗之行，乃足羞也。

故通許由之意，〈金縢〉、〈豹韜〉廢矣；延陵季子不受吳國，而訟閒田

者慚矣；子罕不利寶玉，而爭券契者媿矣；務光不污於世，而貪利偷生者悶矣。故不觀大義者，不知生之不足貪也；不聞大言者，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。今夫窮鄙之社也，叩盆拊瓠，相和而歌，自以爲樂矣。嘗試爲之擊建鼓，撞巨鐘，乃性仍仍然，知其盆瓠之足羞也。藏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修文學，而不知至論之旨，則拊盆瓠之徒也。夫以天下爲者，學之建鼓矣。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p. 231-237 / 〈精神訓〉辨析，頁 114-117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文字全見於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。〈九守〉篇此章可分爲三段，彼此文意並不連貫，而〈精神訓〉此處的論述也需分爲兩節。此章資料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，“輕天下”段：“輕天下”、“細萬物”、“齊生死”、“同變化”四種處世的操持，體現《莊子》“真人”或“至人”的風範，應爲“文子外編”保留南方道家思想史料，後竄入《文子》。《淮南子》曾加引述，並舉出“堯輕天下之具”、“禹視萬物之細”、“壺子視死生之齊”“子求（“求”字，據俞樾說當作“來”。）視變化之同”諸事例，加以詳論。“齊生死”句，王叔岷認爲“生死”二字倒置。〈道德〉篇亦云“三皇五帝輕天下，細萬物，齊死生，同變化。”

第二、“夫至人倚不撓之柱”段：“至人”觀念是道家傳承所提出的一種表徵人存意義的用語，最早出現於《莊子》，《莊子》使用“至人”有三十次之多。儒家典籍《荀子》使用兩次外，並未見“至人”一詞。《荀子》曰：“故明於天人之分，則可謂至人矣。”（〈天論〉篇）此種思想應爲荀子在稷下學宮受到《莊子》的影響。《文子》此段同樣屬於南方道家傳承的資料。

“不撓之柱，無關之途”兩句，“撓”、“無”二字，〈精神訓〉分別作“拔”、“不”。“撓”，清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·小部》：“撓，假借爲橈。”“橈”，曲也。“不曲之柱”、“不拔之柱”，文意近而有異。“無關”與“不關”，含意也有不同。

又，“無之而不通”，“之”字，〈精神訓〉作“至”。于大成云：“之，

猶至也。”

第三、“夫爲義者”段：“夫爲義者”四句，〈精神訓〉作“晏子與崔杼盟，臨死地而不易其義。殖、華將戰而死，莒君厚賂而止之，不改其行。故晏子可迫以仁，而不可劫以兵。殖、華將戰而死，莒君厚賂而止之，不改其行。”高誘注曰：

崔杼殺齊莊公，盟諸侯曰：“不唯崔慶是從者，如此盟。”晏子曰：“嬰所不唯忠於君而利社稷者是從，亦如是。”故曰：臨死地而不易其義。晏子不從崔杼之盟，將見殺。晏子曰：“句戟何不句，直矛何不摧，不撓不義。”故曰：不改其行。殖，杞梁；華，華周，皆齊士，爲君伐莒。莒人圍之，壯其勇力，厚賂而止之。不可，遂戰而死。故曰不改其行也。

〈九守〉篇此處將兩個事例簡約爲“爲義者”，可能爲《淮南子》別本節要的論述。“正以義”句，“正”字，〈精神訓〉作“止”。“止”與“迫”相應，當作“止”。俞樾云：“‘正’乃‘止’字之誤。‘止以義’與‘迫以仁’，文義相稱，作‘正’則非其旨矣。《淮南子》〈精神〉篇作‘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’，即上文所謂‘殖華將戰而死，莒君厚賂止之，不改其行也。’”

又，“死義”、“爲義”，〈精神訓〉分別作“義死”與“義爲”，可能爲不同文本的敘說。

又，“無爲者即無累，無累之人，以天下爲影柱”三句，〈精神訓〉作“無累之人，不以天下爲貴矣”。二者意含不同。“影柱”二字，見於《淮南子》兩處，〈繆稱訓〉云：“列子學壺子，觀影柱而知持後矣”“影柱”似指測時的工具。〈俶真訓〉曰：“提契天地，而委萬物，以鴻濛爲影柱。”“影柱”指依循之準據。《文子》此三句意謂：“至人”無所作爲，故無累，而能將天下視爲“影柱”，也就是“以天下作爲驗證人存意義的準據”。〈精神訓〉則說明“無所繫累之人，不以天下爲珍貴”。

又，“夫無以天下爲者”句，〈精神訓〉誤奪“無”字，義不可通，當據《文子》補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夫以天下爲者’，‘以’上，當有

‘無’字。‘無以天下爲者’，承上文許由而言；建鼓‘學之’，對‘拊盆扣瓠’而言。言無以天下爲者，其於世俗之學者，猶建鼓之於盆瓠也。今本‘以天下’上脫‘無’字，則義不可通。《文子》〈九守〉篇正作‘無以天下爲者’。”

“建鼓”二字見於《莊子》。〈天道〉曰：“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？”《儀禮·大射儀》曰：“建鼓在阼階西，南鼓，應鼗在其東，南鼓。西階之西，頌磬東面，其南鐘，其南鑄，皆南陳。一建鼓在其南，東鼓；朔鼗在其北。一建鼓在西階之東，南面。”

3-5

守平

〔老子曰：〕

尊勢厚利，人之所貪，比之身則賤。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，衣足以蓋形御寒，適情辭餘〔，不貪得，不多積〕。清目不視，靜耳不聽，閉口不言，委心不慮，棄聰明，反太素，休精神，去知故，〔無好無憎〕，是謂大通。除穢去累，莫若未始出其宗，何為而不成。知養生之和者，即不可縣以利，〔通內外之符者，不可誘以勢。〕無外之外，至大，無內之內，至貴，能知大貴，何往不遂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尊勢厚利，人之所貪〔也〕，‘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，愚夫不為’。由此觀之，生尊于天下也。

聖人食足以接氣，衣足以蓋形，適情‘不求’餘，無天下不虧其性，有天下不羨其和。有天下，無天下，一實也。今贛人敖倉，予人河水，飢而餐之，渴而飲之，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，則身飽而敖倉不爲之減也，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。有之不加飽，無之不爲之飢。與守其籥篴、有其井，一實也。

人大怒破陰，大喜墜陽，大憂內崩，大怖生狂。〔除穢去累，莫若未始出

其宗，乃為大通}。清目〔而〕不〔以〕視，靜耳〔而〕不〔以〕聽，‘鉗’口〔而〕不〔以〕言，委心〔而〕不〔以〕慮，棄聰明〔而〕反太素，休精神〔而〕‘棄’知故，覺而若昧，生而若死，終則反本。未生之時，而與化為一體，死之與生，一體也。

今夫繇者，揭鑊舌，負籠土，鹽汗交流，喘息薄喉。當此之時，得茆越下，則脫然而喜矣。巖穴之間，非直越下之休也。病疵瘕者，捧心抑腹，膝上叩頭，蹢躅而諦，通夕不寐。當此之時，噲然得臥，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。夫脩夜之寧，非直一噲之樂也。

故知宇宙之大，則不可劫以死生；知養生之和，則不可縣以‘天下’；知未生之樂，則不可畏以死；知許由之貴于舜，則不貪物。牆之立，不若其偃也，又況不為牆乎！冰之凝，不若其釋也，又況不為冰乎！自無蹠有，自有蹠無，終始無端，莫知其所萌。非通於外內，孰能無好憎？無外之外，至大〔也〕；無內之內，至貴〔也〕；能知大貴，何往〔而〕不遂！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 p.237-240 /

〈精神訓〉辨析，頁118-119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第五章，二者句序稍有不同。全文敘說“養生之和”與“大通”之理，為道家重要思想。但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，二者文字似均有殘缺。《文子》此章仍原屬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《淮南子》加以引用申說。

“比之於身則賤”句，〈精神訓〉作：“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勿其喉，愚夫不為。”二者文義有別，《文子》是說尊勢厚利，與身相比為賤。而〈精神訓〉則說能得有天下而被殺，雖愚者不為。二者文字記述不同。

又，“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……是謂大通”數句，見於〈精神訓〉文句頗為錯亂。“除穢去累”三句，在“人大怒破陰”四句之後，文義不能銜接。《文子》“清目不視”等句，可上承前文“故聖人”句，文義文意較為連貫。《劉子·防慾》曰：“食足以充虛接氣，衣足以蓋形禦寒。”《墨子·節用中》曰：“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，曰：足以充虛繼氣。”“食足”句，與《文子》

同，〈精神訓〉缺“充虛、禦寒”四字。此句《墨子》引為“古者聖王之制”，當為〈節用中〉成篇前流傳資料，後保存於“文子外編”之中。

又，“知養生之和者，即不可縣以利，通內外之符者，不可誘以勢”四句，〈精神訓〉作“故知宇宙之大，則不可劫以死生；知養生之和，則不可縣以天下。”“縣以利”三字，〈精神訓〉作“縣以天下”，似回應前文“據天下之圖”而說。〈精神訓〉下文有“非通於外內，孰能無好憎”兩句，與《文子》此處後兩句文義相近。《文子》此處文義完整，似保留“文子外編”舊文，而〈精神訓〉卻有所發揮。

3-6

守易

〔老子曰：〕

古之為道者，理情性，治心術，養以和，持以適，樂道而忘賤，安德而忘貧，性有不欲，無欲而不得，心有不樂，無樂而不為，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，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，不縱身肆意而制度，可以為天下儀。

量腹而食，制形而衣，容身而居，適情而行，餘天下而不有，委萬物而不利，豈為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！〔若然者，可謂能體道矣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袁世湊學，不知原心反本，直雕琢其性，矯拂其情，以與世交，故目雖欲之，禁之以度，心雖樂之，節之以禮，趨翔周旋，詘節卑拜，肉凝而不食，酒澄而不飲，外束其形，內總其德，錯陰陽之和，而迫性命之情，故終身為悲人。

達至道者則不然，理情性，治心術，養以和，持以適，樂道而忘賤，安德而忘貧，性有不欲，無欲而不得，心有不樂，無樂而‘弗’為，無益‘情’者

不以累德，便‘性’者不以滑和，〔故〕縱‘體’肆意而‘度制’，可以為天下儀。

今夫儒者，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，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，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。夫牧民者，猶畜禽獸也，不塞其囿垣，使有野心，繫絆其足，以禁其動，而欲脩生壽終，豈可得乎！夫顏回、季路、子夏、冉伯牛，孔子之通學也。然顏淵夭死，季路殖於衛，子夏失明，冉伯牛為厲。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。故子夏見曾子，一臞一肥，曾子問其故，曰：“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，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，兩者心戰，故臞。先王之道勝，故肥。”推此，志非能不貪富貴之位，不便侈靡之樂，直迫性閉欲，以義自防也。雖情心鬱殫，形性屈竭，猶不得已自強也，故莫能終其天年。

若夫至人，量腹而食，‘度’形而衣，容身而‘游’，適情而行，餘天下而不‘貪’，委萬物而不利；處大廓之宇，游無極之野，登太皇，馮太一，玩天地于掌握之中，〔夫〕豈為貧富‘肥臞’哉！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p. 240-242 / 〈精神訓〉

辨析，頁120-122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接續見於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，其中“理情性”、“治心術”、“養和”、“樂道”、“安德”、“不欲”、“不樂”、“適情”、“餘天下”、“委萬物”等觀念近於《莊子》，二者原始資料應屬南方道家莊學傳承，而保留於“文子外編”，《文子》此章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，並由今本編輯者加以改動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古之為道者”段：此段首句，〈精神訓〉作“達至道者則不然”。〈精神訓〉此處是以對比形式論述，針對其前文“衰世湊學”不知原性反本，而提出“達至道者則不然”。“不縱體肆意而制度”，“不”字〈精神訓〉作“故”，二者文意差異極大。顧觀光云：“〈精神訓〉‘不’作‘故’，‘故’字是也。此即‘從心所欲不踰矩’之義。”王叔岷云：“‘不’字涉上文諸‘不’字而衍，《七籤》引此，正無‘不’字。”〈精神訓〉此處思想也與《荀子·解蔽》相近。〈解蔽〉篇曰：

欲為蔽，惡為蔽……此心術之公患也。聖人知心術之患，見蔽塞之禍，故無欲、無惡、無始、無終、無近、無遠、無博、無淺、無古、無今，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。……何謂衡？曰：道。故心不可以不知道……人何以知道？曰：心。心何以知？曰：虛壹而靜。心未嘗不臧也，然而有所謂虛；心未嘗不兩也，然而有所謂一；心未嘗不動也，然而有所謂靜。……知道察，知道行，體道者也。虛壹而靜，謂之大清明。……精於物者以物物，精於道者兼物物，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。壹於道則正，以贊稽物則察；以正志行察論，則萬物官矣。……故《道經》曰：“人心之危，道心之微。”……至人也，何彊！何忍！何危！故濁明外景，清明內景。聖人縱其欲，兼其情，而制焉者理矣，夫何彊！何忍！何危！故仁者之行道也，無為也；聖人之行道也，無彊也。仁者之思也恭，聖人之思也樂。此治心之道也。……為之無益於成也，求之無益於得也，憂戚之無益於幾也，則廣焉能棄之矣，不以自妨也，不少頃干之胸中。不慕往，不閔來，無邑憐之心，當時則動，物至而應，事起而辨，治亂可否，昭然明矣。

《荀子》“聖人縱其欲，兼其情，而制焉者理”三句，與〈精神訓〉“縱體肆意而制度”意含相通。《荀子》此處“至人”、“無為”、“心術”、“當時而動”、“物至而應”……等觀念應受到稷下道家思想的影響。

又，“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，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”兩句，〈精神訓〉作“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，而便性者不以滑和”。《文子》前文曰“理情性”，“情、性”並提，因此，“無益於性”，當作“無益於情”。〈精神訓〉“便性”前無“不”字，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便於性’二句義不可通，且與上文不對。劉績依《文子》〈九守〉篇改為‘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，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’，當是也。”

第二、“量腹而食”段：〈精神訓〉前有“若夫至人”句，並接於“今夫儒者，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……”段後，形成“儒者”與“至人”的比較。〈精神訓〉“今夫儒者”段部份文字見於《文子·上禮》第四章。《文子》此章與其〈上禮〉篇第四章，均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，今本《文子》編輯

者，分置於兩處，並加以編改傳會。¹“若然者，可謂能體道矣”兩句，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當為編輯者所加按語，以補足殘文的文意。《文子》此段，文氣與前段亦不能連貫。

又，“量腹而食，制形而衣”兩句，見於本篇第八章。“制”字，〈精神訓〉作“度”，第八章亦作“度”（出現於〈傲真訓〉者亦作“度”）。“制”字，似誤。

又，“容身而居”句，〈精神訓〉作“容身而游”，“居”當為正字，“食、衣、居、行”應指生活中主要的四事，〈精神訓〉作“游”，恐誤。“餘天下而不有”句，“有”字，〈精神訓〉作“貪”，“有天下”一詞，為古典文獻常用，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即多處使用，“貪”字恐誤，《文子》似保留《淮南子》舊文。

又，“豈為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”句，〈精神訓〉作“夫豈為貧富肥臞哉”。〈精神訓〉前文舉出“子夏見曾子，一臞一肥”的事例，“貧富肥臞”四字回應此事，《文子》此句似編輯者所改。

3-7

守清

〔老子曰：〕

人受氣於天者，耳目之於聲色也，鼻口之於芳臭也，肌膚之於寒溫也，其情一也。或以死，或以生，或為君子，或為小人，所以為制者異。

神者，智之淵也，神清則智明；智者，心之府也，智公則心平。人莫鑑於流潦而鑑於澄水，以其清且靜也。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，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。夫鑑明者，則塵垢不汙也，神清者，

¹ 參見本書〈上禮〉篇第四章探析與解說。

嗜欲不誤也。故心有所至，則神慨然在之，反之於虛，則消躁藏息矣，此聖人之游也。故治天下者，必達性命之情〔而後可也〕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水之性真情而土汨之，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。

〔夫〕人之所受於天者，耳目之於聲色也，‘口鼻’之於芳臭也，肌膚之於寒‘燠’，其情一也，‘或通於神明，或不免於癡狂’者，何也？其所為制者異也。

〔是故〕神者智之淵也，‘淵’清則智明〔矣〕；智者心之府也，智公則心平〔矣〕。人莫鑑於流‘沫’，而鑑於‘止’水〔者〕，以其靜也；莫窺形於生鐵，而窺於明鏡者，以其易也。‘夫唯易且靜，形物之性也’。由此觀之，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，是故虛室生白，吉祥止也。

夫鑑明者塵垢‘弗能藴’，神清者嗜欲‘弗能亂’。精神已越於外，而事復返之，是失之於本，而求之於末也。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，弊其玄光而求知之于耳目，是釋其照照，而道其冥冥也，是之謂失道。心有所至而神‘喟’然在之，反之於虛則‘消鑠滅息’，此聖人之游也。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p. 67-70／〈俶真訓〉

辨析，頁 68-69

故古之治天下也，必達乎性命之情。其舉錯未必同也，其合於道一也。夫夏日之不被裘者，非愛之也，燠有餘於身也。冬日之不用矜者，非簡之也，清有餘於適也。（下接見於〈九守〉篇下章文句）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p. 70／〈俶真訓〉辨析，頁 70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與下第八、九兩章，均接續見於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。《文子》此三章內容與表達形式，與〈俶真訓〉相近。如〈俶真訓〉曰：“聖人有所達……誠達性命之情，而仁義固附矣……若夫神無所掩，心無所載……此真人之遊（“遊”字，原作“道”，據王念孫校改）也。”又曰“是故聖人內修道術，而不外飾仁義……

此聖人之遊。若夫真人，則動溶於至虛……”¹。二者不但強調“性命之情”，並且區別“聖人”與“真人”的差異。《文子·精誠》第八章曰：“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，真人不過，賢人所以矯世俗者，聖人不觀。”此項內容也見於〈微明〉篇第十九章，曰“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，真人未嘗過焉；賢人所以矯世俗者，聖人未嘗觀焉。”²這些內容似原屬同源資料，保留於“文子外編”之中，而此處三章應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人受氣於天者”段：“人受氣於天”，可回應此篇第二章“人受天地之變化而生”。“受氣於天”四字，〈俶真訓〉作“之所受於天”，二者記述的資料不同。“或以死，或以生，或為君子，或為小人”四句，〈俶真訓〉作“或通於神明，或不免於癡狂者”。《劉子·防慾》曰：“耳目之於聲色，鼻口之於芳味，肌膚之於安適，其情一也。然亦以死，亦以生，或為賢智，或為庸愚，由於處之異也。”《劉子》中“賢智”、“庸愚”義近於《文子》之“君子”“小人”，而與《淮南子》差異較大；《淮南子》並無“或以生，或以死”句，顯然《劉子》所引用《淮南子》文字，出自與今本不同文本。

又，“所以為制者異”句，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無“以”字，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案：《御覽》七百二十引‘所’下有‘以’字，《文子》〈守清〉篇同。”

第二、“神者，智之淵”段：此段強調“必達性命之情”，應與《莊子》〈駢拇〉、〈在宥〉、〈天運〉、〈徐無鬼〉等篇資料的傳承有關，應屬南方道家思想史料。見於《莊子》者，如：“彼至正者，不失其性命之情。”、“吾所謂臧者，非所謂仁義之謂也，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。”〈駢拇〉篇；“自三代以下者，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，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！”“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下，莫若無為。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。”〈在宥〉篇；“君將盈耆欲，長好惡，則性命之情病矣。”〈徐無鬼〉篇。

¹ 此段文字部份見於《文子·精誠》第二章。

² 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篇作“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，真人未嘗過焉；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，聖人未嘗觀焉。”

又，“神清則智明”句，〈俶真訓〉作“淵清則智明”，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以下兩句例之，則‘淵清’，當作‘神清’，此涉上句‘淵’字而誤也。《太平御覽》引此，正作‘清’，《文子》〈九守〉篇同。”

又，“人莫鑑於流潦”句，“流潦”二字，〈俶真訓〉作“流沫”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〈說山訓〉‘人莫鑑於沫雨，而鑑於澄水者，以其休止不蕩也。’注曰：‘沫雨，雨潦上覆瓮也。沫雨或作流潦。’今按此當以‘流潦’爲正，‘流潦’即行潦也。《詩》〈洞酌〉篇毛《傳》曰：‘行潦，流潦也。’《孟子》〈公孫丑〉篇趙注曰：‘行潦，道旁流潦也。’是其義。‘流潦’雨‘止水’，正相對爲文。《莊子》〈德充符〉篇‘人莫鑑於流水，而鑑於止水。’，流潦猶流水也。《文子》〈九守〉篇亦作‘流潦’，可知古本如此矣。”

又，“神清意平，乃能形物之情”兩句，〈俶真訓〉作“夫唯易且靜，形物之性也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夫唯易且靜，形物之性也’，語意未明。《御覽》〈方術部〉引，作‘夫唯易且靜，故能形物之性情也’，較今本爲善。《文子》作‘神清意平，乃能形物之情也’。”

又，“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”句，〈俶真訓〉作“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用也’二字，文不成義。《太平御覽》〈方術部〉引此，作‘用者必假之於弗用者’，是也。今本兩‘者’字，涉上文而誤耳。《文子》作‘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’，《莊子》〈知北遊〉篇曰：‘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’，皆其證。”

又，“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”句，〈俶真訓〉無“而後可也”四字，而有“其舉措未必同也”等句的申論。《淮南子》似引用“文子外編”資料。

3-8

守真

〔老子曰：〕

夫〔所謂〕聖人〔者〕，〔適情而已，〕量腹而食，度形而衣，

節乎己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。故能有天下者，必無以天下為也，能
有名譽者，必不以越行求之。誠達性命之情，仁義因附也。

若夫神無所掩，心無所載，通洞條達，澹然無事，勢利不能誘，
聲色不能淫，辯者不能說，智者不能動，勇者不能恐，此真人之游
也。

夫生生者不生，化化者不化。不達此道者，雖知統天地，明照
日月，辯解連環，辭潤金石，猶無益於治天下也。〔故聖人不失所
守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故古之治天下也，必達乎性命之情。其舉錯未必同也，其合於道一也。夫
夏日之不被裘者，非愛之也，燠有餘於身也。冬日之不用絮者，非簡之也，清
有餘於適也。夫聖人量腹而食，度形而衣，節於己〔而已〕，貪汙之心‘奚’
由生哉！故能有天下者，必無以天下為也；能有名譽者，必‘無’以‘趨’行
求者〔也〕。聖人有所于達，達則嗜欲之心外矣。

孔、墨之弟子，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，然而不免於僵。身猶不能行也，
又況所教乎？是何則？其道外也。夫以末求返於本，許由不能行也，又況齊民
乎！誠達〔于〕性命之情，〔而〕仁義固附〔矣〕，趨捨何足以滑心！

若夫神無所掩，心無所載，通洞條達，‘恬漠’無事，無所凝滯，虛寂以
待，勢利不能誘〔也〕，〔辯者不能說〔也〕，聲色不能淫〔也〕〕，美者不
能濫也，知者不能動〔也〕，勇者不能恐〔也〕，此真人之‘道’也。若然者，
陶冶萬物，與造化者為人，天地之間，宇宙之內，莫能夭遏。

夫‘化’生者不‘死’，〔而〕化‘物’者不化，神經於驪山、太行而不能
難，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，處小隘而不塞，橫局天地之間而不窺。不‘通’
此者，雖目數千羊之群，耳分八風之調，足蹠《陽阿》之舞，而手會《綠水》
之趨，智‘終’天地，明照日月，辯解連環，‘澤’潤玉石，猶無益於治天下
也。《淮南子·傲真訓》p.70-72／《傲真訓》辨析，頁70-71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接續見於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第八章。今本《文子》此章的構爲：“夫所謂聖人者……若夫神無所掩……此真人之遊。夫生生者不生……故聖人不失所守”，此種論述相當混亂。而〈俶真訓〉作“故古之治天下也，必達乎性命之情……”（另段起）夫聖人量腹而食……（另段起）孔、墨之弟子，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，然而不免於僂。……（另段起）若夫神無所掩，心無所載……此真人之遊也。若然者，陶冶萬物，與造化者爲人……（另段起）夫化生者不死……不通此者……猶無益於治天下也。”全文論述“性命之情”，其中“夫聖人量腹而食”段，則敘說“聖人節於己”、“無嗜欲之心”，恐爲錯簡。《文子》此章仍沿襲《淮南子》錯亂句序，應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而《淮南子》此處亦有誤字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夫所謂聖人者”段：“夫所謂聖人者，適情而已，量腹而食”三句，〈俶真訓〉作“夫聖人量腹而食”。“誠達性命之情，仁義因附也”兩句，與前文文意不能銜接。〈俶真訓〉則指文前“孔、墨之弟子，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，然而不免於僂”事，此處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，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加以綴合增改。

第二、“若夫神無所掩”段：此段見於〈精神訓〉處，以“若夫神無所掩”等句，對較“真人之道”與孔墨行徑的不同。〈九守〉篇並無“孔、墨之弟子”段文字，全章形成“聖人”與“真人”的比較，但下段又出現對於“聖人”的說明，文義相當混淆。此處應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，《淮南子》文意似本諸《莊子·田子方》，〈田子方〉篇曰：“古之真人，知者不得說，美人不得濫，盜人不得劫，伏戲黃帝不得友。死生亦大矣，而無變乎己，況爵祿乎！”

又，“此真人之遊也”句，“遊”字，〈俶真訓〉作“道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道’，本作‘遊’，此後人以意改之也。《文子》〈九守〉篇正作‘遊’。遊者，行也，言真人之所行如此。”

第三、“夫生生者不死”段：此段多處文字與〈俶真訓〉有異，“故聖人不失所守”句，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“夫生生者不死，化化者不化”兩句，〈俶

真訓〉作“化生者不死，而化物者不化”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化生’當作‘生生’，涉下句而誤。〈精神訓〉曰：‘故生生者未嘗死也，其所生則死矣。化物者未嘗化也，其所化則化矣。’是其證。”〈九守〉篇此處正作“生生”。俞樾所引〈精神訓〉文句，同見於〈九守〉第十四章，作“故生生者未嘗生，其所生者即生，化化者未嘗化，其所化者即化。”〈九守〉篇兩處“化化”，《淮南子》均作“化物”，可見二者文本有異。

又，“辭潤玉石”句，〈俶真訓〉作“澤潤玉石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澤潤玉石’本作‘辭潤玉石’。……正文‘澤’字涉注文‘潤，澤也’而誤。（《太平御覽》〈人事部〉一百五引此已誤。）後人不達，又於注內加一‘澤’字以從已誤之正文耳。《文子》〈九守〉篇正作‘辭潤玉石’。”

3-9

守靜

〔老子曰：〕

靜漠恬淡，所以養生也；和愉虛無，所以據德也。外不亂內，即性得其宜，靜不動和，即德安其位；養生以經世，抱德以終年，可謂能體道矣。若然者，血脈無鬱滯，五臟無積氣，禍福不能矯滑，非譽不能塵垢。

非有其世，孰能濟焉？有其才，不遇其時，身猶不能脫，又況無道乎？

夫目察秋毫之末者，耳不聞雷霆之聲；耳調金玉之音者，目不見太山之形。故小有所志，則大有所忘。今萬物之來，擢拔吾生，撓取吾精，若泉源也，雖欲勿稟，其可得乎？今盆水若清之經日，乃能見眉睫；濁之不過一撓，即不能見方圓也。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，猶盆水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靜漠恬澹，所以養‘性’；和愉虛無，所以‘養’德也。外不‘滑’內，‘則’性得其宜；‘性’不動和，‘則’德安其位。養生以經世，抱德以終年，可謂能體道矣。若然者，血脈無鬱滯，五藏無‘蔚’氣，禍福‘弗’能‘撓’滑，非譽‘弗’能塵垢，故能致其極。

非有其世，孰能濟焉？有其‘人’，不遇其時，身猶不能脫，又況無道乎？

且人之情，耳目應感動，心志知憂樂，手足之攢疾痒、辟寒暑，所以與物接也。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，蚊虻嚼膚而知不能平，夫憂患之來，撓人心也，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蚊虻之慘怛也，而欲靜漠虛無，奈之何哉！夫目察秋毫之末，耳不聞雷霆之‘音’；耳調玉石之‘聲’，目不見太山之‘高’。何則？小有所志〔而〕大有所忘〔也〕。今萬物之來，擢拔吾‘性’，撓取吾情，‘有’若泉源，雖欲勿稟，其可得‘耶’！

今夫樹木者，灌以灑水，疇以肥壤，一人養之，十人拔之，則必無餘蘖，又況與一國同伐之哉？雖欲久生，豈可得乎！今盆水〔在庭〕，清之‘終’日，〔未〕能見眉睫；濁之不過一撓，〔而〕不能察方員。人神‘易濁而難清’，猶盆水〔之類〕也，況一世而撓滑之，曷須與平乎！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 p. 73-75 / 〈俶真訓〉

辨析，頁 72-73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接續見於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第八章。全章論述“養生”、“據德”之說，仍屬南方道家思想史料。〈俶真訓〉“非有其世”段，與上下段間文意不能連貫，恐為錯簡竄入。而《文子》仍保持其錯亂句序，顯見其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靜漠恬淡”段：“養生”是古典哲學的重要訴求，此段“靜漠恬淡，所以養生；和愉虛無，所以據德”，似承襲《莊子·天下》所稱“以本為精，以物為粗，以有積為不足，澹然獨與神明居”的思想。強調“養生”之術的傳承應當早有發展。《荀子·修身》曰：“扁（通‘遍’）善之度，以治氣養生，

則後彭祖”。傳說彭祖經歷了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，是長壽的象徵。但“養生”並非僅限於身體的長壽。《莊子·刻意》曰：“吹呴呼吸，吐故納新，熊經鳥申，爲壽而已矣；此道引之士，養形之人，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。”此處以“養生”與“據德”並提，似本諸〈刻意〉篇所說“若夫不刻意而高，無仁義而修，無功名而治，無江海而閒，不道引而壽，無不忘也，無不有也，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。此天地之道，聖人之德也。”此段原始資料應屬南方道家思想，而保存於“文子外編”之中。

又，“據德”一詞，〈俶真訓〉作“養德”，因下文有“抱德以終年”，“抱”與“據”，意含相近，“養德”當作“據德”。

又“積氣”一詞，〈俶真訓〉作“蔚氣”，高誘注：“蔚，病也”，二者文本不同。

第二、“非有其世”段：全文似意謂：“若不能身處相應的世代，誰又能安然渡過？有那樣的才能，未遇上好的時機，連自身都不能解脫，何況是無道的人？”此種文義與上下文間難以通貫。此段接續上段見於〈俶真訓〉處。〈俶真訓〉“才”字作“人”，文義亦與其前後段不相連屬。但其後文有“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，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”段，並曰“古之聖人，其和愉寧靜，性也；其志得道行，命也。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，命得性而後能明。”¹〈俶真訓〉此段資料，或爲“故是治”段錯簡，而《文子》仍保持其錯亂句序，顯見其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

第三、“夫目察秋毫之末者”段：此段見於〈俶真訓〉處文字說明較爲完備，但《文子》似保留部份《淮南子》舊文。“太山之形”句，〈俶真訓〉作“太山之高”，前文有“音”、“聲”，此處作“形”字較佳，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文子》〈守靜〉篇‘高’作‘形’，於義較長。”

又，“撓取吾精”句，〈俶真訓〉作“撓取吾情”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七百

¹ 〈俶真訓〉此段文字也見於《文子》〈道德〉篇第四章曰：“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，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。故聖人和愉寧靜，生也，至德道行，命也。故生遭命而後能行，命得時而後能明，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。”

二十引《淮南子》作“撝取吾精”，今本“情”字，當據《文子》作“精”。

又，“乃能見眉睫”句，〈俶真訓〉作“未能見眉睫”，此處“乃能”與下文“不能”相對而言，〈俶真訓〉似當據《文子》作“乃能”。

3-10

守法

〔老子曰：

上聖法天，其次尚賢，其下任臣。任臣者危亡之道也，尚賢者痴惑之原也，法天者治。天地之道也，虛靜為主；虛無不受，靜無不持；知虛靜之道，乃能終始。故聖人以靜為治，以動為亂。故曰：〕勿撓勿撓，萬物將自清，勿驚勿駭，萬物將自理，是謂天道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欲知天道，察其數；欲知地道，物其樹；欲知人道，從其欲。〔勿驚勿駭，萬物將自理；勿撓勿撓，萬物將自清〕。察一曲者，不可與言化；審一時者，不可與言大。日不知夜，月不知晝，日月為明而弗能兼也，唯天地能函之。能包天地，曰唯無形者也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 341 / 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 237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為論述“法天道”的重要資料，全章前段未見於《淮南子》，僅段末五句為〈繆稱訓〉引述。全章文字與竹簡《文子》殘文有部份內容相類者，如：“『道。』平王曰：“此天道也。”（編號 0887 號簡）〔乎是。』平王曰：“吾不能盡〔學道，能□學人〕”（編號 2470 號簡）“〔法〕天道。”平王曰：“人法天道奈何？”（編號 0689 號簡）此章資料，當文子學派的傳承有關。見於〈繆稱訓〉處，具有諺語的體例，似引述前人資料。“勿撓勿撓”四句，《文子》以“故曰”

引述，似仍本諸前人成說。此種哲學人物，春秋之時，似頗有影響，如：《韓非子·外儲說右上》即引述“鄭長者”之言，曰：‘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。’”《莊子·天道》也記述類似資料，“其動也天，其靜也地，一心定而王天下；其鬼不崇，其魂不疲，一心定而萬物服。”並解釋曰：“言以虛靜推於天地，通於萬物，此之謂天樂。天樂者，聖人之心，以畜天下也。”

3-11

守弱

〔老子曰：

天下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，以萬物為畜，懷天下之大，有萬物之多，即氣實¹而志驕，大者用兵侵小，小者倨傲凌下，用心奢廣，譬猶飄風暴雨，不可長久。

是以聖人以道鎮之，執一無為，而不損沖氣；見小守柔，退而勿有，法於江海。江海不為，故功名自化；弗強，故能成其王；為天下牝，故能神不死；自愛，故能成其貴。萬乘之勢，以萬物為功名，權任至重，不可自輕，自輕則功名不成。

夫道，大以小而成，多以少為主。故聖人以道蒞天下，柔弱微妙者見小也，儉嗇損缺者見少也，見小故能成其大，見少故能成其美。

“天之道，抑高而舉下，損有餘，補²不足”，江海處地之不足，故天下歸之奉之。聖人卑謙，清靜辭讓者，見下也；虛心無有者，見不足也；見下，故能致其高，見不足，故能成其賢。

¹ “實”字朱弁注本作“逸”。

² “補”字景宋本、朱弁本作“奉”。

矜者不立，奢也不長，強梁者死，滿‘溢’¹者亡，飄風暴雨不終日，小谷不能須臾盈。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，故不能久而滅，小谷處強梁之地，故不得不奪。是以聖人執雌牝，去奢驕，不敢行強梁之氣；執雌牝，故能立其雄牡，不敢奢驕，故能長久。〕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全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其中使用的語詞與觀念，似直接發揮《老子》思想。“天之道，抑高而舉下，損有餘，補不足”四句，《老子》第七十七章曰：“天之道其猶張弓與？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；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補之。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。”二者內容相近。“強梁者死，滿溢者亡”二句，襲自《老子》第四十二章：“強梁者不得其死”。其他似取自《老子》以下各章，如：“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。”（第23章）“大國者下流，天下之交，天下之牝。”（第61章）“衣養萬物而不為主，常無欲可名於小。萬物歸焉，而不為主，可名為大。以其終不自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”（第34章）

此章部份文字也與竹簡《文子》相類，如：“聖人以道鎮之，執一無為，而不損沖氣，見小守柔，退而勿有，法於江海”，竹簡《文子》殘文曰：“〔□何？文子曰：執一無為。平王曰：〕（編號 0564 簡）“江海以此道為百谷王，故能久長功。”（編號 0916 簡）“大以小而成，多以少為主”兩句，竹簡《文子》曰：“是以聖王執一者，見小也；無為者（殘）”（編號 0593 簡）“大者，損有損之；持高者，下有下之。”（編號 0926 簡）“□曰：何謂損有損之，下有下之？文（殘）”（編號 0813 簡）“觀之難事，道〔于易也；大事，道于細也。〕”（編號 0595 簡）“不道始于弱細者，未之〔有也〕。百十一八字 | ”（編號 0696 簡）。我們認為，全章應為文子學派的思想資料，或可能為《文子》古本資料的殘文。

¹ “溢”字原作“日”，據景宋本、朱弁注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3-12

〔老子曰：

天道極即反，盈即損，日月是也。故聖人曰損而沖氣不敢自滿，日進以牝，功德不衰，天道然也。

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，好得而惡亡，好利而惡病，好尊而惡卑，好貴而惡賤。衆人為之，故不能成，執之，故不能得。是以聖人法天，弗為而成，弗執而得，與人同情而異道，故能長久。〕

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，命曰宥卮，其中即正，其滿即覆。

夫物盛則衰，日中則移，月滿則虧，樂終而悲。是故聰有廣智守以愚，多聞博辯守以儉，武力勇毅守以畏，富貴廣大守以狹，德施天下守以讓。此五者，先王所以守天下也。“服此道者不欲盈，夫唯不盈，是以弊不新成。”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孔子觀桓公之廟，有器焉，‘謂之’宥卮。孔子曰：“善哉乎！得見此器。”顧曰：“弟子取水！”水至，灌之，其中則正，其盈則覆。孔子造然革容曰：“善哉，持盈者乎”子貢在側曰：“請問持盈。”曰：“揖而損之。”曰：“何謂揖而損之？”曰：“夫物盛〔而〕衰，〔樂‘極’‘則’悲，日中‘而’移，月‘盈’‘而’虧〕。是故聰‘明叡知’，守之以愚；多聞博辯，守之以儉；武力毅勇，守之以畏；富貴廣大，守之以‘儉’；德施天下，守〔之〕以讓。此五者，先王所以守天下〔而弗失〕也。反此五者，未嘗不危也。”故老子曰：“服此道者不欲盈。夫唯不盈，是以〔能〕弊〔而〕不新成。”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p.

417-418／〈道應訓〉辨析，頁346

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，有敬器焉。孔子問於守廟者曰：“此為何器？”守廟者曰：“此蓋為宥坐之器。”孔子曰：“吾聞宥坐之器者，虛則欹，中則正，滿則覆。”孔子顧謂弟子曰：“注水焉！”弟子挹水而注之，中而正，滿而覆，

虛而欬。孔子喟然而歎曰：“吁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！”子路曰：“敢問持滿有道乎？”孔子曰：“聰明聖知，守之以愚；功被天下，守之以讓；勇力撫世，守之以怯；富有四海，守之以謙。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。”《荀子·宥坐》

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，有欬器焉。夫子問於守廟者曰：“此謂何器？”對曰：“此蓋爲宥坐之器。”孔子曰：“吾聞宥坐之器，虛則欬，中則正，滿則覆，明君以爲至誠，故常置之於坐側。”顧謂弟子曰：“試注水焉。”乃注之水，中則正，滿則覆。夫子喟然歎曰：“嗚呼！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？”子路進曰：“敢問持滿有道乎？”子曰：“聰明睿智，守之以愚；功被天下，守之以讓；勇力振世，守之以怯；富有四海，守之以謙，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。”

《孔子家語·三恕》

孔子觀於周廟，有欬器焉。孔子問於守廟者曰：“此謂何器也？”對曰：“此蓋爲宥座之器。”孔子曰：“聞宥座之器，滿則覆，虛則欬，中則正，有之乎？”對曰：“然。”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，滿則覆，中則正，虛則欬。孔子喟然而嘆曰：“嗚呼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！”子路曰：“敢問持滿有道乎？”孔子曰：“持滿之道，抑而損之。”子路曰：“損之有道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德行寬裕者，守之以恭。土地廣大者，守之以儉。祿位尊盛者，守之以卑。人眾兵強者，守之以畏。聰明睿智，守之以愚。博聞強記，守之以淺。夫是之謂抑而損之。”《詩》曰：“湯降不遲，聖敬日躋。”《韓詩外傳》卷三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前段資料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《文子》此章與前兩章，原應同屬文子學派相關思想史料。今本《文子》分屬三章，當爲編輯者妄加區隔。“三皇五帝”句之後，見於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。孔子觀周廟有卮之事，另見於《荀子·宥坐》、《孔子家語·三恕》與《韓詩外傳》卷三。我們認爲全章似均爲《文子》古本資料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天道極即反”段：“天道”、“法天”等觀念承襲本篇第十章，而強調“日損冲氣”、“不欲盈”，也延續上章“執雌牝”的思想。

第二、“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”段：見於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，也出現於《荀子》與《韓詩外傳》。四者敘說的方式略有不同。《文子》羅列出“愚、儉、畏、狹、讓”五種“不欲盈”的持守狀況；《荀子》僅指出“愚、讓、怯、謙”四種；《韓詩外傳》說明“恭、儉、卑、畏、愚、淺”六種；《淮南子》則舉出“愚、陋、畏、儉、讓”五種。《荀子》總結此事為：“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。”《韓詩外傳》亦曰：“夫是之謂抑而損之。”二者義理相同，《韓詩外傳》似引述《荀子》，但用以解《詩》。《淮南子》段後作“此五者，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。反此五者，未嘗不危也。”並解證《老子》第十五章經文。《淮南子》有“武力毅勇，守之以畏”兩句，與《韓詩外傳》“人眾兵強者，守之以畏”略同，“守之以畏”，不見於《荀子》。《淮南子》似直接引用《韓詩外傳》以解《老》。《文子》此處似保留與其他三書同源，但文字記述不同的資料。

3-13

〔老子曰：聖人〕與陰俱閉，與陽俱開。

能至於無樂也，即無不樂也，無不樂即至樂極矣。是‘以’¹內樂外，不以外樂內。〔故有自樂也，即有自志，貴乎天下。〕所以然者，因天下而為天下之要也，不在於彼而在於我，不在於人而在於身，身得則萬物備矣。故達於心術之論者，嗜欲好憎外矣。是故無所喜，無所怒，無所樂，無所苦，萬物玄同，無非無是。

故士有一定之論，女有不易之行。不待勢而尊，不須財而富，不須力而強，不利貨財，不貪世名，不以貴為安，不以賤為危，形神氣志，各居其宜。

夫形者，生之舍也；氣者，生之元也；神者，生之制也，一失

¹ 據景宋本、朱弁注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補。

其位即三者傷矣。故以神為主者，形從而利，以形為‘主’¹者，神從而害。‘其生’²貪‘饕’³多欲之人，顛冥乎勢利，誘慕乎名位，幾以過人之知，位高於世，即精神日耗以遠，久淫而不還，形閉中拒，即無由入矣，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。夫精神志氣者，靜而日充以壯，躁而日耗以老。是故聖人持養其神，和弱其氣，平夷其形，而與道浮沈。如此，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，百事之變無不應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.....

所謂樂者，豈必處京臺、章華，游雲夢、沙丘，耳聽《九韶》、《六瑩》。口味煎熬芬芳，馳騁夷道，釣射鸕鶿之謂樂乎？吾所謂樂者，人得其得者也。夫得其得者，不以奢為樂，不以廉為悲，與陰俱閉，與陽俱開。

故子夏心戰而懼，道勝而肥。聖人不以身役物，不以欲滑和，是故其為歡不忻忻，其為悲不惓惓，萬方百變，消搖而無所定，吾獨慷慨，遺物而與道同出。是故有以自得之也，喬木之下，空穴之中，足以適情。無以自得也，雖以天下為家，萬民為臣妾，不足以養生也。

能至于無樂者，則無不樂；無不樂則至極樂矣。夫建鍾鼓，列管弦，席旃茵，傳旄象，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，齊靡曼之色，陳酒行觴，夜以繼日，強弩弋高鳥，走犬逐狡兔，此其為樂也，炎炎赫赫，恍然若有所誘慕。解車休馬，罷酒徹樂，而心忽然若有所喪，悵然若有所亡也。是何則？不以內樂外，而以外樂內，樂作而喜，曲終而悲，悲喜轉而相生，精神亂營，不得須臾平。察其所以，不得其形，而日以傷生，失其得者也。

是故內不得於中，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，不浸于肌膚，不浹于骨髓，不留于心志，不滯于五藏。故從外入者，無主於中，不止；從中出者，無應於外，

¹ “主”字，景宋本、朱弁本作“制”。

² 朱弁注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，無此二字。

³ “饕”字，景宋本、朱弁本作“𪔐”。

不行。

故：聽善言便計，雖愚者知說之；稱至德高行，雖不肖者知慕之。說之者眾而用之者鮮，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。所以然者，何也？不能反諸性也。

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，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。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，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。夫心者，五藏之主也，所以制使四支，流行血氣，馳騁于是非之境，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。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，是猶無耳而欲調鍾鼓，無目而欲喜文章也，亦必不勝其任矣。

*

故天下神器，不可爲也，爲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，志遺于天下也。所以然者，何也？因天下而爲天下〔也。天下〕之要，不在於彼而在於我，不在於人而在於〔我〕身，身得則萬物備矣。‘微’於心術之論，〔則〕嗜欲好憎外矣。是故無所喜〔而〕無所怒，無所樂〔而〕無所苦，萬物玄同〔也〕，無非無是，化育玄耀，生而如死。

夫天下者亦吾有也，吾亦天下之有也，天下之與我，豈有間哉！夫有天下者，豈必攝權持勢，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？吾所謂有天下者，非謂此也，自得而已。自得，則天下亦得我矣。吾與天下相得，則常相有已，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！

所謂自得者，全其身者也。全其身，則與道爲一矣。故雖游於江潯海裔，馳要褻，建翠蓋，目觀〈掉羽〉、〈武象〉之樂，耳聽滔朗奇麗激珍之音，揚鄭、衛之浩樂，結〈激楚〉之遺風，射沼濱之高鳥，逐苑囿之走獸，此齊民之所以淫佚流湎，聖人處之，不足以營其精神，亂其氣志，使心恍然失其情性。處窮僻之鄉，側谿谷之間，隱于榛薄之中，環堵之室，茨之以生茅，蓬戶瓮牖，揉桑爲樞，上漏下溼，潤浸北房，雪霜滾灑，浸潭荒蔭，逍遙於廣澤之中，而仿洋於山峽之旁，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黑，憂悲而不得志也，聖人處之，不爲愁悴怨懟，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。是何也？則內有以通於天機，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。故夫烏之啞啞，鵲之啁啾，豈嘗爲寒暑燥溼變其聲哉！

是故：夫得道已定，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，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。吾所謂得者，性命之情，處其所安也。夫性命者，與形俱出其宗，形備

而性命成，性命成而好憎生矣。

故：士有一定之論，女有不易之行，規矩不能方圓，鉤繩不能曲直。天地之永，登丘不可爲脩，居卑不可爲短。是故得道者，窮而不懼，達而不榮，處高而不機，持盈而不傾，新而不朗，久而不渝，入火不焦，入水不濡。

是故：不待勢而尊，不‘待’財而富，不‘待’力而強，平虛下流，與化翱翔。若然者，藏金於山，藏珠於淵，不‘利’貨財，不貪‘勢’名。

是故：不以康爲樂，不以憊爲悲，不以貴爲安，不以賤爲危，形神氣志，各居其宜，以隨天地之所爲。

*

夫形者，生之舍也；氣者，生之‘充’也；神者，生之制也。一失位，〔則〕三者傷矣。

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，守其職，而不得相干也。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，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，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。此三者，不可不慎守也。

夫舉天下萬物，蚊虻貞蟲，蠕動蚊作，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，何也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，忽去之，則骨肉無倫矣。今人之所以眊然能視，聵然能聽，形體能抗，而百節可屈伸，察能分白黑、視醜美，而知能別同異、明是非者，何也？氣爲之充，而神爲之使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，其行也，足躋越堦，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，招之而不能見也，呼之而不能聞也。耳目非去之也，然而不能應者，何也？神失其守也。故在於小則忘於大，在於中則忘於外；在於上則忘於下，在於左則忘於右，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。是故，貴虛者，以毫末爲宅也。

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，豈無形神氣志哉？然而用之異。失其所守之位，而離其外內之舍，是故舉錯不能當，動靜不能中，終身運枯形于連嶺列埒之門，而躋蹈于污壑阱陷之中，雖生俱與人鈞，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，何也？形神相失也。

故以神爲主者，形從而利；以形爲制者，神從而害。貪饕多欲之人，‘漠暗於’勢利，誘慕‘於’名位，‘冀’以過人之智，‘植于高世’，‘則’精神日〔以〕耗而‘彌遠’，久淫而不還，形閉中距，‘則’〔神〕無由入矣。

是以〔天下〕時有盲妄自失之患。此膏燭之類也，火逾然而消逾亟。

夫精神‘氣志’者，靜而日充〔者〕以壯，躁而日耗〔者〕以老。是故聖人‘將’養其神，和弱其氣，平夷其形，而與道‘沈浮’〔俛仰〕，恬然則縱之，迫則用之。其縱之也若委衣，其用之也若發機。如‘是’，則萬物之化無不‘遇’，而百事之變無不應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p. 33-43／〈原道訓〉辨析，頁35-42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資料相當雜亂，全章可分為四段，分別見於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多處，文意並不相連貫，當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以下分四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聖人與陰俱閉”段：〈原道訓〉作“吾所謂樂者，人得其得者也。夫得其得者，不以奢為樂，不以廉為悲，與陰俱閉，與陽俱開。”《文子》此兩句，與下文“能至於無樂也”文意與文氣，均難通貫，恐原係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，而編輯者增“聖人”二字於句前。

第二、“能至於無樂也”段：此段不但與前兩句義理無關，全段文意也並不整齊。全文除“故有自樂也，即有自志，貴乎天下”三句外，均見於〈原道訓〉，〈原道訓〉敘說的結構為：“所謂樂者，豈必處京臺……吾所謂樂者，人得其得者也。夫得其得者，不以奢為樂，不以廉為悲，與陰俱閉，與陽俱開。……是故有以自得之也……能至于無樂者，則無不樂；無不樂則至極樂矣。夫建鍾鼓，列管弦……此其為樂也，……解車休馬，罷酒徹樂，而心忽然若有所喪，悵然若有所亡也。是何則？不以內樂外，而以外樂內……。故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，志遺于天下也。所以然者，何也？因天下而為天下也。……”〈原道訓〉“故天下神器”屬另章資料。《淮南子》此處文字，另有部份見於《文子·道原》第四章與第七章。《文子》此章極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，編輯者分別置於〈九守〉篇與〈道原〉篇。

又，“即至樂極矣”句，“至樂極”三字，〈原道訓〉作“至極樂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至極樂’本作‘至樂極’。‘至樂’二字連讀，謂

極樂也。……《文子·九守》篇作‘即至樂極矣’。”

又，“固有以自樂也”三句，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按其文義，與《淮南子》此處論說內容相類，《淮南子》似有脫誤。

又，“不在於人而在於身”句，〈原道訓〉作“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我’字涉上句而衍。‘彼我’、‘人身’，相對爲文，‘身’上不當有‘我’字。《文子·九守》篇正作‘不在於人而在於身’。”

又，“所以然者”句之後，〈原道訓〉文句是說明何以“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”。〈九守〉篇此句，與前文文意無關。

第三、“故士有一定之論”段：“故士有一定之論”兩句，見於〈原道訓〉。〈原道訓〉彼處文字結構爲：“所謂自得者，全其身者也。全其身，則與道爲一矣。……是故：夫得道已定，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，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。……故：士有一定之論，女有不易之行……是故：不待勢而尊，不待財而富……。”以三重“是故”或“故”引述前人資料來解證“自得者”即“全身”而“與道爲一”。《淮南子》似引用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但《文子》此處，恐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

第四、“夫形者”段：全段說明“形”、“氣”、“神”三者的關係，強調“聖人持養其神”，與〈九守〉篇〈守弱〉子目的思想契合。而此項資料不但與〈九守〉篇的內容有關，在《淮南子》書中也應屬〈精神訓〉資料。此處見於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者，極可能是〈精神〉篇錯簡。本篇〈守弱〉子目下，共有三章，多說明“聖人守弱”之義，如：“是以聖人……見小守柔”、“故聖人以道蒞天下，柔弱微妙者見小也……”、“聖人卑謙……”、“聖人執雌牝……”（以上本篇第十一章）、“故聖人日損……”（本篇第十二章）。這些文字均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而與此章內容相近。此章原應屬於文子學派史料，保留於“文子外編”中，《淮南子》曾引用，並以《淮南子》別本形式殘存於今本《文子》。

又，“生之元”句，〈原道訓〉作“生之充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充’本作‘元’。……元者，本也。言氣爲生之本也。《文選·養生論》引此正作‘元’，《文子》〈九守〉篇亦作‘元’。”

又，“顛冥乎勢利”句，“顛冥”二字，〈原道訓〉作“漠曙”，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漠曙’當爲‘瀟眠’，字之誤也。……‘瀟眠’或作‘顛冥’。《文子》〈九守〉篇作‘顛乎勢利’，是其證也。《莊子》〈則陽〉篇‘顛冥乎富貴之地’，《釋文》：‘冥，音眠。司馬云：顛冥，猶迷惑也。言其交接人主，情馳富貴。’即此所云‘瀟眠於勢利，誘慕於名位’也。”

又，“位高於世”句，〈原道訓〉作“植于高世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植于高世’當作‘植高于世’。……今本‘高’、‘于’二字誤倒，則文不成義。《文子》作‘位高於世’，‘位’亦‘立’也。”俞樾云：“‘位’當作‘立’，言貪饕多欲之人，冀以過人之智，立高名於當世也。‘立高于世’，與《列子》〈說符〉篇‘立謹于天下’句法相似。《淮南子》〈原道〉篇云：‘冀以過人之智，植于高世’，當作‘植高于世’。‘植’即‘立’也，誤作‘植于高世’，文不可通矣。”《文子》似保留多處《淮南子》舊文。

3-14

守樸

〔老子曰：〕

所謂真人者，性合乎道也。故有而若無，實而若虛，治其內不治其外，明白太素，無為而復樸，體本抱神，以游天地之根，芒然仿佯塵垢之外，逍遙乎無事之業，機械智巧，不載於心。審於無假，不與物遷，見事之化，而守其宗。心意專於內，通達‘禍福’¹於一，居不知所為，行不知所之。不學而知，弗視而見，弗為而成，弗治而辯，感而應，迫而動，不得已而往，如光之耀，如影之效，以道為循，有待而然。廓然而虛，清靜而無。以千生為一化，以萬異為一宗。有精而不使，有神不用，守大渾之樸，立至精之中，其寢不

¹ “禍福”二字，朱弁注本作“偶”。

夢，其智不萌，其動無形，其靜無體，存而若亡，生而若死，出入無間，役使鬼神。精神之所能登假於道者也。

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，日夜無隙而與物為春，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。故形有纂而神未嘗化，以不化應化，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。化者復歸於無形也，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。故生生者未嘗生，其所生者即生，化化者未嘗化，其所化者即化，〔此真人之游也，純粹之道也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所謂真人者，性合于道也。故有而若無，實而若虛，處其一不知其二，治其內不‘識’其外，明白太素，無為復樸，體本抱神，以游‘于’天地之‘樊’，茫然仿佯‘于’塵垢之外，〔而〕消搖‘于’無事之業。浩浩蕩蕩乎，機械知巧‘弗’載於心。

是故死生亦大矣，而不為變；雖天地覆育，亦不與之掎抱矣。審乎無瑕，〔而〕不與物‘糅’；見事之‘亂’，而〔能〕守其宗。若然者，正肝膽，遺耳目，心‘志’專于內，通達〔耦〕于一。居不知所為，行不知所之，渾然而往，邈然而來。形若槁木，心若死灰。忘其五藏，損其形骸。不學而知，‘不’視而見，‘不’為而成，‘不’治而辯。感而應，迫而動，不得已而往，如光之耀，如景之‘放’，以道為‘紉’，有待而然。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，而物無能營，廓‘惝’而虛，清靖而無〔思慮〕，大澤焚而不能熱，河、漢涸而不能寒也，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，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。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，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，視毛嬙、西施猶顛醜也。

以‘死生’為一化，以萬‘物’為一‘方’，同精於太清之本，而游於忽區之旁。有精而不使〔者〕，有神〔而〕不‘行’，‘契’大渾之樸，〔而〕立至清之中。

〔是故〕其寢不夢，其智不萌，其魄不抑，其魂不騰。反覆終始，不知其端緒，甘瞑太宵之宅，而覺視于昭昭之宇，休息于無委曲之隅，而游敖于無形

埒之野。居而無容，處而無所，其動無形，其靜無體，存而若亡，生而若死，出入無間，役使鬼神，淪於不測，入於無間，以不同形相嬗也，終始若環，莫得其倫。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也，是故真人之所游。

若吹呴呼吸，吐故內新，熊經鳥伸，晞浴猿躩，鷗視虎顧，是養形之人也，不以滑心。使神‘滔蕩’而不失‘其充’，日夜無‘傷’而與物為春，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。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，有綴宅而無耗精。夫癡者趨不變，狂者形不虧，神將有所遠徙，孰暇知其所為！故形有‘摩’而神未嘗化〔者〕，以不化應化，千變萬‘殄’而未始有極。化者，復歸於無形也；不化者，與天地俱生也。夫木之死也，青青去之也。夫使木生者豈木也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。

故生生者未嘗‘死’也，其所生‘則死’〔矣〕；化‘物’者未嘗化也，其所化‘則’化〔矣〕。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p. 227-231／〈精神訓〉辨析，頁108-112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。全章內容與莊學思想相近，“真人”觀念即取自《莊子》。此章應為輯入“文子外編”之莊子後學資料，後竄入《文子》，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所謂真人者”段：此段文字多出自《莊子》如：“治其內不識其外，明白太素，無為復樸，體本抱神”，見於〈天地〉篇；“芒然仿佯于塵垢之外，而消搖于無事之業”，見於〈大宗師〉篇與〈達生〉篇；“居不知所為，行不知所之”見於〈馬蹄〉篇與〈庚桑楚〉篇；“感而應，迫而動，不得已而往”，見於〈刻意〉篇。“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，日夜無傷而與物為春，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”，見於〈德充符〉篇；“故生生者未嘗死也，其所生則死矣；化物者未嘗化也，其所化則化矣”，見於〈大宗師〉篇。《文子》保留部份《淮南子》舊文。

又，“如影之效”句，“效”字，〈精神訓〉作“放”。王紹蘭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放’當為‘敷’字之壞也。《說文·放部》：‘敷，光景流也。从白，从放。’‘敷’从‘白’，故為光景；从‘放’，故為‘流’。然則《淮南》本作‘如景之敷’，謂如景之流。許解‘敷’為光景流，正取此文之義也。

《文子》〈九守〉篇亦本作‘敦’，傳寫者多見‘效’，寡見‘敦’，又以‘效’與‘耀’韻，因誤‘敦’爲‘效’。不知‘敦’讀若‘耀’，證與‘耀’爲韻。”

又，“以道爲循”句，‘循’字，〈精神訓〉作“紃”。王叔岷云：“‘循’、‘紃’正假字。”

又，“廓然而虛，清靜而無”兩句，〈精神訓〉作“廓恂而虛，清靖而無思慮”。高誘注曰：“不勞精神”。陳季皋云：“‘思慮’二字，疑本在注文‘精神’下，傳寫誤入正文。……《文子》〈九守〉篇‘廓然而虛，清靖而無’，即其明證。”

又，“以千生爲一化”句，“千”字，〈精神訓〉作“死”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文子》〈九守〉篇作‘以千生爲一化’，當從之。言生之數雖有千，而已爲一也。‘以千生爲一化，以萬物爲一方’，兩文相儷，而意亦相準。若作‘死生’，則不累矣。”王叔岷云：“案：上文‘死生無變於己’（本《莊子》〈齊物論〉篇），‘是故死生亦大矣，而不爲變’（本《莊子》〈德充符〉篇），下文‘死之與生，一體也’，皆可證此‘以死生爲一化’之義。《雲笈七籤》九一引《文子》亦作‘死生’，則作‘千生’者，淺人妄改以與‘萬物’相儷者矣。俞說非也。”

第二、“使精神暢達”段：此段亦爲〈精神訓〉殘文。今本〈精神訓〉此處同樣出現闕文，其中“是故真人之所游。若吹呴呼吸，吐故內新，熊經鳥伸，覺浴猿躩，鷗視虎顧，是養形之人也，不以滑心”段，與前後文並不連貫。“此真人之遊，純粹之道也”，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而上段“精神之所能登假於道者也”句後，〈精神訓〉有“故真人之所遊”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是故真人之所遊’，本作‘是真人之遊也’，乃結上之辭。《文子》〈九守〉篇亦有此文，大略相同，結之曰‘此真人之遊也’，乃其明證也。下文曰：‘若吹呴呼吸，吐故內新，熊經鳥伸，覺浴猿躩，鷗視虎顧，是養形之人也，不以滑心。’高注：‘是非真人之道也。’若如今本作‘是故真人之所遊’，則下文云云，皆爲真人之道矣。其謬殊甚，不可不正。”顯見今本《淮南子》此處有脫文或錯簡，《文子》保留《淮南子》原文句序。

四 〈符言〉篇探析

此篇資料，似原為古時哲人雋語匯編的殘卷，其中包含部份諺語與格言。類似此種內容的資料，先秦時代早有流傳，在古典文獻中提到：《商箴》、《周箴》、《伊》、《志》、《記》、《周諺》、《夏諺》、《諺》、《建言》、《先人有言》、《用兵有言》等書，即應屬此類。先秦至兩漢著作中，更有將此種資料集結成篇者，如：《黃帝四經》的〈稱〉篇，《韓非子》的〈說林〉上、下篇，〈儲說〉六篇，《淮南子》的〈說山〉、〈說林〉兩篇，《說苑》也有〈談叢〉篇與〈雜言〉篇，《列子》有〈說符〉篇，《劉子》有〈言苑〉篇。最近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簡中，也有整理者定為“語叢”的四篇資料。《文子》古本，或定州竹簡《文子》是否有此篇資，今已難知。今本此篇當為編輯《文子》者，以“老子曰”形式分成三十一段。

《文子》之〈符言〉篇，與上述典籍“詮言”、“雜言”、“說符”等篇名，在詞意上相當接近。其中，《列子》一書，曾經由張湛編輯與註解，他並也曾注過《文子》。不知今本《文子》一書的編輯，是否與他曾有過關係？或後人編定《文子》時，曾參照張湛所注《列子》中“說符”的篇名？在道教傳承中，《文子》此篇加上了特殊宗教性的意涵。徐靈府解說此篇的旨意，就稱：“符者，契也；言者理也。故因言契理之微，悟道忘言之妙，可謂奧矣。”

今本《文子》此篇三十一章中，有二十六章見於《淮南子》，更有十五章出現於〈詮言訓〉。〈詮言訓〉引用了大量古人論說的資料，其中部份文字，或許與《文子》所保留者同源。也可能是魏晉之後，《淮南子》別本的殘卷與《文子》古本相混雜，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，就此項資料整理以編成。〈符言〉篇與〈詮言訓〉，二者篇名也相當接近。〈符言〉篇的編定，也應當與〈詮言訓〉資料，有密切關連。

全篇文字與《淮南子》的關係如下表：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：見於〈繆稱訓〉 | * 第十六章：見於〈詮言訓〉 |
| * 第二章：見於〈詮言訓〉 | * 第十七章：見於〈詮言訓〉 |
| * 第三章：見於〈詮言訓〉 | * 第十八章：見於〈詮言訓〉 |
| 第四章：未見於《淮南子》 | * 第十九章：見於〈詮言訓〉 |
| 第五章：見於〈說山訓〉 | * 第二十章：見於〈詮言訓〉 |
| 與〈原道訓〉 | 第二十一章：見於〈道應訓〉 |
| 第六章：未見於《淮南子》 | 第二十二章：見於〈泰族訓〉 |
| 第七章：未見於《淮南子》 | 第二十三章：未見於《淮南子》 |
| 第八章：見於〈繆稱訓〉 | 第二十四章：見於〈人間訓〉 |
| * 第九章：見於〈詮言訓〉 | 第二十五章：見於〈繆稱訓〉 |
| * 第十章：見於〈詮言訓〉 | 第二十六章：見於〈繆稱訓〉 |
| * 第十一章：見於〈詮言訓〉 | 第二十七章：未見於《淮南子》 |
| 與〈繆稱訓〉 | 第二十八章：見於〈說山訓〉 |
| * 第十二章：見於〈詮言訓〉 | 第二十九章：見於〈說山訓〉 |
| * 第十三章：見於〈詮言訓〉 | 第三十章：見於〈說山訓〉 |
| * 第十四章：見於〈詮言訓〉 | * 第三十一章：見於〈詮言訓〉 |
| * 第十五章：見於〈詮言訓〉 | |

（* 號表示見於〈詮言訓〉）

4-1

〔老子曰：〕

道至高無上，至深無下，平乎準，直乎繩，圓乎規，方乎矩，包裹天地而無表裡，洞同覆蓋而無所礙。是故體道者，不怒不喜，其坐無慮，寢而不夢，見物而名，事至而應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道至高無上，至深無下，平乎準，直乎繩，‘員’乎規，方乎矩，包裹‘宇宙’而無表裡，洞同覆載而無所礙。是故體道者，〔不哀不樂，〕‘不喜不怒’，其坐無慮，〔其〕寢無夢，‘物來’而名，事‘來’而應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 318

／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 207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全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首章。關於〈繆稱訓〉資料的性質，楊樹達認為：“此篇多引經證義，皆儒家之說也。今校《子思子》佚文，同者凡七、八節之多，疑皆采自彼也。”¹所謂“繆稱”一詞，許匡一解釋說：“‘繆’有‘異’和‘交錯’的意思，……‘稱’有‘引述’、‘並舉’的意思。”²因此，以“繆稱”名篇似指：“以道家道德觀念為準據，雜引儒家後學思想的論說，以分析聖人處世的作為。”全篇體例類多為箴言與短論，彼此之間文意並不連屬。〈繆稱訓〉似取自劉安及其門客輯入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而見於《文子·符言》者，或為“文子外編”殘文竄入，或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

又，“不喜不怒”句，〈繆稱訓〉作“不哀不樂，不喜不怒”，二句相對為文，〈符言〉篇脫“不哀不樂”。

又，“見物而名，事至而應”兩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物來而名，事來而應”，“物來”、“事來”，語意重複，“見物”、“事至”，相對為文，《文子》文意較佳。

4-2

〔老子曰：〕

¹ 《淮南子證聞》頁 92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。

² 《淮南子全譯》頁 541。

欲尸名者必生事，事生即捨公而就私，倍道而任己。見譽而為善，立‘名’而為賢，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。治不順理則多責，事不順時則無功。妄為要中，功成不足以塞責，事敗足以滅身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名與道不兩明，人受名則道不用，道勝人則名息矣。道與人競長，章人者，息道者也。人章道息，則危不遠矣。故世有盛名，則衰之日至矣。

欲尸名者必為善，欲為善者必生事，事生則‘釋’公而就私，背‘數’而任己。〔欲〕見譽‘於’為善，〔而〕立名‘於’為賢，則治不‘脩故’，而事不‘須’時。治不‘脩故’，則多責；事不‘須’時，則無功。責多功鮮，無以塞之，則妄發而邀當，妄為〔而〕要中。功〔之〕成〔也〕，不足以‘更’責；事〔之〕敗〔也〕，〔不〕足以‘弊’身。故重為善若重為非，而幾於道矣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p. 471-472／〈詮言訓〉辨析，頁402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，〈符言〉篇與〈詮言訓〉此處似原屬同源之“文子外編”資料。

又“欲尸名者必生事，事生即捨公而就私”兩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欲尸名者必為善，欲為善者必生事，事生則釋公而就私”，〈符言〉篇下文提及“見譽而為善，立名而為賢”，《文子》此處當有脫文。

又，“倍道而任己”句，“倍道”二字，〈詮言訓〉作“貨數”。王引之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貨’當‘背’，字之誤也。‘背數而任己’，謂背自然之數而任一己之私，與上句‘釋公而就私’，同意。《文子》〈符言〉篇作‘倍道而任己’，‘倍’與‘背’同。”雖然“倍道”與“背數”意含相同，但可能分屬不同文本。

¹ 據朱弁注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、《字彙》本補。

又，“順時”二字，〈詮言訓〉作“須時”，《淮南子》全書他處無有“須時”一詞者，〈兵略訓〉曰：“言必合數，動必順時”，“須”字恐因形近而誤。

又，“妄爲要中”句，接“功成不足以塞責，事敗足以滅身”，意謂“妄爲而求僥倖，即使成功也無法堵塞責備，若是失敗則必定身敗名裂。〈詮言訓〉作“責多功鮮，無以塞之，則妄發而邀當，妄爲而要中。”二者敘說的方式不同。

又“功成不足以塞責，事敗足以滅身”兩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功之成也，不足以更責；事之敗也，不足以弊身”。“更責”與“塞責”，意同。“不足以弊身”句，“不”字，王念孫云：“‘不’字涉上文而衍。此言功成則不足以償其責，事敗責適足以斃其身也《文子》〈符言〉篇作‘事敗足以滅身’，是其證。”

又，〈詮言訓〉下有“故重爲善若重爲非，而幾於道矣”二句，〈符言〉篇無。〈詮言訓〉似引述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並加以申論。

4-3

〔老子曰：〕

無爲名尸，無爲謀府，無爲事任，無爲智主。藏於無形，行於無怠；不爲福先，不爲禍始。始於無形，動於不得已，欲福先無禍，欲利先遠害。故無爲而寧者，失其所寧則危，無爲而治者，失其所治即亂。〔故“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”〕

其文好者皮必剝，其角美身者必殺；甘泉必竭，直木必伐，華榮之言後爲愆。石有玉，傷其山，黔首之患固在言前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聖人‘不’爲名尸，‘不’爲謀府，‘不’爲事任，‘不’爲智主。藏無

形，行無跡，遊無朕。不為福先，不為禍始。‘保於虛無’，動於不得已，欲福〔者〕‘或為’禍，欲利〔者〕‘或離’害。故無為而寧者，失其所〔以〕寧則危；無事而治者，失其所〔以〕治‘則’亂。星列於天而明，故人指之；義列於德而見，故人視之。人之所指，動則有章；人之所視，行則有跡。動有章則詞，行有跡則議，故聖人掩明於不形，藏跡於無為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 p. 464 /

〈詮言訓〉辨析，頁 391-392

無為名尸，無為謀府；無為事任，無為知主。體盡無窮，而遊無朕；盡其所受乎天，而無見得，亦虛而已。至人之用心若鏡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，故能勝物而不傷。《莊子·應帝王》

曰：維哉其時，告汝□□道，恐為身災。謹哉民乎，朕則生汝，朕則刑汝，朕則經汝，朕則亡汝，朕則壽汝，朕則名汝。故曰：文之美而以身剝，自謂智也者，故不足。角之美，殺其牛；榮華之言後有茅。凡彼濟者必不怠，觀彼聖人必趣時，石有玉而傷其山，萬民之患故在言。《逸周書·周祝解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資料，前段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，《淮南子》似引述《莊子》資料，而〈符言〉篇也與《莊子》文字相近。後段資料，見於《逸周書》。此章似原屬文子學派資料，或與解《老》資料有關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無為名尸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文字，雖與《淮南子》略近，二者意含卻有出入。《文子》從“無為”產生的結果，說明“無為”的意義，〈詮言訓〉則從“無為”本身的持守，解釋失去“無為”的後果。〈符言〉篇著重在“無為”的表現，〈詮言訓〉則強調“無為”的義理。“始於無形，動於不得已”兩句，〈符言〉篇說明的重點在“始於無形”之“動”上，而〈詮言訓〉作“保於無形，動於不得已”，則強調“保”的操持；“欲福先無禍，欲利先避害”兩句，〈符言〉篇說的是：先考慮無禍害，然後才去求得“福”、“利”，而〈詮言訓〉作“欲福者或為禍，欲利者或離害”，則說明：“福”、“利”有可能導致禍害。“失其所寧則危”、“失其所治則亂”兩句，〈符言〉篇強

調：要保持無爲的結果，也就是“所治”與“所寧”，〈詮言訓〉作“失其所以寧則危”、“失其所以治則亂”，則強調：不可失去無爲，著重在“所以治”與“所以寧”。〈符言〉篇文字意含的哲學性較〈詮言訓〉爲強，可能保有《淮南子》舊文形式。

又，此段“無爲名尸”四句，與見於《莊子·應帝王》者相同，〈應帝王〉全段內容，表現出南方道家思想特徵，而〈符言〉篇此段，卻近於竹簡《文子》思想的意含，並與解《老》傳承有關。因此，“無爲名尸”四句，似另有其來源，《莊子》與《文子》均引述之，而各自發揮不同的闡釋。

第二、“其文好者皮必剝”段：此段見於《逸周書·周祝解》。“直木必伐”句，見於《黃帝四經·十大經》〈行守〉章與《莊子·山木》，似均爲古時諺語。

4-4

〔老子曰：

時之行，動以從，不知道者福為禍；‘時之從，動以行，不知道者以福亡。’¹

天為蓋，地為軫，善用道者終無盡；地為軫，天為蓋，善用道者終無害。陳彼五行必有勝，天之所覆無不稱。

故“知不知，上，不知知，病也。”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時之行〔也〕，‘勤’以徙，不知道者福為禍；時之徙也，勤以行，不知道者以福亡。……

¹ 據朱弁注本補。

故：天為蓋，地為軫，善用道者終無盡；地為軫，天為蓋，善用道者終無害；天地之間有滄熱，善用道者終不竭。陳彼五行必有勝，天之所覆‘盡’可稱。《逸周書·周祝解》

【探析與與解說】

此章資料未見於《淮南子》，而出現於《逸周書》。《逸周書》思想形成於三晉地區，《文子》保留此項資料，顯示它與晉學地域的特殊關係。《文子》引用此種資料，解證《老子》第七十一章“知不知”段經文。“動”、“從”二字誤，當依〈周祝解〉改為“勤”、“徙”，意謂：時間的運行，是不息地在遷變，不懂此道者，幸福也會變成災禍。

4-5

〔老子曰：〕

山生金，石生玉，反相剝；木生蟲，還自食；人生事，還自賊。

夫好事者未嘗不中，利者未嘗不窮；善游者溺，善騎者墮，各以所好，反自為禍。得在時，不在爭，治者道，不在聖。士處下，不爭高，故高而不危；水流下，不爭疾，故去而不遲。〔“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，無為故無敗。”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山生金，反‘自剝’；木生‘蠹’，‘反’自食；人生事，‘反’自賊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82／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529

{〔夫〕善游者溺，善騎者墮，各以〔其〕所好，反自為禍。〔是故〕好事者未嘗不中，爭利者未嘗不窮也}。昔共工之力，觸不周之山，使地東南傾。

與高辛爭爲帝，遂潛于淵，宗族殘滅，維〔繼〕嗣絕祀。越王翳逃山穴，越人熏而出之，遂不得已。由此觀之，得在時，不在爭；治在道，不在聖。士處下，不爭高，故安而不危；水下流，不爭先，故疾而不遲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p. 22-23 / 〈原道訓〉辨析，頁 17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分別見於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與〈原道訓〉兩篇。全章資料，似文子學派引用古時諺語，解證《老子》第六十四章的經文。《淮南子》引用同源資料申述“先後”、“禍福”之理，二者取擇的用意相同。“水流下”句，〈原道訓〉作“水下流”。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案：此當作‘水流下’與上文‘土處下’對言，《文子》〈符言〉篇正作‘水流下’。”

4-6

〔老子曰：

一言不可窮也，二言天下宗也，三言諸侯雄也，四言天下雙也。貞信則不可窮，道德則天下宗，舉賢德，諸侯雄，惡少愛衆天下雙。〕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資料未見於《淮南子》，應爲《文子》所輯古時雋語。“信”字疑衍，“貞”爲一言，即“一”字之言。或“貞”爲衍字，俞樾曰：“‘貞信’則不可窮句，衍‘貞’字。‘信’，一言也，‘道德’，二言也，‘舉賢德’，三言也，‘惡少愛衆’，四言也。以一字爲一言，後人不達此旨，增‘貞’字於‘信’字之上，則亦二言而非一言矣。”

4-7

〔老子曰：

人有三死，非命亡焉。飲食不節，簡賤其身，病共殺之；樂得無己，好求不止，刑共殺之；以寡犯衆，以弱凌強，兵共殺之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天下有參死：忿不量力死，嗜欲無窮死，寡不必衆死。《黃帝四經·稱》

哀公問孔子曰：“有智者壽乎？”孔子曰：“然。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，自取之也。居處不禮，飲食不節，勞佚過度者，病共殺之；居下而好干上，嗜欲無厭，求索不止者，刑共殺之；少以敵衆，弱以侮強，忿不量力者，兵共殺之。故有三死而非命也者，自取之也。”《詩》曰：“人而無儀，不死何爲。”

《韓詩外傳》卷一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資料《淮南子》未見，而分別出現於《黃帝四經·稱》與《韓詩外傳》。全章應屬《文子》古本所輯資料。見於《黃帝四經》者，詞意古樸，或與《文子》同源，而《韓詩外傳》引用之，並改爲哀公問禮於孔子的故事形式，用以解《詩》。

4-8

〔老子曰：〕

其施厚者其報美，其怨大者其禍深；薄施而厚望，畜怨而無患者，未之有也。察其所以往者，即知其所以來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其施厚者其報美，其怨大者其禍深。薄施而厚望、畜怨而無患者，〔古今〕未之有也。〔是故聖人〕察其所以往，則知其所以來‘者’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 319

／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 210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，二者似屬同源之“文子外編”資料。全文表現晉學慎微觀時的思想，當與文子學派有關。“則知其所以來矣”句，“矣”字，〈繆稱訓〉作“者”，恐因形近而誤，當依《文子》作“矣”。

4-9

〔老子曰：〕

原天命，治心術，理好憎，適情性，即治道通矣。原天命即不惑禍福，治心術即不妄喜怒，理好憎即不貪無用，適情性即欲不過節。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，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，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，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。凡此四者，不求於外，不假於人，反己而得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原天命，治心術，理好憎，適情性，則治道通矣。原天命‘則’不惑禍福，治心術‘則’不妄喜怒，理好憎‘則’不貪無用，適情性‘則’欲不過節。不惑禍福‘則’動靜循理，不妄喜怒‘則’賞罰不阿，不貪無用‘則’不以欲害性，欲不過節‘則’養性知足，凡此四者，‘弗’求於外，‘弗’假於人，反己而得矣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p. 466／〈詮言訓〉辨析，頁 393

原天命，治心術，理好惡，適情性，而治道通矣。原天命則不惑禍福，不惑禍福，則動靜循理矣。治心術則不妄喜怒，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矣。理好惡則不貪無用，不貪無用則不以欲害性，適情性則欲不過節。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矣。四者不求於外，不假於人，反諸己而存矣。夫人者說人者也，形而為仁義，動而為法則。《詩》曰：“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。” 《韓詩外傳》卷二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韓詩外傳》與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。《韓詩外傳》記述較詳。《韓詩外傳》成書早於《淮南子》，因此，不可能抄襲後者。《文子》文字與《淮南子》大致相同。《文子·九守》第六章曰“古之為道者，理情性，治心術，養以和，持以適”（見於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）與此章首五句相近。此處似文子學派思想史料，不但韓嬰引用來解證《詩經·伐柯》經文的義理，《淮南子》亦似加以引述。《文子》有十數章的部份文字見於《韓詩外傳》，二者間當有關連。《漢書·儒林傳》記有淮南貢生受教於韓嬰，不知貢生是否後入劉安門下，而將部份見於今本《文子》之資料帶至淮南。又，“即不以欲害性”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則不以欲用害性”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用’字衍，《文子》〈符言〉篇作‘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。’”

4-10

〔老子曰：〕

不求可非之行，不憎人之非己，修足譽之德，不求人之譽己。不能使禍無至，信己之不迎也，不能使福必來，信己之不讓也。禍之至，非己之所生，故窮而不憂；福之來，非己之所成，故通而不矜。是故閑居而樂，無為而治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聖人不‘為’可非之行，不憎人之非己〔也〕；脩足譽之德，不求人之譽己〔也〕。不能使禍‘不’至，信己之不迎也；不能使福必來，信己之不‘攘’〔也〕。禍之至也，非‘其求’所生，故窮而不憂；福之‘至’，非‘其求’所成，故通而‘弗’矜。知禍福之制，不在於己也，故閑居而樂，無為而治。《淮

南子·詮言訓》p.468／〈詮言訓〉辨析，頁398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與下兩章，接續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，〈符言〉篇此數章似保留與《淮南子》同源之“文子外編”資料。“不求可非之行”句，“求”，字，〈詮言訓〉作“爲”。“行不可求”，〈符言〉篇“求”字涉下文“不求人之譽己”句而誤。又“讓”字，當依〈詮言訓〉作“攘”。俞樾云：“‘讓’當從《淮南子》〈詮言〉篇作‘攘’，高注曰：‘攘，卻也。’”又，“非己之所生”、“非己之所成”兩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非其求所生”、“非其求所成”。〈符言〉篇此章前文有“信己之不迎也”、“信己之不讓也”，均以“己”敘說，文字較為整齊。〈詮言訓〉下文有不見於〈符言〉篇兩句，曰：“知禍福之制，不在於己也”，似就“文子外編”資料加以申述。

4-11

〔老子曰：〕

道者守其所已有，不求其所¹未得。求其所未得，即所有者亡，循其所已有，即所欲者至。治未固於不亂，而事為治者必危，行未免於無非，而急求名者必剝，故福莫大於無禍，利莫大於不喪。〔“故物或益之而損，損之而益。”〕

¹ 原有“以”字，據朱弁注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、《子彙》本刪。

夫道不可以勸就利者，而可以安神避害。故常無禍，不常福，常無罪，不常有功。

道曰：芒芒昧昧，從天之威，與天同氣。

無思慮也，無設儲也，來者不迎，去者不將，人雖東西南北，獨立中央。故處衆枉，不失其直，與天下並流，不離其域；不為善，不避醜，遵天之道；不為始，不專己，循天之理；不豫謀，不棄時，與天為期；不求得，不辭福，從天之則。內無奇福，外無奇禍，故禍福不生，焉有人賊。

故至德言同輅，事同‘輻’¹，上下一心，無歧道旁見者，‘遣’²退之於邪，開道之於善，而民向方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‘聖人’守其所以有，不求其所未得。求其所‘無’，‘則’所有者亡矣；‘脩’其所有，‘則’所欲者至。

故用兵者，先為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也；治國者，先為不可奪，以待敵之可奪也。舜脩之歷山而海內從化，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移風。使舜趨天下之利，而忘脩己之道，身猶弗能保，何尺地之有！

〔故〕治未固於不亂，而事為治者，必危；行未‘固’於無非，而急求名者，必剝〔也〕。福莫大無禍，利莫‘美’不喪。動之為物，不損則益，不成則毀，不利則病，皆險也，道之者危。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殽，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柏莒。

‘故’道不可以勸〔而〕就利者，而可以‘寧’避害〔者〕。故常無禍，不常有福；常無罪，不常有功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p. 468-469／〈詮言訓〉辨析，頁399

¹ 原作“福”，據日本東京樂善堂藏版本改。

² 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“遣退”二字，景宋本作“退章”，並無“之”字，朱弁注本作“進退章”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作“遏障”。

〔聖人〕無思慮，無設儲，來者‘弗’迎，去者‘弗’將。人雖東西南北，獨立中央。故處眾枉〔之中〕，不失其直；‘天下皆’流，〔獨〕不離其〔壇〕域。〔故〕不為善，不避醜，遵天之道；不為始，不專己，循天之理。不豫謀，不棄時，與天為期；不求得，不辭福，從天之則。不求所無，不失所得，內無‘宄’禍，外無‘宄’福。禍福不生，‘安’有人賊！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 p. 469-470

／〈詮言訓〉辨析，頁 400

主者，國之心。心治則百節皆安，心擾則百節皆亂。故其心治者，支體相遺也；其國治者，君臣相忘也。{‘黃帝’曰：“芒芒昧昧，從天之‘道’，與‘元’同氣。”}故至德〔者〕，言同‘略’，事同‘指’，上下壹心，無歧道旁見者，‘遏障’之於邪，開道之於善，而民‘鄉’方矣。故《易》曰：“同人于野，利涉大川。”¹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 p.318／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 208-209

聖人不為始，不專己；不豫謀，□□□；不為得，不□福。因天之則。《黃帝四經·稱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資料可分為數段，彼此文氣並不連貫，全文分別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與〈繆稱訓〉兩篇，部份出現於《黃帝四經·稱》。此章似屬輯入“文子外編”之前人解《老》與論“道”資料的殘文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道者守其有已有”段：“道者”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作“聖人”。“求其所未得”等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求其所無，則所有者亡矣；脩其所有，則所欲者至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求其所無’，本作‘求其所未得’。‘脩其所有’，本作‘脩其所已有’。此皆承上文而申言之，不當有異文。……《群書治要》引此，正作‘求其所未得’、‘脩其所已有’。《文子》〈符言〉篇同。”〈符言〉篇此處文字，或許與今通行本《淮南子》有異。

又，“利莫大於不喪”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利莫美不喪”，並將《老子》

¹ 黃帝曰四句，另出現於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。

第四十二章“故物或益之而損，損之而益”兩句，鋪陳爲“動之爲物，不損則益，不成則毀，不利則病，皆險也，道之者危”。〈詮言訓〉似曾參引解《老》資料。

第二、“夫道不可勸就利者”段：“道曰”〈繆稱訓〉作“黃帝曰”，在“故至德者”段之前，並於“勸”下有“而”字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勸’下‘而’字，因下句而衍。《文子》〈符言〉篇無‘而’字。”

又，“芒芒昧昧”數句另見於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，當爲古時流傳黃老之學資料。但〈繆稱訓〉此處“黃帝曰”段，與其上下文間並無關連，似錯簡。

又，“從天之威”句，〈繆稱訓〉作“從天之道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道’本作‘威’。今作‘道’者，後人不解‘威’字之義，而妄改之也。”

第三、“無思慮”段：見於〈詮言訓〉處，前有“聖人”二字，〈符言〉篇此段之前當有脫文。“與天下並流，不離其域”兩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天下皆流，獨不離其壇域”，二者含意相反。“不專己”句，另見於《黃帝四經·稱》，文字略異。“內無奇福，內無奇禍”兩句，其中兩“奇”字，〈詮言訓〉作“宥”，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宥’字義不可通。《文子》〈符言〉篇作‘奇禍’、‘奇福’，是也。俗書‘奇’字作‘竒’，‘宥’字作‘旁’，二形相似而誤。”此段《文子》文本的義理較佳。

4-12

〔老子曰：〕

為善即勸，為不善即觀，勸即生責，觀即生患。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，可以退而修身。故聖人不以行求名，不以知見求譽，治隨自然，己無所與。

為者有不成，求者有不得，人有窮而道無‘不’¹通。有智而無為與無智同功，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德。有智若無智，有能若無能。道理達而人才滅矣。

人與道不兩明，人愛名即不用道，道勝人即名息，道息‘而’²名章即危亡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為善‘則觀’，為不善‘則議’；‘觀’則生‘貴’，‘議’則生患。故道〔術〕不可以進而求名，〔而〕可以退而脩身；不可以得利，而可以離害。故聖人不以行求名，不以‘智’見譽。‘法脩’自然，己無所與。

慮不勝數，行不勝德，事不勝道。為者有不成，求者有不得，人有窮而道無不通，與道爭則凶。故《詩》曰：“弗識弗智，順帝之則。”

有智而無為，與無智者同道，有能而無事，與無能者同德。其智也，告之者至，然後覺其動也。使之者至，然後覺其為也。有智若無智，有能若無能，道理為正也。故功蓋天下，不施其美；澤及後世，不有其名；道理‘通’而人偽滅矣。

‘名’與道不兩明，人‘受’名則‘道不用’，道勝人則名息矣。道與人競長。章人者，息道者也。‘人章道息’，‘則’危‘不遠矣’。故世有盛名，則衰之日至矣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p. 470-471 / 〈詮言訓〉辨析，頁400-402

《傳》曰：喜名者必多怨，好與者必多辱。唯滅跡於人能隨天地自然者，為能勝理而無愛名，名興則道不用，道行則人無位矣。夫利為害本，而福為禍先。唯不求利者為無害，唯不求福者為無禍。《詩》曰：“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。”《韓詩外傳》卷一

¹ 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補。

² 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補。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，二者似屬同源之“文子外編”資料。〈詮言訓〉引用，並有所闡發，文意與《文子》略有不同。二者均有誤字脫文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爲善即勸”段：“爲善即勸，爲不善即觀，勸即生責，觀即生患”四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爲善則觀，爲不善則議；觀則生貴，議則生患。”徐靈府注曰：“勸，勉之，觀，察也。夫人爲善當日勉之，有不善者察見已過，則向方矣，是不勉其爲善矣。若以己爲善，察求人之不善而責之者，責有患矣。故勸爲善而不善矣。”唐時今本《文子》即已如此。〈詮言訓〉“爲善則觀”句，高誘注曰：“眾人之所觀也”，則漢時《淮南子》此處文字即與《文子》不同。“責”〈詮言訓〉作“貴”，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貴’當爲‘責’，字之誤。”當依《文子》作“責”。

又，“治隨自然”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法脩自然”。“治隨”與“法脩”，二者字形相近，“法”字，恐爲“治”字之誤。“脩”字，似“循”字之形誤，“循”，隨也。“不以智見求譽”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不以智見譽”。呂傳元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不以智見譽’‘見’當爲‘求’，字之誤。此與‘不以行求名’對言也，言聖人不求名，不求譽也。《文子》〈符言〉篇正作‘求’。”‘法脩自然’當作‘治隨自然’。‘法脩’與‘治隨’形近而誤。上文‘無以天下爲者，必能治天下’，又‘治國者，先爲不可奪，以待敵之可奪也’，又‘故治未故於不亂，而事爲智者必危’，合上文觀之，知此當作‘治’，不當作‘法’也。《文子》〈符言〉篇正作‘治隨自然’。”

第二、“爲者有不成”段：“有智而無爲與無智同功，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德”兩句，〈詮言訓〉此處下有“其智也，告知者至，然後覺其動也”。“有智若無智，有能若無能”兩句，〈詮言訓〉後有“道理爲之正”，〈詮言訓〉似均有所闡釋。

第三、“人與道不兩明”段：“人”字，〈詮言訓〉作“名”，因下文有“道與人競長”，當依《文子》作“人”。“人愛名即不用道”句，“愛”字，

〈詮言訓〉作“受”，《韓詩外傳》卷一曰：“爲能勝理而無愛名”，“受”字誤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亦云：“‘受’當爲‘愛’字，字之誤也。愛名則不愛道，故道不用也。《文子》〈符言〉篇正作‘愛’。”

又，“道息而名章即危亡”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道與人競長。章人者，息道者也。人章道息，則危不遠矣。”何寧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三‘人’字皆當爲‘名’，涉上文‘道勝人’而誤也。上文本以名、道對舉，曰‘名與道不兩名’，若作‘道與人’則文不相承矣。……《文子》〈符言〉篇作‘道息而名章即危亡’，是其證。”

4-13

〔老子曰：〕

使信士分財，不如定分而探籌，何則？有心者之於平，不如無心者也。使廉士守財，不如閉戶而全封，以爲有欲者之於廉，不如無欲者也。人舉其疵則怨，鑑見其丑則自善¹，人能接物而不與己，則免於累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天下非無信士也，臨貨分財必‘探籌而定分’，以爲有心者之於平，不若無心者也。天下非無廉士也，然而‘守重寶’者必關戶而全封，以爲有欲者之於廉，不‘若’無欲者也。人舉其疵則怨〔人〕，鑑見其醜則善鑑。人能接物而不與己〔焉〕，則免於累矣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p. 472／〈詮言訓〉辨析，頁403

使信士分財，不如投策探鉤；使廉士守藏，不如閉局全封。何則？有心者之於平，不若無心之平也；有慾之於廉，不若無慾之不廉也。今人目若驪珠，

¹ “善”字，景宋本、朱弁注本作“喜”。

心如權衡，評人好惡，雖言得其實，彼閉嫌怨；及其自照明鏡，摹倒其容，醜狀既露，則心慚而不怨。向之評者，與鏡無殊，然而向怨今之慚者，以鏡無情，而人有心也。《劉子·去情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與《劉子》。三者比較如下：

使信士分財，不如定分而探籌，何則？有心者之於平，不如無心者也。使廉士守財，不如閉戶而全封，以為有欲者之於廉，不如無欲者也。

《文子》

天下非無信士也，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，以為有心者之於平，不若無心者也。天下非無廉士也，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，以為有欲者之於廉，不若無欲者也。《淮南子》

使信士分財，不如投策探鈎；使廉士守藏，不如閉局全封。何則？有心者之於平，不若無心之平也；有慾之於廉，不若無慾之不廉也。《劉

子》

《劉子》此處文字與表達的方式近於《文子》，但《劉子》此處之後曰：“三人居室，二人交爭，必取信於不爭者，以辯彼此之得失。夫不爭者未必平，而交爭者未必偏。而信於不爭者，何則？以爭者之心，並挾勝情故也。”此段文字不見於《文子》，而《詮言訓》上引文之後曰：“三人同舍，二人相爭，爭者各自以為直，不能相聽，一人雖愚，必從旁而決之，非以智，不爭也。兩人相鬥，一贏在側，助一人則勝，救一人則免，鬥者雖彊，必制一贏，非以勇也，以不鬥也。”《劉子》此處文字當取自《淮南子》。此種情況，《劉子》中出現多處¹。這或可說明劉晝同時熟悉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兩書，而交互引用二者資料。但《劉子》全書無一次提及《文子》，在其《九流》篇中，羅列

¹ 參閱拙著《文子新論》第四篇第二章：《劉子》、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，萬卷樓出版社，台北，1999年9月。

九流學術派別，也未見提及文子其人或《文子》其書。因此，劉子所見《淮南子》可能並非今本，其所見者恐與竄入今本《文子》之《淮南子》別本相近。

又，“不如閉戶而全封”句，“全封”二字，〈詮言訓〉同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全’字無義，乃‘璽’字之誤。《國語》〈魯語〉：‘追而予之璽書’，韋注曰：‘璽書，璽封書也。’此‘璽封’二字之證。〈時則〉篇曰：‘固封璽。’‘封璽’與‘璽封’同。《五音集韻》曰：‘璽，俗作全。’與‘全’字形相似，故誤為‘全’矣。”

又，“人舉其疵則怨，鑑見其丑則自善”兩句，〈詮言訓〉“怨”字下有“人”字，義理較明；“自善”二字作“善鑑”，“自善”，文意費解，“怨人”與“善鑑”，二者相對為文，當據《淮南子》改。

4-14

〔老子曰：〕

凡事人者，非以寶幣，必以卑辭。幣單而欲不厭；卑體免辭，論說而交不結；約束誓盟，約定而反先曰。〔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，而內修道德¹。〕修其境內之事，盡其地方之廣，勸民守死，堅其城郭，上下一心，與之守社稷。即為‘名’²者不伐無罪，為利者不攻難得，此必全之道〔，必利之理〕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外交而為援，事大而為安，不若內治而待時。凡事人者，非以寶幣，必以卑辭。事以玉帛，則‘貨’殫而欲不‘厭’；卑體‘婉’辭，則‘論’說而交不結；約束誓盟，〔則〕約定而反無日；雖割國之錙銖以事人，而無自恃之道，

¹ “德”字，朱弁本作“術”。

² “名”字原作“民”，據朱弁本改。景宋本作“飾”。

不足以爲全。若誠外釋交之策，〔而慎〕脩其境內之事，盡其地‘力以多其積’，‘厲其民死以牢其城’，上下一心，君臣同志，與之守社稷，效死而民弗離，則爲‘名’者不伐無罪，〔而〕爲利者不攻難‘勝’，此必全之道也。《淮南子·

詮言訓》p. 473 / 〈詮言訓〉辨析，頁 405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文字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，《文子》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，而由編輯者增改。

又，“幣單而欲不厭”五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事以玉帛，則貨殫而欲不厭；卑體婉辭，則諭說而交不結；約束誓盟，則約定而反無日。”此處“事以玉帛”、“卑體婉辭”，“約束誓盟”，分別指出“事人”之三事，《文子》似脫“事以玉帛”句。“幣單”二字，〈詮言訓〉作“貨殫”。“幣”字，似涉上文“幣”字而誤，當作“貨”，指玉帛之物。“單”爲“殫”字之假。

又，“卑體免辭”句，“免”字，〈詮言訓〉作“婉”。“免”，似“婉”字之假，而“婉”爲“免”字之誤。俞樾云：“‘免’，猶‘俛’也。古冠冕字通作‘免’。‘師冕’，〈古今人表〉作‘師免’，是其證也。《周禮·弁師》疏曰：‘冕，則俛也，以低爲號也。’此云‘免辭’，與‘卑辭’同。《淮南子》〈詮言〉篇作‘婉辭’，轉非其舊矣。”

又，“論說而交不結”，“論”字，〈詮言訓〉作“喻”。前文曰“卑體婉辭”，表現謙遜之義，此處作“喻說”爲佳。

又，“約束誓盟，約定而反先日”兩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約束誓盟，則約定而反無日”。俞樾云：“‘反先日者’，謂先所約之日而反也，正見約束之不可恃。《淮南子》〈詮言〉篇作‘反無日’，由後人不達其意而臆改也。”

又，“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，而內修道德”兩句，〈詮言訓〉無，此章敘說“事人”之理，此兩句文意唐突，恐爲錯簡，或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所加的按語。〈詮言訓〉此處作“雖割國之錙銖以事人，而無自恃之道，不足以爲全”，文意通貫。

又，“修其境內之事，盡其地方之廣，勸民守死，堅其城郭”四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若誠釋外（原作“外釋”，據陳觀樓校改）交之策，慎修境內之事。盡其地力以多其積，厲其民死以牢其城”，〈詮言訓〉四句相對爲文，文意清晰。“必利之理”，〈詮言訓〉無，恐爲編輯者所加。

4-15

〔老子曰：〕

聖人不勝其心，衆人不勝其欲。君子行正氣，小人行邪氣。內便於性，外合於義，循理而動，不繫於物者，正氣也。推於滋味，淫於聲色，發於喜怒，不顧後患者，邪氣也。邪與正相傷，欲與性相害，不可兩立，一起一廢，故聖人損欲而從性。目好色，耳好聲，鼻好香，口好味，合而說之，不離利害嗜欲也。耳目鼻口不知所欲，皆心為之制，各得其所。由此觀之，欲不可勝亦明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聖人‘勝心’，眾人‘勝欲’。君子行正氣，小人行邪氣。內便於性，外合於義，循理而動，不繫於物者，正氣也。‘重’於滋味，淫於聲色，發於喜怒，不顧後患者，邪氣也。邪與正相傷，欲與性相害，不可兩立。一‘植’一廢，故聖人損欲‘而’從〔事於〕性。

目好色，耳好聲，口好味，‘接’而說之。不‘知’利害嗜慾也，食之不寧於體，聽之不合於道，視之不便於性。三官交爭，以義爲制者，心也。割痤疽非不痛也，飲毒藥非不苦也，然而爲之者，便於身也。渴而飲水非不快也，飢而大飧非不贍也，然而弗爲者，害於性也。此四者，耳目‘鼻口’不知所‘取去’，心為之制，各得其‘所’。由是觀之，欲之不可勝，明矣。（接下引文）《淮

南子·詮言訓》p. 474-476 / 〈詮言訓〉辨析，頁 407-408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，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，文字均有脫誤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聖人不勝其心，眾人不勝其欲”兩句，其中兩“不”字，〈詮言訓〉無。俞樾曰：“此即孟子或從其大體，或從其小體之意。‘聖人不勝其心’，言凡事皆心為主，莫能勝之也。‘眾人不勝其欲’，言凡事皆欲為主，莫能勝之也。下文申說其義，曰‘目好色，耳好聲，鼻好香，口好味，合而說之，不離利害嗜欲也。耳、目、鼻、口不知所欲，皆心爲之制。’文義甚明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篇作‘聖人勝心，眾人勝欲’，句有脫誤，不可據也。”

此處資料似在說明：聖人與眾人不同，聖人能持守其心，眾人不能免除其欲。按此文義，〈符言〉篇兩“勝”字，均當解爲“超過、逾越”，聖人不逾越其心，眾人無法逾越其欲。但就《文子》此章內容，兩“勝”字，均應解爲“盡”（如“不違農時，穀不可勝食也”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或通“乘”（勝、乘古互爲音訓），有“依持而盡用”之義，聖人依持而專注於心，眾人依持而專注於欲。《文子》此章下文曰：“欲不可勝亦明矣。”此處之“勝”字，即不應解爲“逾越”，“勝”當釋爲“專任、聽任”，近於“盡”、“乘”。《文子》中前兩“勝”字與後文之“勝”字，意義衝突。因此，〈符言〉篇首兩句，當脫兩“不”字。

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亦云：“勝，任也。言聖人任心，眾人任欲也。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，心之官則思。聖人先立乎大者，則其小者不能奪，故曰：‘聖人任心’也。若眾人，則縱耳目之欲而不以心制之，故曰：‘眾人任欲’也。下文曰：‘食之不寧於體，聽之不合於道，視之不便於性。三官交爭，以義爲制者，心也。’又云：‘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，心爲之制，各得其所。’皆其證矣。《說苑》〈說叢〉曰：‘聖人以心導耳目，小人以耳目導心。’即此所謂‘聖人勝心，眾人勝欲’也。《說文》：‘勝，任也。’‘任’與‘勝’聲相近，任心任欲之爲勝心勝欲，猶戴任之爲戴勝。高解‘聖人勝心’曰：‘心者，欲之所聲也。聖人止欲，故勝其心。’則誤以‘勝’爲‘勝敗’之‘勝’矣。如高說，則是心與耳目口無以異，下文何以言‘三關交爭，以義爲制者心’乎？又解‘眾人勝欲’曰：‘心欲之，而能勝止之也。’心欲之而能勝止，則

是賢人矣，安得謂之‘眾人’乎？且下聞言‘欲不可勝’，則‘勝’之訓‘任’明矣。《文子》〈符言〉篇作‘聖人不勝其心，眾人不勝其欲’，此亦未解‘勝’字之義而以意改之也。”

第二、“故聖人損欲以從性”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此本作‘故聖人損欲而從性’。上文曰：‘欲與性相害，不可兩立。’故此言損欲而從性也。後人改‘從性’爲‘從事於性’，則似八股中語矣。《文子》〈符言〉篇正作‘損欲而從性’。《太平御覽》〈方術部〉一引此，作‘損欲而存性’，雖‘存’與‘從’不同，而皆無‘事於’二字。”

又，“合而說之，不離利害嗜欲也”兩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接而說之，不知利害嗜欲也”，〈符言〉篇此處意謂：人混合“目、耳、鼻、口”之所“好”而悅之，則不能遠離利害嗜欲之域。〈詮言訓〉文字說明：“目、耳、口”三官，皆以其所好，接物而悅之。若不能知利害嗜欲，則“食之不寧於體，聽之不合於道，視之不便於性。”二者敘說的方式不同。

又，“耳目口鼻不知所欲，皆心爲之制，各得其所由”三句，“所欲”二字，〈詮言訓〉作“取去”，並無“由”字，二者文義有出入，但〈詮言訓〉義理較勝。“所由”之“由”，似涉下文“由”字而衍。

4-16

〔老子曰：〕

治身養性者，節寢處，適飲食，和喜怒，便動靜，內在己者得，而邪氣無由入。

飾其外，傷其內，扶其情者害其神，見其文者蔽其真。夫須臾無忘其為賢者，必困其性；百步之中無忘其為容者，必累其形。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，枝葉茂者害其根莖，能兩美者天下無之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凡治身養性，節寢處，適飲食，和喜怒，便動靜，‘使’在己者得，而邪氣‘因而不生’，豈若憂瘕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！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，崑山之玉瑱而塵垢弗能污也。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，無取之美而美不失。故祭祀思親不求福，饗賓修敬不思德，唯弗求者能有之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

p.476-477 / 〈詮言訓〉辨析，頁408

鼓不滅於聲，故能有聲；鏡不沒於形，故能有形。金石有聲，弗叩弗鳴；管簫有音，弗吹無聲。聖人內藏，不爲物先倡，事來而制，物至而應。飾其外〔者〕傷其內，扶其情者害其神，見其文者蔽其‘質’。‘無’須臾忘爲‘質’者，必困‘於’性；百步之中‘不’忘其容者，必累其形。故羽翼美者傷骨骸，枝葉‘美’者害根‘莖’，能兩美者，天下無之〔也〕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477-478 /

〈詮言訓〉辨析，頁410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兩處不同段落，似原屬“文子外編”資料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治身養性者”段：“內在己者得，邪氣無由入”兩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使在己者得，邪氣因而不生”。《文子》稱“邪氣無由入”，是以內在之得拒外在邪氣；而〈詮言訓〉稱“邪氣因而不生”，是使在己者有得，而邪氣不生於內。二者敘說不同，似以《文子》較佳。

第二、“飾其外”段：“見其文者蔽其真”句，“真”字、〈詮言訓〉作“質”。雖然古文獻多以“文、質”並稱，但《文子》此處是就精神來敘說，故作“真”字。

又，“夫須臾無忘其爲賢者”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夫無須臾忘其爲質”，〈詮言訓〉下文曰“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”，“不”在“忘”字前，此句“無”字似仍在“忘”字之前。“爲賢者”三字與下句“爲形者”相對爲文，“賢”

與“形”均指外在的表現，〈詮言訓〉作“質”，恐涉前“質”字而誤。

又，“枝葉茂者害其根莖”句，“莖”字，〈詮言訓〉作“莖”。孫詒讓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莖’，《文子》〈符言〉篇作‘莖’，與骸、之協韻，是也。莖、‘莖’，形近而誤。”

4-17

〔老子曰：〕

天有明，不憂民之晦也，地有財，不憂民之貧也。至德道者，若丘山，嵬然不動，行者以為期。直己而足物，不為人賜，用之者亦不受其德，故安而能久。

天地無與也，故無奪也；無德也，故無怨也。善怒者必多怨，善與者必善奪，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。故譽見即毀隨之，善見即惡從之。利為害始，福為禍先，不求利即無害，不求福無禍。身以全為常，富貴其寄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天有明，不憂民之晦也，百姓穿戶鑿牖，自取照焉。地有財，不憂民之貧也，百姓伐木芟草，自取富焉。至德道者若丘山，嵬然不動，行者以為期〔也〕。直己而足物，不為人‘贖’，用之者亦不受其德，故‘寧’而能久。天地無予也，故無奪也；〔日月〕無德也，故無怨也。喜‘得’者必多怨，喜予者必善奪。唯滅跡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〔者〕，‘唯’能勝理而為受名。名興則道行，道行則人無位矣。故譽‘生’則毀隨之，善見則怨從之。利〔則〕為害始，福〔則〕為禍先。〔唯〕不求利者為無害，〔唯〕不求福者為無禍。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，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。故國以全為常，霸王其寄也；身以‘生’為常，富貴其寄也。能不以天下傷其國，而不以國害其身者，焉可以托天下也。〔淮

南子·詮言訓》p. 478-479 / 〈詮言訓〉辨析，頁 411-412

天有明而不憂民之晦也，□姓闢其戶牖而各取昭焉；天無事焉。地有□而不憂民之貧也，百姓斬木刈薪而各取富焉；地亦無事焉。《黃帝四經·稱》

天有明，不憂人之暗也。地有財，不憂人之貧也。聖人有德，不憂人之危也。天雖不憂人之暗，闢戶牖必取己明焉，則天無事也。地雖不憂人之貧，伐木刈草必取己富焉，則地無事也。聖人雖不憂人之危，百姓準上而比於下，其必取己安焉，則聖人無事也，故聖人處上，能無害人，不能使人無己害也。則百姓除其害矣。聖人之有天下也，受之也，非取之也。百姓之於聖人也，養之也，非使聖人養己也，則聖人無事矣。《慎子·威德》

傳曰：喜名者必多怨，好與者必多辱。爲滅跡於人，能隨天地自然，爲能勝理而無愛名，名興則道不用，道刑則人無位矣。夫利爲害本，而福爲禍先。唯不求利者唯無害，不求福者唯無禍。詩曰：“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。”《韓詩外傳》卷一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。《淮南子》似引述前人資料，前半段部份內容出現於《黃帝四經》與《慎子》，後半段文字見於《韓詩外傳》。此章似“文子外編”所輯先秦哲人的雋語，後竄入《文子》。

第一、“天有明”段：此段內容分別見於《黃帝四經》、《慎子》與《淮南子》，文字略有不同。《黃帝四經·稱》最爲簡要。《慎子》與《淮南子》均有所發揮與申述。〈詮言訓〉中兩“德”字，均應據〈符言〉篇，讀爲“得”。

又，“嵬然不動”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塊然不動”。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案：宋本、《漢魏叢書》本、莊本‘塊然’並作‘嵬然’。《文子》〈符言〉篇同。”

又，“不爲人賜”句，“賜”字，〈詮言訓〉作“贛”，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曰：“今贛人敖倉，予人河水”，高誘注：“贛，賜也”。

第二、“善怒者必多怨”段：此段另見於《韓詩外傳》。“善怒者必多怨”句〈詮言訓〉作“喜得者必多怨”，《韓詩外傳》作“喜名者必多怨”，三者文意均可通，似屬不同文本。

又，“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”，《韓詩外傳》作“能隨天地自然，爲能勝理而無愛名”，〈詮言訓〉作“唯滅跡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，唯能勝理而爲受名。”〈詮言訓〉似引用《韓詩外傳》文字，而脫“無”字，並誤“愛”字爲“受”，〈符言〉似脫“而無愛名”四字。

又，“身以全爲常”句，“全”字，〈詮言訓〉作“生”，“全”字恐因形殘而誤。

又，“善見即惡從之”句，“惡”字，〈詮言訓〉作“怨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劉本依《文子》〈符言〉篇改‘怨’爲‘惡’。案：劉本是也。‘譽’與‘毀’對，‘善’與‘惡’對。《道藏》本作‘怨’者，涉上文兩‘怨’而誤。”

4-18

〔老子曰：〕

聖人無屈奇之服、詭異之行。服不雜，行不觀，通而不華，窮而不懾，榮而不顯，隱而不辱，異而不怪，同用，無以名之，是謂大通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聖人無屈奇之服，〔無〕‘瑰’異之行，服不‘視’，行不觀，〔言不議，〕通而不華，窮而不懾，榮而不顯，隱而不‘窮’，異而不〔見〕怪，〔容而與〕‘眾同’，無以名之，〔此之〕謂大通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p.480／〈詮言訓〉辨析，頁413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，似原屬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但各有脫文與誤字。

又，“服不雜”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服不視”。《管子·立政》曰：“散民不敢服雜采”，“雜”指“以服飾表現等級”，“雜”字較“視”字為佳，許慎注此句曰：“其所服，眾不觀視也”，似不妥。

又，“同用無以名之”句，此句費解，〈詮言訓〉作“容而與眾同，無以名之”，〈符言〉篇恐脫“容而與眾”四字，並衍“用”字。俞樾云：“‘同用’上脫‘與眾’二字。杜道堅《續義》曰：‘與民同用而已。夫是之謂大通。’疑其所據本正作‘與眾同用也’。《淮南子》〈詮言〉篇作‘容而與眾同’。按上文，‘通而不華，窮而不懼，營而不顯，隱而不辱，異而不怪’，凡用‘而’字者必有相反之兩義。若容即是與眾宜矣，何以言容而與眾同乎。《淮南》原文當作‘與眾同容’。‘容’、‘用’聲近，即‘與眾同用也’。淺人不達，改其文法，使與上句一律，而義不可通矣。”

4-19

〔老子曰：〕

道者，直己而待命，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，時之去不可追¹而援也。故聖人不進而求，不退而讓。隨時三年，時去我走，去時三年，時在我後，無去無就，中立其所。天道無親，唯德是與。

福之至，非己之所求，故不伐其功；禍之來，非己之所生，故不悔其行。中心其恬，不累其德；狗吠不驚，自信其情，〔誠無非分。〕故通道者不惑，知命者不憂。

¹ “足”字，據景宋本、朱弁注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追”，與《淮南子》同。

帝王之崩，藏骸於野，其祭也祀之於明堂，神貴於形也。故神制形則從，形勝神則窮，聰明雖用，必反諸神，謂之大通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{ 聖人常後而不先，常應而不唱；不進而求，不退而讓；隨時三年，時去我‘先’；去時三年，時在我後，無去無就，中立其所。天道無親，唯德是與。}

有道者，不失時與人；無道者，失於時而取人。直己而待命，時之至不可迎而‘反’也；要遮而求合，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。故不曰：我無以爲而天下遠，不曰：我不欲而天下不至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p. 486 / 〈詮言訓〉辨析，頁 419

君子爲善不能使福必來，不爲非而不能使禍無至。福之至〔也〕，非‘其’所求，故不伐其功；禍之來〔也〕，非‘其’所生，故不悔其行。內脩極而橫禍至者，皆天也，非人也，故中心常恬‘漠’，‘累積’其德；狗吠而不驚，自信其情。故‘知’道者不惑，知命者不憂。

‘萬乘之主卒’，葬〔其〕骸於〔曠〕野〔之中〕，祀〔其鬼神〕於明堂〔之上〕，神貴於形也。故神制‘則形從’，形勝‘則神窮’。聰明雖用，必反諸神，謂之‘太沖’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p. 487 / 〈詮言訓〉辨析，頁 419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分別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兩處，全文論述“時”的問題，與文子學派思想相近，可能受文子學派影響之資料，後輯入“文子外編”，而爲《淮南子》引用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道者”段：全段文意完整，略謂：得道之人，重視自己的操持，不爲外在因素所牽累，時遇來到，不可迎面去抵擋，時遇離去，不可追趕去拉回”，〈詮言訓〉似摘引而加以申述。“道者”二字，〈詮言訓〉作“聖人”。以“道者”一詞指涉“得道之人”，《文子》使用六次，其中僅〈精誠〉篇第一章，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篇亦作“道者”，他處均作“聖人”。

又，“時之去不可足而援”兩句，“足”字，〈詮言訓〉作“追”，俞樾《古書疑義舉例》曰：“手所拍即謂之手，足所踏謂之足”，故“足”有“踏、追”之義。二書文字記述不同。

又，“隨時三年”六句似古諺語，〈詮言訓〉作“隨時三年，時去我先；去時三年，時在我後，無去無就，中立其所。”呂傳元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按‘先’當爲‘走’，走與後韻，若作‘先’便失其韻矣。宋本正作‘走’。《文子》〈符言〉篇同。”何寧云：“宋刊節本作‘隨時三年，時去我走，先時三年，時在我後’，今本疑‘走先’二字誤倒，‘走’又以形近誤作‘去’耳。蓋前二句謂不進而求，後二句謂不退而讓。”此六句，〈詮言訓〉與〈符言〉篇均有誤字，似意謂：雖把握時機有三年之久，時機不宜，我即離去，不爲此事受累；雖不得時機有三年之久，實際上時機仍緊隨於我後，也不爲此事掛心；對於時機的來去，無所去就，直已存立於本然的所處。

第二、“福之至非己之所求”段：“中心其恬，不累其德”兩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故中心常恬漠，累積其德”，〈符言〉篇文句文義較古樸，《淮南子》似有更動。“德”應指自然之得，此句作“不累”爲佳。王引之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累積其德’，當依《文子》〈符言〉篇作‘不累其德’。累，讀如‘負累’之‘累’。言中心恬漠，外物不能累其德也。下二句‘狗吠而不驚，自信其情。’‘自信其情’與‘不累其德’，文正相對。《呂氏春秋》〈有度〉篇曰：‘惡欲喜怒哀樂六者，累德者也。’”

又，“誠無非分”句，〈詮言訓〉無。“中心其恬”等四句，均相對爲文，此句文意不足，恐爲錯簡，或下有脫文。

第三、“帝王之崩”段：〈符言〉篇文字簡要，《淮南子》引用時似加以變動。“帝王之崩”句，〈詮言訓〉改作“萬乘之主卒”，“藏骸於野，其祭也祀之於明堂”，〈詮言訓〉鋪陳爲“葬其骸於曠野之中，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。”

又，“神制形則從，形勝神則窮”兩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故神制則形從，形勝則神窮。”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文子》〈符言〉篇作‘故神制形則

從，形勝神則窮’，當從之。此申言上文‘神貴於形’之義，言可使神制形，不可使形至神也。觀高注，擇期所據本已誤。”但《文子·九守》第十三章曰：“夫形者，生之舍也；氣者，生之元也；神者，生之制也，一失其位即三者傷矣。故以神爲主者，形從而利，以形爲制者，神從而害。”〈符言〉篇此句，似當讀作“神制，形則從；形勝，神則窮”，而〈詮言訓〉當斷句爲“故神制，則形從；形勝，則神窮。”高誘注“神制則形從”句，曰：“神制，謂情也。情欲使不作也，而形體從心以合。”“神制，謂情也”，文義不可解，似有脫誤。

4-20

〔老子曰：〕

古之存己者，樂德而忘賤，故名不動志；樂道而忘貧，故利不動心。是以謙而能樂，靜而能澹。

以數筭之壽，憂天下之亂，猶憂河水之涸，泣而益之。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，可與言道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古之存己者，樂德而忘賤，故名不動志；樂道而忘貧，故利不動心。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，故‘兼’而能樂，靜而能澹。故其身治者，可與言道矣。自身以上至於荒芒，爾遠矣；自死而天地無窮，爾滔矣，以數雜之壽，憂天下之亂，猶憂河水之‘少’，泣而益之也。龜三千歲，浮游不過三日，以浮游而爲龜憂養生之具，人必笑之矣。故不憂天下之亂，而樂其身之治者，可與言道矣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p. 486-487／〈詮言訓〉辨析，頁420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，似原屬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〈詮言訓〉文字較為完整，《文子》此章恐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古之存己者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文字結構為“樂德……故……；樂道……故……。是以……。”〈詮言訓〉則為“樂德……故……；樂道……故……；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，故……。故其身治者，可與言道矣。”二者敘說的方式不同。

第二、“以數筭之壽”段：〈詮言訓〉段前有“自身以上至於荒芒”等句，文意較完備。段末“樂其身治者，可與言道矣”兩句，〈詮言訓〉同，但〈詮言訓〉正可回應其上文“故其身治者，可與言道矣”，《文子》上段卻無此二句，〈詮言訓〉文意結構較完整。

4-21

〔老子曰：〕

人有三怨：爵高者人妒之，官大者主惡之，祿厚者人怨之。夫爵益高者意益下，官益大者心益小，祿益厚者施益博，〔修此三者，怨不作。〕“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”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：“人有三怨，子知之乎？”孫叔敖曰：“何謂也？對曰：“爵高者‘士’妒之，官大者主惡之，祿厚者怨‘處’之。”孫叔敖曰：“吾爵益高，吾‘志’益下；吾官益大，吾心益小；吾祿益厚，吾施益博。是以免三怨，可乎？”故老子曰：“故貴〔必〕以賤為本，高〔必〕以下為基。”

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p. 400／〈道應訓〉辨析，頁324

肩吾問於孫叔敖曰：“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，三去之而無憂色。吾始也疑子，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，子之用心獨奈何？”孫叔敖曰：“吾何以過人哉！

吾以其來不可卻也，其去不可止也，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，而無憂色而已矣。我何以過人哉！且不知其在彼乎，其在我乎？其在彼邪？亡乎我；在我邪？亡乎彼。方將躊躇，方將四顧，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！”仲尼聞之曰：“古之真人，知者不得說，美人不得濫，盜人不得劫，伏戲黃帝不得友。死生亦大矣，而無變乎己，況爵祿乎！若然者，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，入乎淵泉而不濡，處卑細而不憊，充滿天地，既以與人，己愈有。”《莊子·田子方》

語曰：“繒丘之封人，見楚相孫叔敖曰：‘吾聞之也：處官久者士妒之，祿厚者民怨之，位尊者君恨之。爲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，何也？’孫叔敖曰：‘吾三相楚而心痛卑，每益祿而施瘡博，位滋尊而禮瘡恭，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。’”《荀子·堯問》

孫叔敖遇狐丘丈人。狐丘丈人曰：“僕聞之，人有三利必有三患，子知之乎？”孫叔敖蹴然易容曰：“小子不敏，何足以知之。敢問何謂三利？何謂三患？”狐丘丈人曰：“夫爵高者，人妒之。官大者，主惡之。祿厚者，怨歸之。此之謂也。”孫叔敖曰：“不然。吾爵益高，吾志益下。吾官益大，吾心益小。吾祿益厚，吾施益博。可以免於患乎？”狐丘丈人曰：“善哉言乎！堯舜其猶病諸。”《詩》曰：“溫溫恭人，如集于木。惴惴小心，如臨于谷。”《韓詩外傳·卷七》

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：“人有三怨，子知之乎？”孫叔敖曰：“何謂也？”對曰：“爵高者，人妬之；官大者，主惡之；祿厚者，怨逮之。”孫叔敖曰：“吾爵益高，吾志益下；吾官益大，吾心益小；吾祿益厚，吾施益博。以是免於三怨，可乎？”《列子·說符》

孫叔敖爲楚令尹，一國吏民皆來賀。有一老父，衣粗布，冠白冠，後來弔。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，謂老父曰：“楚王不知臣不肖，使臣受吏民之垢，人盡來賀，子獨後來弔，豈有說乎？”父曰：“有說。身已貴而驕人者，民去之；位已高而擅權者，君惡之；祿已厚而不知足者，患處之。”孫叔敖再拜曰：“敬受命，願聞餘教。”父曰：“位已高而意益下，官益大而心益小，祿已厚而慎不敢取。君謹守此三者，足以治楚矣。”《說苑·敬慎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孫叔敖事，分別見於《莊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韓詩外傳》、《列子》與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。所謂“三爲令尹而不榮華，三去之而無憂色”似關於孫叔敖的傳言，《莊子》的記述哲學性的闡發較多，《荀子》以“語曰”形式引述，所記內容或較合於實情。《韓詩外傳》曾引用以解《詩》。《淮南子》與《韓詩外傳》文意最爲相近，似直接改動後者詞句，但用以解《老》。此章似屬與《淮南子》同源的解《老》資料，以精要節錄的形式輯入“文子外編”。又，“修此三者，怨不作”兩句，回應首句“人有三怨”，此兩句不見於〈道應訓〉，二者敘說方式不同。“故貴以賤爲本”兩句，語出《老子》第三十九章。

4-22

〔老子曰：〕

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，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。既闇且聾，人道不通。故有闇聾之病者，〔莫知事通。〕豈獨形骸有闇聾哉！心亦有之塞也，莫知所通，此闇聾之類也。

夫道之爲宗也，有形者皆生焉，其爲親也亦戚矣；饗穀食氣者皆壽焉，其爲君也亦惠矣；諸智者學焉，其爲師也亦明矣。

人皆以無用害有用，故知不博而曰不足。以博奕之曰問道，聞見深矣。不聞與不問，猶闇聾之比於人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凡人之所以生者，衣與食也。今囚之冥室之中，雖養之以芻豢、衣之以綺繡，不能樂也，以目之無見，耳之無聞。穿隙穴，見雨零，則快然而嘆之，況開戶發牖，從冥冥見炤炤乎！從冥冥，見炤炤，猶尙肆然而喜，又況出室坐堂，

見日月光！見日月光，曠然而樂，又況登太山，履石封，以望八荒，視天都若蓋，江、河若帶，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！其爲樂豈不大哉！

且聾者，耳形具而無能聞也，盲者，目形存而無能見也。〔夫〕言者，所以通己於人也，聞者，所以通人於己也。瘖者不言，聾者不聞，既‘瘖’且聾，人道不通。故有‘瘖’聾之病者，雖破家求醫，不顧其費。豈獨形骸有‘瘖’聾哉？心〔志〕亦有之。夫指之拘也，莫不事申也，心之塞也，莫知‘務’通也，‘不明於類也’。

夫觀六藝之廣崇，窮道德之淵深，達乎無上，至乎無下，運乎無極，翔乎無形，廣於四海，崇於太山，富於江、河，曠然而通，照然而明，天地之間無所繫戾，其所以監觀，豈不大哉！

人之所知者淺，而物變無窮，曩不知而今知之，非知益多也，問學之所加也。夫物常見則識之，嘗爲則能之，故因其患則造其備，犯其難則得其便。夫以一世之壽，而觀千歲之知、今古之論，雖未嘗更也，其道理素具，可不謂有術乎！

人欲知高下而不能，教之用管準則說；欲知輕重而無以，予之以權衡則喜；欲知遠近而不能，教之以金目則快射；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，犯大難而不懼，見煩繆而不惑，晏然自得，其爲樂也，豈直一說之快哉！

夫道，有形者皆生焉，其爲親亦戚矣！‘享’穀食氣者皆‘受’焉，其爲君亦惠矣；諸〔有〕智者〔皆〕學焉，其爲師亦‘博’矣。射者數發不中，人教之以儀則喜矣，又況生儀者乎！

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，然而不能者，嬉戲害人也。人皆〔多〕以無用害有用，故知不博而日不足。以鑿觀池之力耕，則田野必辟矣。以積土山之高修堤防，則水用必足矣。以食狗馬鴻雁之費養士，則名譽必榮矣。以〔弋獵〕博弈之日‘誦《詩》讀《書》’，聞‘識必博’矣。‘故不學之與學也’，猶‘瘖’聾之比於人也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p. 689-691／《泰族訓》辨析，頁640-642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，但其文章形式，與〈符言〉篇載錄諺語、格言或雋語體例不合。見於〈泰族訓〉處，可分爲兩節，“凡人之所以生者”、

“且聾者”與“夫觀六藝之廣崇”三段爲第一節，而“人之所知者淺”以下爲第二節。但前節“且聾者”段，與前後段文意不能通貫，若刪除，則“凡人之所以生者”段，可接“夫觀六藝之廣崇”段，文氣通暢，語意完整。“且聾者”段文意似屬第二節內容。〈符言〉篇此章可分爲三段，第一段文字見於〈泰族訓〉“且聾者”段，另兩段見於〈泰族訓〉第二節。〈符言〉篇全章文意通貫，可校正〈泰族訓〉錯簡的句序。但此章似“文子外編”資料竄入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言者所以通於人也”段：全段意謂：人或有閤聾之病，而心亦有不通之實。莫知通達於心，即如閤聾之類。“故有閤聾之病者，莫知事通”兩句，文意難解，“莫知”二字恐誤，〈泰族訓〉作“雖破家求醫，不顧其費”，敘說清楚。

又，“豈獨形骸有閤聾哉！心亦有之塞也，莫知所通，此閤聾之類也”四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豈獨形骸有瘖聾哉？心志亦有之。夫指之拘也，莫不事申也，心之塞也，莫知務通也，不明於類也。”“心亦有之塞”五字，似“心亦有之”與“塞也”殘文的綴合。此處文字似本諸《莊子·逍遙遊》，〈逍遙遊〉曰：“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，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。豈唯形骸有聾盲哉？夫知亦有之。”

第二、“夫道爲之宗”段：〈泰族訓〉作“夫道”，無“爲之宗”三字，因下文所舉數事，均說明“道”之爲“宗”，〈符言〉篇文義較詳。“皆壽焉”，“壽”字，〈泰族訓〉作“受”。“亦明矣”，〈泰族訓〉作“亦搏矣”，二者意含略異，可能記載不同。

第三、“人皆以無用害有用”段：“以博奕之日問道”四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以弋獵博奕之日誦《詩》讀《書》，聞識必博矣。故不學之與學也，猶瘖聾之比於人也”。《文子》所稱“問道”與“問道”，〈泰族訓〉歸諸於“爲學”，並明說爲“誦《詩》”與“讀《書》”之事，表現儒家學習的方式，或與“文子外編”原義不盡相符。

4-23

〔老子曰：

人之情，心服於德，不服於力；德在與，不在來。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，先貴人，欲尊於人者，先尊人，欲勝人者，先自勝，欲卑人者，先自卑；故貴賤尊卑，道以制之。

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，以其身後人，即天下樂推而不厭，戴而不重，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。故知“與之為取”，“後之為先”，即幾之道矣。〕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似屬古本《文子》解《老》資料殘文，全章內容強調“先自卑”、“先自勝”，“以言下人”、“以身後人”等，與《老子》多處義理相關，如：“天長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私邪！故能成其私。”（第七章）“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。是以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；欲先民，必以身後之，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，處前而民不害，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，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”（第六十六章）“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。夫唯大，故似不肖，若肖，久矣！其細也夫。我有三寶持而保之，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慈故能勇，儉故能廣，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。今舍慈且勇，舍儉且廣，舍後且先，死矣！夫慈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，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”（第六十七章）

4-24

〔老子曰：〕

德少而寵多者譏，才下而位高者危，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，故“物或益之而損，或損之而益。”

衆人皆知利利，而不知病病；唯聖人知病之為利，利之為病。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，多藏之家其後必殃，夫大利者反為害〔，天之道也〕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天下有三危：少德而多寵，一危也；才下而位高，二危也；身無大功而‘受’厚祿，三危也。故物或損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損。何以知其然也？

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、雍之間，歸而封孫叔敖，辭而不受，病疽將死，謂其子曰：“吾則死矣，王必封女。女必讓肥饒之地，而受沙石之地。楚越之間有寢丘者，其地确石而名醜。荆人鬼，越人禡，人莫之利也。”孫叔敖死，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，其子辭而不受，請有寢之丘。楚國之俗，功臣二世而收爵祿，唯孫叔敖獨存。此所謂損之而益也。

何謂益之而損？昔晉厲公南伐楚，東伐齊，西伐秦，北伐燕，兵橫行天下而无所絀，威服四方而无所詘，遂合諸侯於嘉陵。氣充志驕，淫侈无度，暴虐萬民。內无輔拂之臣，外无諸侯之助。戮殺大臣，親近導諛。明年出遊匠驪氏，欒書、中行偃劫而幽之，諸侯莫之救，百姓莫之哀，三月而死。夫戰勝攻取，地廣而名尊，此天下之所願也，然而終於身死國亡。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。

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，沙石之地，所以累世不奪也。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，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。

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，唯聖人知病之為利，〔知〕利之為病〔也〕。夫再實之木根必傷，‘掘’藏之家必有殃，〔以言〕大利而反為害〔也〕。張武教智伯奪韓、魏之地而擒於晉陽，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。孔子讀《易》至《損》、《益》，未嘗不憤然而歎曰：“益損者，其王者之事與！”

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p. 588-591 / 〈人間訓〉辨析，頁540-541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。全章文意完整，結構清晰，其中引用《老子》經文，並敘說“天之道”的義理，似原屬文子學派解《老》資料殘文，〈人間訓〉似引用並加以申論。

第一、“德少而寵多者饑”段：〈人間訓〉作“天下有三危：少德而多寵，一危也；才下而位高，二危也；身無大功而受厚祿，三危也。故物或損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損。”並在“何以知其然也”下，舉出“孫叔敖請有寢之丘而累世不奪”與“晉厲公合諸侯於嘉陵而身死於匠驪氏”二事例加以申論。《淮南子》似引用文子學派資料。“物或益之而損”兩句，出自《老子》第四十二章。

第二、“眾人皆知利利”段：“眾人皆知利利，不知病病；唯聖人知病之爲利，利之爲病”四句，〈人間訓〉作“眾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，唯聖人知病之爲利，知利之爲病也”，“病病”前無“不知”二字。《老子》第七十一章曰：“知不知上，不知知病。夫唯病病，是以不病。聖人不病，以其病病。夫唯病病，是以不病。”《老子》意謂：聖人之所以不病，在於他能知病之爲病。〈人間訓〉此處內容與《老子》不同，似意謂：眾人皆知以“利”爲利，以“病”爲病，唯聖人能知“病”可造成“利”，而“利”會產生“病”。〈人間訓〉強調“病”與“利”間相互的轉化，眾人不知此理，僅知“利利”與“病病”。《文子》此處“病病”前有“不知”二字，則前兩句意謂：眾人皆知“利”之爲利，不知“病”之爲病。《文子》此義，不但與《老子》語意不類，也與下文“病”、“利”轉化之義不合。“不知”二字，當爲後人妄加。

4-25

〔老子曰：〕

小人從事曰苟得，君子曰苟義。為善者，非求名者也，而名從之，名不與利期，而利歸之。所求者同，所極者異，故動有益則損隨之。

言無常是，行無常宜者，小人也；察於一事，通於一能，中人

也；兼覆而並有之，技能而才使之者，聖人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小人〔之〕從事〔也〕，曰苟得；君子曰苟義。所求者同，所‘期’者異〔乎〕！擊舟水中，魚沈而鳥揚，同聞而殊事，其情一也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 p. 325
／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 217

聖人為善，非‘以’求名而名從之，〔名〕不與利期而利歸之。故人之憂喜，非為蹠，蹠焉往生也。故至人不容。故若昧而撫，若跌而據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
p. 326 ／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 217

動〔而〕有益，‘則’損隨之。故《易》曰：“剝之不可遂盡也，故受之以復。”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 p. 326 ／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 218

言無常是，行無常宜者，小人也；察於一事，通於一‘伎’者，中人也。兼覆〔蓋〕而并有之，〔度〕技能而‘裁’使之者，聖人也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 p. 342
／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 239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四處。〈繆稱訓〉全篇均為散論，論述“道、德、仁、義”等哲學觀念，篇中廣徵《易經》、《書經》與《詩經》經文，與孔、孟遺說，應與儒家傳承關係密切。〈繆稱訓〉原始資料似曾輯入“文子外編”，此章恐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小人從事曰苟得”段：此段見於〈繆稱訓〉三處。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此處句序不同，《文子》此章恐為編輯者就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湊合連綴而成。二者比較如下：

小人從事曰苟得，君子曰苟義。為善者，非求名者也，而名從之，名不與利期，而利歸之。所求者同，所極者異，故動有益則損隨之。《文子》

小人之從事也，曰苟得；君子曰苟義。所求者同，所期者異乎！

.....

聖人為善，非以求名而名從之，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。

.....

動〔而〕有益，‘則’損隨之。《淮南子》

“小人從事曰苟得，君子曰苟義”兩句，〈繆稱〉篇“人”下有“之”字，文意較完備。“苟”，有慎重、專注之意，此兩似意謂：小人的作為只注意是否有得，君子則只注意是否合於義。

“為善者，非求名者也，而名從之，名不與利期，而利歸之”，五句，〈繆稱訓〉並不承接上兩句，而為他段文字，曰：“聖人為善，非以求名而名從之，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。故人之憂喜，非為蹠，蹠焉往生也。”文子似意謂：為善者亦是如此，僅注意是否為善，而不企望名、利，但名與利卻自然獲得。

“所求者同，所極者異”兩句，《文子》此處與前數句文意難以承接。“所求者同”與“所極者異”，應就首兩句“小人”與“君子”的作為來論說。〈繆稱訓〉正接於首兩句之後，文氣通貫。

“故動有益則損隨之”句，〈繆稱訓〉作“動而有益，則損隨之。故《易》曰：‘剝之不可遂盡也，故受之以復。’”〈繆稱訓〉此處似有殘缺，而《文子》接於“而利歸之”句後，文義不可連貫，當為殘文竄入。

又，此段文字似與楊朱思想有關，《列子·說符》引楊朱曰：“行善不以為名，而名從之。名不與利期，而利歸之。利不與爭期，而爭及之。故君子必慎為善。”

第二、“言無常是”段：此段區別“小人”、“中人”與“聖人”，與〈道原〉篇第十章“中黃子曰”段文意相近。“兼覆而並有之，技能而才使之者”兩句，〈繆稱訓〉作“兼覆蓋而并有之，度伎能而裁使之者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正文本作‘兼覆而並有之，伎能而裁使之’。……伎之言支也；支，度也。注言‘度其能而裁使之’，‘度’字正釋‘伎’字。今本注文作‘度其伎能’者，涉正文而衍‘伎’字也。正文作‘度技能’者，又涉注文而衍‘度’

字也。因正文衍‘度’字，後人又於上句加‘蓋’字，以對下句。‘兼覆蓋而並有之’，斯為不詞矣。《太平御覽》〈人事部〉一引此，正作‘兼覆而並有之，伎能而裁使之’。《文子》〈符言〉篇同。”植案：此處二書文句，可能所據文本不同。

4-26

〔老子曰：〕

生所假也，死所歸也。故世治即以義衛身，世亂即以身衛義。死之日，行之終也，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。

故生所受於天也，命所遭於時也。有其才不遇其世，天也。求之有道，得之在命。君子能為善不能必得其福，不忍¹為非而未必免於禍。

故君子逢時即進，得之以義，何幸之有！不時即退，讓之以禮，何不幸之有！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，得其所貴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生所假也，死所歸也，故弘演直仁而立死，王子閭張掖而受刃，不以所託害所歸也。故世治‘則’以義衛身，世亂‘則’以身衛義。死之日，行之終也，故君子慎一用之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 327／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220-221

‘性’〔者〕，所受於天也；命〔者〕，所遭於時也。有其材，不過其世，天也。太公何力，比干何罪，循性而行指，或害或利。求之有道，得之在命。〔故〕君子能為善，〔而〕不能必‘其得’福；不忍為非，而未〔能〕必免‘其’禍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 333／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228

¹ “忍”字下原有“而”字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刪。

君子時‘則’進，得之以義，何幸之有！不時則退，讓之以‘義’，何不幸之有！故‘伯夷餓死首山之下’，猶不自悔，棄其所賤，得其所貴也。《淮南子·

繆稱訓》p. 334 / 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 229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分別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不同段落，似仍屬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此章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文字竄入，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，“生所假也”段：〈繆稱訓〉似引用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而以“弘演直仁而立死，王子閭張掖而受刃，不以所託害所歸”的故事，加以申說。

第二、“故生所受於天也”段：〈繆稱訓〉篇句前無“故”字，而爲另段資料。“必得其福”四字，〈繆稱訓〉作“必其得福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必其得福’，當依《文子》〈符言〉篇作‘必得其福’，與‘必免其禍’相對爲文。”

第三、“故君子逢時即進”段：〈繆稱訓〉篇句前無“故”字，而爲另段資料。“逢時而進”四字，〈繆稱訓〉似奪“逢”字，“逢時”與“不時”，前後對稱。“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，得其所貴也”兩句，〈繆稱訓〉作“故伯夷餓死首山之下，猶不自悔，棄其所賤，得其所貴也。”《文子》用“處貧賤”的泛稱，與〈繆稱訓〉文本不同。

4-27

〔老子曰：

人有順逆之氣，‘順逆之氣’¹生於心，心治則氣順，心亂則氣逆。心之治亂在於道²德，得道則心治，失道則心亂。心治則交讓，

¹ 此四字據朱弁注本增。

² “道”字下原有“德”字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刪。

心亂則交爭，讓則有德，爭則生賊。有德則氣順，賊生則氣逆，氣順則自損以奉人，氣逆則損人以自奉。二氣者可道¹而制也。

天之道，其猶響之報聲也，德積則福生，禍積則怨生。

宦²敗於官茂，孝衰於妻子，患生於憂解，病甚於旦瘡。故“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也。”]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官怠於有成，病加於小愈，禍生於懈惰，孝衰於妻子。察此四者，慎終如始。《易》曰：“小狐汔濟，濡其尾。”《詩》曰：“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”

《韓詩外傳·卷八》

曾子有疾，曾元抱首，曾華抱足。曾子曰：“吾無顏氏之才，何以告汝！雖無能，君子務益。夫華多實少者，天也；言多行少者，人也。夫飛鳥以山爲卑，而層巢其巔；魚鱉以淵爲淺，而穿穴其中；然所以得者，餌也。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，則辱安從至乎？”官怠于宦成，病加于少愈，禍生于懈惰，孝衰于妻子；察此四者，慎終如始。《詩》曰：“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”《說苑·敬慎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全章可分爲三段，彼此並不相連。第一段論述“心”與“氣”的關係，“心治則氣順”，“心亂則氣逆”，而以“道德”爲治心的依憑。第二段，說明“天之道”的自然報應。第三段文字見於《韓詩外傳》，《說苑·敬慎》曾加以收錄。此章文字似屬道家傳承資料，其中引用《老子》經文，或與文子學派的解《老》發展有關。

¹ “道”下原有“已”字，據朱弁本刪。

² 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學”。

“學敗於官茂”段，首四句，見於《韓詩外傳》，《韓詩外傳》作“官怠於有成，病加於小愈，禍生於懈惰，孝衰於妻子”，二者文意相近。“學”字，四庫備要《文子續義》案語曰：“學一本作宦”。

“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”兩句，語出《老子》第六十四章。《韓詩外傳》“孝衰於妻子”句下有“察此四者，慎終如始”兩句，“慎終如始”即本諸《老子》經文。

4-28

〔老子曰：〕

舉枉與直，如何不得，舉直與枉，勿與遂往。所謂同污而異泥者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季孫氏劫公家，孔子說之，先順其所爲而後與之入政，曰：“舉枉與直，如何〔而〕不得？舉直與枉，勿與遂往。”此所謂同污而異‘塗’者。《淮南子·

說山訓》p. 541 / 〈說山訓〉辨析，頁 479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。見於〈說山訓〉處，前段記載“季孫氏脅迫魯定公把持國政”事例。許慎注曰：“先順其謀而從，勿遂大，與同小”，但〈說山訓〉此處文意並不明晰。

此章內容近於《論語·爲政》，〈爲政〉篇曰：“哀公問曰：‘何爲則民服？’孔子對曰：‘舉直錯諸枉，則民服；舉枉錯諸直，則民不服。’而《論語·顏淵》則曰：“樊遲……問知。子曰：‘知人。’樊遲未達。子曰：‘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’”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曰：“魯哀公問政。對曰：

‘正在選民。’季康子問政。對曰：‘舉直錯諸枉，則枉者直。’”定州漢墓竹簡《論語》有殘文曰：“〔哀公問〕曰：‘和爲則〔民服？〕孔子對〕曰：‘舉直錯諸〔枉，則民〕……舉枉錯諸直，則民不服。”西漢時有所謂《古論語》、《齊論》與《魯論》三種。據定州漢墓釋文整理者稱：“在簡本中發現《魯論》所具有的文字，則應當是《魯論》本來的東西。……在定州漢墓竹簡中和《論語》一起出土的，還有蕭望之的奏議。蕭望之在當時是皇太子的老師，是傳授《魯論》的大師，劉脩死後把《論語》同蕭望之的奏議放在一起，應不是偶然的。”¹竹簡《論語》殘文近於今本，但“舉枉與直”或“舉枉錯諸直”等句，可能屬於孔子思想資料，文字記載不同。〈符言〉篇此章或與〈說山訓〉屬同源資料，似輯入孔子相關言論。但“異泥”二字，當據〈說山訓〉作“異途”。

又，〈上德〉篇第三章曰：“（故舉枉與直，何如不得，舉直與枉，勿與遂往。”與此章文意相近。

4-29

〔老子曰：〕

聖人同死生，愚人亦同死生。聖人同死生明於分理，愚人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。

〔道縣天，物布地，和在人。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，地氣不上，陰陽不調，風雨不時，人民疾飢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狂者東走，逐者亦東走，東走則同，所以東走則異。溺者入水，拯之者亦入水，入水則同，所以入水者則異。故聖人同死生，愚人亦同死生，聖人〔之〕

¹ 《定州漢墓竹簡論語》頁4，文物出版社，1998年。

同死生‘通’於分理，愚人〔之〕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p. 544／〈說山訓〉辨析，頁 483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應分兩段，二者文義不相連屬，似均為古時哲人雋語，或保存於古本《文子》中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段、說明“聖人同死生”，是由於聖人曉明萬物生化不已之理，而“愚人”雖有時亦視死如生，但僅為“不知利害之所在”。此段見於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，並於段前有“狂者東走，逐者亦東走”、“溺者入水，拯之者亦入水”二事，更以“故”的形式引述“聖人同死生”段文字。此段文字亦見於《韓非子·說林》，〈說林〉篇曰：“狂者東走，逐者亦東走，其東走則同，其所以東走之為則異。故曰：‘同事之人，不可不審察也。’”

第二段、此段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全文說明“天”、“地”與“人”三項哲學結構因素的作用。“人”的哲學意義體現於“人主”之身，“人主”以“和”協調“天”之“道”與“地”之“物”。人主若不和，則“天氣”與“地氣”不能交互作用，即成災難。全段文意古樸，或與古本《文子》資料有關。

4-30

〔老子曰：〕

得萬人之兵，不如聞一言之當；得隋侯之珠，不如得事之所由；得和氏之璧，不如得事之所適。

〔天下雖大，好用兵者亡；國雖安，好戰者危。故“小國寡民，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。”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得萬人之兵，不如聞一言之當。得隋侯之珠，不‘若’得事之所由。得和氏之璧，不若得事之所適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p. 543 / 〈說山訓〉辨析，頁 482

國家雖大，好戰則亡；天下雖安，忘戰必危。《司馬法·仁本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可分為兩段，論用兵之事，並引述《老子》經文，似屬文子學派解《老》資料殘文。

第一段、見於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，文字相同。

第二段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而見於《司馬法》。《劉子·閱武》亦引述曰：“司馬法曰：‘國家雖大，好戰則亡；天下雖安，忘戰必危。’”《老子》書中多處論及“用兵”之事，均表現反戰的思想，如：“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。其事好還。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”（第30章）“夫（今本有“佳”字，據帛書《老子》刪）兵者不祥之器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……夫樂殺人者，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。（第31章）。“故小國寡民”兩句，語出《老子》第八十章。

4-31

〔老子曰：〕

能成霸王者，必‘德’¹勝者也；能勝敵者，必強者也；能強者，必用人力者也；用人力者，必得人心者也；能得人心者，必自得者也；自得者，必柔弱者。能²勝不如己者，至於若己者而格，柔勝出於若己者，其事不可度。故‘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，唯聖人能之’

¹ 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補。

² 〈道原〉篇“能”字作“強”。

¹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能成霸王者，必得勝者也；能勝敵者，必強者也；能強者，必用人力者也；能用人力者，必得人心者也；能得人心者，必自得者也；〔能〕自得者，必柔弱者〔也〕。‘強’勝不‘若’己者，至於‘與同’則格；柔勝〔出〕於己者，其‘力’不可度。故能以眾不勝成大勝者，唯聖人能之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 p. 467 /

〈詮言訓〉辨析，頁 395-396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，全章內容強調“柔弱”的作用，與《老子》思想相近，似屬文子學派資料，《淮南子》編入〈詮言訓〉。“能勝不如己者”句，《文子·道原》第九章曰：“強勝不若己者，至於若己者而格，柔勝出於己者，其力不可量。”此處重出，“能”字當作“強”。此段文字除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外，另見於〈原道訓〉：“強勝不若己者，至於若己者而同；柔勝出於己者，其力不可量。”又，此章文意與〈下德〉篇第五章相近，〈下德〉第五章曰：“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能強者，必用人力者也。能用人力者，必得人心者也。能得人心者，必自得者也。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，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。”

¹ 原作“能眾不勝成大勝者也”，據朱弁注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五 〈道德〉篇探析

定州竹簡整理小組所公佈的竹簡《文子》釋文中，可對應今本《文子》者有八章，並全集中在〈道德〉篇中。今本《文子》此八章與對應的簡文，差異頗大。簡文全為文子與平王的對談，而非文子與老子。簡文字義古樸，文句簡練，文子與平王間相互反覆問答，不似今本《文子》曾作過較多的整理與修飾，並將文子與文王間的討論，均約略為單純的問答，或以“老子曰”的形式表現出語錄的性質。

竹簡編號 2465 有殘文曰：“文子上經聖□明王”。李學勤認為此簡當讀為“《文子·上經》：〈聖□〉、〈明王〉”。這說明竹簡《文子》不但有《上經》，也必當有《下經》，甚或也有《中經》，而“明王”之後，簡文殘損，也許所謂的“上經”，實際上包含不只〈聖□〉與〈明王〉兩篇。就是此兩篇的篇目，也不見於今本的篇名。因此，今本以“道德”名篇，顯然是後人杜撰，而全篇資料的安排，也似由後人所編定。對應今本〈道德〉篇的竹簡文字，原先極可能不屬於今本“道德”的篇目之下。

“道德”一詞，是先秦道家的重要觀念，《老子》書中雖未見此一複合詞，但“道”與“德”二字的哲學新意，卻首先由《老子》提出。戰國時代，“道德”連稱的觀念，已普遍流行，散見於《莊子》中〈外·雜〉篇、《管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韓非子》與《呂氏春秋》等書。鑒於竹簡《文子》未出現此類篇目，我們認為它仍然是六朝晚期，似由道士所編定。

徐靈府注此篇目之義，曰：“此篇上問道德，下反禮智，雖前篇具明，今更起問，以其玄奧，故宜精審，將成後學道之由。”而杜道堅曰：“天性即道，性善即德，道德之在我者也。”此均為道教術士的解釋，可能因襲著此篇原先編輯為道書的思想傳承。

〈道德〉篇二十章與相關資料的對應，我們整理如下表：

- * 第一章：有竹簡《文子》殘文對應
- 第二章：見於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與《呂氏春秋·順說》
- * 第三章：有竹簡《文子》殘文對應
- 第四章：見於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
- * 第五章：有竹簡《文子》殘文對應
- 第六章：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
- * 第七章：有竹簡《文子》殘文對應
- 第八章：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
- * 第九章：有竹簡《文子》殘文對應
- 第十章：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
- 第十一章：未見於《淮南子》
- 第十二章：見於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
- * 第十三章：有竹簡《文子》殘文對應
- 第十四章：見於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
- * 第十五章：有竹簡《文子》殘文對應
- 第十六章：未見於《淮南子》
- 第十七章：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
- 第十八章：見於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
- 第十九章：見於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與《呂氏春秋·離俗覽》
- * 第二十章：有竹簡《文子》殘文對應（* 號表示見於竹簡）

就上表來看，可對應竹簡《文子》者，分別見於第一、三章、五、七章、九章、十一章、十三章、十五與第二十章，共八章，這當原屬於《文子》古本。未見於《淮南子》的第十一章，也為對談體例，極可能仍為《文子》古本資料殘文。第十六章的內容，認為“法煩刑峻即生詐”，反對“用智以生事”，近於竹簡《文子》的思想。其他十章則分別見於《淮南子》不同篇章。但這些見於《淮南子》的文字，有些仍屬輯入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似曾影響《淮南子》的撰寫。

5-1

〔文子問道。〕

老子曰：學問不精，聽道不深。凡聽者，將以達智也，將以成行也，將以致功名也，不精不明，不深不達。故上學以神聽，中學以心聽，下學以耳聽；以耳聽者，學在皮膚，以心聽者，學在肌肉，以神聽者，學在骨髓。故聽之不深，即知之不明，知之不明，即不能盡其精，不能盡其精，即行之不成。凡聽之理，虛心清靜，損氣無盛，無思無慮，目無妄視，耳無苟聽，專精積蓄，內意盈并，既以得之，必固守之，必長久之。

夫道者，原產有始，始於柔弱，成於剛強，始於短寡，成於衆長，十圍之木，始於把，百仞之臺，始於下，此天之道也。聖人法之，卑者所以自下也，退者所以自後也，儉者所以自小也，損者所以自少也，卑則尊，退則先，儉則廣，損則大，此天道所成也。

夫道者，德之元，天之根，福之門，萬物待之而生，待之而成，待之而寧。夫道，無為無形，內以修身，外以治人，功成事立，與天為鄰，無為而無不為，莫知其情，莫知其真，其中有信。天子有道則天下服，長有社稷；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，不失其國；士庶有道，則全其身，保其親；強大有道，不戰而剋；小弱有道，不爭而得；舉事有道，功成得福；君臣有道，即忠惠；父子有道，即慈孝；士庶有道，即相愛。故有道即和，無道即苛。由是觀之，道之於人，無所不宜也。

夫道者，小行之小得福，大行之大得福，盡行之天下服，服則懷之。故帝者，天下之適也，王者，天下之往也，天下不適不往，不可謂帝王。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，得人失道亦不能守。夫失道者，奢泰驕佚，慢倨矜傲，見餘自顯自明，執雄堅強，作難結怨，為兵

主，為亂首。小人行之，身受大殃，大人行之，國家滅亡，淺及其身，深及子孫。夫罪莫大於無道，怨莫深於無德，天道然也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定州竹簡《文子》有殘文可對應此章部份文句，復原如下：

〔德修非一聽，故以耳聽者，學在皮膚；以心聽〕 2428 〔學在肌月（肉），以□聽者〕 0756 〔不深者知不遠，而不能盡其功，不能〕 2500

〔產于有，始于弱而成于強，始于柔而〕 0581 〔于短而成于長，始寡而成于眾，始〕 2331 〔之高始於足下，千方之群始於寓強〕 1178 〔聖人法于天道，民者以自下〕 0871 …… 〔卑、退、斂、損，所以法天也。平王曰：〕 0912

〔元也，百事之根〕 1181 …… 〔生，侍之而成，侍〕 0792 …… 〔子有道，則天下皆服，長有〕 0590 〔□社稷，公侯〕 0629 〔道，則人民和陸（睦），長有其國，士庶有□〕 2218 〔身，葆其親，必強大，有道則不戰〕 0619 〔□。〕

弱小有道，則不諍得識。舉事有〕 2462 …… 〔則功成得福。是以君臣之間有道，則〕 0625 …… 〔間有道，則慈孝，士庶間有道，則〕 2445 …… 〔之，道之於人也〕 1179

〔□□，小行之小得福，大行之大得福〕 0937 …… 〔則帝王之功成矣。故帝者，天下之〕 0929 …… 〔者，天往也，天下不適不往，□□〕 0990 〔矣。是故帝王者不得人不成，得人□〕 0798

〔徒暴□，廣奢驕恤，謾褻陵降，見餘〕 1194 …… 〔為兵始，為亂首，小人行之，身受大殃（殃），大人行〕 2437

道者，一人用之，不聞有餘；天下行之，不聞不足。此謂道矣。小取焉則小得福，大取焉則大得福，盡行之而天下服，殊無取焉則民反，其身不免於賊。

《管子·白心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全章至少應分為四個部份，第一部份是討論“學問”與“聽道”的問題，第二部份是文子說明“道”為始源的問題，第三個部份應以編號 0912 的殘文“平王曰”作為分段。“夫道者，小行之…”之後，原應屬於文子與文王連續問答的部份。此四部份，後人將其歸併為一個整篇。

《文子》全書有十六章出現“文子”，依其體例可分為四組。第一組包含九章，均作“文子問曰……老子曰”的形式。第二組僅一章，出現於〈精誠〉篇第二十一章，作“文子曰”，第三組有五章，均為文子問個別哲學問題，有“文子問道，老子曰”（〈道德〉篇第一章）“文子問德，老子曰”（〈道德〉篇第三章）“文子問聖智，老子曰”（〈道德〉篇第五章）“文子問政，老子曰”（〈道德〉篇第十三章）與“文子問治國之本，老子曰”（〈上仁〉篇第四章）。第四組有一章，作“平王問文子曰……文子曰”。這四組寫定的情況，似乎透露出編輯今本《文子》時，曾對一些資料作過不同的安排。當然以文子與老子的對談來作為章節的形式，明顯是後人改竄。

對於此章資料的問題，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文子問道。老子曰”段：此段僅存三段竹簡殘文。“故上學以神聽，中學以心聽，下學以耳聽”三句，簡文作“德修非一聽”，並未分成“上學”、“中學”與“下學”。“以耳聽者，學在皮膚，以心聽者，學在肌肉，以神聽者，學在骨髓”數句，簡文作“故以耳聽者，學在皮膚；以心聽”與“學在肌月（肉），以□聽者”，二者文字記述相同。“故聽之不深，即知之不明，知之不明，即不能盡其精，不能盡其精，即行之不成”數句，簡文作“不深者知不遠，而不能盡其功，不能”，二者文意略異，“不明”、“盡其精”，簡文分別作“不遠”與“盡其功”。竹簡《文子》殘文未見“精”字，古本《文子》書中，恐未出現“精”的觀念。

第二、“夫道者，原產有始”段：“夫道者，原產有始，始於柔弱，成於剛強，始於短寡，成於眾長。數句，竹簡作“產于有，始于弱而成于強，始于柔而”“于短而成于長，始寡而成于眾，始”。簡文“產于有”下，似脫“有”

字重文符號。“有始”觀念起自《老子》，《老子》第五十二章曰：“天下有始，以爲天下母。”《呂氏春秋》更以“有始”名篇。《文子》似發揮《老子》中“有始”的觀念。

又，“始與柔弱，成於剛強，始於短寡，成於衆長”四句，簡文似就“柔、弱、剛、強、短、寡、衆”分別言之，二者文字敘說不同。

又，“十圍之木始於把，百仞之臺始於下，此天之道也”，三句，簡文僅存“之高始於足下，千方之群始於寓強”。二者文字，似有不同。此三句語出《老子》第六十四章：“合抱之木生於毫末，九層之臺起於累土，千里之行始於足下。”

又，“聖人法之，卑者所以自下也”兩句，簡文作“聖人法于天道，民者以自下”。“聖人法之”，“之”字當指前文“此天之道”，簡文作“聖人法於天道”，文字記述似與今本有異。

又，“損者所以自少也，卑則尊，退則先，儉則廣，損則大，此天道所成也。”，簡文僅存“卑、退、斂、損，所以法天也。平王曰”。二者不但文字表數有異，且“平王曰”三字，當爲另段問答，今本《文子》已無此種體例的敘說。

第三、“夫道者，德之元”段：“夫道者，德之元，天之根，福之門，萬物待之而生，待之而成，待之而寧”數句，簡文僅存“元也，百事之根”、“生，待之而成，待”。“天之根”，簡文作“百事之根”，二者文意全然不同。此處古本《文子》與今本原應有較大差異。

又，“天子有道則天下服，長有社稷，公侯有道，則人民和睦，不失其國”五句，簡文作“子有道，則天下皆服，長有”，“□社稷，公侯”，“道，則人民和陸（睦），長有其國”。二者文字略異。

又，“士庶有道則全其身，保其親；強大有道，不戰而剋”四句，簡文作“士庶有□”，“身，葆其親，必強大，有道則不戰”。此處簡文敘說較爲簡要。

又，“小弱有道，不爭而得；舉事有道，功成得福；君臣有道即忠惠；父

子有道即慈孝，士庶有道，即相愛。故有道即和，無道即苛。由是觀之，道之於人，無所不宜也”數句，簡文作“□。弱小有道，則不諍得識。舉事有”，“則功成得福。是以君臣之間有道，則”，“間有道，則慈孝，士庶間有道，則”，“之，道之於人也”。簡文雖殘缺過甚，但文意似與今本同。

第四、“夫道者，小行之小得福”段：“夫道者，小行之小得福，大行之大得福”三句，簡文作“□□，小行之小得福，大行之大得福”。二者文字似全同。

又，“盡行之天下服，服則懷之，故帝者，天下之適也”四句，簡文作“則帝王之功成矣。故帝者，天下之”。簡文“則帝王之功成矣”句不見於今本，二者敘說恐有差異。“帝王之功”、“帝王之道”為竹簡《文子》重要觀念之一。

又，“王者，天下之往也，天下不適不往，不可謂帝王”四句，簡文作“者，天往也，天下不適不往，□□”。簡文“天往也”句，似脫“下之”二字。

又，“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，得人失道亦不能守”二句，簡文作“矣。是故帝王者不得人不成，得人□”。二者文意相同。

又，“夫失道者，奢泰驕佚，慢倨矜傲，見餘自顯自明”四句，簡文作“徒暴□，廣奢驕恤，謾裾陵降，見餘。”簡文“徒暴□”三字，未見今本，其他文字，也與今本有異，二者敘說方式不同。

又，“為兵主，為亂首；小人行之，身受大殃，大人行之”四句，簡文作“為兵始，為亂首，小人行之，身受大殃（殃），大人行。”“為兵主”，簡文作“為兵始”，二者文意相近。

又，此章“小行之小得福”句，曾為《管子·白心》所引用，古本《文子》成書似早於〈白心〉篇。

5-2

〔老子曰：

夫行道者，〕使人雖勇，刺之不入，雖巧，擊之不中。夫刺之不入，擊之不中，而猶辱也，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，雖巧不敢擊。夫不敢者，非無其意也，未若使人無其意。夫無其意者，未有受利害之心也，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，莫不懽然皆欲愛利之。若然者，無地而為君，無官而為長，天下莫不願安利之。故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惠孟見宋康王，蹠足髻歛，疾言曰：“寡人所說者，勇有功也，不說為仁義者也。客將何以教寡人？”

惠孟對曰：“臣有道於此，人雖勇，刺之不入；雖巧〔有力〕，擊之不中。大王獨無意邪？”

宋王曰：“善！此寡人之所欲聞也。”

惠孟曰：“夫刺之而不入，擊之〔而〕不中，‘此’猶辱也。臣有道於此，使人雖有勇弗敢刺，雖‘有力’不敢擊。夫不敢‘刺、不敢擊’，非無其意也。臣有道於此，使人本無其意也。夫無其意，未有愛利之心也。臣有道於此，使天下丈夫女子，莫不‘歡’然皆欲愛利之〔心〕。此其賢於勇有力也，四累之上也。大王獨無意邪？”

宋王曰：“此寡人所欲得也。”

惠孟對曰：“孔、墨是已。孔丘、墨翟，無地而為君，無官而為長，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。今大王、萬乘之主也。誠有其志，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。此賢於孔、墨也遠矣！”

宋王無以應。惠孟出，宋王謂左右曰：“辯矣，客之以說勝寡人也！”

故老子曰：“勇於不敢則活。”由此觀之，大勇反為不勇耳。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

惠盎見宋康王。康王蹠足謦欬疾言曰：“寡人之所說者，勇有力也，不說爲仁義者。客將何以教寡人？”惠盎對曰：“臣有道於此，使人雖勇刺之不入，雖有力擊之弗中。大王獨無意邪？”王曰：“善！此寡人所欲聞也。”惠盎曰：“夫刺之不入，擊之弗中。此猶辱也。臣有道於此，使人雖有勇弗敢刺，雖有力不敢擊。大王獨無意邪？”王曰：“善！此寡人之所欲知也。”惠盎曰：“夫不敢刺不敢擊，非無其志也。臣有道於此，使人本無其志也。大王獨無意邪？”王曰：“善！此寡人之所願也。”惠盎曰：“夫無其志也，未有愛利之心也。臣有道於此，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，此其賢於勇有力也，居四累之上。大王獨無意邪？”王曰：“此寡人之所欲得。”惠盎對曰：“孔、墨是也。孔丘、墨翟，無地爲君，無官爲長，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。今大王萬乘之主也，誠有其志，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，其賢於孔、墨也遠矣。”宋王無以應。惠盎趨而出。宋王謂左右曰：“辯矣，客之以說服寡人也。”宋王，俗主也，而心猶可服，因矣。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，小若可以制彊大矣。《呂氏春秋·順說》

惠盎見宋康王，康王蹠足謦欬，疾言曰：“寡人之所說者，勇有力也，不說爲仁義者也。客將何以教寡人？”惠盎對曰：“臣有道於此，使人雖有勇，刺之不入；雖有力，擊之弗中；大王獨無意邪？”宋王曰：“善！此寡人之所欲聞也。”惠盎曰：“夫刺之不入，擊之弗中，此猶辱也。臣有道於此，使人雖有勇，弗敢刺；雖有力，弗敢擊。夫弗敢，非無其志也。臣有道於此，使人本無其志也。夫無其志也，未有愛利之心也。臣有道於此，使天下丈夫女子，莫不驩然，皆欲愛利之。此其賢於勇有力也，四累之上也。大王獨無意邪？”宋王曰：“此寡人之所欲得也。”惠盎對曰：“孔、墨是已。孔丘墨翟，無地而爲君；無官而爲長。天不丈夫女子，莫不延頸舉踵，而願安利之。今大王，萬乘之主也；誠有其志，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。其賢於孔、墨也遠矣。”宋王無以應。惠盎趨而出，宋王謂左右曰：“辯矣！客之以說服寡人也。”《列子·黃帝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呂氏春秋·順說》與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，並另見於《列子·黃帝》。《文子》並無“惠孟見宋康王”事例，文中主要內容，當為先秦傳言，為多家引用，各自發揮其意旨。《呂氏春秋》闡釋的義理為：“宋王，俗主也，而心猶可服，因矣。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，小若可以制彊大矣。”《淮南子》則用以解證《老子》第七十三章“勇於不敢則活”經文。《文子》似屬與《淮南子》同源的解《老》資料，並保留多處《淮南子》舊文。

“使人雖勇”句，〈道應訓〉無“使”字，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人雖勇’上當有‘使’字，下文曰：‘臣有道於此，使人雖有勇弗敢刺，雖有力不敢擊。’又曰：‘使人本無其意。’又曰：‘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。’皆其證也。《列子》、《呂氏春秋》皆有‘使’字。”王叔岷云：“案：王說是也，《文子》〈道德〉篇亦有‘使’字。”

又，“雖巧，擊之不中”，〈道應訓〉作“雖巧有力，擊之不中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有力’上本無‘巧’字，此後人以《文子》〈道德〉篇加之也。案：《文子》云：‘雖巧，擊之不中。’此云‘雖有力，擊之不中’文本不同，加‘巧’字於‘有力’之上，則文不成義矣。下文云‘雖有力不敢擊’，義無‘巧’字。《列子》、《呂氏春秋》皆無‘巧’字。”

又，“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”句，〈道應訓〉於“愛利之”後有“心”字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愛利之’下不當有‘心’字，此因上文‘未有愛利之心’而誤衍。《文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呂氏春秋》皆無‘心’字。”

又，“故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”兩句，出自《老子》第七十三章，《文子續義》本無此二句，據四部叢刊景宋本增，〈道應訓〉僅引“勇於不敢則活”句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老子曰’下脫‘勇於敢則殺’一句。二句相對為文，單引一句，則文不成義。”

5-3

文子問德。

老子曰：畜之養之，遂之長之，兼利無擇，與天地合，此之謂德。

何謂仁？

曰：為上不矜其功，為下不羞其病，於大不矜，於小不偷，兼愛無私，久而不衰，此之謂仁也。

何謂義？

曰：為上即輔弱，為下即守節，達不肆意，窮不易操，一度順理，不私枉撓，此之謂義也。

何謂禮？

曰：為上則恭嚴，為下則卑敬，退讓守柔，為天下雌，立於不敢，設於不能，此之謂禮也。

故修其德則下從令，修其仁則下不爭，修其義即下平正，修其禮則下尊敬，四者既修，國家安寧。

故物，生者道也，長者德也，愛者仁也，正者義也，敬者禮也。不畜不養，不能遂長，不慈不愛，不能成遂，不正不匡，不能久長，不敬不寵，不能貴重。

故德者，民之所貴也，仁者，民之所懷也，義者，民之所畏也，禮者，民之所敬也，此四者，文之順也，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。

君子無德即下怨，無仁即下爭，無義即下暴，無禮即下亂，四經不立，謂之無道。無道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定州竹簡《文子》有殘文可對應此章部份文句，復原如下：

〔□，為下則守節，循道寬緩，窮〕 0582

〔則敬愛、損退、辭讓、守□服之以〕 0615

〔生者道也，養者〕 2466

〔不慈不愛，不能成遂，不正〕 0600

〔之所畏也，禮者，民之所□也，此四〕 2259

〔踰節謂之無禮。毋德者，則下怨，無〕 0591 ……〔則下諍，無義則下暴，無禮則下亂，四〕 0895/0960 ……〔□立，謂之無道，而國不〕 0811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全章至少分為三個部份，第一部份是文子與平王間討論“德仁義禮”的問題，第二部份包含三個以“故”起首的段落，其中似刪略文子與平王間一些對話，第三個部份應以編號 0591 的殘簡作為劃分，今本“君子無德”，竹簡並無“君子”二字，前並有“踰節謂之無禮”，顯見今本曾加以改竄。

又，“為下即守節，達不肆意，窮不易操，一度順理”四句，簡文作“□為下，則守節，循道寬緩，窮”。“達不肆意”句，簡文作“循道寬緩”，二者文意有別。

又，“為上則恭嚴，為下則卑敬，退讓守柔，為天下雌”四句，簡文作“則敬愛、損退、辭讓、守□服之以”。二者敘說的方式不同。

又，“故物，生者道也，長者德也”三句，簡文作“生者道也，養者”，“長”、“養”文意相近。《老子》五十一章曰：“故道生之，德畜之，長之，育之，亭之，毒之，養之，覆之。”“長之”、“養之”均指“德”的作用。

又，“不慈不愛，不能成遂，不正不匡”三句，簡文作“不慈不愛，不能

成遂，不正”，二者文字全同。

又，“義者，民之所畏也，禮者，民之所敬也”四句，簡文作“之所畏也，禮者，民之所□也”，二者文字全同。

又，“此四者，文之順也”兩句簡文僅存“此四”，下當殘“者”字，而接今本“文之順”。

又，“踰節謂之無禮”句，今本無。此處二者似有不同的敘說。

又，“君子無德，即下怨，無仁即下爭，無義即下暴，無禮即下亂”五句，簡文作“毋德者，則下怨，無”，“則下爭，無義則下暴，無禮則下亂”。二者文字全同。

又，“四經不立，謂之無道。無道不亡者，未之有也”數句，簡文作“四”，“□立，謂之無道，而國不”。此兩句簡文似與今本文字相同。“四”下似殘“經不”字而“立”前缺“不”字。“無道”下似缺重文符號。此處簡文雖殘缺，但就對應文字可確證今本此處“四經”觀念，原當屬古本《文子》所有。此種以“德、仁、義、禮”為四經，積極展現建立人文的規劃，為《老子》哲學重要的一種推衍性發展¹。

5-4

〔老子曰：〕

至德之世，賈便其市，農樂其野，大夫安其職，處士修其道，〔人民樂其業〕。是以風雨不毀折，草木不夭死，河出圖，洛出書。及世之衰也，〔賦斂無度，殺戮無止，〕刑諫者，殺賢士，是以山崩川涸〔，蟻動不息，野無百蔬〕。

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，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。

¹ 參閱拙著《文子新論》，第二篇第一章。

故聖人和愉寧靜，生也，至德道行，命也。故生遭命而後能行，命得時而後能明〔，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〕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〔古者〕至德之世，賈便其‘肆’，農樂其‘業’，大夫安其職，而處士脩其道。當此之時，風雨不毀折，草木不夭，九鼎重味，珠玉潤澤，洛出‘《丹書》’，河出‘《綠圖》’，故許由、方回、善卷、披衣得達其道。何則？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，是以人得自樂其間。四子之才，非能盡善，蓋今世也，然莫能與之同光者，遇唐、虞之時。

‘逮至夏桀、殷紂’，燔生人，‘辜諫者’，為炮烙，鑄金柱，‘剖賢人之心’，析才士之脛，醢鬼侯之女，殖梅伯之骸。當此之時，‘峽山崩，三川涸’，飛鳥鍛翼，走獸擠腳。當此之時，豈獨無聖人哉？然而不能通其道者，不遇其世。夫鳥飛千仞之上，獸走叢薄之中，禍猶及之，又況編戶齊民乎？由此觀之，體道者不專在於我，亦有繫於世者矣。夫歷陽之郡，一夕反而為湖，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。巫山之上，順風縱火，膏夏、紫芝與蕭艾俱死。故河魚不得明目，稚稼不得育時，其所生者然也。

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，世亂則‘智’者不能獨治。身蹈于濁世之中，而責道之不行也，是猶兩絆騏驥，而求其致千里也。置援檻中，則與豚同，非不巧捷也，無所肆其能也。舜之耕陶也，不能利其里；南面王，則德施乎四海，仁非能益也，處便而勢利也。

古之聖人，〔其〕和愉寧靜，‘性’也；〔其〕志‘得’道行，命也。〔是〕故‘性’遭命而後能行，命得‘性’而後能明。烏號之弓，谿子之弩，不能無弦而射。越舲蜀艇，不能無水而浮。今矰繳機而在上，網罟張而在下，雖欲翱翔，其勢焉得？故《詩》云：“采采卷耳，不盈傾筐。嗟我懷人，寘彼周行。”以言慕遠世也。《淮南子·傲真訓》p. 75-78／〈傲真訓〉辨析，頁 73-74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可分為兩段，接續見於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。見於〈俶真訓〉處，文意完整，以“至德之世”與“夏桀、殷紂之時”人才舉用的比較，說明“得道者是否能施展於世，不完全決於自己的意願，而是受到所處世道好壞的牽連。”因而提出：“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，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”之理。《文子》此章全文不見此義，且多處文意不能連貫，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至德之世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僅存〈俶真訓〉“至德之世”與“夏桀、殷紂之時”兩段比較的殘文，其中部份文字與〈俶真訓〉略異，似經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整理改動。如：“賈便其市”句，“市”字，〈俶真訓〉作“肆”。“農樂其野”句，“野”字，〈俶真訓〉作“業”。“人民樂其業”句，〈俶真訓〉無。“及世之衰也”句，〈俶真訓〉作“逮及夏桀、殷紂”。“賦斂無度，殺戮無止”二句，〈俶真訓〉無。“是以山崩川涸”句，〈俶真訓〉作“嶢山崩，三川涸”。“輭動不息，野無百蔬”二句，〈俶真訓〉無。

又，“風雨不毀折，草木不夭死”兩句，〈俶真訓〉無‘死’字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風雨不毀折，草木不夭死’，相對爲文，則有‘死’字是也。《文子》〈道德〉篇亦有‘死’字。”

第二、“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”段：此段文意不能與前文連貫，而見於〈俶真訓〉處，回應前文“許由、方回、善卷、披衣四人，因遇唐、虞之時，故能達其道”，而在“夏桀、殷紂之時，雖有聖人亦不能通其道”。

第三、“故聖人和愉寧靜”段：“故聖人和愉寧靜，生也，至德道行，命也”四句，〈俶真訓〉作“古之聖人，其和愉寧靜，性也；其志得道行，命也。”〈俶真訓〉文意較為清晰，〈道德〉篇“至德道行”句，似有奪誤。

又，“命得時而後能明”句，顧觀光云：“‘時’字誤，〈俶真訓〉作‘性’。”

又，“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”句，與前文文意不相連貫。此句雖不見於〈俶真訓〉，但〈繆稱訓〉曰：“功名遂成，天也；循理受順，人也。太公望、周公旦，天非爲武王造之也；崇侯、惡來，天非爲紂生之也；有其世，有其人也。”〈道德〉篇此句，或爲〈繆稱訓〉“有其世，有其人也”兩句殘文竄入。

此段文意與《文子·符言》相近，〈符言〉篇第二十六章曰：“故生所受於天也，命所遭於時也。有其才不遇其世，天也。求之有道，得之在命。”¹〈九守〉篇亦有類似思想，〈九守〉篇第九章曰：“非有其世，孰能濟焉？有其才，不遇其時，身猶不能脫，又況無道乎？”²

5-5

〔文子問聖智。〕

老子曰：聞而知之，聖也，見而知之，智也。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，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；聖人知天道吉凶，故知禍福所生；智者先見成形，故知禍福之門。聞未生，聖也，先見成形，智也，無聞見者，愚迷也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定州竹簡《文子》有殘文可對應此章部份文句，復原如下：

〔□之□而知之乎？〕

文子曰：未生者可〕 0904 〔知。

平王曰：何謂聖知？”

文子曰：聞而知之，聖也。〕 0896 …… 〔知也。故聖者聞〕 0803 〔而知擇道。知者見禍福〕 1200 …… 〔刑而知擇行。故聞而知之，聖也〕 0765 …… 〔知也成刑者，可見而〕 0834 …… 〔未生；知者，見成〕 0711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¹ 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作：“性者，所受於天也；命者，所遭於時也。有其材，不遇其世，天也。太公何力，比干何罪，循性而行指，或害或利。求之有道，得之在命。”

² 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作：“非有其世，孰能濟焉？有其人不遇其時，身猶不能脫，又況無道乎？”

此章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今本文字似摘取定州竹簡《文子》改編而成。“聖智”問題當為竹簡《文子》的重要論題。竹簡編號 2465 殘文曰：“《文子·上經》〈聖□〉、〈明王〉”。“聖”下缺字，似“智”字。此章原先或屬《文子·上經》之〈聖智〉篇。

編號 0904 殘簡曰：“〔□之□而知之乎？文子曰：未生者可〕。此數句簡文，當是平王與文子談論“知”問題的殘句。由於殘缺嚴重，其文字原意不易釐訂。“未生可知”句，與今本《文子》下文“聞未生，聖也”相類。顯見今本此章內容的結構，已非古本《文子》原樣。“聞而知之”句後，二者比較如下：

文子問聖智。老子曰：聞而知之，聖也，見而知之，智也。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，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。”

竹簡文字的組合為：

“知。平王曰：何謂聖知？文子曰：聞而知之，聖也。”（編號 0896）“知”字之前已殘，“平王問聖知”，今本改成文子問老子答。

“知也。故聖者聞”（編號 0803），“知也”前似殘“見而知之”四字。“聞”字下似殘“禍福所生”四字。

“而知擇道。知者見禍福”（編號 1200）“刑而知擇行。”（編號 0765 前段）。“福”字下，似殘“成”字。

聖人知天道吉凶，故知禍福所生；智者先見成形，故知禍福之門。聞未生，聖也，先見成形，智也，無聞見者，愚迷也。

竹簡文字的組合為：

“故聞而知之，聖也”（編號 0765 後段）此句與今本差異較大。簡文回應上文編號 0896 簡：“聞而知之，聖也。”今本無此結構。

“知也成刑者，可見而”（編號 0834）此兩句，似與今本“智者先見成形”之意相近，但文字無法對應。

“未生；知者，見成”（編號 0711）等句殘文，原似作“聖者，聞未生，知者，見成形”。句序與今本不同。

5-6

〔老子曰：〕

君好‘智’¹，即信時而任己，棄數²而用惠。物博智淺，以淺贍博，未之有也。獨任其智，失必多矣。好智、窮術也。

好勇，危亡之道也。

好與，則無定分；上之分不定，則下之望無止。若多斂即與民為讎；少取而多與，其數無有。故好與，來怨之道也。

由是觀之，財不足任，道術可因，明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君好智，‘則’‘倍’時而任己，棄數而用‘慮’。〔天下之〕物博〔而〕智淺，以淺贍博，未有〔能〕者也。獨任其智，失必多矣，〔故〕好智、窮術也。

好勇，則輕敵而簡備，自負而辭助。一人之力，以圉強敵，不杖眾多而專用身才，必不堪也。故好勇，‘危術’也。

好與，則無定分。上之分不定，則下之望無止。若多〔賦〕斂，實府庫，則與民為讎。少取多與，‘數未之有也’。故好與，來怨之道也。

仁智勇力，人之美才也，而莫足以治天下。由‘此’觀之，賢〔能之〕不足任〔也〕，〔而〕道術‘之可脩’，明矣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p. 474／〈詮言訓〉辨析，

頁 407

¹ “智”字原作“義”，據朱弁注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² 景宋本作“稟智”。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。本篇第六、八、十、十七章四章，均見於〈詮言訓〉，均似“文子外編”資料竄入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君好智”段：全段說明人君若喜好智術，就會忽略了“時”與“數”。首三句〈詮言〉作“君好智，則倍時而任己，棄數而用慮。”《文子》此段“信時”指“相信時宜”，意謂：君好智即相信時宜，而〈詮言訓〉作“倍時”，指“違逆時運”，意謂：君好智即違逆時運。《文子》書中多處強調“因時”或“隨時”¹，也多次說明“時”的重要²。“君好智”，不應是“信時”，而當為“倍時”。

又，“棄數而用惠”句，“惠”，〈詮言訓〉作“慮”。“數”指“常理”，“慮”為“私慮”，君用智，故捨常理而用私慮，《文子》作“惠”，與“君好智”不應，恐因形近而誤。

又，“物博智淺”句，〈詮言訓〉句前有“天下之”三字，文意較清楚。

第二、“好勇”段：〈詮言訓〉此處分別說明人君“好智”、“好勇”與“好與”之患，解說段落分明。“君好智，則……，故好智窮數也”，“好勇，則……，故好勇危術也”，“好與，則……，故好與來怨之道也”。《文子》似僅存殘文。

第三、“由是觀之”段：“財”〈詮言訓〉作“賢能”，“賢能”意含較“財”為廣，此處指國君自恃其“智、勇與仁”。

¹ 如：“所謂聖人者，因時而安其位。”（〈九守〉篇）“器械者，因時變而制宜適。”（〈上義〉篇）“三王殊事而名立後世，此因時而變者也。”（〈上禮〉篇）“隨時而舉事”（〈道原〉篇與〈精誠〉篇），“隨時三年”（〈符言〉篇）“隨時動靜”、“隨時而不成”（〈微明〉篇）、“隨時舉事”（〈道德〉篇）

² 如：“聖人因時而安其位，當時而樂其業”（〈九守〉篇）“不奪時”（〈下德〉篇）“應時修備”（〈上仁〉篇）“應時權變”（〈道德〉篇）“謹於時”（〈上義〉篇）“與時往來”（〈自然〉篇）“隨時動靜”（〈微明〉篇）“靜默以待時”（〈微明〉篇）。

又，“道術可因”句，“因”字，〈詮言訓〉作“脩”。孫詒讓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脩’當作‘循’，言道術可循守也。”“因”與“循”義同，《文子》作“因”，似屬不同文字記述。

5-7

〔文子問曰：古之王者，以道蒞天下，為之奈何？

老子曰：執一無為，因天地與之變化。“天下大器也，不可執也，不可為也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”

執一者，見小也，見小故能成大也；無為者，守靜也，守靜故能為天下正。

處大，滿而不溢，居高，貴而無驕，處大不溢，盈而不虧，居上不驕，高而不危。盈而不虧，所以長守富也，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貴也，富貴不離其身，祿及子孫，古之王道具¹於此矣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定州竹簡《文子》有殘文可對應此章部份文句，復原如下：

〔王曰：“吾聞古聖立天下，以道立天下，”〕 2262 ……〔□何？

文子曰：“執一無為。”

平王曰：〕 0564 ……

〔文子曰：〕 2360 ……〔地大器也，不可執，不可為，為者販（敗）之，執者失〕 0870 ……〔是以聖王執一者，見小也；無為者〕 0593 ……〔也。見小故能成其大功，守靜□〕 0908 ……〔下正。”

¹ “具”字，景宋本作“其”，朱弁注本與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期”。

平王曰：“見小守靜奈何？”

文子曰：〕 0775 ……〔也。大而不衰者，所以長守□〕 0908 ……〔高而不危，高而不危者，所以長守民〕 0864 ……〔有天下，貴為天子，富貴不離其身〕 2327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據竹簡殘文與今本對應來看，此章原為平王三問，文子三答。今本《文子》似經過變動而改編。全章論述“執一無為”思想，推衍《老子》重要哲學觀念，說明文子與老子應有傳承的關係。以下分四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文子問曰”段：竹簡綴合為“王曰：‘吾聞古聖立天下，以道立天下’（編號 2262 簡）……‘□何？’（編號 0564 簡前段）‘何’字前似殘‘為之奈’三字。‘王曰’，今本改作‘文子曰’。

第二、“執一者”段：以今本《文子》補足竹簡綴合的殘文，似作：“是以聖王執一者，見小也；無為者，〔守靜〕也。見小故能成其大功，守靜〔故能為天〕下正”。簡文與今本《文子》文序不同，竹簡《文子》說理具有嚴謹結構，按層次遞相解說。如：

執一	無為
執一者見小	無為者守靜
見小故能成其大	守靜故能天下正

“天下大器”五句，今本《老子》第二十九章曰：“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”帛書《老子》與此同。《文子》所引《老子》“神器”作“大器”，並有“不可執也”四字。因各本後文均有“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”兩句，今本《老子》與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似均脫“不可執也”四字。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案：此本《老子》。‘為者敗之’承‘不可為也’而言；‘執者失之’四字無著。《文子》〈道德〉篇作‘天下大器也，不可執也，不可為也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’，多‘不可執也’四字，與‘執者失之’相應，極是！今本《老子》、《淮南子》並脫四字，當補。據《老子》王弼注：‘萬

物以自然爲性，故可因而不可爲也；可通而不可執也。’是所見本原有‘不可執也’四字。”

第三、“處大”段：此段文字與句序編排，今本《文子》與竹簡《文子》差異很大，二者比較如下：

處大，滿而不溢，居高，貴而無驕。處大不溢，盈而不虧，居上不驕，高而不危。盈而不虧，所以長守富也，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貴也，富貴不離其身，祿及子孫，古之王道期於此矣。

“也。大而不衰者，所以長守□”（編號 0908 簡），此三句殘文與今本文字均不能完全對應，今本無“大而不衰”句。

“高而不危，高而不危者，所以長守民”（編號 0864 簡），今本“民”字，作“貴”。

“有天下，貴爲天子，富貴不離其身”（編號 2327 簡），前兩句不見於今本。

5-8

〔老子曰：〕

民有道所同行，有法所同守。義不能相固，威不能相必，故立君以一之。君執一即治，無常即亂，君道者，非所以有爲也，所以無爲也。智者不以德爲事，勇者不以力爲暴，仁者不以位爲惠，可謂一矣。一也者，無適之道也，萬物之本也。

君數易法，國數易君，人以其位，達其好憎，下之‘徑衢’¹，不可勝理。故君失一，其亂甚於無君也〔，君必執一而後能群矣〕。

¹ “徑衢”原作“任懼”，依《道藏》朱弁注本改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民有道所同‘道’，有法所同守，〔為〕義之不能相固，威〔之〕不能相必〔也〕，故立君以一‘民’。君執一則治，無常‘則’亂。君道者，非所以為也，所以無為也。何謂無為？智者不以‘位’為事，勇者不以‘位’為暴，仁者不以位為‘患’，可謂‘無為’矣。夫無為則得於一也。一也者，{萬物之本也，無敵之道也}。凡人之性，少則昌狂，壯則暴強，老則好利。一人之身既數變矣，又況君數易法，國數易君！人以其位‘通’其好憎，下之徑衢，不可勝理，故君失一‘則’亂，甚於無君之時。故《詩》曰：“不愆不忘，率由舊章。”此之謂也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p. 473-474 / 〈詮言訓〉辨析，頁 406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，全章說明“立君”的意義，與“君道”的“執一”與“無為”，近於竹簡《文子》的思想，似屬文子學派資料。《淮南子》編入〈詮言訓〉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民有道所同行”段：此段說明“立君”之義，在於一同天下的作為，與《墨子》“尚同”思想相近。《文子》似將《老子》哲學“天、地、人”三項思辨因素，與“聖人”觀念，體現在“人君”的哲學意義上，並闡明“人君”在哲學結構中的作用，似屬文子學派後續發展的史料，具有推衍的性質。竹簡《文子》即多次使用“君”字，如：編號 0569 簡曰“有道之君，天舉之，地勉之，鬼神輔(殘)”，編號 0699 簡曰：“百姓。百國之君，皆驩然思欲愛(殘)。”同時也使用“帝”字，編號 0925 簡曰“盡行之，帝王之道也。”更用“天王”一詞，如編號 2391 簡“辭曰：道者，先聖人之傳也。天王不齋不□(殘)”。這均與“人君”的現實性規劃有關。又，此段“執一”與“無為”兩觀念，出現竹簡《文子》，同時見於本篇上章。

“所以無為也”句後，《文子》與〈詮言訓〉文字差異較大，二者比較如下：

君道者，非所以有為也，所以無為也。智者不以德為事，勇者不以力為暴，仁者不以位為惠，可謂一矣。《文子》

君道者，非所以為也，所以無為也。何謂無為？智者不以位為事，勇者不以位為暴，仁者不以位為惠，可謂無為矣。夫無為則得於一也。《淮南子》

〈詮言訓〉以“何謂無為？”作為說明的轉折語，顯示《淮南子》引用前人資料加以申論的形式。因此，下文“可謂一矣”句，〈詮言訓〉即改作“可謂無為矣。夫無為，則得於一也。”但此處主要在敘說“君道無為”之義，《文子》以“智者不以德為事”、“勇者不以力為暴”、“仁者不以位為惠”三句，說明“君道無為”之“一”的效用，故下文曰：“可謂一也”。《淮南子》在此三句之後，曰：“可謂無為矣。”似顯出“無為”指“智者”、“勇者”語“仁者”的無為。《文子》文句較合乎全章的義理。

又，“智者不以德為事，勇者不以力為暴，仁者不以位為惠”三句，“德”、“力”與“勇”三字，〈詮言〉，篇均作“位”，恐因涉下文“位”字而誤。“不以德為事”指“智者不追求巧得”，“不以力為暴”，指“勇者不強使氣力”。“不以位為惠”，指“仁者不以親暱為恩惠”。“位”通“莅”。《韓非子·外儲說左上》曰：“夫不明分，不責成，而以躬親位下。”陳奇猷《韓非子集釋》引王先慎曰：“位、莅，古字通。”〈外儲說左上〉引〈逸詩〉曰：“不躬不親，庶民不信。”古時認為在上位者躬親於民，為“仁者”的表現。

又，“惠”字，〈詮言訓〉作“患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劉本‘患’作‘惠’。案：劉本是也。‘不以位為惠’，謂不假位以行其惠也。‘為惠’與‘為暴’相對。”

第二、“君數易法”段：此段文意不甚清晰，大意似謂：國君頻繁地進行變法，國家不斷地篡弑易君，各人均以所處地位來追求他們的欲求好憎，普遍影響到市街小巷，幾乎不能治理。所以，若是國君不能一同國家，所造成的混亂，比未產生國君的時代還要嚴重。國君必須執一，然後才能統合群眾。”《文子》段前似有脫文。

此段〈詮言訓〉作“凡人之性，少則昌狂，壯則暴強，老則好利。一人之身既數變矣，又況君數易法，國數易君！人以其位通其好憎，下之徑衢，不可勝理，故君失一則亂，甚於無君之時。故《詩》曰：“不愆不忘，率由舊章。”此之謂也。”“一人之身既數變”等句，另見於〈汜論訓〉。〈汜論訓〉曰：

“周公事文王也，行無專制，事無由己，身若不勝衣，言若不出口，有奉持於文王，洞洞屬屬，如將不能，恐失之，可謂能子矣！武王崩，成王幼少，周公繼文王之業，履天子之籍，聽天下之政，平夷狄之亂，誅管、蔡之罪，負扈而朝諸侯，誅賞制斷，無所顧問，威動天地，聲懾海內，可謂能武矣！成王既壯，周公屬籍致政，北面委質而臣事之，請而後爲，復而後行，無擅恣之志，無伐矜之色，可謂能臣矣！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，所以應時矣。何況乎君數易〔法〕（原作‘世’，據楊樹達說改。），國數易君，人以其位達其好憎，以其威勢供其嗜欲，而欲以一行之禮，一定之法，應時偶變，其不能中權，亦明矣。”〈汜論訓〉所稱“一人之身而三變”，指周公“事文王”、“履天子之籍”與“成王既壯，周公屬籍致政”三事。所以說“應時矣”。下文“何況君數易法”句，當指戰國時代的情況。〈詮言訓〉所稱“一人之身而三變”指“人之性，少則昌狂，壯則暴強，老則好利”，與“何況君數易君”之義，較難連貫。

又，“下之徑衢”句，“徑衢”二字，各本均作“任懼”，朱弁注本作“任衢”，與〈詮言訓〉同。“任懼”二字，當誤；“君必執一而後能群矣”，〈詮言訓〉無，《文子》資料與今本《淮南子》文本不同。

5-9

〔文子問曰：王道有幾？

老子曰：一而已矣。

文子曰：古有以道王者，有以兵王者，何其不一也？

曰：以道王者德也，以兵王者亦德也。

用兵有五：有義兵，有應兵，有忿兵，有貪兵，有驕兵。誅暴

救弱，謂之義；敵來加己不得已而用之，謂之應；爭小故不勝其心，謂之忿；利人土地，欲人財貨，謂之貪；恃其國家之大，矜其人民之衆，欲見賢於敵國者，謂之驕。義兵王，應兵勝，忿兵敗，貪兵死，驕兵滅，此天之道也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定州竹簡《文子》有殘文可對應此章部份文句，復原如下：

〔平王曰：“王者幾道乎？”

文子曰：王者一道〕。 2419

〔王曰：“古者有〕 0829 〔以道王者，有以兵〕 0850 …… 〔以一道也？”

文子曰：“古之以道王者〕 2210 …… 〔以兵王者〕 1035 …… 〔者，謂之貪兵。恃其國家之大，矜其人民〕 0572 〔眾。欲見賢於適（敵）者，謂之驕兵。義兵〕 2217 …… 〔故王道唯德乎！臣故曰一道。”

平王〕 2385 ……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文中提及“王道”的觀念，“王道”為古本《文子》思想的重要標誌之一。《書經·鴻範》稱“王道”為“皇極”，曰：“無偏無陂，遵王之義；無有作好，遵王之道；無有作惡，遵王之路。無偏無黨，王道蕩蕩；無黨無偏，王道平平；無反無側，王道正直。會其有極，歸其有極。”這是周文中“王道”的意含，是以“文王之德”作為根基。《老子》強調“天道”，並提出思辨性的“道”以取代周文中“天”的人文性統攝作用。文子似延續《老子》思想，重新建立“王道”之人文建構的新義。此章重點在說明“用兵”之事與“王道”的關係。所謂“用兵有五”，“義兵王，應兵勝，忿兵敗，貪兵死，驕兵滅，此天之道也。”今本此章資料並不完整，按簡文連綴的文句，

原似有三次問答，而今本僅存兩次。文中稱“以道王者德也，以兵王者亦德也”，而下文均只說明後句之義，而對“以道王者德”句並未闡發，不合於竹簡《文子》兩相對應，層次遞衍，詳加說明的體例。竹簡《文子》編號 2385 簡曰“故王道唯德乎！臣故曰一道。”此句今本未見。

“用兵有五”段，段前恐有脫文。馬王堆帛書《黃帝四經·十大經·本伐》曰：“諸庫藏兵之國，皆有兵道。世兵道三：有爲利者，有爲義者，有行忿者。所謂爲利者，見□□□飢，國家不暇，上下不當，舉兵而裁□之，唯（雖）無大利，亦無大害焉。”〈本伐〉篇資料應與《文子》同源，而《文子》記載較詳。另《吳子·圖國》篇曰：“吳子曰：‘凡兵之所起者有五，一曰爭名，二曰爭利，三曰積惡，四曰內亂，五曰因饑。其名又有五：一曰義兵，二曰強兵，三曰剛兵，四曰暴兵，五曰逆兵。禁暴救亂曰義，恃眾以伐曰強，因怒興師曰剛，棄禮貪利曰暴，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。五者之數各有其道：義必以禮服，強必以謙服，剛必以辭服，暴必以詐服，逆必以權服。’”《吳子》此段資料亦與《文子》相近。

5-10

〔老子曰：〕

釋道而任智者危，棄數而用才者困。故守分循理，失之不憂，得之不喜；成者非所為，得者非所求。入者有受而無取，出者有授而無與，因春而生，因秋而殺，所生不德，所殺不怨，則幾於道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釋道而任智者〔必〕危，棄數而用才者〔必〕困。有以欲多而亡者，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；有以欲治而亂者，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。故智不足免患，愚不足以至於失寧。

守〔其〕分，循〔其〕理，失之不憂，得之不喜，〔故〕成者非所為〔也〕，

得者非所求〔也〕。入者有受而無取，出者有授而無‘予’，因春而生，因秋而殺，所生〔者〕‘弗’德，所殺〔者〕‘非’怨，則幾於道也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

p. 468 / 〈詮言訓〉辨析，頁 398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，強調“道”、“數”（術）的作用，與“因順”的操持，合於道家傳承思想。〈詮言訓〉似引用“文子外編”資料。“故守分循理”句前，〈詮言訓〉“有以欲多……至於失寧”等句，說明“欲多則亡”、“欲治則亂”，與其前後文並無必然關連，恐係錯簡。《文子》此章文義簡要，似存“文子外編”舊文。

5-11

〔文子問曰：王者得其歡心，為之奈何？

老子曰：若江海即是也，“淡兮無味，用之不既”，先小而後大。“夫欲上人者，必以其言下之，欲先人者，必以其身後之”。天下必效其歡愛，進其仁義，而無苛氣。“居上而民不重，居前而衆不害，天下樂推而不厭”。雖絕國殊俗，蜎飛蠕動，莫不親愛，無之而不通，無往而不遂，“故為天下貴”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此章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首句問：王者如何能得人民的歡心。應與竹簡《文子》“王道”的思想相近。但定州竹簡《文子》殘文，未發現可直接對應文字。僅編號 0916 簡殘文曰：“江海以此道為百谷王，故能久長功”句，或有關連。此章殘缺嚴重，文不成義，部份文字引自《老子》。

“淡兮無味，用之不既”兩句，《老子》第三十五章曰：“道之出口，淡

乎其無味。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足既。”

又，“夫欲上人者，必以其言下之，欲先人者，必以其身後之”，“居上而民不重，居前而眾不害，天下樂推而不厭”兩處，《老子》第六十六章曰：

“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。是以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；欲先民，必以身後之。是以聖人，處上而民不重，處前而民不害。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”《文子》此章似發揮《老子》的義理。此段《老子》經文，出現於郭店竹簡《老子》甲本。“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”句，郭店竹簡《老子》作“天下樂進而弗詒”，二者文字有異。

《文子》似改動《老子》原義，今通行本均作“天下樂推之”，恐均因襲《文子》文本。¹

“雖絕國殊俗，蜎飛蠕動，莫不親愛，無之而不通，無往而不遂，故為天下貴”六句，《文子·精誠》第一章曰：“官府若無事，朝廷若無人，無隱士，無逸民，無勞役，無冤刑，天下莫不仰上之德，象主之旨，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，非家至而人見之也，推其誠心，施之天下而已。”二者均說為無為而治的效用，文字的敘說與表述的思想均相近。“為天下貴”句，仍似本諸《老子》。《老子》第五十六章，曰：“故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；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；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；故為天下貴。”

5-12

〔老子曰：〕

執一世之法籍，以非傳代之俗，譬猶膠柱調瑟。聖人者，應時權²變，見形施宜，世異則事變，時移則俗易，論世立法，隨時舉事。上古之王，法度不同，非故相返³也，時務異也。是故不法其已成之

¹ 參閱拙著《郭店竹簡老子釋析與研究》，頁25-32，萬卷樓出版社，台北，1998年。

² “權”字，朱弁注本作“偶”，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作“耦”。

³ “返”字，朱弁注本作“反”，“返”通“反”。

法，而法其所以為法者，與化推移。聖人‘之法’¹可觀也，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，其言可聽也，其所以言不可形也。

三皇五帝輕天下，細萬物，齊死生，同變化，抱道推誠，以鏡萬物之情，上與道為友，下與化為人。今欲學其道，不得其清明玄聖，守其法籍，行其憲令，必不能以為治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今握一‘君’之法籍，以非傳代之俗，譬由膠柱〔而〕調瑟也。

故明主制禮義而為衣，分節行而為帶。從《典》《墳》，虛循撓，衣足以覆形，便身體，適行步，不務於奇麗之容，隅眚之削。帶足以結紐收衽，束牢連固，不亟於為文句䟽短之鞣。故制禮義，行至德，而不拘於儒墨。

所謂明者，非謂其見彼也，自見而已；所謂聰者，非謂聞彼也，自聞而已；所謂達者，非謂知彼也，自知而已。是故：身者，道之所託，身德則道得矣。道之得也，以視則明，以聽則聰，以言則公，以行則從。

故：聖人裁制物也，猶工匠之斲削鑿柄也，宰庖之切割分別也，曲得其宜而不折傷。拙工則不然，大則塞而不入，小則窺而不周，動於心，枝於手，而愈醜。夫聖人之斲削物也，剖之判之，離之散之。已淫已失，復揆以一；既出其根，復歸其門；已雕已琢，還反於樸。合而為道德，離而為儀表。其轉入玄冥，其散應無形。禮義節行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！

世之明事者，多離道德之本，曰：“禮義足以治天下。”此未可與言術也。所謂禮義者，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，一世之跡也。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，文以青黃，絹以綺鏤，纏以朱絲，尸祝衿袵，大夫端冕以送迎之。及其已用之後，則壤土草〔薊〕而已，夫有孰貴之！

故當舜之時，有苗不服，於是舜脩政偃兵，執干戚而舞之。禹之時，天下大〔水〕，禹令民聚土積薪，擇丘陵而處之。武王伐紂，載尸而行，海內未定，

¹ “之法”原作“法之”，據朱弁注本改，與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同。

故爲三年之喪。禹遭洪水之患，陂塘之事，故朝死而暮葬。此皆聖人〔之所以〕應時‘耦’變，見形〔而〕施宜者也。今知脩干戚而笑鑊插，知三年而非一日，是從牛非馬，以徵笑羽也。以此應化，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〔棘下〕。

夫以一世之變，欲以耦化應時，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。夫一儀不可以百發，一衣不可以出歲。儀必應乎高下，衣必適乎寒暑。是故：世異‘即’事變，時移‘即’俗易。

〔故聖人〕論世〔而〕立法，隨時〔而〕舉事。‘尚’古之王，封於泰山，禪於梁父，七十餘聖，法度不同，非‘務’相反也，‘時世’異也。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，而法其所以爲法。所以爲法者，與化推移〔者也〕。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，至貴在焉爾。

故狐梁之歌可隨也，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；聖人‘之法’可觀也，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；〔辯士〕言可聽也，其所以言不可形也。淳均之劍不可愛也，而歐冶之巧可貴也。

今夫王喬、赤誦子，吹嘔呼吸，吐故納新，遺形去智，抱素反真，以遊玄眇，上通雲天。今欲學其道，不得其養氣處神，而放其一吐一吸，時詘時伸，其不能乘雲升假，亦明矣。‘五帝三王’，輕天下，細萬物，齊死生，同變化，‘抱大聖之心’，以鏡萬物之情，上與‘神明’爲友，下與〔造〕化爲人。今欲學其道，不得其清明玄聖，〔而〕守其法籍憲令，不能爲治〔亦明〕矣。故曰：“得十利劍，不若得歐冶之巧；得百走馬，不若得伯樂之數。”《淮南子·齊俗

訓》p. 358-362 / 〈齊俗訓〉辨析，頁 263-266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可分兩段，二者文意並不相連屬。全章見於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。《文子》篇此章強調“抱道推誠”、“論世立法”、“隨時舉事”等觀念，合於道家傳承思想，並爲戰國變法提供理論的基礎，似與文子學派思想發展有關。〈齊俗訓〉可能引述保留於“文子外編”的此類資料，而加以申論，但今本錯簡雜陳，文意不清。如：“故明主制禮義而爲衣”段，所言“明主制禮義而爲衣，分節行而爲帶”，以正面評價“禮義節行”，而後文卻說“禮義節行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”，二者文意相違。“從典墳虛循撓”六字，恐亦爲錯簡。又，

“所謂明者”段，談論“明”、“聰”、“聞”、“達”均來自於自得。自有所得，謂之“身德”，“身德”即“道得”。此種義理與前後文的論說無關，應屬錯簡。但《文子》此章文意亦不全，恐為“文子外編”殘文竄入，而經後人整理成章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執一世之法籍”段：“聖人者”句之後，《文子》與〈齊俗訓〉論述方式不同，二者比較如下：

聖人者，應時權變，見形施宜，世異則事變，時移則俗易，論世立法，隨時舉事。上古之王，法度不同，非故相返也，時務異也。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，而法其所以為法者，與化推移。〈道德〉篇

夫一儀不可以百發，一衣不可以出歲。儀必應乎高下，衣必適乎寒暑。是故：世異即事變，時移即俗易。故聖人論世而立法，隨時而舉事。尚古之王，封於泰山，禪於梁父，七十餘聖，法度不同，非務相反也，時世異也。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，而法其所以為法。所以為法者，與化推移者也。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，至貴在焉爾。〈齊俗訓〉

《文子》此處前數句，以“聖人”為主語，其謂語分別為“應時權變，見形施宜”，“世異則事變，時移則俗易”、“論世立法，隨時舉事”，但“世異則事變，時移則俗易”兩句，不能作為“聖人”一詞的謂語。〈齊俗訓〉此兩句在“故聖人”之前，意謂：時代不同了，事情就會變化，時間變換了，風俗也會改變。說明一種客觀的事實，因此〈齊俗訓〉接著可說：聖人必須考量時代的特殊狀況來制定法令，隨順著時代的特殊情形，來安排措施。《文子》此段文字似經後人編輯改動。

又，“非故相返也，時務異也”兩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非務相反也，時世異也。”“返”通“反”。“非故”與“非務”，二者意含相同。“時務”二字，〈齊俗訓〉作“時世”。《淮南子》另有兩處使用“時世”一詞，“兼稽時世之變”（〈要略〉篇），“文武更相非，而不知時世之用。”（〈汜論訓〉），並也使用“時務”，如“遭之時務異也”（〈人間訓〉）。此處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似源自不同文本。

又，“故不法其已成之法，而法其所以爲法者，與化推移”三句，〈齊俗訓〉前兩句無“者”字，而後句作“所以爲法者，與化推移者也。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，至貴在焉爾。”《文子》敘說較簡略。

又，“聖人法之可觀也並舉者”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聖人之法可觀也。”《文子》“法之”二字倒置。

又，“其言可聽也”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辨士言可聽也”。

第二、“三皇五帝”段：“輕天下、細萬物，齊死生、同變化”等觀念，均襲自《莊子》思想。“以鏡萬物之情”句，《文子·精誠》第四章曰“聖人若鏡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，萬物不傷。”二者內容相近。“上與道爲友，下與化爲人”兩句意含，也見於《莊子》，如：“上與造物者遊，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。”（〈天下〉篇）“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！不與化爲人，安能化人！”（〈天運〉篇）“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。”（〈大宗師〉篇）“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。”（〈應帝王〉篇）。《文子》此段，不能直接上承前段文意，當爲“文子外編”殘文。

又，“三皇五帝”四字，〈齊俗訓〉作“五帝三王”。《莊子》書中，有以“三皇五帝”連稱者，如：“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，不矜於同而矜於治。”（〈天運〉篇）有以“五帝、三王”並舉者，如：“五帝之所連，三王之所爭。”（〈秋水〉篇）。

又，“上與道爲友，下與化爲人”兩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上與神明爲友，下與造化爲人。”此均說明《文子》此處資料，與《淮南子》文本不同。

5-13

〔文子問政，老子曰：

御之以道，養之以德，無示以賢，無加以力；損而執一，無處可利，無見可欲，“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”，無矜無伐。

御之以道則民附，養之以德則民服，無示以賢則民足，無加以

力則民樸。無示以賢者，儉也，無加以力，不敢也。下以聚之，賂以取之，儉以自全，不敢以自安。不下即離散，弗養即背叛，示以賢即民爭，加以力即民怨。離散即國勢衰，民背叛即上無威，人爭即輕為非，下怨其上即位危。四者誠修，正道幾矣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定州竹簡《文子》有殘文可對應此章部份文句，復原如下：

〔平王曰：“為正（政）奈何？”

文子曰：“御之以道，□〕 0885 ……〔之以德，勿視以賢，勿加以力；□而□□〕 0707〔……□言。”

平王曰：“御〕 2205〔□□以賢則民自足，無加以力則民自〕 2324 ……〔可以治國，不御以道，則民離散，不養〕 0876〔則民倍（背）反，視以賢，則民疾諍，加之以〕 0826 ……〔則民苛兆（逃）；民離散，則國執（勢）衰，民倍（背）〕 0898 ……〔上，位危。”平王曰：“行此四者何如？”

文子〕 0886 ……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有部份竹簡《文子》殘文可對應。全文論述“為政”之術，在於“御之以道，養之以德，無示以賢，無加以力。”全章具有明顯黃老思想特徵，應為文子對其所開展新人文建構方式的闡釋。按連綴簡文句序，此章至少應有三次平王與文子的問答：“平王曰：……文子曰：……編號 0885 簡／平王曰：……編號 02205 簡〔文子曰：〕（竹簡《文子》闕）／平王曰：……編號 2205、2324、0826、0898 簡文子〔曰〕編號 0886 簡。今本《文子》有脫文，原當為分層遞相論說，此章內容的結構似可復原如下：

“御之以道，養之以德，無示以賢，無加以力”：竹簡作“御之以道，□

之以德，勿視以賢，勿加以力”。此四句當爲文子回答平王“問政”的要義。

“御之以道則民附，養之以德則民服，無示以賢則民足，無加以力則民樸”，此四句竹簡闕，今本文字則分別申論前段的旨意。

“□□□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□□□，無示以賢者儉也，無加以力不敢也”：竹簡作“御……□□以賢則民自足，無加以力則民自”。此四句解釋前段“御之以道”、“養之以德”、“無示以賢”、“無加以力”的原因。前兩句，今本闕。整理小組將簡文編號 2205 簡“……□言。平王曰：御”輯綴於此處，但“御之以道”句應爲文子所言，此簡“御”字之後當另有敘說。

“下以聚之，賂以取之，儉以自全，不敢自安”：就此段語法形式，前段兩句闕文末兩字當分別作“下也”、“賂也”。此四句說明前段“下”、“賂”、“儉”、“不敢”四種操持的效用。

“不下即離散，弗養即背叛，示以賢即民爭，加以力即民怨”：竹簡作“不御以道，則民離散，不養……則民倍（背）反，視以賢，則民疾爭，加之以……則民苛兆（逃）”。此四句回應“御之以道則民附”段，說明反面的結果。首句當據竹簡作“不御以道”，今本作“不下即離散”，“不下”二字似涉前文“下”字而誤。

“離散即國勢衰，民背叛即上無威，人爭即輕爲非，下怨其上即位危”：竹簡作“民離散，則國執（勢）衰，民倍（背）……上，位危”。今本“離”字前脫“民”字。此四句總結不遵行首段爲政之術的後果。

5-14

〔老子曰：〕

上言者，下用也，下言者，上用也。上言者，常用也，下言者，權用也。唯聖人為能知權。

言而‘必’¹信，期而必當，天下之高行。直而證父，信而死女，孰能貴之。故聖人論事之曲直，與之屈伸，無常儀表。祝即名君，溺則粹父，勢使然也。

夫權者，聖人所以獨見，夫先迂而後合者之謂權，先合而後迂者不知權，不知權者，善反醜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昔者，《周書》有言曰：“上言者，下用也；下言者，上用也。上言者，常也；下言者，權也。”此存亡之術也。唯聖人為能知權。言而‘必’信，期而必當，天下之高行也。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，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。直而證父，信而‘溺死’，雖有直信，孰能貴之！

夫三軍矯命，過之大者也。秦穆公興兵襲鄭，過周而東。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，道遇秦師於周、鄭之間，乃矯鄭伯之命，犒以十二牛，賓秦師而卻之，以存鄭國。故事有所至，信反為過，誕反為功。

何謂失禮而有大功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，潘圻、養由基、黃衰微、公孫丙相與篡之。恭王懼而失體，黃衰微舉足蹴其體，恭王乃覺。怒其失禮，奮體而起，四大夫載而行。昔蒼吾繞娶妻而美，以讓兄，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。

是故聖人論事之〔局〕曲直，與之屈伸〔偃仰〕，無常儀表，時屈時伸。卑弱柔如薄韋，非攝奪也；剛彊猛毅，志厲青雲，非本矜也；以乘時應變也。

夫君臣之接，屈膝卑拜，以相尊禮也；至其迫於患也，則舉足蹴其體，天下莫能非也。是故忠之所在，禮不足以難之也。孝子之事親，和顏卑體，奉帶運履；至其溺也，則粹其髮而拯，非敢驕侮，以救其死也。故〔溺則粹父，祝則名君〕，勢不得不然也。此權之所設也。

故孔子曰：“可以共學矣，而未可與適道也。可以適道，未可以立也。可以立，未可與權。”權者、聖人之所獨見〔也〕。故忤而後合者，‘謂之’〔知〕權；合而後舛者，〔謂之〕不知權。不知權者，善反醜矣。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p. 442-

¹ “必”字原作“不”，據《道藏》徐靈府注本改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，《文子》此處文字簡約，論說扼要，〈汜論訓〉則多闡述發揮。“權用”觀念為竹簡文子重要觀念之一，“權”字出現兩次，如：“以壹異，知足以〔知權，彊（強）足以蜀立節□〕”¹（編號 0198 簡）、“〔之權〕，欲化久亂之民，其庸能”（編號 0837 簡）。雖然此兩處簡文，文意不全，但均論說“權”的觀念。今本此章似屬文子學派重要史料，保存於“文子外編”中，《淮南子》似曾引用並申述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上言者”段：〈汜論訓〉稱引自“《周書》”，但不見於今本《書經》，當原屬《逸周書》佚文。《韓非子·說林》曰：“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，教其所愛者相駑馬。千里之馬時一，其利緩，駑馬日售，其利急。此《周書》所謂‘下言而上用者惑也。’”魏啓鵬解釋說：“《逸周書·命》有‘權以知微’的論點，又云‘以權從法則行’立說，惜原篇有錯訛脫文，語焉不詳。而《文子》以‘聖人論事之曲直，與之屈伸，無常儀表，祝則名君，溺則挫父’喻因勢而權變，並指出‘夫權者，聖人所以獨見，夫先迂而後合者之謂權，先合而後迂者不知權’。時變事異，法與勢迂，循道變法則合，不僅闡明古學，而且確屬晉學道法思想之精彩言論。”²又，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曰：“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，問於咎犯曰：‘爲〔之〕（據劉文典校補。）奈何？’咎犯曰：‘仁義之事，（原有“君子”二字，據劉文典校刪。）不厭忠信；戰陳之事，不厭詐僞。君其詐之而已矣。’辭咎犯，問雍季，雍季對曰：‘焚林而獵，愈多得獸，後必無獸。以詐僞遇人，雖愈利，後亦無復。君其正之而已矣。’於是不聽雍季之計，而用咎犯之謀，與楚人戰，大破之。還歸賞有功者，先雍季而後咎犯。左右曰：‘城濮之戰，咎犯之謀也，君行賞先雍季，何也？’文公曰：‘咎犯

¹ 此句據何志華先生斷句，何先生認為此處簡文，可對應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篇“信足以一異，知足以知變者，人之英也”段，《文子·上禮》第三章作“智足以知權，人英也。”

² 見魏啓鵬，〈《文子》學術探微〉，收入“《文子》與道家思想發展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”／台北輔仁大學 1996 年。

之言，一時之權也。雍季之言，萬世之利也。吾豈可以（原有“先”字，據王念孫校刪。）一時之權，而（原有“後”字，據王念孫校刪。）先萬世之利也哉！”此或可爲“下言者，上用也。上言者，常用也，下言者，權用也”的註腳。

“上言者，常用也；下言者，權用也”四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上言者，常也；下言者，權也”。俞樾云：“兩‘用’字皆涉上文而衍。《淮南子》〈汜論〉篇止作‘常也’、‘權也’，無兩‘用’字。此兩句申說上文上言、下言之意。上言謂經常之言，下言謂權變之言。經常之言，民所共由。故上文云：‘上言者下用也’。權變之言，非聖人不能用。故上文云：‘下言者上用也’。上言是常，下言是權。若作‘常用’、‘權用’，義不可通。當據《淮南》正之。”

第二、“言而必信”段：“言而必信”六句，對偶工整，〈汜論訓〉作“言而必信，期而必當，天下之高行也。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，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。直而證父，信而溺死，雖有直信，孰能貴之！”似引述而改寫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信而溺死’，本作‘信而死女’，言信而爲女死，則信不足貴也。今本‘死女’作‘溺死’者，涉上注‘水至溺死’而誤。‘直而證父’，‘信而死女’，相對爲文。且‘女’與‘父’爲韻。若作‘溺死’，則文既不對，而韻又不諧矣。《文子》〈道德〉篇正作‘信而死女’。”

又，“故聖人論事之曲直”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此言屈伸偃仰，皆因乎事之曲直。‘曲直’上不當有‘局’字，蓋衍文也。《文子》〈道德〉篇無‘局’字。”《文子》保留《淮南子》舊文。

第三、“夫權者”段：見於〈汜論訓〉處，前引《論語》〈子罕〉篇孔子語數句。“先合而後忤者不知權”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合而後舛者，謂之不知權”。何寧云：“‘舛’疑‘忤’之形譌，故高注識‘忤’不識‘舛’。〈人間訓〉‘聖人先忤而後合，眾人先合而後忤’，‘忤’、‘合’對舉，文與此同。《文子》〈道德〉篇正作‘合而後忤’。”

5-15

〔文子問曰：夫子之言，非道德無以治天下，上世之王，繼嗣因業，亦有無道，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，何道以然？〕

老子曰：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，各自生活，然其活有厚薄，天下時有亡國破家，無道德之故也。有道德則夙夜不懈，戰戰兢兢，常恐危亡，無道德則縱欲怠惰，其亡無時。使桀紂循道行德，湯武雖賢，無所建其功也。

夫道德者，所以相生養也，所以相畜長也，所以相親愛也，所以相敬貴也。夫蠶蟲雖愚，不害其所愛，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，禍災何由生乎！

夫無道而無禍害者，仁未絕，義未滅也。仁雖未絕，義雖未滅，諸侯以輕其上矣。諸侯輕上，則朝廷不恭，縱令不順。仁絕義滅，諸侯背叛，衆人力政，強者陵弱，大者侵小，民以攻擊為業，災害生，禍亂作，其亡無日，何期無禍也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定州竹簡《文子》有殘文可對應此章部份文句，復原如下：

〔平王曰：“予以道德治天下，上世之王”〕 2255

……〔觀之古之天子以下，至於王侯，無□□〕 2376 ……〔欲自活也，其活各有薄（薄）厚，人生益有賢〕 0877 ……〔使桀紂脩道德，湯武唯（雖）賢，毋所建〕 2252 ……〔以相生養也，所以〕 2213 〔相畜長也，相□〕 2206 ……〔朝請不恭，而不從令，不集。”〕

平王〕 2212 〔□者奈何？〕

文子曰：“仁絕，義取者” 0567 ……〔諸侯倍（背）反（叛），眾人□正，強乘弱，大陵小，以〕 2321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全章敘說平王（文子）與文子（老子）討論“上世之王，雖有無道德而可沒其世無禍敗”問題。但據今本文字，文子的回答並不切題。此章有部份竹簡殘文可對應。簡文出現兩次“平王”一詞，原文至少應有兩次的問答，今本已經過編輯整理。

第一、“夫子之言，非道德無以治天下”段：簡文僅存“平王曰：予以道德治天下，上世之王”。簡文中平王自稱以道德治天下，與今本文意差異頗大，古本《文子》恐有不同傳本。平王此處問：“夫子之言，非道德無以治天下，上世之王，繼嗣因業，亦有無道，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，何道以然？”文子卻回答：“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，各自生活，然其活有厚薄，天下時有亡國破家，無道德之故也。”二者文意不能合稱。此處恐有大段脫文，惜簡文殘缺嚴重，已無法復原原文句意。

第二、“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”段：首句簡文作“觀之古之天子以下，至於王侯”，今本與簡文句前似均有闕文。“至於庶人”四字，簡文作“至於王侯”。《文子》此章論述“治天下”之事，似以簡文文意為佳。

又，“使桀紂循道行德”句，簡文作“使桀紂修道德”。簡文以“道德”連稱，文意較為古樸。

第三、“夫道德者”段：僅存“以相生養也，所以”、“相畜長也，相□”兩殘簡，文字似與今本相同。

第四、“夫無道而無禍害”段：“朝廷不恭，縱令不順”兩句，簡文作：“朝請不恭，而不從令，不集”。“朝廷不恭”句，文意不可解，“廷”應為“請”字之誤，“朝請”，指朝覲之事。“庭”、“請”、“覲”三字，似聲近而通假。“縱令”二字，當作“不從令”，簡文“不集”二字後，似有闕文，今本作“不順”，誤。

又，整理小組連綴竹簡殘文為“‘朝請不恭，而不從令，不集。’平王”（編號 2212 簡）“‘□者奈何？’文子曰：‘仁絕，義取者’”（編號 0567 簡）簡文形式與今本完全不同。今本“縱令不順”句下，不當接“仁絕義滅”句，其後原有“平

王問”段落。

5-16

〔老子曰：

法煩刑峻即生詐，上多事則下多態，求多即得寡，禁多即勝少。以事生事，又以事止事，譬猶揚火而使‘欲’¹無焚也；以智生患，又以智備之，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文字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但其義理與〈精誠〉篇第九章第三段內容相近。〈精誠〉篇此段曰：

夫上好取而無量，即下貪功而無讓，民貧苦而紛爭生，事力勞而無功，智詐萌生，盜賊滋彰，上下相怨，號令不行。夫水濁者魚噉，政苛者民亂。上多欲即下多詐，上煩擾即下不定，上多求即下交爭，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，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，抱薪而救火。

上段文字也見於《淮南子》，〈主術篇〉曰：

夫水濁則魚噉，政苛則民亂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，為之園檻，供其嗜欲，適其飢飽，達其怨恚，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，刑有所劫也。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，上多事則下多能，上煩擾則下不定，上多求則下交爭。不直之於本，而事之於末，譬猶揚堞而弭塵，抱薪以救火也。

¹ 據朱弁注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補。

〈精誠〉篇與〈主術訓〉此段文字，似均發揮《文子》此章之義。“法繁刑峻即生詐”句，是對戰國時代三晉地區政治亂象的一種批判。此段資料可能與此種地域文化有關。全章強調“多事”之害，來反證“無爲”之利。“以事生事，又以事止之”，“以智生智，又以智止之”等句，表現極爲精粹而深刻的哲學意含，與文子學派的哲學訴求相近。此章似屬古本《文子》資料。

5-17

〔老子曰：〕

人主好仁，即無功者賞，有罪者釋；好刑，即有功者廢，無罪者及。及無好憎者，誅而無怨，施而不德，放準循繩，身無與事，若天若地，何不覆載。合而和之，君也，別而誅之，法也，民以受誅，無所怨憾¹，謂之道德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人主好仁，‘則’無功者賞，有罪者釋；好刑，‘則’有功者廢，無罪者‘誅’。及無好者，誅而無怨，施而不德，放準循繩，身無與事，若天若地，何不覆載。〔故〕合而‘舍’之者、君也，‘制’而誅之者、法也，民‘已’受誅，‘怨無所滅’，謂之道。道勝，則人無事矣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p. 479-480／〈詮言訓〉辨析，頁413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，文中強調以“道德”爲本，即無“好仁”與“好刑”之弊。全章文意近於晉學思想，或與文子學派後續發展有關。此項

¹ “無所怨憾”，朱弁注本作“怨無所藏”，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作“怨無所滅”。

資料似曾編入“文子外編”，〈詮言訓〉加以引述。

“無罪者及”句，“及”字，〈詮言訓〉作“誅”。“誅”字與前文“釋”字相對應，且下文有“誅而無怨”句，“及”字因“及無所好憎者”句而誤，當據〈詮言訓〉改。

又，“合而和者”句，“和”字，〈詮言訓〉作“舍”，“舍”有“安頓，止息”之意，“舍”與“誅”分別表達“安民”與“誅民”二事。但《文子》“合而和之”、“別而誅之”兩句，更具哲學思辯意涵。楊樹達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合而舍之’義不明，《文子·道德》篇作‘合而和之。’”

又，“無所怨憾”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怨無所滅”，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怨無所滅’，《文子·道德》篇作‘無所怨憾’，是也。道故當誅，故受誅者無所怨憾。今本‘怨’字在‘無所’上，‘憾’字又誤作‘滅’，則文不成義。”又，“謂之道德”句，〈詮言訓〉無“德”字，而推衍為“道勝，則無人事矣。”

5-18

〔老子曰：〕

天下是非無所定，世各是其所善，而非其所惡。夫求是者，非求道理也，求合於己者也；去非者，非去邪也，去忤於心者。今吾欲擇是而居之，擇非而去之，不知世之所謂是非也。

故“治大國若烹小鮮”，勿撓而已。夫‘趣’¹合者，即言中而益親，身疏而謀當，即見疑。

今吾欲正身而待物，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。吾若與俗遽走，猶逃雨也，無之而不濡。欲在於虛，則不能虛，若夫不為虛，而自

¹ “趣”字，朱弁注本作“趨”，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作“趨舍”。

虛者，此所欲而無不致也。

故通於道者如車軸，不運於己，而與轂致於千里，轉於無窮之原也。故聖人體道反至，不化以待化〔，動而無為也〕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天下是非無所定，世各是其所‘是’，而非其所‘非’。所謂是與非各異，皆自是而非人。由此觀之，事有合於己者，而未始有是也；有忤於心者，而未始有非也。

〔故〕求是者，非求道理也，求合於己者也；去非者，非‘批邪施’也，去忤於心者也。忤於我，未必不合於人也；合於我，未必不非於俗也。至是之是無非，至非之非無是，此真是非也。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，非於此而是於彼者，此之謂一是一非也。此一是非，隅曲也；夫一是非，宇宙也。

今吾欲擇是而居之，擇非而去之，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，不知孰是孰非。

老子曰：“治大國若烹小鮮。”爲寬裕者曰勿〔數〕撓，爲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。

晉平公出言而不當，師曠舉琴而撞之，跌衽宮壁。左右欲塗之，平公曰：“舍之！以此爲寡人失。”孔子聞之曰：“平公非不痛其體也，欲來諫者也。”韓子聞之曰：“群臣失禮而弗誅，是縱過也。有以也夫，平公之不霸也！”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，賓出，宓子曰：“子之賓獨有三過；望我而笑，是撓也。談語而不稱師，是返也、交淺而言深，是亂也。”賓曰：“望君而笑，是公也。談語而不稱師，是通也。交淺而言深，是忠也。”故賓之容一體也，或以爲君子，或以爲小人，所自視之異也。

‘故’趣舍合，即言忠而益親；身疏‘即謀當’而見疑。親母爲其子治挖禿，而血流至耳，見者以爲其愛之至也；使在於繼母，則過者以爲嫉也。事之情一也，所從觀者異也，從城上視牛如羊，視羊如豕，所居高也。闚面於盤水則員，於杯則隨。面形不變其故，有所員、有所隨者，所自闚之異也。

今吾〔雖〕欲正身而待物，‘庸遽’知世之所‘自窺’我者乎！若轉化而與世‘競’走，〔譬〕猶逃雨〔也〕，無之而不濡。〔常〕欲在於虛，則有不

能〔為〕虛〔矣〕；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，此所‘慕’而不〔能〕致也。

故通於道者，如車軸，不運於己，而與轂致千里，轉無窮之原也。不通於道者，若迷惑，告以東西南北，所居聆聆，一曲而辟，然忽不得，復迷惑也。故終身隸於人，辟若倪之見風也，無須臾之間定矣。故聖人體道反‘性’，不化以待化，則幾於免矣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p. 365-368 / 〈齊俗訓〉辨析，頁 270-274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，〈齊俗訓〉此處資料相當複雜，其中有多處錯簡，全文似申論“天下之是非無所定”，唯有“通於道者”乃能“轉無窮之原”，故“聖人體道反性，不化以待化”，與〈要略〉篇所說〈齊俗訓〉撰述的主旨關連不大，恐為他篇錯簡。《文子》此章文句結構也不完整，其中部份文字，窒礙難解。其中兩次出現以第一人稱“吾”來敘說的段落，極似〈齊俗訓〉相應文字的竄入。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以下分四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天下是非無所定”段：《文子》解說“天下是非之所以無所定”，是因為“世各是其所善，而非其所惡”。〈齊俗訓〉則作“天下是非無所定，世各是其所是，而非其所非。”《文子》是從喜惡的態度上來說，而〈齊俗訓〉則強調“是非”判斷的根由，二者記述的資料不同。〈齊俗訓〉與《莊子》思想相近，如：“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。雖然，無為可以定是非。”（〈至樂〉篇）“道隱於小成，言隱於榮華。故有儒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。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，則莫若以明。”（〈齊物論〉）“夫求是者”數句，說明“求是者”為“求合於己”，“去非者”在“去忤於心”，與前文“是其所善”、“非其所惡”，文意契合。此數句，〈齊俗〉作“所謂是與非各異，皆自是而非人。由此觀之，事有合於己者，而未始有是也；有忤於心者，而未始有非也。故求是者，非求道理也，求合於己者也；去非者，非批邪施也，去忤於心者也。”〈齊俗〉以“所謂……”、“由此觀之”等形式加以申論。

又，“去邪”二字，〈齊俗訓〉作“批邪施”。“批邪施”與“求道理”相對為文。

又，“不知世之所謂是非也”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，不知孰是孰非。”《文子》脫漏後句文字，文意似不全。

第二、“故治國若烹小鮮”段：“治國若烹小鮮”句，語出《老子》第六十章。“治國”，《老子》作：“治大國”。“勿擾而已”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爲寬裕者曰勿數撓，爲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。”〈詮言訓〉兩句，似意謂：對相同經文，可有不同闡釋，“爲寬裕者”可解釋爲“勿數撓”，“爲刻削者”可了解爲“致其鹹酸而已”。二者均有其理，是非不可定奪。《文子》僅存殘文，文意費解，不但與段文義無關，也不能聯繫下文，當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

又“夫趣合者”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故趣舍合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趣謂志趣也。‘趣合’與‘身殊’相對爲文，則‘趣’下不當有‘上’字，蓋即‘合’字之誤而衍者也。《文子》〈道德〉篇正作‘趣合’。”

又，“身疏而謀當，即見疑”兩句，俞樾云：“當從《淮南子》〈齊俗〉篇作‘身疏者即謀當而見疑’，與上句相對。”

第三、“今吾欲正身而待物”段：“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”句，“規”字，當爲“窺”，〈齊俗訓〉作“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”。〈齊俗訓〉前有“窺面……，所自窺之異”數句，《文子》此處仍是殘文。

又，“欲在於虛”等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常欲在於虛，則有不能爲虛矣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，此所慕而不能致也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此所慕而不能致也’，義不可通。‘不能致’當作‘無不致’。上文‘欲在於虛，則不能爲虛’，高注以爲‘爲者敗之，執者失之’，是也。聖人無爲，故無敗。無執，故無失。故曰‘若夫不爲虛而自虛，此所慕而無不致也’。‘所慕無不致’，猶言所欲無不得。〈精神訓〉曰：‘達至道者，性有不欲，無欲而不得。’義與此同。今本‘不能致’者，涉上文‘不能爲虛’而誤。《文子》〈道德〉篇正作‘此所欲而無不致也’。”但俞樾則認爲：“此言欲爲虛則不能爲虛。若夫不爲虛而自虛，則又慕之而不能致也。蓋性之自然，非可勉強，故慕之而不能致。《文子》〈道德〉篇作‘此所欲而無不致也’，於義不可通。王氏念

孫反據以訂正《淮南》，殊爲失之。”植案：王、俞二氏之說雖相反，此處文字當有訛誤脫文。

第四、“故通於道者如車軸”段：“故聖人體道反至”句，“至”字，〈詮言訓〉作“性”。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均多次使用“反性”一詞，如：“不聞道者，吾以反性”（《文子·下德》，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），“欲反性於無，游心於虛。”（《文子·上禮》；《淮南子·傲真訓》）“節欲之本，在於反性。”（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）等。此處“至”字當誤。“動而無爲”句，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似爲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所加，或注文竄入。

5-19

老子曰：

夫亟戰而數勝者，則國必亡，亟戰則民罷，數勝則主驕，以驕主使罷民，而國不亡者寡矣。主驕則恣，恣則極物，民罷則怨，怨則極慮，上下俱極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故“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”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魏武侯問於李克曰：“吳之所以亡者，何也？”李克對曰：“數戰而數勝。”武侯曰：“數戰而數勝，國家之福。其‘獨以亡’，何故也？”對曰：“數戰則民罷，數勝則主驕。以驕主使罷民，而國不亡者，〔天下〕‘鮮’矣。驕則恣，恣則極物；罷則怨，怨則極慮。上下‘俱’極，吳之亡猶晚！此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。”故老子曰：“功成名遂，身退，天之道也。”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

p. 388 / 〈道應訓〉辨析，頁 301

魏武侯之居中山也，問於李克曰：“吳之所以亡者何也？”李克對曰：“驟戰而驟勝。”武侯曰：“驟戰而驟勝，國家之福也。其獨以亡，何故？”對曰：“驟戰則民罷，驟勝則主驕。以驕主使罷民，然而國不亡者，天下少矣。驕則

恣，恣則極物；罷則怨，怨則極慮。上下俱極，吳之亡猶晚，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千隧也。”《呂氏春秋·離俗覽》

魏文侯問里克曰：“吳之所亡者何也？”里克對曰：“數戰而數勝。”文侯曰：“數勝，國之福也，其獨以亡何也？”里克對曰：“數戰則民疲，數勝則主驕。驕則恣，恣則極。上下俱極，吳之亡猶晚矣。此夫差之所以自喪於千隧。”《詩》曰：“天降喪亂，滅我立王。”《韓詩外傳》卷十

魏文侯問李克曰：“吳之所以亡者，何也？”李克對曰：“數戰數勝。”文侯曰：“數戰數勝，國之福也，其所以亡，何也？”李克曰：“數戰則民疲，數勝則主驕。以驕主治疲民，此其所以亡也。”是故好戰窮兵，未有不亡者也。

《新序·雜事》五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主要內容分別見於《呂氏春秋》、《韓詩外傳》、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與《新序》。《韓詩外傳》似引述《呂氏春秋》資料，用以解《詩》。〈道應訓〉內容似取自《韓詩外傳》，並用以解《老》。《文子》則保留此項記述的精要內容，似屬與〈道應訓〉併行流傳的解《老》資料。“功成身退，天之道”兩句，語自《老子》第九章，〈道應訓〉引作：“功成名遂，身退，天之道也。”帛書《老子》乙本語王弼注本作“功遂身退，天之道”。

5-20

〔平王問文子曰：吾聞子得道於老聃，今賢人雖有道，而遭淫亂之世，以一人之權，而欲化久亂之民，其庸能乎？〕

文子曰：夫道德者，匡邪以為正，振亂以為治。化淫敗以為樸，醇德復生，天下安寧，要在一人。人主者，民之師也，上者，下之儀也，上美之則下食之，上有道德即下有仁義，下有仁義即無淫亂

之世矣。

積德成王，積怨成亡，積石成山，積水成海，不積而能成者，未之有也。積道德者，天與之，地助之，鬼神輔之，鳳凰翔其庭，麒麟游其郊，蛟龍宿其沼。故以道蒞天下，天下之德也，無道蒞天下，天下之賊也。以一人與天下為仇，雖欲長久，不可得也，堯舜以是昌，桀紂以是亡。

平王曰：寡人敬聞命矣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定州竹簡《文子》有殘文可對應此章部份文句，復原如下：

〔王曰：人主唯（雖）賢，而曹（遭）淫暴之世，以一〕 0880 ……〔之權，欲化久亂之民，其庸能〕 0837

〔然臣聞之，王者蓋匡邪民，振亂世〕 1172/0820 ……〔之師也，上者，下之儀法也〕 2208 ……〔德，則下有仁義，下有仁義，則治矣〕 0575 ……〔道德，則下毋仁義之心，下毋仁義之〕 2248

〔曰：“積怨成亡王，積德成王，積〕 0737 ……〔天之道也，不積而成者寡矣。臣聞〕 2315 ……〔有道之君，天舉之，地勉之，鬼神輔〕 0569 ……〔之德也；以毋道立者，天下之賊也。以□六曰君〕 2442 ……〔一人任與天下為仇，其能久乎。此堯〕 0579 ……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有部份竹簡殘文可對應。就整理小組綴合的簡文來看，此章原應有多次“平王”與“文子”的問答。全文談論“以一人之權，何以能化久亂之民”。今本《文子》僅存此章為“平王問與文子答”形式，但資料似有脫文，且與簡文內容也有相當差異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平王問文子曰”段：簡文作“王曰：人主唯（雖）賢，而曹（遭）淫暴之世，以一之權，欲化久亂之民，其庸能……。”今本此段有“吾聞子得道於老聃”句，明確提到文子與老子關係，但簡文並無此句。班固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《文子》條目下，自注曰：“老子弟子，與孔子並時”。班固所見文本，恐有此句。兩漢之時，《文子》應有不同文本流傳。

第二、“文子曰”段：“夫道德者，匡邪以爲正，振亂以爲治。”簡文作“然臣聞之，王者蓋匡邪民，振亂世……。”今本此段文意難承接上段，段前恐有脫文。簡文首句作“然臣聞之”，恐句前亦有脫文。全段強調“道德”之治，文意近於本篇第十七章內容。

“化淫敗以爲樸，醇德復生，天下安寧，要在一人。人主者，民之師也，上者，下之儀也”數句：簡文僅存“之師也，上者，下之儀法也……。”“樸”的觀念，襲自《老子》，以“人主”爲“民之師”，“下之儀法”的思想，呈現出人文建構的積極性質。

“上美之則下食之，上有道德即下有仁義，下有仁義即無淫亂之世矣”數句：簡文作“……德，則下有仁義，下有仁義，則治矣……道德，則下毋仁義之心，下毋仁義之”。今本與簡文，此處差異較大。簡文“道德”二字之後，未見於今本。

第三、“積德成王”段：“積德成王，積怨成亡，積石成山，積水成海，不積而能成者，未之有也”數句：簡文作“曰：‘積怨成亡，積德成王，積……天之道也，不積而成者寡矣。臣聞……’”簡文“天之道”三字不見於今本，“臣聞”當有殘文，亦不見於今本。

“積道德者，天與之，地助之，鬼神輔之，鳳凰翔其庭，麒麟游其郊，蛟龍宿其沼”數句：簡文作“有道之君，天舉之，地勉之，鬼神輔……。”簡文“有道之君”，今本作“積道德者”，今本觀念性說理較強。

“故以道蒞天下，天下之德也，無道蒞天下，天下之賊也”數句：簡文作“之德也；以毋道立者，天下之賊也。以□六曰君……。”簡文“天下之賊也”句下文字，不見於今本。《老子》第六十章曰“以道蒞天下，其鬼不神。”《文

子》承襲老子思想而闡發。

“以一人與天下爲仇，雖欲長久，不可得也，堯舜以是昌，桀紂以是亡”
數句：簡文作“一人任與天下爲仇，其能久乎。此堯……。”簡文敘說與今本略異。

“平王曰：寡人敬聞命矣。”，此句未有可對應的簡文。

六 〈上德〉篇探析

“上德”的觀念首見於《老子》。《老子》第三十八章曰：“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”、“上德無爲而無以爲。”第四十一章也提到“上德若谷”。《莊子·盜跖》曰：“凡天下有三德：生而長大，美好無雙，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，此上德也；知維天地，能辯諸物，此中德也；勇悍果敢，聚眾率兵，此下德也。”《呂氏春秋·離俗覽》也有〈上德〉篇。今本《文子·上仁》第十一章曰“上德者天下歸之，上仁者海內歸之，上義者一國歸之，上禮者一鄉歸之，無此四者，民不歸也。”¹今本《文子》有四篇，分別以“上德”、“上仁”、“上義”與“上禮”來作爲篇目，可能與〈上仁〉該段文字有關。

〈上德〉篇全篇只出現六次“老子曰”，可分爲六章。但每章長短，極不一致。第一章有兩段資料，分別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兩處。第二章，也見於〈繆稱訓〉。第三章包含大量諺語與格言，按文意可分爲九十二段，其中絕大部份見於《淮南子》〈說山訓〉與〈說林訓〉兩篇。第四章除一段文字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外，另有不見於《淮南子》者。此段資料，據陳鼓應考證，極可能爲淮南門客解《易》的殘文。第五章部份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，第六章則全見於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。

徐靈府注〈上德〉篇曰：“上德，謂時之君，有德者少也。夫三代之道廢，霸王之德衰，故宜脩德以匡天下，有功可見，有德可尊。故曰：上德者也。”這種解釋，與此篇資料內容毫無關係。徐注似乎僅就“上德”觀念，妄加注釋。朱弁注曰：“彼物無宰，由道有常，用與佗倫，玄功自積，故柔服天下。我未始有知，和合生靈，彼無不理，得者也。然上德之體，無所不得，故此一篇之內，雜而伸之。”朱弁注文，雖然也是強爲之解，但提到“一篇之內，雜而伸

¹ 〈上仁〉篇此段文字未見於《淮南子》。

之”，可見他所見的文本，就如今本雜亂。

我們認為：此篇原先的資料就非常複雜，其中有《淮南子》別本的所保存〈說山訓〉與〈說林訓〉的殘文，有部份《文子》古本所輯略的格言或諺語，有“文子外編”的部份殘文，還有些可能是劉安“九師”《易》學著作的殘卷。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，以“上德”的篇目，將它們彙整為一篇。

6-1

〔老子曰：〕

主者，國之心也。心治則百節皆安，心擾即百節皆亂。故其身治者，支體相遺也，其國治者，君臣相忘也。

老子¹學於常樅，見舌而守柔，〔仰視屋樹，退而‘目’²川，〕觀影而知持後。故聖人虛無因循，常後而不先；譬若積薪燎，後者處上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主者，國之心。心治‘則’百節皆安，心擾則百節皆亂。故其‘心’治者，支體相遺也；其國治者，君臣相忘也。黃帝曰：“芒芒昧昧，從天之道，與元同氣。”故至德者，言同略，事同指，上下壹心，無歧道旁見者，遏障之於邪，開道之於善，而民鄉方矣。故《易》曰：“同人于野，利涉大川。”《淮南子·繆稱

訓》p. 318-319／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208-209

老子學商容，見舌而知守柔矣；列子學壺子，觀景〔柱〕而知持後〔矣〕。
‘故聖人不為物先，而常制之’，〔其類〕若積薪‘樵’，後者在上。

¹ “子”下原有“曰”字，據朱弁注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² “目”字原作“因”，據朱弁注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 337 / 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 232

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。壺丘子林曰：“子知持後，則可言持身矣。”列子曰：“願聞持後。”曰：“顧若影，則知之。”列子顧而觀影，形枉則影曲，形直則影正；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，屈伸任物而不在我。此之謂持後而處先。

《列子·說符》

常縱有疾，老子往問焉，曰：“先生疾甚矣，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？”常縱曰：“子雖不問，吾將語子。”常縱曰：“過故鄉而下車，子知之乎？”老子曰：“過故鄉而下車，非謂其不忘故邪？”常縱曰：“嘻！是已。”常縱曰：“過喬木而趨，子知之乎？”老子曰：“過喬木而趨，非謂其敬老耶？”常縱曰：“嘻，是已。”張其口而示老子曰：“吾舌存乎？”老子曰：“然。”“吾齒存乎？”老子曰：“亡。”常縱曰：“子知之乎？”老子曰：“夫舌之存也，豈非以其柔耶？齒之亡也，豈非以其剛耶？”常縱曰：“嘻！是已。天下之事已盡矣，何以復語子哉！”《說苑·敬慎》

【探析與說明】

此章可分為兩段，前後文意各不連屬，分別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兩處。前段論述君臣之間的關係，如心與百節一樣。後段敘說因循居後的道理，並提到老子學“守柔”於常縱。此章恐原為“文子外編”竄入，保留《淮南子》部份舊文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主者”段：“故其身治者”句，“身”字，〈繆稱訓〉作“心”。此處以“心—身”關係比作“主—國”。下文曰：“國治者，君臣相忘也。”

“身治”，指“百節皆安”故能“支體相遺”。〈繆稱訓〉作“心”，恐涉前文“心”字而誤。又，〈繆稱訓〉此處之後文字，見於《文子·符言》第十一章。

第二：“老子學於常縱”段：“常縱”為老子師，當為古時傳言。《說文·繫辭》縱字下引作“老子師常從子。”《說苑·敬慎》篇曰：“常縱有疾，老

子往問焉……常縱……張其口而示老子曰：‘吾舌存乎？’”《漢書·藝文志》“數術略”著錄“《常從日月星氣》二十一卷”，顏師古曰：“常從，人姓名也，老子師之。”“常縱”，〈繆稱訓〉作“商容”。許慎注曰：“商容，神人也。商容吐舌示老子，老子知舌柔齒剛。”《世說新語》卷一引許注：“商容，殷之賢人，老子師。”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篇曰：“武王伐紂，封比干之墓，表商容之間，解箕子之囚。”高誘注曰：“商容，殷之賢人，老子師。故表顯其里。〈繆稱訓〉又云‘老子業於商容，見舌而知守柔矣’，是也。”《呂氏春秋·慎大覽·慎大》曰：“封比干之墓，靖箕子之宮，表商容之間。”高誘注曰：“商容，殷之賢人，老子師。故表其閭里。”商容既為殷時人，似不得為老子師。但漢人恐將“商容”與“老子”均視為傳說人物，故不拘泥於史實。此種事例亦見於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。“諸子略”《文子》條下班固自注曰：“老子弟子，與孔子並時，而稱周平王問。似依託者也。”“文子”亦為傳說人物，故得與“周平王”答問。“似依託者”四字，乃就《文子》撰寫時代而言，恐非指“文子”與“周平王”二者交談的體例為依託。

又，“仰視屋樹，退而目川”，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“觀影而知持後”句，〈繆稱訓〉曰：“列子學壺子，觀景柱而知持後矣。”《列子·說符》記載較詳。〈說符〉篇曰：“列子顧而觀影，形枉則影曲，形直則影正；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，屈伸任物而不在我。”

又，“故聖人”四句，〈繆稱訓〉作“故聖人不為物先，而常制之，其類若積薪樵，後者在上。”二者文本不同。《漢書·汲黯傳》曰：“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，後來者居上。”《文子》此段文字，原係古時格言，故多為人所傳誦引用。

6-2

老子曰：

鳴鐸以聲自毀，膏燭以明自煎，虎豹之文來射，猿狖之捷來格。故勇武以強梁死，辯士以智能困。以智知，未能以智不知。故勇於

一能，察於一辭，可與曲說，未可與廣應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‘吳’鐸以聲自毀，膏燭以明自‘鑠’，虎豹之文來射，猿狖之捷來‘措’，故‘子路以勇’死，‘萇弘以智’困。能以智‘智’，而未能以智不‘智’也。故行險者不得履繩，出林者不得直道，夜行瞑目而前其手，事有所至，而明有不容。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，可與言至矣。

鵲巢知風之所起，獺穴知水之高下，暉日知晏，陰諧知雨。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，則不然。故通於一伎，察於一辭，可與曲說，未可與廣應也。

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 337-338 / 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 233

【探析與說明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。〈上德〉篇此處，文意簡要，說明“知不知”的義理，與《老子》思想相近，可能是文子學派所傳的資料，保留於“文子外編”中。

“虎豹之文來射，猿狖之捷來格”兩句，《莊子·應帝王》作“且也虎豹之文來田，猿狙之便來藉。”〈天地〉篇曰“執狸之狗來思，猿狙之便來藉。”欲此處文意相近。“格”，《正字通》云：“格，拘執。”“籍”，陸德明《釋文》：“司馬云：‘籍，繩也，由捷見結縛也。’崔云：‘籍，繫也。’”此兩句，亦係古時格言。

又，“勇武以強梁死，辯士以智能困”兩句，〈繆稱訓〉作“故子路以勇死，萇弘以智困”。《文子》使用“勇武”、“辯士”的泛稱。

又，“故勇於一能，察於一辭”兩句，〈繆稱訓〉作“故通於一伎，察於一辭。”其前文曰：“鵲巢知風之所起，獺穴知水之高下，暉日知晏，陰諧知雨。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，則不然。”此段文意與“故通於一伎”等句並不契合。《文子》此兩句是回應前文“勇武以強梁死，辯士以智能困”。《文子》此章文意通貫，結構完整，當保留《淮南子》舊文。《淮南子》似引用“文子

外編”資料，而加以闡發，但今本恐有脫文或誤字。

6-3

〔老子曰：〕

1

道以無有¹為體。視之不見其形，聽之不聞其聲，謂之幽冥。幽冥者，所以論道，而非道也。〔夫道者，〕內視而自反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魄問於魂曰：“道何以為體？”

曰：“以無有為體。”

魄曰：“無有有形乎？”

魂曰：“無有。”

“何得而聞也？”

魂曰：“吾直有所遇之耳！視之‘無形’，聽之‘無聲’，謂之幽冥。幽冥者，所以‘喻’道，而非道也。”

魄曰：“吾聞得之矣！乃內視而自反也。”

魂曰：“凡得道者，形不可得而見，名而不可得而揚。今汝已有形名矣，何道之所能乎！”

魄曰：“言者，獨何為者？吾將反吾宗矣。”

魄反顧，魂忽然不見，反而自存，亦以淪於無形矣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p. 520-521

／〈說山訓〉辨析，頁459

【探析與說明】

此章在“老子曰”形式下，輯入大量文字，共有2000餘字。全文未按文意

¹ “有”字，景宋本作“為”。

做任何編輯或整理。全文多與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與〈說林訓〉文字對應，多為古時流傳諺語。古本《文子》或保留此類資料的原始部份，後人將竄入《文子》之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，雜集而成此章。全文保留部份《淮南子》舊文，今暫分為九十二段來說明。此章第一段至第三段，分別見於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首三段，二者似本諸同源之“文子外編”資料。第一段即〈說山訓〉首段之精要內容的記述。

2

故人不小覺¹，不大迷；不小惠²，不大愚。

人不小‘學’，不大迷；不小慧，不大愚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p. 521 / 〈說山訓〉辨析，頁 459

“覺”字，〈說山訓〉作“學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學’當為‘覺’字之誤也。‘小覺’與‘大迷’相對，‘小慧’與‘大愚’相對。今作‘小學’則非其指矣。《文子》〈下德〉篇正作‘不小覺，不大迷’。”

3

莫鑒於流潦，而鑒於止水，以其內保之，止而不外蕩。

〔人〕莫鑑於‘沫雨’，而鑑於澄水〔者〕，以其‘休止不蕩’〔也〕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p. 521 / 〈說山訓〉辨析，頁 459-460

高誘注曰：“沫雨，雨潦上覆釜也。‘沫雨’或作‘流潦’。”植案：〈上德〉此處文字，屬《淮南子》別本，高誘似曾見及。

4

月望，日奪光，陰不可以‘乘’³承陽。日出，星不見，不能與

¹ “覺”字，景宋本作“學”。

² 朱弁注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慧”，“惠”通“慧”。

³ “乘”字原作“承”，據朱弁注本改，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同。

之爭光。

末不可強為本，枝不可以大於幹。上重下輕，其覆必易。

一淵不兩蛟，一雌不二雄，一即定，兩即爭。

月望，日奪〔其〕光，陰不可以乘陽〔也〕。日出星不見，不能與之爭光〔也〕。〔故〕末不可以強〔於〕本，‘指’不可以大於‘臂’。‘下輕上重’，其覆必易。一淵不兩蛟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p. 525 / 〈說山訓〉辨析，頁 462

〈說山訓〉無“一雌不二雄，一即定，兩即爭”三句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一淵不兩蛟’，即承上文言之，以明物不兩大之意，而語勢未了，其下必有脫文。《太平御覽》〈鱗介部〉二引此，‘一淵不兩蛟’下有‘一棲不兩雄。一則定，兩則爭’，凡十一字。又引高注云：‘以日月不德並明，一國不可兩君也。’……今本皆脫，當據補。《文子》〈上德〉篇亦云：‘一淵不兩蛟，一雌不二雄，一即定，兩即爭。’”于大成¹云：“‘雌’字，當為‘棲’。”

5

玉在山而草木潤，珠生淵而岸不枯。

6

蚯蚓無筋骨之強、爪牙之利，上食‘晞’²堦，下飲黃泉，用心一也。

詹公之釣，千歲之鯉不能避，曾子攀軀車，引輻者為之止也；老母行歌而動申喜，精之至也。瓠巴鼓瑟，而淫魚出聽，伯牙鼓琴，而駟馬仰秣；介子歌龍蛇，而文君垂泣。〔故〕玉在山而草木潤，淵生珠而岸不枯。蟄無筋骨之強、爪牙之利，上食晞堦，下飲黃泉，用〔心〕一也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p. 521-522 / 〈說山訓〉辨析，頁 460

¹ 于大成，〈文子上德校釋〉，高雄師院學報第四期 1976 年，台灣。後引同書不標明出處。

² “晞”字原作“晞”，朱弁注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昔者瓠巴鼓瑟，而流魚出聽；伯牙鼓琴，而六馬仰秣。故聲無小而不聞，行無隱而不形。玉在山而草木潤，淵生珠而崖不枯。爲善不積邪，安有不聞者乎！《荀子·勸學》

昔者瓠巴鼓瑟，而沈魚出聽；伯牙鼓琴，而六馬仰秣，夫聲無細而不聞，行無隱而不行；玉居山而木潤，淵生珠而岸不枯；爲善而不積乎？豈有不至哉？

《大戴禮記·勸學》

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，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。《韓詩外傳》

故玉處於山而木潤，淵生珠而岸不枯者。《史記·龜策列傳》

此段諺語見於《荀子·勸學》、《大戴禮記》、《韓詩外傳》與《史記》。“珠生淵”三字，〈說山訓〉作“淵生珠”。劉文典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淵生珠’與‘玉在山’不相對。《文子》〈上德〉篇作‘珠生淵’。惟《荀子》〈勸學〉及《大戴禮》併作‘淵生珠’，與今本《淮南》合。”

7

清之為明，杯水可見眸子，濁之為害，河水不見太山。

清之為明，杯水見眸子；濁之為‘闇’，河水不見太山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p. 522

／〈說山訓〉辨析，頁 460

8

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，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沈，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¹，性之有也。

蘭〔生幽谷，〕不為莫服而不芳。舟‘在’江海，不為莫乘而‘不浮’。君子行‘義’，不為莫知而止〔休〕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p. 526／〈說山訓〉辨析，頁 464

“不為莫知而止”句，〈說山訓〉於“止”後有“休”字。劉文典校《淮

¹ “止”字，景宋本作“慍”。

南子》云：“‘止休’，《北堂書抄》百三十七引，作‘止也’。《書抄》又引《文子》‘君子行義，不爲莫己知而止也’，今本《文子》〈上德〉篇作‘君子行道，不爲莫知而止’，亦無‘休’字。‘休’疑衍文也。”

9

以清入濁必困辱，以濁入清必覆傾。

以清入濁必困辱，以濁入清必覆傾。君子之於善也，猶采薪者見一介掇之，見青蔥則拔之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p. 528／〈說山訓〉辨析，頁 467

10

天二氣即成虹，地二氣即泄藏，人二氣即生病，陰陽不能常，且冬且夏，月不知晝，日不知夜。

天二氣‘則’成虹，地二氣‘則’泄藏，人二氣‘則’‘成’病。陰陽不能且冬且夏；月不知晝，日不知夜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p. 528／〈說山訓〉辨析，頁 467

11

川廣者魚大，山高者木修，地廣者德厚，故魚不可以無餌釣，獸不可以空器召。

‘水’廣者魚大，山高者木脩。廣其地而薄其德，譬猶陶人爲器也，揲挺其土而不益厚，破乃愈疾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p. 529／〈說山訓〉辨析，頁 468

執彈而招鳥，揮稅而呼狗，欲致之，顧反走。故魚不可以無餌釣〔也〕，獸不可以虛器召〔也〕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p. 529／〈說山訓〉辨析，頁

“獸不可以空器召”句，〈說山訓〉作“獸不可以虛器召也”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氣’當作‘器’。……‘獸不可以虛器召’，猶上句云‘魚不可以無餌釣’也。《文子》〈上德〉篇正作‘獸不可以空器召’。”

又，〈說山訓〉“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”句，與前文文意無關，而〈上德〉

篇此數句接“川廣者魚大”三句之後，文意連貫。

12

山有猛獸，林木為之不斬，園有螫蟲，葵藿為之不採，國有賢臣，折衝千里。

山有猛獸，林木為之不斬；園有螫蟲，‘藜’藿為之不採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p.

530 / 〈說山訓〉辨析，頁 469

水濁而魚噉，形勞則神亂。〔故〕國有賢君、折衝‘千’里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

p. 534 / 〈說山訓〉辨析，頁 469

“折衝千里”句，“千里”二字，〈說山訓〉作“萬里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萬里’亦當依《文子》作‘千里’。敵國之遠，可言千里，不可言萬里也。據高注云‘折衝車於千里之外’，則正文本作‘千里’明矣。”又，“國有賢臣”句，〈說山訓〉在“水濁而魚噉，形勞則神亂”之後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故國有賢君’二句，與上意絕不相屬，蓋錯簡也。上文云：‘山有猛獸，林木為之不斬；園有螫蟲，藜藿為之不採’，此云‘故國有賢君，折衝萬里’，‘故’字正承彼文而言。‘賢君’當作‘賢臣’，謂國有賢臣，則敵國不敢加兵，亦猶山之有猛獸，園之有螫蟲也。《鹽鐵論》〈崇禮〉篇：‘故《春秋傳》曰：山有虎豹，葵藿為之不採；國有賢士，邊境為之不割。’《漢書》〈蓋寬饒傳〉：臣聞山有猛獸，藜藿為之不采；國有忠臣，姦邪為之不起。‘義并與此同。且’采‘與’里‘為韻。今本下二句誤在此處，則既失其義，而又失其韻矣。且’賢臣‘作’賢君‘，亦與上文取譬之義不合。高注有’賢德不可伐‘之語，恐是後人依已誤之正文改之也。”植案：就《淮南子》高誘注來看，高誘所見《淮南子》文本即已有誤，與《文子》資料有別。

13

通於道者若車軸‘之’¹轉於轂中，不運於己，與之‘致於’¹

¹ 據景宋本、朱弁注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補。

千里，終而復始，轉於無窮之原也。

通於‘學’者若車軸，轉‘轂之’中，不運於己，與之〔致〕千里，終而復始，轉無窮之‘源’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p. 539 / 〈說山訓〉辨析，頁 477

此段文意，另見於〈道德〉篇，〈道德〉篇第十八章曰：“故通於道者如車軸，不運於己，而與轂致於千里，轉於無窮之原也。”

14

故舉枉與直，何如不得，舉直與枉，勿與遂往。

季孫氏劫公家，孔子說之，先順其所爲而後與之入政，曰：“‘與’枉與直，如何〔而〕不得？‘與’直與枉，勿與遂往。”此所謂同污而異塗者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p. 541 / 〈說山訓〉辨析，頁 479

此段另見於〈符言〉篇，〈符言〉篇第二十八章曰：“舉枉與直，如何不得，舉直與枉，勿與遂往。所謂同污而異泥者。”

15

有鳥將來，張羅而待之，得鳥者，羅之一目，今為一目之羅，則無時得鳥，故事或不可前規，物或不可預慮，故聖人畜道待時也。

有鳥將來，張羅而待之，得鳥者，羅之一目也；今為一目之羅，則無時得鳥〔矣〕。今被甲者，以備矢之至；若使人必知所集，則懸一札而已矣。事或不可前規，物或不可慮，卒然不戒而至，故聖人畜道〔以〕待時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p. 542-543 / 〈說山訓〉辨析，頁 482

“物或不可預慮”句，〈說山訓〉無“預”字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物或不可慮’，文義未明，且與上句不對。《文子》〈上德〉篇作‘事或不可前規，物或不可預慮’，即用《淮南》之文，今本蓋脫‘豫’字。”

¹ 據景宋本補。

16

欲致魚者先通谷，欲來鳥者先樹木，水積而魚聚，木茂而鳥集；為魚得者，非挈而入淵也，為猿得者，非負而上木也，縱之所利而已。

燿蟬者務在明其火，釣魚者務在芳其餌。明其火者、所以燿而致之也；芳其餌者、所以誘而利之也。欲致魚者先通‘水’，欲‘至’鳥者先樹木。水積而魚聚，木茂而鳥集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p. 545-546 / 〈說山訓〉辨析，頁 484

為魚‘德’者，非挈而入淵，為‘猿賜’者，非負而‘緣’木，縱之其所而已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p. 547 / 〈說山訓〉辨析，頁 485

“縱之所利而已”句，〈說山訓〉無“利”字。高誘注《淮南子》云：“喻為官，官當定物，能文者居文官，能武者居武官，故曰縱之其所而已。”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縱之其所而已’，‘所’下脫‘利’字。淵者魚之所利，木者猿之所利，孤曰‘縱之其所利而已’，高注‘故曰縱之其利而已也’，‘利’上當有‘所’字，‘所’下當有‘利’字，各本正文脫‘利’字，而注文‘利’字尚存。莊本又改‘利’字為‘所’字，則并注文亦無‘利’字矣。《文子》〈尚德〉篇做‘縱之所利而已’，與高注‘利’字合，則正文原有‘利’字明矣。”植案：比較〈上德〉篇與〈說山訓〉文字，二者說明方式有異，可能分屬不同資料。高誘所見本，如其注文之義，強調“縱之其所”，而〈上德〉篇此章分別見於〈說山訓〉兩處，全章則說明“縱之所利”。

17

足所踐者淺，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，心所知者褊，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。

足以蹀者淺〔矣〕，然待所不蹀而後行；‘智’所知者褊〔矣〕，然待所不知而後明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55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494

此段文意見於《莊子》，〈徐無鬼〉篇曰：“故足之於地也踐，雖踐，恃其所不蹀而後善博也；人之於知也少，雖少，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。”

“足所踐者”句，〈說林訓〉作“足以蹶者”，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足以蹶‘以’亦當爲‘所’。《文子》〈上德〉篇作‘足所踐’，是其證。”

18

川竭而谷虛，丘夷而淵塞，唇亡而齒寒，河水深而壤在山。

川竭而谷虛，丘夷而淵塞，脣‘竭’而齒寒。河水〔之〕深，〔其〕壤在山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59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00

此段見於《莊子·胠篋》，〈胠篋〉篇曰：“脣竭則齒寒。”又曰“夫谷虛而川竭，丘夷而淵實。”

19

水靜則清，清則平，平則易，易則見物之形，形不可併，故可以為正。

水靜則‘平’，‘平則清’，‘清’則見物之形，{弗能匿也}，故可以為正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59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00

此段見於《莊子》，〈刻意〉篇曰：“水之性，不雜則清，莫動則平；鬱閉而不流，亦不能清；天德之象也。”

20

使葉落者，風搖之也，使水濁者，物撓之也

使葉落者，風搖之，使水濁者，‘魚’撓之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66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08

21

璧瑗之‘成’¹器，礚礚之功也，莫邪斷割，砥礪之力也

¹ 據朱弁注本補。

壁瑗‘成’器，礪諸之功；鑄邪斷割，砥厲之力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58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499

22

虻與驥，致千里而不飛，無裹糧之資而不飢。

虫與驥，致千里而不飛，無‘糗’糧之資而不飢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59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499

23

狡兔得而獵犬烹，高鳥盡而良弓藏，〔名成功遂身退，天道然也。〕

狡兔得而獵犬烹，高鳥盡而‘強’弩藏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58-559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499

“名成功遂身退”兩句，語出《老子》第九章，未見於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。《文子·道德》篇引作“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”《老子》想爾本與此引文同。王弼本、帛書《老子》乙本均無“名成”二字。

24

怒出於不怒，為出於不為，視於無有，則得所見，聽於無聲，則得所聞。

怒出於不怒，為出於不為。視於無‘形’，則得其所見矣；聽於無聲，則得〔其〕所聞〔矣〕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57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496-497

此段見於《鄧析子·轉辭》，〈轉辭〉篇曰：“怒出於不怒，為出於不為。視於無有，則得其所見，聽於無聲，則得其所聞。故無形者有形之本，無聲者有聲之母。”《莊子·庚桑楚》亦曰：“出怒不怒，則怒出於不怒矣；出為無為，則為出於無為矣。”

“無有”二字，〈說林訓〉作“無有”。于大成云：“案：‘無形’是也。徐注云：‘內視見於無形’，則本亦作‘無形’。”

25

飛鳥反鄉，兔走歸窟，狐死首丘，寒蟄得木，各依其所生也。

鳥飛反鄉，兔走歸窟，狐死首丘，寒‘將翔水’，各依其所生也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55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495

“寒蟄得木，各依其所生也”兩句，〈說林訓〉作“寒將翔水，各哀其所生也”。高誘注《淮南子》曰：“寒將，水鳥。哀，猶愛也。”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文子》〈上德〉篇作‘各依其所生也’。哀與依，古音同，此作‘哀’者，即‘依’之假字耳。高注曰：‘哀，猶愛也’，非是。”陶方琦云：“《文選》謝惠連〈擣衣詩〉注引許注：‘寒蟄，蟬屬也。’按：二注文義并異。《文子》〈上德〉作‘寒蟄得木’，許本當同，與高作水鳥解者正異。”就高誘注來看，〈上德〉篇此處文字，似與今通行《淮南子》文本不同。

26

水火相憎，鼎鬲在其間，五味以和；骨肉相愛也，讒人間之，父子相危也。

水火相憎，鑊在其間，五味以和。骨肉相愛，讒賊間之，而父子相危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58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498-499

27

犬豕不擇器而食，愈肥其體，故近死，鳳凰翔於千仞，莫之能致。

‘狗彘’不擇‘甌甗’而食，‘偷’肥其體〔而〕‘顧’近死；鳳皇〔高〕翔千仞之上，莫之能致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56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496

《淮南子》“甌甌”二字，〈上德〉篇作“器”，“偷”字，作“愈”，“顧”字，作“故”。何寧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偷讀為愈。”二者記述文本略異。

28

椎固百內，而不能自‘椓’¹，目見百步之外，而不能見其背。

椎固‘有’柄，不能自‘椓’；目見百步之外，不能〔自〕見其背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56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495-496

“百內”二字，〈說林訓〉作“有柄”。王叔岷云：“‘百內’乃‘有丙’之誤。《淮南子》作‘有柄’。柄、丙正假字。”

29

〔因高為山即安而不危，因下為‘池，即淵深而’²魚鰲歸焉。〕

30

溝池潦³即溢，旱即枯，河海之源，淵深而不竭。

‘官’池‘涔’則溢，旱‘則’涸；‘江水’之‘原’，淵‘泉’不能竭。
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59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01

“河海”二字，朱弁注本作“江海”，〈說林訓〉作“江水”，似不同傳本記述。

31

鰲無耳而目不可以蔽，精於明也，鰲無目而耳不可以蔽，精於

¹ “椓”字原作“椓”，據朱弁注本改。

² 原作“淵則”，據景宋本、朱弁注本改。

³ “潦”字，景宋本、朱弁注本作“滂”，“潦”通“滂”。

聰也。

鰲無耳而目不可以‘瞽’，精於明也。瞽無目而耳不可以‘察’，精於聰也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67-568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09

此章見於〈說林訓〉，高誘注曰：“不可以瞽，瞽知則見也”，又曰：“不可以察，查知則聞”。王引之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正文、注文，皆義不可通。正文當作‘鰲無耳，而目不可以瞽，精於明也；瞽無目，而耳不可以塞，精於聰也。’”植案：高誘見本，與《文子》文字記述不同。〈上德〉篇此處保留《淮南子》舊文。

32

〔混混之水濁，可以濯吾足乎？冷冷之水清，可以濯吾纓乎？〕

《孟子·離婁上》曰：“有孺子歌曰：‘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；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’孔子曰：‘小子聽之！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矣，自取之也。’”《楚辭·漁父》曰：“漁父莞爾而笑，鼓枻而去，乃歌曰：‘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纓。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吾足。’”此段為古諺語，流傳當早於孔子。

33

紉之為縞也，或為冠，或為紩，冠則戴枝之，紩則足屨之。

鈞之縞也，‘一端以’為冠，‘一端以’為紩，冠則戴〔致〕之，紩則跟‘履’之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59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01

“紉”字，顧觀光云：“‘紉’字誤。〈說林訓〉作‘鈞’。”王叔岷云：“顧說是也。《御覽》六九七引‘紉’字作‘均’，‘均’與‘鈞’同。”

又，“冠即戴之”句，〈說林訓〉作“冠則戴致之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戴致’二字義不相屬，‘致’當為‘歧’字，字之誤。……《文子》〈上德〉篇作‘冠則戴枝之’。《爾雅》曰：‘支，戴也。’支、枝與歧，亦

聲近而義同。”〈上德〉篇此處文字，似與今通行本《淮南子》有異。

34

金之勢勝木。一刃不能殘一林‘之木’¹，土之勢勝水，一掬不能塞江河‘之水’，〔水之’²勢勝火，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〕。

金‘勝木者’，‘非以一刃殘林也’；土‘勝水者’，‘非以一壅塞江也’。

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60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01

“掬”、“江”二字，〈說林訓〉分別作“撲”、“一”。于大成云：“案：《意林》、《容齋三筆》引此，‘掬’並作‘塊’，‘江’並作‘一’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‘掬’作‘撲’，徐注云：‘撲，塊也’（此注今本《淮南》奪，見《御覽》三十七、又三百四十六引）。此文故書當作‘塊’，作偽者以徐注改易正文也。”

“掬”字，《小爾雅·廣量》：“一手之盛謂之溢，兩手謂之掬。”植案：《文子》“一掬”指“兩手所捧者”，“掬”字可通，並非作偽者所改。

又，“水之勢勝火，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”兩句，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曰：“仁之勝不仁也，猶水之勝火。今之爲仁者，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。”此兩句爲古諺，孟子似引用。

35

冬有雷，夏有雹，寒暑不變其節。

冬有雷〔電〕，夏有霜〔雪〕，〔然而〕寒暑〔之勢〕不易〔，小變不足以防大〕節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61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02

¹ 據景宋本補。

² 此句，各本均無“之水”二字，唯朱弁本“江河”下有“之水”，但“勢勝火”三字前，似脫“水之”二字。“之木”、“之薪”與“之水”，前後相應。

36

〔霜雪熙熙，日出而流。〕

37

傾易覆也，倚易輒¹也，幾易助也，溼易雨也。

傾〔者〕易覆也，倚〔者〕易輒也。幾易助也，溼易雨也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

560／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502

38

蘭芷以芳，不得見霜，蟾蜍辟兵，壽在五月之望。

蘭芷以芳，‘未嘗’見霜，鼓造辟兵，壽‘盡’五月之望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

561／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503

〈說林訓〉“鼓造辟兵”句，高誘注曰：“鼓造蓋謂臬。一曰：蝦蟆。”何寧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文子》〈上德〉襲此文‘股造’作‘蟾蜍’，與高注一曰合。”高誘似曾見後竄入《文子》之《淮南子》別本。

39

精泄者，中易殘，華非時者，不可食。

情泄者，中易‘測’。華‘不’時者，不可食〔也〕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64

／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505

〈淮南子〉“情泄者，中易測”兩句，高誘注曰：“不閉其情欲，發泄於外，故其中心易測度知也。”《文子·上德》作“精泄者，中易殘”，謂至精

¹ “輒”字，景宋本作“翻”。

耗損，則心神易殘。二者文字記述當有不同。

40

舌之與齒，孰先弊焉？繩之與矢，孰先‘折’¹焉？

舌之與齒，孰先‘礪也’？鋸之與刃，孰先弊也？繩之與矢，孰先‘直也’？

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62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03

41

使影曲者，形也，使響濁者，聲也。

使景曲者、形也，使響濁者、聲也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64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05

42

與死同病者，難為良醫，與亡國同道者，不可為忠謀。

與死‘者同病’，難為良醫；與亡國同道，‘難與為’謀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

564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04

王叔岷云：“《御覽》七三八引《尹文子》云：‘與死者同病，難為良醫，與亡國同道，不可為謀。’所引蓋此文，而誤為尹文子也。”植案：《文子》此處似古諺，各書記載或有不同，“與死者同病”與“與亡國同道者”，相對為文，而“良醫”與“忠謀”，亦相對耦。〈說林訓〉文句近於《尹文子》，《御覽》所引恐非誤為《尹文子》，當係出自不同文本。

43

使倡吹竽，使工撚²竽，雖中節，不可使決，君形亡焉。

使‘但’吹竽，使‘氏厥’竽，雖中節‘而不可聽，無其’君形‘者也’。

¹ “折”字原作“直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² “撚”字，景宋本、朱弁注本均作“攝”。

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63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04

“使倡吹竽，使工撝竅”兩句，〈說林訓〉作“使但吹竽，使氏厭竅。”高誘注曰：“但，古不知吹人。但，讀燕言‘鉏’同也。”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高讀與燕與‘鉏’同，則其字當從‘且’，不當從‘旦’。《說文》：‘但，拙也。从人，且聲。’……《廣韻》：‘但，拙人也。’意與高注‘不知吹人’相近。……‘但’爲‘但’之誤也。‘使氏厭竅’，‘氏’當爲‘工’。隸書‘工’字或作‘互’，‘氏’字或作‘互’，二形相似，故‘工’誤作‘氏’。……言使不善吹者吹竽，而使樂工爲之按竅，音雖中節而不可聽也。《文子》〈上德〉作‘使工撝竅’，‘撝’與‘厭’同義。”據王氏之說，高誘所見《淮南子》文本，當作“使但吹竽，使工厭竅”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然則‘但’、‘氏’二字乃‘倡’、‘工’之誤。倡也、工也，特爲異名以別之，明非一人，實則同義。蓋倡與工雖善吹竽，然必自吹之而自厭之。若一人吹竽，一人厭竅，則雖中節而不可聽矣。《韓子》〈外儲說右〉篇曰：‘田連、成竅，天下善鼓瑟者也。然而田連鼓之，成竅擗下，而不能成曲。’此即《淮南子》所本。”植案：〈上德〉篇此處文字，與高誘所見本不同。

44

聾者不歌，無以自樂，盲者不觀，無以接物。

聾者不歌，無以自樂；盲者不觀，無以接物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62 / 〈說林訓〉

辨析，頁 504

45

步於林者，不得直道，行於險者，不得履繩。

‘出’林者，不得直道，行險者，不得履繩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65 / 〈說林訓〉

辨析，頁 506

46

海內其所出，故能大。

海內其所出，故能大；輪復其所過，故能遠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65 / 〈說林訓〉

辨析，頁 506

47

日不並出，狐不二雄，神龍不匹，猛獸不群，鷺鳥不雙。

蓋非橈不蔽日，輪非輻不追疾，‘然橈輻’¹未足恃也。

日〔月〕不並出，狐不二雄，神龍不匹，猛獸不群，鷺鳥不雙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68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11

48

張弓而射，非弦不能發，發矢之為射，十分之一。

‘引’弓而射，非弦不能發〔矢〕，弦之為射，‘百’分之一也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68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10

“發矢”二字，〈說林訓〉作“弦”。于大成云：“案：‘弦’字是也。朱弁本、寶曆本並作‘矢之命中’，疑有改竄。”

49

飢馬在廐，漠然無聲，投芻其旁，爭心乃生。

飢馬在廐，‘寂’然無聲；投芻其旁，爭心乃生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68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10

《呂氏春秋·守時》曰：“飢馬盈廐嘆然，未見芻也；飢狗盈窖，嘆然，未見骨也；見骨與芻，動不可禁。”

¹ 原作“橈輪”，據朱弁注本改。

50

三寸之管無當，天下不能滿，十石而有塞，百斗而足。

三寸之管〔而〕無當，天下‘弗’能滿；十石而有塞，百斗而足矣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67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09

51

循繩而斷，即不過，縣衡而量，即不差。縣古法以類，有時而遂，杖格之屬，有時而施。是而行之，謂之斷，非而行之，謂之亂。

循繩而‘斲’則不過，懸衡而量則不差〔，植表而望則不惑〕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68-569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11

懸‘垂’之類，有時而隧；杖格之屬，有時而弛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69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11

是而行之，固謂之斷；非而行之，必謂之亂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80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26

于大成云：“案：《淮南》作‘懸垂之類，有時而隧；杖格之屬，有時而弛’，與此頗異。疑此不盡出傳抄之誤，或者作偽者有意改《淮南》以就已意與！締觀文意，似謂：稱古法以例於今（《漢書·刑法志·注》引服虔、賈山注並云：“縣，稱也”，“縣”與“懸”同。《史記·屈原列傳》：“吾將以爲類兮”，《正義》云：“類，例也。”），有時而亦可遂行（《廣雅·釋詁一》：“遂，行也。”）。然杖格之屬（杖疑即夏、楚。《淮南·覽冥訓》高注：“榜，榜床也。”），有時而亦不得不用。言因時而制宜適也。故下文即承之云：‘是而行之謂之斷，非而行之謂之亂’也。”植案；于先生著此文時，未見竹簡《文子》，故云“或者作偽者有意改《淮南》以就已意與！”植案：于先生發現此處“與《淮南》異趣”，甚爲卓見。《文子》此段，《淮南子》分置兩處，《文子》文意與《淮南子》不同。此處文字內容與敘說語氣，似與史官之職有關，當屬《文子》古本資料。

53

農夫勞而君子養，愚者言而智者擇。

農夫勞而君子養〔焉〕，愚者言而知者擇〔焉〕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81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27-528

趙文進諫曰：“農夫勞而君子養焉，政之經也；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，教之道也；臣無隱忠，君無蔽言，國之祿也。”《戰國策·趙策》

54

見之明白，處之如玉石，見之黯晦，必留其謀。

見之明白，處之如玉石；見之‘闇’晦，必留其謀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81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27

55

百星之明，不如一月之光，十牖畢開，不如一戶之明。

百星之明，不如一月之光，十牖畢開，不‘若’一戶之明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82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29

56

蝮蛇不可為足，虎不可為翼。

蝮蛇不可為足，虎豹不可‘使緣木’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68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10

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案：‘虎’上不當有‘豹’字，豹善緣木，有‘豹’字則不可通。蓋後人妄改，以與‘蝮蛇’相對耳。注：‘虎，猛獸。不可使能緣木也’。是正文本無‘豹’字明矣。《文子》〈上德〉篇作‘虎不可為翼’，亦無‘豹’字。”

57

今有六尺之席，臥而越之，下才不難，立而‘踰’¹之，上才不易，勢施異也。

今有六尺之席，臥而越之，下‘材弗’難，‘植’而‘踰’之，上材‘弗’易，勢施異也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571／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514

58

助祭者得嘗，救鬥者得傷，蔽於不祥之木，為雷霆所撲。

‘佐’祭者得嘗，救鬥者得傷，‘蔭’不祥之木，為雷‘電’所撲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572／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515

59

日月欲明，浮雲蔽之，河水欲清，沙土穢之，叢蘭欲修，秋風敗之。

日月欲明，〔而〕浮雲‘蓋’之，‘蘭芷’欲‘脩’，〔而〕秋風敗之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572／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515

60

人性欲平，嗜欲害之，蒙塵而欲無昧，不可得潔。

……人之性無邪，久湛於俗則易。易而忘其本，合於若性。故日月欲明，浮雲蓋之；河水欲清，沙石穢之；人性欲平，嗜欲害之。唯聖人能遺物而反己。

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p.352／〈齊俗訓〉辨析，頁255

61

¹ “踰”字原作“逾”，據景宋本、朱弁注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黃金龜紐，賢者以為佩，土壤布地，能者以為富，故與弱者金玉，不如與之尺素。

黃金‘之璽’，賢者以為佩，土壤布〔在〕田，能者以為富，‘予拯’溺者金玉，不‘若尋常之纏’索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73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16

“弱”、“素”二字，〈說林訓〉作“溺”、“索”。俞樾云：“‘弱’當作‘溺’，‘素’當作‘索’。言人方溺水，雖與金玉而無用，不如一尺之索，可以攀援而至岸也。《淮南子》〈說林〉篇作‘予拯溺者金玉，不若尋常之纏索’，可證其義。舊注乃云：‘弱者，愚弱也，與之尺素或可保，與之金玉則為害。’殊非其義矣。”于大成云：“案：‘弱’之與‘溺’，‘素’之與‘索’，皆古字相通。”《淮南子》“予拯溺者金玉”句，王念孫云：“今本‘溺’上有‘拯’字，乃涉注文而衍。”植案：《文子》無“拯”字。此處與《文子》文字記述略異，資料來源似不同。

62

轂虛，而中立三十輻，各盡其力，使一‘輻’¹獨入，眾輻皆棄，何近遠之能至。

轂‘立’，‘三十輻各盡其力，不得相害’。使一輻獨入，眾輻皆棄，‘豈’能‘致千里哉’？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74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17

《淮南子》“轂立，三十輻各盡其力”兩句，《文子》作“轂虛而中立三十輻”，俞樾、蔣禮鴻認為《淮南子》脫“虛而中”三字，但《文子》文字似屬不同資料來源。

63

橘柚有鄉，萑葦有叢，獸同足者相從游，鳥同翼者相從翔。

橘柚有鄉，萑葦有叢。獸同足者相從遊，鳥同翼者相從翔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

¹ “輻”字原作“軸”，據景宋本、朱弁注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574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17

64

欲觀九州之地，足無千里之行，無政教之原，而欲為萬民上者難矣！

欲觀九州之‘土’，足無千里之行，心無政教之原，而欲為萬民上‘也’，難矣！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74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17

王叔岷云：“‘無正教之原’上，當據《淮南子》補‘心’字。‘足無千里之行，心無政教之原’，文正相耦。”

65

兇兇者獲，提提者射，故“大白若辱，廣德若不足。”

‘的的’者獲，提提者射，故“大白若辱，大德若不足。”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75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17

“兇兇”二字，徐靈府注曰：“兇兇，惡也”。《淮南子》“的的者獲”句，高誘注曰：“明也，為眾所見，故獲。”此句應符合下文引“大白若辱”兩句文意，“兇兇”二字恐誤，當作“的的”。“大白若辱”兩句，語出《老子》第四十二章。“廣德”二字，《淮南子》作“大德”，《莊子·寓言》作“盛德”。

66

君子有酒，小人鞭缶，雖不可好，亦可以醜。

君子有酒，‘鄙人’鼓缶，雖不‘見’好，亦‘不見’醜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76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19

“雖不可好”句，〈說林訓〉作“雖不見好”。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宋本‘見’作‘可’，與《文子》同。”

又，“亦可以醜”句，〈說林訓〉作“亦不見醜”，朱弁注本作“亦不見醜”。

此段《文子》似意謂：“君子拿出美酒，小人鞭打著瓦缶，雖然並非協調，但可比擬相類。”《淮南子》則似意謂：“君子拿出美酒，鄉人敲起瓦缶，雖然不見得協調，但也不見得乖違。”

67

人之性，便衣綿帛，或射之即被甲，為所不便，以得其便也。

人性便衣‘絲帛’，或射之則被〔鎧〕甲，為〔其〕所不便，以得所便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76／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19

陳觀樓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人便絲衣帛’當作‘便衣絲帛’。‘衣絲帛’與‘被鎧甲’相對。《文子》〈上德〉篇作‘衣棉帛’。”

68

三十輻共一轂，各直一鑿，不得相入，猶人臣各守其職也。

‘輻之入轂’，各‘值其’鑿，不得相‘通’，猶人臣各守其職，不得相干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76／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19

“三十輻共一轂”句，語出《老子》第十一章，〈說林訓〉作“輻之入轂”，《文子》此段似與解《老》傳承有關，《淮南子》引用。

69

善用人者，若蚡之足，衆而不相害，若舌之與齒，堅柔相磨而不相敗。

善用人者，若蚡之足，眾而不相害；若‘脣’之與齒，堅柔相摩而不相敗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76／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20

70

石生而堅，芷生而芳，少而有之，長而逾明。

石生而堅，‘蘭’生而芳，少‘自其質’，長而‘愈’明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77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20

“少而有之”句，〈說林訓〉作“少自其質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少自其質’，‘自’當依劉本作‘有’，字之誤也。《文子》〈上德〉篇作‘少而有之，長而逾明’。”

71

扶之與提，謝之與讓，得之與失，諾之與已，相去千里。

扶之與提，謝之與讓，故之與先，諾之與已也，之與矣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77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20

此節見於〈說林訓〉文字，多有訛誤，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故之與先’本作‘得之與失’。……‘之與矣’三字，衍文也。……《文子》〈上德〉篇正作‘扶之與提，謝之與讓，得之與失，諾之與已，相去千里’，可據以訂正。”

72

再生者不獲，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。

再生者不獲，華‘大早’者不‘胥’時而落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77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21

“華太早者”句，“太早”二字，〈說林訓〉作“大早”。陳觀樓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‘大’與‘太’同。‘早’當爲‘早’，字之誤。再生者不獲，以其不及時也。華太早先落，以其先時也。《文子》〈上德〉篇：‘華太早者，不須霜而落。’”

73

汙其準，粉其頰，腐鼠在阼，燒薰於堂，入水而增濡，懷臭而求芳，雖善者不能為工。

汙準〔而〕粉其頰，腐鼠在‘壇’，燒薰於‘宮’，入水而‘憎’濡，懷臭而求芳，雖善者‘弗’能為工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77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21

“增”字，〈說林訓〉作“憎”，于大成云：“‘增’之與‘憎’，其聲同，可相通借。”

74

冬冰可折，夏木可結，時難得而易得失。木方盛，終日采之而復生，秋風下霜，一夕而零。

冬冰可折，夏木可結，時難得而易失。木方〔茂〕盛，終日‘採而不知’；秋風下霜，一夕而‘殫’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78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22

“時難得而易失”句，亦見於《文子·道原》，〈道原〉篇第九章曰：“故聖人不貴尺之璧，而貴寸之陰，時難得而易失。”

75

質的張而矢射集，林木茂而斧斤入，非或召之也，形勢之所致。

質的張而‘弓矢’集，林木茂而斧斤入，非或召之，形勢所致〔者〕也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79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24

“質的張而矢射集，林木茂而斧斤入”兩句，“矢射”，〈說林訓〉作“弓矢”。《荀子·勸學》曰：“是故質的張，而弓矢至焉；林木茂，而斧斤至焉，樹成蔭，而眾鳥息焉。醯酸，而蚋聚焉。”“弓矢”與“斧斤”相耦，《文子》有誤。

76

乳犬之噬虎，伏雞之搏狸，恩之所加，不量其力。

乳犬之噬虎〔也〕，伏雞之搏狸〔也〕，恩之所加，不量其力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64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05

77

夫待利而登溺者，必將以利溺之¹矣。

待利而〔後〕‘拯’溺‘人’，〔亦〕必以利溺‘人’矣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79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24

“登溺者”三字，〈說林訓〉作“拯溺者”。于大成云：“案：《說文·手部》：‘拯，上舉也。出休爲拯。从手，丞聲。撻，拯或从登。’撻，从登聲，是登與拯同也，二字古韻蒸部字。……是‘丞、登皆有上進之意’。《漢書·司馬相如傳》下‘夫拯民於沈溺’，顏注云：‘拯，升也’，《淮南·汜論訓》‘則捫其髮而拯’，高注云：‘拯，升也。’《小爾雅·廣言》：‘登，升也。’……《淮南》作‘拯’，此自作‘登’，文異而誼同。”又，“必將以利溺之矣”句，〈說林訓〉作“亦必以利溺人矣”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以’字衍文。高注曰：‘利逆人者，利人之逆，得其利也。’則其所據本無‘以’字。”植案：二書文字，似屬不同文本。

78

舟能浮能沈，愚者不知足焉。驥驅之不進，引之不止，人君不以求道里。

〔驥〕驥驅之不進，引之不止，人君不以‘取’道里。舟能沈能浮，愚者不加足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79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24

“愚者不知足焉”句，“知”字，〈說林訓〉作“加”。徐靈府注曰：“唯審止足之分，庶免沈溺之惑。”“止足”即“不加足”，《文子》作“知足”，恐誤。

¹ “之”字，朱弁注本作“人”，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同。

79

水雖平，必有波，衡雖正，必有差，尺雖齊，必有危。非規矩不能定方圓，非準繩無以正曲直，用規矩者，亦有規矩之心。

水雖平，必有波；衡雖正，必有差；尺〔寸〕雖齊，必有‘詭’。非規矩不能定方圓，非準繩‘不能’正曲直；用規矩〔準繩〕者，亦有規矩〔準繩焉〕。

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82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28

“危”字，〈說林訓〉作“詭”，“危”、“詭”通。又，“用規矩者，亦有規矩之心”，〈說林訓〉兩“規矩”二字之前，均有“準繩”，《文子》恐均脫“準繩”二字，而〈說林訓〉“焉”下，似脫“之心”二字。

80

太山之高，倍而不見，秋毫之末，視之可察。

太山之高，‘背’而‘弗’見；秋毫之末，視之可察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582 /

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29

81

竹木有火，不鑽不熏，土中有水，不掘不出。

‘稿竹’有火，‘弗’鑽不‘難’；土中有水，‘弗’掘‘無泉’。《淮南子·

說林訓》p. 571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13

“不掘不出”句，〈說林訓〉作“弗掘無泉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弗掘無泉’，本作‘弗掘不出’，謂不掘則泉不出，非謂無泉也。後人改‘不出’為‘無泉’者，取其與‘難’字為韻耳。不知此四句以‘火’與‘水’隔句為韻，而鑽與難、掘與出，則於句中各自為韻。若云‘弗掘無泉’，則反失其韻矣。《太平御覽》〈火部〉二引此已誤。且泉及水也，既云‘土中有水’，則不得又言‘無泉’矣。《文子》〈上德〉篇正作‘土中有水，不掘不出’。”植案：王氏以用韻校改“無泉”二字，但〈上德〉篇似保留與〈說林訓〉不同資料。

82

矢之疾，不過二里，跬步不休，跛鼃千里，累土不止，丘山從成。

矢之疾，不過二里〔也〕；步之遲，百舍不休，千里可致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81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26

故跬步不休，跛鼃千里；累‘積’不‘輟’，‘可成丘阜’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83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30

此段似古時諺語，《荀子》曾引用，《荀子·修身》曰“故跬步而不休，跛鼃千里；累土而不輟，丘山崇成。”

又，“由”字，〈說林訓〉作“積”。于大成云：“《說文·土部》：‘由，塊也。塊，俗由字’，故《續義》釋音云：‘音塊，同義’。”植案：“跬步”與“累由”，正相對爲文，〈說林訓〉“積”字恐誤。

83

臨河欲魚，不若歸而織網。

臨河〔而〕‘羨’魚，不若歸‘家’織網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80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26

劉文典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白帖九十八》引‘歸家織網’，作‘退而結網’。”王叔岷云：“案：宋本‘不如’作‘不若’，《文子》同。《漢書·董仲書傳》‘歸家織網’，亦作‘退而織網’。”

84

弓先調而後求勁，馬先順而後求良，人先信而後求能。

弓先調而後求勁，馬先‘馴’而後求良，人先信而後求能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82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29

85

巧冶不能消¹木，良匠不能斲冰，物有不可，如之何君子不留意。

巧冶不能‘鑄’木，‘工巧’不能‘斲金’〔者，〕〔形性然也〕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83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30

“良匠不能斲冰”句，“良匠”二字，〈說林訓〉作“工巧”。孫詒讓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工巧’當作‘巧匠’。今本‘匠’訛爲‘工’，而文又倒，遂不可通。〈泰族訓〉云‘故良匠不能斲金，巧冶不能鑄木。’是其證。”〈上德〉篇作‘良匠’，與‘巧匠’義相近。

又，“冰”字，顧觀光云：“〈說林訓〉作‘金’。”于大成云：“作‘金’是也。《淮南》〈泰族訓〉亦云：‘良匠不能斲金。’”

86

使人無渡河可，使河無波不可。

使人無度河，可；中河使無度，不可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77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21

此兩句仍爲古諺，《文子》意謂：可以使人不渡河，但不能使河無波濤。《淮南子》則意指“使人不渡河，是可以的，但人在河中時，不可使他不抵達岸上。二者意含不同。

87

無曰不辜，甌終不墮井矣。

‘毋’曰不‘辜’，甌終不墜井。抽簪招燐，有何爲驚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77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21

88

刺我行者，欲我交，咎我貨者，欲我市。

刺我行者，欲〔與〕我交：‘咎’我貨者，欲〔與〕我布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

¹ “消”字，朱弁注本作“銷”，“消”通“銷”。

579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24

89

行一棋不足以見知，彈一弦不足以為悲。

行一棋不足以見‘智’，彈一弦不足以‘見’悲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67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08

90

今有一炭然，掇之爛指，〔相近也，〕萬石俱熏，去之十步而不死，同氣而異積也。

一膊炭燬，掇之則爛指，萬石俱燬，去之十步而不死，同氣異積也。大勇小勇，有似於此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71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14

于大成云：“聚珍續義本無‘相近也’三字，與《淮南子》同。疑此三字是注文，後人傳鈔，闌入正文。”

91

有榮華者，必有愁悴，上有羅紈，下必有麻紼。

有榮華者必有憔悴，有羅紈者必有麻紼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82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28

92

木大者根瞿，山高者基扶。

木大者根瞿，山高者基扶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p. 585 / 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32

6-4

〔老子曰：〕

鼓不藏聲，故能有聲，鏡不沒形，故能有形；金石有聲，不動不鳴，管簫有音，不吹無聲；是以聖人內藏，不為物唱，事來而制，物至而應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鼓不‘滅於’聲，故能有聲；鏡不沒〔於〕形，故能有形。金石有聲，‘弗叩弗’鳴；管簫有音，‘弗’吹無聲。聖人內藏，不為物〔先〕倡，事來而制，物至而應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p. 477-478／〈詮言訓〉辨析，頁 410

【探析與說明】

此章可分為兩個部份，第一部份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，似屬“文子外編”資料。第二部份，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

“金石有聲，弗叩弗鳴”兩句，出自《莊子·天地》，〈天地〉篇曰：“夫道，淵乎其居也，濔乎其清也。金石不得，無以鳴。故金石有聲，不考不鳴。”

又，“鼓不藏聲”段：首四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鼓不滅於聲，故能有聲；鏡不沒於形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滅’當作‘臧’‘沒’當‘設’。皆字之誤。‘臧’，古‘藏’字。鼓本無聲，擊之而後有聲；鏡本無形，物來而後有形，故曰‘鼓不藏於聲’，‘鏡不設於形’。作‘滅’、作‘沒’，則義不可通矣。《文選》〈演連珠〉注引此，作‘鏡不設形，故能有形’，《文子》〈上德〉篇作‘鼓不藏聲，故能有聲；鏡不設形，故能有形’，是其證。”

又，“不為物唱”句，〈詮言訓〉作“不為物先唱”。俞樾云：“‘先’字衍文。‘先’即‘唱’也。言‘唱’不必言‘先’。《文子》〈上德〉篇正作‘不為物唱’，無‘先’字。”

*

〔天行不已，終而復始，故能長久，輪‘復’¹其所轉，故能致遠，天行一不差，故無過矣。

天氣下，地氣上，陰陽交通，萬物齊同，君子用事，小人消亡，天地之道也。

天氣不下，地氣不上，陰陽不通，萬物不昌，小人得勢，君子消亡，五穀不植，道德內藏。

天之道，裒多益寡²，地之道，損高益下，鬼神之道，驕溢與下，人之道，多者不與，聖人之道，卑而莫能上也。

天明日明，而後能照四方，君明臣明，域中乃安，域有四明，乃能長久，明其施明者，明其化也。

天道為文，地道為理，一為之和，時為之使，以成萬物，命之曰道。

大道坦坦，去身不遠，修之於身，其德乃真，修之於物，其德不絕。

天覆萬物，施其德而養之，與而不取，故精神歸焉；與而不取者，上德也，是以有德。

高莫高於天也，下莫下於澤也，天高澤下，聖人法之，尊卑有敘，天下定矣。

地載³萬物而長之，與而取之，故骨髓歸焉；與而取者，下德也，“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”

¹ “復”字原作“得”，據景宋本、朱弁注本改。

² “裒多益寡”四字，景宋本作“損盈而益寡”，朱弁注本作“損盈益寡”。

³ “載”字，朱弁注本作“澤”。

地承天，故定寧，地定寧，萬物形，地廣厚，萬物聚，定寧無不載，廣厚無不容，地勢深厚，水泉入聚，地道方廣，故能久長，聖人法之，德無不容。

陰難陽，萬物昌，陽復¹陰，萬物湛，物昌無不贍也，物湛無不樂也，物樂則無不治矣。

陰害物，陽自屈，陰進陽退，小人得勢，君子避害，天道然也。陽氣動，萬物緩而得其所，是以聖人順陽道。夫順物者，物亦順之，逆物者，物亦逆之，故不失物之情性。

滂澤盈，萬物節成，滂澤枯，萬物‘無節養’²，故雨澤不行，天下荒亡。陽上而復下，故為萬物主，不長有，故能終而復始，終而復始，故能長久，能長久，故為天下母。

陽氣畜而後能施，陰氣積而後能化，未有不畜積而後能化者也，故聖人慎所積。

陽滅陰，萬物肥，陰滅陽，萬物衰，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，尚陰道則天下亡。陽不下陰，則萬物不成，君不下臣，德化不行，故君下臣則聰³明，不下臣則闇聾。

日出於地，萬物蕃息，王公居民上，以明道德，日入於地，萬物休息，小人居民上，萬物逃匿。

雷之動也萬物啓，雨之潤也萬物解，大人施行，有似於此，陰陽之動有常節，大人之動不極物。

¹ “復”字，朱弁注本作“消”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服”。

² “無節養”三字原作“莠”，據景宋本改。朱弁注本作“無節葉”。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節莠”。

³ “聰”字，朱弁注本作“聽”。

雷動地，萬物緩，風搖樹，草木‘散’¹，大人去惡就善，民不遠徙，故民有去就也，去尤甚，就少愈。

風不動，火不出，大人不言，小人無述，火之出也必待薪，大人之言必有信，有信而真，何往不成。

河水深，壤在山，丘陵高，下入淵，陽氣盛，變為陰，陰氣盛，變為陽，故欲不可盈，樂不可極。

忿無惡言，怒無作色，是謂計得。

火上炎，水下流，聖人之道，以類相求。聖人俛²陽天下和同，俛陰天下溺沈。〕

【探析與說明】

此段文字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據陳鼓應研究，似屬古本《文子》保存珍貴解《易》資料，與劉安門客解《易》之事有關。但其中也有文子學派部份解《老》文字殘文。

經陳先生同意，謹將其所著〈論《文子·上德》的易傳特色〉³一文主要內容摘錄如下：

（1）泰卦 ䷊ 下乾上坤

《象傳》：天地交而萬物通也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。內陽而外陰，內健而外順，內君子而外小人。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消也。

《象傳》：天地交，泰。後以財成天地之道，輔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。

¹ “散”字原作“敗”，據朱弁注本改。

² “俛”字，朱弁注本作“依”，徐靈府注：“俛，音依。”

³ 參閱陳鼓應〈論《文子·上德》的易傳特色〉，收入《文子與道家思想發展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台灣輔仁大學主辦，1996年1月。

《上德》：天氣下，地氣上，陰陽交通，萬物齊同。君子用事，小人消亡，天地之道也。

《上德》解釋《泰卦》，在思維方式上與《象傳》相同，即以天道推衍人事，這是黃老道家所習用的思維方式。“天氣下，地氣上”，這明顯是說《泰》卦。《泰》卦是上坤下乾，乾表天，坤表地，可見《上德》“天氣下”、“地氣上”合於《泰》卦卦象。“陰陽交通，萬物齊同”，這和莊子思想相合。“陰陽交通”，（見於《莊子·田子方》），“萬物齊同”就是莊子齊物論的思想。《上德》另有一處也是解釋《泰》卦：“陰難陽，萬物昌，陽復陰，萬物湛，物昌無不贍也，物湛無不樂也，物樂則無不治矣。”這很明顯地表達了“尚陽”的思想，而與《象傳》一致、《文子》的“尚陽”思想非常突出，尤其是《上德》篇，最顯著的話題是說：“陽滅陰，萬物肥，陰滅陽，萬物衰，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，尚陰道則天下亡。”其實，這種“貴陽賤陰”的觀念正是黃老學派的特點，與老子迥異。“貴陽賤陰”的思想，最早見於馬王堆帛書《黃帝四經》的《稱》篇。此外，還見於稷下道家作品《管子》書中的《樞言》篇。

（2）否卦 ䷋ 下坤上乾

《象傳》：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，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。內陰而外陽，內柔而外剛，內小人而外君子。小人道長，君子道消也。

《象傳》：天地不交，否。君子以儉德避難，不可榮以祿。

《上德》：天氣不下，地氣不上，陰陽不通，萬物不昌。小人得勢，君子消亡，五谷不植，道德內藏。

《上德》篇對《泰》卦與《否》卦的解釋，在思想內容上與《象傳》相一致。《上德》另有一處解釋《否》卦：“陰害物，陽自屈，陰進陽退，小人得勢，君子避害，天道然也。”此處“避害”與《象傳》“避難”相應。

（3）謙卦 ䷎ 下艮上坤

《象傳》：天道下濟而光明，地道卑而上行。天道虧盈而益謙，地道變盈而充謙，鬼神害盈而福謙，人道惡盈而好謙。謙尊而光，卑而不可逾，君子之終也。

《象傳》：地中有山，謙。君子以裒多益寡，稱物平施。

《上德》：天之道裒多益寡，地之道損高益下，鬼神之道驕溢與下，人之道多者不與，聖人之道卑而不可上也。《上德》與《象傳》、《象傳》文字基本一致，《上德》則更以老義釋易。《老子》77章：“天之道，損有餘而補不足。人之道則不然，損不足以奉有餘。”這種“損多益寡”的思想的《象傳》、《象傳》和《上德》之所本。而《文子》以“聖人之道”與“人道”對舉，這也合於《老子》的觀點。在哲學史上，天、地、人整體性的思考方式始於老子。《老子》25章就表達了天、地、人統一於自然之道的思想。《易傳》的“三極之道”或“三才之道”淵源於老子，但它更可能是直接稟承於稷下道家。如稷下道家最重要的代表作《管子》的《內業》篇便說“天出其精，地出其形，合此以為人”，還說“天主正，地主平，人主安靜”，這正是《易傳》的“三極之道”之所本。不過，《象傳》和《上德》篇出現天、地、人、鬼神四者並舉，這是老莊及孔孟諸子所沒有的，只有在黃老學派中才出現。稷下學派的《管子·樞言》中便有“天以時使，地以材使，人以德使，鬼神以祥使”之說，而它最早則見於帛書《黃帝四經》，如“聖【人】舉事也，合於天地，順於民，羊（祥）於鬼神”、“知此道，地且（宜）天，鬼且（宜）人”（《十大經·前道》），又說“天有恒干，地有恒常，與民共事，與神同【光】”（《十大經·行守》）。

（4）豫卦 ䷏ 下坤上震

《象傳》：聖人以順動，則刑罰清而民服。

《象傳》：雷出地奮，豫。先王以作樂崇德。

《上德》：雷動地，萬物緩……大人去惡就善，民不遠徙；民不遠徙，故民有去就。

“雷動地”與《象傳》同，這是以卦象為說。《豫》卦是下坤上震之象，坤為地，震為雷，所以說“雷動地”。“雷動地”意指春陽萌動，所以說“萬物緩”。“緩”可以有兩種解釋，一是蘇緩、復蘇，陽氣萌動而萬物復蘇；二是寬緩，順陽而動，故刑法寬廣。“去惡就善”就是《彖》、《象》所說的“輕刑崇德”，故百姓歸服而不遠徙。“民不遠徙”顯然是以老解易（《老子》81章：“使民重死而不遠徙”）。《上德》還說：“陽氣動，萬物緩……是以聖人順陽道”，“陰主殺罰，陽主生賞”。坤為順，震為陽卦，為動。《彖》、《象》所說“以順動”、“刑罰輕”、“作樂崇德”，均是《上德》“順陽道”的意思。《象傳》“聖人以順動，則刑罰輕……”的思想和黃老學派有相承關係。帛書《黃帝四經》云：“順者，動也”（《經法·四度》）、“先德後刑，以順天”（《十大經·觀》），與《象傳》同義。《十大經·觀》：“春夏為德，秋冬為刑，先德後刑以養生”，這與《象傳》及《上德》的思想完全相合，由此也可見其以黃老釋易的傾向。而帛書《四經》這種“陰陽刑德、先德後刑”的思想觀念，在文化史上經《管子》、《呂氏春秋》及《春秋繁露》等重要著作的傳播，對秦漢以後的思想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。

（5）離卦 ䷄ 下離上離

《象傳》：日月麗乎天，百谷草木麗乎土。重明以麗乎正，乃化成天下。

《象傳》：明兩作，離。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。

《上德》：天明日明，而後能照四方；君明臣明，域中乃安。域有四明，乃能長久。明其施明者，明其化也。

這是依《離》卦的卦象而立論的。《離》卦由上下兩卦的“離”組成，“離”表“明”，《彖》說“重明”，《上德》與《象傳》一樣取象說。《上德》“域有四明”，或許與《老子》“域中有四大”相聯繫。不過，這裏是企求君臣能效法天日之明，這仍屬黃老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維方式。“君明臣明”，是希望君臣能象天日一樣普照四方，政績清明，洞察民間疾苦，只有政績清明才能使百姓安寧（“域中乃安”）。

(6) 坎卦 ䷜ 下坎上坎

《象傳》：習坎，重險也……水流而不盈……

《象傳》：水存至，習坎。君子以常德行，習教事。

《上德》：天道為文，地道為理，一為之和，時為之使，以成萬物，命之曰道。大道坦坦，去身不遠。修之於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於物，其德不絕。

這段文字是在說《坎》卦。《上德》所釋十餘卦基本是成對的，所以姑將之置於《離》卦下，以供參考。虞翻注《象》“天險地險，故曰重險”（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），《上德》也以天、地為說（“天道為文，地道為理”），或有相聯處。《象》釋“水流而不盈”合《老》義。《上德》“以成萬物”、“其德不絕”的“道”，可能就是《老子》“善利萬物”之“水”。《上德》這裏可能以《坎》卦來闡說《老子》“修之於身，其德乃真”。

(7) 乾卦 ䷀ 下乾上乾

《象傳》：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，乃統天。

《象傳》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

《上德》：天覆萬物，施其德而養之。與而不取，故精神歸焉；與而不取者，上德也；【上德不德】，是以有德。

《象傳》將《乾》、《坤》兩卦釋為“萬物資始”、“萬物資生”，其思想源於《老子》“道生之，德蓄之”。《上德》“天覆萬物，施其德而養之”合於老子的“德”義，為“道”之功能的體現。“予而不取”正是老子“給予”的道德精神（《老子》81章：“聖人不積，既以為人已愈有，既以與人己愈多”）。“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”，也是以老義釋易。“精神歸焉”與下文釋《坤》：“故骨骸歸焉”，兩見於《文子·九守》：“精神本乎天，骨骸根於地，精神入其門，骨骸反其根”、“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，骨骸者所稟於地也”。《象傳》此處以天行之健，推衍君子之自強不息。這也是黃老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維方式。“天行健”的概念或“自強不

息”的精神，乃是《老子》“周行而不殆”（25章）、“建（健）德若偷”（42章）的變文。《十大經·正亂》有言：“夫天行正信，日月不處，啟然不台（怠），以臨以下。”這種天行不怠之作為聖人以臨天下的一種精神指向，與“天行健（健），君子以自強不息”文義相合。馬王堆帛書《周易》的乾卦《大象》讀為“天行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”，“天行”為一個獨立的概念，它是先秦道家自然哲學的一個重要範疇，這個範疇幾乎全出現在黃老的作品中（如上引《十大經·正亂》，此外“天行”概念還出現在稷下道家作品《管子·白心》、《莊子·天道》、《刻意》中具有黃老思想色彩的段落中。《文子》使用“天行”概念見於《上德》和《九守》。《上德》云：“天行不已，終而復始”，與《象·蠱》“終則有始，天行也”文義相同。

（8）坤卦 ䷁ 下坤上坤

《象傳》：至哉坤元，萬物資生，乃順承天。坤厚載物，德合無疆。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。牝馬地類，行地無疆，柔順利貞。君子修行，先迷失道，後順得常。西南得朋，乃與類行；東北喪朋，乃終有慶。安貞之吉，應地無疆。

《象傳》：地執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

《上德》地載萬物而長之，與而取之，故骨骸歸焉；與而取者，下德也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地承天故定寧。地定乎，萬物形。地廣厚，萬物聚。定寧無不載，廣厚無不容。地勢深厚，水泉入聚。地道方廣，故能長久。《上德》承《彖》、《象》“厚載”之旨，並發揮定寧、寬容之義。“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”見於《老子》38章，此為以老釋易。而“水泉入聚”，則可能與《坤》卦最初與作“川”有關。

（9）晉卦 ䷢ 下坤上離

《象傳》：晉，進也，明出地上。

《象傳》：明出地上，晉。君子以自昭明德。

《上德》：日出於地，萬物蕃息。王公居民上，以明道德。

《上德》此處釋易，與《彖》、《象》傳一致。“日出於地”象徵萬物蓬勃向上；居於上位的王公，當“明道德”，這正是黃老所習用的由天道推衍人事的思維方式。

《上德》說“以明道德”，這與《莊子》思想相合。《莊子·天道》云：“古之明道者，先明天而道德次之；道德已明，而仁義次之”，《天地》云：“形非道不生，生非德不明。存形窮生，立德明道，非王德者邪。”這些文字當是屬於莊子學派中帶有黃老思想色彩的作者所為。

（10）明夷卦 ䷣ 下離上坤

《彖傳》：明入地中，明夷。內文明而外柔順，以蒙大難，文王以之。利艱貞，晦其明也。內難而外能正其志，箕子以之。

《象傳》：明入地中，明夷。君子以蒞眾，因晦而明。

《上德》：日入於地，萬物休息。小人居民上，萬物逃匿。

《上德》此處與《彖》、《象》相合。“日入於地”是以《明夷》卦的卦象為說。《明夷》卦是下離上坤，離表日，坤表地，所說“日入於地”。《上德》所謂“逃匿”，即《彖》、《象》所言“蒙難”、“用晦”之意。

（11）家人卦 ䷤ 下離上巽

《彖傳》：家人，女正位乎內，男正位乎外，男女正，天地之大義也。家人有嚴君焉，父母之謂也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，而家道正，正家而天下定矣。

《象傳》：風自火出，家人。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。

《上德》：風不動，火不出；大人不言，小人無述。火之出也必待薪，大人之言必有信。有信而真，何往不成。

《上德》與《象傳》之取象說相同，《家人》卦是上巽下離，離為

火，巽為風、為木，巽風動則離火出，離火出自巽木，所以《上德》說“風不動，火不出”，又云“火之出也必待薪”。“大人不言”即“風不動”，“小人無述”即“火不出”。至於“言必有信”，即《老子》8章“言善信”；“有信而真”，“真”、“信”相聯見於《老子》21章。強調言論的真信，正是老學的特點。

(12) 睽卦 ䷥ 下兌上離

《象傳》：火動而上，澤動而下……天地睽而其事同也，男女睽而其志通也，萬物睽而其事類也。睽之時用大矣哉。

《象傳》：上火下澤，睽。君子以同而異。

《上德》：火上炎，水下流，聖人之道，以類相求。聖人哀（依）陽天下和同，京（依）陽天下溺沉。《上德》與《象》、《象》對卦象解釋一致。《睽》卦是上離下兌，離表火，兌表澤，所以《上德》說：“火上炎，水下流。”在推衍卦象上，《象》、《象》偏重在求同存異，而《上德》則偏重於尚陽。道家內部在陰陽的偏向上有著不同的著重點，老子在陰陽相濟中尚陰，稷下道家及其黃老學派則在陰陽相濟中尚陽。

(13) 損卦 ䷨ 下兌上艮

《象傳》：損益盈虛，以時偕行。

《象傳》：山下有澤，損。君子以懲忿窒欲。

(14) 咸卦 ䷞ 下艮上兌

《象傳》：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

《象傳》：山上有澤，咸、君子以虛受人。

《上德》：“河水深，壤在山；丘陵高，下入淵。陽氣盛，變為陰；陰氣盛，變為陽。故欲不可盈，樂不可極。忿無惡言，怒無作色。是謂計得。”

《上德》將《損》卦與《咸》卦並列解說，很有特點。《上德》“河

水深，壤在山”謂艮山居兌澤上，此說《損》卦；，“丘陵高，下入淵”謂艮山由上居下，兌澤由下居上，此說《咸》卦。“陽氣盛，變為陰”，是說由《損》至《咸》、上九變為初六；“陰氣盛，變為陽”，是說由《咸》至《損》、上六變為初九。《上德》通過《損》、《咸》二卦的相互轉換（即艮、兌的上下易位），說明陰陽消長、盈虛變化，指出人道不可盈欲極樂，需要與時偕行、和悅於必，應當懲止忿怒、遏阻貪欲。

（15）履卦 ䷉ 下兌上乾

《象傳》：履帝位而不疚，光明也。

《象傳》：上天下澤，履。君子以辨上下，定民志。

《上德》：高莫高於天也，下莫下於澤也。天高澤下，聖人法之，尊卑有序，天下定矣。

《上德》“天高澤下”與《象傳》同，這是以卦象為說。《履》卦是下兌上乾，兌表澤，乾表天，所以說“天高澤下”。《正義》說：“君子法此履卦之象，以分辨上下尊卑，以定正民之志意，使尊卑有序也”，此解完全與《上德》一致。《上德》“天高澤下，聖人法之”正是黃老慣用的“推天道以明人事”的思維方式。“尊卑有序”亦正是黃老學派在社會立場上的特殊主張。“貴賤有序”的觀念屢見於帛書《黃帝四經》（如《經法·道法》宣稱：“貴賤有恒立（位）”，《君正》強調：“貴賤有別”，《十大經·果童》堅稱：“貴賤必謀”）。

（16）解卦 ䷧ 下坎上震

《象傳》：天地解而雷雨作，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。解之時大矣哉。

《象傳》：雷雨作，解。君子以赦過宥罪。

《上德》：雷之動也萬物啟，雨之潤也萬物解。大人施行，有似於此。陰陽之動有常節，大人之動不極物。

《上德》與《象》、《象》對卦象的解釋相同。《解》卦是下坎上

震，坎表雨，震表雷，所以說“雷之動”、“雨之潤”。《上德》謂雷動物萌、雨潤物生，由此天道而推衍人事，謂“大人施行，有似於此”。下文相同，由陰陽之有常度而推衍“大人之動不極物”，可見《文子》解易在思維方式上充分表現出黃老的特色。

6-5

〔老子曰：〕

積薄成厚，積卑成高，君子日汲汲以成輝，小人日快快以至辱，其消息也，雖未能見，故見善如不及，宿不善如不祥。

苟向善，雖過無怨，苟不向善，雖忠來惡，故怨人不如自怨，勉求諸人，不如求諸己。聲自召也，類自求也，名自命也，人自官也，無非己者，操銳以刺，操刃以擊，何怨於人，〔故君子慎其微。

“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”，和居中央。是以木實生於心，草實生於莢，卵胎生於中央，不卵不胎，生而須時。地平則水不流，輕重均則衡不傾，物之生化也，有感以然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積薄為厚，積卑為高，〔故〕君子日‘孳孳’以成輝，小人日‘快快’以至辱。其消息也，〔離朱〕‘弗’能見〔也〕。〔文王〕‘聞’善如不及，宿不善如不祥，非為日不足也，其憂尋推之也，故《詩》曰：“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”

懷情抱質，天弗能殺，地弗能埋也，聲揚天地之間，配日月之光，甘樂之者也。

苟‘鄉’善，雖過無怨；苟不‘鄉’善，雖忠來患。故怨人不如自怨，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。

聲自召也，‘貌’自‘示’也，名自命也，‘文’自官也，無非己者。操銳以刺，操刃以擊，何〔自〕怨‘乎’人？故管子文錦也，雖醜登廟；子產練染也，美而不尊。虛而能滿，淡而有味，被褐懷玉者。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，一心可以得百人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 326-327 / 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 218-220

【探析與說明】

此章可分為兩個部份。第一、二段，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，文中“君子”、“小人”對比，強調“慎微”的思想，與儒家思想相近。第三段，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闡釋《老子》“沖氣為和”觀念，與解《老》傳承有關。篇此章似屬文子學派資料，《淮南子》引用並加以申論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積薄成厚”段：《論語·季氏》：“孔子曰：‘見善如不及，見不善如探湯。吾見其人矣，吾聞其語矣。隱居以求其志，行義以達其道。吾聞其語矣，未見其人也。’”《文子》“故見善如不及”兩句，或取自《論語》。

又，“宿不善如不祥”句，〈淮南子〉同。向宗魯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宿不善’當作‘宿善’。……《墨子》〈公孟〉篇曰：‘吾聞之曰，宿善如不祥。’《說苑》〈政理〉篇曰：‘太公曰，宿善如不祥。’皆其明證。”

又，“其消息也，雖未能見”兩句，文意不完，〈繆稱訓〉作“其消息也，離誅弗能見也。”《文子》“雖”字當誤，或字下有脫文。〈繆稱訓〉此處舉出“離誅”、“文王”事例。

第二、“苟向善”段：“求諸己”是儒家哲學的重要操持之一，如：“子曰：‘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。’”（《論語·衛靈公》）“孟子曰：‘……仁者如射：射者正己而後發；發而不中，不怨勝己者，反求諸己而已矣。’”（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）“孟子曰：‘愛人不親，反其仁；治人不治，反其智；禮人不答，反其敬。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諸己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。’”（《孟子·離婁上》）“射者，仁之道也。射求正諸己，己正然後發，發而不中，則不怨勝己者，反求諸己而已矣。”（《禮記·射義》）“不如求諸己”句，〈繆稱訓〉作“不如求諸己得也”，“得”字似衍。

又，“忠雖來惡”句，“惡”字，〈繆稱訓〉作“患”。何寧云：“‘患’字疑當爲‘惡’，形近而訛。上文云：‘凡行戴情，雖過無怨；不戴其情，雖忠來惡。’《文子》〈上德〉篇作‘苟不鄉善，雖忠來惡’，是其證。”

又，“名自命也”是先秦道家承襲《老子》“自然”觀念，所形成的重要思想發展，如《韓非子》曰：“用一之道，以名爲首。名正物定，名倚物徙。故聖人執一以靜，使名自命，令事自定。”（《韓非子·揚權》）“道者，萬物之始，是非之紀也。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，治紀以知善敗之端。故虛靜以待令，令名自命也，令事自定也。”（《韓非子·主道》）《管子·白心》曰：“是以聖人之治也，靜身以待之，物至而名自治之。正名自治之，奇名自廢（原作“奇身名廢”，據《管子集校》改。）。名正法備，則聖人無事。”《黃帝四經·道法》亦曰：“凡事無小大，物自爲舍。逆順死生，物自爲名。名形已定，物自爲正。”此節資料又似與子思思想有關，楊樹達曰：“《中論·貴驗》篇引子思文略同。”《文子》此段極可能是文子學派的思想資料，此一學派主要的發展，或許就在三晉地區，或曾影響《韓非子》。

又，“類相求也”、“人自官也”兩句，〈繆稱訓〉作“貌自示也”、“文自官也”，此處“聲、貌、名、文”分別指“聲音、容貌、名聲、文采”，《文子》作“人”恐誤。“故君子慎其微”句，〈繆稱訓〉無。黃以周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徐幹《中論》〈貴驗〉篇云：‘事自名也，聲自呼也，貌自眩也，物自處也，人自官也，無非己者。’兩文各有誤字。……‘文自官’當依《中論》做‘人自官’爲是。”何寧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文子》〈上德〉篇亦作‘人自官’。”

第三、“萬物負陰而抱陽”段：此段文字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“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爲和”兩句，出自《老子》第四十二章，此兩句已見於《文子·九守》第一章。全段內容近於〈九守〉篇第一、二兩章，恐原爲該處文字。全段發揮“和居中央”之義，似屬解《老》資料殘文。

6-6

〔老子曰：〕

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，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，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。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，有隱行者必有昭名，樹黍者不穫稷，樹怨者無報德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聖王布德施惠，非求其報於百姓也；郊望禘嘗，非求於鬼神也。山致其高而雲起焉，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，君子致其道而‘福祿歸’焉。

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，有陰行者必有昭名。古者溝防不脩，水爲民害，禹鑿龍門，辟伊闕，平治水土，使民得陸處。百姓不親，五品不慎，契教以君臣之義，父子之親，夫妻之辨，長幼之序，田野不脩，民食不足，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著，糞土種穀，令百姓家給人足。故三后之後，無不王者，有陰德也。周室衰，禮義廢，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，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，有隱行也。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亡，智伯侵地而滅，商鞅支解，李斯車裂，三代種德而王，齊桓繼絕而霸。〔故〕樹黍者不穫稷，樹怨者無報德。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p. 596-597 / 〈人間訓〉

辨析，頁 548-549

【探析與說明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，似均屬古時諺語，輯入“文子外編”。〈人間訓〉引用並加以闡發。

“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”三句，《荀子》似亦引用，〈勸學〉篇曰：“積土成山，風雨興焉；積水成淵，蛟龍生焉；積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聖心備焉。”另《論衡·龍虛》記述曰：“傳曰：山致其高，雲雨起焉。水致其深，蛟龍生焉。”〈人間訓〉“雲”下無“雨”字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雲’下脫‘雨’字。‘雲雨’、‘蛟龍’相對爲文。《太平御覽》〈鱗介部〉二引此，正作‘雲雨起焉’。”

又，“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”四句，文意與三句相承接，《淮南子》則引述並加以申論，但文意不全，似有脫文。“隱行”二字，〈人間訓〉作“陰行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陰行’本作‘隱行’，此涉上文‘陰德’而誤也。

‘陰’與‘陽’相對，‘隱’與‘昭’相對。今本‘隱’作‘陰’，則非其指矣。”

七 〈微明〉篇探析

“微明”一詞見於《老子》。《老子》第三十六章曰：“將欲歛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；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；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，是謂微明。柔弱勝剛強。魚不可脫於淵，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”《老子》此章藉“將欲歛之”等句，反向說明“剛強”之弊，其主旨在強調“柔弱勝剛強”，並稱此種辯證性的領會為“微明”。“柔弱之所以能勝剛強”是以本源復歸的涵藏，來映照天下萬物運作的本然，也就是“道之用”。所以，《韓非子·喻老》解釋此章之義曰：“起事於無形，而要大功於天下，是謂微明。”

先秦其他典籍並未出現“微明”的觀念，它確實是道家或後來道教傳承中使用的語詞。徐靈府注曰：“道周象外，謂之微，德隱冥中，謂之明。是知非微無以究其宗，非明無以契其旨，微明之義，體用而然也。”此種義理，與本篇資料內容，並無直接關係。全篇僅第二章有“微言”一詞，也與“微明”的意含有所不同。我們仍認為，〈微明〉篇的篇目，與其內容的整理，同樣為道士所為。

〈微明〉篇可分為十九章，其中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七章，與第十九章部份文字，見於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。二者在資料上，應當有密切的關係。基本上，它們極可能屬於先秦解《老》的資料。第五、六兩章見於〈繆稱訓〉，第八章，見於〈人間訓〉，第九章見於〈汜論訓〉，第十章見於〈人間訓〉，第十一章，見於〈主術訓〉，第十二章見於〈繆稱訓〉，第十三章則分別見於〈人間訓〉、〈俶真訓〉與〈繆稱訓〉，第十四、十五兩章，見於〈人間訓〉，第十六、十七兩章，見於〈繆稱訓〉，第十九章有大段不見於《淮南子》的解《老》資料，與“中黃子”資料的殘文。而以“昔者中黃子曰”形式載錄的資料，論述人品的區分，其中“聖人”與“真人”之辨的部份文字見於《淮南子》，這些資料可能以“文子外編”樣式，保留在《淮南子》別本中，後竄入《文子》。

7-1

〔老子曰：〕

道可以弱，可以強，可以柔，可以剛，可以陰，可以陽，可以幽，可以明，可以包裹天地，可以應待無方。

知之淺，不知之深；知之外，不知之內；知之粗，不知之精；知之乃不知，不知乃知之。孰知知之為不知，不知之為知乎！

夫道不可聞，聞而非也；道不可見，見而非也；道不可言，言而非也。孰知形之不形者乎！

故“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，斯不善矣！”“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”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太清問於無窮曰：“子知道乎？”無窮曰：“吾弗知也。”又問於無為曰：“子知道乎？”無為曰：“吾知道。”“子之知道亦有數乎？”無為曰：“吾知道有數。”曰：“其數奈何？”無為曰：“吾知道之可以弱，可以強；可以柔，可以剛；可以陰，可以陽；可以‘竊’，可以明；可以包裹天地，可以應待無方。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。”

太清又問於無始曰：“鄉者，吾問道於無窮，無窮曰：‘吾弗知之。’又問於無為，無為曰：‘吾知道’曰：‘子之知道。亦有數乎？’無為曰：‘吾知道有數。’曰：‘其數奈何？’無為曰：‘吾知道之可以弱，可以強；可以柔，可以剛；可以陰，可以陽；可以竊，可以明；可以包裹天地，可以應待無方。吾所以知道之數也。’若是，則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，孰是孰非？”無始曰：“{‘弗’知之深，而知之淺。‘弗’知內，而知之外。‘弗’知精，而知之粗。}”太清仰而歎曰：“然則{不知乃知〔邪〕？知乃不知〔邪〕？}孰知知之為‘弗’知？‘弗’知之為知‘邪’？”無始曰：“道不可聞，聞而非也。道不可見，見而非也。道不可言，言而非也。孰知〔形〕形之不形者乎！”故老子曰：“天下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也。”故“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”也。

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p. 378-9 / 〈道應訓〉辨析，頁 287-288

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：“子知道乎？”無窮曰：“吾不知。”又問乎無爲。無爲曰：“吾知道。”曰：“子之知道，亦有數乎？”曰：“有。”曰：“其數若何？”無爲曰：“吾知道之可以貴，可以賤，可以約，可以散，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。”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：“若是，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，孰是而孰非乎？”無始曰：“不知深矣，知之淺矣；弗知內矣，知之外矣。”於是泰清中而歎曰：“弗知乃知乎！知乃不知乎！孰知不知之知？”無始曰：“道不可聞，聞而非也；道不可見，見而非也；道不可言，言而非也。知形形之不形乎！道不當名。”無始曰：“有問道而應之者，不知道也。雖問道者，亦未聞道。道無問，問無應。無問問之，是問窮也；無應應之，是無內也。以無內待問窮，若是者，外不觀乎宇宙，內不知乎大初，是以不過乎崑崙，不遊乎太虛。”《莊子·知北遊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與《莊子·知北遊》。全章解喻《老子》兩處經文。“天下皆知善知爲善，斯不善也”兩句，出自《老子》第二章，“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”兩句，出自第五十六章。《淮南子》此處直接取材《莊子》“太清問於無窮”寓言。《莊子·知北遊》中多處引用《老子》經文¹，應與《老子》解經傳承相近。《文子》此章具解《老》資料形式，但其中兩處“孰知知之爲不知者乎”、“孰知形知不行者乎”具有問答體下的表述性質，全章極似摘引〈道應訓〉扼要內容。本篇第一至第四章、第七章與第十九章部份文字，均見於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，同時均具此種文體形式。此事恐與“文子外編”記載的方式有關。“文子外編”與《淮南子》各有解《老》資料來源，此章似“文子外編”殘文竄入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¹ 如：故曰：“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禮者，道之華而亂之首也。”（語出第三十八章）；故曰：“爲道者日損，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，無爲而無不爲也。”（語出第四十八章）；“視之而不見，聽之而不聞，搏之而不得也。”（語出第十四章）

第一、“道可以弱”段：〈道應訓〉分別問於“無窮”與“無爲”，而無爲曰：“吾知道之可以弱，可以強；可以柔，可以剛；可以陰，可以陽；可以窳，可以明；可以包裹天地，可以應待無方。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。”《莊子》僅作：“吾知道之可以貴，可以賤，可以約，可以散，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。”〈道應訓〉似申述發展《莊子》的文意。

又，“可以幽”句，〈道應訓〉作“可以窳”，俞樾《淮南子》云：“窳讀爲幽，故與明相對。”王叔岷云：“案：《文子》〈微明〉篇‘窳’正作‘幽’，可證俞說。”

第二、“知之淺”段：〈道應訓〉問於“無始”時，重述與“無窮”、“無爲”問答的內容。《莊子》則僅作“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。”《莊子》文意簡略。“知之淺，不知之深；知之外，不知之內；知之粗，不知之精”六句，爲“無始”的回答，而“知之乃不知，不知乃知之。孰知知之爲不知，不知之爲知乎”四句，〈道應訓〉爲“太清仰而歎曰”的內容。〈道應訓〉、《莊子》文字相近，句序相同，而與《文子》略異。

第三、“夫道不可聞”段：此段〈道應訓〉爲“無始”回答的內容，《莊子》同。“孰知形形之不形者乎”句後，《莊子》曰：“道不當名”，並接下有“無始曰：有問道而應之者，不知道也。雖問道者，亦未聞道。道無問，問無應。無問問之，是問窮也；無應應之，是無內也。以無內待問窮，若是者，外不觀乎宇宙，內不知乎大初，是以不過乎崑崙，不遊乎太虛。。”《莊子》此處似不應兩次“無始曰”並列，恐有脫文或錯簡。〈道應訓〉此句之後作“故老子曰：‘天下皆知善之爲善，斯不善也’。故‘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也。’”此兩引《老子》經文意含，與《莊子》“道不當名”相通。《文子》與〈道應訓〉此處解《老》文字，似與《莊子·知北游》資料的傳承有關。

又，“孰知形之不形者乎”句，〈道應訓〉與《淮南子》“形之”均作“形形之”，《文子》脫一“形”字。王叔岷校《文子》云：“此當作‘孰知形形知不形者乎’。脫一‘形’字，則義不可通。”

7-2

文子問曰：人可以微言乎？

老子曰：何為不可。唯知言之謂乎？夫知言之謂者，不以言言也。爭魚者濡，逐獸者趨，非樂之也。故至言去言，至為去為，淺知之人，所爭者末矣。“言有宗，事有君，夫‘唯’¹無知，是以不吾知。”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{白公問於孔子}曰：“人可以微言？孔子不應。白公曰：“若以石投水中，何如？”曰：“吳、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。”曰：“若以水投水，何如？”孔子曰：“蓄、澠之水合，易牙嘗而知之。”白公曰：“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？”{孔子}曰：“何‘謂’不可！唯知言之謂〔者〕乎！夫知言之謂者，不以言言也。爭魚者濡，逐獸者趨，非樂之也。故至言去言，至為無為。〔夫〕淺知之所爭者，末矣！”白公不得也，故死於浴室。故老子曰：“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夫唯無知，是以不吾知也。”白公之謂也。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p. 379-380 / 〈道應訊〉

辨析，頁 289-290

白公問於孔子曰：“人可與微言乎？”孔子不應。白公曰：“若以石投水奚若？”孔子曰：“沒人能取之。”白公曰：“若以水投水奚若？”孔子曰：“溜、澠之合者，易牙嘗而知之。”白公曰：“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？”孔子曰：“胡為不可？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。”白公弗得也。知謂則不以言矣。言者，謂之屬也。求魚者濡，爭獸者趨，非樂之也。故至言去言，至為無為。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。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。《呂氏春秋·精諭》

白公問孔子曰：“人可與微言乎？”孔子不應。白公問曰：“若以石投水，何如？”孔子曰：“吳之善沒者能取之。”曰：“若以水投水，何如？”孔子

¹ “為”字原作“爲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曰：“淄澠之合，易牙嘗而知之。”白公曰：“人故不可與微言乎？”孔子曰：“何爲不可？唯知言之謂者乎！夫知言之謂者，不以言言也。爭魚者濡，逐獸者趨，非樂之也。故至言去言，至爲無爲。夫淺知之所爭者，末矣。”白公不得已，遂死於浴室。《列子·說符》

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，每旦之海上，從漚鳥游。漚鳥之至者，百住而不止。其父曰：“吾聞漚鳥皆從汝游，汝取來，吾玩之。”明日之海上，漚鳥舞而不下也。故曰：至言去言，至爲無爲。齊智之所知，則淺矣。《列子·黃帝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爲問答體，與竹簡《文子》體例同，《文子》全書分章幾均以“老子曰”記載，出現此種提問形式者，值得特別注意。文子問“微言”之意含，魏啓鵬曰：“‘微言’典出《逸周書·大戒》周公引武王之言：‘微言人心，夙喻動眾。’朱右曾校釋：‘微言，微渺之言。人心，入人深也。夙喻，以身率之，不待言而喻也。’《文子》即以微言爲‘不以言言’的知言。”¹據魏先生說法，此章表現晉學特徵，強調謹於禍福的思想。此類資料，《文子》中出現多次，《文子·上德》第六章即曰“君子慎其微。”在竹簡《文子》殘文中也有所見，如：“而知擇道。知者見禍福”（編號 1200 簡）、“□〔而〕□□□〔不生，禍亂不起，〕”（編號 0674 簡）²、“〔禍（禍）福。〕平〕王曰：‘何謂禍（禍）福。〕〔曰：〕’”（編號 2444 簡）³、“禍（禍）福得失之樞，而（編號 0204 簡）”、“〔者，□得失之胃（謂）也，故斯人得失者，〕”（編號 0984 簡）⁴、“〔□□〕理，則禍〔亂不起。〕”（編號 2485 簡）⁵。“微言”觀念原應是嚴肅的哲學探討課題，但在上引《呂氏春秋》等書中，卻顯示一般平常的意含。高誘注曰：“微言，陰謀密事也”，指白公勝欲殺楚子西、子期，而問孔子關於“不言之謀”是否可行之事。因此，從今本《文子·微明》篇此章文意來看，它當與《淮南子》文字有關，與晉學“微言”的觀念關係不大。就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與《呂氏春秋》兩處資料比較，〈道應訓〉當取自後者，並加以改動，以解證《老子》經文。今本〈微明〉此章資料當屬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，但其問答體例，似編輯今本《文

¹ 魏啓鵬，〈文子學術探微〉。

子》者將竄入其中“孔子與白公”的對話附加於“微言”殘句之上，並改竄為“文子問老子答”。

又，“唯知言之謂乎”句，“唯”字，〈道應訓〉作“誰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誰’當為‘唯’，字之誤。《列子》〈說符〉篇作‘唯知言之謂者乎’，《文子》〈微明〉篇同。”

又，“至為去為”句，于大成¹云：“《呂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列子》〈說符〉篇‘去為’併作‘無為’，《列子》〈黃帝〉篇有此文，亦作‘無為’。唯《莊子》〈知北游〉篇作‘去為’。”

7-3

〔文子問曰：〕為國亦有法乎？

〔老子曰：〕今夫挽車者，前呼邪軋，後亦應之，此挽車勸力之歌也。雖鄭衛胡楚之音，不若此之義也。治國有禮，不在文辯。
“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”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惠子為惠王為國法，已成而示諸先生，先生皆善之。奏之惠王，惠王甚說之，以示翟煎，曰：“善！”惠王曰：“善，可行乎？”翟煎曰：“不可。”惠王曰：“善而不可行，何也？”翟煎對曰：“今夫‘舉大木’者，前呼邪‘許’，後亦應之，此‘舉重’勸力之歌也。〔豈無〕鄭、衛激楚之音〔哉〕？然而不用者，不若此‘其宜’也。治國有禮，不在文辯”。故老子曰：“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”此之謂也。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p. 380-381 / 〈道應訓〉辨析，頁 290-291

惠子為魏惠王為法，為法已成。以示諸民人，民人皆善之。獻之惠王，惠

¹ 于大成，〈文子微明校釋〉，文史哲學報第二十五期 1976 年，台北。後引同書不標明出處。

王善之，以示翟翦。翟翦曰：“善也。”惠王曰：“可行邪？”翟翦曰：“不可。”惠王曰：“善而不可行，何故？”翟翦對曰：“今舉大木者，前乎輿譟，後亦應之。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，豈無鄭、衛之音哉？然不若此其宜也。夫國亦木之大者也。”《呂氏春秋·淫辭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。〈道應訓〉此章取材自《呂氏春秋》，並用以解證《老子》經文。《文子》此處文字雖與《淮南子》相近，但其中義理，卻有相當出入，似分屬不同解《老》資料。“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”兩句，出自《老子》第五十七章。此兩句《老子》經文，與王弼注本同，而帛書《老子》作“□物茲（滋）彰，而盜賊□□”，郭店竹簡《老子》作“法勿（物）慈（滋）章（彰），覩（盜）惻（賊）多又（有）”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文子問曰”段：“爲國亦有法”句，〈道應訓〉作“惠子爲惠王爲國法”，二者義理並不相同。《文子》此句在問“治國是否需要法”，意指治國是否應以法爲主。〈道應訓〉與《呂氏春秋》卻敘說惠子替惠王制定國法之事。

第二、“老子曰”段：“今夫挽車者，前呼邪軋，後亦應之，此挽車勸力之歌也。雖鄭衛胡楚之音，不若此之義也”等句，〈道應訓〉作“今夫舉大木者，前呼邪許，後亦應之，此舉重勸力之歌也。豈無鄭、衛激楚之音哉？然而不用者，不若此其宜也。”“胡楚”二字，〈道應訓〉作“鄭衛、激楚”，《呂氏春秋》作“鄭衛”。顧觀光校云：“‘胡楚’，當依〈道應訓〉作‘激楚’。”于大成云：“《藝文類聚》卷五十七引張衡〈七辯〉：‘結鄭衛之遺風，揚流哇而脈激楚’，皆‘鄭衛’與‘激楚’對舉，尤可證此文‘胡’釋‘激’之誤字。”植案：《釋名·釋言語》：“義，宜也。”《文子》“不若此之義”，意指事各有其所用。

又，“治國有禮，不在文辯”兩句，《文子》意謂：治國要立基在“禮”上，而不是仰賴法令制度的“文辯”。而〈道應訓〉則意指：治國需要禮，而

不在於法律的“文辯”。“文辯”一詞，二者意含不同。《文子》強調“以法爲治”爲“文辯”，〈道應訓〉則指“惠子所制定的法爲巧辯”，即前文“惠子爲惠王爲國法，已成而示諸先生，先生皆善之”所稱的“善”。

7-4

〔老子曰：〕

道無正而可以爲正，譬若山林而可以爲材。材不及山林，山林不及雲雨，雲雨不及陰陽，陰陽不及和，和不及道。道者，“所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也”。〔無達其意，〕天地之間，可以陶冶而變化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田駢以道術說齊王，王應之曰：“寡人所有，齊國也。道術難以除患，願聞國之政。”田駢對曰：“臣之言，無政而可以爲政。譬〔之〕若‘林木，無材’而可以爲材。願王察其所謂，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。〔雖無除其患害，天地之間，六合之內，可陶冶而變化也〕。齊國之政，何足問哉！”此老聃之〔所謂“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”〕者也。若王之所問者，齊也，田駢所稱者，材也。‘材不及林’，‘林’不及‘雨’，‘雨’不及陰陽，陰陽不及和，和不及道。

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p. 381 / 〈道應訓〉辨析，頁 292

田駢以道術說齊。齊王應之曰：“寡人所有者齊國也，願聞齊國之政。”田駢對曰：“臣之言，無政而可以得政。譬之若林木，無材而可以得材。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。駢猶淺言之也。博言之，豈獨齊國之政哉？變化應求而皆有章，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，彭祖以壽，三代以昌，五帝以昭，神農以鴻。”（呂氏春秋·執一）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與《呂氏春秋·執一》，《淮南子》主要內容似出自《呂氏春秋》。〈道應訓〉此處句序並非完整，似有錯亂。《文子》此章文意不完，似“文子外編”別本殘文，其中部份文字恐為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所增改。

又，“道無正可以為正”句，〈道應訓〉作“臣之言，無政而可以為政。”此句是田駢回答齊王之語。前文曰：“田駢以道術說齊王，王應之曰：寡人所有，齊國也。道術難以除患，願聞國之政。”“無政而可以為政”暗指田駢所欲敘說的“無為之道”，《文子》此句簡略作“道無正而可以為正”。“道”字，似編輯者所加。

又，“譬若山林而可以為材”句，〈道應訓〉作“譬之若林木，無材而可以為材”，《呂氏春秋》作“譬之若林木，無材而可以得材。”《文子》“林”下，似脫“無材”二字。

又，“材不及山林，山林不及雲雨，雲雨不及陰陽，陰陽不及和，和不及道。”此數句，〈道應訓〉作“若王之所問者，齊也，田駢所稱者，材也。材不及林，林不及雨，雨不及陰陽，陰陽不及和，和不及道。”〈道應訓〉此數句在引《老子》經文之後，恐為誤置。

又，“道者，所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也”，三句，“道者”二字，〈道應訓〉作“此老聃之所謂”。“道者”二字，與下文文氣不通，恐為編輯者所加。

又，“無達其義，天地之間，可以陶冶而變化也”三句，〈道應訓〉作“雖無除其患害，天地之間，六合之內，可陶冶而變化也。”〈道應訓〉此數句在引《老子》經文之前。“無達其義”四字，文意不清，似“無除其患害”五字形誤，或為編輯者所加。

〔老子曰：〕

聖人立教施政，必察其終始，見其造恩。

故民知書則德衰，知數而仁衰；知券契而信衰，知機械而實衰。

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，軸不運於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。弦有緩急，然後能成曲，車有勞佚，然後能致遠。使有聲者，乃無聲也；使有轉者，乃無轉也。上下異道，易治即亂。

位高而道大者從，事大而道小者凶。小德害義，小善害道，小辯害治，苛峭傷德。大正不險，故民易導；至治¹優游，故下不賊，至忠復素，故民無偽匿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此章資料雜亂，與下章均接續見於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第十二章。為方便分析，“相關資料探索”部份，見下章，“探析與說明”部份，亦見下章。

7-6

〔老子曰：〕

相坐之法立，即百姓怨；減爵之令張，即功臣叛。故察於刀筆之跡者，不知治亂之本；習於行陣之事者，不知廟戰之權。聖人‘見’²福於重關之內，慮患於冥冥之外。

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。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，得於此而忘於彼。

¹ “治”字，朱弁注本作“德”。

² “見”字原作“先”，據朱弁注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故仁莫大於愛人，智莫大於知人，愛人即無怨刑，知人即無亂政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聖王之設政施教也，必察其終始，其縣法立儀，必原其本末，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。見其造‘而思其功’，觀其源而知其流，故博施而不竭，彌久而不垢。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，稼生於田而藏於倉，聖人見其所生，則知其所歸矣。故舜深藏黃金於嶠岩之山，所以塞貪鄙之心也。儀狄爲酒，禹飲而甘之，遂疏儀狄而絕嗜酒，所以遏流湎之行也。師延爲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，師曠曰：“此亡國之樂也。”大息而撫之，所以防淫辟之風也。

故民知書而德衰，知數而‘厚’衰，知券契而信衰，知械機而實衰。巧詐藏於胸中，則純白不備，而神德不全矣。

琴不鳴，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；軸不運，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。絃有緩急〔小大〕，然‘后’成曲；車有勞軼〔動靜〕，‘而后’能致遠。使有聲音，乃無聲〔者〕也；能致千里者，乃不動者也。故上下異道‘則治’，‘同道’則亂。位高而道大者從，事大而道小者凶。〔故〕小‘快’害義，小‘慧’害道，小辯害治，苛削傷德。大政不險，故民易‘道’；至治‘寬裕’，故下不〔相〕賊；至‘中’復素，故民無匿情。

*

商鞅爲秦‘立相坐之法’，‘而’百姓怨矣；吳起爲楚‘減爵之令’，‘而’功臣‘畔’〔矣〕。商鞅之立法也，吳起之用兵也，天下之善者也。然商鞅以法亡秦，察於刀筆之跡，而不知治亂之本也。吳起以兵弱楚，習於行陳之事，而不知廟戰之權也。

晉獻公之伐驪，得其女，非不善也，然而史蘇嘆之，見其四世之被禍也。吳王夫差破齊艾陵，勝晉黃池，非不捷也，而子胥憂之，見其必擒於越也。小白奔莒，重耳奔曹，非不困也，而鮑叔、咎犯隨而輔之，知其可與至於霸也。句踐棲於會稽，脩政不殆，謨慮不休，知禍之爲福也。襄子再勝而有憂色，畏福之爲禍也。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，知伯兼三晉之地而亡。聖人見〔禍〕

福於重閉之內，而慮患於‘九拂’之外者也。

*

蠨蛸一歲再收，非不利也，然而王法禁之者，爲其殘桑也。離先稻熟，而農夫耨之，不以小利傷大穫也。家老異飯而食，殊器而享，子婦跣而上堂，跪而斟羹，非不費也，然而不可省者，爲其害義也。得媒而結言，聘納而取婦，衿綰而親迎，非不煩也，然而不可易者，所以防淫也。使民居處相司，有罪相覺，于以舉奸，非不掇也，然而傷和睦之心，而構仇讎之怨。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，樹一物而生萬葉者。所鑿不足以爲便，而所開足以爲敗；所樹不足以爲利，而所生足以爲滅。愚者惑於小利，而忘〔其〕大害。

昌羊去蚤蝨，而人弗席者，爲其來蛉窮也。狸執鼠，而不可脫於庭者，爲搏雞也。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，得於此而亡於彼者。

故行棋者，或食兩而路窮，或予蹠而取勝。偷利不可以爲行，而智術不可以爲法。

*

故仁知、人材之美者也。‘所謂仁者，愛人也’，‘所謂知者，知人也’。愛人‘則’無虐刑矣，知人‘則’無亂政矣。

治由文理，則無悖謬之事矣；刑不侵濫，則無暴虐之行矣。上無煩之亂治，下無怨望之心，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，此三代之所昌。故《書》曰：“能哲且惠，黎民懷之。何憂謹兜，何遷有苗！”

知伯有五過人之材，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，不愛人也。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，而身虜於秦者，不知賢也。故仁莫大於愛人，知莫大於知人。二者不立，雖察慧捷巧，劬祿疾力，不免於亂也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p. 694-698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〈微明〉篇以上兩章，分別見於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多處。〈泰族訓〉此章包含數節段落，彼此文意並不連貫。《文子》此兩章資料相當雜亂，文意不能通貫，恐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以下分七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聖人立教施政”段：“見其造恩”句，文意不可解，〈泰族訓〉

作“見其造而思其功，觀其源而知其流”，《文子》此處當有脫誤。俞樾云：“‘恩’乃‘思’字之誤。《淮南子》〈泰族〉篇作‘見其造而思其功’是也。此有脫誤耳。”

第二、“故民知書則德衰”段：此段與前後段文意不相承接，當係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的綴合。

第三、“琴不鳴”段：全段文意敘說“無聲”能“使有聲”，“無轉”能使“有轉”，隱含“無爲之治”的義理，應受到《老子》思想影響。“瑟不鳴”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琴不鳴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劉本‘琴’作‘瑟’，與下文‘二十五弦’合。《文子》〈微明〉篇亦作‘瑟’。”

又，“弦有緩急，然後能成曲”兩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弦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成曲’上亦當有‘能’字。《文子》〈微明〉篇正作‘然後能成曲’。”

又，“上下異道，易治則亂”，〈泰族訓〉作“上下異道則治，同道則亂”，《文子》此處似有有脫漏。俞樾云：“此本作‘上下異道即治，易即亂’。言上下異道則治，易之則亂也。文有脫誤耳。《淮南子》〈泰族〉篇作‘上下異道則治，同道則亂’，可證。”

第四、“位高道大則從”段：全段文意強調“大正不險”、“至治優游”、“至忠復樸”之義，應屬道家後續發展的思想。“苛峭傷德”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苛削傷德”，劉文典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群書治要》引，‘削’作‘峭’。《文子》〈微明〉篇同。”

又，“至治優游，故下不賊”兩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至治寬裕，故下不相賊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下不相賊’，‘相’字後人所加。賊，害也。政寬則不爲民害，故曰‘至治寬裕，則下不賊’。若云‘下不相賊’，則非其指矣。《文子》〈微明〉篇作‘至治優游，故下不賊’，是其證。”

又，“至忠復素，故民無僞匿”兩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至中復素，故民無匿情”。“忠”爲“中”字之假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民無匿情’，

‘情’字後人所加，‘匿’與‘慝’同，言至忠復素，則民無姦慝也。後人誤以‘匿’爲‘藏匿’之‘匿’，而於‘必’下加‘情’字，則非其指矣。《群書治要》引此作‘至德樸素，則民無慝’，是其證。”王叔岷云：“《文子》〈微明〉篇‘匿’下無‘情’字，亦可爲王說之證。”于大成云：“‘僞’字當出後人所加，‘匿’與‘慝’同。此段並以四字爲句，此不當異。”

第五、“相坐之法立”段：此段內容，似批判商鞅變法之弊，強調“治亂之本”與“廟戰之權”，具有受到《老子》思想影響之晉法家哲學的特徵。首四句〈泰族訓〉作“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，而百姓怨矣；吳起爲楚減爵之令，而功臣畔矣”，屬另節資料。王引之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減爵之令’，本作‘張減爵之令’。張，施也。施減爵之令也。……‘張減爵之令’與‘立相坐之法’相對爲文。今本坐‘減爵之令’則文不成義。……《文子》〈微明〉篇曰：‘相坐之法立，即百姓怨；減爵之令張，即功臣叛。’語皆本諸《淮南》。”

又，“聖人見福於重關之內，慮患於冥冥之外”兩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，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。”〈泰族訓〉此處“重閉”、“九拂”二詞，文意與《文子》作“重關”與“冥冥”不同。“重閉”指困厄禁阻之地，“九拂”，高誘注曰：“九曲。”“重閉”與“九拂”，具有形象的性質，而“重關”與“冥冥”，指向出對“福”、“患”之事內在的思慮。〈泰族訓〉文意，回應其前文“句踐棲於會稽，脩政不殆，謨慮不休，知禍之爲福也。襄子再勝而有憂色，畏福之爲禍也。”而《文子》則聯繫其重視“治亂之本”與“廟戰之權”的思想。

又，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禍’字因上文兩‘禍’字而衍。‘見福於重閉之內，而慮患於九拂之外’，相對爲文，則‘福’上不當有‘禍’字。《文子》〈微明〉篇無‘禍’字。”

第六、“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”段，見於〈泰族訓〉處，屬另節資料。《文子》此段僅存殘文，編輯者綴合於此處。

第七、“故仁莫大於愛人”段：〈泰族訓〉作“故仁知，人材之美者也。所謂仁者，愛人也，所謂知者，知人也。”見於〈泰族訓〉處，屬另節資料，

敘說“仁者愛人，智者知人”，因襲儒家思想。《文子》此處資料似僅存殘文。

7-7

〔老子曰：〕

江河之大，溢不過三日，飄風暴雨，日中不出須臾止。德無所積而不憂者，亡其及也。夫憂者所以昌也，喜者所以亡也。故善者，以弱為強，轉禍為福。“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。”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趙襄子攻翟而勝之，取尤人、終人。使者來謁之，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。左右曰：“一朝而兩城下，此人之所喜也。今君有憂色，何也？”襄子曰：“江、河之大也，不過三日。飄風暴雨，日中不須臾。今趙氏之德〔行〕無所積，今一朝兩城下，亡其及〔我乎〕！”孔子聞之曰：“趙氏其昌乎！”夫憂、所以為昌也，而喜、所以為亡也。勝非其難者也，持之者其難也。賢主以此持勝，故其福及後世。齊、楚、吳、越皆嘗勝矣，然而卒取亡焉，不通乎持勝也。唯有道之主能持勝。孔子勁杓國門之關，而不肯以力聞。墨子為守攻，公輸般服，而不肯以兵知。〔善〔持勝〕者，以強為弱〕。故老子曰：“道沖，而用之又弗盈也。”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p. 383-4／《道應訓》辨析，頁 295-296

趙襄子攻翟，勝老人中人，使使者來謁之，襄子方食，搏飯有憂色。左右曰：“一朝而兩城下，此人之所以喜也，今君有憂色何？”襄子曰：“江河之大也，不過三日，飄風暴雨，日中不須臾。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，一朝而兩城下，亡其及我乎？”孔子聞之曰：“趙氏其昌乎！”夫憂所以為昌也，而喜所以為亡也；勝非其難者也，持之其難者也。賢主以此持勝，故其福及後世。齊、荆、吳、越皆嘗勝矣，而卒取亡，不達乎持勝也。唯有道之主能持勝。孔子之勁，舉國門之關，而不肯以力聞，墨子為守攻，公輸般服，而不肯以兵加。善持勝者以術彊弱。《呂氏春秋·慎大覽》

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。勝之，取左人中人；使遽人來謁之。襄子方食，而有憂色。左右曰：“一朝而兩城下，此人之所喜也，今君有憂色，何也？”襄子曰：“夫江河之大也，不過三日；飄風暴雨不終朝；日中不須臾。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，一朝而兩城下，亡其及我哉！”孔子聞之曰：“趙氏其昌乎！夫憂者所以爲昌也，喜者所以爲亡也。勝非其難者也，持之其難者也。賢主以此持勝，故其福及後世。齊楚吳越皆嘗勝矣，然卒取亡焉。不達乎持勝也。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。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，而不肯以力聞，墨子爲守攻，公輸般服，而不肯以兵知，故善持勝者以彊爲弱。《列子·說符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，仍爲解《老》資料殘文，文字記述與〈道應訓〉略異，可能所據資料傳本不同。〈道應訓〉此章全取自《呂氏春秋》，並用以解證《老子》第四章“道沖，而用之又弗盈也”兩句經文。“又弗盈”，王弼本、帛書《老子》乙本同，《文子》引作“又不滿”。

又，“江河之大，溢不過三日，飄風暴雨，日中不出須臾止”四句，〈道應訓〉作“江、河之大也，不過三日。飄風暴雨，日中不須臾。”〈道應訓〉“不過三日”句，文意不完，“不”字前似脫“溢”字。“日中不出須臾止”句，〈道應訓〉作“日中不須臾”，與《呂氏春秋》、《列子》同。《說苑·談叢》：“江河之溢，不過三日；飄風暴雨，須臾而畢。”《文子》“溢”、“止”二字，見於《說苑》“江河之溢”、“須臾而畢”（畢，止也。），二者意含相近。《文子》資料傳本似與他書不同。

又，“德無所積而不憂者，亡其及也”兩句，〈道應訓〉作“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，今一朝兩城下，亡其及我乎。”〈道應訓〉此數句爲趙襄子之言。《文子》“德無所積而不憂者”爲一般性泛稱。〈道應訓〉無“而不憂者”四字，《呂氏春秋》亦無。

又，“夫憂者所以昌也，喜者所以亡也。故善者，以弱爲強，轉禍爲福。”〈道應訓〉見於兩處，前句作“孔子聞之曰：‘趙氏其昌乎！’夫憂、所以爲昌也，而喜、所以爲亡也。”後句之前大段敘說“勝非其難者也，持之者其難”

的義理，而作“善持勝者，以強爲弱。”《呂氏春秋》作“善持勝者，以術疆弱”，《列子》作“故善持勝者，以彊爲弱。”《文子》“善者”指“善於憂患者”，〈道應訓〉“善持勝者”是回應前文“持之者其難”。

7-8

〔老子曰：〕

清靜恬和，人之性也；儀表規矩，事之制也。知人之性，即自養不悖，知事之制，則其舉措不亂。

發一號，散無‘竟’¹，總一管，謂之心。見本而知末，執一而應萬，謂之術。居知所以²，行知所之，事知所乘，動知所止，謂之道。

使人高賢稱譽己者，心之力也，使人卑下誹謗己者，心之過也。言出於口，不可禁於人，行發於近，不可禁於遠。事者，難成易敗；名者，難立易廢。

凡人皆輕小害，易微事，以至於大患。夫禍之至也，人自生之；福之來也，人自成之。禍與福同門，利與害同鄰，自非至精，莫之能分。是故智慮者，禍福之門戶也，動靜者，利害之樞機也，不可不慎察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清靜恬‘愉’，人之性也；儀表規矩，事之制也。知人之性，〔其〕自養不‘勃’；知事之制，其舉措不‘惑’。發一‘端’，散無竟，〔周八極，〕

¹ 原作“競”，據景宋本、子彙本改。

² “以”字，景宋本、朱弁注本均作“爲”。

總一‘筭’，謂之心。見本而知末，觀指而睹歸，執一而應萬，握要而治詳，謂之術。居‘智’所為，行‘智’所之，事‘智’所秉，動‘智’所由，謂之道。道者，置之前而不輟，錯之後而不軒，內之尋常而不塞，布之天下而不窳。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己者，心之力也；使人卑下誹謗己者，心之罪也。

夫言出於口〔者〕不可‘止’於人，行發於‘邇’〔者〕不可禁於遠。事者、難成而易敗〔也〕，名者、難立而易廢〔也〕。千里之隄，以螻蟻之穴漏；百尋之屋，以突隙之煙焚。《堯戒》曰：“戰戰慄慄，日慎一日。人莫蹟於山，而蹟於垤。”是故人皆輕小害，易微事，‘以多悔’。患至而後憂之，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，雖有扁鵲、俞跗之巧，猶不能生也。

夫禍之‘來’也，人自生之；福之來也，人自成之。禍與福同門，利與害為鄰，‘非神聖人’，莫之能分。

凡人之舉事，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，而後敢以定謀。其或利或害，此愚智之所以異也。曉自然以為智，知存亡之樞機、禍福之門戶，舉而用之，陷溺於難者，不可勝計也。使知所以為是者，事必可行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。是故知慮者、禍福之門戶也，動靜者、利害之樞機也。百事之變化，國家之治亂，待而後成。是故不溺於難者成，〔是故〕不可不慎〔也〕。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p. 586-

588 / 〈人間訓〉辨析，頁 537-539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，《文子》此章詳述“心”、“術”與“道”的關連與區分，從人性的本源與處事的制約，來解說禍福利害的變化，近於文子學派思想，或屬此學派發展史料，後輯入“文子外編”。其中部份文字與《管子·心術》內容相近，似也與《管子·心術》等四篇的思想傳承有關。以下分四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清靜恬和”段：全段說明：“人之性”為“清靜恬和”，而事之制在“儀表規矩”。強調“自養”於內，“制事”於外。與稷下道家思想相類。

第二、“發一號”段：分別陳述“心”、“術”、“道”的意義與作用，

似闡發《管子·心術上》所稱：“心術者，無爲而制竅者也。”“發一號，散無竟，總一管，謂之心”四句，〈人間訓〉作“發一端，散無竟，周八極，總一筭，謂之心。”俞樾云：“謹按：‘號’當作‘端’。‘競’當作‘竟’（植案：景宋本、子彙本“競”字原即作“竟”）。”“總一管上”脫“周八極”三字，當據《淮南子》〈人間篇〉訂。”此數句意謂：由肇始之端發生，然後散逸於無邊之處，周還於八極之域，終又匯聚於關鍵之處，這整個顯發的過程由“心”所統御。

又，“見本而知末，執一而應萬，謂之術”三句，〈人間訓〉作“見本而知末，觀指而睹歸，執一而應萬，握要而治詳，謂之術”。《文子》此段上下兩處均爲四句對稱，此處似有脫文。

又，“居知所以，行知所之，事知所乘，動知所止，謂之道”五句，〈人間訓〉作“居智所爲，行智所之，事智所乘，動智所由，謂之道”。二者載記文字不同，《文子》意謂：居處時知道所本的根源，行爲時知道所趨的指向，處事時知道所因的資憑，動作時知道所止的持守。

第三、“使人高賢稱譽己者”段：說明因持“心”不同，而造成的影響。〈人間訓〉似引用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而加以申論。《說苑·君道》曰：“言出於身加於民，行發乎邇見乎遠，言行，君子之樞機。”

“事者，難成易敗；名者，難立易廢”四句，另見於本篇第九章，第九章論述較詳盡。

又，“言出於口”四句，另見於〈微明〉篇，〈微明〉篇第八章，曰：“言出於口，不可禁於人，行發於近，不可禁於遠。事者，難成易敗，名者，難立易廢。”

第四、“凡人皆輕小害”段：全段敘說“禍福同門”，“動靜”爲“利害之樞機”，強調“慎察”的思想，近於竹簡《文子》。

又，“禍與福同門”四句，《荀子·大略》曰：“禍與福鄰，莫知其門”，二者文意相同。“自非至精”句，〈人間訓〉作“非神聖人”。此處“自非至精”四字，可能屬《文子》不同資料來源。《文子》本篇第十九章曰“利與害同門，禍與福同鄰，非神聖莫之能分。故曰‘禍兮，福所倚；福兮，禍所伏，

孰知其極。”“神聖人”一詞，另見於《文子·自然》第八章，曰：“無權不可爲之勢，而不循道理之數，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。”〈人間訓〉此處似引用“文子外編”資料。

7-9

〔老子曰：〕

人皆知治亂之機，而莫知全生之具。故聖人論世而為之事，權事而為之謀。聖人能陰能陽，能柔能剛，能弱能強，隨時動靜，因資而立功，睹物往而知其反，事一而察其變，化即為之象，運則為之應，是以終身行之無所困。

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，或可行而不可言者，或易為而難成者，或難成而易敗者。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，取捨也；可言而不可行者，詐偽也；易為而難成者，事也；難成而易敗者，名也。此四者，聖人之所留心也，明者之所獨見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猩猩知往而不知來，乾鵠知來而不知往，此脩短之分也。昔者萇弘、周室之執數者也，天地之氣，日月之行，風雨之變，律曆之數，無所不通，然而不能自知，車裂而死。蘇秦、匹夫徒步之人也，跼蹐羸蓋，經營萬乘之主，服諾諸侯，然不能自免於車裂之患。徐偃王被服慈惠，身行仁義，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，然而身死國亡，子孫無類。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，而為之報怨雪恥，禽夫差之身，開地數千里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。‘此皆達於’治亂之機，而‘未’知全性之具〔者〕。

故萇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，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，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，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。聖人〔則不然〕，論世而為之事，‘權’事而為之

謀，是故舒之天下而不窳，內之尋常而不塞。

使天下荒亂，禮義絕，綱紀廢，彊弱相乘，力征相攘，臣主無差，貴賤無序，甲冑生蟣虱，燕雀處帷幄，而兵不休息，而乃始服屬與之貌、恭儉之禮，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。天下安寧，政教和平，百姓肅睦，上下相親，而乃始立氣矜，奮勇力，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。

是故聖人〔者〕，能陰能陽，能弱能‘彊’，隨時〔而〕動靜，因資而立功，‘物動’而知其反，事‘萌’而察其變，化‘則’為之象，運則為之應，是以終身行‘而’無所困。

故事‘有’可行而不可言者，‘有’可言而不可行者，‘有’易為而難成者，‘有’難成而易敗者。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，‘趨舍’也；可言而不可行者，偽詐也；易為而難成者，事也；難成而易敗者，名也。此四〔策〕者，聖人之所‘獨見而留意’也。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p. 445-446／〈汜論訓〉辨析，頁370-371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，《文子》此章文意完整，全文敘說聖人“論世”與“權事”之要，在於“隨時舉事”，“因資立功”，似原屬“文子外編”資料。〈汜論訓〉舉以事例闡述此旨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人皆知治亂之機”段：首兩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此皆達於治亂之機，而未知全性之具者。”“此”指前文“以萇弘之智，但不能自知，終車裂而死”，“以蘇秦之能，但不能免於車裂之患”，“以徐偃王之仁，終身死國亡”，“以文種之功，終身伏屬鏹而死”。〈汜論訓〉似舉例證闡述“文子外編”此處的思想。

又，“故聖人論世而為之事，權事而為之謀”兩句，〈汜論〉作“聖人則不然，論世而為之事，權事而為之謀。”〈汜論訓〉是就“萇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，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，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，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”而言，故稱“聖人則不然”。“權事”二字，〈汜論訓〉作“推事”，“推事”恐誤。

又，“睹物往而知其反，事一而察其變”兩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物動而知其反，事萌而察其變。”《文子》“事一”二字，恐有脫誤。〈汜論訓〉“物動”與“事萌”對稱。

第二、“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”段：全段就人之“言”、“行”處置，來論述面對人間之事的態度。“可行而不可言者”為“取捨的指標”；“可言而不可行者”為“欺偽的權宜”；“易為而難成者”為“遂成的事功”；“難成而易敗者”為“久常的名聲”。“聖人之所留心”者在此，“明者之所獨見”者亦在此。

又，前四句中“或”字，〈汜論訓〉均作“有”。《群書治要》引後兩句，“有”字作“或”，王叔岷云：“‘或’猶‘有’也。”

7-10

〔老子曰：〕

道者敬小微，動不失時，百射重戒，禍乃不滋。計福不及，慮禍過之；同日被霜，蔽者不傷；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。夫積愛成福，積憎成禍。

人皆知救患，莫知使患無生。夫使患無生易，施於救患難。今人不務使患無生，而務施救於患，雖神人不能為謀。患禍之所由來，萬萬無方，聖人深居以避患，靜默以待時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，動而陷於刑，雖曲為之備，不足以全身。

故：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，先遠辱而後求名。

故：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，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，是以禍患無由至，非譽不能塵垢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‘聖人’敬小〔慎〕微，動不失時，百射重戒，禍乃不滋。計福‘勿’及，慮禍過之；同日被霜，蔽者不傷。愚者有備，與知者同功。夫燭火在縹烟之中也，一指之所能息也；塘漏若鼷穴，一撲之所能塞也。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，而水決九江而漸荊州，雖起三軍之眾，弗能救也。

夫積愛成福，積怨成禍。若癰疽之必潰也，所浼者多矣。

諸御鞅復於簡公曰：“陳成常、宰予二子者，甚相憎也。臣恐其構難而危國。君不如去一人。”簡公不聽。居無幾何，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，而弑簡公於朝。不知敬小之所生也。

魯季氏與郈氏鬪雞，郈氏介其雞，而季氏爲之金距。季氏之雞不勝，季平子怒，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。郈昭伯怒，傷之魯昭公曰：“禱於襄公之廟，舞者二人而已，其餘盡舞於季氏。季氏之無道無上，久矣。弗誅，必危社稷。”公以告子家駒，子家駒曰：“季氏之得眾，三家爲一。其德厚，其威強，君胡得之！”昭公弗聽，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。仲孫氏、叔孫氏相與謀曰：“無季氏，死亡無日矣。”遂興兵以救之。郈昭伯不勝而死，魯昭公出奔齊。

故禍之所從生者，始於雞定；及其大也，至於亡社稷。

故蔡女蕩舟，齊師大侵楚。兩人構怨，廷殺宰予，簡公遇殺，身死無後，陳氏代之，齊乃無呂。兩家鬪雞，季氏金距，郈氏作雞，魯昭公出走。

故師之所處，生以棘楚。禍生而不蚤滅，若火之得燥，水之得濕，浸而益大。癰疽發於指，其痛於體。故蠹啄剖梁柱，蟲蚩走牛羊，此之謂也。

*

人皆‘務於’救患〔之備〕，〔而〕莫〔能〕知使患無生。夫使患無生，‘易於救患’，而莫能加務焉，則未可與言術也。

晉公子重耳過曹，曹君欲見其駢脅，使之袒而捕魚。釐負羈止之曰：“公子、非常也。從者三人，皆霸王之佐也。遇之無禮，必爲國憂。”君弗聽。重耳反國，起師而伐曹，遂滅之。身死人手，社稷爲墟，禍生於袒而捕魚。齊、楚欲救曹，不能存也。聽釐負羈之言，則無亡患矣。

今不務使患無生，‘患生而救之’，雖有聖‘知’，‘弗’能爲謀。〔且〕患禍之所由來者，萬‘端’無方。〔是故〕聖人深居以避‘辱’，靜‘安’以

待時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，‘妄動而絀羅網’，雖曲為之備，‘何’足以全〔其〕身！譬猶失火而鑿池，被裘而用簞也。且塘有萬穴，塞其一，魚何遽無由出？室有百戶，閉其一，盜何遽無從入？夫牆之壞也於隙，劍之折必有齧，聖人見之蚤，故萬物莫能傷也。

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，令尹子國啜羹而熱，投卮漿而沃之。明日，太宰子朱辭官而歸。其僕曰：“楚太宰、未易得也。辭官去之，何也？”子朱曰：“令尹輕行而簡禮，其辱人不難。”明年，伏郎尹而笞之三百。‘夫仕者’先避之，〔見終始微矣〕。

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，一指箴之，則靡而無形矣；及至其筋骨之已就，而羽翮之既成也，則奮翼揮翮，凌乎浮雲，背負青天，膺摩赤霄，翱翔乎忽荒之上，析惕乎虹蜺之間，雖有勁弩、利矰微繳，蒲沮之子巧，亦弗能加也。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，可攘衣而越也；及至其下洞庭，驚石城，經丹徒，起波濤，舟杭一日不能濟也。

是故聖人者，常從事於無形之外，而不留‘思慮’於‘成事’之內，‘是故患禍弗能傷也’。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p. 612-616／〈人間訓〉辨析，頁 566-570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，全文論述“禍患”的由來，強調“聖人深居以避患，靜默以待時”，與晉學“慎微”的思想相近，似屬與《淮南子》同源的“文子外編”資料。《淮南子》引用並加以申述。以下分四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道者敬小微”段：首句，〈人間訓〉作“聖人敬小慎微”，《文子》中“道者”一詞，《淮南子》多作“聖人”。如〈符言〉篇第十一章：“道者守其所已有”，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作“聖人守其所已有”。顧觀光云：“‘敬小’下脫‘慎’字，當依〈人間訓〉補。”

又，“夫積愛成福”兩句，與前文文意，不相連屬，見於〈人間訓〉處，屬另段，並舉以“簡公遇殺”、“魯召公出走”事例，解說兩句義理。《文子》此處似“文子外編”殘文，編輯者綴合於“人皆知救患”句前。

第二、“人皆知救患”段：“人皆知救患”數句，〈人間訓〉作“人皆務於救患之備，而莫能知使患無生。夫使患無生，易於救患，而莫能加務焉，則未可與言術也”，屬另節資料。《文子》似保存“文子外編”的扼要陳述，文字簡約，義理明晰，《淮南子》舉事例加以申述。

又，“今人不務使患無生”數句，〈人間訓〉作“今不務使患無生，患生而救之，雖有聖知，弗能為謀。”〈人間訓〉此數句前文引述“曹君不聽釐負羈之言，無禮於晉公子重耳，而後被晉所滅”事例，故無“人”字。《文子》所保留資料，與《淮南子》文字記述不同。

又，“雖神人不能為謀”句，王叔岷云：“《治要》引作‘雖神聖人不能為謀也。’”于大成云：“有‘聖’字是也。〈自然〉篇：‘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’，與此句法為近；《淮南子》亦有‘聖’字。又《淮南》上文：‘非神聖人莫之能分’，亦有‘聖’字。”

又，“萬萬無方”句，〈人間訓〉作“萬端無方”。《文子》“萬”字，恐涉前“萬”字而誤。

又，“動而陷於刑”句，〈人間訓〉作“妄動而絀羅網”。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文本有異。

第三、“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”段：〈人間訓〉作“夫仕者先避之，見終始微矣”。王念孫云：“‘夫仕者先避’，當作‘夫上仕者，先避患而後就利，先遠辱而後求名’。‘仕’與‘士’同。……避患、遠辱，謂上文太宰子朱辭官之事。今本‘仕’上脫‘上’字，‘先避’下脫‘患而後就利，先遠辱而後求名’十二字。《文子》〈微明〉篇作‘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，先遠辱而後求名’，是其證。‘之見終始微矣’上當有‘太宰子朱’四字，此即承上文而言，子朱見令尹之輕行簡禮，而知其必將辱人，即辭官而去，可謂見其始而知其終，故曰：‘太宰子朱知見終始微矣。’”《文子》此段兩句或原屬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《淮南子》舉事例加以申述。

第四、“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”段：〈人間訓〉作“故聖人者，常從事於無形之外，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，是故患禍弗能傷也。”《淮南子》

記述似與“文子外編”不同。

又，“是以禍患無由至，非譽不能塵垢”兩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是故患禍弗能傷也”，二者文字記述不同。此二句見於《文子·九守》，〈九守〉篇第九章曰：“禍福不能矯滑，非譽不能塵垢”。¹

7-11

〔老子曰：〕

凡人之道，心欲小，志欲大，智欲圓，行欲方，能欲多，事欲少。所謂心小者，慮患未生，戒禍慎微，不敢縱其欲也。志大者，兼包萬國，一齊殊俗，是非輻輳，中為之轂也。智圓者，終始無端，方流四遠，淵而不竭也。行方者，‘直立’²而不撓，素白而不汙，窮不易操，達不肆意也。能多者，文武備具，動靜中儀，舉措廢置，曲得其宜也。事少者，秉要以偶衆，執約以治廣，處靜以持躁也。故心小者，禁於微也；志大者，無不懷也；智圓者，無不知也；行方者，有不為也；能多者，無不治也；事少者，約所持也。

故：聖人之於善也，無小而不行，其於過也，無微而不改。行不用巫覡，而鬼神不敢先，可謂至貴矣，然而戰戰慄慄，日慎一日。〔是以無為而‘有成’³也。〕愚人之智，固已少矣，而所為之事又多，故動必窮。

故：以政教化，其勢易而必成，以邪教化，其勢難而必敗。舍其易而必成，從事於難而必敗，愚惑之所致。

¹ 〈九守〉篇該處文字見於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，作“禍福弗能撓滑，非譽不能塵垢”。

² “直立”原作“立直”，據景宋本、朱弁注本改。

³ “有成”原作“一之成”，景宋本同，據朱弁注本改。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一之誠”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凡人之‘論’，心欲小〔而〕志欲大，智欲‘員’〔而〕行欲方，能欲多〔而〕事欲‘鮮’。

所謂心〔欲〕小者，慮患未生，備禍未發，戒‘過’慎微，不敢縱其欲也。志〔欲〕大者，兼包萬國，壹齊殊俗，并覆百姓，若合一族，是非輻湊〔而〕為之轂。智〔欲〕‘員’者，環復轉運，終始無端，‘旁’流四‘達’，淵〔泉〕而不竭，萬物並興，莫不嚮應也。行〔欲〕方者，‘直立’而不撓，素白而不‘污’，窮不易操，通不肆志。能〔欲〕多者，文武備具，動靜中儀，舉‘動’廢置，曲得其宜，無所擊戾，莫不畢宜也。事〔欲〕‘鮮’者，執柄持術，‘得’要以‘應’眾，執約以治廣，{‘處靜持中’，運於璇樞，以一合萬，若合符者也}。

故心小者禁於微也，志大者無不懷也，知‘員’者無不知也，行方者有不為也，能多者無不治也，事‘鮮’者約所持也。

古者天子聽朝，公卿正諫，博士誦詩，瞽箴師誦，庶人傳語，史書其過，宰徹其膳。猶以為未足也，故堯置敢諫之鼓也，舜立誹謗之木，湯有司直之人，武王立戒慎之詔，過若豪釐，而既已備之也。

夫聖人之於善也，無小而不‘舉’；其於過也，無微而不改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，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。

當此之時，饔飧而食，奏《雍》而徹，已飯而祭灶，行不用巫‘祝’，鬼神‘弗’敢‘祟’，山川弗敢禍，可謂至貴矣，然而戰戰慄慄，日慎一日。由此觀之，則聖人之心小矣。《詩》云：“惟此文王，小心翼翼，昭事上帝，聿懷多福。”其斯之謂歟！

武王伐紂，發鉅橋之粟，散鹿臺之錢，封比干之墓，表商容之閭，朝成湯之廟，解箕子之囚，使各處其宅，田其田，無故無新，唯賢是親，用非其有，使非其人，晏然若故有之。由此觀之，則聖人之志大也。

文王周觀得失，遍覽是非，堯舜所以昌、桀紂所以亡者，皆著於明堂，於是略智博聞，以應無方。由此觀之，則聖人之智員矣。

成、康繼文、武之業，守明堂之制，觀存亡之跡，見成敗之變，非道不言，非義不行，言不苟出，行不苟為，擇善而後從事焉。由此觀之，則聖人之行方

矣。

孔子之通，智過於萇弘，勇服於孟賁，足躡郊菟，力招城關，能亦多矣。然而勇力不聞，伎巧不知，專行孝道，以成素王，事亦鮮矣。

春秋二百四十二年，亡國五十二，弑君三十六，采善鉏醜，以成王道，論亦博矣。然而圍於匡，顏色不變，絃歌不輟，臨死亡之地，犯患難之危，據義行理而志不懼，分亦明矣。然爲魯司寇，聽獄必爲斷，作爲《春秋》，不道鬼神，不敢專己。

夫聖人之智，固已多矣，其所守者有約，故舉而必榮。愚人之智，固已少矣，‘其所事者’多，故動〔而〕必窮〔矣〕。吳起、張儀智不若孔、墨，而爭萬乘之君，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。

夫以正教化者，易而必成；以邪巧世者，難而必敗。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，捨其易成者，〔而〕從事難而必敗〔者〕，愚惑之所致也。

此六反者，不可不察也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p. 309-314 / 〈主術訓〉辨析，頁195-199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，全文論述“人之道”在於“心小而禁於微”、“志大而無不懷”、“智圓而無不知”、“行方而有不爲”、“能多而無不治”、“事少而約所持”。此種思想與周王畿史官之學相近，或與文子學派傳承的發展有關。〈主術訓〉中資料有錯亂，而《文子》句序仍依循〈主術訓〉錯簡，當爲《淮南子》別本資料竄入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凡入之道”段：“凡入之道”字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凡入之論”。《文子·上義》第十章有“論入之道”一詞，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同作“論入之道”。“凡入之道”與“論入之道”，二者句法相通。

又，“慮患未生，戒禍慎微”二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備禍未發，戒過慎微。”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二者文意相通，文字有異。此種情形，段中多見，如“方流四遠”、“動靜中儀”、“事少”、“秉要以偶眾”等句，〈主術訓〉分別作“旁流四達”、“舉動中儀”、“事小”、“得要以應眾”。二書資料來源，

恐有不同。

又，“處靜以持躁也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處靜持中”。俞樾云：“《文子》〈微明〉篇作‘處靜以持躁’，當從之。靜、躁對文，與上文‘得要以應眾，執約以治廣’文義一律。”

又，“舉措廢置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舉動廢置”，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案：‘舉動’本作‘舉措’，涉上句‘動靜中儀’而誤也。《文子》〈微明〉篇正作‘舉措’。”

第二、“聖人之於善也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似有脫漏，而見於〈主術訓〉處，文字亦頗顯殘亂。〈主術訓〉舉古人事例申述“聖人之心小”、“聖人之志大”、“聖人之智員”、“聖人之行方”與“能亦多”、“事欲鮮”。《文子》當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，但保留其部份舊文。

“是以無為有成也”句，未見於《淮南子》。此句似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所加按語。

又，“愚人之智”四句，見於〈主術訓〉處作“夫聖人之智，固已多矣，其所守者有約，故舉而必榮。愚人之智，固已少矣，其所事者多，故動而必窮矣。”〈主術訓〉“聖人之智”與“愚人之智”對舉，《文子》似有殘脫。但見〈主術訓〉處，此段與上段均與前文文意不相連貫，為該章錯簡，《文子》仍依循其錯置之句序，竄入《文子》之《淮南子》別本，文字恐已殘亂。

又，“所為之事又多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其所事者多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其所事者多’，‘多’上亦當有‘有’字，有讀為又，《群書治要》引此正作‘其所事者又多’。”王叔岷云：“案：王說是也，《文子》〈主術訓〉正作‘而所為之事又多’。”

第三、“故以政教化”段：此段見於〈主術訓〉處與其下段文意不相連貫。〈主術訓〉此段之後曰：“凡此六反也，不可不察也。”此兩句正回應〈主術訓〉前文“心欲小而志欲大，智欲員而行欲方，能欲多而事欲鮮”的六反。

又，“舍其易而必成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捨其易成者”。王念孫校《淮

南子》云：“‘捨其易成者’，當作‘捨其易而必成者’，今本脫‘而必’二字，則與上文不合。《文子》〈主術訓〉正作‘捨其易而必成’。”

7-12

〔老子曰：〕

福之起也綿綿，禍之生也紛紛，禍福之數，微而不可見；聖人見其始終〔，故不可不察〕。

明主之賞罰，非以為己，以為國也，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，不施賞焉，逆於己而便於國者，不加罰焉。

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，遺義之宜謂之小人。通智得而不勞，其次勞而不病，其下病而‘益’¹勞。古之人味而不舍也，今之人舍而不味也。

紂為象箸而箕子唏²，魯人偶人葬而孔子歎，見其所始，即知其所終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福之‘萌’也綿綿，禍之生也‘分分’。福禍之‘始萌微’，故民嫚之，唯聖人‘見其始而知其終’，故傳曰：“魯酒薄而邯鄲圍，羊羹不斟而宋國危。”

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 334-335 / 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 229-230

明主之賞罰，非以為己〔也〕，以為國也。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，不施賞焉；逆於己，便於國者，不加罰焉。故楚莊謂共雍曰：“有德者受吾爵祿，有

¹ “益”字原作“亦”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景宋本、朱弁注本均作“不”，誤。徐靈府注曰：“下士心眼昏滯，精神迷倒（原作‘到’），故勞愈甚，病愈篤也。”故原當作“益”。

² 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唏”。朱弁注本作“歔”。

功者受吾田宅。是二者，女無一焉，吾無以與女。”可謂不踰於理乎！其謝之也，猶未之莫與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 335／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230

義載乎宜‘之謂’君子，‘宜遺乎義’‘之謂’小人。通智得而不勞，其次勞而不病，其下病而‘不’勞。古人味而‘弗貪’也，今人‘貪’而‘弗’味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 336／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231

紂為象箸而箕子譏，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，見所始‘則’知所終。故水出於山而入於海；稼生乎野而藏乎倉；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 339／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234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可分為四段，分別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第六十九、七十、七十三與八十一等四節。《文子》此章各段之間，文意不相連貫，其中論述“禍福之微而不可見”、“明主之賞罰，以為國”、“義載乎宜”、“君子、小人之辨”等，與儒家思想相近，也與周王畿史官之學相通，似“文子外編”原先所輯資料。《文子》此處恐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以下分四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福之起也綿綿”段：〈繆稱訓〉作“福之萌也綿綿，禍之生也分分；福禍之始萌微，故民嫚之，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。”《淮南子》似引述“文子外編”文字，並引證曰：“故傳曰：‘魯酒薄而邯鄲圍，羊羹不斟而宋國危。’”二者文字記載，略有不同。“聖人見其始終”句，俞樾云：“此本作‘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’。當據《淮南子》〈繆稱訓〉補。”

第二、“明主之賞罰”段：全段見於〈繆稱訓〉，說明“明主”之“賞罰”，不以己之私欲，而必為國。具有史官諍諫時政的文意，或與周王畿之學有關。

第三、“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”段：首兩句，〈繆稱訓〉作“義載乎宜之謂君子，宜遺乎義之謂小人。”此兩句意謂：君子在“行義”中顯出“合宜”的性質；小人只表現著“合宜”而遺忘了“行義”的主旨。“義載乎宜”、“宜遺乎義”二者相對為文。《文子》作“遺義之宜”似誤。

第四、“紂爲象箸而箕子唏”段：“紂爲象箸而箕子唏，魯人偶人葬而孔子嘆”，兩句似諺語。于大成云：“《孟子》〈梁惠王〉上：‘仲尼曰：始作俑者，其無後乎！爲其象人而用之也’，即此事也。”〈繆稱訓〉另引“水出於山而入於海；稼生乎野而藏乎倉”。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均引用諺語來說明聖人能“見始知終”。

7-13

〔老子曰：〕

仁者，人之所慕也，義者，人之所高也。為人所慕，為人所高，或身死國亡者，不周於時也。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〔，不達於道也〕。五帝貴德，三王用義，五伯任力。今取帝王之道，施於五伯之世〔，非其道也〕。故善否同，非譽在俗，趨行等，逆順在時。

知天之所為，知人之所行，即有以經於世矣。知天而不知人，即無以與俗交，知人而不知天，無以與道游。直志適情，即堅強賊之，以身役物，即陰陽食之。得道之人，外化而內不化；外化所以知人也，內不化所以全身也。故內有一定之操，而外能屈伸，與物推移，萬舉而不陷。所貴乎道者，貴其龍變也。守一節，推一行，雖以成滿猶不易，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。

〔道者，〕寂寞以虛無，非有為於物也，不以有為於己也。是故舉事而順道者，非道者之所為，道之所施也。天地之所覆載，日月之所照明，陰陽之所煦，雨露之所潤，道德之所扶，皆同一和也。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，鏡太清者視大明，立太平者處大堂，能游於冥冥者，與日月同光。

無形而生於有形。

是故真人託期於靈台，而歸居於物之初。視於冥冥，聽於無聲，冥冥之中獨有曉焉，寂寞之中獨有照焉。其用之乃不用，不用而後能用之也；其知之乃不知，不知而後能知之也。

道者，物之所道也；德者，生之所扶也；仁者，積恩之證也；義者，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。道滅而德興，德衰而仁義生。故上世道而不德，中世守德而不懷，下世繩繩而恐失仁義。故君子非義無以生，失義即失其所以生；小人非利無以活，失利則失其所以活，故君子懼失義，小人懼失利，觀其所懼，禍福異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仁者，‘百姓’之所慕也；義者，‘眾庶’之所高也。為人之所慕，‘行人’之所高，此嚴父之所以教子，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。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，不同於時也。

昔徐偃王好行仁義，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。王孫厲謂楚莊王曰：“王不伐徐，必反朝徐。”王曰：“偃王、有道之君也，好行仁義，不可伐也。”王孫厲曰：“臣聞之，大之與小，強之與弱也，猶石之投卵，虎之啗豚，又何疑焉！且也為文而不能達其德，為武而不能任其力，亂莫大焉。”楚王曰：“善！”乃舉兵而伐徐，遂滅之。〔此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〕。

申菽、杜蒞，美人之所懷服也，及漸之於滌，則不能保其芳矣。古者，五帝貴德，三王用義，五‘霸’任力。今取帝王之道，而施之五‘霸’之世，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，而簞笠盤旋也。

今霜降而樹穀，冰泮而求穫，欲其食則難矣。故《易》曰：“潛龍勿用”者，言時之不可以行也。故“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厲，无咎”。終日乾乾，以陽動也；夕惕若厲，以陰息也。因日以動，因夜以息，唯有道者能行之，夫徐偃王為義而滅，燕子噲行仁而亡，哀公好儒而削，代君為墨而殘。滅亡削殘，暴亂之所致也，而四君獨以為仁義儒墨而亡者，遭之時務異也。非仁義儒墨不行，非其世而用之，則為之擒矣。

夫戢者，所以攻城也，鏡者，所以照形也。宮人得戢則以刈奎，盲者得鏡則以蓋卮，不知所施之也。故善‘鄙不’同，‘誹’譽在俗；趨舍‘不同’，逆順在‘君’。狂譎不受祿而誅，段干木辭相而顯。所行同也，而利害異者，時使然也。故聖人雖有其志，不遇其世，僅足以容身，何功名知可致？

*

知天之所為，知人之所行，則有以‘任’於世矣。知天而不知人，則無以與俗交；知人而不知天，‘則’無以與道遊。單豹倍世離俗，巖居谷飲，不衣絲麻，不食五穀，行年七十，猶有童子之色，卒而遇饑虎，殺而食之。張毅好恭，過宮室廊廟必趨，見門閭聚眾必下，廝徒馬圉，皆與之伉禮，然不終其壽，內熱而死。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，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。故直‘意’適情，‘則’堅強賊之；以身役物，‘則’陰陽食之。此皆載物而虧乎其調者也。

得道之士，外化而內不化。外化，所以‘入’人也；內不化，所以全〔其〕身也。故內有一定之操，而外能‘詘’伸、羸縮、卷舒，與物推移，〔故〕萬舉而不陷。‘所以貴聖人者，以其能’龍變也。〔今捲捲然〕守一節，推一行，雖以‘毀碎滅沈，猶且弗易者’，〔此〕‘察’於小好，而塞於大道〔也〕。〔淮南子·人間訓〕p. 620-622 / 〈人間訓〉辨析，頁 576-579

道出一原，通九門，散六衢，設於無垓坵之宇，寂漠以虛無，非有為於物也，物以有為於己也。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，非道之所為也，道之所施也。

〔夫〕天之所覆，‘地之’所載，‘六合之所包’，陰陽之所响，雨露之所濡，道德之所扶，〔此〕皆〔生一父母而〕‘閱’一和也。是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為兄弟，有苗與三危通而為一家。《淮南子·傲真訓》p. 55 / 〈傲真訓〉辨析，頁 55-56

夫道有經紀條貫，得一之道，連千枝萬葉。

是故：貴有以行令，賤有以忘卑，貧有以樂業，困有以處危。夫大寒至，霜雪降，然後知松柏之茂也。據難履危，利害陳于前，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。

是故：能戴大員者履大方，鏡太清者視大明，立太平者處大堂，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。

是故：以道為竿，以德為綸，禮樂為鉤，仁義為餌，投之於江，浮之於海，萬物紛紛，孰非其有！《淮南子·傲真訓》p. 50-51 / 〈傲真訓〉辨析，頁 51-52

夫秋毫之末，淪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；蘆符之厚，通於無壅而復反於敦龐。若夫無秋毫之微，蘆符之厚，四達無境，通於無圻，而莫之要御夭遏者；其襲微重妙，挺捫萬物，揣丸變化，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！夫疾風勃木，而不能拔毛髮；雲台之高，墜者折脊髓腦，而蚊虻適足以翱翔。夫與蜚螭同乘天機，夫受形於一圜，飛輕微細者，猶足以脫其命，又況夫未有類也？由此觀之，無形而生有形益明矣。

是故‘聖’人託‘其神’於靈府，而歸於萬物之初，視於冥冥，聰於無聲，冥冥之中獨‘見’曉焉，寂‘漠’之中獨有照焉。其用之也以不用，〔其〕不用〔也〕而後能用之；其知〔也〕乃不知，〔其〕不知〔也〕而後能知之〔也〕。夫天不定，日月無所載；地不定，草木無所植；所立於身者不寧，是非無所形。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。其所持者不明，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？《淮南子·

俶真訓》p. 57-59

道者，物之所‘導’也；德者，性之所扶也；仁者，積恩之〔見〕證也；義者，比於人心而合於眾適者也。〔故〕道滅而德‘用’，德衰而仁義生。故上世體道而不德，中世守德而‘弗壞’〔也〕，末世繩繩〔乎唯〕恐失仁義。君子非〔仁〕義無以生，失〔仁〕義，‘則’失其所以生，小人非‘嗜欲’無以活，失‘嗜欲’，則失其所以活；故君子懼失義，小人懼失利。觀其所懼，‘知各殊矣’。《易》曰：“即鹿無虞，惟入於林中。君子幾，不如舍，往吝。”

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 319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按文意，可分為五段，分別見於《淮南子》多處。第一、二段接續見於〈人間訓〉，第三、四段見於〈俶真訓〉兩處，第五段見於〈繆稱訓〉。第一、五段文字似與文子學派思想傳承有關，其他各段多處論點與《莊子》思想相近。文中談到“道、德、仁、義”四者在人文建構的作用，具黃老思想特徵。我們認為此章似原屬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《文子》此處各段中，有部份文句文意不相連貫，恐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，以下分五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仁者，仁之所慕也”段：此段說明“時”與“權”的重要。人之逆順，在時。雖有“仁義”之實，若不周於時，即有身死國亡者。故不知“世權”者，不可謂達於道。此段，見於〈人間訓〉文字，分別見於四處。“仁者……不周於時”數句，〈人間訓〉略有申述，與《文子》文句相近。“不周於時”句，“周”字，〈人間訓〉作“同”，“周”有“契合”之義，《淮南子》恐誤。

又，“故知仁義而不知事權者，不達於道也”兩句，〈人間訓〉作“此知仁義而不知事變者也。”“不達於道也”句，未見於《淮南子》，而〈人間訓〉“此”字，回應前文引述“徐偃王行仁義而王”的事證。《淮南子》似引用“文子外編”資料而加以闡發。

又，“今取帝王之道，施於五伯之世，非其道也”三句，“非其道也”句，未見於《淮南子》，似保留“文子外編”舊文。〈人間訓〉作“今取帝王之道，而施之五霸之世，是由乘驥逐人於榛簿，而簞笠盤旋也。”〈人間訓〉似推衍“文子外編”之義，而下文另有大段申論文字，並兩引《易經》經文來解證。

又，“逆順在時”句，〈人間訓〉作“逆順在君”，此段說明“時”與“權”的重要，《淮南子》作“君”，恐誤。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朱（東光）本‘君’作‘時’，《文子》〈微明〉篇同。”

又，“故善否同，非譽在俗，趨行等，逆順在時”四句，〈人間訓〉作“故善鄙不同，誹譽在俗；趨舍不同，逆順在君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兩‘不’字，後人所加。此言善鄙同，而或誹或譽者，俗使然也；趨舍同，而或逆或順者，君使然也。故下文云：‘狂譎不受祿而誅，段干木辭相而顯。所行同也，而利害異者，時使然也。’後人於‘同’上加‘不’字，則義不可通矣。《文子》〈微明〉篇作‘善否同，非譽在俗，趨行等，逆順在時’，是其證。〈齊俗訓〉云：‘趨舍同，非譽在俗；意行鈞，窮達在時。’語意正與此同。”

第二、“知天之所爲”段：見於〈人間訓〉處，屬另章資料，《文子》此段似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〈人間訓〉此處共引用五處《莊子》文意：“知天之所爲，知人之所行，則有以任於世矣”三句見於〈大宗師〉與〈外物〉兩

篇¹；“單豹倍世離俗”數句，見於〈達生〉篇²；“以身役物，則陰陽食之”文意取自〈列御寇〉篇³；“得道之士，外化而內不化”數句，見於〈知北遊〉篇⁴。

“得道之人，外化而內不化；外化所以知人也，內不化所以全身也”四句，〈人間訓〉作“得道之士，外化而內不化。外化，所以入人也；內不化，所以全其身也”。俞樾云：“《墨子》〈經上〉篇曰：‘知、接也’。《莊子》〈庚桑楚〉篇曰：‘知者，接也’。‘外化所以知人’，猶曰‘外化所以接人’。外化者與人交接之道也。下文云：‘外能屈伸與物推移’是也。《淮南子》〈人間〉篇作‘外化所以入人’，疑非其原文矣。”

又，“即有以經於世矣”句，〈人間訓〉作“則有以任於世矣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任於世’三字義不相屬，‘任’當爲‘徑’。徑，行也。言知天知人，則有以行於世也。下文云：‘知天而不知人，則無以與俗交；知人而不知天，則無以與道遊。’皆謂其不可行於世也。‘徑’字或作‘徑’，因誤而爲‘任’。……《文子》〈微明〉篇作‘即有以經於世矣’，經、徑，古字通，經亦行也。《莊子》〈外物〉篇曰：‘不可經於世。’”

又，“直志適情”等四句，文意與前文似難連貫，〈人間訓〉此四句爲前文敘說“單豹倍世離俗，養其內而虎食其外”與“張毅好恭，脩其外而疾攻其內”兩事例的結語。《文子》此處似《淮南子》別本的扼要摘錄。

又，“所貴乎道者，貴其龍變也”兩句，〈人間訓〉作“所以貴聖人者，以其能龍變也。”“道者”二字，〈人間訓〉作“聖人”，《文子》書中多次

¹ 〈大宗師〉篇曰：“知天之所爲，知人之所爲者，至矣。知天之所爲者，天而生也；知人之所爲者，以其知之所知，以養其知之所不知，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，是知之盛也。”〈外物〉篇曰：“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，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。”

² 〈達生〉篇曰：“魯有單豹者，巖居而水飲，不與民共利，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；不幸遇餓虎，餓虎殺而食之。有張毅者，高門縣薄，無不走也，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。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，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，此二子者，皆不鞭其後者也。”

³ 〈列御寇〉篇曰：“離內刑者，陰陽食之。”

⁴ 〈知北遊〉篇曰：“古之人，外化而內不化，今之人，內化而外不化。與物化者，一不化者也。安化安不化，安與之相靡，必與之莫多。”

出現此種情形。“守一節，推一行，雖以成滿猶不易，拘於小好而塞大道”四句，〈人間訓〉作“今捲捲然守一節，推一行，雖以毀碎滅沈，猶且弗易者，此察於小好，而塞於大道也。”“雖以成滿猶不易”句，文意不甚清楚。〈人間訓〉作“雖以毀碎滅沈，猶且弗易者”，連前文兩句，意指“現在那些勤苦用力持守個別節操，施行單一德行，即使因而遭受到詆毀、破壞、滅亡、沈沒，仍不改其志向的人。”竄入《文子》此處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，恐有訛誤。

第三、“道者，寂寞以虛無”段：見於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兩處。《文子》此段文字，有多處訛誤。首四句，〈俶真訓〉作“道出一原，通九門，散六衢，設於無垓坵之宇，寂漠以虛無，非有爲於物也，物以有爲於己也。”《文子》以“道者”略舉“道出一原”等句文意，似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所改。

又，“不以有爲於己”句，“不”字誤，〈俶真訓〉作“物”。“非道者之所爲”句，“者”似涉上“者”字而衍，〈俶真訓〉無“者”字。

又，“皆同一和也”句，“同”字，〈俶真訓〉作“閱”。于大成云：“《淮南子》〈俶真〉‘同’作‘閱’，高誘注云：‘閱，總也’。朱弁本‘同’作‘說’，‘說’即‘閱’之誤。”

又，“是故能載大員者”等句，見於〈俶真訓〉另段。《管子·心術下》“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。鏡大清者視乎大明。”《管子·內業》亦曰：“人能正靜，皮膚裕寬，耳目聰明，筋信而骨強，乃能戴大圓，而履大方，鑒於大清，視於大明。”《文子》此段文字似與稷下學派思想有關。見於〈俶真訓〉處，與其前後段文意不相連貫，當爲錯簡。

又，“無形而生於有形”句，此句與前後段文意無關，〈俶真訓〉作“無形而生有形益明矣”。〈俶真訓〉此整段結構爲：“夫秋毫之末，淪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……若夫無秋毫之微……其襲微重妙，挺捫萬物，揣丸變化，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！……蜚螭同乘天機，夫受形於一圜，飛輕微細者，猶足以脫（當作‘託’）其命，又況夫未有類也。由此觀之，無形而生有形益明矣。”《文子》此處僅存此殘文。又，“無形”不當“生於有形”，《文子》“於”字誤衍。〈道原〉篇第七章曰：“無形而有形生焉。”

第四、“是故真人託期於靈台”段：“真人”、“靈台”二詞，〈俶真訓〉作“聖人”、“靈府”。“靈臺”、“靈府”，均見於《莊子》。〈庚桑楚〉篇曰：“備物以將形，藏不虞以生心，敬中以達彼，若是而萬惡至者，皆天也，而非人也，不足以滑成，不可內於靈臺。靈臺者有持，而不知其所持，而不可持者也。”而〈德充符〉曰：“死生存亡，窮達貧富，賢與不肖毀譽，飢渴寒暑，是事之變，命之行也；日夜相代乎前，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。故不足以滑和，不可入於靈府。”《詩經·大雅·靈臺》曰：“經始靈臺，經之營之。”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曰：“《詩》云：‘經始靈臺，經之營之。……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，而民歡樂之，謂其臺曰靈臺，謂其沼曰靈沼。’”“靈府”似從“靈臺”古義轉換而來，成爲道家傳承表達心靈居處的哲學觀念。此處《文子》文字記述，似與《淮南子》文本不同。“是故真人託期於靈台”句，于大成云：“《淮南子》作‘託其神於靈府’，‘期’古通‘其’。……此文‘期’下奪‘神’字。”

又，“視於冥冥”等句，另見於《莊子·天地》。〈天地〉篇曰：“視乎冥冥！聽乎無聲。冥冥之中，獨見曉焉，無聲之中，獨聞和焉。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，神之又神而能精焉。”《淮南子》此處多引用《莊子》之文，顯示“文子外編”中此類資料，與莊學關係應極爲密切。

第五、“道者，物之所道也”段：此段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。全段內容與前四段全然不同，不僅“道、德、仁、義”並舉，並排列“道、德、仁義”三者遞減的作用，表現出與文子學派相近思想特點。〈繆稱訓〉整段文字，用以解證《易經·屯卦》六三爻辭：“即鹿無虞，惟入於林中。君子幾，不如舍，往吝。”

又，“中世守德而不懷”句，“不懷”二字，〈繆稱訓〉作“弗壞”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文子》〈微明〉篇作‘中世守德而不懷’，此文‘壞’字亦‘懷’字之誤。‘懷來’之‘懷’，言中世守德，未知仁義之爲美，猶無意乎懷來之也。字誤作‘壞’，失其旨矣。”

又，“故君子非義無以生”數句，此數句以“義”區別“君子”、“小人”，與前文以“仁義”爲“道德衰滅之下世”，二者文意不能連貫，〈繆稱訓〉文

字亦如此。〈繆稱訓〉此處資料的原本，恐即有脫文，而竄入《文子》的《淮南子》別本仍依其舊。〈繆稱訓〉三處“仁義”一詞，《文子》均作“義”，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三‘仁’字皆原文所無，此後人依上文加之也。不知此八句，與上異義。上文是言仁義不如道德，此文是言君子重義，小人重利，故以義與利欲對言，而仁不與焉。《太平御覽》〈人事部〉六十二‘義’下引此，無三‘仁’字。《文子》〈微明〉篇同。”

7-14

〔老子曰：〕

事或欲利之，適足以害之，或欲害之，乃足以利之。夫病溫而強餐之熱，病渴而強飲之寒，此衆人之所養也，而良醫所以為病也。

‘快’¹於目，悅於心，愚者之所利，有道者之所避。聖人者，先‘迂’²而後合，衆人先合而後迂。故禍福之門，利害之反，不可不察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事或欲〔以〕利之，適足以害之；或欲害之，乃‘反’以利之。〔利害之反，禍福之門戶，不可不察也。〕

陽虎為亂於魯，魯君令人閉城門而補之。得者有重賞，失者有重罪。圍三匝，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。門者止之曰：“天下探之不窮，我將出子。”陽虎因赴圍而逐，揚劍提戈而走。門者出之。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，攘祛薄腋。出之者怨之曰：“我非故與子反也，為之蒙死被罪，而乃反傷我！宜矣，其有此難也！”魯君聞揚虎失，大怒，問所出之門，使有司拘之，以為傷者受大賞，而不傷者被重罪。此所謂〔害之而反利者〕也。

何謂〔欲利之而反害之〕？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，戰酣，恭王傷而休。司

¹ “快”字原作“悅”，據朱弁注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² “迂”字原作“迎”，據景宋本、朱弁注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馬子反渴而求飲，豎陽穀奉酒而進之。子反之爲人也，嗜酒而甘之，不能絕於口，遂醉而臥。恭王欲復戰，使人召司馬子反，子反辭以心痛。王駕而往視之，入幄中而聞酒臭。恭王大怒曰：“今日之戰，不穀親傷，所恃者、司馬也，而司馬又若此，是亡楚國之社稷，而不率吾眾也。不穀無與復戰矣！”於是罷師而去之，斬司馬子反爲僇。故豎陽穀之進酒也，非欲禍子反也，誠愛而欲快之也，而適足以殺之。此所謂「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」。

夫病溫而強「之食」，病「渴」而飲之寒，此眾人之所「以爲」養也，而良醫「之」所以爲病也。悅於目，悅於心，愚者之所利「也」，「然而」有道者之所辟「也」。「故」聖人先忤而後合，眾人先合而後忤。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p. 591-594

／〈人間訓〉辨析，頁 542-543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，全章強調謹於禍福，察於利害的思想，與文子學派的觀念契合，似屬“文子外編”所輯此項資料。〈人間訓〉此處舉出“門者助陽虎逃難被傷，反受大賞”、“司馬子反飲豎陽穀奉酒，反遭被戮”兩事例，說明“害之而反利之”、“利之而反害之”，當引述“文子外編”文意而申論。

又，“乃足以利之”句，“乃足”二字，〈人間訓〉作“乃反”。前文曰：“適足以害之。”“適足”，“乃反”，二詞相應。《文子》“乃足”，恐涉前文而誤。

又，“夫病溫而強餐之熱”句，〈人間訓〉作“夫病濕者而強之食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劉本‘溫’誤作‘濕’，莊本又改爲‘濕’，皆非也。病溫者不可以食，若作病濕，則非其指矣。《文子》〈微明〉篇作‘病溫而強餐之熱，病渴而強飲之寒。’〈說林訓〉云‘病熱而強之餐，就渴而飲之寒。’溫亦熱也。又案：‘強之食’，‘食’當依〈說林訓〉作‘餐’，字之誤也。餐、寒爲韻，養、病爲韻。若作‘食’，則失其韻矣。”

又，“病渴而強飲之寒”句，于大成云：“《淮南》〈人間〉、〈說林〉‘渴’并作‘喝’，《說文》七上〈日部〉：‘喝，傷暑也’，是其誼也。此

作‘渴’，自之誤也，非其悞矣。”

又，“故禍福之門，利害之反，不可不察”三句，〈人間訓〉在“乃足以利之”句後，〈人間訓〉似依循其特殊體例而編寫¹。

7-15

〔老子曰：〕

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，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。〔故仁義者，事之常順也，天下之尊爵也。〕雖謀得計當，慮患解圖國存，其事有離仁義者，其功必不遂也。言雖無中於策，其計無益於國，而心周於君，合於仁義者，身必存。故曰：百言百計常不當者，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，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。或有功而見疑，或有罪而益信。何也？則有功者離恩義，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。魏將樂羊攻中山，其子執在城中，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。樂羊曰：“君臣之義，不得以子爲私。”攻之愈急。中山因烹其子，而遺之鼎羹與其首，樂羊循而泣之，曰：“是吾子已。”爲使者跪而啜三杯。使者歸報，中山曰：“是伏約死節者也，不可忍也。”遂降之。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。自此之後，日以不信。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。

何謂有罪而益信？孟孫獵而得麇，使秦西巴持歸烹之，麇母隨之而啼。秦西巴弗忍，縱而予之。孟孫歸，求麇安在，秦西巴對曰：“其母隨而啼，臣誠弗忍，竊縱而予之。”孟孫怒，逐秦西巴。居一年，取以爲子傅。左右曰：“秦西巴有罪於君，今以爲子傅，何也？”孟孫曰：“夫一麇而弗忍，又何況於人乎！”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。

¹ 參閱拙著《淮南子與文子考辨》，頁 535。

故趨舍不可不審也。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，而不得入魏也。功非不大也，然而累足無所踐者，不義之故也。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p. 594-595 /〈人間訓〉辨析，頁 544-545

或說聽計當而身疏，或言不用、計不行而益親。何以明之？

三國伐齊，圍平陸。括子以報於牛子曰：“三國之地不接於我，踰鄰國而圍平陸，利不足貪也。然則求名於我也。請以齊侯往。”牛子以爲善。括子出，無害子入，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。無害子曰：“異乎臣之所聞。”牛子曰：“國危而不安，患結而不解，何謂貴智！”無害子曰：“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，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，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。”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，而用括子之計，三國之兵罷，而平陸之地存。自此之後，括子日以疏，無害子日以進。

故謀患而患解，圖國而國存，括子之智得矣。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，謀無益於國，然而心調於君，有義行也。

今人待冠而飾首，待履而行地。冠履之於人也，寒不能煖，風不能障，暴不能蔽也，然而戴冠履履者，其所自託者然也。夫咎犯戰勝城濮，而雍季無尺寸之功，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，其言有貴者也。

故：義者，天下之所貴也。百言百當，不若擇趨而審行也。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p.

600-602 /〈人間訓〉辨析，頁 553-554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文意通貫，當爲完整的敘說，而散見於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三處。全章強調“仁義”觀念，或與儒家傳承有關，似原屬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後竄入《文子》。就〈人間訓〉敘說體例來看，當引用此項資料，舉事例加以闡發。

又，“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，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”兩句，見於〈人間訓〉處，作“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，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。或有功而見疑，或有罪而益信。何也……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。……此所謂有罪而益信也。”〈人間訓〉分別舉“樂羊有功而見疑”、“西巴有罪而益信”兩事例，加以申論。

又，“故仁義者，事之常順也，天下之尊爵也”三句，未見於〈人間訓〉。

又，“雖謀得計當，慮患解圖國存”二句，〈人間訓〉作“謀患而患解，圖國而國存”。《文子》“患”與“國”二字下，原恐均有重文符號，當作“慮患患解，圖國國存”。

又，“其事有離仁義者，其功必不遂也”兩句，〈人間訓〉回應前文所舉“齊王用括子之計”事，作“括子之智得矣”。

又，“言雖無中於策，其計無益於國，而心周於君，合於仁義者”四句，〈人間訓〉仍回應前文“齊王雖不聽無害子之言，但無害子日以進”事，作“無害子之慮無中策，然而心調於君”。“心周於君”句，“周”字，〈人間訓〉作“調”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調’當作‘周’。《楚辭》〈離騷〉‘雖不周於今之人兮’，王逸注曰：‘周，合也。’‘心周於君’，謂心合於君也。作‘調’者，古字通用。《文子》〈微明〉篇正作‘心周於君’。”

又，“故曰百言百計常不當者”兩句，見於〈人間訓〉另段，作“故：義者，天下之所貴也。百言百當，不若擇趨而審行也。”見於〈人間訓〉處，文字有錯亂，前文“今人待冠而飾首”段，敘說“人之使用冠履，是因為頭與腳本身需要寄託之處”，與前後文文意並非契合，恐為他章錯簡。又陶鴻慶云：“‘夫咎犯戰勝城濮’，至‘其言有貴者也’三十三字，當在下文‘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，而先萬世之利也哉’句下。”

7-16

〔老子曰：〕

教本乎君子，小人被其澤；利本乎小人，君子享其功。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〔，即通功易食而道達矣〕。

人多欲即傷義，多憂即害智。

故治國，樂所以存，虐國，樂所以亡。

水下流而廣大，君下臣而聰明，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。故君，根本也，臣，枝葉也，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，未之有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教本乎君子，小人被其澤；利本乎小人，君子享其功。昔東戶季子之世，道路不拾遺，耒耜餘糧宿諸畝首，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〔也〕。故“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”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 331／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 223

有義者不可欺以利，有勇者不可劫以懼，如飢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。人多欲‘虧’義，多憂害智，多懼害勇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 332／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 226

故治國，樂〔其〕所以存，‘亡’國，亦樂〔其〕所以亡〔也〕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 333／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 227

水下流而廣大，‘君下臣’而聰明。君不與臣爭功，而治道通〔矣〕。筦夷吾、百里奚經而成之，齊桓、秦穆受而聽之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 333／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 227

君、根本也，臣、枝葉也。根本不美、枝葉茂者，未之‘聞’也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 334／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 228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與以下二章分別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不同段落，全文敘說“君子”、“小人”的區別，說明“多欲傷義”、“君臣不相爭”等思想，與儒家相近，似原輯入“文子外編”，而，編入〈繆稱訓〉。《文子》此章，恐仍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

又，“教本乎君子”四句，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曰：“故曰：或勞心，或勞力。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於人。治於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於人，天下之通義也。”二者文意相同。

又，“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”兩句，〈繆稱訓〉作“昔東戶季子之世，道路不拾遺，耒耜餘糧宿諸畝首，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。故“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。”〈繆稱訓〉“昔東戶計子之世”兩句，與“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”

句，文意不相連貫，恐有脫文，或為錯簡。

又，“通功易食而道達矣”句，未見於《淮南子》。“食”字似應作“事”，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曰：“不通功易事，以羨補不足，則農有餘粟，女有餘布。”

又，“人多欲即傷義”兩句，與前後文意無關，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

又，“故治國”段，雖以“故”字引述，但其內容與上段文義無關，恐為殘文。見於〈繆稱訓〉文字，亦有“故”字，與其前段文意不相連屬，亦似殘文。《呂氏春秋·誣徒》引子華子曰：“王者樂其所以王，亡者亦樂其所以亡。”與此處文意相近。

又，“水下流而廣大”數句，《文子》此段敘說“君不與臣爭則治道通”與“君本臣末”二事之理。全文全文見於〈繆稱訓〉兩處。《意林》引《子思子》：曰：“君本也，臣枝葉也，本美而葉茂，本枯則葉雕。”

7-17

〔老子曰：〕

慈父之愛子者，非求其報，不可內解於心。聖主之養民，非為己用也，性不能已也。及恃其力、賴其功勛而必窮，有以為即恩不接矣。

〔故用衆人之所愛，即得衆人之力；舉衆人之所喜，即得衆人之心。〕故見其所始，則知其所終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慈父之愛子，非為報也，不可內解於心；聖‘王’之養民，非求用也，性不能已；若火之自熱，冰之自寒，夫有何脩焉！及恃其力，賴其功者，‘若失火舟中’。〔故君子見始，斯知終矣。〕

媒妁譽人，而莫之德也；取庸而強飯之，莫之愛也。雖親父慈母，不加於

此，有以為‘則’恩不接矣。故送往者，非所以迎來也；施死者，非專為生也。誠出於己，則所動者遠矣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 323 / 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 213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部份文字仍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。全文說明“慈父之愛子”、“聖主之養民”均為心性本然的表現，與儒家強調“率性之謂道”的思想相通，原為輯入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後竄入今本《文子》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慈父之愛子者”段：《莊子·人間世》曰：“天下有大戒二：其一，命也，其一，義也。子之愛親，命也，不可解於心，臣之事君，義也，無適而非君也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”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思索的問題，有相當關連，但解說的方向不同。二者均論及存在的事實，《文子》強調“慈父”、“聖主”與“子”、“民”間人倫性的價值，故說此為“心”、“性”之本然，而《莊子》則強調“子”、“臣”與“親”、“君”間不可逃脫的人世牽連，故說這是“命”、“義”的無可奈何。

又，“及恃其力、賴其功勛而必窮，有以為即恩不接矣”三句，分別見於〈繆稱訓〉兩段。前段曰：“及恃其力，賴其功者，若失火舟中。故見其始，斯知終矣。”“若失火舟中”句，高誘注曰：“若舟中之人同心救火，不相為賜也”。後段曰：“媒妁譽人，而莫之德也；取庸而強飯之，莫之愛也。雖親父慈母，不加於此，有以為則恩不接矣。”《文子》此處文義較明，意謂：“若要依恃有意的作為，仰賴賜予的功勳，二者的關係就困窮難通了，因為有所作為，二者的真情，就無從交匯。”

第二、“故用眾人之所愛”段：“故用眾人之所愛”四句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〈繆稱訓〉曰：“用百人之所能，則得百人之力；舉千人之所愛，則得千人心。”似與《文子》此處文意相近。“見其所始，則知所終”兩句，見於〈繆稱訓〉前段，為該處錯簡。

7-18

〔老子曰：〕

人以義愛，黨以群強。是故德之所施者博，即威之所行者遠，義之所加者薄，則武之所制者小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人以義愛，‘以’黨‘群’，以群強。是故德之所施者博，則威之所行者遠；義之所加者‘淺’，則武之所制者小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p. 337 / 〈繆稱訓〉辨析，頁 232-233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，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“人以義愛，黨以群強”兩句，〈繆稱訓〉作“人以義愛，以黨群，以群強。”何寧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人以義愛，以黨群，以群強’，前後文義抵牾。‘黨’上衍‘以’字，下衍‘群’字。人以義愛，黨以群強，正反相對爲文。《文子》〈微明〉篇正作‘人以義愛，黨以群強’。”《文子》此處意謂：人以道義而相愛慕，同道以群體而變得強大。所以，恩德施惠多，則威望就推行得遠，道義予人少，則勇武可制者就小。

7-19

〔老子曰：〕

以不義而得之，又不布施，患及其身。不能為人，又無以自為，可謂愚人。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。故“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，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”

*

〔德之中有道，道之中有德，其化不可極；陽中有陰，陰中有

陽，萬事盡然，不可勝明。福至祥存，禍至祥先；見祥而不為善，則福不來；見不祥而行善，則禍不至。〕

利與害同門，禍與福同鄰，非神聖莫之能分。故曰“禍兮，福所倚；福兮，禍所伏，孰知其極。”

〔人之將疾也，必先甘魚肉之味；國之將亡也，必先惡忠臣之語。故疾之將死者，不可為良醫；國之將亡者，不可為忠謀。修之身，然後可以治民，居家理¹，然後可移官長。故曰“修之身，其德乃真，修之家，其德乃餘，修之國，其德乃豐。”

民之所以生活，衣與食也。事周於衣食則有功，不周於衣食則無功。事無功德不長。故隨時而不成，無更其刑，順時而不成，無更其理，時將復起，是謂道紀。帝王富其民，霸王富其地，危國富其吏，‘治國若不足，亡國困倉虛’²。故曰“上無事而民自富，上無為而民自化。”

起師十萬，日費千金，師旅之後，必有凶年。故“兵者不祥之器也，非君子之寶也。”

“和大怨必有餘怨”，奈何其為不善也。古者親近不以言說，來遠不以言，使近者悅，遠者來。與民同欲即和，與民同守則固，與民同念者知。得民力者富，得民譽者顯。行有召寇，言有致禍。無先人言，後人‘而’³已。附耳之語，流聞千里。言者禍也，舌者機也。出言不當，駟馬不追。

*

¹ “理”字後原有“治”字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刪。

² 此句《太平御覽》卷七四二引作：“治國若不足，亂國若有餘，存國困倉實，亡國困倉虛。”今本《文子》有脫文。

³ 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補。

昔者，中黃子曰：“天有五方，地有五行，聲有五音，物有五味，色有五章，人有五位。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。上五有神人、真人、道人、至人、聖人；次五有德人、賢人、智人、善人、辯人；中五有公人、忠人、信人、義人、禮人；次五有士人、工人、虞人、農人、商人；下五有衆人、奴人、愚人、肉人、小人。”上五之與下五，猶人之與牛馬也。

聖人者，以目視，以耳聽，以口言，以足行。真人者，不視而明，不聽而聰，不行而從，不言而公。〕

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，真人未嘗過焉；賢人所以驕世俗者，聖人未嘗觀焉。

〔所謂道者，無前無後，無左無右，萬物玄同，無是無非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白公勝得荊國，不能以其府庫分人。七日，石乞入曰：“不義得之，又不能布施，患必至矣。不能予人，不若焚之，毋令人以害我。”白公弗聽也。九日，葉公入，乃發太府之貨以予衆，出高庫之兵以賦民，因而攻之，十有九日而擒白公。夫國非其有也，而欲有之，可謂至貪也矣。不能為人，又無以自為，可謂‘至愚’〔矣〕。譬白公之嗇也，‘何’以異於梟〔之〕愛其子〔也〕？故〔老子〕曰：“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也。”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p. 381-2／〈道應訓〉辨析，頁 292-293

白公勝得荊國，不能以其府庫分人。七日，石乞曰：“患至矣。不能分人則焚之，毋令人以害我。”白公又不能。九日，葉公入，乃發太府之貨予衆，出高庫之兵以賦民，因攻之。十有九日而白公死。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，可謂至貪矣；不能為人，又不能自為，可謂至愚矣，譬白公之嗇，若梟之愛其子也。

《呂氏春秋·分職》

夫禍之來也，人自生之；福之來也，人自成之。〔禍與福同門，利與害為鄰〕，非神聖‘人’，莫之能分。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／〈人間訓〉辨析，頁 539

田中之潦，流入於海；附耳之‘言’，‘聞於’千里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 p. 574
／〈說林訓〉辨析，頁 517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資料相複雜，可分為三個部份。第一部份文字全見於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；第二部份僅“利與害同門”段見於《淮南子》，其他屬未見《淮南子》的解《老》殘文；第三部份僅“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”三句，見於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，也重見於《文子·精誠》第八章，其他大段被引述為“中黃子”資料則未見於《淮南子》。此章置於篇末，極可能原屬《文子》古本殘卷，編輯者匯集於此處。

第一部份：見於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與《呂氏春秋》。〈道應訓〉所用“石乞告誡白公貪嗇”事例，與《呂氏春秋》所載略異，似各有資料來源。《文子》此段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摘要記述，或與〈道應訓〉襲自同源之解《老》資料。“持而盈之”四句，語出《老子》第九章。

第二部份：此部份可分為六段，似解《老》資料殘文，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綴合而成。

第一、“德之中有道”段：全段說明“道與德”、“陰與陽”彼此參和，交相運作，並以此闡述“禍、福”交相轉化之理。“禍兮伏知所倚，伏兮禍知所伏，孰知其極”三句，語出《老子》第五十八章。“見祥而不為善”句，于大成云：“《呂氏春秋》〈制樂〉篇，卜者曰：‘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，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；妖者禍之先者也；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’，《韓詩外傳》三，伊尹曰：‘臣聞妖者，禍之先；祥者，福之先。見妖而為善，則禍不至；見祥而為不善，則福不臻’，《說苑》〈君道〉篇，卜者曰：‘吾聞之：祥者，福之先者也，見祥而為不善，則福不生；殃者，禍之先者也；見殃而為善，則

禍不至’。則此‘不爲’二字倒，首句當作‘見祥而爲不善’。”

第二、“利與害同門”段：此段見於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，但未引《老子》經文。〈人間訓〉曰：“夫禍之來也，人自生之；福之來也，人自成之。禍與福同門，利與害爲鄰，非神聖人，莫之能分。”

第三、“人之將疾也”段：此段前後文意似不能通貫。“人之將死也”八句，說明亡國之君，必先嫌惡忠臣之語，故不可爲忠謀。此種敘說與“修之身”數句文意有欠契合。此處恐有誤奪。

“必先甘魚肉之味”句，王叔岷云：“《治要》尹‘甘’上有‘不’字，《御覽》七三八引同，惟誤爲《尹文子》文。《藝文類聚》二三、《御覽》四五九引《晏子》有此文，‘甘’上亦并有‘不’字。”

又，“修之身”等六句，語出《老子》第五十四章。《老子》此章見於郭店竹簡《老子》乙本。全文作“善建者不拔，善俾〔保〕者不兌（脫），子孫以其祭祀不屯。攸（修）之身，其惠（德）乃貞（真），攸（修）之家（家），其惠（德）又（有）舍（餘），攸（修）之向（鄉），其惠（德）乃長，攸（修）之邦，其惠（德）乃奉（豐），攸（修）之天下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家（家）。以向（鄉）觀向（鄉），以邦觀邦，以天下觀天下。嗟（吾）可（何）以智（知）天□□□□□。”

第四、“民之所以生活”段：此處似有脫文，全文文意並非通貫，強調以“周於衣食”爲事功，以“隨時”、“因時”爲道紀，並區別“帝王”、“霸王”、“危國”的不同情況。“上無事而民自富，上無爲而民自化”兩句，語出《老子》第五十七章。

第五、“起師十萬”段：此段似解《老》殘文。所引《老子》，語出第三十一章。王弼注本曰：“兵者不祥之器也，非君子之器。”帛書《老子》乙本曰：“故兵者非君子之器，兵者不祥〔之〕器也。”《文子》此處“君子之寶”句，與此二書記述不同，恐引自《老子》別本。又，《孫子·用間》：曰“凡興師十萬，出征千里，百姓之費，公家之奉，日費千金。”《尉繚子·將理》：曰“《兵法》云：‘十萬之師，日費千金。’”銀雀山漢墓竹簡《尉繚子》有

殘文曰：“故《兵策》曰：‘十萬之師出，費日千金。’”

第六、“和大怨必有餘怨”段：此段仍似解《老》資料殘文的綴合。《老子》第七十九章曰：“和大怨，必有餘怨，安可以爲善？是以聖人，執左契，而不責於人。有德司契，無德司徹。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”《文子》引“和大怨必有餘怨”，並自問曰：“奈何其爲不善也？”。“古者親近不以言說，來遠不以言，使近者悅，遠者來”四句，似解釋前句，但文意不完。“與民同欲即和，與民同守則固，與民同念者知”三句，與“得民力者富，得民譽者顯”二句，似敘說居上者需與民“同欲”、“同守”、“同念”以得民和，但文意與前文不能通貫。“使近者悅，遠者來”兩句，與竹簡《文子》編號 0818 殘文“令遠者〔來〕，令□□□□□”相近。《論語·子路》亦引孔子曰：“近者說，遠者來。”“行有召寇”數句，與前文文意無關，似另段資料殘文。“附耳之語，流聞千里”二句，見於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。

第三部份：“昔者中黃子曰”段，似古本《文子》保留“中黃子”思想資料。“中黃子”先秦典籍未見其人的記載，《文子》此處所載錄內容，恐屬道家傳說人物。于大成云：“中黃子徐注不言何人，《續義》云：‘中黃子者，古之真人歟’。考《說郛》四十三引葛洪《神仙傳》云：‘中黃子善房中之道’，今本無此文。今本《神仙傳》二：‘白石先生者，中黃丈人弟子也。《道藏》有《太清中黃真經》二卷，中黃真人注，又《太上靈寶五符序》有中黃道君語，意者其人乎。沈曾植以爲中黃之目，起自緯書，見《海日樓札叢》卷六。《尸子》卷下：‘中黃伯曰：‘余左執太行之獲，而右搏雕虎，惟象之未與，吾心試焉’云云，汪繼培疑此中黃伯即《淮南》〈繆稱〉之‘中行穆伯首伯虎’者，與道書所載異人。”

又，“有二十五人也”句，王叔岷云：“《御覽》引‘人’上有‘等’字。”于大成云：“有‘等’字是也。觀注文云云，明正文本有‘等’字也。又，敦煌所出〈二十五等人圖〉一卷，今藏巴黎圖書館，其標題亦有‘等’字，其書即取《文子》此文敷衍乘篇。”

又，“上五有神人”等句，孫詒讓云：“《五行大義》引此二十五人，唯上五與今本同，以下作‘次五有德人、賢人、善人、忠人、辯人，中五有仁人、

禮人、信人、義人、智人，次五有仕人、庶人、農人、商人、工人，下人有眾人、小人、駑人、愚人、完（當作“宀”，“肉”字俗寫。）人，與今本差異。”

又，“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”句，另見於〈精誠〉篇第八章，但〈精誠〉篇該處似錯簡。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“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”句，亦為錯簡，似竄入《淮南子》之“文子外編”殘文。¹

¹ 參見本書〈精誠〉篇第八章校訂。

八 〈自然〉篇探析

“自然”觀念首先由《老子》提出，而“自然”一詞也最先見於《老子》一書。《老子》第二十五章曰：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“自然”並非指涉最終之界定物，而是表達“一切探索邊際處顯現的萬物運作本然”。在後續古典哲學發展中，“自然”觀念形成多向的探索與發揮。“貴因”、“執一”、“無爲”等說，就是其中重要一些的闡釋。

《文子》書中“自然”一詞出現多次¹，應是《文子》古本重要哲學論點之一。現存先秦典籍，未有以“自然”名篇者。徐靈府注曰：“自然，蓋道之絕稱，不知而然，亦非不然，一萬物皆然，不得不然，然而自然非有能然，無所因假，故曰自然。”這僅對“自然”篇目的觀念提出解釋，並未提及“自然”名篇的問題。我們認為今本〈自然〉篇部份資料，或來自文子學派晚期思想發展史料，但定以“自然”篇名，可能出自道士之手。

本篇可分為十二章，其中第一、第三、第十一章，與第六章後段、第七章前兩段，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；第二章與第五章，見於〈齊俗訓〉；第四章與第六章前段，見於〈泰族訓〉；第七章後段與第八章見於〈主術訓〉；第九章與

¹ 如：“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，因其自然而推之。……無不治者，因物之相然。”（〈道原〉篇第二章）“循道理之數，因天地自然，即六合不足均也。”（〈道原〉篇第十章）“正其道而物自然。”（〈精誠〉篇第一章）“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，爲能有之。”（〈精誠〉篇第三章）“聖人……懷自然，保至真，抱真推誠。”（〈精誠〉篇第九章）“極自然至精之感，弗召自來，不去而往，窈窈冥冥，不知所爲者而功自成。”（〈精誠〉篇第十一章）“故聖人……治隨自然，己無所與。”（〈符言〉篇第十二章）“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。”（〈符言〉篇第十七章）“故聖人立法，以導民之心，各使自然。”（〈自然〉篇第三章）“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。”（〈自然〉篇第六章）“名各自名，類各自以，事由自然，莫出於己。”（〈自然〉篇第七章）“因資而立功，推自然之勢，曲故不得容。”（〈自然〉篇第九章）“循自然之道，緣不得已矣。”（〈下德〉篇第十一章）“不用適然之教，而得自然之道，萬舉而不失矣。”（〈上義〉篇第二章）。

第十章見於〈脩務訓〉；第十二章，見於〈兵略訓〉。

8-1

〔老子曰：

清虛者，天之明也；無為者，治之常也。去恩慧¹，捨聖智，外賢能，廢仁義，滅事故，棄佞辯，禁姦偽，則賢不肖者齊於道矣。靜則同，虛則通，至德無為，萬物皆容，虛靜之道，天長地久，神微周盈，與物無宰。

十二月運行，周而復始，金木水火土，其勢相害，其道相待。故至寒傷物，無寒不可，至暑傷物，無暑不可，故可與不可皆可。是以大道無所不可，可在其理，見可不趨，見不可不去，可與不可，相為左右，相為表。

凡事之要，必從一始，時為之紀，自古及今，未嘗變易，謂之天理。上執大明，下用其光。

道生萬物，理於陰陽，化為四時，分為五行。各得其所，與時往來，法度有常，下及無能。上道不傾，群臣一意。天地之道無為而備，無求而得，“是以知其無為而有益也。”〕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文字古樸簡要，當屬古本《文子》資料，似文子學派後續發展的解《老》史料，但全章內容並非完整，恐有脫文。全文可分為四段。

¹ 景宋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惠”。

第一、“清虛者段”：此段強調“清虛”、“無爲”觀念，承襲《老子》思想，“外賢能”、“廢仁義”也與《老子》之旨相合。但對“仁義”問題的看法，與文子重“四經”的人文建構訴求有別，似文子學派南方傳承的發展。

第二、“十二月運行”段：此段說明十二月承續運行，五行相互生剋，推衍“可與不可皆可”之義，與《莊子·齊物論》“可乎可，不可乎不可”思想相近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亦曰：“故可乎可，而不可乎不可；不可乎不可，而可乎可。”《莊子釋文》引崔本於〈齊物論〉篇“無物不然無物不可”句下有“可於可，而不可於不可；不可於不可，而可於可也”十九字，與〈泰族訓〉文字同。此種資料當與《莊子》一書的傳承有關。

第三、“凡事之要”段：此段所稱“凡事之要，必從一始，時爲之紀，自古及今，未嘗變易，謂之天理”，思想近於《黃帝四經》，《黃帝四經·論約》曰：“四時有度，天地之李（理）也。”〈兵容〉篇曰：“聖人之功，時爲之庸（用），因時秉□，□必有成功。”“四時有度”、“時爲之用”與“時爲之紀”相類，“天地之理”即“天理”。〈姓爭〉篇曰：“靜作得時，天地與之；靜作失時，天地奪之。”又曰：“夫天地之道，寒涅（熱）燥濕，不能並立。剛柔陰陽，固不兩行。兩相養，時相成。居則有法，動作〈則〉循名，其事若易成。若夫人事則無常，過極失（佚）當，變故易常……。”也與《文子》“天理”的觀念相合。

第四、“道生萬物”段：此段文意恐非完整，“道生萬物”四句，指“道的創生過程”；“各得其所”四句，說明個別物的生存樣態。“上道不傾”兩句，似指爲政之事。“天地之道”三句，言天道的運作。引用《老子》經文，語出第四十三章。

8-2

〔老子曰：〕

樸，至大者無形狀；道，至大者無度量。故天圓不中規，地方

不中矩。往古來今謂之宙，四方上下謂之宇，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。故見不遠者，不可與言大，知不博者，不可與論至。

夫稟道與物通者，無以相非。故三皇五帝，法籍殊方，其得民心一也。

若夫規矩勾繩，巧之具也，而非所以為巧也。故無絃雖師文不能成其曲，徒絃則不能獨悲。故絃悲之具也，非所以為悲也。至於神和，游於心手之間，放意寫神，論變而形於絃者，父不能以教子，子亦不能受之於父，此不傳之道也。故肅者，形之君也，而寂寞者，音之主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樸，至大者無形狀，道，至眇者無度量，故天〔之〕員〔也〕不中規，地〔之〕方〔也〕不中矩。往古來今謂之宙，四方上下謂之宇，道在其間，而莫知其所。故〔其〕見不遠者，不可與語大；〔其〕‘智’不‘閎’者，不可與論至。昔者馮夷得道，以潛大川；鉗且得道，以處崑崙。扁鵲以治病，造父以御馬，羿以之射，倕以之斲，所為者各異，而所道者一也。

夫稟道以通物者，無以相非也。譬如同陂而溉田，其受水鈞也。今屠牛而烹其肉，或以為酸，或以為甘，煎熬燎炙，齊味萬方，其本一牛之體。伐榱楠豫樟而剖梨之，或為棺槨，或為柱梁，披斷撥櫟，所用萬方，然一木之樸也。

故百家之言，指奏相反，其合道一體也。譬若絲竹金石之會，樂同也，其曲家異，而不失於體。伯樂、韓風、秦牙、箎青，所相各異，其知馬一也。

故三皇五帝，法籍殊方，其得民心‘鈞’也。故湯入夏而用其法，武王入殷而行其禮，桀、紂之所以亡，而湯、武之所以為治。

故剗剗銷鋸陳，非良工不能以制木；鑪臺埴坊設，非巧冶不能以冶金。屠牛垣一朝解九牛，而刀以剃毛；庖丁用刀十九年，而刀如新剖斲。何則？游乎眾虛之間。

若夫規矩‘鈞’繩者，〔此〕巧之具也，而非‘所以巧也’。故‘瑟無絃’，

雖師文不能〔以〕成曲；徒絃、則不能悲。故絃、悲之具也，而非所以為悲也。若夫工匠之為連鑊、運開、陰閉、眩錯，入於冥冥之眇、‘神調之極’，游‘乎’心手〔眾虛〕之間，而莫與物為際者，父不能以教子。瞽師之放意相物，‘寫神愈舞’，而形乎絃者，‘兄不能以喻弟’。今夫為平者準也，為直者繩也。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，可以平直者，此不共之術也。

故叩宮而宮應，彈角而角動，此同音之相應也。其於五音無所比，而二十五絃皆應，此不傳之道也。故‘蕭條’者，形之君；而寂漠者，音之主也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p. 362-365 / 〈齊俗訓〉辨析，頁 267-269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。全章資料可分為三段，文意並不完整。見於〈齊俗訓〉處，多以“故”形式引述。此章恐原屬輯入“文子外編”之先秦史料，《淮南子》引用並加以申述，後竄入《文子》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樸至大者”段：孫星衍編《尸子集本》以“上下四方曰宇；往古來今曰宙”兩句，為《尸子》佚文。《莊子·庚桑楚》也對“宇宙”一詞提出詳盡解說。〈庚桑楚〉曰：“出無本，入無竅。有實而無乎處，有長而無乎本剝，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。有實而無乎處者，宇也。有長而無本剝者，宙也。”此章資料似與《莊子》學派思想有關。〈齊俗訓〉引用，並舉具體事例加以申論。

又“故天圓不中規，地方不中矩”兩句，“中”字，〈齊俗訓〉均作“得”。俞樾校〈淮南子〉云：“兩‘得’字皆當為‘中’。《周官》師氏：‘掌國中失之事’，故書中為得，是其例也。《文子》〈自然〉篇正作‘天圓不中規，地方不中矩。’”

第二、“夫秉道與通物者”段：見於〈齊俗訓〉處屬另段，舉出多項例證加以說明。《文子》無此例證，而下接“故三皇五帝”三句，文意與前文不相連貫，恐為殘文。〈齊俗訓〉彼處作“故三皇五帝，法籍殊方，其得民心鈞也。”並下接“故湯入夏而用其法，武王入殷而行其禮，桀、紂之所以亡，而湯、武

之所以爲治。”〈齊俗訓〉前段說“法籍殊方”，後段言“故湯入夏而用其法，武王入殷而行其禮”，前後文意矛盾。〈齊俗訓〉“故三皇五帝”三句亦當爲殘文。

第三、“若夫規矩勾繩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文氣與前段不能通貫，當屬另段資料。見於〈齊俗訓〉處，前舉“屠牛垣一朝解九牛，而刀可以剃毛；庖丁用刀十九年，而刀如新剖斲”二事。

又“而非所以爲巧也”句，〈齊俗訓〉無“爲”字，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巧也’上當有‘爲’字，下文云：‘故弦，悲之具也，而非所以爲悲也。’與此相對爲文。《太平御覽》〈工藝部〉九引此，正作‘非所以爲巧’。《文子》〈自然〉篇同。

又，“游於心手之間”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游乎心手眾虛之間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眾虛’二字因上文‘游乎眾虛之間’而誤衍也。上文說庖丁解牛，批卻導竅，游刀有餘，故曰‘游眾虛之間’。此是說工匠爲連鑊之事，不當言‘眾虛’也。且‘心手之間’，謂心與手之間也，則不當有‘眾虛’二字明矣。《文子》作‘由於心手之間’，無‘眾虛’二字。”

又，“放意寫神，論變而形於絃者”，〈齊俗訓〉作“瞽師之放意相物，寫神愈舞，而形乎絃者”。“論變”二字不可解，恐誤。

又，“故肅者”三字，〈齊俗訓〉作“蕭條者”。俞樾云：“‘肅’當作‘蕭’，‘蕭’下脫‘條’字。‘蕭條’、‘寂寞’相對成文，蕭條則無形也，而爲形之君，寂寞則無音也，而爲因之主。”

8-3

〔老子曰：

天地之道，以德為主，道為之命，物以自正。至微甚內，不以事貴。故不待功而立，不以位為尊，不待名而顯，不須禮而莊，不

用兵而強。

故道立而不教，明照而不察。道立而不教者，不奪人能也；明照而不察者，不害其事也。夫教道者，逆於德，害於物。故陰陽四時，金木水火土，同道而異理，萬物同情而異形。知者不相教，能者不相受。故聖人立法，以導民之心，各使自然。故生者無德，死者無怨。

“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，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”夫慈愛仁義者，近狹之道也，狹者入大而迷，近者行遠而惑。聖人之道，入大不迷，行遠不惑，常虛自守，可以為極，是謂天德。〕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全章內容與本篇第一章相類，似原屬古本《文子》資料殘文，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分置兩處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天地之道”段：此段說明“天地之道”，以“本質之德”為根基，以“本然之運行”為依循，而萬物各自得其正處。故“不待功而立，不以位為尊，不待名而顯，不須禮而莊，不用兵而強”，文意完整。

第二、“故道立而不教”段：“道立而不教，明照而不察”兩句，發揮《老子》“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”¹的思想。“夫教道者”下，文句似有錯亂，其原始資料或作：

夫教道者，逆於德，害於物。〔故陰陽四時，金木水火土，同道而異理，萬物同情而異形。〕知者不相教，能者不相受。〔故聖人立法，以導民之心，各使自然。〕故生者無德，死者無怨。（註：方括弧內文字為錯簡）

¹ 《老子》第二章曰：“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萬物作焉而不辭。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。”

此段說明“教”、“導”的人爲方式，違逆萬物之德，有害於物的本性。“故陰陽四時”四句，與“故聖人立法”三句，與此種文意不合，恐爲錯簡。

“故陰陽四時，金木水火土，同道而異理”，與本篇第一章“十二月運行，周而復始，金木水火土，其勢相害，其道相待”等句，意含相通，或爲彼處資料。

又，“知者不相教，能者不相受”兩句，文意似上承此段首三句，並當聯繫下文“故生者無德，死者無怨”兩句。

又，“故聖人立法，以導民心，各使自然”三句，文意與前文“夫教道者逆德也”相違。此三句當爲他處錯簡，或爲後人注文竄入。

第三、“天地不仁”段：此段闡釋《老子》第五章“不仁”的觀念¹。《文子》以“慈愛仁義”解釋“仁”，並認爲是“近狹之道”。“慈愛仁義”表現出“人”的價值要求，而非萬物普遍的本然，故稱之爲“近狹”。“聖人之道”以“虛”自守，映照“天之本然”，故謂之“天德”。此種思想與竹簡《文子》強調“仁、義”積極性作用的“四經”不合，恐爲文子後學思想的發展。

8-4

〔老子曰：〕

聖人天覆地載，日月照臨，陰陽和，四時化，懷萬物而不同，無故無新，無疏無親，故能法天者。天不一時，地不一材，人不一事，故緒業多端，趨行多方。

故用兵者，或輕或重，或貪或廉，四者相反，不可一也。輕者欲發，重者欲止，貪者欲取，廉者不利非其有也。

故勇者可令進鬥，不可令持堅；重者可令固守，不可令凌敵；

¹ 《老子》第五章曰：“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。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爲芻狗。”

貪者可令攻取，不可令分財；廉者可令守分，不可令進取；信者可令持約，不可令應變。五者，聖人兼用而材使之。

夫天地不懷一物，陰陽不產一類。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，山林不讓枉撓以成其崇。〔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〕。夫守一隅而遺萬方，取一物而棄其餘，即所得者寡，而所治者淺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聖人天覆地載，日月照，陰陽‘調’，四時化，‘萬物不同’，無故無新，無疏無親，故能法天。天不一時，地不一‘利’，人不一事，‘是以’緒業〔不得不〕多端，趨行〔不得不〕‘殊’方。五行異氣而皆調和，六藝異科而皆同道。

五行異氣而皆和，六藝異科而皆道。溫惠柔良者，《詩》之風也，淳龐敦厚者，《書》之教也；清明條達者，《易》之義也；恭儉尊讓者，《禮》之為也；寬裕簡易者，《樂》之化也；刺幾辯義者，《春秋》之靡也。故《易》之失鬼，《樂》之失淫，《詩》之失愚，《書》之失拘，《禮》之失伎，《春秋》之失訾。六者，聖人兼用而財制之。失本則亂，得本則治。其美在〔和〕，其失在權。

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穀，異物而皆任，規矩權衡準繩，異形而皆施，丹青膠漆，不同而皆用，各有所適，物各有宜。輪圓輿方，轅從衡橫，勢施便也。驂欲馳，服欲步，帶不厭新，鉤不厭故，處地宜也。〈關雎〉興於鳥，而君子美之，為其雌雄之不〔乘〕居也；〈鹿鳴〉興於獸，而君子大之，取其見食而相呼也。泓之戰，軍敗君獲，而《春秋》大之，取其不鼓不成列也；宋伯姬坐燒而死，而《春秋》大之，取其不踰禮而行也。

成功立事，豈足多哉，方指所言，而取一概焉爾。王喬、赤松去塵埃之間，離群慝之紛，吸陰陽之和，食天地之精，呼而出故，吸而入新，蹀虛輕舉，乘雲遊霧，可謂養性矣，而未可謂孝子也。周公誅管叔、蔡叔，以平國弭亂，可謂忠臣也矣，而未可謂〔悌〕弟也。湯放桀，武王誅紂，以為天下去殘除賊，可謂惠君矣，而未可謂忠臣矣也。樂羊攻中山，未能下，中山烹其子，而食之

以示威，可謂良將矣，而未可謂慈父也。故可乎可，而不可乎不可；不可乎不可，而可乎可。

舜、許由異行而皆聖，伊尹、伯夷異道而皆仁，箕子、比干異趨而皆賢。

故用兵者，或輕或重，或貪或廉，〔此〕四者相反〔而〕不可一〔無〕也。輕者欲發，重者欲止，貪者欲取，廉者不利非其有。故勇者可令進鬥，〔而〕不可令持‘牢’；重者可令‘埴固’，〔而〕不可令‘凌’敵；貪者可令‘進’取，〔而〕不可令‘守職’；廉者可令守分，〔而〕不可令進取；信者可令持約，〔而〕不可令應變。五者〔相反〕，聖人兼用而‘財’使之。

夫天地不‘包’一物，陰陽不‘生’一類。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，山不讓‘土石’以成其‘高’。夫守一隅而遺萬方，取一物而棄其餘，‘則’其所得者‘鮮’，而所治者淺矣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，p. 674-677 / 〈泰族訓〉辨析，頁 623-626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說明“聖人”法天道，包懷萬物，兼用而裁使之，應屬輯入“文子外編”之道家傳承資料，後竄入《文子》。全文見於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，〈泰族訓〉此處資料並不整齊，其中有脫文與錯簡。以下分四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聖人天覆地戴”段：“懷萬物而不同”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萬物不同”。《文子》此句意指：聖人懷容萬物而不偏執於黨同。〈泰族訓〉無“懷”字，文義不通，恐有奪誤，〈自然〉篇保留《淮南子》舊文。

又，“地不一材”句，“材”字，〈泰族訓〉作“利”。“天不一時”、“地不一利”兩句，“天時”、“地利”相對爲文，《文子》“材”字，當爲“利”之形誤。

第二、“故用兵者”段：見於〈泰族訓〉處，舉出多種事例，闡發“聖人緒業多端，趨行殊方”之義，而引述“故用兵者”段加以解證。

第三、“故勇者可令進鬥”段：此段與上段分屬不同資料，前段舉“用兵者，或輕或重，或貪或廉”四種狀況，此段舉“勇者”、“重者”、“貪者”、“廉者”、“信者”五種士兵。“五者，聖人兼用而材使之”句，〈泰族訓〉

作“五者相反，聖人兼用而財使之”。〈自然〉篇“者”下恐奪“相反”二字，而“材”、“財”，均爲“裁”之借字。

第四、“夫天不懷一物”段：此段回應第一段“聖人……懷萬物而不同”段。“山林不讓枉撓以成其崇”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”。“枉撓”，指曲弱之木。《淮南子·脩務訓》“琴或撥刺枉撓”句下，高誘注：“枉撓，曲弱。”《文子》此句意謂：山林不排斥曲弱的樹木，所以成就了它的高崇。《文子》此處資料與今本《淮南子》文字記述不同。

又，“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”句，未見於〈泰族訓〉，恐爲“文子外編”舊文。《文選·賤逐客書》注引作“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”，今本“其”字似衍。

8-5

〔老子曰：〕

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日月之所照，形殊性異，各有所安。樂所以為樂者，乃所以為悲也；安所以安者，乃所以為危也。故聖人之牧民也，使各便其性，安其居，處其宜，為其所能，周其所適，施其所宜，如此則萬物一齊，無由相過。天下之物，無貴無賤，因其所貴而貴之，物無不貴，因其所賤而賤之，物無不賤。故“不尚賢”者，言不放魚於木，不沉鳥於淵。

昔堯之治天下也，舜為司徒，契為司馬，禹為司空，后稷為田疇，奚仲為工師。其導民也，水處者漁，林處者采，谷處者牧，陵處者田。地宜‘其’¹事，事宜其械，械宜其材。皋澤織網，陵坡耕田，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，以所工易所拙。是以離叛者寡，聽

¹ 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補。

從者衆。若風之過‘簫’¹，忽然而感之，各以清濁應。

物莫不就其所利，避其所害。是以鄰國相望，雞狗之音相聞，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，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，皆安其居也。故亂國若盛，治國若虛，亡國若不足，存國若有餘。虛者，非無人也，各守其職也；盛者，非多人也，皆徼於末也；有餘者，非多財也，欲節而事寡也；不足者，非無貨也，民鮮而費多也。故先王之法，非所作也，所因也；其禁誅，非所為也，所守也。〔上德之道也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廣廈闊屋，連闔通房，人之所安也，鳥入之而憂。高山險阻，深林叢薄，虎豹之所樂也，人入之而畏。川谷通原，積水重泉，黿鼉之所便也，人入之而死。〈咸池〉、〈承雲〉、〈九韶〉、〈六英〉，人之所樂也，鳥獸聞之而驚。深谿峭岸，峻木尋枝，猿狖之所樂也，人上之而慄。〔形殊性詭，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哀，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〕。乃至‘天地之所覆載’，日月之照〔詔〕，使各便其性，安其居，處其宜，為其能。

故愚者有所脩，智者有所不足；柱不可以摘齒，筐不可以持屋；馬不可以服重，牛不可以追速，鉛不可以為刀，銅不可以為弩，鐵不可以為舟，木不可以為釜。各用之於其所適，施之於其所宜，即萬物一齊，而無由相過。

夫明鏡便於照形，其於以函食不如簞；犧牛粹毛，宜於廟牲，其於以致雨，不若黑蜃。由此觀之，物無貴賤。因其所貴而貴之，物無不貴也；因其所賤而賤之，物無不賤也。

夫玉璞不厭厚，角觶不厭薄；漆不厭黑，粉不厭白。此四者相反也，所急則均，其用一也。今之裘與蓑，孰急？見雨則裘不用，升堂則蓑不御，此代為常者也。譬若舟、車、楫、肆、窮廬，故有所宜也。故老子曰“不上賢”者，

¹ 原作“簫”，李定生云：“‘簫’當作‘簫’。……《文選·漢高祖功臣頌》注引作‘簫’，是其證。”

言不致魚於木，沈鳥於淵。

故堯之治天下也，舜為司徒，契為司馬，禹為司空，后稷為‘大田師’，奚仲為工。其導〔萬〕民也，水處者漁，‘山處者木’，谷處者牧，‘陸’處者‘農’。地宜其事，事宜其械，械宜其用〔，用宜其人〕。澤皋織網，陵阪耕田，得以所有易所無，以所工易所拙，是故離叛者寡，而聽從者眾。譬若播棊丸於地，員者走澤，方者處高，各從其所安，夫有何上下焉！若風之過簫也，忽然感之，各以清濁應矣。

夫猿狖得茂木，不舍而穴；狙狖得埵防，弗去而緣；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。

是故鄰國相望，雞狗之音相聞，而足跡不接諸侯之境，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，皆各得其所安。

故亂國若盛，治國若虛，亡國若不足，存國若有餘。虛者非無人也，皆守其職也；盛者非多人也，皆徼於末也；有餘者非多財也，欲節事寡也；不足者非無貨也，民躁而費多也。

故先王之法籍，非所作也，其所因也。其禁誅，非所為也，其所守也。《淮

南子·齊俗訓》p. 347-351 / 〈齊俗訓〉辨析，頁 250-253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論述萬物“形殊性異，各有所安”，聖人因之“以養民，使各便其性，安其居”，如此“萬物一齊，無由相過”，並稱之為“上德之道”。全文見於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。《文子》此章似“文子外編”資料竄入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天之所覆”段：此段“萬物一齊，無由相過”的思想，與《莊子·齊物論》相近。此處資料當屬南方道家傳承，與竹簡《文子》晉學觀念有別，當屬“文子外編”資料竄入。《文子》全段文意與〈齊俗訓〉相近，但論述的方式有別。

“樂所以為樂者”等四句，〈齊俗訓〉先舉出五種事例加以申述：“廣廈闊屋，連闔通房，人之所安也，鳥入之而憂”，“高山險阻，深林叢薄，虎豹

之所樂也，人入之而畏”，“川谷通原，積水重泉，黿鼉之所便也，人入之而死”，“〈咸池〉、〈承雲〉、〈九韶〉、〈六英〉，人之所樂也，鳥獸聞之而驚”，“深谿峭岸，峻木尋枝，蜃蛟之所樂也，人上之而慄”，來說明“形殊性詭”，再說“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，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。”。〈齊俗訓〉下文曰：“乃至天地之所覆載，日月之照認，使各便其性，安其居，處其宜，爲其能。”此數句文意不完，與前文亦不能承接，當有脫誤。

又，“故聖人之牧民也”數句，《文子》說明聖人牧民的情況，而〈齊俗訓〉則先說：“故愚者有所脩，智者有所不足；柱不可以摘齒，筐不可以持屋；馬不可以服重，牛不可以追速，鉛不可以爲刀，銅不可以爲弩，鐵不可以爲舟，木不可以爲釜”，因此若能“各用之於其所適，施之於其所宜，即萬物一齊，而無由相過。”二者解說的方式不同。

又，“天下之物，無貴無賤”兩句，〈齊俗訓〉申論作“夫明鏡便於照形，其於以函食不如簞；犧牛粹毛，宜於廟牲，其於以致雨，不若黑蜃。由此觀之，物無貴賤。”此處文意見於《莊子·秋水》，〈秋水〉篇曰：“以道觀之，物無貴賤；以物觀之，自貴而相賤；以俗觀之，貴賤不在己。以差觀之，因其所大而大之，則萬物莫不大；因其所小而小之，則萬物莫不小。”

又，“不尙賢”句，語出《老子》第三章。此數句前，〈齊俗訓〉舉出多重事例，說明“物各有其所用”。

第二、“昔堯之治天下也”段：“林處者采”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山處者木”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木’乃‘采’之壞字，謂采樵也。‘山處者采’，與上句‘水處者漁’，下句‘谷處者牧’，‘陸處者農’一律。……《文子》〈自然〉篇作‘林處者采’，可據以訂正。”

又，“地宜其事，事宜其械，械宜其材”三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地宜其事，事宜其械，械宜其用，用宜其人”。《文子》恐有脫誤。

又，“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”句，〈齊俗訓〉無“無是則民”四字。何寧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得以所有易所無’二句，文義不備。上文‘其導萬民也’云云，此二句乃總上之辭，承‘其導萬民’言之。得以所有易所無，以

所工易所拙，民也，句前不得無主語。《文子》〈自然〉篇‘得以所有’上有‘如是則民’四字，此亦當有。”

又，“若風之過蕭”句，“過”字，〈齊俗訓〉作“遇”。陳觀樓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各本‘過’字皆誤作‘遇’，唯《道藏》本不誤。《文子》〈自然〉篇正作‘若風之過蕭’。”

第三、“物莫不就其所利”段：此段敘說“物莫不見其所利，民莫不安其所居”。“故亂國若盛”等四句，與〈齊俗訓〉同。《文子》下文分別解釋“虛者”、“盛者”、“有餘者”、“不足者”，此四句句序恐有錯亂，似當作“治國若虛，亂國若盛，存國若有餘，亡國若不足。”四句文意，近於《文子·微明》第十九章：“治國若不足，亡國困倉虛”，《太平御覽》卷七四二引作：“治國若不足，亂國若有餘，存國困倉實，亡國困倉虛。”于大成¹云：“《淮南》原文有錯亂，依陶鴻慶校，彼文當云：‘故亂國若盛，治國若虛，存國若不足，亡國若有餘。虛者非無人也，皆守其職也；盛者非多人也，皆徼於末也；不足者非多財也，欲節事寡也；有餘者非無貨也，民躁而費多也。’《鹽鐵論》〈本議〉篇云：‘老子曰：貧國若有餘，非多才也，嗜欲眾而民躁也。’楊樹達謂以桓寬此文證《淮南》，陶說甚確。又桓寬明引‘老子曰’，而《老子》無此文，《淮南》此文不云是《老子》，則漢時《文子》自有此文，疑《淮南》此文本於《漢志》著錄之《文子》，今本《文子》則又本於《淮南》也。”王利器《鹽鐵論校注》亦云：“案：此所引《老子》，蓋《文子》〈自然〉篇之異文也。《文子》〈自然〉篇曰：‘故亂國若盛，治國若虛，亡國若不足，存國若有餘。虛者，非無人也，各守其職也；盛者，非多人也，皆徼於末也；有餘者，非多財也，欲節而事寡也；不足者，非無貨也，民鮮而費多也。’（又見《淮南子》〈齊俗訓〉）即此文所本，以所引明稱‘《老子》曰’，故知所用為《文子》而非《淮南子》也。《文子》以治亂、存亡對言，此文作‘貧’，蓋反用其義，故又引下文‘欲節事寡’為‘嗜欲眾’也。躁謂浮躁，之謂。”植案：《鹽鐵論》當引自《文子》，但所見文本文字，恐與今本不同。漢時《文子》傳本可能即有使用“老子曰”體例者，或當時士人視此句出自《老子》別本。

¹ 于大成，〈文子自然校釋〉，幼獅學誌第十四卷第一期 1977 年，台北。後引同書不標明出處。

又，“故先王之法”段，重見於《文子·道原》第十章，〈道原〉彼處文字似錯簡重出。

又，“上德之道也”句，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恐爲後人所加按語。

8-6

〔老子曰：〕

以道治天下，非易人性也，因其所有而條暢之，故因即大，作即小。古之瀆水者，因水之流也；生稼者，因地之宜也；征伐者，因民之欲也。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。

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。故先王之制法，因民之性而為之節文。無其性，不可使順教；其有性，無其資，不可使遵道。人之性有仁義之資，其非聖人為之法度，不可使向方。因其所惡以禁姦，故刑罰不用，威行如神。因其性即天下聽從；拂其性，即法度張而不用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天地四時，非生萬物也，神明接，陰陽和，而萬物生。‘聖人之’治天下，非易‘民’性也，‘拊循’其所有而‘滌蕩’之，故因則大，‘化則細矣’。〔禹鑿龍門，闢伊闕，決江河濬河，東注之海〕，因水之流也。〔后稷墾草發菑，糞土樹穀，使五種各得其宜〕，因地之勢也。〔湯、武革車三百乘，甲卒三千人，討暴亂，制夏、商〕，因民之欲也。〔故〕能因，則無敵於天下矣。

〔夫〕物有〔以〕自然，而後人事有治也。故良匠不能斲金，巧治不能鑠木，金之勢不可斲，而木之性不可鑠也。埴埴而為器，窰木而為舟，鑠鐵而為刃，鑄金而為鐘，因其可也。駕馬服牛，令雞司夜，令狗守門，因其然也。

民有好色之性，故有大婚之禮；有飲食之性，故有大饗之誼；有喜樂之性，

故有鍾鼓箎絃之音；有悲哀之性，故有衰經哭踊之節。

故先王之制法〔也〕，因民之‘所好’，而為之節文者也。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，故男女有別；因其喜音而正〈雅〉、〈頌〉之聲，故風俗不流；因其寧家室、樂妻子，教之以順，故父子有親；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，故長幼有序。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，饗飲習射以明長幼，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，入學庠序以脩人倫。此皆人之所有於性，而聖人之所匠成也。

〔故〕無其性，不可‘教訓’；有其性，無其‘養’，不能‘遵道’。繭之性為絲，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，則不能成絲。卵之化為雛，非慈雌嘔煖覆伏，累日積久，則不能為雛。人之性有仁義之資，非聖王為之法度〔而教導之〕，〔則〕不可使‘鄉’方。

故先王之教也，因其所喜以勸善，因其所惡以禁‘奸’，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‘流’，‘政令’〔約省而化燿〕如神。如因其性，‘則’天下聽從；‘拂’其性，則法‘縣’而不用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p. 669-671 / 〈泰族訓〉辨析，頁 617-619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可分為兩個部份，第一部份見於〈泰族訓〉，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第二部份包含數段資料，均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文中多引用《老子》經文，或屬解《老》資料殘文。

第一、“以道治天下”段：此段論述“以道治天下”，並非“變易人性”，而是因循其本然，故“能因即無敵於天下”。“以道治天下，非易人性也”兩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聖人之治天下，非易民性也。”下文多言“民之欲”、“民之性”，此處“人”字當作“民”。

又，“因其所有而滌暢之”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。”二者所據文本似不同。

又，“故因即大，作即小”兩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故因則大，化則細。”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化’字不可通，‘化’當為‘作’，字之誤。聖人因民性而條暢之，所謂因也。反是，則為作矣。……《文子》〈道原〉篇作

‘因即大，作即細’，〈自然〉篇作‘因即大，作即小’，皆其證。”

又，“瀆水者”、“生稼者”、“征伐者”等泛稱之詞，《淮南子》舉以“禹”、“后稷”、“湯”、“武”具體人物的事例。

第二、“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”段：“因民之性而爲之節文”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故先王之制法也，因民之所好，而爲之節文者也。”“因民之性”與“因民之所好”，二者差異頗大。《文子》敘說人性的可能，而〈泰族訓〉則強調人性的欲向。〈泰族訓〉而在此句下，即以大段文字闡釋“因民之好而爲之節文”的事項，並結論曰：“此皆人之所有於性，而聖人之所匠成也。”

又，“無其性，不可使順教；有其性，無其資，不可使遵道”四句，“使順教”三字，〈泰族訓〉作“教訓”。“使順教”指“因其性而節文”，“教訓”二字恐誤。“無其資”三字，〈泰族訓〉作“無其養”。“資”，有稟賦之義，與“性”意含相近，恐爲“養”字之誤。《荀子·性惡》：“今人之性，生而離其樸，離其資，必失而喪之。”楊倞注：“資，才也。”

*

〔道德者，功名之本也，民之所懷也，民懷之則功名立。

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，江海無為以成其大，處下以成其廣，故能長久，“為天下谿谷，其德乃足”。無為故能取百川，不求故能得，不行故能至，“是以取天下而無事”。不自貴故富，“不自見故明，不自矜故長”，處不有之地，故為天下王。“不爭，故莫能與之爭”，“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”，江海近於道，故能長久，與天地相保。

王公修道，則“功成不有”，不有即強固，強固而不以暴人。道深即德深，德深即功名遂成，“此謂玄德，深矣！遠矣！其與物反矣。”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部份文字，全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內容似與文子學派思想相關，當屬古本《文子》資料，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道德者”段：“道”、“德”、“功”、“名”，均為《老子》重要觀念，但並未以“道德”、“功名”二詞連稱。以“道德”作為“功名之本”，顯然是《老子》哲學的一種推衍。《老子》重天下之事功，全書七次論及“功”的問題。¹“功名”一詞是將“名”的“彰顯”義，結合在“事功”的作用上。而“道德”一詞是將“道”的“始源”意義，確立在“治德”的根基上，似屬文子學派後續的思想發展。

第二、“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”段：此段似解《老》資料殘文的綴合，多處使用《老子》用語，或取自《老子》經文，如：“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”句，近於《老子》第三十二章：“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於江海”與《老子》第六十六章：“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”。“為天下溪谷，其德乃足”兩句，近於《老子》第二十八章：“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”。“是以取天下而無事”句，語出《老子》第四十八章：“取天下常以無事”。“不自見故明，不自矜故長”兩句，與“不爭，故莫能與之爭”兩句，均語出《老子》第二十二章。“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”兩句，語出《老子》第三十四章。

第三、“王公修道”段：此段行文體例近於〈原道〉篇第十章不見於《淮南子》部份文字。或屬該處古本《文子》殘文。“此謂玄德，深矣！遠矣！其與物反矣”四句，語出《老子》第六十五章。

*

〔天下有始，莫知其理，唯聖人能知所以。非雄非雌，非牝非

¹ 如：“功成而弗居”（第二章）、“功遂身退”（第九章）、“功成事遂”（第十七章）、“不自伐，故有功”（第二十二章）、“自伐者無功”（第二十四章）、“功成不名有”（第三十四章）、“功成不自處”（第七十七章）。

牡，生而不死，天地以成，陰陽以形，萬物以生。故陰之與陽，有圓有方，有短有長，有存有亡。道為之命，幽沈而無事，於心甚微，於道甚當，死生同理，萬物變化，合於一道。

簡生忘死，何往不壽，去事與言，慎無為也。守道周密，於物不宰。至微無形，天地之始。萬物同於道而殊於形，至微無物，故能周恤；至大無外，故為萬物蓋；至細無內，故為萬物貴。

道以存生，德以安形，至道之度，去好去惡，無有知故，易意和心，無以道汙。

夫天地專而為一，分而為二，反而合之，上下不失；專而為一，分而為五，反而合之，必中規矩。

夫道至親不可疏，至近不可遠，求之遠者，往而復反。〕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部份文字全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應屬古本《文子》資料。以下分五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天下有始”段：此段論說“天下之始”的意含。《老子》第五十二章曰：“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。”《文子·道德》第一章曰：“夫道者，原產有始，始於柔弱，成於剛強。”竹簡《文子》作“產于有始，始（原脫“始”字的重文符號）于弱而成于強。（編號 0581 簡）對“有始”觀念的強調，當襲自《老子》。文中區別“始”、“陰陽”與“道”三者的作用，也表現出文子學派後續發展的思想。

第二、“簡生忘死”段：此段文意古樸而精要，屬《文子》古本資料型態。“至微無物，故能周恤；至大無外，故為萬物蓋；至細無內，故為萬物貴”六句，“至微無物”與“至大無外”、“至小無內”並列提出，今存古文獻少見，尤顯珍貴。“慎無為也”句，于大成云：“《續義》本‘慎’作‘順’，二字

古通。”

第三、“道以存生”段：此段具有格言型態。“道以存生、德以安形”二句，似承襲《老子》第五十一章：“故道生之，德畜之，長之，育之，亭之，毒之，養之，覆之”的思想。“無以道迕”句，于大成云：“《續義》本、守山閣本‘以’作‘與’。‘以’猶‘與’也。”

第四、“夫天地專而爲一”段：此段敘說天地交合爲一，析離爲二，復反而爲一，再離判爲五。其論述方式，近於郭店楚墓竹簡〈太一生水〉篇。〈太一生水〉篇曰：“太一生水，水反輔（輔）大一，是一成天。天反輔（輔）大一，是以生陰（地）。天陰（地）□□□也，是以生神明。神明復相輔（輔）也，是以成會（陰）易（陽），會（陰）易（陽）復相輔也，是以成四時。……。”

第五、“夫道至親不可疏”段：此段文意近於〈原道〉篇第三章：“大道坦坦，去身不遠，求之遠者，往而復返。”《易·履卦》：“履道坦坦。”孔穎達疏曰：“坦坦，平易之貌。”“大道平易”故可稱之爲“至親而不可疏”。

8-7

〔老子曰：

帝者有名，莫知其情。帝者貴其德，王者尚其義，霸者通於理。

聖人之道，於物無有。道狹然後任智，德薄然後任刑，明淺然後任察。任智者心中亂，任刑者上下怨，任察者下求善以事上即弊。是以聖人因天地以變化，其德乃天覆而地載，道之以時，其養乃厚，厚養即治，雖有神聖，夫何以易之。去心知，省刑罰，反清靜，物將自正。〕

*

道之為君如尸，儼然玄默，而天下受其福，一人被之不褒，萬

人被之不徧。是故重為慧¹，重為暴，即道迂矣。為惠者布施也，無功而厚賞，無勞而高爵，即守職者懈於官，而游居者亟於進矣。夫暴者妄誅，無罪而死亡，行道者而被刑，即修身‘者’²不勸善，而為邪行者輕犯上矣。故為惠者即生姦，為暴者即生亂。姦亂之俗，亡國之風也。

故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，朝有賞者而君無與也。誅者不怨君，罪之當也；賞者不德上，功之致也。民‘知’³誅賞之來，皆生於身，故務功修業，不受賜於人。是以朝廷無而無跡，田疇辟而無穢，故“太上，下知而有之。”

王道者，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清靜而不動，一度而不搖，因循任下，責成而不勞。謀無失策，舉無過事，言無文章，行無儀表，進退應時，動靜循理，美醜不好憎，賞罰不喜怒。名各自名，類各自以，事由自然，莫出於己。若欲狹之，乃是離之，若欲飾之，乃是賊之。

天氣為魂，地氣為魄，反之玄妙，各處其宅，守之勿失，上通太一，太一之精，通合於天。天道嘿嘿⁴，無容無則，大不可極，深不可測，常與人化，智不能得。

輪⁵轉無端，化遂如神，虛無因循，常後而不先。

其聽治也，虛心弱志，清明不闇，是故群臣輻輳並進，無愚智賢不肖，莫不盡其能。君得所以制臣，臣得所以事君，即治國之所

¹ 景宋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惠”。

² 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補。

³ 原作“之”，據景宋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⁴ 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默默”。

⁵ 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運”。

以明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‘君人之道，其猶零星之尸也’，儼然玄默，而〔吉祥〕受福。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，不爲僞善，一人被之〔而〕不褒，萬人‘蒙’之〔而〕不褊。是故重爲‘惠’，〔若〕重爲暴，‘則’〔治〕道‘通’矣。爲惠者，〔尚〕布施也。無功而厚賞，無勞而高爵，‘則’守職者懈於官，而游居者亟於進矣。〔爲〕暴者，妄誅〔也〕。無罪〔者〕而死亡，行‘直’而被刑，‘則’修身〔者〕不勸善，而爲邪者輕犯上矣。故爲惠者生姦，〔而〕爲暴者生亂。姦亂之俗，亡國之風。

是故明主之治，國有誅者而主無怒‘焉’，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。誅者不怨君，罪之〔所〕當也；賞者不德上，功之〔所〕致也。民知誅賞之來，皆在於身〔也〕，故務功修業，不受‘顛’於‘君’。是故朝廷蕪而無跡，田‘野’辟而無‘草’，故“太上下知有之”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p.281-282／〈主術訓〉辨析，161-162

‘人主之術’，處無爲之事，〔而〕行不言之教，清靜而不動，一度而不搖，因循而任下，責成而不勞。

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導，口能言而行人稱辭，足能行而相者先導，耳能聽而執正進諫。是故‘慮’無失策，‘謀’無過事，言‘爲’文章，行‘爲’儀表〔於天下〕，進退應時，動靜循理，‘不爲醜美好憎’，‘不爲賞罰喜怒’，名各自名，類各自類，事‘猶’自然，莫出於己。

故古之王者，冕而前旒，所以蔽明也；黈纁塞耳，所以掩聰；天子外屏，所以自障。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，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。夫目妄視則淫，耳妄聽則惑，口妄言則亂。夫三關者，不可不慎守也。

若欲規之，乃是離之；若欲飾之，乃是賊之。天氣爲魂，地氣爲魄，反之玄‘房’，各處其宅，守之勿失，上通太一，太一之精，通合於天。天道玄默，無容無則，大不可極，深不可測，‘尚’與人化，‘知’不能得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

p.269-271／〈主術訓〉辨析，頁148-150

‘夫人主之’聽治也，{清明而不闇，虛心而弱志，}是故群臣輻湊並進，無愚智賢不肖，莫不盡其能。於是乃始陳其禮，建以爲基。是乘眾勢以爲車，御眾智以爲馬，雖幽野險塗，則無由惑矣。

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濕，閨門重襲以避姦賊，內不知閭里之情，外不知山澤之形。帷幕之外，目不能見十里之前，耳不能聞百步之外，天下之物無不通者，其灌輸之者大，而斟酌之者眾也。是故：“不出戶而知天下，不窺牖而知天道。”

乘眾人之智，則天下之不足有也；專用其心，則獨身不能保也。是故人主覆之以德，不行其智，而因萬人之所利。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，故百姓載之上弗重也；錯之前而弗害也；舉之而弗高也，推之而弗厭。

*

主道員者，運轉而無端，化‘育’如神，虛無因循，常後而不先〔也〕。臣道方者，論是而處當，爲事先倡，守職分明，以立成功也。是故君臣異道則治，同道則亂。各得其宜，處其當，則上下有以相使也。

‘夫人主之’聽治也，虛心而弱‘意’，清明〔而〕不闇，是故群臣輻湊並進，無愚智賢不肖，莫不盡其能〔者〕，‘則’君得所以制臣，臣得所以事君，治國之道明矣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p. 283-284／〈主術訓〉辨析，頁163-166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可分爲兩個部份，第一部份包含兩段文字，均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第二部份包含五段文字，分別出現於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多處。《文子》此章直接闡發《老子》“無爲之治”、“不言之教”的思想，原屬文子學派思想史料，部份輯入“文子外編”，〈主術訓〉引用並加以申述。以下分八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帝者有名”段：區別“帝”、“王”與“霸”的不同操持。首兩句，僅列出“帝者有名”兩句，似有脫文。

第二、“聖人之道”段：此段論述“聖人之道，於物無有，因天地以變化”，與上段文意有別。“道之以時”句後，與前文文氣不相連貫，恐有脫文。全段

似屬道家傳承思想史料。

第三、“道之爲君如尸”段：“道之爲君”，即“以道爲君”，或“爲君之道”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君人之道”。此段闡發《老子》第十七章“太上，下知有之”之義，似與解《老》傳承有關，原當屬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而〈主術訓〉引用。

“是故重爲慧，重爲暴，即道迂矣”兩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是故重爲惠，若重爲暴，則治道通矣”。“慧”字，《文子續義》本作“惠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“‘重爲惠若重爲暴’本無‘若’字。後人以〈詮言訓〉云‘重爲善若重爲非’，故加‘若’字。不知彼文是言爲善者必生事，故曰‘重爲善若重爲非’，此言惠暴俱不可爲，則二者平列，不得云‘重爲惠若重爲暴’也。下文‘爲惠者生姦’、‘爲暴者生亂’，即承此文言之，則惠暴平列，明矣。《文子》〈自然〉篇作‘是故重爲惠，重爲暴，即道達（植案：各本《文子》中“達”字均作“迂”。）矣’，無‘若’字。”“重爲惠”與“重爲暴”，即不能使“治道通”，因下文明言，“爲惠者即生姦”，“爲暴者生亂”。高誘於“則治道通矣”句下注曰：“通”，猶順也。”植案：高誘所見《淮南子》文本，與《文子》此處文字不同。

第四、“故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”段：見於〈主術訓〉處，屬另段文字，並前有“是故明主之治”句。

“不受賜於人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不受賴於君”。高誘注曰：“賴，物也。”向宗魯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注‘物也’乃‘賜也’之誤。”

又，“田埜辟而無穢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田野辟而無草”。“穢”，指荒蕪。《荀子·富國》曰：“民貧則田瘠以穢，田瘠以穢，則出實不半。”

又，“太上，下知有之”句，語出《老子》第十七章。

第五、“王道者”段：全段論述“王道”的意含。“王道”是文子哲學的重要觀念之一，竹簡《文子》殘文即出現“王道”兩次。（編號 2385 簡曰：“故王道唯德乎！臣故曰一道。”；編號 0571 簡“矣，故王道成。”）“王道者”三字，〈主術訓〉作

“人主之術”。

又，“言無文章”、“行無儀表”兩句，〈主術訓〉分別作“言爲文章”、“行爲儀表於天下”，《文子》此處說明“王道”是“處無爲之事，行不言之教”，〈主術訓〉兩句與此種義理不合，也與“謀無失策，舉無過事”有違，當從《文子》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於天下’三字，衍文也。涉高注曰‘爲天下人所法則也’，故誤衍此三字。”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文子》〈自然〉篇無‘於天下’三字，與俞說合。”

又，“美醜不好憎，賞罰不喜怒”兩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不爲美醜好憎，不爲賞罰喜怒”，《文子》意謂：不以好憎論美醜，不以喜怒施賞罰。《文子》之“王道”並非“不爲”，而是“爲於無爲”。《文子》意含，似較〈主術訓〉深刻。

又，“名各自名，類各自以，事由自然，莫出於己”四句，“由”字，〈主術訓〉作“猶”，劉文典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治要》引‘猶’作‘由’。”王叔岷云：“案：《文子》亦作‘由’。”此四句下，〈主術訓〉接“古之王者”段。〈主術訓〉此段文意與前文不相通貫，當爲錯簡。

又，“若欲狹之，乃是離之，若欲飾之，乃是賊之”四句，“狹”字，〈主術訓〉作“規”。“規之”與“飾之”，前後相稱，《文子》“狹”字，原當作“規”。此四句，《文子》接於前文四句之後，文意通貫。

第六、“天氣爲魂”段：此段論述“天道”的運作，與上段文義不同，當屬另段資料。全段文字古樸，文意精要，似屬《文子》古本。其中提到“反之玄妙，上通太一”，似對於《老子》“玄德”觀念的一項重要推衍，而稱“太一之精，通合於天”，也似發揮《老子》哲學“精”觀念的始源性狀。

又，“通合於天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通於天道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通於天道’本作‘通合於天’，今本脫‘合’字，衍‘道’字。《文子》〈自然〉篇正作‘通合於天’。‘天’與‘精’爲韻。……若作‘通於天道’，則失其韻矣。此文上下十八句皆用韻。”

第七、“輪轉無端”段：見於〈主術訓〉處，屬另段資料，與《文子》前

段文字並不連屬。此處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句的綴合。

第八、“其聽治也”段：《文子》前文論述“天道”之義，此處“其聽治也”之“其”字，無所指涉，全段文字恐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〈主術訓〉此處亦有錯簡。〈主術訓〉此處敘說的結構如下：

夫人主之聽治也，清明而不闇，虛心而弱志，是故群臣輻湊並進，無愚智賢不肖，莫不盡其能。於是乃始陳禮……

……

主道員者，運轉而無端，化育如神，虛無因循，常後而不先也。臣道方者，論是而處當，為事先倡，守職分明，以立成功也。是故君臣異道則治，同道則亂。各得其宜，處其當，則上下有以相使也。〔夫人主之聽治也，虛心而弱意，清明而不闇，是故群臣輻湊並進，無愚智賢不肖，莫不盡其能者，則〕君得所以制臣，臣得所以事君，治國之道明矣。

“夫人主之聽治”等句，出現兩次。若刪除後段重見部份，“則上下有以相使也”句，正可下接“君得以治臣”等句。《文子》此段顯似摘要殘文。〈主術訓〉論述“君道圓”、“臣道方”的思想，源自《呂氏春秋·圜道》。〈圜道〉篇曰：“天道圓，地道方，聖王法之，所以立上下。”“所以立上下”即〈主術訓〉所稱“各得其宜，處其當，則上下有以相使”。

8-8

〔老子曰：〕

知而好問者聖，勇而好問者勝。乘衆人之智者，即無不任也；用衆人之力者，即無不勝也。用衆人之力者，烏獲不足恃也；乘衆人之勢者，天下不足用也。無權不可為之勢，而不循道理之數，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。

故聖人舉事，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。有一‘形’¹者處一位，有一能者服一事。力勝其任，即舉者不重也；能稱其事，即為者不難也。聖人兼而用之，故人無棄人，物無棄材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文王智而好問，故聖。武王勇而好問，故勝。〔夫〕乘眾之智，則無不任也；用眾人之力，則無不勝也。千鈞之重，烏獲不能舉也；眾人相一，則百人有餘力矣。是故任一人之力者，則烏獲不足恃；乘眾之‘制’者，〔則〕天下不足‘有’也。

禹決江疏河，以為天下興利，而不能使水西流。稷辟土墾草，以為百姓力農，然不能使禾冬生。豈其人事不至哉？其勢不可也。‘夫推而’不可為之勢，而不修道理之數，雖神聖人不能以成〔其〕功，而況當世之主乎！

夫載重而馬羸，雖造父不能以致遠。車輕馬良，雖中工可使追速。是故聖人舉事也，豈能拂道理之數，詭自然之性，以曲為直，以屈為伸哉？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。是以積力之所舉，無不勝也；而眾智之所為，無不成也。

聾者可令嚙筋，而不可使有聞也；瘡者可使守圉，而不可使言也。形有所不周，而能有所不容也。是故有一‘形’者處一位，有一能者服一事。力勝其任，‘則’舉〔之〕者不重也；能稱其事，‘則’為〔之〕者不難也。毋小大脩短，各得其宜，則天下一齊，無以相過也。聖人兼而用之，‘故無棄才’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p. 284-286／〈主術訓〉辨析，頁166-167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接續見於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，全章說明“聖人舉事”，“因眾人之資而用之”，故能“人無棄人，物無棄材”。此種思想見於先秦典籍²，此處似

¹ “形”字原作“功”，據景宋本改。

² 如《管子·形勢解》曰：“明主之舉事也，任聖人之慮，用眾人之力，而不自與焉；故事成而福生。亂主自智也，而不因聖人之慮，矜奮自功，而不因眾人之力，專用己，而不聽正諫。

屬前人資料，後輯入“文子外編”，《淮南子》撰述時曾加以引用，而《文子》此處恐為《淮南子》別本的摘錄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知而好問者”段：“知而好問者聖”、“勇而好問者勝”兩句，〈主術訓〉分別作“文王智而好問，故聖”、“武王勇而好問，故勝”。《文子》此處仍用泛稱。顧觀光云：“《治要》引‘勇而好問’句，‘問’，作‘同’‘同’字勝。”于大成云：“案《荀子》〈儒孝〉篇引孔子曰：‘勇而好同必勝’，亦見於《說苑》〈雜言〉篇。《淮南子》〈主術〉此兩句并是‘問’字，與本書今本同，然高誘注云：‘好問，欲與人同其功’，則所據本亦是‘同’字，故以‘同其功’釋之，其出文‘問’字，必是後人據已誤之正文而妄改。下文‘乘眾人之智’，‘用眾人之力’，皆是說‘同’字之義。然則此文兩‘問’字并當為‘同’字矣。”

又，“乘眾人之智者，即無不任也”兩句，見於〈主術訓〉處，文字相同。于大成云：“‘任’當為‘聖’，此承上文‘知而好同者聖’而言也。”植案：“任”字，恐為“聖”字形壞為“壬”而誤。

又，“用眾人之力者，烏獲不足恃也，承眾人之勢者，天下不足用也”四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千鈞之重，烏獲不能舉也；眾人相一，則百人有餘力矣。是故任一人之力者，則烏獲不足恃；乘眾之制者，則天下不足有也。”《文子》此處意含與〈主術訓〉略異。《文子》所言“用眾人之力者”、“承眾人之勢者”，皆是就“同”而說。〈主術訓〉則稱“任憑一人之力，則雖大力若烏獲者，亦不足以賴之。”“制”字，楊樹達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制’劉家立《集證》本作‘智’，是也。……‘制’、‘智’音近，傳寫誤耳。”

又，“無權不可為之勢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夫推而不可為之勢”。顧觀光云：“‘無權’二字誤，〈主術訓〉作‘夫推’。”俞樾云：“‘無’當為‘夫’，聲之誤也。‘權’當為‘推’，字之誤也。《淮南子》〈主術訓〉作

故事敗而禍生。”《呂氏春秋·分職》曰：“先王用非其有，如己有之，通乎君道者也。夫君也者，處虛素服而無智，故能使眾智也，智反無能，故能使眾能也；能執無為，故能使眾為也。無智、無能、無為，此君之所執也。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，以其智彊智，以其能彊能，以其為彊為，此處人臣之職也。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，雖舜不能為。”

‘夫推而不可爲之勢’，‘而’衍字。”植案：“無”（无）字，當爲“夫”之形誤。

第二、“故聖人舉事”段：見於〈主術訓〉處，屬另段資料。“有一形者處一位”句，“形”字，原作“功”，據景宋本改，〈主術訓〉亦作“形”，各本作“功”者，恐後人涉下文“能”字而妄改。“形”，通“型”。《左傳·昭公十二年》：“形民之力。”杜預注：“言國之用民，當隨其立任，如金冶之器，隨器而制形。”孔穎達疏：“鑄冶之家，將作器而制其模，謂之爲形。”

又，“故人無棄人，物無棄材”兩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故無棄材”，此兩句出自《老子》第二十七章：“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；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。”《文子》“形一位”、“能一事”並舉，此處當以“人”與“材”並列，文意方爲完備，〈主術訓〉似有脫漏。

8-9

〔老子曰：〕

所謂無為者，非謂其引之不來，推之不去，迫而不應，感而不動，〔堅滯而不流，捲握而不散〕。謂其私志不入公道，嗜欲不挂正術，循理而舉事，因資而立功，推自然之勢，曲故不得容，事成而身不伐，功立而名不有。若夫水用舟，沙用跡，泥用輶，山用櫟，夏瀆冬陂，因高為山，因下為池，非吾所為也。

聖人不恥身之賤，惡道之不行也；不憂命之短，憂百姓之窮也。
〔故常虛而無為，抱素見樸，不與物雜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或曰：〔無為者，寂然無聲，漠然不動，引之不來，推之不往，如此者，乃得道之像。吾以爲不然〕。

嘗試問之矣：“若夫神農、堯、舜、禹、湯，可謂聖人乎？”有論者必不能廢。以五聖觀之，則莫得無爲，明矣。

古者，民茹草飲水，采樹木之實，食羸蠃之肉，時多疾病毒傷之害。於是神農乃教民播種五穀，相土地之宜，燥濕肥瘠高下，嘗百草之滋味、水泉之甘苦，令民知所避就。當此之時，一日而遇七十毒。

堯立孝慈仁愛，使民如子弟。西教沃民，東至黑齒，北撫幽都，南道交趾。放讎兜於崇山，竄三苗於三危，流共工於幽州，殛鯀於羽山。

舜作室，築牆茨屋，辟地樹穀，令民皆知去巖穴，各有家室。此其始也，南征三苗，道死蒼梧。

禹沐浴霑雨，櫛扶風，決江疏河，鑿龍門，闢伊闕，脩彭蠡之防，乘四載，隨山刊木，平治水土，定千八百國。

湯夙興夜寐，以致聰明；輕賦薄斂，以寬民氓；布德施惠，以振困窮；弔死問疾，以養孤孀。百姓親附，政令流行，乃整兵鳴條，困夏南巢，譙以其過，放之歷山。

此五聖者、天下之盛主，勞形盡慮，爲民興利除害而不懈。奉一爵酒，不知於色，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，又況羸天下之憂，而海內之事者乎？其重於尊亦遠矣！

且夫聖人者，不恥身之賤，而愧道之不行；不憂命之短，而憂百姓之窮。是故禹之爲水，以身解於陽旰之阿；湯旱，以身禱於桑山之林之際。聖人憂民，如此其明也，而稱以“無爲”，豈不悖哉！

〔以下數段，文意與上文不太通貫。部份文字見於《文子》本篇下章。〕

自古之立帝王者，非以奉養其欲〔也〕；聖人踐位者，非以逸樂其身也。爲天下強‘掩’弱，眾暴寡，詐欺愚，勇侵怯，懷知〔而〕不以相教，積財〔而〕不以相分，故立天子以齊一之。爲一人〔聰〕明〔而〕不‘足以’遍照海內，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。絕國殊俗，僻遠幽間之處，不〔能〕被〔德承〕澤，故立諸侯以教誨之。是以‘地無不任，時無不應’，官無隱事，國無遺利。所以衣寒食飢，養老弱〔而〕息勞倦〔也〕。

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，〔則〕伊尹負鼎而干湯，呂望鼓刀而入周，

百里奚轉‘鬻’，管仲束縛，孔子無黔突，墨子無煖席。是以聖人不高山、不廣河，蒙恥辱以干世主，非以貪祿慕位，欲〔事〕起天下利〔而〕除萬民之害。

蓋聞傳書曰：〔神農憔悴，堯瘦臞，舜黥黑，禹胼胝〕。由此觀之，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！故〔自〕天子〔以下〕，至于庶人，四‘肢’不‘動’，思慮不‘用’，‘事治’求‘澹’者，未之聞也。

夫地勢、水東流，人必事焉，然後水潦得谷行。禾稼春生，人必加功焉，故五穀得遂長。聽其自流，待其自生，則鯀、禹之功不立，而后稷之智不用。

〔上段文意似有不足，前後段之間恐有脫文。〕

〔若吾所謂“無為”者〕，私志不〔得〕入公道，嗜欲不〔得〕‘枉’正術，循理而舉事，因資而立功，‘權’自然之勢，〔而〕曲故不得容〔者〕，事成而身‘弗’伐，功立而名‘弗’有，非謂其感而不應，攻而不動者。若夫以火燠井，以淮灌山，此用己而背自然，故謂之有為。若夫水〔之〕用舟，沙〔之〕用鳩，泥之用輶，山之用簣，夏瀆而冬陂，因高為‘田’，因下為池，〔此〕非吾所〔謂〕為〔之〕。《淮南子·脩務訓》p. 629-635／〈脩務訓〉辨析，頁587-590

天下之民窮矣苦矣。民之窮苦彌甚，王者之彌易。凡王也者，窮苦之救也。水用舟，陸用車，塗用輶，沙用鳩，山用櫟，因其勢也。因勢者令行。位尊者其教受，威立者其奸止，此畜人之道也。《呂氏春秋·慎勢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與下章均見於《淮南子·脩務訓》。全章明確而詳盡闡釋“無為”的情狀，為道家傳承重要的發展。此項資料或與文子學派有關，後輯入“文子外編”，〈脩務訓〉引用並舉事例加以申述。但《文子》此處恐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，唯保留《淮南子》部份舊文句序。〈脩務訓〉此章各段之間，句序有錯亂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所謂無為者”段：《文子·道原》第二章曰：“所謂無為者，不

先物爲也。”此段與彼處哲學問題的探索相近。全段論說方式與〈脩務訓〉有異。二者比較如下：

所謂無爲者，非謂其引之不來，推之不去，迫而不應，感而不動，堅滯而不流，捲握而不散。謂其私志不入公道，嗜欲不挂正術，循理而舉事，因資而立功，推自然之勢，曲故不得容，事成而身不伐，功立而名不有。若夫水用舟，沙用跡，泥用輻，山用樛，夏漬冬陂，因高爲山，因下爲池，非吾所爲也。《文子》

或曰：無爲者，寂然無聲，漠然不動，引之不來，推之不往，如此者，乃得道之像。吾以爲不然。……若吾所謂無爲者，私志不得入公道，嗜欲不得枉正術，循理而舉事，因資而立功，權自然之勢，而曲故不得容者，事成而身弗伐，功立而名弗有。非謂其感而不應，攻而不動者。若夫以火熯井，以淮灌山，此用己而背自然，故謂之有爲。若夫水之用舟，沙之用鳩，泥之用輻，山之用蓐，夏漬而冬陂，因高爲田，因下爲池，此非吾所謂爲之。《淮南子》

就二者論述結構來看，《文子》此處文字簡要，〈脩務訓〉則較爲複雜。〈脩務訓〉的語式作：“或曰：‘無爲者，寂然無聲，漠然不動，引之不來，推之不往，如此者，乃得道之像。’吾以爲不然。……若吾所謂吾爲者……。”所謂“或曰”是指他人的論點，〈脩務訓〉批評此種“無爲”的解釋，而曰：“吾以爲不然”，然後加以辨析，並提出“若吾所謂無爲者”的闡釋。《文子》以“所謂無爲者，非謂……，謂其……”的形式來述說。

又，“因資而立功，推自然之勢”兩句，〈脩務訓〉作“因資而立，權自然之勢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因資而立’下脫一字，當依《文子》〈自然〉篇作‘因資而立功’，‘立功’與‘舉事’相對爲文。〈汜論訓〉曰：‘聖人隨時而動靜，因資而立功。’〈說林訓〉曰：‘聖人者，隨時而舉事，因資而立功。’皆其證也。……‘權自然之事’，當依《文子》作‘推自然之事’，字之誤也。〈原道訓〉曰：‘天下之事，不可爲也，因其自然而推之。’〈主術訓〉曰：‘推不可爲之勢，而不循道理之術。’高注：‘推，行也。’今本‘推’作‘權’，則非其指矣。”

又，“迫而不應”四句，見於〈脩務訓〉下文作“非謂其感而不應，攻而不動者”，而無“堅滯而不流，捲握而不散”兩句。王引之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攻’當作‘故’。‘故’，今‘迫’字也，故《文子》作‘迫而不動’。〈原道訓〉云：‘感而能應，迫而能動。’〈精神訓〉云：‘感而應，迫而動。’《莊子》〈刻意〉云：‘感而後應，迫而後動。’皆其證。”

又，“因高爲山”句，“山”字，〈脩務訓〉作“田”，因下有“因下爲池”句，“田”字較勝。

第二、“聖人不恥身之賤”段：此段文意與前段不相連屬，恐爲錯簡。〈脩務訓〉見於“此五聖者”段後，並以“且夫”轉折語詞連接下文。

又，“故常虛而無爲”三句，說明聖人“常虛”、“無爲”、“不與物雜”等“抱素見樸”的修持，與前文四句所稱“惡道之不行”、“憂百姓之窮”等強調救世之弊的義理不類。此三句，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似他處錯簡，或爲編輯今本者所妄加。

8-10

〔老子曰：〕

古之立帝王者，非以奉養其欲也；聖人踐位者，非以逸樂其身也。為天下〔之民，〕強陵弱，衆暴寡，詐者欺愚，勇者侵怯；〔又為其〕懷智¹不以相教，積財不以相分，故立天子以齊一之。為一人之明，不能遍照海內，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。為絕國殊俗，不得被澤，故立諸侯以教誨之。是以天地四時無不應也，官無隱事，國無遺利，所以衣寒食飢，養老弱，息勞倦〔，無不以也〕。

神農形悴，堯瘦臞，舜鰲黑，禹胼胝，伊尹負鼎而干湯，呂望

¹ “智”字下原有“詐”字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刪。

鼓刀而入周，百里奚傳賁，管仲束縛，孔子無黔突，墨子無煖席，非以貪祿慕位，將欲事¹起天下之利，除萬民之害也。自天子至於庶人，四體不勤，思慮不困，於事求贍者，未之聞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見上章相關資料探索引〈脩務訓〉。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脩務訓》上引資料中段。〈脩務訓〉彼處與其前後段文意有出入，恐為錯簡。《文子》此章仍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古之立帝王者”段：此段說明“天子”、“三公九卿”、“諸侯”等官制設置的緣由。《文子》書中多處說明“立君”之義，如：“民有道所同行，有法所同守，義不能相固，威不能相必，故立君以一之。”（〈道德〉篇第八章）“古之置有司也，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，其立君也，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，法度道術，所以禁君使不得橫斷也。”（〈上義〉篇第七章）“所以立君者，以禁暴亂也。”（〈上義〉第十二章）。

“為天下之民”句，〈脩務訓〉無“之民”二字。“又為其”三字，〈脩務訓〉，無。“天地四時無不應也”，〈脩務訓〉作“地無不任，時無不應”。“無不以也”句，〈脩務訓〉無。《文子》所載錄文本，似與《淮南子》文字略異，或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曾加以整理。

第二、“神農形悴”段：《文子》此處舉出“神農”、“堯”、“舜”、“禹”、“伊尹”、“呂望”、“百里奚”、“管仲”“孔子”、“墨子”等人均“非以貪祿慕位，將欲事起天下之利，除萬民之害”。〈脩務訓〉則置於

¹ 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無“事”字。

兩處，一說“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，則伊尹負鼎而干湯，呂望鼓刀而入周，百里奚轉鬻，管仲束縛，孔子無黔突，墨子無煖席。”另處說：“神農憔悴，堯瘦臞，舜黥黑，禹胼胝。由此觀之，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。”“神農”、“堯”、“舜”、“禹”等人，應就“聖人憂勞百姓”說，而不當說成“非以貪祿慕位”，《文子》此處恐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，編輯今本者加以綴合而成。

又，“將欲起天下之利”句，〈脩務訓〉作“欲事起天下利”。高誘注曰：“事，治也。”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事起天下利’，本作‘事天下之利’，故高注云：‘事，治也。’今本‘利’上脫‘之’字，其‘事’下‘起’字則後人依《文子》加之也。‘事下之利’、‘除萬民之害’，相對為文，‘事’下不當有‘起’字。《藝文類聚》〈人部〉四、《太平御覽》〈人事部〉四十三、七十二引此，并作‘欲事天下之利，除萬民之害也’，是其證。”“起天下之利，除萬民之害”兩句，亦相對而言。〈上禮〉篇並無“事”字，當保留與通行本《淮南子》不同文本資料。

又，“四體不勤”句，“勤”字，〈脩務訓〉作“動”。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齊民要術》引‘動’作‘勤’……《文子》‘動’亦作‘勤’。‘動’即‘勤’之誤。”

8-11

〔老子曰：

所謂天子者，有天道以立天下也。立天下之道，執一以為保，反本無為，虛靜無有，忽恍無際，遠無所止，視之無形，聽之無聲，是謂大道之經。〕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內容與竹簡《文子》相近，似屬《文子》古本

資料，《文子》稱之爲“大道之經”。

“所謂天子者，有天道以立天下也”兩句，竹簡《文子》殘文曰：“王曰：‘吾聞古聖立天下，以道立天下，’（編號 2262）（今本《文子·道德》第七章作“文子問曰：古之王者，以道蒞天下，爲之奈何？”）“以道立天下”與“有天道以立天下”，二者意含相近。

又，“立天下之道，執一以爲保，反本無爲”兩句，竹簡《文子》殘文曰：“□何？文子曰：執一無爲。平王曰：”（編號 0564）“執一無爲”是竹簡《文子》的重要觀念，〈道德〉篇第七章亦曰：“執一無爲，因天地與之變化。……執一者，見小也，見小故能成大也；無爲者，守靜也，守靜故能爲天下正。”

8-12

〔老子曰：〕

夫道者，體圓而法方，背陰而抱陽，左柔而右剛，履幽而戴明，變化無常，得一之原，以應無方，是謂神明。天圓而無端，故不得觀其形；地方而無涯，故莫窺其門。天化遂無形狀，地生長無計量。夫物有勝，唯道無勝，所以無勝者，以其無常形勢也。輪轉無窮，象日月之運行，若春秋之代謝，日月之晝夜，終而復始，明而復晦。制形而無形，故功可成，物物而不物，故勝而不屈。

廟戰者帝，神化者王。廟戰者法天道，神化者明四時。修正於境內，而遠方懷德，制勝於未戰，而諸侯賓服也。

古之得道者，靜而法天地，動而順日月，喜怒合四時，號令比雷霆，音氣不戾八風，詘伸不獲¹五度。因民之欲，乘民之力，爲之去殘除害。夫同利者相死，同情者相成，同行者相助，循己而動，

¹ 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變”，景宋本作“違”。

天下為鬥。

故善用兵者，用其自為用；不能用兵者，用其為己用。用其自為用，天下莫不可用；用其為己用，無一人之可用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兵失道而弱，得道而強；將失道而拙，得道而工；國得道而存，失道而亡。

所謂道者，體圓而法方，背陰而抱陽，左柔而右剛，履幽而戴明，變化無常，得一之原，以應無方，是謂神明。夫圓者、天也，方者、地也。天圓而無端，故不可‘得而觀’；地方而無‘垠’，故莫〔能〕窺其門。天化〔育〕‘而’無形‘象’，地生長〔而〕無計量，渾渾沉沉，孰知其藏！

‘凡’物有‘朕’，唯道無‘朕’。所以無‘朕’者，以其無常形勢也。輪轉〔而〕無窮，象日月之運行，若春秋有代謝，〔若〕日月有晝夜，終而復始，明而復晦，莫能得其紀。

制‘刑’而無‘刑’，故功可成；物物而不物，故勝而不屈。刑、兵之極也，至於無刑，可謂極之矣。是故大兵無創，與鬼神通，五兵不厲，天下莫之敢當。建鼓不出庫，諸侯莫不懾慄沮膽其處。

故廟戰者帝，神化者王。〔所謂〕廟戰者、‘法’天道也，神化者、‘法’四時〔也〕。‘脩政’於境內而遠方慕〔其〕德，制勝於未戰而諸侯‘服其威’，內政治也。

古得道者，靜而法天地，動而順日月，喜怒〔而〕合四時，‘叫呼’〔而〕比雷霆，音氣不戾八風，詘伸不獲五度。下至介鱗，上及毛羽，條脩葉貫，萬物百族，由本至末，莫不有序。是故入小而不偪，處大而不窳，浸乎金石，潤乎草木，宇中六合，振豪之末，莫不順比。道之浸洽，溥淖纖微，無所不在，是以勝權多也。

夫射，儀度不得，則格的不中；驥，一節不用，而千里不至。夫戰而不勝者，非鼓之日也，素行無刑久矣。故得道之兵，車不發軔，騎不被鞍，鼓不振塵，旗不解卷，甲不離矢，刃不嘗血，朝不易位，賈不去肆，農不離野，招義而責之，大國必朝，小城必下。因民之欲、乘民之力〔而〕為之去殘除‘賊’

〔也〕。‘故’同利相死，同情相成，同‘欲’相助。{‘順道’而動，天下為嚮；因民而慮，天下為門}。獵者逐禽，車馳人趨，各盡其力，無刑罰之威，而相為斥闔要遮者，同所利也。同舟而濟於江，卒遇風波，百族之子，捷捽招杼船，若左右手，不以相得，其憂同也。

故明王之用兵也，為天下除害，而與萬民共享其利，民之為用，猶子之為父，弟之為兄，威之所加，若崩山決塘，敵孰敢當！

故善用兵者，用其自為用〔也〕；不能用兵者，用其為己用〔也〕。用其自為用，〔則〕天下莫不可用〔也〕；用其為己用，‘所得者鮮矣’。《淮南子·

兵略訓》p. 429-495 / 〈兵略訓〉辨析，頁 430-432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可分為四段，均見於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。《文子》此章陳述“道”的功效，而非談論“用兵”之事。〈兵略訓〉似引用此項資料，作為“兵失道而弱，得道之強”的佐證。此章似原屬道家傳承資料，後輯入“文子外編”，此處似“文子外編”資料竄入。以下分四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夫道者”段：〈兵略訓〉主要論述用兵思想，用兵必當合於天道，故引“文子外編”論“道”資料加以解證。此段文字多見於先秦典籍，如：“體圓而法方”句，《莊子·說劍》曰：“上法圓天以順三光，下法方地以順四時，中和民意以安四鄉。”《管子·心術下》曰：“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。”“凡物有朕，唯道無朕”兩句，文意近於《莊子·應帝王》，〈應帝王〉篇曰：“體盡無窮，而遊無朕；盡其所受乎天，而無見得，亦虛而已。至人之用心若鏡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，故能勝物而不傷。”

又，“故不得觀其形”句，〈兵略訓〉作“不可得而觀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不可得而觀’，本作‘不得觀其形’，後人以‘形’與‘端’韻不協，故改為‘不可得而觀’也。不知元、二部，古或相通。‘形’字正與‘端’為韻也。人能觀天下而不能知其形，故曰‘不得觀其形’，非謂不可得而觀也。《文子》〈自然〉篇正作‘故不得觀其形’。”

又，“夫物有勝”等句，兩“勝”字，〈兵略訓〉均作“朕”，“朕”，意指“顯發”、“展露”。“夫物有勝”之“物”，指“有形之物”，即《老子》所謂“物形之，勢成之”之“物”。“物”是“顯露而呈現者”，“道”則無所展露。故稱：“唯道無朕，所以無朕者，以其無常形勢也”，“道”即不具“物形之”、“勢成之”兩限定因素。《文子》“勝”字，恐因形近而誤，當作“朕”。于大成云：“‘勝’从‘朕’聲，與‘朕’相通。”

又，“日月之晝夜”句，〈兵略訓〉作“若日月之晝夜”，何寧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若日月之晝夜’，文義不通。日即晝，月即夜，何日月復有晝夜也？當刪‘若’字‘有’字。涉上句‘若春秋有代謝’而誤衍也。‘日月晝夜，終而復始，明而復晦’，乃總承上文‘象日月之運行，若春秋有代謝’言之。《文子》〈自然〉篇正作‘日月晝夜’，是其證。”

又，“制形而無形”句，于大成云：“‘制’當作‘形’，徐注云：‘形出無形，故形形而不絕’，可證也。‘形形而不形’，與下句‘物物而不物’對文。”

第二、“廟戰者帝”段：“廟戰”一詞，當為兵家用語。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篇曰：“凡用兵者，必先自廟戰：主孰賢？將孰能？民孰附？國孰治？蓄積孰多？士卒孰精？甲兵孰利？器備孰便？故運籌於廟堂之上，而決勝乎千里之外矣。”《文子·微明》第六章亦稱“習於行陣之事者，不知廟戰之權。”

“廟戰者帝，神化者王”兩句，“廟戰者”與“神化者”難以區分，似意謂“以廟戰神化者可為帝王”。

第三、“古之得道者”段：此段見於〈兵略訓〉兩處。“古之得道者”數句，見於〈兵略訓〉處，文字相同。“因民之欲，乘民之力，為之去殘除害”四句，與前文“古之得道者”數句文意有別。〈兵略訓〉作“因民之欲、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”。〈兵略訓〉此句在“故得道之兵……大國必朝，小城必下”段，文意通貫。《文子》此段當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的綴合。

又，“詘伸不獲五度”，《淮南》〈兵略〉許慎注云：“‘獲’，誤也。”《文子續義》本作“變”，景宋本作“違”。今本《文子》流傳，文字常有變

動而誤改者。

又，“同行者相助”句，〈兵略訓〉作“同欲相助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同欲相助’，當作‘同欲相趨，同惡相助’。今本脫‘相趨’二字，下句脫‘同惡’二字。‘同欲’，‘同惡’，相對爲文。”植案：《文子》此處意謂：“循己”即私用而非“同利”、“同情”與“同行”，如此“天下爭鬥不已”。而〈兵略訓〉則將“天下爲鬥”了解爲“舉天下之人爲之戰鬥”。《文子》文義古樸，《淮南子》似有所更動。

九 〈下德〉篇探析

“下德”一詞見於《老子》。《老子》第三十八章曰：“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”。《莊子·盜跖》篇也有“天下有三德”之說，其中“勇悍果敢，聚眾率兵，此下德也”，但此意與〈下德〉篇內容並無關連。今本《文子·上德》篇第六章有不見於《淮南子》的大段資料，曰：“天覆萬物，施其德而養之，與而不取，故精神歸焉；與而不取者，上德也，是以有德。……地載萬物而長之，與而取之，故骨骸歸焉；與而取者，下德也，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”此段文字屬文子學派所保留解《老》資料的殘文，其中出現“上德”與“下德”二詞，可能與今本《文子》以它們來名篇的考慮有關。

徐靈府注曰：“時有澆漓，故德有上下，不世之君，以顯有德，非謂至德，故曰下德。”此注連同本篇第二章“欲治之主不世出”來解釋“下德”之義，恐仍為道士的理解，與全篇資料的內容，關係不大。

全篇分為十六章，均見於《淮南子》。第一、二、五章，見於〈泰族訓〉；第三、六章，見於〈道應訓〉；第四章見於〈汜論訓〉；第七、十章見於〈齊俗訓〉；第八、九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五章見於〈本經訓〉；第十三、十四章見於〈主術訓〉；第十六章見於〈兵略訓〉

9-1

〔老子曰：〕

治身，太上養神，其次養形。神情意平，百節皆寧，養生之本

也；肥肌膚，充腹腸，供¹嗜欲，養生之末也。

治國，太上養化，其次正法。民交讓爭處卑，財利爭受少，事力爭就勞，日化上而遷善，不知其所以然，治之本也。利賞而勸善，畏刑而不敢為非，法令正於上，百姓服於下，治之末也。上世養本，而下世事末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治身，太上養神，其次養形；{治國，太上養化，其次正法。}神清‘志’平，百節皆寧，養性之本也；肥肌膚，充腸腹，‘供’嗜欲，養生之末也。民交讓爭處卑，‘委’利爭受‘寡’，‘力事’爭就勞，日化上遷善〔而〕不知其所以然，〔此〕治之上也。利賞而勸善，畏刑而不‘為’非，法令正於上〔而〕百姓服於下，〔此〕治之末也。上世養本〔而〕下世事末，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。

（下段部份文字，見於〈下德〉篇下章）

夫欲治之主不世出，〔而〕可與〔興〕治之臣不萬一，‘以萬一求不世出’，此所以千歲不一〔會〕也。

水之性，淖以清，窮谷之污，生以青苔，不治其性也。掘其所流而深之，茨其所決而高之，使得循勢而行，乘衰而流，雖有腐髓流漸，弗能污也。其性非異也，通之與不通也。風俗猶此也。〔誠〕‘決其善志’，防其邪心，啓其善道，塞其奸路，與同出一道，則民性可善，〔而〕風俗可美〔也〕。

所以貴扁鵲者，非貴其隨病而調藥也，貴其摩息脈血，知病之所從生也。所〔以〕貴聖人者，非貴其隨罪而‘鑒’刑也，貴其知亂之所‘由起’也。‘若不脩其風俗’，而縱之淫辟，{乃隨之以刑，‘繩’之法法}，雖殘賊天下，弗能禁也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p. 679-681／〈泰族訓〉辨析，頁 629-630

¹ 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開”。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與下章均連續見於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。“養神”一詞，《左傳》即曾使用，《左傳·成公·十三年》曰：“是故君子勤禮，小人盡力。勤禮莫如致敬，盡力莫如敦篤。敬在養神，篤在守業。”唯此處“養神”作“供養鬼神”解。此種“神”字的意含，也見於《老子》，《老子》第三十九章曰：“神得一以靈”。作為內在修持義的“養神”觀念，當為道家後學的發展。《莊子·刻意》：“故曰：純粹而不雜，靜一而不變，惔而無為，動而以天行，此養神之道也。”又曰：“吹呴呼吸，吐故納新，熊經鳥申，為壽而已矣；此道引之士，養形之人，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。”〈刻意〉篇清楚比較“養神”與“養形”的差異，與此處思想相合。而〈刻意〉篇另有多處文字見於《文子》¹，此章似原屬莊學傳承資料，後輯入“文子外編”，《淮南子》引用。

“治身”與“治國”兩處，〈泰族訓〉句序與《文子》不同。〈泰族訓〉“治身，太上養神，其次養形；治國，太上養化，其次正法”，六句並列，〈下德〉篇前後三句，分置兩段。〈下德〉篇文意結構較為整齊。此六句，或為古人雋語，輯入“文子外編”。

又，“治之本也”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此治之上也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治之上’當為‘治之本’，對下文‘治之末’而言。上文‘養性之本’、‘養性之末’，即其證。今作‘治之上’者，涉上文‘治國，太上養化’而誤。《文子》〈下德〉正作‘治之本’。”

9-2

〔老子曰：〕

欲治之主不世出，可與治之臣不萬一，以不世出求不萬一，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。〔蓋霸王之功不世立也。〕

¹ 如：〈道原〉篇第四章，〈精誠〉篇第六章，〈九守〉篇第三章等。

順其善意，防其邪心，與民同出一道，則民可善，風俗可美。所貴聖人者，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，貴其知亂之所生也。若開其銳端，而縱之放僻淫佚，而棄之以法，隨之以刑，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見上章引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。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接續見於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“此太平之所以不起”句下，似“文子外編”資料竄入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欲治之主不世出”段：見於〈泰族訓〉處，說明世之難治，在於“欲治之主”與“可與治之臣”均不世出，以回應前文“此太平之所以不起”。《文子》另起一章，當為編輯今本者就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妄加分隔。此章保留《淮南子》部份舊文。如：“可與治之臣不萬一”句，〈泰族訓〉於“治”前有“興”字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興’字衍文，蓋即‘與’字之誤而衍者。高誘注《呂氏春秋》〈觀世〉篇引此文曰：‘欲治之君不世出，可與治之臣不萬一。’是其明證。《文子》〈下德〉篇亦無‘興’字。”

又，“以不世出求不萬一”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以萬一求不世出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：“‘以萬一求不世出’，當作‘以不萬一求不世出’。‘不萬一’三字即承上句言之。”

又，“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”句，“一”下奪“會”字，〈泰族訓〉正作“不一會也”。

又，“蓋霸王之功不世立也”，似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所加的案語，或注文竄入。

第二、“順其善意”段：與上段內容無關。見於〈泰族訓〉處可分為兩段：“水之性……而風俗可美”段，說明風俗猶疏通積水之壅塞，必要“決民之善志”，“防其邪心”，“與民通出一道”，則“風俗可美”。《文子》僅殘存“順其善意”等五句文字。

又“順其善意”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決其善志”。二者敘說的意含略異。《文子》著重在人民善良心意的本性，而〈泰族訓〉則強調張開人民為善的志向，表現出積極引導的施為。

又，“與民同出一道”句，〈泰族訓〉“與”下似奪“民”字。

又，“則民可善，風俗可美”兩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則民性可善，而風俗可美也”。“民性”、“風俗”，二者對文，《文子》恐奪“性”字。

又，“若開其銳端，而縱之放僻淫佚”兩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若不脩其風俗，而縱之淫辟”。《老子》第五十二章：“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；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”《文子》“開其銳端”文意，似取自《老子》彼處，與〈泰族訓〉敘說不同。

又“而棄之以法，隨之以刑，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”三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乃隨之以刑，繩之法法，雖殘賊天下，弗能禁也。”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當依劉本作‘繩之以法’。茅本作‘繩之以法，法雖殘賊天下’，以次‘法’字屬下讀，亦非。（莊本同）《文子》〈下德〉作‘棄之以法，隨之以刑，雖殘賊天下，不能禁其姦矣’，則劉本是也。”“而棄之以法”句，俞樾云：“‘棄’乃‘乘’字之誤。‘乘之以法，隨之以刑’兩句，意義相稱。作‘棄’者，字之誤也。《淮南》〈泰族〉篇作‘繩之以刑’，則聲之誤也。”

9-3

〔老子曰：〕

身處江海之上，心在魏闕之下，即重生，重生即輕利矣。猶不能自勝，即從之，神無所害也。不能自勝，而強不從，是謂重傷，

重傷之人，無壽類矣。

故曰：“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，益生曰祥，心使氣曰強，〔是謂玄同，〕用其光，復歸其明。”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：“身處江海之上，心在魏闕之下。爲之奈何？”詹子曰：“重生。重生‘則’輕利。”中山公子牟曰：“雖知之，猶不能自勝。”詹子曰：“不能自勝則從之。”“從之，神無怨乎！”“不能自勝‘而強弗’從者，‘此之’謂重傷。重傷之人，無壽類矣！”故〔老子〕曰：“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，益生曰祥，心使氣曰強。”是故“用其光，復歸其明〔也〕”。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p. 390／〈道應訓〉辨析，頁 305-306

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：“身在江海之上，心居乎魏闕之下，奈何？”瞻子曰：“重生。重生則利輕。”中山公子牟曰：“雖知之，未能自勝也。”瞻子曰：“不能自勝則從，神無惡乎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，此之謂重傷。重傷之人，無壽類矣。”魏牟，萬乘之公子也，其隱巖穴也，難爲於布衣之士；雖未至乎道，可謂有其意矣。《莊子·讓王》

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：“身在江海之上，心居乎魏闕之下，奈何？”詹子曰：“重生。重生則輕利。”中山公子牟曰：“雖知之，猶不能自勝也。”詹子曰：“不能自勝則縱之，神無惡乎。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，此之謂重傷，重傷之人無壽類矣。”《呂氏春秋·審為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，並另見於《莊子》與《呂氏春秋》。全章文意不能通貫，似屬《淮南子》別本摘錄殘文。〈道應訓〉似取自《莊子》資料，而用以解喻《老子》。

又，“身處江海之上，心在魏闕之下，即重生”句，〈道應訓〉爲中山公

子牟問詹何：“身處江海之上，心在魏闕之下，爲之奈何？”詹何回答曰“重生。”《文子》僅摘要三句，文意費解。

又，“猶不能自勝，即從之，神無所害也”三句，見於〈道應訓〉處，前句中山公子牟自稱“雖知之，猶不能自勝。”後二句詹何回答：“不能自勝則從之。從之，神無怨乎！”《文子》僅存此三句，文意不清。“神無怨乎”句，《莊子》與《呂氏春秋》均作“神無惡乎”，三者文意相通。《文子》“神無所害也”似編輯者所改。

又，“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，益生曰祥，心使氣曰強，是謂玄同”五句，前四句語出《老子》第五十五章。“是謂玄同”句，見於《老子》第五十六章。“是謂玄同”句文意，與前後所引《老子》經文不合，似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所加。“用其光，復歸其明”取自第五十二章。

9-4

〔老子曰：〕

天下莫易於為善，莫難於為不善。所謂為善‘易’¹者，靜而無為，適情辭餘，無所誘惑，循性保真，無變於己，故曰為善易也。所謂為不善難者，篡弑矯詐²，躁而多欲，非人之性也，故曰為不善難也。

今之以為大患者，由無常厭度量生也。故利害之地，禍福之際，不可不察。〔聖人無欲也，無避也。〕事或欲之，適足以失之；事或避之，適足以就之。志有所欲，即忘其所為矣。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，適‘授’³與之度，理好憎之情，和喜怒之節。夫動靜得即患

¹ 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補。

² 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驕淫”。

³ “授”字原作“受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不侵也，‘授’¹與適即罪不累也，理好憎即憂不近也，和喜怒即怨不犯也。

體道之人，不苟得，不讓禍，其有不棄，非其有不制，恆滿而不溢，常虛而易贍。

故自當以道術度量，即食充虛，衣圍寒，足溫飽七尺之形。無道術度量而以自要尊貴，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快，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。故聖人心平志易，精神內守，物不能惑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天下莫易於為善，〔而〕莫難於為不善〔也〕。所謂為善者，靜而無為〔也〕；〔所謂為不善者，躁而多欲也。〕適情辭餘，無所誘惑，循性保真，無變於己，故曰為善易。越城郭，踰險塞，姦符節，盜管金，篡弑矯‘誣’，非人之性也，故曰為不善難。

今人所以犯〔囹圄之罪，而陷於刑戮之患者，‘由嗜慾無厭，不循度量之故也’。〕何以知其然？天下縣官法曰：“發墓者誅，竊盜者刑。”此執政之所司也。夫法令者，罔其姦邪，勒率隨其蹤跡，無愚夫蠢婦，皆知為姦之無脫也，犯禁之不得免也。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，蒙死亡之罪，而被刑戮之羞。然而立秋之後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，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。何則？惑於財利之得，而蔽於死亡之患也。

夫今陳卒設兵，兩軍相當，將施令曰：“斬首者拜爵，而屈撓者要斬。”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，而後被要斬之罪，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。故利害之‘反’，禍福之‘接’，不可不審〔也〕。

*

事或欲之，適足以失之；或避之，適足以就之。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，波至而自投於水。非不貪生而畏死也，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。故人之嗜慾，亦

¹ “授”字原作“受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猶此也。齊人有盜金者，當市繁之時，至掇而走。勒問其故曰：“而盜金於市中，何也？”對曰：“吾不見人，徒見金耳！”志所欲，則忘其為矣。

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，〔而〕適‘受’與之度，理好憎之情，和喜怒之節。夫動靜得，‘則’患‘弗過’也；‘受’與適，‘則’罪‘弗’累也；‘好憎理’，‘則’憂‘弗’近也；‘喜怒節’，‘則’怨‘弗’犯也。

〔故〕‘達’道之人，不苟得，不讓福；其有‘弗’棄，非其有‘弗’索，‘常’滿而不溢，‘恆’虛而易‘足’。

今夫鬻水足以溢壺榼，而江、河不能實漏卮，故人心猶是也。自當以道術度量，食充虛，衣御寒，〔則〕足以‘養’七尺之形〔矣〕。〔若〕無道術度量而以自‘儉約’，‘則’萬乘之勢不足以為‘尊’，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〔矣〕。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，爵祿不能累也；荊欽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，怪物不能驚也。聖人心平志易，精神內守，物莫足以惑〔之〕。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 p. 454-457

／〈汜論訓〉辨析，頁 380-382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，敘說聖人“循性保真”、審視“動靜、授與、好憎、喜怒”之際，精神內守，不為物所惑，當屬道家後學思想資料，後輯入“文子外編”。此處則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以下分四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天下莫易於為善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與〈汜論訓〉句序不同，《文子》文意結構較為整齊。二者比較如下：“天下莫易於為善，莫難於為不善”兩句，〈汜論訓〉同。“所謂為善易者，靜而無為，適情辭餘，無所誘惑，循性保真，無變於己，故曰為善易也”等句，“靜而無為”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所謂為善者，靜而無為也。”而另曰：“適情辭餘，無所誘惑，循性保真，無變於己，故曰為善易。”“所謂為不善難者，篡弑矯詐，躁而多欲，非人之性也，故曰為不善難也”等句，“躁而多欲”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所謂為不善者，躁而多欲也。”而另曰：“越城郭，踰險塞，姦符節，盜管金，篡弑矯誣，非人之性也，故曰為不善難。”

第二、“今之以爲大患者”段：此段見於〈汜論訓〉兩處。《文子》全段文意不能通貫，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的綴合。

又，“由無常厭度量生”句，文意費解，〈汜論訓〉作“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，而陷於刑戮之患者，由嗜慾無厭，不循度量之故也。”《文子》此處僅存殘文，並有字誤。據〈汜論訓〉文意，此句或當作“常由無厭不循度量生也”。

又，“故利害之地，禍福之際，不可不察”三句，與前文文意難以連接。見於〈汜論訓〉處，句前接“不循度量之故也”句，以“何以知其然”作大段說明。“利害之反，禍福之接，不可不審”三句爲此段結語。《文子》僅存此三句殘文。

又，“聖人無欲也，無避也”，〈汜論訓〉無，似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，爲聯繫“事或欲之”等四句殘文所增。

又，“志有所欲，即忘其所爲”兩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志所欲，則忘其爲矣”。《文子》中“其”字無所指涉，當係殘文。〈汜論訓〉則回應前文所舉“楚人乘船遇大風自投於水”與“齊人盜金於市”兩事例。《文子》此處保留《淮南子》舊文。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案：此當作‘志有所欲，則忘其所爲矣’。‘志’下脫‘有’字，‘爲’上脫‘所’字，則文意不明。《文子》正作‘志有所欲，即忘其所爲’。〈說林訓〉：‘意有所在，則忘其所守’。與此句法同。”

又，“夫動靜得即患不侵也，授與適即罪不累也，理好憎即憂不近也，和喜怒即怨不犯也”四句，“理好憎”、“和喜怒”，〈汜論訓〉作“好憎理”、“喜怒節”。“動靜得”、“授與適”，“好憎理”、“喜怒和”，四者對文，當據〈汜論訓〉改。

第三、“體道之人”段：“非其有不制”句，〈汜論訓〉“制”作“索”。“制，作也”。“常虛而易瞻”，〈汜論訓〉作“恆虛而易足”。“瞻，足也。”二者文本似不同。

第四、“故當以道術度量”段：“無道術度量而以自要尊貴，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快”兩句，“以自要尊貴”，〈汜論訓〉作“以自簡約”，文意較清

晰，“快”字，〈汜論訓〉作“貴”，此處言“萬乘之勢”，似當作“貴”。

9-5

〔老子曰：

“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”〕能強者，必用人力者也。能用人力者，必得人心者也。能得人心者，必自得者也。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，未有失己而得人¹者也。故為治之本，務在安民；安民之本，在於足用；足用之本，在於不奪時；不奪時之本，在於省事；省事之本，在於節用；節用之本，在於去驕。〔去驕之本，在於虛無〕。

故知生之情者，不務生之所無以為，知命之情者，不憂命之所無奈何。目悅五色，口惟滋味，耳淫五聲，七竅交爭，以害一性，日引邪欲竭其天和，身且不能治，奈治天下何！

所謂得天下者，非謂其履勢位，稱尊號，言其運天下心，得天下力也。有南面之名，無一人之譽，此失天下也；故桀紂不為王，湯武不為放。故天下得道，守在四夷；天下失道，守在諸侯；諸侯得道，守在四境；諸侯失道，守在左右。

故曰：無恃其不吾奪也，恃吾不可奪也。行可奪之道，而非篡弑之行，無益於持天下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欲成霸王之業者，必得勝者也。能得勝者，必強者也。能強者，必用人力者也。能用人力者，必得人心者也。能得人心者，必自得者也。

¹ “失己而得人”五字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得人而失己”。

故心者、身之本也，身者、國之本也。（此段似注文或錯簡竄入。）

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，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。故為治之本，務在‘寧’民；寧民之本，在於足用；足用之本，在於‘勿’奪時；‘勿’奪時之本，在於省事；省事之本，在於節用；節用之本，在於‘反性’。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，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。

故知‘性’之情者，不務‘性’之所無以為；知命之情者，不憂命之所無奈何。故不高宮室者，非愛木也；不大鍾鼎者，非愛金也。直行性命之情，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。

今日悅五色，口‘嚼’滋味，耳淫五聲，七竅交爭，以害〔其〕性，日引邪欲〔而〕‘澆’其‘身’，‘失調’身‘弗’能治，奈天下何！故自養得其節，則養民得其心矣。

*

所謂‘有’天下者，非謂其履勢位，受傳籍，稱尊號〔也〕；言運天下之〔力〕，〔而〕得天下‘之心’。

紂之地，左東海，右流沙，前交阯，後幽都。師起容關，至浦水，士億有餘萬，然皆倒矢而射，傍戟而戰。武王左操黃鉞，右執白旄以麾之，則瓦解而走，遂土崩而下。紂有南面之名，〔而〕無一人之‘德’，此失天下也。故桀、紂不為王，湯、武不為放。

周處鄴鎬之地，方不過百里，而誓紂牧之野，入據殷國，朝成湯之廟，表商容之閭，封比干之墓，解箕子之囚，乃折枹毀鼓，偃五兵，縱牛馬，摺習而朝天下，百姓歌謳而樂之，諸侯執禽而朝之，得民心也。

闔閭伐楚，五戰入郢，燒高府之粟，破九龍之鍾，鞭荆平王之墓，舍昭王之宮。昭王奔隨，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，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，皆方命奮臂而為之鬥。當此之時，無將卒以行列之，各致其死，卻吳兵，復楚地。靈王作章華之臺，發乾谿之役，外內搔動，百姓罷弊，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，百姓放臂而去之，餓於乾谿，食莽飲水，枕塊而死。楚國山川不變，土地不易，民性不殊，昭王則相率而殉之，靈王則倍畔而去之，得民之與失民也。

故天子得道，守在四夷；天子失道，守在諸侯。諸侯得道，守在四‘鄰’；諸侯失道，守在‘四境’。

故湯處亳七十里，文王處鄴百里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。周之衰也，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。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，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。

故曰：無恃其不吾奪也，恃吾不可奪。行可奪之道，而非篡弑之行，無益於持天下矣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p. 685-689 / 〈泰族訓〉辨析，頁 636-639

達生之情者，不務生之所無以爲；達命之情者，不務知之所無奈何。養形必先之以物，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。有生必先無離形，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。生之來不能卻，其去不能止。悲夫！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；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，則世奚足爲哉！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，其爲不免矣。夫欲免爲形者，莫如棄世。棄世則無累，無累則正平，正平則與彼更生，更生則幾矣。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？棄事則形不勞，遺生則精不虧。夫形全精復，與天爲一。天地者，萬物之父母也，合則成體，散則成始。形精不虧，是謂能移；精而又精，反以相天。《莊子·達生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論述“得天下在於得天下之心，而能得天下之心，則在於自得”。章首，引《老子》第三十三章兩句經文。主要內容見於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，部份文字見於《莊子·達生》。此章似原屬輯入“文子外編”之先秦史料，《淮南子》引用，後竄入《文子》，二者文字記述略異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勝人者有力”段：“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”兩句，《老子》第三十三章曰：“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；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；知足者富，強行者有志；不失其所者久，死而不亡者壽。”《文子》此處似就“勝人”與“自勝”辯證性的對比，說明“得天下”的統合性效用。所引《老子》經文，未見於〈泰族訓〉，見於〈泰族訓〉處作“欲成霸王之業者，必得勝者也。能得勝者，必強者也”。〈泰族訓〉著重在“霸王之業”的解釋上，與《文子》不同。

“省事之本，在於節用；節用之本，在於去驕。去驕之本，在於虛無”數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省事之本，在於節用，節用之本，在於反性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節用’皆當爲‘節欲’。此因上文‘足用’而誤。《文子》

〈下德〉篇作‘節用’，亦後人以誤本《淮南》改之。”植案：此段文字，亦見於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。〈詮言訓〉曰：“爲治之本，務在於安民；安民之本，在於足用；足用之本，在於勿奪時；勿奪時之本，在於省事；省事之本，在於節欲；節欲之本，在於反性；反性之本，在於去載；去載則虛，虛則平；平者，道之素也；虛者，道之舍也。”〈詮言訓〉“平者”等句，另見於《文子·道原》。〈道原〉篇第三章曰：“虛無者，道之舍也；平易者，道之素也。”顯見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、〈詮言訓〉與《文子·下德》，三處資料可能分屬不同來源。

第二、“故知生之情者”段：《莊子·達生》曰：“達生之情者，不務生之所無以爲；達命之情者，不務知之所無奈何。”〈下德〉篇與〈泰族訓〉兩“知”字，〈達生〉篇作“達”。“不憂命之所無奈何”句，〈達生〉篇作“不務知之所無奈何””。〈泰族訓〉似改動〈達生〉篇文字，〈下德〉篇當因襲《淮南子》舊文，此處與今本文字同。

又，“口惟滋味”，“惟”字，〈泰族訓〉作“嚼”。王叔岷云：“‘惟’當作‘噍’，‘噍’壞爲‘唯’，復易爲‘惟’耳。《淮南子》〈泰族訓〉作‘嚼’，‘嚼’即‘噍’之重文。”植案：《說文·口部》：“噍，嚙也……嚼，噍或从爵。”

又，“日引邪欲竭其天和”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日引邪欲而澆其身，夫調身弗能治。”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’，本作‘日引邪欲而澆其天和’，即〈原道〉所云‘以欲滑和’也。《文子》〈下德〉篇作‘日引邪欲，竭其天和，身且不能治，奈天下何’，是其明證矣。今本‘澆其’下衍‘身’字，‘天’誤爲‘夫’，‘和’誤爲‘調’，遂致文不成義。”

第三、“所謂得天下者”段：“言其運天下心，得天下力也”兩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言其運天下之力，而得天下之心。”“天下心”可得，不當作“運”，〈下德〉篇“心”、“力”二字恐爲誤置。

又，“有南面之名，無一人之譽”兩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紂有南面之名，而無一人之德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德’本作‘譽’。‘無一人之

譽’，謂無一人稱譽之也。此言紂失人心，故雖有南面之名，而實無一人之譽。

‘譽’與‘名’相對爲文。後人改；‘無一人之德’，則文不成義矣。《太平御覽·皇王部》八引此，正作‘無一人之譽’，《文子·下德》篇同。”〈下德〉篇保留《淮南子》舊文。

又，“故天下得道，守在四夷；天下失道，守在諸侯；諸侯得道，守在四境；諸侯失道，守在左右”等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故天子得道，守在四夷；天子失道，守在諸侯。諸侯得道，守在四鄰；諸侯失道，守在四境。”《左傳·昭公·二十三年》：“古者，天子守在四夷；天子卑，守在諸侯。諸侯守在四鄰；諸侯卑，守在四竟。”此數句當屬古時資料，〈泰族訓〉文句與《左傳》相近，《文子》似有更動。

9-6

〔老子曰：〕

善治國者，不變其故，不易其常。夫怒者，逆德也；兵者，凶器也；爭者，人之所亂也。陰謀逆德，好用凶器，治人之亂，逆之至也，非禍人不能成禍。不如“剡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。”

〔人之性情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。願賢己則爭心生，疾不及人則怨爭生，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。故古之聖王退爭怨，爭怨不生則心治而氣順。故曰“不尚賢，使民不爭。”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吳起爲楚令尹，適魏，問屈宜若曰：“王不知起之不肖，而以爲令尹。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。”屈子曰：“將奈何？”吳起曰：“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，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，砥礪甲兵，時爭利於天下。”屈子曰：“宜若聞之，昔善治國〔家〕者，不變其故，不易其常。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，

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，是變其故、易其常也。行之者不利！宜若聞之曰：怒者、逆德也，兵者、凶器也，爭者、人之‘所本’也。今子陰謀逆德，好用凶器，‘始’人之‘所本’，逆之至也。且子用魯兵，不宜得志於齊，而得志焉。子用魏兵，不宜得志於秦，而得志焉。宜若聞之，非禍人，不能成禍。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，戾人理，至今無禍，嗟，須夫子也。”吳起惕然曰：“尚可更乎？”屈子曰：“成刑之徒，不可更也。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。”老子曰：“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。”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p. 396-397 / 〈道應訓〉辨析，頁 315-316

吳起爲苑守，行縣，適息。問屈宜臼曰：“王不知起不肖，以爲苑守，先生將何以教之？”屈公不對。居一年，王以爲令尹，行縣，適息，問屈宜臼曰：“起問先生，先生不教。今王不知起不肖，以爲令尹，先生試觀起爲之也。”屈公曰：“子將奈何？”吳起曰：“將均楚國之爵，而平其祿。損其有餘，而繼其不足。厲甲兵，以時爭于天下。”屈公曰：“吾聞昔善治國家者，不變故，不易常。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，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，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。且吾聞兵者，凶器也；爭者，逆德也。今子陰謀逆德，好用凶器，殆人所棄，逆之至也。淫佚之事也，行者不利。且子用魯兵，不宜得志于齊，而得志焉；子用魏兵，不宜得志于秦，而得志焉。吾聞之曰：非禍人不能成禍。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，至今無禍，嘻！且待夫子也。”吳起惕然曰：“尚可更乎？”屈公曰：“不可！”吳起曰：“起之爲人謀。”屈公曰：“成刑之徒，不可更已。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，楚國無貴于舉賢。”《說苑·指武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按文意，可分爲兩段。第一段文字見於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，第二段文字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全章似屬“文子外編”解《老》資料殘文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善治國者”段：見於〈道應訓〉，全段保留主要文句內容。此段部份文字見於先秦文獻，如：《國語·越語下》曰：“范蠡進諫曰：‘夫勇者，逆德也；兵者，凶器也；爭者，事之末也。陰謀逆德，好用凶器，始於人者，

人之所卒也；淫佚之事，上帝之禁也，先行此者，不利。’ ” 《尉繚子·兵令上》曰：“兵者，凶器也；爭者，逆德也。事必有本，故王者伐暴，本仁義焉。”

《文子》此處“陰謀逆德，好用凶器”兩句，與見於《國語》處同，《淮南子》作“今子陰謀逆德，好用凶器”，爲屈宜若告誡吳起的話語。此兩句當爲《淮南子》引用前人資料。由此推之，凡《文子》與〈道應訓〉互見部份，並非全摘錄〈道應訓〉文字，可能原屬“文子外編”解《老》資料。

“爭者、人之所亂也”與“治人之亂”兩句，兩“亂”字，〈道應訓〉均作“本”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本’字無義，乃‘去’字之誤。《說苑》〈指武〉篇作‘殆人所棄，逆之至也。’彼文作‘棄’，此作‘去’，文異而義同。惟‘始’字亦不可通，《說苑》作‘殆’，尤爲無義。‘始’乃‘治’字之誤。”許慎注：“本者，謂兵爭也。”植案：《文子》資料來源文本，似與《淮南子》不同。“剡其銳”四句，語出《老子》第五十六章。

第二、“人之性情”段：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應屬“文子外編”解《老》資料。全段就“人之性皆欲己賢，而疾不及人”，解證《老子》第三章“不尚賢，使民不爭”之本源意義。

9-7

〔老子曰：〕

治物者，不以物以和；治和者，不以和以人；治人者，不以人以君；治君者，不以君以欲；治欲者，不以欲以性；治性者，不以性以德；治德者，不以德以道。

以道本¹人之性，無邪穢；久湛於物即忘其本，即合於若性。衣食禮俗者，非人之性也，所受於外也。故人性欲平，嗜欲害之，唯有道者能遺物反己。有以自鑒，則不失物之情，無以自鑒，即動而

¹ 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無“人”字。

惑營。

夫縱欲失性，動未嘗正，以治身則失身，以治國則亂人。故不聞道者，無以反性。

古者聖人得諸己，故令行禁止。凡舉事者，必先平意清神，神清意平，物乃可正。聽失於非譽，目淫於采色，而欲得事正，即難矣，是以貴虛。故水激則波起，氣亂則智昏。昏智不可以為正，波水不可以為平。故聖王執一，以理物之情性。夫一者至貴，無適於天下，聖王託於無適，故為天下命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〔凡以物〕治物者，不以物以‘睦’；治‘睦’者，不以‘睦’以人；治人者，不以人以君；治君者，不以君以欲；治欲者，不以欲以性；治性者，不以性以德；治德者，不以德以道。

原人之性，蕪穢而不得清明者，物或堞之也。羌、氐、僰、翟，嬰兒生皆同聲，及其長也，雖重象狄騃，不能通其言，教俗殊也。今令三月嬰兒，生而徙國，則不能知其故俗。由此觀之，衣服禮俗者，非人之性也，所受於外也。夫竹之性浮，殘以為牒，束而投之水，則沈，失其體也。金之性沈，託之於舟上則浮，勢有所支也。夫素之質白，染之以涅則黑；縑之性黃，染之以丹則赤。〔人之性無邪，久湛於俗則易。易而忘其本，合於若性〕。

故日月欲明，浮雲蓋之；河水欲清，沙石濊之；人性欲平，嗜欲害之。唯‘聖人’能遺物〔而〕反己。

夫乘舟而惑者，不知東西，見斗極則寤矣。夫性、亦人之斗極也。有以自‘見’〔也〕，則不失物之情；無以自‘見’，‘則’動而惑營。譬若隴西之遊，愈躁愈沈。

孔子謂顏回曰：“吾服汝也忘，而汝服於我也亦忘。雖然，汝雖忘乎吾，猶有不忘者存。”孔子知其本也。

*

夫縱欲而失性，動未嘗正〔也〕，以治身則‘危’，以治國則亂，以入軍則破。〔是〕故不聞道者，無以反性。

〔故〕古之聖王，〔能〕得諸己，故令行禁止，名傳後世，德施四海。是故凡〔將〕舉事，必先平意清神。神清意平，物乃可正。若璽之抑埴，正與之正，傾與之傾。

故堯之舉舜也，決之於目；桓公之取甯戚也，斷之於耳而已矣。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，其亂必甚矣。夫耳目之可以斷也，反情性也；聽失於‘誹’譽，而目淫於‘采’色，而欲得事正，‘則’難矣。

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，載樂者見哭者而笑。哀可樂者、笑可哀者，載使然也。是〔故〕貴虛。

故水激則波‘興’，氣亂則智昏。智昏不可以爲政，波水不可以爲平。故聖王執一〔而勿失〕，‘萬物之情既矣’，四夷九州服矣。夫一者至貴，無適於天下。聖人託於無適，故‘民命繫矣’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p. 351-354 / 〈齊俗訓〉辨析，

頁 255-258

名號大顯，不可彊求，必繇其道。治物者不於物於人，治人者不於事於君，治君者不於君於天子，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，治欲者不於欲於性。性者萬物之本也，不可長，不可短，因其固然而然之，此天地之數也。《呂氏春秋·貴當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，但全章資料相當雜亂，部份文意不能通貫，似“文子外編”殘文竄入，今本編輯者加以整理而成。以下分四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治物者”段：此段由“治物”，通過“治和”、“治人”、“治君”、“治欲”、“治性”、“至德”，而導源至“道”的始源，闡發《老子》第十六章“夫物芸芸，各復歸其根”之意旨。此段資料與《呂氏春秋·貴當》相近，原似輯入“文子外編”之道家思想史料，《淮南子》加以引述闡發，《文子》部份文字與句序，與今本《淮南子》有異。

又，〈齊俗訓〉此段之前作“凡以物治物者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

“‘凡以物治物者’，‘以物’二字因下文而衍。《呂氏春秋》〈貴當〉篇、《文子》〈下德〉篇皆無此二字。”此段“和”字，〈齊俗訓〉均作“睦”。《玉篇·睦部》：“睦，和也。”馬宗霍校《淮南子》注曰：“‘睦’當通作‘陸’。《廣雅·釋詁三》云：‘陸，厚也。’……‘睦’既通作‘陸’，‘陸’又訓‘地’，然則‘以睦治物’，猶言物統於地也。……蓋人之生也，食毛踐土，故以人統地。天生民而立之君，使有司牧之，故以君統人。人生而有欲，故以欲統君。欲者性之動，故以性統欲。得其本性謂之德，故以德統性。而終之曰‘治德者不以德以道’，次第相治，猶言道無不統。亦即無不統於道也。”

第二、“以道本人之性”段：此段文意近於《文子·道原》第七章：“原人之性，無邪穢，久湛於物即易，易而忘其本，即合於若性。”全段強調“聞道返性”之義，說明人性本無邪穢，其所以不能保持清明，當為外物與習俗矇蔽。此種思想，也見於其他前秦典籍，如：《呂氏春秋·本生》曰：“未水之性清，土者扣之，故不得清；人之性壽，物者扣之，故不得壽。物也者，所以養性也，非所以性養也。”《莊子·繕性》曰：“繕性於俗學，以求復其初；滑欲於俗思，以求致其明；謂之蔽蒙之民。”

又，“以道本人之性”句，文意難解，《正統道藏》《文子續義》本，無“人”字。顧觀光云：“‘以道本’三字衍，當依〈齊俗訓〉刪。”王叔岷云：“案：‘以道’二字，涉上文‘不以德，以道’而衍。‘本’字非衍，《淮南子》作‘原人之性’，此易‘原’為‘本’耳。”李定生曰：“此句應讀‘以道本之，性無邪穢。’”植案：〈齊俗訓〉作“人之性無邪”，此句當有“人”字。“以道”二字，似因上文“不以德以道”而衍。而“本”，有“依據”之義，《易·乾》：“本乎天者親上，本乎地者親下。”“原”，指推究本源，《易·繫辭下》：“《易》之為書也，原始要終，以為質也。”孔穎達疏：“言《易》之為書，原窮其事之初始。”“本”與“原”二字，義理可通，此句當原有“本人之性”與“原人之性”兩種不同記載。

又，“久湛於物即忘其本，即合於若性”兩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人之性無邪，久湛於俗則易。易而忘其本，合於若性。”〈下德〉篇此處“忘”前，似脫“易而忘其本”五字，當作“久湛於物即易而忘其本，忘其本即合於若性。”此兩句見於《呂氏春秋·為欲》，〈為欲〉篇曰：“逆而不知其逆也，湛於俗

也。久湛而不去則若性。性異非性，不可不熟。不聞道者，何以去非性哉？無以去非性，則欲未嘗正矣。欲不正，以治身則夭，以治國則亡。”

又，“衣食禮俗者”三句，文意與前後文不能通貫，恐爲殘文綴合。〈齊俗訓〉此處作“由此觀之，衣食禮俗者，非人之性也，所受於外也。”前文更舉有大段文字說明“因教而俗殊”之義。

又，“有以自鑒”四句，兩“鑒”字，〈齊俗訓〉均作“見”，當爲“鑒”字之假。此數句文意，也見於《莊子·駢拇》，〈駢拇〉篇曰：“吾所謂明者，非謂其見彼也，自見而已矣。夫不自見而見彼，不自得而得彼者，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，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。”

第三、“夫縱欲失性”段：全段文意與前文不能通貫，當屬另段資料。“以治身則失身，以治國則亂人”，〈齊俗訓〉作“以治身則危，以治國則亂。”二者資料來源文本，似不同。

第四、“古者聖人得諸己”段：文字散見於〈齊俗訓〉四處，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的綴合。

“古者聖人得諸己”兩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故古之聖王，能得諸己，故令行禁止，名傳後世，德施四海。”《文子》似僅存殘文。

又，“聽失於非譽”五句，見於〈齊俗訓〉處，前文曰：“故堯之舉舜也，決之於目；桓公之取甯戚也，斷之於耳而已矣”。“聽失於非譽”與“目淫於采色”，正回應“決之於目”與“斷之於耳”。《文子》僅存殘文。

又，“是以貴虛”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，載樂者見哭者而笑。哀可樂者、笑可哀者，載使然也。是故貴虛”。《文子》僅存四字殘文。

又“故水激則波起”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水擊而波興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水擊’當作‘水激’，聲之誤也。《群書治要》引此正作‘激’。”王叔岷云：“王校是也。《文子》正作‘水激’。”

又，“昏智不可以爲正，波水不可以爲平”兩句，“昏智”二字，〈齊俗

訓〉作“智昏”。“昏智”、“波水”，二者對文，〈齊俗訓〉作“智昏”，恐誤。

又，“故聖王執一，以理物之情性”兩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故聖王執一而勿失，萬物之情既矣，四夷九州服矣。”〈齊俗訓〉似衍述“理物之情性”的效果。“故爲天下命”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故民命繫矣”，二者敘說不同。此處文意見於《呂氏春秋·爲欲》，〈爲欲〉篇曰：“聖王執一，四夷皆至者，其此之謂也。執一者至貴也。至貴者無敵。聖王託於無敵，故民命敵焉。”

9-8

〔老子曰：〕

陰陽陶冶萬物，皆乘一氣而生。上下離心，氣乃上蒸，君臣不和，五穀不登。春肅秋榮，冬雷夏霜，皆賊氣之所生也。天地之間，一人之身也，六合之內，一人之形也，故明於性者，天地不能脅也，審於符者，怪物不能惑也。

聖人由近以知遠，以萬‘異’¹為一，同氣蒸乎天地。禮義廉恥不設，萬民莫²不相侵暴虐，由在乎混冥之中也。〔廉恥陵遲。〕

及至世之衰，用多而財寡，事力勞而養不足，民貧苦而忿爭生，是以貴仁。人鄙不齊，比周朋黨，各推其與，懷機械巧詐之心，是以貴義。男女群居，雜而無別，是以貴禮。性命之情，淫而相迫於不得已，則不和，是以貴樂。故仁義禮樂者，所以救敗³也，非通治之道也。

¹ “異”字原作“里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² 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無“莫”字。

³ “敗”字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殘”。

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，即民性善。民性善，即天地陰陽從而包之。是以財足而人贍，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焉。仁義不用，而道德定於天下，而民不淫於彩色。

故德衰然後飾仁義，和失然後調聲，禮淫然後飾容。故知道德，然後知仁義不足行也，知仁義，然後知禮樂不足修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天地之合和，陰陽之陶‘化’萬物，皆乘‘人’氣者也。是故上下離心，氣乃上蒸，君臣不和，五穀不‘為’。距日冬至四十六日，天含和而未降，地懷氣而未揚，陰陽儲與，呼吸浸潭，包裹風俗，斟酌萬殊，旁薄眾宜，以相嘔咐醞釀，而成育群生。是故春肅秋榮，冬雷夏霜，皆賊氣之所生。由此觀之，天地〔宇宙〕，一人之身〔也〕；六合之內，一人之‘制’也。

〔是〕故明於性者，天地不能脅也；審於符者，怪物不能惑也。

〔故〕聖人〔者〕，由近知遠，而萬殊為一。

*

古之人，‘同氣’于天地，與一世而優游。當此之時，無慶賀之利、刑罰之威，禮義廉恥不設，誹譽仁鄙不立，而萬民‘莫’相侵欺暴虐，‘猶’在‘于’混冥之中。

‘逮至衰世’，‘人眾財寡’，事力勞而養不足，〔於是〕‘忿爭生’，是以貴仁。‘仁’鄙不齊，比周朋黨，設詐譖，懷機械巧‘故’之心，而性失矣，是以貴義。陰陽之情，莫不有血氣之感，男女群居雜〔處〕而無別，是以貴禮。性命之情，淫而相‘脅’，以不得已，則不和，〔是〕以貴樂。是故仁義禮樂者，可以救敗，而非通治之‘至’也。

夫仁者、所以救爭也，義者、所以救失也，禮者、所以救淫也，樂者、所以救憂也。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，心反其初‘而’民性善，民性善‘而’天地陰陽從而包之，則財足，財足而人贍〔矣〕，貪鄙忿爭不得生焉。由此觀之，則仁義不用矣。道德定於天下而民〔純樸，則目〕不營於色，耳不淫於聲，坐俳而歌謠，被髮而浮游，雖有毛嬙、西施之色，不知悅也，《掉羽》、《武

象》不知樂也，淫泆無別，不得生焉。由此觀之，禮樂不用也。

是故德衰然後‘仁生’，行沮然後義立，和失然後‘聲調’，禮淫然後‘容飾’。

〔是〕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爲也，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，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‘脩’也。今背其本而求其末，釋其要而索之于詳，未可與言至也。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p. 249-251 / 〈本經訓〉辨析，頁 129-131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敘說“萬物皆乘一氣而生”，“聖人以萬異爲一”，“仁義禮樂爲衰世之制”，“道德可以定天下”等，似屬道家後續發展思想史料，後輯入“文子外編”。全文見於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。〈本經訓〉具有“埒略衰世古今之變”¹的形式，可能就“文子外編”相關性質資料，加以編輯而成。此章見於〈本經訓〉段落，似有脫文與錯簡，而〈下德〉篇此章仍與〈本經訓〉錯亂句序相同，恐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以下分五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陰陽陶冶萬物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文意不能通貫，結構雜亂，當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而見於〈本經訓〉處，也與〈要略〉篇所言篇旨不合，恐爲他處錯簡。就其內容而言，以“氣”說明天地萬物的貫通感應，或原屬〈覽冥訓〉殘文。

又，“陰陽陶冶萬物，皆乘一氣而生”兩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天地之合和，陰陽之陶冶萬物，皆乘人氣者也。”“一氣”二字，〈本經訓〉作“人氣”，此處不當言“人氣”，當依〈下德〉篇作“一氣”。莊達吉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乘人氣’本作‘乘一氣’。”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亦云：“‘乘人氣’義不可通。當作‘乘一氣’爲是，《文子》〈下德〉篇亦作‘乘一氣’。

又，“上下離心，氣乃上蒸，君臣不和，五穀不登。春肅秋榮，冬雷夏霜，皆賊氣之所生也”等句，“春肅秋榮”三句，與前文文氣不能通貫，當屬另段。

¹ 《淮南子·要略》曰：“〈本經〉者，所以明大聖之德，通維初之道，埒略衰世古今之變，以褒先聖之隆盛，而貶末世之曲政也。”

此數句〈本經訓〉作“是故上下離心，氣乃上蒸，君臣不和，五穀不爲。距日冬至四十六日，天含和而未降，地懷氣而未揚，陰陽儲與，呼吸浸潭，包裹風俗，斟酌萬殊，旁薄眾宜，以相嘔咐醞釀，而成育群生。是故春肅秋榮，冬雷夏霜，皆賊氣之所生。”〈本經訓〉以兩“是故”引述，但“距日冬至四十六日……而成育群生”段，與前後文意似不相連屬，恐爲錯簡。

又，“天地之間”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天地宇宙”，因下文有“六合之內”，“宇宙”二字恐誤。

又，“一人之形”句，“形”字，〈本經訓〉作“制”，因前有“一人之身”，作“形”字較佳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亦云：“‘制’字義不可通，‘制’當爲‘刑’，字之誤也。‘刑’與‘形’同，‘一人之形’即承‘一人之身’言之。《文子》〈下德〉篇正作‘一人之形’。”

第二、“聖人由近以知遠”段：此段文意費解。《文子》與〈本經訓〉相應文字比較如下：

聖人由近以知遠，以萬異爲一，同氣蒸乎天地。禮義廉恥不設，萬民不相侵暴虐，由在乎混冥之中也。廉恥陵遲。《文子》

故聖人者，由近知遠，而萬殊爲一。古之人，同氣于天地，與一世而優游。當此之時，無慶賀之利、刑罰之威，禮義廉恥不設，誹譽仁鄙不立，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，猶在于混冥之中。《淮南子》

〈下德〉篇此段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的湊合。“聖人由近以知遠，以萬異爲一”兩句，當屬前段。“同氣蒸乎天地”，〈本經訓〉作“古之人，同氣於天地”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古之人’三字，衍文也。四句一氣同屬，皆蒙‘故聖人者’爲文。若有‘古之人’三字，則文義不貫矣！此文本云‘故聖人者，由近而知遠，以萬殊爲一同，氣蒸於天地，與一世而優游。’今本‘而’字脫去，校者誤補於‘遠’字之下，遂誤刪‘以’字。‘一同’與‘萬殊’本相對爲文，今衍‘古之人’三字，遂以‘同’字下屬，而誤刪‘蒸’字，皆非其舊。《文子》〈下德〉篇作‘聖人由近以知遠，以萬里爲一同，氣蒸乎天地’，宜據以訂正。”植案：細審《文子》此處文字與〈本經訓〉內容，《文

子》似殘文綴合。〈本經訓〉此處“古之人”與下文“逮至衰世”相對，合乎〈要略〉篇所言“埒略衰世古今之變”的篇旨。《文子》“以萬異爲一同”句，“同”字當屬下讀，作“同氣於天地”，“蒸”涉上文“蒸”字而衍。“同氣”一詞，三見於《文子》，〈上仁〉篇更有“同氣者帝”之說。但《文選·贈劉琨》注引《文子》曰：“聖人由近知遠，以萬異爲一同也。”《文子》文本訛誤當甚早。

又，“萬民不相侵暴虐”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”，俞樾云：“‘侵’下脫‘欺’字，當據淮南本經篇補。”

又，“廉恥陵遲”四字，與前後文文意無關，當爲他處殘文竄入。

第三、“及至衰世”段：見於〈本經訓〉處作“逮至衰世”，以與前段“故之人”相對比。

“人鄙”二字，〈本經訓〉作“仁鄙”。《玉篇·邑部》“鄙，鄙陋也。”《左傳·莊公十年》：“肉食者鄙，未能遠謀。”“人鄙不齊”指人心鄙陋，不能齊同。〈本經訓〉“仁”字，似誤。

又，“所以救殘也”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所以救敗”，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案：‘可以’下文作‘所以’，‘可’猶‘所’也。《文子》正作‘所’。”

第四、“誠能使神明”段：此段《文子》與〈本經訓〉似均有脫誤。二者比較如下：

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，即民性善。民性善，即天地陰陽從而包之。是以財足而人贍，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焉。〈文子〉

神明定於天下，而心反其初，心反其初而民性善，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，則財足，財足而人贍矣，貪鄙忿爭不得生焉。〈淮南子〉

《文子》與〈本經訓〉此處，可能涉及“而”、“即”虛字的使用，與“重文符號”的脫誤，而使文意均不整齊。試釐訂如下：

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，即民性善；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，則財足，財足而人贍矣，貪鄙忿爭不得生焉。

又，“仁義不用，而道德定於天下，而民不淫於彩色”三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由此觀之，則仁義不用矣。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，則目不營於色，耳不淫於聲……。”《文子》此三句，文意不完，似殘文綴合。

第五、“故德衰然後飾仁義”段：見於〈本經訓〉兩處，仍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的綴合。

“故德衰然後飾仁義，和失然後調聲，禮淫然後飾容”三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是故德衰然後仁生，行沮然後義立，和失然後聲調，禮淫然後容飾。”“仁生”、“義立”、“聲調”、“容飾”，四者對文。《文子》此處殘文似經編輯者改動。

又“故知道德”四句，〈本經訓〉前有“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爲也”句，因前文有“誠使神明定於天下”之語，《文子》此處當有脫漏。

9-9

〔老子曰：〕

清靜之治者，和順以寂寞，質真而素樸，閑靜而不躁。在內而合乎道，出外而同乎義。其言略而循理，其行悅而順情。其心和而不偽，其事素而不飾。不謀所始，不議所終；安即留，激即行。通體乎天地，同精乎陰陽，一和乎四時，明朗乎日月，與道化者為人，機巧詐偽莫載乎心。

是以天覆以德，地載以樂，四時不失序，風雨不為虐，日月清靜而揚光，五星不失其行，〔此清靜之所明也〕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‘太清’之治‘也’，和順以寂寞，質真而素樸，閑靜而不躁，推移而無

故，在內而合乎道，出外而調于義，發動而成于文，行快而便于物，其言略而循理，其行‘悅’而順情，其心‘愉’而不偽，其事素而不飾，是以不擇時日，不占卦兆，不謀所始，不議所終，安‘則’‘止’，激‘則’行，通體‘于’天地，同精‘于’陰陽，一和‘于’四時，明‘照’‘于’日月，與‘造’化者‘相雌雄’。是以天覆以德，地載以樂，四時不失其‘敘’，風雨不降‘其虐’，日月‘淑清’而揚光，五星〔循軌而〕不失其行。當此之時，玄元至碭而運照，鳳麟至，蓍龜兆，甘露下，竹實滿，流黃出，而朱草生，{機械詐偽，莫藏于心}。

逮至衰世，鑄山石，鑲金玉，撻蚌蜃，消銅鐵，而萬物不滋……（此段見於《文子·上禮》第六章，曰：“老子曰：衰世之主，鑄山石，鑲金玉，撻蚌蜃，消銅鐵，而萬物不滋。……”）

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p. 244-245 / 〈本經訓〉辨析，頁 127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，見於〈本經訓〉處，具有“埒略衰世古今之變”的敘說形式，就其“太清之治（原作“始”）”與“逮及衰世”的區隔，可分為兩段，第一段文字見於本章，而第二段部份則見於《文子·上禮》第六章。

《文子》此章與〈上禮〉篇第六章，極似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，將竄入之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分置兩處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清靜之治者”段：此段思想與《莊子》相近，似原屬《莊子》學派思想資料。“清靜之治者”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太清之始”。“太清之治”一語，古典文獻未見，“太清”觀念源自《莊子》，〈天運〉篇曰：“建之以太清”，〈列御寇〉篇亦曰：“水流乎無形，發泄乎太清。”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太清之始’，‘始’當為‘治’，字之誤也。高注當云：‘太清，無為之治也。’今本作‘太清，無為之始者’，文不成義。……《太平御覽》〈竹部〉一引，正作‘太清之治’。《文子》〈下德〉篇作‘清靜之治者，和順以寂寞，質真而素樸。’是其明證。”

又，與道化者為人”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與造化者相雌雄”。《文子·道原》使用“造化者”一詞，〈精誠〉篇有“造化”之說，而《文子》全書並無

“道化者”，“道”字當爲“造”字之形誤。〈原道訓〉、〈俶真訓〉與〈齊俗訓〉均曰：“與造化爲人”，〈大宗師〉作“與造物者爲人”。俞樾云：“此當作‘與道爲友，與化爲人’。〈道德〉篇云：‘上與道爲友，下與化爲人。’是其證也。”

又，“機巧詐僞莫載乎心”句，此句與前文文意不相連屬，恐爲殘文綴合。〈本經訓〉作“機械詐僞，莫藏于心”，在“當此之時”段後。

第二、“是以天覆以德”段：此段似經編輯者改動。“日月清靜而揚光，五星不失其行”兩句，“五星”下〈本經訓〉有“循軌”二字。“日月淑清”與“五星循軌”，相對爲文。《文子》此處似脫“循軌”二字。

又，“此清靜之所明也”句，〈本經訓〉無，恐爲今本《文子》編輯者所加的案語。

9-10

〔老子曰：〕

治世之職易守也，其事易爲也，其禮易行也，其責易償也。是以人不兼官，官不兼‘事’¹，士農工商，鄉別州異。故農與農言藏，士與士言行，工與工言巧，商與商言數。是以士無遺行，工無苦事，農無廢功，商無折貨，各安其性。異形殊類，易事而不悖，失‘處’²而賤，得‘勢’³而貴。

夫先知遠見之人，才之盛也，而治世不以責於人⁴。博聞強志，口辯辭給，人知之溢也，而明主不求於下。敖世賤物，不從流俗，

¹ “事”字原作“士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² “處”字原作“業”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同，據景宋本改。

³ “勢”字原作“志”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同，據景宋本改。

⁴ “人”字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民”。

士之伉行也，而治世不以為化民。故高不可及者，不以為人量，行不可逮者，不可為國俗。故人才不可專用，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。故國治¹可與愚守也，而軍旅可以法同也。不待古之英雋，而人自足者，因其所有而並用之。

末世之法，高為量而罪不及也，重為任而罰不勝也，危為其難而誅不敢也。民困於三責，即飾智而詐上，犯邪而行危。雖峻法嚴刑，不能禁其姦。獸窮即觸，鳥窮即啄，人窮即詐，此之謂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治世之‘體’易守也，其事易為也，其禮易行也，其責易償也。是以人不兼官，官不兼事，士農工商，鄉別州異。〔是〕故農與農言‘力’，士與士言行，工與工言巧，商與商言數。是以士無遺行，〔農無廢功，工無苦事〕，商無折貨，各安其性，不得相干。故伊尹之興土功也，修脛者使之跣鑊，強脊者使之負土，眇者使之準，僂者使之塗，各有所宜，而人性齊矣。胡人便於馬，越人便於舟，異形殊類，易事而‘悖’，失處而賤，得‘勢’而貴。聖人摠而用之，其數一也。

*

夫先知遠見，達視千里，人才之‘隆’也，而治世不以責於民。博聞強志，口辯辭給，人‘智’之‘美’也，而明主不以求於下。教世輕物，不‘污’於俗，士之伉行也，而治世不以為民化。神機陰閉，剗剗無跡，人巧之妙也，而治世不以為民業。故萇弘、師曠，先知禍福，言無遺策，而不可與眾同職也；公孫龍折辯抗辭，別同異，離堅白，不可與眾同道也；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，不可以為世儀；魯般、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，三日不集，而不可使為工也。故高不可及者，不可〔以〕為人量；行不可逮者，不可〔以〕為國俗。

*

¹ “治”字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法”。

夫挈輕重不失銖兩，聖人弗用，而縣之乎銓衡；視高下不差尺寸，明主弗任，而求之乎浣準。何則？人才不可專用，而度量可世傳也。故國‘治’可與愚守也，而軍制可與‘權用’也。夫待驥褭飛兔而駕之，則世莫乘車；待西施、毛嬙而爲配，則終身不家矣。然‘非’待古之英‘俊’，而人自足者，因所有而並用之。夫騏驥千里，一日而通；驚馬十舍，旬亦至之。由是觀之，人材不足專恃，而道術可公行也。

*

‘亂’世之法，高爲量而罪不及，重爲任而罰不勝，危爲難而誅不‘敢’。民困於三責，‘則’飾智而詐上，犯邪而‘干免’。〔故〕雖峭法嚴刑，不能禁其姦。何者？力不足也。故諺曰：“{鳥窮‘則’噉，獸窮‘則’觸}，人窮‘則’詐。”此之謂也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p. 368-371 / 〈齊俗訓〉辨析，頁 274-277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，全章敘說“治世之職易守，其事易爲，其禮易行，其責易償”。此種人文型態的要求，與管子治齊的效果相合，恐原爲齊稷下之學史料，後輯入“文子外編”。《文子》此章則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治世之職”段：此段內容與《管子·小匡》思想相近，〈小匡〉篇曰：“士農工商四民者，國之石民也。不可使雜處，雜處則其言嘍。其事亂，是故聖王之處士，必於閒燕；處農必就田廬‘處工必就官府’處商必就市井。”《文子》此處強調“士、農、工、商”，不得兼職，各安其性，似發揮〈小匡〉篇的意含。

又，“治世之職”據，“職”字，〈齊俗訓〉作“體”，此處指“職事”，“體”字誤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治事之體’，《群書治要》引此，作‘職’，是也。……若作‘體’，則與‘守’字義不相屬，且與下三句不類矣。《文子》〈下德〉篇亦作‘職易守’，下文萇弘、師曠‘不可與眾同職’，又其一證矣。”

又，“故農與農言藏”數句文意，見於本篇第十四章。

又，“異事而不悖”句，此句文意與前文不相連貫，〈齊俗訓〉作“胡人便於馬，越人便於舟，異行殊類，易事而悖。”《文子》僅為殘文，似衍“不”字。但何寧則認為《淮南子》“悖”上奪“不”字，曰：“蓋後人誤解‘易’為更易字，以為使胡人乘舟，越人乘馬，故刪去‘不’字。不知此‘易’字當作‘容易’解。……謂胡人便於馬，越人便於舟，雖異形殊類，而各異其事，不相悖亂也。下文云：‘失處而賤，得勢而貴’，二句正反相對為文。此若作易字，則與下句‘失處而賤’義複，且與下文不偶矣。《文子》〈下德〉篇正作‘易事而不悖’，是其證。”

第二、“夫先知遠見之人”段：此段說明“治世不以高不可及的才智，作為衡量的標準，也不以行不可及的德行，作為國家的風俗。”首兩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夫先知遠見，達視千里，人才之隆也。”《文子》脫“達視千里”句，而加“之”字於“人”字前，“人”字當屬下讀，作“人才之盛”。

“故人才不可專用”句，見於〈齊俗訓〉，但段前曰：“夫挈輕重不失銖兩，聖人弗用，而縣之乎銓衡；視高下不差尺寸，明主弗任，而求之乎浣準。何則”數句，似強調“人才不可專用，而度量可世傳”，治國不可專靠人才，而需道術。此種內容與〈齊俗訓〉前後兩段文意不能連貫，恐為錯簡。《文子》此處仍保持其錯亂句序，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

又，“國法可與愚守也，軍旅可以法同也”兩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國治可與愚守也，軍制可以權用也”。《文子》此處與〈齊俗訓〉均有字誤。“國法”與“軍制”對文，“愚守”與“權用”相互呼應。此句似當作“國法可與愚守也，軍制可以權用也”，言“國家法律”與“軍隊制度”的設置，重於偶有的特殊人才。

第三、“末世之法”段：此段說明“末世之法”使民困於不及，則雖峻法嚴刑，亦不能禁其奸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莊子》〈則陽〉篇：‘匿為物而愚不識，大為難而罪不敢，重為任而罰不勝，遠其塗而誅不至。’，《呂氏春秋》〈適威〉篇‘煩為教而過不識，數為令而非不從，巨為危而罪不敢，重為任而罰不勝’，文意並與此同。”

“危爲其難而誅不敢也”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爲危禁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爲危禁’，本作‘爲危難’。‘爲危難而誅不敢’者，危猶高也。高危難之事，而則之以必能，及畏難而不敢爲，則從而誅之，正與上二句同意。後人不察，而改‘難’爲‘禁’。禁之，正欲其不敢，何反誅之乎？《文子》〈下德〉篇正作‘爲危難而誅不敢’。《莊子》〈則陽〉：‘匿爲物而愚不識，大爲難而罪不敢，重爲任而罰不勝，遠其塗而誅不至。’《呂氏春秋》〈適威〉篇‘煩爲教而過不識，數爲令而非不從，巨爲危而罪不敢，重爲任而罰不勝。’文義並與此同。”

又，“獸窮則觸”三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故諺曰：‘鳥窮則喙，獸窮則觸，人窮則詐。’此之謂也。”《荀子·哀公》亦引曰：“臣聞之：‘鳥窮則喙，獸窮則攫，人窮則詐。’自古及今，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。”

9-11

〔老子曰：〕

雷霆之聲，可以鍾鼓象也；風雨之變，可以音律知也。大可睹者，可得而量也；明可見者，可得而蔽也；聲可聞者，可得而調也；色可察者，可得而別也。夫至大，天地不能函也，至微，神明不能‘領’¹也。及至建律曆，別五色，異清濁，味甘苦，即樸散而為器矣。立仁義，修禮樂，即德遷而為偽矣。民飾智以驚愚，設詐以攻上，天下有能持之，而未能有治之者也。夫智能彌多，而德滋衰，〔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〕。

²夫至人之治，〔虛無寂寞，不見可欲，〕心與神處，形與性調，靜而體德，動而理通，循自然之道，緣不得已矣。漠然無為而天下

¹ “領”字原作“見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² 此處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有“老子曰”三字。

和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，不忿爭而財足。施者不‘德’¹，受者不讓，德反歸焉，而莫之惠。

不言之辯，不道之道，若或通焉，謂之天府。取焉而不損，酌焉而不竭，莫知其所²由出，謂之搖光，搖光者，資糧萬物者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天地之大，可以矩表識也；星月之行，可以歷推得也；雷震之聲，可以鼓鐘‘寫’也；風雨之變，可以音律知也。〔是故〕大可睹者，可得而量也；明可見者，可得而蔽也；聲可聞者，可得而調也；色可察者，可得而別也。夫至大、天地‘弗’能含也，至微、神明‘弗’能領也。

及至建律歷，別五色，異清濁，味甘苦，‘則’樸散而為器矣。立仁義，脩禮樂，則德遷而為偽矣。及偽之生也，飾智以驚愚，設詐以‘巧’上，天下有能持之〔者〕，有能治之者也。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，鬼夜哭；伯益作井，而龍登玄雲，神棲崑崙；‘能愈多而德愈薄矣’。故周鼎著倕，使銜其指，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。

〔故〕至人之治〔也〕，心與神處，形與性調，靜而體德，動而理通，‘隨’自然之‘性’〔而〕緣不得已〔之化〕，洞然無為而天下〔自〕和，‘愴’然無欲而民自樸，無襪祥而民不夭，不忿爭而‘養’足，兼苞海內，澤及後世，不知為之者誰何。是故生無號，死無諡，實不聚而名不立，施者不德，受者不讓，德‘交’歸焉而莫之‘充忍也’。

故德之所總，道弗能害也；智之所不知，辯弗能解也。不言之辯，不道之道，若或通焉，謂之天府。取焉而不損，酌焉而不竭，莫知其所由出，‘是謂’瑤光。瑤光者，資糧萬物者也。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p. 251-253 / 〈本經訓〉辨析，頁 131-132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¹ “德”字原作“得”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² “所”字下原有“求”字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刪。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，全章似屬輯入“文子外編”之道家傳承資料，《文子》此章仍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，但保留《淮南子》部份舊文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雷霆之聲”段：〈本經訓〉前有“天地之大，可以矩表識也；星月之行，可以歷推得也。”《文子》無，後文卻有“大可睹者”與“明可見者”“聲可聞者”與“色可察者”四事，顯見此章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

又，“雷霆”二字，〈本經訓〉作“雷震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“‘雷震’當作‘雷霆’，字之誤。天地、星月、雷霆、風雨，相對爲文。《太平御覽》〈天部〉十三引此，正作‘雷霆’。《文子》〈下德〉篇同。”

又，“天下有能持之，而未能有治之者”兩句，〈本經訓〉“而未能”作“有能”，意不可解。高誘注曰：“有能持之者，桀、紂之民。有能治之者，湯、武之君也。”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有能治之者’當作‘未有能治之者’。言詐僞並起，天下有能以法持之，未有能以道治之者也。其能治之，必待至人。……《文子》〈下德〉篇作‘天下有能持之，而未有能治之者也’，是其證。高誘所見本蓋脫‘未’字。”高誘所見本與竄入〈下德〉篇之《淮南子》文本有異。

又，“夫智能彌多，而德滋衰。”兩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能愈多而德愈薄矣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太平御覽》〈鱗介部〉一引此，‘能愈多’作‘智愈多’。案：當作‘智能愈多’。‘智能’二字總承上文言之，今本脫‘智’字，《御覽》脫‘能’字。《文子》〈下德〉篇作‘智能愈多而德滋衰’，是其證。”

又，“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”句，文意與此段內容無關，恐爲編輯者所加的案語。

第二、“夫至人之治”段：此段近於《莊子》思想，〈庚桑楚〉篇曰：“有爲也欲當，則緣於不得已，不得已之類，聖人之道。”此意與“循自然之道，緣不得已矣”相通。而見於〈本經訓〉處“兼苞海內”數句，即出自《莊子·徐無鬼》，〈徐無鬼〉篇曰“聖人并包天地，澤及天下，而不知其誰氏。是故

生無爵，死無諡，實不聚，名不立，此之謂大人。”

“循自然之道，緣不得已矣”兩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隨自然之性，而緣不得已之化”，《文子》似脫“之化”二字。

又，“德反歸焉，而莫之惠”兩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德交歸焉，而莫之充忍”。高誘注曰：“忍，不忍也。”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高（指高誘注）蓋誤讀‘忍也’二字爲句，訓‘忍’爲‘不忍’，於正文無當也。今案：‘充忍’二自當連讀，‘忍’讀爲‘仞’。〈大雅·靈臺〉‘於仞魚躍’，毛傳曰：‘仞，滿。’德交歸焉而莫之充滿，所謂‘大盈若虛’也。”細審二書，《文子》此處文字較勝，意謂：因施者不以爲德，受者不讓所來，至德反歸，而未始爲恩惠。高誘所見本，當與〈下德〉篇保留《淮南子》別本不同。

第三、“不言之辯”段：此段文字近於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，似與劉安解《莊》資料有關。〈齊物論〉曰：“孰知不言之辯，不道之道？若有能知，此之謂天府。注焉而不滿，酌焉而不竭，而不知其所由來，此之謂葆光。”“搖光”，〈齊物論〉作“葆光”。高誘注《淮南子》此句曰：“一說：搖光，和氣之見者也。”高注之義，與“葆光”相近。成玄英疏：“葆，蔽也。”“葆光”，似指“隱蔽的光顯”。

9-12

〔老子曰：〕

天愛其精，地愛其平，人愛其情。天之精，日月星辰、雷霆風雨也；地之平，水火金木土也；人之情，思慮聰明喜怒也。故閉四關，止五道，即與道淪。

神明藏於無形，精氣反於真，目明而不以視，耳聰而不以聽，〔口當而不以言，〕心條通而不以思慮，委而不為，知而不矜，直性命之情，而知故不得害。精存於目即其視明，存於耳即聽聰，留於口即其言當，集於心即其慮通。故閉四關即終身無患，四肢九竅，

莫死莫生，是謂真人。

地之生財，大本不過五行，聖人節五行，即治不荒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天愛其精，地愛其平，人愛其情。天之精，日月星辰、雷電風雨也；地之平，水火金木土也；人之情，思慮聰明喜怒也。故閉四關，止五‘遁’，‘則’與道淪。

是故神明藏於無形，精神反於〔至〕真，〔則〕目明而不以視，耳聰而不以聽，心條‘達’而不以思慮，委而‘弗’為，‘和’而‘弗’矜，‘冥’性命之情，而‘智’故不‘得雜’〔焉〕。精‘泄’於目‘則’其視明，‘在’於耳‘則’〔其〕聽聰，留於口‘則’其言當，集於心‘則’其慮通。故閉四關‘則’身無患，‘百節莫苑’，莫死莫生，莫虛莫盈，是謂真人。

凡亂之所由生者，皆在流遁。流遁之所生者五：大構駕，興宮室，延樓棧道，雞棲井榦，櫟栴構櫨，以相支持，木巧之飾，盤紆刻儼，羸鏤雕琢，詭文回波，洵游瀟滅，菱杼紵抱，芒繁亂澤，巧偽紛挐，以相摧錯，此遁於木也。鑿汙池之深，肆畛崖之遠，來谿谷之流，飾曲岸之際，積牒旋石，以純脩碕，抑減怒瀨，以揚激波，曲拂遭迴，以像渦、渚，益樹蓮菱，以食鰲魚，鴻鵠鸕鶿，稻粱饒餘，龍舟鷁首，浮吹以娛，此遁於水也。高築城郭，設樹險阻，崇臺榭之隆，侈苑囿之大，以窮要妙之望，魏闕之高，上際青雲，大廈曾加，擬於崑崙，脩為牆垣，甬道相連，殘高增下，積土為山，接徑歷遠，直道夷險，終日馳騖，而無蹟蹈之患，此遁於土也。大鍾鼎，美重器，華蟲疏鏤，以相繆紵，寢兕伏虎，蟠龍連組，焜昱錯眩，照耀輝煌，偃蹇蓼糾，曲成文章，雕琢之飾，鍛錫文鏤，乍晦乍明，抑微滅瑕，霜文沈居，若簞簞際，纏錦經冗，似數而疏，此遁於金也。煎熬焚炙，調齊和之適，以窮荊、吳甘酸之變，焚林而獵，燒燎大木，鼓橐吹埵，以銷銅鐵，靡流堅鍛，無厭足目，山無峻幹，林無柘梓，燎木以為炭，燔草而為灰，野莽白素，不得其時，上掩天光，下殄地財，此遁於火也。此五者。一足以亡天下矣。

是故古者明堂之制，下之潤溼弗能及，上之霧露弗能入，四方之風弗能襲，

土事不文，木工不斲，金器不鏤，衣無隅差之削，冠無觚之理，堂大足以周旋理文，靜潔足以饗上帝，禮鬼神，以示民知儉節。

*

夫聲色五味，遠國珍怪，瑰異奇物，足以變易心志，搖蕩精神，感動血氣者，不可勝計也。夫天地之生財〔也〕，本不過五。聖人節五行，‘則’治不荒。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p. 260-265 / 〈本經訓〉辨析，頁 139-142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，全章論說“閉四關，止五遁”的修持，強調“神明藏於無形，精氣反於至真”，應屬道家傳承史料。《文子》此章有多處誤字與脫文，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，但保留部份《淮南子》舊文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天愛其精”段：分別陳述“天之精”、“地之平”與“人之情”。所謂“精”、“平”¹與“情”，分別指“天”、“地”與“人”所顯發的實際情狀。人能閉四關、止五遁，藏神明於無形，返精氣於至真，即與“道”相渾同。

又，“止五道”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止五遁”，下文有“流遁之所生者五”的詳盡說明。“道”字當為“遁”之形誤。“遁”意指“逸失”。

第二、“神明藏於無形”段：此段詳述“閉四關”之義。“精氣反於真”句，“精氣”二字，〈本精〉篇作“精神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精神’與‘神明’意相複，‘神’字即涉上句而誤，‘精神’當為‘精氣’。《淮南》一書多以‘神’與‘氣’對文也。《文子》〈下德〉正作‘精氣反於至（案：《文子》無“至”字。）真。’”

又，“口當而不以言”句，〈本經訓〉無，下文曰：“留於口則其言當”，

¹ “平”，《爾雅·釋詁下》：“平，成也。”《書·大禹謨》：“地平天成。”孔傳：“水土治曰平。”孔穎達疏：“平，成義同。”

《淮南子》恐脫此句。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案：上文言‘閉四關。’高注：‘四關，耳、目、心、口。’此僅言目、耳、心三關，而不及口，必有脫文。《文子》〈下德〉篇‘耳聰而不以聽’下，更有‘口當而不以言’一句。”

又，“直性命之情”句，“直”字，〈本經訓〉作“冥”。“直”，有“順展”之義，“直性命之情”，即“達性命之情”。“性命之情”為《莊子》哲學的重要觀念。“冥”字，似因形近而誤，

又，“終身無患，四肢九竅，莫死莫生”三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身無患，百節莫苑，莫死莫生，莫虛莫盈。”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身無患’當依《文子·下德》篇作‘終身無患’。‘終身無患’，‘百節莫苑’，相對為文。脫去‘終’字，則句法參差不協矣。”〈下德〉篇“四肢九竅”，與前後文間語意不足，當據〈本經訓〉作“百節莫苑”。

第三、“地之生財”段：此段文意與前文無所關連，當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此章並未見“止五遁”的敘說，見於〈本經訓〉處，前文有“凡亂之所由生者，皆在流遁。流遁之所生者五……此五者，一足以亡天下矣”大段說明文字，《文子》此處恐有脫文。而〈本經訓〉此段作“夫聲色五味，遠國珍怪，瑰異奇物，足以變易心志，搖蕩精神，感動血氣者，不可勝計也。夫天地之生財也，本不過五。聖人節五行，則治不荒。”“夫聲色五味”七句，與“夫天地之生財也”四句，文意不能銜接，恐亦有脫文。

9-13

〔老子曰：〕

衡之於左右，無私輕重，故可以為平。繩之於內外，無私曲直，故可以為正。人主之於法，無私好憎，故可以為令。德無所立，怨無所藏，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。故為治者，知不與焉。

水戾破舟，木擊折軸，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，智不載也。故道有智則亂，德有心則險，心有眼則眩。夫權衡規矩，一定而不易，

常一而不邪，方行而不留，一日形之，萬世傳之，無為之為也。〔一者無為也，百王用之，萬世傳之，為而不易也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衡之於左右，無私輕重，故可以為平。繩之於內外，無私曲直，故可以為正。人主之於〔用〕法，無私好憎，故可以為命。夫權輕重不差蚊首，扶撥枉橈不失針鋒，直施矯邪不私辟險，姦不能枉，讒不能亂，德無所立，怨無所藏，是任‘術’而‘釋’人心者也，故為治者不與焉。

夫舟浮於水，車轉於陸，此勢之自然也。〔木擊折輶，水戾破舟，〕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，‘知故’不載焉。〔是〕故道有智則‘惑’，德有心‘則’險，心有‘目’則眩。兵莫憚於志而莫邪為下，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小。今夫權衡規矩，一定而不易，不為秦、楚變節，不為胡、越改容，常一而不邪，方行而不‘流’，一日‘刑’之，萬世傳之，〔而〕以無為為之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p. 276-278

／〈主術訓〉辨析，頁158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與下章雖均接續見於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，《文子》此處文字簡要，〈主術訓〉則恐有訛奪。全章強調人主當以法為權衡規矩，無私好憎則可以為令，似原屬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而《淮南子》引用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衡之於左右”段：“任道而合人心者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任術而釋人心”。《文子》此處與〈主術訓〉表達的思想不太相同。二者比較如下：

德無所立，怨無所藏，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。故為治者，知不與焉。〈下德〉篇

夫權輕重不差蚊首，扶撥枉橈不失針鋒，直施矯邪不私辟險，姦不能枉，讒不能亂，德無所立，怨無所藏，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，故為治者不與焉。〈主術訓〉

〈下德〉篇意謂：〔人主保持法的公正，〕人們即不感受到蒙受恩德，也不會產生怨恨，這是施行道理而契合於人民的本心，所以主政的人，不能憑藉著智巧。

〈主術訓〉整段內容似說明：〔人主在施行法治時，〕權衡輕重，不差錙銖；矯正枉曲，不失針尖；糾舉邪僻，不暗自避險；奸佞不能使他屈服，讒媚不能使他亂心。這樣，恩德就無法樹立起來，怨恨反而到處滋生，這是只憑藉治術而廢棄了人心，所以主政的人不採取這種辦法。

從上述解釋可以看出，“德無所立”句後，二者說明的方向完全不同。“釋”字可釋為“廢棄”，《玉篇·采部》曰：“釋，廢也。”《書·多方》：“非天庸釋有夏。”孔穎達疏：“非天用廢有夏。”但“釋”字可與“憚”相通，意指“怡悅”。“怡悅”與“合”的意思相近。若取此義，則“任道而合人心”就與“任術而釋人心”相同。假如〈主術訓〉此句原義作“怡悅人心”解，則“德無所立”之後數句，就與其前文文意衝突。也許〈主術訓〉“夫權輕重不差蚊首……讒不能亂”段原為他處錯簡，如此，“德無所立”即可上接“故可以為令”句，而與《文子》句序相同。

又，“故為治者，知不與焉”兩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故為治者不與焉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不與’上當有‘治’字，老子曰：‘以智治國，國之賊。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’故曰‘為治者不與焉’。脫去‘智’，則文不成義。高注曰：‘智在道，不在智，故曰不與焉。’則有‘智’字明矣。《文子》〈下德〉篇正作‘知不與焉’。”

第二、“水戾破舟”段：此段文字見於《鄧析子·無厚》，〈無厚〉篇曰：“夫不擊折轆，水戾破舟，不怨木石，而罪巧拙，故不載焉。故有知則惑，有心則嶮，有目則眩。是以規矩一而不易，不為秦楚緩節，不為胡越改容。一而不邪，方行而不流，一日形之，萬世傳之，無為為之也。”此段也與《莊子·山木》篇思想相近，〈山木〉篇曰：“方舟而濟於河，有虛船來觸舟，雖有偏心之人不怒；有一人在其上，則呼張歛之；一呼而不聞，再呼而不聞，於是三呼邪，則必以惡聲隨之。向也不怒而今也怒，向也虛而今也實。”

又，“智不載也”句，“智”字，〈主術訓〉作“知故”，《鄧析子》作

“故”。下文曰：“故道有智則亂”，此處當作“智”字。

又，“木擊折軸”句，“軸”字，〈主術訓〉作“轄”。劉文典云：“《意林》引‘轄’作‘軸’。”王叔岷云：“案：《文子》〈下德〉篇亦作‘軸’。”

又，“無爲之爲也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而以無爲爲之”，《鄧析子》作“無爲爲之”，《文子》記述似與前二書不同。

又，“一者無爲也，百王用之，萬世傳之，爲而不易也”四句，〈主術訓〉無，四部叢刊本《通玄真經》亦無此句，萬有文庫本《文子續義》則置於舊注中。此四句當原屬《文子》本文，《淮南子》脫漏。

9-14

〔老子曰¹：

人之言曰：〕國有亡主，世‘無’²亡道，人有窮，而理無不通。故無爲者，道之宗也。得道之宗，並應無窮。故不因道理之數，而專己之能，其窮不遠也。

夫人君不出戶，而知天下者，因物以識物，因人以知人。故積力之所舉，即無不勝也，衆智之所為，即無不成也。千人之衆無絕糧，萬人之群無廢功。

工無異伎，士無兼官，各守其職，不得相干，人得所宜，物得所安，是以器械不惡，職事不慢也。夫債少易償，職寡易守也，任輕易勸也，上操約少之分，下效易為之功，是以君臣久而不相厭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¹ 景宋本無“老子曰”三字，並不提行。

² “無”字原作“亡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〔故〕國有亡主，〔而〕世無廢道；人有〔困〕窮，而理無不通。由此觀之，無為者，道之宗。〔故〕得道之宗，‘應物’無窮；任人之才，難以至治。

湯、武、聖主也，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；伊尹、賢相也，而不能與胡人騎驢馬而服駟騄；孔、墨博通，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、出險阻也。由此觀之，則人知之於物也，淺矣。而欲以偏照海內，存萬方，不因道之數，而專己之能，則其窮不‘達’矣。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。

桀之力，制脰伸鉤，索鐵歛金，推移大犧，水殺黿鼉，陸捕熊羆，然湯革車三百乘，困之鳴條，擒之焦門。由此觀之，勇不足以持天下矣。

智不足以為治，勇不足以為強，則人材不足任，明也。而‘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下’，〔而〕知‘四海之外’者，因物以識物，因人以知人〔也〕。故積力之所舉，‘則’無不勝也；眾智之所為，‘則’無不成也。埴井之無黿鼉，隘也；園中之無脩木，小也。夫舉重鼎者，少力而不能勝也，及至其移徙之，不待其多力者。故千人之‘群’無絕‘梁’，萬人之‘聚’無廢功。

夫華騶、綠耳，一日而至千里，然其使之搏兔，不如豺狼，伎能殊也。鷗夜撮蚤蚊，察分秋豪，晝日，瞋目不能見丘山，形性詭也。夫騰蛇游霧而動，應龍乘雲而舉，猱得木而捷，魚得水而驚。

故古之為車也，漆者不畫，鑿者不斲，工無‘二’伎，士‘不’兼官，各守其職，不得相‘姦’，人得‘其’宜，物得‘其’安，是以器械不‘苦’，而職事不‘嫚’。夫‘責’少〔者〕易償，職寡〔者〕易守，任輕〔者〕易權。上操約‘省’之分，下效易為之功，是以君臣〔彌久而〕不相厭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

p. 278-281 / 〈主術訓〉辨析，頁 159-161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接續上章見於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處，全章說明以“無為”為“道之宗”，因道之數，不專己之能，集眾之所為，則能得天下，應屬道家傳承史料，後輯入“文子外編”。《文子》此章文意並非完整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人之言曰”段：此章“老子曰”三字，四部叢刊本《通玄真經》無。此章資料似原屬上章，同為“文子外編”殘文。

又，“人之言曰”四字，〈主術訓〉作“故”。“國有亡主，世無亡道，人有窮而理無不通”三句，似古時傳言或諺語。《文子》此處引述以提出“無爲者，道之宗”的論題。〈主術訓〉作“故國有亡主，而世無廢道；人有困窮，而理無不通。由此觀之，無爲者，道之宗。故得道之宗，應物無窮；任人之才，難以至治。”〈主術訓〉發揮“文子外編”資料的旨意。《文子》，“窮”字前似奪“困”字。

又，“其窮不遠也”句，“遠”字，〈主術訓〉作“達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則其窮不達矣’，‘達’字當爲‘遠’，字之誤也。‘其窮不遠’爲其窮可立而待也。《文子》〈下德〉篇正作‘遠’。”

第二、“夫人君不出戶”段：此段見於〈主術訓〉“故智者不足以治天下也”數句後，作“智不足以爲治，勇不足以爲強，則人材不足任，明也。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下，而知四海之外者。”《文子》此處文義簡約，〈主術訓〉似加以發揮。《文子》此處內容，承續並推衍《老子》哲學。《老子》第四十七章：“不出戶，知天下；不闚牖，見天道。其出彌遠、其知彌少。是以聖人不行而知、不見而名，不爲而成。”《老子》所稱“知天下”、“見天道”，是排除人文的設施，而在“人”的“獨聞之聰”、“獨見之明”中，上承“天”的本然。（《文子·微明》第五章曰：“必有獨見之明，獨聞之聰，然後能擅道而行。”）。這種人存情狀始源復歸，提供人文重建的嶄新基礎，也因此種“獨聞”與“獨見”的根源體驗，使“執一無爲”的人文規劃，得以重新建立在“萬物”與“萬民”本然的運作之上。

又，“千人之衆無絕糧，萬人之群無費功”兩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故千人之群無絕梁，萬人之聚無廢功。”“無絕糧”，似指“農事”，而“無費功”，當指“功事”，“梁”、“糧”，音近而通假。向宗魯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呂氏春秋》〈用衆〉篇注引《淮南記》曰：‘萬人之衆無廢功，千人之衆無絕良。’”植案：此當爲不同《淮南子》文本。何寧云：“《文子》〈下德〉篇作‘千人之衆無絕糧’，疑糧字是。”

第三、“工無異伎”段：此段文意與本篇第十章相近，均強調分工任職，不使相干，人得其宜，物得所安。

又，“任輕易勸也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任輕者易權”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文子》〈下德〉篇作‘任輕者易勸也’，‘勸’字之義，視‘權’字爲長，言任輕則易舉，故人皆勸而爲之。高注曰：‘權，謀也。’知所據本已誤。”植案：《文子》此處保留“文子外編”文字與今本《淮南子》有別。

9-15

〔老子曰：〕

帝者體太一，王者法陰陽，霸者則四時，君者用六律。

體太一者：明天地之情，通道德之倫，聰明照於日月，精神通於萬物，動靜調於陰陽，喜怒和於四時，覆露皆道，溥洽¹而無私，蜎飛蠕動，莫不依德而生，德流方外，名聲傳於後世。

法陰陽者：承天地之和，德與天地參，光明與日月並照，精神與鬼神齊靈，戴圓履方，抱表寢繩，內能理身，外得人心，發施號令，天下從風。

則四時者：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取與有節，出入有量，喜怒剛柔，不離其理，柔而不脆，剛而不壯，寬而不肆，肅而不悖，優游²委順，以養群類，其德含愚而容不肖，無所私愛也。

用六律者：生之與殺也，賞之與罰也，與之與奪也，非此無道也。伐亂禁暴，興賢良，廢不肖，匡邪以為正，攘險以為平，矯枉以為直，明施舍開塞之道，乘時因勢，以服役人心者也。

帝者³體陰陽即侵，王者法四時即削，霸者用六律即辱，君者失

¹ “溥洽”二字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並貺”。

² “游”字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柔”。

³ “帝者”、“王者”、“霸者”下均有“不”字，據景宋本刪。

準繩即廢。故小而行大，即窮塞而不親，大而行小，即狹隘而不容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帝者體太一，王者法陰陽，霸者則四時，君者用六律。

稟太一者，牢籠天地，彈壓山川，含吐陰陽，伸曳四時，紀綱八極，經緯六合，{ 覆露照導，普汜無私，蠓飛蠕動，莫不‘仰’德而生。}

陰陽者，{ 承天地之和，} 形萬殊之體，含氣化物，以成埒類，羸縮卷舒，淪於不測，終始虛滿，轉於無原。

四時者，{ 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取予有節，出入有時，開闔張歛，不失其敘，喜怒剛柔，不離其理。}

六律者，{ 生之與殺也，賞之與罰也，予之與奪也，非此無道也，} 故謹於權衡準繩，審乎輕重，足以治其境內矣。

是故體太一者，明〔於〕天地之情，通〔於〕道德之倫，聰明‘耀’於日月，精神通於萬物，動靜調於陰陽，喜怒和‘于’四時，德澤施‘于’方外，名聲傳‘于’後世。

法陰陽者，德與天地參，明與日月並，精與鬼神‘總’，戴員履方，抱表懷繩，內能治身，外‘能得人’，發號施令，天下莫不從風。

則四時者，柔而不脆，剛而不韞，寬而不肆，肅而不悖，優柔委‘從’，以養群類，其德含愚而容不肖，無所私愛。

用六律者，伐亂禁暴，‘進’賢〔而〕廢不肖，‘扶掖’以為正，壤險以為平，矯枉以為直，明〔於〕‘禁’舍開‘閉’之道，乘時因勢、以服役人心也。

帝者‘體’陰陽‘則’侵，王者‘法’四時則削，霸者‘節’六律‘則’辱，君者失準繩則廢。故小而行大，‘則’‘滔窺’而不親；大而行小，則陋隘而不容。貴賤不失其體，而天下治矣。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p. 258-260 / 〈本經訓〉辨析，頁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。全章說明四種人文之治的評價，以“體太一”、“法陰陽”、“則四時”、“用六律”，分別歸屬“帝”、“王”、“霸”、“君”四等人主的風格，似屬黃老之學的重要思想史料，可能與文子學派哲學發展有關。《文子》此處敘說的方式與見於〈本經訓〉者不同。〈本經訓〉的說明結構為：

帝者體太一	／	王者法陰陽	／	霸者則四時	／	君者用六律
太一	／	陰陽	／	四時	／	六律
體太一者	／	法陰陽者	／	則四時者	／	用六律者
帝者體陰陽	／	王者法四時	／	霸者節六律	／	君者失準繩

〈本經訓〉文意完整而清晰，《文子》似將第二、三兩層說明混雜，恐原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，經由編輯者改動整理。

第一、“體陰陽者”段：“覆露皆道，溥洽而無私，蜎飛蠕動，莫不依德而生”四句，似〈本經訓〉“（原有“稟”字，據王念孫校刪。）太一者”段殘文。“覆露皆道”句，“皆道”二字，〈本經訓〉作“照導”。〈本經〉此處言“太一”之容，當作“照導”，意指光照而引導。“溥洽而無私”句，“溥洽”二字，〈本經訓〉作“普汜”，“溥洽”與“普汜”，義通，均有“遍及”之義。

第二、“法陰陽者”段：“承天地之和”句，似〈本經訓〉“陰陽者”段殘文。“德與天地參，光明與日月並照，精神與鬼神齊靈”三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德與天地參，明與日月並，精與鬼神總”。“總”與“結、繫”之義，《爾雅·釋詁四》：“總，結也。”〈本經訓〉文句較簡約整齊。

又，“外得人心”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外能得人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外能得人’本作‘外得人心’，高注‘能得人之歡心’，正釋‘得人心’三字，今本作‘外能得人’，即涉注內‘能得人’而誤。……《文子》正作‘內能治身，外得人心’。”

第三、“則四時”段：“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取與有節，出入有量，喜

怒剛柔，不離其理”六句，似〈本經訓〉“四時者”段殘文。“出入有量”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出入有時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有時’本作‘有量’，此涉上文‘四時’而誤也。‘取與有節，出入有量’，‘量’與‘節’義相近。若作‘時’，則非其旨矣。且‘量’與‘長’、‘藏’爲韻，若作‘時’，則失其韻矣。《文子》正作‘出入有量’。”

第四，“用六律者”段：“生之與殺也，賞之與罰也，與之與奪也，非此無道也”四句，似〈本經訓〉“六律者”段殘文。“伐亂禁暴，興賢良，廢不肖，匡邪以爲正，攘險以爲平，矯枉以爲直，明施舍開塞之道”七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伐亂禁暴，進賢而廢不肖，扶撥以爲正，壤險以爲平，矯枉以爲直，明於禁舍開閉之道。”二者文意相通，似屬不同資料文本。“明於施捨開塞之道”句，李定生云：“此句疑讀爲‘明於禁舍開塞之道’。《尉繚子·制談》：‘不明乎禁舍開塞之道也。’〈兵談〉：‘明乎禁舍開塞之道，其取天下若化。’”

又，“攘險以爲平，矯枉以爲直”兩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扶撥以爲正，壤險以爲平”。何寧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管子·宙合》篇：‘繩，扶撥以爲正；準，壤險以爲平；鉤，入枉而出直。’此《淮南》文所本。”

第五，“帝者不體陰陽即侵”段：此段申明“大不可行小”。“帝者體陰陽即侵”三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帝者體陰陽則侵，王者法四時則削，霸者節六律則辱”。“帝者體陰陽”、“王者法四時”、“霸者節六律”，指“大而行小”，故必“侵”、“削”而“辱”，《文子》“不體”、“不法”、“不用”，三“不”字，當爲衍文，景宋本無三處“不”字。

9-16

〔老子曰：〕

地廣民衆，不足以為強；甲堅兵利，不可以恃勝；城高池深，不足以為固；嚴刑峻法，不足以為威。為存政者，雖小必存焉；為

亡政者，雖大必亡焉。

故善守者，無與禦，善戰者，無與鬥。乘時勢，因民欲，而天下服¹。

故善為政者，積其德；善用兵者，畜其怒。德積而民可用也，怒畜而威可立也。

故文之所加者深，則權之所服者大；德之所施者博，則威之所制者廣。廣則我強而‘敵’²弱。善用兵者，先弱敵而後戰，故費不半而功十倍。

千乘之國，行文德者王；萬乘之國，好用兵者亡，王兵先勝而後戰，敗兵先戰而後求勝。〔此不明於道也〕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地廣‘人’眾，不足以為強；堅甲‘利兵’，不‘足’以‘為’勝；‘高城’深池，不足以為固；‘嚴令繁刑’，不足以為威。為存政者，雖小必存；為亡政者，雖大必亡。

昔者楚人地，南卷沅、湘，北繞潁、泗，西包巴、蜀，東裹郟、淮；潁、汝以為洫，江漢以為池，垣之以鄧林，絛之以方城；山高尋雲，谿肆無景，地利形便，卒民勇敢；蛟革犀兕，以為甲冑，脩鍛短鎗，齊為前行，積弩陪後，錯車衛旁，疾如錐矢，合如雷電，解如風雨。然而兵殆於垂沙，眾破於柏舉。楚國之強，大地計眾，中分天下，然懷王北畏孟嘗君，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，兵挫地削，身死不還。

二世皇帝勢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人迹所至，舟楫所通，莫不為郡縣。然縱耳目之欲，窮侈靡之變，不顧百姓之飢寒窮匱也，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，發閭左之戍，收太半之賦，百姓之隨逮肆刑、挽輅首路死者，一旦不知千萬之

¹ “天下服”三字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取天下”。

² “敵”字原作“適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數。天下敖然若焦熱，傾然若苦烈，上下不相寧，吏民不相繆。戍卒陳勝興於大澤，攘臂袒右，稱爲大楚，而天下響應。當此之時，非有堅甲利兵，勁弩強衝也，伐棘棗而爲矜，周錐鑿而爲刃，剡槌箴，奮儻鑊，以當脩戟強弩，攻城略地，莫不降下。天下爲之糜沸螳動，雲徹席卷，方數千里。勢位至賤，而器械甚不利，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，積怨在於民也。

武王伐紂，東面而迎歲。至汜而水，至共頭而墜。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。當戰之時，十日亂於上，風雨擊於中，然而前無蹈難之賞，而後無遁北之刑，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。

是故善守者，無與禦，而善戰者無與鬥，明於禁舍開塞之道，乘時勢、因民欲而取天下。

故善爲政者，積其德，善用兵者，畜其怒。德積而民可用，怒畜而威可立也。

故文之所〔以〕加者‘淺’，則‘勢’之所‘勝’者‘小’；德之所施者博，則威之所制者廣。威之所制者廣，則我強而敵弱〔矣〕。

〔故〕善用兵者，先弱敵而後戰〔者也〕，故費不半而功‘自’倍〔也〕。

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，脩德也；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，窮武也。〔故〕千乘之國，行文德者王，萬乘之國，好用兵者亡。

〔故〕‘全’兵先勝而後戰，敗兵先戰而後求勝。德均、則眾者勝寡，力敵、則智者勝愚，智侔、則有數者禽無數。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p. 497-500／〈兵略訓〉辨析，

頁 435-438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。文中強調“行文德、爲存政者者王”，文意近於《吳子》。《吳子·圖國》曰：“昔承桑氏之君，修德廢武，以滅其國；有扈氏之君，恃眾好勇，以喪其社稷；明主鑒茲，必內修文德，外治武備。”此章似原屬兵家資料，後輯入“文子外編”，《淮南子》引用並舉事例加以闡發。《文子》此處文意多不能連貫，恐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以下分四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地廣民眾”段：“地廣民眾”、“甲堅兵利”、“城高池深”、“嚴刑峻法”，〈兵略訓〉作“地廣人眾”、“甲堅利兵”、“高城深池”、“嚴令繁刑”。“利兵”、“高城”，與前後句法不一，〈兵略訓〉似改動“文子外編”文字。

第二、“故善守者”段：見於〈兵略訓〉處，回應前文所舉“楚雖地勢險峻，而不能守”事例，《文子》僅存摘錄，文意與前文不能連屬。“故善守者，無與禦”兩句，“禦”字，〈兵略訓〉作“御”。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案：古鈔卷子本‘御’作‘禦’，《文子》〈下德〉篇同。‘御’、‘禦’古通。”此段“門”字下，〈本經訓〉有“明於禁舍開塞之道”句。

第三、“故善爲政者”段：見於〈兵略訓〉處，回應前文所舉“秦二世積怨於民，而致身死國滅”、“周武王與民同心齊力，伐紂滅商”二事例，《文子》此處僅存摘錄。

第四、“故文之所加者深，則權之所服者大”段：〈兵略訓〉作“文之所以加者淺，則勢之所勝者小。”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上二句當作‘故文之所加者淺，則勢之所服者小’。今本‘加’上衍‘以’字，‘服’字又誤作‘勝’。下文‘威之所制者廣’，‘威之所制’猶言‘勢之所服’耳。‘服’與‘制’義相近，若作‘勝’，則非其指矣。《漢書》〈刑法志〉作‘文之所加者深，則武之所服者大’，《文子》〈下德〉篇作‘文之所加者深，則權之所服者大’，皆其證。”王叔岷云：“案：古鈔卷子本作‘故文之所加者淺，則權之所服者小’。王說惟‘勢’字異耳。”日本古鈔卷子本《淮南鴻烈》雖僅存〈兵略訓〉殘文，但與景宋本出入頗大，此處與《文子》文字相同，顯見《淮南子》當有別本流傳於世。此段見於《漢書·刑法志》，曰：“文德者，帝王之利器；威武者，文德之輔助也。夫文之所加者深，則武之所服者大；德之所施者博，則威之所制者廣。三代之盛，至於刑錯兵寢者，其本末有序，帝王之極功也。”

第五、“千乘之國”段：“王兵”二字，〈兵略訓〉作“全兵”。“王”字似“全”字殘缺而誤。“此不明於道也”句，〈兵略訓〉無，《文子》此句恐爲注文竄入，或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所加案語。

十 〈上仁〉篇探析

“上仁”的觀念出現於《老子》第三十八章。《老子》第三十八章曰：“上仁爲之而無以爲”。今本《文子》以“上仁”名篇，可能源自《老子》此處。本篇第十一章有“上仁者海內歸之”，“上仁”的觀念也取自《老子》。但本篇資料內容，似與以“上仁”名篇，並無關連。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載錄《文子》爲九卷，而今本有十二卷。因此，有人認爲今本《文子》的後三卷，是割裂前九卷資料而分爲三卷。但實際上，關於《文子》資料問題並非如此單純。我們認爲，十二卷本《文子》是南北朝晚期至隋代之前，由道士將竄入《文子》古本的《淮南子》別本資料，重新加以改編而成。它與班固所見九卷本，不只是卷數上的差異，在內容上也有著極大的改動。

全篇分爲十二章，第一、二、七、八、九章見於〈主術訓〉，第三、四、五章與第十二章部份文字見於〈道應訓〉，第六章，見於〈泰族訓〉，第十、第十一章，見於〈汜論訓〉，第十二章，第一段見於〈齊俗訓〉，此外大段文字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

本篇資料大部份均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，其中少數可能原屬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與《淮南子》同源，並爲後者所引用。但本篇第十一與十二章，卻保存《文子》古本殘文，與部份文子學派的解《老》資料。尤其第十二章中，有完整解注《老子》第十五章經文的文字，不但對經文有“注”，也對“注”有“疏”。而其所引用《老子》文本，在個別詞語中，與竹簡《老子》或帛書《老子》略有差異，可作爲探索《老子》文本流傳考證的線索之一。

今本《文子》有於各篇之末，載錄大段不見於《淮南子》文字，而其內容所呈現的思想，也多與竹簡《文子》相類者，如：〈道原〉篇第十章，〈精誠〉篇第十一章，〈微明〉篇第十九章與〈上仁〉篇十二章。這是否顯示出，今本《文子》編輯時常將《老子》古本殘文附於一篇之末，而將其他資料分置各章？

今本《文子》的編輯體例已經很難辨識。竹簡《文子》的資料多見於〈道德〉篇，而據竹簡殘文所顯示“聖□”、“明王”的篇名，與今本是完全不同。今本各篇的篇目，與其資料的內容又不具有必然而完整的關係，確實可稱之為“駁雜”。

10-1

〔老子曰：〕

君子之道，靜以修身，儉以養生。靜即下不擾，‘儉則’¹民不怨，下擾即政亂，民怨即德薄，政亂賢者不為謀，德薄勇者不為鬥。

亂主則不然，一日有天下之富，處一主之勢，竭百姓之力，以奉耳目之欲，志專於宮室臺榭，溝池苑囿，猛獸珍怪。貧民飢餓，虎狼獸芻豢，百姓凍寒，宮室衣綺繡。故人主畜茲無用之物，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君‘人’之道，〔處〕靜以修身，‘儉約以率下’。靜‘則’下不擾〔矣〕，儉則民不怨〔矣〕。下擾則政亂，民怨則德薄，政亂則賢者不為謀，德薄則勇者不為‘死’。是故人主好鷙鳥猛獸，珍怪奇物，狡躁康荒，不愛民力，馳騁田獵，出入不時，如此則百官務亂，事勤財匱，萬民愁苦，生業不修矣。人主好高臺深池，雕琢刻鏤，黼黻文章，絺綌綺繡，寶玩珠玉，則賦斂無度，而萬民力竭矣。

堯之有天下也，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，以為百姓力征，強凌弱，眾暴寡，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，而明相愛之仁，以和輯之。是故茅茨不剪，采椽不斷斷，大路不畫，越席不緣，大羹不和，粢食不穀，巡狩行教，勤勞天

¹ “儉則”二字，原作“下不擾即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下，周流五嶽。豈其奉養不足樂哉？舉天下而以爲社稷，非有利焉。年衰志憫，舉天下而傳之舜，猶卻行而脫蹤也。

‘衰世’則不然，一日而有天下之富，處‘人’主之勢，〔則〕竭百姓之力，以奉耳目之欲，志專〔在〕于宮室臺榭，‘陂池’苑囿，猛獸〔熊羆，玩好〕珍怪。〔是故〕貧民‘糟糠不接於口’，而虎狼〔熊羆〕厭芻豢；百姓‘短褐不完’，〔而〕宮室衣錦繡。人主‘急’茲無用之‘功’，百姓黎明顛賴於天下，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p. 289-291 / 〈主術訓〉辨析，173-174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可分爲兩段，首段論述“君子之道”，次段則以“亂主則不然”做比對性說明。全文見於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，〈主術訓〉說明“君人之道”在於“靜處以修身，簡約以率下”，並舉出“堯之有天下”能“身服節儉之行”、“明相愛之仁”，由此分辨“亂主之治”的逞欲驕奢，窮困百姓以亂天下之性。此章資料或原輯入“文子外編”，〈主術訓〉加以申述，《文子》此處恐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，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有所改動整理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君子之道”四字，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“君人之道”。《文子》全書並未使用“君人”一詞，而《淮南子》卻出現有十二次之多。“君人”、“君人者”或“君人之道”，均爲先秦常用詞語，見於先秦典籍多處，《慎子》更有以“君人”名篇者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與《文子》互見資料中，凡使用“君人”時，《文子》均作他詞，如：“君人者，其猶射者乎”，《文子》作：“故君子者，其猶射者也。”（〈精誠〉第十一章）；“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下”，《文子》作：“夫人君不出戶”（〈下德〉第十四章）；“君人之道，其猶零星之尸也”，《文子》作：“道之爲君如尸”（〈自然〉第七章）；“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”，《文子》作：“人君舍其所守，而與臣爭事”（〈上仁〉第七章）；“君人者不任能，而好自爲之”，《文子》作：“人君者，不任能而好自爲”（〈上仁〉第七章）；“君人者，無爲而有守也”，《文子》作：“人君之道，無爲而有就也”。（〈上仁〉第七章）。此種情形，說明〈主術訓〉似改動“文子外編”資料。又，〈主術訓〉：“是故人君者，上因天時”兩句，《文子·上仁》第八章作：“故人君者，上

因天時。”王念孫云：“‘君’字當在‘人’字上。《群書治要》引此，正作‘君人者’。”或許“君人”與“人君”二詞，在後世傳鈔與翻刻中，也有訛誤。¹

第二、“亂主則不然”段：《文子》以“亂主則不然”，與前段“君子之道”相比較。〈主術訓〉作“衰世則不然”，與其前文“君人之道”相對比。《文子》此段文字的敘說較為簡要，恐為輯者所改動。

又，“故人主畜茲無用之物”兩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人主急茲無用之功，百姓黎明顛賴於天下，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。”因此段均以“亂主”與“下民”的生活作對比，《文子》似脫“百姓黎明顛賴於天下”句。

10-2

〔老子曰：〕

非淡漠無以明德，非寧靜無以致遠，非寬大無以並覆，非正平無以制斷。

以天下之目視，以天下之耳聽，以天下之智慮，以天下之力爭。故號令能下究，而臣情得上聞，百官‘條通’²，群臣輻輳，喜不以賞賜，怒不以罪誅。法令察而不苟，耳目聰³而不闇，善否之情，日陳於前而不逆。故賢者盡其智，不肖者竭其力，近者安其性，遠者懷其德，得用人之道也。夫乘輿馬者，不勞而致千里；乘舟楫者，

¹ 《淮南子》中，也有與《文子》同用“人君”一詞者，如：〈主術訓〉：“卿相人君”“雖在人君卿相”（〈上仁〉篇第二章）；〈齊俗〉：“猶人君與僕虜，不足以論之”“貧富之相傾，人君之與僕虜，不足以論。”（〈上禮〉篇第五章）；〈汜論訓〉：“今人君論其臣也”“今人君之論臣也”（〈微明〉篇第九章）；〈說林訓〉：“騏驥驅之不進，引之不止，人君不以取道里”“驥驅之不進，引之不止，人君不求道里。”（〈上德〉篇第三章）

² 原作“修達”，據景宋本改。

³ “聰”字，景宋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通”。

不游而濟江海。

使言之而是，雖商夫芻蕘，猶不可棄也。言之而非，雖在人君卿相，猶不可用也。是非之處，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。其計可用，不羞其位，其言可行，不貴其辯。閭主則不然，群臣盡誠效忠者，希不用其身也，而親習邪枉，賢者不能見也，疏遠卑賤，竭力盡忠者，不能聞也。有言者，窮之以辭，有諫者，誅之以罪。如此而欲安海內，存萬方，其離聰明亦以遠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人主之居也，如日月之明也，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，側耳而聽，延頸舉踵而望也。是故非‘澹薄’無以明德，非寧靜無以致遠，非寬大無以‘兼’覆，非慈厚無以懷眾，非平正無以制斷。

是故賢主之用人也，猶巧工之制木也：大者以爲舟航柱梁，小者以爲楫楔，脩者以爲櫓棹，短者以爲朱儒枅榱；無小大修短，各得其所宜；規矩方員，各有所施。天下之物，莫凶於雞毒，然而良醫橐而藏之，有所用也。是故林莽之材，猶無可棄者，而況人乎！

今夫朝廷之所不舉，鄉曲之所不譽，非其人不肖也，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。鹿之上山，獐不能跂也，及其下，牧豎能追之，才有所脩短也。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，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。人有其才，物有其形，有任一而大重，或任百而尚輕。是故審毫釐之計者，必遺天下之大數，不失小物之選者，惑於大數之舉。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，虎之不可使搏鼠也。

今人之才，或欲平九州，并方外，存危國，繼絕世，志在直道正邪，決煩理挈，而乃責之以閭閻之禮，隲窳之間；或佞巧小具，諂進愉說，隨鄉曲之俗卑，下眾人之耳目，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，治亂之機。是猶以斧斲毛，以刀抵木也，皆失其宜矣。

人主者，以天下之目視，以天之耳聽，以天下之智慮，以天下之力爭。是故號令能下究，而臣情得上聞。百官修‘通’，群臣輻輳，喜不以賞賜，怒不以罪誅。是故威立而不廢，聰明光而不弊，法令察而不苛，耳目‘達’而不闇，善否之情，日陳於前而‘無所’逆。〔是〕故賢者盡其智，不肖者竭其力，德澤兼覆而不偏，群臣勸務而不怠，近者安其性，遠者懷其德。所以然者，何也？得用人之道，而不任己之才者也。故假輿馬者，足不勞而致千里；乘舟楫者，不能游而‘絕’江海。

夫人主之情，莫不欲總海內之智，盡眾人之力，然而〔群臣志達效忠者，希不困其身〕。使言之而是〔也〕，雖〔在〕‘褐’夫芻蕘，猶不可棄也。〔使〕言之而非〔也〕，雖在卿相人君，掄策于廟堂之上，‘未必’可用。是非之‘所在’，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。是明主之聽於群臣，其計‘乃’可用，不‘羞’其位；其言可行，不‘責’其辯。

闇主則不然，〔〔所愛〕習親近者，雖邪枉不正，不能見也；疏遠卑賤者，竭力盡忠，不能知也〕。有言者，窮之以辭，有諫者，誅之以罪。如此而欲‘照’海內，存萬方，是猶塞耳而聽清濁，掩目而視青黃也，其離聰明則亦遠矣。〔淮

南子·主術訓〕p. 291-5 / 〈主術訓〉辨析，頁 174-176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資料見於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，全文文意雜亂，常不能通貫，恐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〈主術訓〉此處分別敘說“人主”的操持，“淡漠明德，寧靜致遠，寬大並覆，正平制斷”等觀念，與黃老思想相通。此章部份文字或原屬先秦文獻，後輯入“文子外編”，《淮南子》引用並發揮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非淡漠無以明德”段：此段似“文子外編”所輯古人資料。〈上仁〉篇以“故曰”引述。“淡漠”二字，〈上仁〉篇作“澹薄”，劉文典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御覽》七十七引，‘淡薄’作‘淡漠’。”

“非平正無以制斷”句下，〈主術訓〉有“是故賢主之用人也”、“今夫朝廷之所不舉”、“今人之才”三段文字，論述君主用人原則，與前段所敘說

人君的操持，文意有別，恐爲錯簡。

第二、“以天下之目視”段：此段文意近於《韓非子·定法》，〈定法〉篇曰：“人主以一國目視，故視莫明焉；以一國耳聽，故聽莫聰焉。”此種“天命”取決於“民意”的觀念，來源甚爲古老。《書經·泰誓》即曰：“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。”

又，此段之前，〈主術訓〉有“人主者”三字，〈上仁〉篇無。此處〈主術訓〉文意完整，論說清晰，其主要結構爲：

人主者，以天下之目視……。是故號令能下究……。是故威立而不廢，聰明光而不弊，法令察而不苛……。是故賢者盡其智……。所以然者，何也？得用人之道……。故假輿馬者，足不勞而致千里；乘舟楫者，不能游而絕江海。

《文子》此段，不但無“人主”作爲主語，亦脫漏多次“是故”的連接用詞，文意不能通貫，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摘錄的殘文。

又，“以天下之力爭”，〈主術訓〉同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爭’本作‘動’，動謂舉事也。慮則用群策，動則用群力，故曰：‘以天下之智慮，以天下之力動’。今本‘動’作‘爭’，後人依《文子》〈上仁〉篇改之耳。《藝文類聚》〈帝王部〉一、《太平御覽》〈皇王部二〉引此，並作‘動’。”《淮南子》似有不同文本流傳。

又，“百官修達”句，景宋本作“百官條通”，〈主術訓〉作“百官脩同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劉本作‘脩同’，云‘同’一作‘通’。莊本從劉本作‘同’。案：作‘通’是也。《藝文類聚》引此作‘脩道’，‘道’即‘通’之誤。《太平御覽》引此，正作‘脩通’。《文子》〈上仁〉篇同。《韓子》〈難一〉篇‘百官脩通，群臣輻湊’，即《淮南》所本。《管子》〈任法〉篇亦云：‘群臣脩通輻湊，以事其主。’”植案：〈難一〉篇曰：“明主之道，一人不兼官，一官不兼事。卑賤不待尊貴而進，大臣不因左右而見。百官脩通，群臣輻湊。有賞者君見其功，有罰者君知其罪。見知不悖於前，賞罰不弊於後。”〈難一〉篇文意與此段相近。

又，“夫乘輿馬者”四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故假輿馬者，足不勞而致千里；乘舟楫者，不能游而絕江海。”〈主術訓〉似取自《荀子·勸學》，〈勸學〉篇曰：“假輿馬者，非利足也，而致千里；假舟楫者，非能水也，而絕江河。”

第三、“使言之而是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與見於〈主術訓〉處句序不同。《文子》似就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加以湊合而成。〈主術訓〉先言“夫人主之情，莫不欲總海內之智，盡眾人之力，然而群臣志達效忠者，希不困其身。”《文子》僅存“群臣盡誠效忠者，希不用其身也”兩句，並誤置於“闇主則不然”句下。“希不用其身也”句，“用”字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困”，“用”字似“困”之形誤。

又，“其計可用，不羞其位，其言可行，不責其辯。闇主則不然……”數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是明主之聽於群臣，其計乃可用，不羞其位；其言可行，不責其辯。闇主則不然……”〈主術訓〉“明主”與“闇主”相對提出，《文子》無“是明主之聽於群臣”句，文意不清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案：此當作‘其言而可行，不責其辯’。‘其計乃可用’、‘其言而可行’，相對爲文。乃而皆如也。《文子》〈上仁〉篇作‘其言可行，不責（植案：《文子》作“責”。）其辯’。”劉文典云：“《治要》引此作‘其計可行也，不羞其位。其言可行也，不責其辯’。”〈上仁〉篇文句，與《治要》引文同，當與今本《淮南子》分屬不同文本。“責”字，俞樾云：“‘責’當作‘責’。《淮南子》〈主術訓〉正作‘不責其辯’。”

又，“如此而欲安海內，存萬方，其離聰明亦以遠矣”兩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如此而欲照海內，存萬方，是猶塞耳而聽清濁，掩目而視青黃也，其離聰明則亦遠矣。”《文子》無“是猶塞耳而聽清濁，掩目而視青黃也”二句，而下文曰：“其離聰明亦以遠矣”，文意不完，恐有脫文。

10-3

〔老子曰：〕

能尊生者，雖富貴不以養傷身，雖貧賤不以利累形。今受先祖之遺爵，必重失之。生之所由來久矣，而輕失之，豈不惑哉。

故“貴以身治天下，可以寄天下，愛以身治天下，所以託天下。”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大王亶父居邠，翟人攻之。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，曰：“翟人之所求者、地，無以財物爲也。”大王亶父曰：“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，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。吾弗爲。皆勉處矣！爲吾臣，與翟人奚以異？且吾聞之也，不以其所養害其養。杖策而去，民相連而從之，遂成國於岐山之下。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。雖富貴，不以養傷身；雖貧賤，不以利累形。今受其先‘人’之‘爵祿’，〔則〕必重失之。‘所自來者’久矣，而輕失之，豈不惑哉！故〔老子曰〕：‘貴以身爲天下，〔焉〕可以‘託’天下。愛以身‘爲’天下，〔焉〕可以‘寄’天下矣。’”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p. 389-390／〈道應訓〉辨析，頁304-305

大王亶父居邠，狄人攻之；事之以皮帛而不受，事之以犬馬而不受，事之以珠玉而不受，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。大王亶父曰：“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，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，吾不忍也。子皆勉居矣！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！且吾聞之，不以所用養害所養。”因杖策而去之。民相連而從之，遂成國於岐山之下。夫大王亶父，可謂能尊生矣。能尊生者，雖貴富不以養傷身，雖貧賤不以利累形。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，皆重失之，見利輕亡其身，豈不惑哉！《莊子·讓王》

太王亶父居邠，狄人攻之，事以皮帛而不受，事以珠玉而不肯，狄人之所求者地也。太王亶父曰：“與人之兄居，而殺其弟，與人之父處，而殺其子，吾不忍爲也。皆勉處矣，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？且吾聞之：不以所以養害所養。”杖策而去，民相連而從之，遂成國於岐山之下。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。能尊生，雖貴富不以養傷身，雖貧賤不以利累形。今受其先人之爵祿，則必重失之。生之所自來者久矣，而輕失之，豈不惑哉？《呂氏春秋·審為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資料的主要內容，分別見於《莊子·讓王》、《呂氏春秋·審為》與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。《文子》此處雖具摘錄形式，但並非直接取自〈道應訓〉，似襲自與〈道應訓〉同源之解《老》資料。“貴以身治天下”四句，語出《老子》第十三章。

又，“能尊生者”三句，〈道應訓〉作“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。雖富貴，不以養傷身；雖貧賤，不以利累形。”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案：‘能保生矣’下，當更有‘能保生’三字，文意乃完。《莊子》〈讓王〉、《呂氏春秋》〈審為〉並作‘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。能尊生：雖富貴，不以養傷身；雖貧賤，不以利累形。’《文子》〈上仁〉篇亦云：‘能尊生（植案：當有“者”字）：雖富貴，不以養傷身；雖貧賤，不以利累形。’咸可證今本此文脫‘能保生’三字。”

又“生之所由來久矣”句，〈道應訓〉作“所自來者久矣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所自來者’上當有‘生之’二字。此承上文‘保生’而言，言人皆重爵祿而輕其生也。脫去‘生之’二字，則文不成義。《莊子》〈讓王〉篇、《呂氏春秋》〈審為〉篇、《文子》〈上仁〉篇皆有‘生之’二字。”

10-4

〔文子問治國之本。

老子曰：〕

本在於治身。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，身亂而國治者¹，未有也。故曰“修之身，其德乃真。”

*

道之所以至妙者，父不能以教子，子亦不能受之於父。

¹ 景宋本此兩句作“未嘗聞身治而國亂，身亂而國治也”。

故“道可道，非常道也，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”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楚莊王問詹何曰：“治國奈何？”對曰：“何明於治身，而不明於治國？”楚王曰：“寡人得立宗廟社稷，願學所以守之。”詹何對曰：“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，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。故本任於身，不敢對以末。”楚王曰：“善。”故〔老子曰〕：“修之身，其德乃真〔也〕。”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p.391／〈道應訓〉辨析，頁306-307

楚王問爲國於詹子。詹子對曰：“何聞爲身，不聞爲國。”詹子豈以國可無爲哉？以爲爲國之本在於爲身，身爲而家爲，家爲而國爲，國爲而天下爲。故曰，以身爲家，以家爲國，以國爲天下。此四者異位同本。故聖人之事，廣之則極宇宙、窮日月，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。慈親不能傳於子，忠臣不能入於君，唯有其材者爲近之。《呂氏春秋·執一》

楚莊王問詹何曰：“治國奈何？”詹何對曰：“臣明於治身，而不明於治國。”楚莊王曰：“寡人得奉宗廟社稷，願學所以守之。”詹何對曰：“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，又未嘗聞身亂而治者也。故本在於身，不敢對以末。”楚王曰：“善。”《列子·說符》

*

桓公讀書於堂，輪人斲輪於堂下，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：“君之所讀者，何書？”桓公曰：“聖人之書。”輪扁曰：“其人在焉？”桓公曰：“已死矣。”輪扁曰：“是直聖人之糟粕耳！”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：“寡人讀書，工人焉得而譏之哉！有說則可，無說則死。”輪扁曰：“然，有說。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：大疾，則苦而不入；大徐，則甘而不固。不甘不苦，應於手，厭於心，而可以至妙者，‘臣’不能以教〔臣之〕子，〔而臣之〕子亦不能‘得’之於‘臣’。是以行年六十，老而爲輪。今聖人之所言者，亦以懷其實，窮而死，獨其糟粕在耳！”故〔老子曰〕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p.390／〈道應訓〉辨析，頁307

桓公讀書於堂上，輪扁斲輪於堂下，釋椎鑿而上，問桓公曰：“敢問，公之所讀者何言邪？”公曰：“聖人之言也。”曰：“聖人在乎？”公曰：“已死矣。”曰：“然則君之所讀者，古人之糟魄已夫！”桓公曰：“寡人讀書，輪人安得議乎！有說則可，無說則死。”輪扁曰：“臣也以臣之事觀之。斲輪，徐則甘而不固，疾則苦而不入。不徐不疾，得之於手而應於心，口不能言，有數存焉於其間。臣不能以喻臣之子，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，是以行年七十老而斲輪。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，然則君之所讀者，古人之糟魄已夫！”《莊子·天道》

楚成王讀書於殿上，而輪扁在下，作而問曰：“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？”成王曰：“先聖之書。”輪扁曰：“此真先聖王之糟粕耳。非美者也。”成王曰：“子何以言之？”輪扁曰：“以臣輪言之。夫以規爲圓，矩爲方，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。若夫合三木合而爲一，應乎心，動乎體，其不可得而傳者也。以爲所傳真糟粕耳。”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攷也。其喻人心不可及矣。《詩》曰：“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。”其孰能及之？《韓詩外傳》卷五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資料可分爲兩段，分見於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第十七、八兩章，並另見於《莊子·天道》、《呂氏春秋·執一》、《列子·說符》與《韓詩外傳》。以下分兩部份來說明：

第一部份：“文子問治國之本”段，《文子》此段的敘說方向，與《道應訓》不同。《文子》曰：“文子問治國之本。老子曰：‘本在於治身。’”《道應訓》作“楚莊王問詹何曰：‘治國奈何？’對曰：‘何明於治身，而不明於治國？’楚王曰：‘寡人得立宗廟社稷，願學所以守之。’”《道應訓》此處與《列子》相近。而《呂氏春秋》作：“楚王問爲國於詹子。詹子對曰：‘何聞爲身，不聞爲國。’詹子豈以國可無爲哉？以爲爲國之本在於爲身，身爲而家爲，家爲而國爲，國爲而天下爲。”《文子》“本在於治身”句，與《呂氏春秋》“以爲爲國之本在於爲身”句相近。“楚王問詹何治國”故事，當爲先

秦傳言，各有記述文本。《文子》此章作“文子問老子”。《文子》全書有十六章出現“文子”之名¹，這些出現“文子”的資料，應當與《文子》的古本資料有關。但作“文子問老子”的體例，當是編輯者所改。“修之身”兩句，語出《老子》第五十四章。

又，“本在於治身”句，“在”字，〈道應訓〉作“任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任’當爲‘在’，《呂氏春秋》〈執一〉篇作‘爲國之本，在於爲身’。《列子》〈說符〉篇作‘故本在身’，皆其證。”王叔岷云：“案：王說是也，《文子》〈上仁〉篇作‘本在於身’，亦其證。”

第二部份：《文子》此段與前段，文意毫無關係，當是解《老》資料殘文。〈道應訓〉取〈天道〉篇資料，以解證《老子》。“道可道”四句，語出《老子》第一章。

10-5

〔文子問曰：何行而民親其上？

老子曰：〕

使之以時而敬慎之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天地之間，善即吾

¹ 文子問治國之本。〈上仁〉篇第四章；文子問曰：“何行而民親其上？”〈上仁〉篇第五章；文子問曰：“仁義禮何以爲薄於道德也？”〈上仁〉篇第十二章；文子問曰：“法安所生？”〈上義〉篇第六章；文子問曰：“人可以微言乎？”〈微明〉篇第二章；文子問曰：“爲國亦有法乎？”〈微明〉篇第三章；文子問道。〈道德〉第一章；文子問德。〈道德〉篇第二章；文子問聖智。〈道德〉篇第五章；文子問曰：“古之王者，以道蒞天下，爲之奈何？”〈道德〉篇第七章；文子問曰：“王道有幾？”〈道德〉篇第九章；文子問曰：“王者得其權心，爲之奈何？”〈道德〉篇第十一章；文子問政。〈道德〉篇十三章；文子問曰：“夫子之言，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也，上世之王，繼嗣因業，亦有無道，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，何道以然？”〈道德〉篇第十五章；平王問文子曰：“吾聞子得道於老聃，今賢人雖有道，而遭淫亂之世，以一人之權，而欲化久亂之民，其庸能乎？”〈道德〉篇第二十章；文子曰：“名可強立，功可強成。……”〈精誠〉篇第二十一章

畜也，不善即吾讎也。昔者夏商之臣，反讎桀紂，而臣湯武，宿沙之民，自攻其君，歸神農氏。故曰“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也。”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成王問政於尹佚曰：“吾何德之行，而民親其上？”對曰：“使之以時，而敬順之。”王曰：“其度安至？”曰：“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”王曰：“懼哉！王人乎！”尹佚曰：“天地之間，四海之內，善〔之〕‘則’吾畜也，不善‘則’吾讎也。昔夏、商之臣反讎桀、紂而臣湯、武，宿沙之民〔皆〕自攻其君〔而〕歸神農，此世之所明知也。如何其無懼也？”故〔老子〕曰：“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也。”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p.402／〈道應訓〉辨析，頁327

成王問政于尹逸曰：“吾何德之行，而民親其上？”對曰：“使之以時，而敬順之，忠而愛之，布令信而不食言。”王曰：“其度安至？”對曰：“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”王曰：“懼哉！”對曰：“天地之間，四海之內，善之則畜也，不善則仇也。夏、殷之臣，反仇桀、紂而臣湯、武；夙沙之民，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。此君之所明知也，若何其無懼也？”《說苑·政理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資料見於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。成王與尹佚的談話，當是先秦傳說，可能首先流傳三晉地區。《文子》此章“文子問老子”形式，應是編輯今本《文子》編輯者所改。但就其內容而言，強調敬謹戒懼以保天命的思想，確屬周文初建時所強調的憂患心態，這也與〈道應訓〉所記“成王與尹佚”問答事例相合。此章資料或與周王畿史官思想傳承有關，似屬文子學派解《老》資料，與〈道應訓〉似出同源。

又，“宿沙之民”三句，《淮南子》高誘注：“伏羲神農之間，有共工宿沙，霸天下者。”

又，“人之所畏，不可畏也”句，語出《老子》第二十章。帛書《老子》

乙本作“人之所畏，亦不可以不畏人”。郭店竹簡《老子》“人之所褻（畏），亦不可以不褻（畏）。”。簡文“褻”字後有“一”符號，原釋文者認為“人”字與下句連讀，作“人態（寵）辱若纓（驚）”¹。

又，“使之以時而敬慎之”句，〈道應訓〉作“使之時，而敬順之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時’上當有‘以’字。《說苑》〈政理〉篇、《文子》〈上仁〉篇並作‘使之以時’，是其證。”

10-6

〔老子曰：〕

治大者，道不可以小；地廣者，制不可以狹；位高者，事不可以煩；民衆者，教不可以苛。事煩難治²，法苛難行，求多難贍。寸而度之，至丈必差，銖而稱之，至石必過，石稱丈量，徑而寡失。大較易為智，曲辯難為慧。故無益於治，有益於亂者，聖人不為也。無益於用³，有益於費者，智者不行也。故功不厭約，事不厭省，求不厭寡。功約易成，事省易治，求寡易贍，任於衆人則易。故小辯害義，小義破道，道小必不通，通必簡。

河以逶迤故能遠，山以陵遲故能高，道以優游故能化。夫通於一伎，審於一事，察於一能，可以曲說，不可以廣應也。夫調音者，小絃急，大絃緩，立事者，賤者勞，貴者佚。

*

道之言曰：“芒芒昧昧，因天之威，與天同氣。”同氣者帝，

¹ 見今王弼本第十三章，參閱拙著《郭店竹簡老子釋析與研究》頁267。

² “治”字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理”。

³ “用”字下原有“者”字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刪。

同義者王，同功者霸，無一焉者亡。故不言而信，不施而仁，不怒而威，是以天心動化者也；施而仁，言而信，怒而威，是以精誠為之者也；施而不仁，言而不信，怒而不威，是以外貌為之者也。故有道以理之，法雖少，足以治；無道以理之，法雖衆，足以亂¹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治大者，道不可以小；地廣者，制不可以狹；位高者，事不可以煩；民眾者，教不可以苛。〔夫〕事‘碎’，難治〔也〕；法‘煩’，難行〔也〕；求多，難贍〔也〕。寸而度之，至丈必差；銖而稱之，至石必過。石秤丈量，徑而寡失；簡絲數米，煩而不察。故大較易為智，曲辯難為慧。

故：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，聖人不為；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，智者‘弗’行也。

故：功不厭約，事不厭省，求不厭寡。功約，易成也；事省，易治也；求寡，易‘澹’也。‘眾易之，於以任人，易矣’！

*

〔孔子曰〕：“{小辯破言，小利破義，小藝破道，小見不達，必簡}。”

河以遠‘蛇’故能遠，山以陵遲故能高，陰陽無為故能和，道以優游故能化，夫‘微’於一‘事’，察於一辭，審於一‘技’，可以曲說，而‘未’可廣應也。

蓼菜成行，甌甌有萑，稗薪而爨，數米而炊，可以治小，而未可以治大也。員中規，方中矩，動成獸，止成文，可以愉舞，而不可以陳軍。滌盃而食，洗爵而飲，盥而後饋，可以養少，而不可以飡眾。今夫祭者，屠割烹殺，剝狗燒豕，調平五味者，庖也；陳簠簋，列樽俎，設籩豆者，祝也；齊明盛服，淵默而不言，神之所依者，尸也。宰、祝雖不能，尸不越樽俎而代之。

故‘張瑟者’，小絃急而大絃緩；立事者，賤者勞而貴者‘逸’。舜為天子，彈五絃之琴，歌《南風》之詩，而天下治。周公肴膳不收於前，鍾鼓不解

¹ 此三句，《群書治要》引作“無道以臨之，命雖眾，足以亂矣”。

於懸，而四夷服。趙政晝決獄、而夜理書，御史冠蓋接於郡縣，覆稽趨留，戍五嶺以備越，築脩城以守胡，然奸邪萌生，盜賊群居，事愈煩而亂愈生。

*

故法者、治之具也，而非所以爲治也。而猶弓矢、中之具，而非所以中也。

‘黃帝曰’：“芒芒昧昧，因天之威，與‘元’同氣。”

〔故〕同氣者帝，同義者王，同‘力’者霸，無一焉者亡。故人主有伐國之志，邑犬群噪，雄雞夜鳴，庫兵動而戎馬驚；今日解怨偃兵，家老甘臥，巷無聚人，妖菑不生。非法之應也，精氣之動也。

故不言而信，不施而仁，不怒而威，是以天心動化者也；施而仁，言而信，怒而威，是以精誠‘感’之者也；施而不仁，言而不信，怒而不威，是以外貌爲之者也。

故有道以‘統’之，法雖少、足以‘化’〔矣〕；無道以‘行’之，法雖眾、足以亂〔矣〕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p. 678-679／〈泰族訓〉辨析，626-629

黃帝曰：“芒芒昧昧，因天之威，與元同氣。：故曰：同氣賢於同義，同義賢於同力，同力賢於同居，同居賢於同名。帝者同氣，王者同義，霸者同力，勤者同居，則薄矣，亡者同名則狃矣。其智彌狃者，其所同彌狃；其智彌精者，其所同彌精；故凡用意不可不精。夫精，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。成齊類同皆有合，故堯爲善而眾善至，桀爲非而眾非來。《商箴》云：“天降災布祥，並有其職”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。故國亂非獨亂也，又必召寇。獨亂未必亡也，召寇則無以存矣。《呂氏春秋·應同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，全章可分爲兩個部份，第一部份說明“治大者，道不可以小；地廣者，制不可以狹；位高者，事不可以煩；民眾者，教不可以苛”。第二部份則敘說“治國不在法，而在精誠，以天心動化天下”。見於〈泰族訓〉處，似輯略前人精要雋語而成，而《文子》此處各段之間，文意並非連貫，恐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，保留部份《淮南子》舊文。

第一部份：“治大者”段，全段文字幾與〈泰族訓〉全同。“寸而度之”等六句，前四句分兩組對稱，“石秤丈量，徑而寡失”後，似缺〈泰族訓〉“簡絲數米，煩而不察”兩句。“大較易爲智”句前，〈泰族訓〉有“故”字。

又，“故功不厭約”段，“求寡易贍”句，“贍”字，〈泰族訓〉作“澹”，此處意謂：欲求寡者容易滿足，當作“贍”，《小爾雅·廣言》：“贍，足也。”“任於眾人則易”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眾易之，於以任人，易矣。”《文子》此段與見於〈泰族訓〉處均說明：“功不厭約，事不厭省，求不厭寡”，故“功約易成，事省易治，求寡易贍”。後三句是針對前三句而言。“任於眾人則易”句，文意似不足。〈泰族訓〉“眾易之”三句，意謂：將這些容易完成的事情，交付給人們，就容易成功。

又，“故小辯害義”四句，〈泰族訓〉前有“孔子曰”三字。《淮南子》書中提到孔子有四十餘處，並多處引用孔子對話資料，而《文子》全書僅〈道原〉篇第五章記載“孔子問道，老子曰”。〈道原〉篇彼處原當作“平王問道與文子曰”，今本爲後人所改。《文子》此處似有意略去“孔子曰”三字。《文子》此四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小辯破言，小利破義，小藝破道，小見不達，必簡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必簡’上，當有‘達’字。此言大者達，達則必簡，猶〈樂記〉言‘大樂必易，大禮必簡’也。《文子》〈上仁〉篇作‘道小必不通，通則必簡’。”俞樾則云：“‘小’上當有‘道’字，因涉上句‘小藝破道’，兩‘道’字適相連，寫者止於上句‘道’字下作二小畫以識之，而歲脫去也。‘見’，乃‘則’字之誤。‘則’字闕壞，止存左旁之‘貝’，因誤爲‘見’矣。‘達’下當更有‘達’字，亦因止作二小畫而脫去也，其文本曰：‘道小則不達，達必簡。’《文子·上仁》篇作‘道小必不通，通則必簡’，與此文小異而義同。若如今本，則不成文理矣。”王叔岷云：“案：《大戴禮記》作‘道小不通，通必簡’。亦可爲王、俞說之證。”植案：《大戴禮記·小辨》曰：“子曰：‘辨而不小。夫小辨破言，小言破義，小義破道，道小不通，通道必簡。’”《文子》此章資料來源，似與今通行《淮南子》文本不同。

又，“道以優遊故能化”句，〈泰族訓〉此句之後有“陰陽無爲，故能和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陰陽無爲，故能和’，後人所加也。此以河之逶

蛇、山之陵遲喻道之優游，若加入‘陰陽無爲’二句，則與‘逶蛇’、‘陵遲’、‘優游’之義咸不相比附矣。且‘陰陽無爲’與‘河以逶蛇’三句句法亦屬參差。《太平御覽》〈地部〉二十六引《淮南》，無此二句。《說苑》〈說叢〉篇、《文子》〈上仁〉篇并同。”

又，“夫通於一伎”五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夫徹於一事，察於一辭，審於一技，可以曲說，而未可廣應也。”《管子·宙合》曰：“道也者，通乎無上，詳乎無窮，運乎諸生。是故辨于一言，察于一治，攻于一事者，可以曲說，而不可以廣舉。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。”三者文字記述略異。

又，“貴者佚”句，“佚”字，〈泰族訓〉作“逸”，“佚”，“逸”通。

第二部份：見於〈泰族訓〉處，前有“故法者，治之具也，而非所以爲治也”段，似論述聖人以天心動化，精誠感人，徒“法”不足以化民。

又，“道之言曰”段，“道之言曰”四字，〈泰族訓〉與《呂氏春秋》均稱作“黃帝曰”。此段可能爲先秦道家史料佚文。《列子》有三處引用“黃帝書”¹，兩漢至魏晉時期，應有多種道家思想資料以“黃帝之言”傳誦，這應與漢初“黃老之學”盛行有關。《文子·符言》第十一章：“道曰：芒芒昧昧，從天之威，與天同氣。”〈符言〉篇此段與其前後文字，見於〈繆稱訓〉，作“黃帝曰：芒芒昧昧，從天之道，與元同氣。”《文子》“與天同氣”句，“天”字，《呂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均作“元”，但《文子》下文曰：“是以天心動化者也”，《文子》“道之言曰”段，可能所據資料文本，與《呂氏春秋》所引者有異。《淮南子》似直接取自《呂氏春秋》。

又，“同氣者帝，同義者王，同功者霸，無一焉者亡”四句，“功”字，〈泰族訓〉作“力”，似“功”字形殘而誤。《文子》書中，比較“帝、王、霸”的資料，有：“帝者有名，莫知其情，帝者貴其德，王者尚其義，霸者通

¹ 它們爲：“《黃帝書》曰：‘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之根。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。’”（〈天瑞〉；此段文字見於《老子》第六章。）“黃帝曰：‘精神入其門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存？’”（〈天瑞〉；此章見於《文子·九守》第一章與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。）。“黃帝之書云：‘至人居若死，動若械。’”（〈力命〉）

於理。聖人之道，於物無有，道狹然後任智，德薄然後任刑，明淺然後任察。”（〈自然〉篇第七章、“帝者體太一，王者法陰陽，霸者則四時，君者用六律。”（〈下德〉篇第十六章）、“帝王富其民，霸王富其地。”（〈微明〉篇第十九章）。“同氣者帝”，指帝者與天同德，以太一為體；“同義者王”，指王者與天的運作相映，以陰陽為御；“同功者霸”，指霸者與天的功效相參，以四時為理。三者遞相以“天”的根源、運作與效用為法。《呂氏春秋》闡釋“芒芒昧昧”三句曰：“同氣賢於同義，同義賢於同力，同力賢於同居，同居賢於同名。帝者同氣，王者同義，霸者同力，勤者同居，則薄矣，亡者同名則桷矣。”此與《文子》取擇之義，似有不同。

10-7

〔老子曰：〕

鯨魚失水，則制於螻蟻。人君舍其所守，而與臣爭事，則制於有司。以無¹為持位，守職者以聽從取容，臣下藏智而不用，反以事專其上。

人君者，不任能而好自為，則智日困而自負責。數窮於下，則不能申理，行墮於位，則不能持制。智不足以為治，威不足以行刑，則無以與下交矣。喜怒形於心，嗜欲見於外，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，有司枉法而從風。賞不當功，誅不應罪，則上下乖心，君臣相怨。

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，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，非己之失而反自責，則人主愈勞，人臣愈佚。“是代大匠斫，夫代大匠斫者，希有不傷其手矣。”與馬逐走，筋絕不能及也；上車攝轡，馬服衡下。伯樂相之，王良御之，明主乘之，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，善乘人之資也。

¹ “無”字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自”。

人君之道，無為而有就也，有立而無好也。有為即議，有好即誤。〔議即可奪，誤即可誘〕。夫以建而制於人者，〔不能持國，〕故“善建者不拔”，〔言建之無形也。〕唯神化者，物莫能勝。

中欲不出謂之局，外邪不入謂之閉。中局外閉，何事不節；外閉中局，何事不成。故不用之，不為之，而有用之，而有為之。

不伐之言，不奪之事，循名責實，使自有司，以不知為道，以禁苛為主。如此，則百官之事，各有所考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‘吞舟之魚’，〔蕩而〕失水，則制於螻蟻，離其居也。猿狖失木，而擒於狐狸，非其處也。‘君人者’‘釋’所守而與臣下爭，則‘有司以無為持位’，守職者以‘從君’取容，〔是以〕人臣藏智而‘弗’用，反以事‘轉任’其上矣。

夫貴富者之於勞也，達事者之於察也，驕恣者之於恭也，勢不及君。君人者不任能，而好自為之，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〔也〕。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，行墮於‘國’則不能‘專’制，智不足以為治，威不足以行‘誅’，則無以與天下交也。喜怒形於心〔者〕，欲見於外，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，有司枉法而從〔風〕，賞不當功，誅不應罪，上下‘離’心，而君臣相怨〔也〕。

是以執政阿主，而有過則無以責之。有罪而不誅，則百官〔相〕煩亂，智‘弗’能解〔也〕；毀譽萌生，而明不能照〔也〕。‘不正本而反自然’，則人主‘逾’勞，人臣‘逾’逸。‘是猶代庖宰剝牲，而為大匠斲也’。與馬‘競’走，筋絕而弗能及；上車執轡，〔則〕馬死〔于〕衡下。〔故〕伯樂相之，王良御之，明主乘之，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〔者〕，乘於人資以為羽翼也。

是故‘君人者’，無為而有‘守’也，有‘為’而無好也。有為則‘讒生’，有好‘則’諛〔起〕。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，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，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，是皆以〔利〕‘見’制於人〔也〕。故善建者不拔。

夫火熱而水滅之，金剛而火銷之，木強而斧伐之，水流而土遏之，唯‘造化’者，物莫能勝〔也〕。

〔故〕中欲不出謂之扃，外邪不入謂之塞。中扃外閉，何事〔之〕不節！外閉中扃，何事〔之〕不成！‘弗用而後能用之，弗為而後能為之’。精神勞則越，耳目淫則竭。

故有道之主，滅想去意，清虛以待，不伐之言，不奪之事，循名責實，使有司任而弗詔，責而弗教，以不知為道，‘以奈何為寶’。如此，則百官之事各有所‘守’〔矣〕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p. 299-301 / 〈主術訓〉辨析，頁 184-187

人主好以己為，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矣。阿主之為有過，則主無以責之，則人主日侵，而人臣日得。是宜動者靜，宜靜者動也；尊之為卑，卑之為尊，從此生矣。此國之所以衰，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。《呂氏春秋·君守》

凡官者以治為任，以亂為罪。今亂而無責，則亂愈長矣。人主以好暴示能，以好唱自奮，人臣以不爭持位，以聽從取容，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，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。君臣不定，耳雖聞不可以聽，目雖見不可以視，心雖知不可以舉，勢使之也。凡耳之聞也藉於靜，目之見也藉於昭，心之知也藉於理。君臣易操，則上之三官者廢矣。亡國之主，其耳非不可以聞也，其目非不可以見也，其心非不可以知也，臣亂擾，上下不分，別雖聞曷聞，雖見曷見，雖知曷知，馳騁而因耳矣，此愚者之所不至也。不至則不知，不知則不信。無骨者不可令知冰。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，則災無由至矣。《呂氏春秋·任數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資料見於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，部份文字見於《呂氏春秋》，全文論述“人君之道”，近於“黃老之學”，主要內容似屬先秦史料，後輯入“文子外編”。《淮南子》引用。《文子》此處恐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，但保留部份《淮南子》舊文。以下分六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鯨魚失水”段：此段文意近於《莊子》與《呂氏春秋》，〈庚桑楚〉篇曰：“吞舟之魚，碭而失水，則蟻能苦之。”《呂氏春秋·慎勢》曰：

“失之乎數，求之乎信，疑。失之乎勢，求之乎國，危。吞舟之魚，陸處則不勝螻蟻。權鈞則不能相使，勢等則不能相并，治亂齊則不能相正，故小大、輕重、少多、治亂不可不察，此禍福之門也。”〈上仁〉篇此處與〈主術訓〉均有脫漏，二者比較如下：

鯨魚失水，則制於螻蟻。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，則制於有司。以無為持位，守職者以聽從取容，臣下藏智而不用，反以事專其上。

吞舟之魚，蕩而失水，則制於螻蟻，離其居也。猿狖失木，而擒於狐狸，非其處也。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，則有司以無為持位，守職者以從君取容，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，反以事轉任其上矣。

“鯨魚失水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似就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加以申述。《文子》“則制於有司”句，“制於有司”，文意較明確，〈主術訓〉脫“制於”二字。《文子》“以無為持位”句，似脫“有司”重文符號，當據〈主術訓〉增，此句《呂氏春秋》作“人臣以不爭持位”，“爭”字當為“為”字之誤。《文子》此處“無為”二字，《文子續義》作“自為”，或原作“不為”，“有司以自為持位”，或“有司以不為持位”，文意似較“有司以無為持位”為佳。《文子》“反以事專其上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反以事轉任其上”。此處文意在說明“有司無所事事”，當作“以事轉任其上”，《文子》似脫“任”字，而“轉”字誤作“專”。

又，“與臣爭事”四字，〈主術訓〉無“事”字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與臣下爭’當作‘與臣下爭事’。唯君與臣爭事，是以臣藏智弗用，而以事轉任其上也。脫去‘事’字，則文義不明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正作‘與臣爭事’。”

第二、“人君者”段：此段文意近於《鄧析子》，部份文意即取自〈轉辭〉篇，〈轉辭〉篇曰：“君人者不能自專而好任下，則智日困而數日窮。迫於下則不能申，行隨於國則不能持。知不足以為治，威不足以行誅，無以與下交矣。故喜而使賞，不必當功；怒而使誅，不必值罪。不慎喜怒，誅賞從其意，而欲委任臣下，故亡國相繼，殺君不絕。古人有言，眾口鑠金，三人成虎，不可不察也。”《文子》此段與見於〈主術訓〉處，均有訛誤。見於〈主術訓〉處，

此段之前曰：“夫富貴者之於勞也，達事者之於察也，驕恣者之於恭也，勢不及君”四句，〈主術訓〉此處文意相當費解，前後似有脫文，或爲他處錯簡。

又，“則智日困而自負責”句，“責”字上，〈主術訓〉有“其”字。《文子》恐奪“其”字。“數窮於下，責不能伸理；行墮於位，則不能持制”四句，“位”、“持”二字，〈主術訓〉分別作“國”，“專”。《文子》後二句，是就人君失去國君的身分來說，當作“行墮於位”。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：“周公事文王也，行無專制”，“專制”當爲人君制斷的權力，一失其位，即不能專制。〈主術訓〉作“專制”，文意較佳。

又，“則無以與下交矣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：“則無以與天下交也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與天下交’當作‘與下交’，下，謂群臣也。……《文子》〈上仁〉篇有‘天’字，亦後人依誤本《淮南》加之。《群書治要》引《文子》無‘天’字。”案：景宋本即無‘天’字。

又，“喜怒形於心，嗜欲見於外”兩句，“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者’字當爲‘耆’，字之誤。‘耆欲’與‘喜怒’相對爲文。《文子》〈上仁〉篇作‘嗜欲’，是其證。”

第三、“百官繁亂而智不能解”段：〈主術訓〉文字有錯亂。〈主術訓〉此段爲：

是以執政阿主，而有過則無以責之。有罪而不誅，則百官相煩亂，智弗能解也；毀譽萌生，而明不能照也。不正本而反自然，則人主逾勞，人臣逾逸。

《文子》無“是以執政……不誅”數句。細審〈主術訓〉此處文意，“百官煩亂”以下數句，與前文並不通貫，前三句似錯簡。“不正本而反自然”句，文意不可解。《文子》作“非己之失而反自責”。“非己之失”指臣下“以無爲持位”致使“百官煩亂”，而“反自責”，指“自負其責”，所以“人主愈勞，人臣愈逸”。《文子》文意較爲清楚。“代大匠斫”三句，語出《老子》第七十四章。

又，“馬服衡下”四字，景宋本作“馬死衡下”，與〈主術訓〉同。陳觀

樓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𡗗’字義不可通。《文子》〈上仁〉篇作‘馬服’（案：各本君無“於”字。）於衡下’，是也。‘𡗗’本作‘𡗗’，‘服’或作‘服’，下半相似而誤。”

第四、“人君之道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與〈主術訓〉文字差異較大，二者比較如下：

人君之道，無為而有就也，有立而無好也。有為即議，有好即諛。議即可奪，諛即可誘。夫以建而制於人者，不能持國，故“善建者不拔”，言建之無形也。唯神化者，物莫能勝。《文子》

是故君人者，無為而有守也，有為而無好也。有為則讒生，有好則諛起。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，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，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，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。故善建者不拔。

《淮南子》

“人君之道”，先秦典籍未見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君人之道”。“無為而有就”等六句，〈主術訓〉缺後兩句。《文子》的結構為：

無為—有就	有立—無好
有為→議	有好→諛
議→可奪	諛→可誘

“有就”意指“有成”。《爾雅·釋詁下》曰：“就，成也。”《詩·周頌·敬之》：“日就月將，學友輯熙於光明。”孔穎達疏：“日就，謂學之使每日有成成就。”〈主術訓〉作“有守”，恐誤，“有守”意近於“有立”。

“有立”，〈主術訓〉作“有為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有為與無為正相反，且下二句云：‘有為則讒生，有好則諛起’，則不當言有為，明矣。‘有為’本作‘有立。有立而無好，謂有所建立而無私好也。’“有為即議”四句，〈主術訓〉似簡略言之。

“夫以建而制於人者，不能持國”兩句，〈主術訓〉舉出“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”、“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”與“胡王好音而秦穆公

以女樂誘之”三個事例來加以申說。

“言建之無形也”句，〈主術訓〉無，卻見於高誘注文中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此六字乃正文，非注文也。‘故善建者不拔’者，引《老子》語也。‘言建之無形也’者，釋其義也。〈精神訓〉曰：‘故曰：其出彌遠者，其知彌少，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。’亦是引《老子》而釋之。後人誤以此六字爲注文耳。《文子》正作‘故善建者不拔，言建之無形也。’植案：高誘或據《淮南子》別本此句爲之注，或今本《文子》編輯者引用此句以入正文。

“唯神化者，物莫能勝”兩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夫火熱而水滅之，金剛而火銷之，木強而斧伐之，水流而土遏之，唯造化者，物莫能勝也。”〈主術訓〉此段與前後文意不相連屬，“夫火熱……而土遏之”恐爲錯簡，“唯造化者”當屬“言建之無形”句下，“造”字，似“神”字之誤。

第五、“中欲不出謂之扃”段：《呂氏春秋·君守》曰：“得道者必靜。靜者無知，知乃無知，可以言君道也。故曰：中欲不出謂之扃，外欲不入謂之閉。既扃而又閉：天之用密，有准不以平，有繩不以正；天之大靜，既靜而又寧，可以爲天下正。”《呂氏春秋》此處當與“文子外編”資料來源有關。

又，“外邪不入謂之閉”句，“閉”字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塞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扃’，與‘閉’皆以門爲喻，‘閉’字是。”植案：下文曰：“中扃外閉”、“外閉中扃”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塞”，當誤。

第六、“不伐之言”段：見於《呂氏春秋·知度》，〈知度〉篇曰：“故有道之主，因而不爲，責而不詔，去想去意，靜虛以待，不伐之言，不奪之事，督名審實，官使自司，以不知爲道，以柰何爲實。”俞樾曰：“舊校云：‘實’，一作‘寶’。”《淮南子》與《呂氏春秋》文字較近，前者當引自後者。

又，“不伐之言”句，〈主術訓〉同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不伐之言’，‘伐’當作‘代’。‘不代之言，不奪之事’，謂臣所當言者，君不之言，臣當行者，君不奪之事也。《呂氏春秋》〈知度〉篇‘代’字亦誤作‘伐’。”

又，“使自有司”句，〈主術訓〉無“自”字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使自司’當從《呂氏春秋》作‘官使自司’，謂使百官自司其事而君不與

也。故下文云‘如此，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’。此文上下皆以四字爲句，脫去‘官’字則不成句矣。劉本作‘使有司’，《文子》〈上仁〉篇作‘使自有司’，皆於義未安。”

又，“以禁苛爲主”句，文意難解，〈主術訓〉作“以奈何爲寶”。“禁苛”二字，似“奈何”之形誤。

10-8

〔老子曰：〕

食者民之本也，民者國之基也。故人君者，上因天時，下盡地理，中用人力，是以群生遂長，萬物蕃殖。春伐枯槁，夏收百果，秋畜蔬食，冬取薪蒸，以爲民資。生無乏用，死無傳尸。

先王之法，不掩群而取𪚩𪚩，不涸澤而漁，不焚林而獵；豺未祭獸，罝罟不得通於野；獺未祭魚，網罟不得入於水；鷹隼未擊，羅網不得張於皋¹；草木未落，斤斧不得入於山林；昆蟲未蟄，不得以火田；育孕不殺，鷄卵不探，魚不長尺不得取，犬豕不期年不得食；是故萬物之發生若蒸氣出。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，富國利民〔之道也〕，非目見而足行之也，欲利民²不忘乎心，則民自備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食者，民之本也。民者，國之本也。國者，君之本也。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，下盡地‘財’，中用人力，是以群生遂長，‘五穀’蕃植，教民養育六畜，以時種樹，務脩田疇，滋植桑麻，肥瘠高下，各因其宜。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，

¹ “皋”字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谷”。

² 景宋本“民”下有“者也”二字。

以樹竹木，春伐枯槁，夏取‘果蓏’，秋畜疏食，冬伐薪蒸，以為民資。是故生無乏用，死無轉尸。

〔故〕先王之法，畋不掩群，‘不’取麋天，不涸澤而漁，不焚林而獵。豺未祭獸，置罟不得‘布’於野；獺未祭魚，罔罟不得入於水；鷹隼未摯，羅網不得張於〔谿〕‘谷’，草木未落，斤斧不得入山林；昆蟲未蟄，不得以火〔燒〕田。孕育不〔得〕殺，穀卵不〔得〕探，魚不長尺不得取，‘歲’不期年不得食。是故‘草木’之發若蒸氣，禽獸歸之若流泉，飛鳥歸之若煙雲，有所以致之也。

故先王之政，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，蝦蟆鳴、燕降而達路除道，陰降百泉則脩橋梁，昏張中則務種穀，大火中則種黍菽，虛中則種宿麥，昴中則收斂畜積，伐薪木。上告于天，下布之民，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，富國利民，實曠來遠者，其道備矣。非〔能〕目見而足行之也，欲利之也。欲利‘之’〔也〕，不忘於心，則‘官’自備矣。心之於九竅四肢也，不能一事焉，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主者，不忘于欲利之也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p. 308-9／〈主術訓〉辨析，頁192-194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與下章均見於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。〈主術訓〉此處敘說“食為民之本，民為國之本，國為君之本”，人君之務，要在養民，養民需重農事的完善，並引先王之法以作說明。〈主術訓〉此處前後幾段文字，均與此種內容相關。此項資料，或原輯入“文子外編”，《淮南子》引用，並加以申述。《文子》此章恐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食者民之本也”段：〈主術訓〉“國者君之本”句，《文子》無，恐奪此句。“下盡地理”，“理”字，〈主術訓〉作“財”。《管子·形勢解》曰：“明主上不逆天，下不墮地，故天予之時，地生之財。亂主上逆天道，下絕地理，故天不予時，地不生財。”“天時”、“地財”，對文。《文子》作“理”，誤。

又，“故人君者”句，〈主術訓〉同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君’字當在‘人’字上。《群書治要》引此，正作‘君人者’。”《淮南子》中“君

人”一詞，凡互見於《文子》者，《文子》均作“人君”。就《淮南子》此處作“人君”來看，“人君”當為後人竄改，《文子》此處情況，恐亦如此。

又，“萬物繁殖”句，“萬物”二字，〈主術訓〉作“五穀”，此處敘說農事，當作“五穀”。

又，“生無乏用”兩句，〈主術訓〉句前以“是故”引述，文意較完。

第二、“先王之法”段：《禮記·曲禮》曰：“國君春田不圍澤；大夫不掩群，士不取驪卵。”《禮記·王制》曰：“天子不合圍，諸侯不掩群。天子殺則下大綏，諸侯殺則下小綏，大夫殺則止佐車。佐車止，則百姓田獵。獺祭魚，然後虞人入澤梁。豺祭獸，然後田獵。鳩化為鷹，然後設罝羅。草木零落，然後入山林。昆蟲未蟄，不以火田，不麝，不卵，不殺胎，不殀夭，不覆巢。”《禮記》兩段文字記述，與此段內容相近。所謂“先王之法”，可能原屬儒家傳承思想史料。

又，“不掩群而取𦍋𦍋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畋不掩群，不取驪夭”，二者文字差異較大，可能所據文本不同。

又，“罝罟不得通於野”句，“通”字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布”，《文子》恐誤。

又，“豺未祭獸，罝罟不得通於野；獺未祭魚，網罟不得入於水”四句，見於《禮記·王制》，此事當為古制。

又，“羅網不得張於皋”句，“皋”字，〈主術訓〉作“谿谷”，《文子續義》本作“谷”。“皋”字，似“谷”之形誤。

又，“不得以火田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不得以火燒田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正文‘燒’字，因注文‘燒田’而衍。‘不得以火田’，謂田獵不得用火。《爾雅》曰‘火田為狩’是也。……‘燒’字正釋‘火’字，若云‘以火燒田’，則不詞矣。……《文子》〈上仁〉篇亦作‘不得以火田’。”

又，“是故萬物之發生若蒸氣出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，禽獸歸之若流泉，飛鳥歸之若煙雲，有所以致之也。”《文子》此句似殘

文，“出”字衍。

又，“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，富國利民之道也”兩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上告于天，下布之民，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，富國利民，實曠來遠者，其道備矣。”〈主術訓〉此數句，屬“故先王之政”段，《文子》似殘文，並綴合於“先王之法”段。

又，“非目見而足行之也，欲利民不忘乎心，則民自備矣”三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，欲利之也。欲利之也，不忘於心，則官自備矣。”《文子》與〈主術訓〉此處似均有訛誤，《文子》“欲利民不忘乎心”句，似脫“欲利之”三字重文符號，原當作“欲利之也，欲利之，不忘乎心”。〈主術訓〉“則官自備”，“官”字恐誤，當據《文子》作“民”。〈主術訓〉“心之於九竅四肢也”等四句，似申論“民自備”之義。

10-9

〔老子曰：〕

古者明君，取下有節，自養有度，必計歲而收，量民積聚，知有餘不足之數，然後取奉。〔如此，即得承所受於天地，而不‘罹’¹於飢寒之患〕。其憚怛於民也，國有飢者，食不重味；民有寒者，冬不被裘，與民同苦樂，即天下無哀民。

闇主即不然，取民不裁其力，求下不量其積，男女不得耕織之業，以供上求，力勤財盡，〔有旦無暮，〕君臣相疾。

且人之為生也，一人蹠耒而耕，不益十畝，中田之收，不過四石，妻子老弱仰之而食。或時有災害之患，無以供上求，即人主愍之矣。

¹ “罹”字原作“離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貪主暴君，涸漁其下，以適無極之欲，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{人主租斂於民也}，必先計歲收，量民積聚，知‘饒饉’有餘不足之數，然後取‘車輿衣食供養其欲’。高臺層榭，接屋連閣，非不麗也，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，明主弗樂也。肥醲甘脆，非不美也，然也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，則明主弗甘也。匡床蓐席，非不寧也，然民有處邊城，犯危難，澤死暴骸者，明主弗安也。

故古之君人者，其慘怛於民也，國有飢者，食不重味；民有寒者，而冬不被裘。歲登民豐，乃始縣鍾鼓，陳干戚，‘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’，‘國’無哀‘人’。

故古之爲金石管絃者，所以宣樂也；兵革斧鉞者，所以飾怒也；觴酌俎豆，酬酢之禮，所以效善也；衰經菅屨，辟踊哭泣，所以諭哀也，此皆有充於內，而成像於外。及至亂主，取民〔則〕不裁其力，求〔於〕下〔則〕不量其積，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，以供上〔之〕求，力勤財匱，君臣相疾〔也〕。故民至於焦脣沸肝，有今無儲，而乃始撞大鍾，擊鳴鼓，吹竽笙，彈琴瑟，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，被羅紈而從軍旅，失樂之所由生矣。

夫‘民’之爲生也，一人蹠耒而耕，不‘過’十畝，中田之〔獲，卒歲之〕收，不過〔畝〕四石，妻子老弱仰而食之。時有〔涇旱〕災害之患，{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。由此觀之，則人之生，閔矣！}

夫天地之大，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，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，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，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，雖涇旱災害之殃，民莫困窮流亡也。故國無九年之畜，謂之不足；無六年之積，謂之閔急；無三年之畜，謂之窮乏。

故有仁君明主，其取下有節，自養有度，則得承受於天地，而不離飢寒之患矣。若得貪主暴君，撓於其下，{侵漁其民}，以適無窮之欲，則百姓‘無以’被天和〔而〕履地德矣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p. 305-8／〈主術訓〉辨析，頁190-192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上章引文之前段落。《文子》敘說的方式與《淮南子》不同。《文子》是以“古者明君”與“闇主”對於租斂的對比，提出“人之爲生”的艱難，以強調人君需重視人民的生計，雖文意結構完整，但似經過後人整理。《淮南子》敘說則較爲駁雜，首段說明“人主租斂於民”的情況，然後以兩次“故”的形式加以申述，並對“夫民之爲生也”段，多重加以發揮衍論。此章資料似《淮南子》別本竄入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古者明君，取下有節”段：與“闇主即不然”，以作對比。〈主術訓〉此段以“人主租斂於民也”起首，故文意直接聯繫“必先計歲收”等句。

又，‘如此，即得承所授予天地，而不罹於饑寒之患’三句，見於〈主術訓〉此處末段，作“故有仁君明主，其取下有節，自養有度，則得承受於天地，而不離飢寒之患矣。”〈主術訓〉此數句，在《文子》此章被分隔爲兩處，似經過整理編排。

又，“其慘怛於民也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故古之君人者，其慘怛於民也”。“故古之君人者”與後文“及至亂主”相對比。

又，“必計歲而收”句，〈主術訓〉無“而”字，王叔岷云：“案：茅本、《漢魏叢書》本‘收’上並有‘而’字，《文子》〈上仁〉篇同。”

又，“其慤怛於民也”句，“慤”字，〈主術訓〉作“慘”。王叔岷云：“案：‘慘’與‘慤’同，《文子》亦作‘慤’。〈繆稱訓〉：‘君子之慘怛，非正僞形也。’《文子》〈精誠〉篇作‘慤’，與此同例。”

又，“冬不被裘”句，〈主術訓〉“冬”字前有“而”字。王叔岷云：“案：‘而’字衍文，‘民有寒者，冬不被裘’與上‘國有饑者，食不重味’相對爲文。多一‘而’字，則句法參差不協矣。《文子》正無‘而’字。”

又，“求下不量其積”句，〈主術訓〉“求”下有“於”字，王叔岷云：“案：‘求’下不當有‘於’字，蓋涉上文‘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’而衍，‘取民則不裁其力，求下則不量其積’相對爲文。《治要》引此正無‘於’字。《文子》同。”

第二、“且人之爲生也”段：此段〈主術訓〉與前文“人主租斂於民也”段相對應，敘說民之爲生的艱困。

“中田之收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中田之獲，卒歲之收”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既言之‘獲’，又言之‘收’，重複無謂。疑本作‘中田卒歲之收’，無‘之獲’二字。故《文子》〈上仁〉篇作‘中田之收’，蓋省‘卒歲’二字耳。若使本作‘中田之獲，卒歲之收’，而《文子》省其一句，則何不曰‘中田之獲’，而必變‘獲’言‘收’乎？”

又，“即人主憫之矣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則人之生，憫矣。”《文子》前文曰：“無以供上求”，此處不得言：“即人主憫之矣”，“主”字，似“生”字之誤，並誤置“之”字於“憫”下。

第三、“貪主暴君”段：見於〈主術訓〉“故有仁君明主”段，作“若得貪主暴君”。〈文子〉此段僅存殘文，與前文文氣不相連貫。

10-10

〔老子曰：〕

天地之氣，莫大於和。和者，陰陽調，日夜分，故萬物春分而生，秋分而成，生之與成，必得和之精。故積陰不生，積陽不化，陰陽交接，乃能成和。

是以聖人之道，寬而栗¹，嚴而溫，柔而直，猛而仁。夫太剛則折，太柔則卷，道正在於剛柔之間。

夫繩之為度也，可卷而懷也，引而申之，可直而布之，長而不橫，短而不窮，直而不剛，故聖人體之。夫恩推即懦，懦即不威；嚴推即猛，猛即不和；愛推即縱，縱即不令；刑推即禍，禍即無親。

¹ “栗”字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慄”，“栗”通“慄”。

〔是以貴和也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天地之氣，莫大於和，和者，陰陽調，日夜分，‘而生物’。春分而生，秋分而成，生之與成，必得和之精。{‘故’聖人之道，寬而栗，嚴而溫，柔而直，猛而仁。太剛則折，太柔則卷，‘聖人’正在剛柔之間，}乃得道之本。積陰則‘沉’，積陽則‘飛’，陰陽‘相’接，乃能成和。

夫繩之為度也，可卷而懷也，引而伸之，可直而‘睇’也，{故聖人以身體之}。〔夫〕‘脩’而不橫，短而不窮，直而不剛，久而不忘者，其唯繩乎！故思推‘則’懦，懦‘則’不威；嚴推‘則’猛，猛‘則’不和；愛推‘則’縱，縱‘則’不令；刑推‘則’‘虐’，‘虐’則無親。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p. 432-433

／〈汜論訓〉辨析，頁 361-362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，《文子》此處論述“貴和”之說，所謂“天地之氣，莫大於和”。《老子》第四十二章：“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”此種“和氣”的觀念，在戰國時代持續發展，如《墨子·辭過》曰：“凡回於天地之間，包於四海之內，天壤之情，陰陽之和，莫不有也，雖至聖不能更也。”《莊子·田子方》曰：“至陰肅肅，至陽赫赫；肅肅出乎天，赫赫發乎地；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。”《荀子·天論》曰：“列星隨旋，日月遞炤，四時代御，陰陽大化，風雨博施，萬物各得其和以生，各得其養以成。”《文子》此章承襲《老子》“和氣”之說，似原屬道家傳承史料，後輯入“文子外編”，見於〈汜論訓〉處，文字有訛誤，句序也有錯亂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天地之氣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結構清楚，〈汜論訓〉“故聖人之道”段，似誤置於“故積陰不生”句前。

又，“故萬物春分而生”四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陰陽調，日夜分，而生物。春分而生，秋分而成。”俞樾云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下言‘春分而成’，上言

‘日夜分而生物’，文義重複。且春分秋分皆日夜分也，日夜分而生物，於秋分而成，義亦不合。《文子》〈上仁〉篇作：‘和者，陰陽調，日夜分，故萬物春分而生，秋分而成。’然則此亦當同。上‘而生’二字乃‘故萬’之誤。”

第二、“是以聖人之道”段：此段以“寬而栗，嚴而溫，柔而直，猛而仁”爲“聖人之道”，似因襲《書經》所載古老的哲學傳統，〈舜典〉篇曰：“直而溫，寬而栗，剛而無虐，簡而無傲。”〈皋陶謨〉篇亦曰：“皋陶曰：‘寬而栗，柔而立，愿而恭，亂而敬，擾而毅，直而溫，簡而廉，剛而塞，強而義；彰厥有常，吉哉。’”

又，“道正在於剛柔之間”句，《文子》言“道”體現爲“和”，故在“剛柔之間”，〈汜論訓〉“道”字作“聖人”，誤。

第三、“夫繩之爲度也”段：見於〈汜論訓〉處，“故聖人體之”句，似竄入“長而不橫”句前。

又，“可卷而懷也”句，“懷”字，〈汜論訓〉作“伸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可卷而伸’，劉本作‘可卷而懷’，是也。此言繩之爲物，可曲可直，故先言卷而懷，後言引而伸。且‘懷’與‘晞’爲韻，若作‘伸’，則失其韻矣。《文子》〈上仁〉正作‘可卷而懷’。”

又，“刑推即禍，禍即無親”兩句，兩“禍”字，〈汜論訓〉均作“虐”。《文子》前文曰：“愛推即縱”，此處當言“刑推則虐”，“縱”、“虐”指“愛”、“刑”推行下的深化程度。

又，“是以貴和”句，〈汜論訓〉無，恐爲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整理時所加的按語。

10-11

〔老子曰：〕

國之所以存者，得道也，所以亡者，理塞也。故聖人見化以觀

其徵。德有昌衰，風為先萌。故得‘存’¹道者，雖小必大；有亡徵者，雖成必敗。國之亡也，大不足恃；道之行也，小不可輕。故存在得道，不在於小；亡在失道，不在於大。

故亂國之主，務於地廣，而不務於仁義，務在高位，而不務於道德，是捨其所以存，而造其所以亡也。

若上亂三光之明，下失萬民之心，孰不能承？故審其己者，不備諸人也。

*

〔古之為君²者，深行之謂之道德，淺行之謂之仁義，薄行之謂之禮智，此六者，國家之綱維也。深行之則厚得福，淺行之則薄得福，盡行之天下服。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，修仁義即正一國，修禮智即正一鄉，德厚者大，德薄者小。〕

故道不以雄武立，不以堅強勝，不以貪競得。立在於天下推己，勝在於天下自服，得在於天下與之，不在於自取。故雌牝即立，柔弱即勝，仁義即得，不爭即莫能與之爭。故道之在於天下也，譬猶江海也。

天之道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夫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也，吾見其不得已，而雖執而得之，不留也。夫名不可求而得也，在天下與之，與之者歸之，天下所歸者，德也。

故云：上德者天下歸之，上仁者海內歸之，上義者一國歸之，上禮者一鄉歸之，無此四者，民不歸也。不歸‘即用兵，用兵’³即

¹ “存”字原作“生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² “君”字，景宋本作“道”。

³ 原作“用兵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危道也。故曰：“兵者，不祥之器也，不得已而用之。”‘用之’¹殺傷人，勝而勿美。故曰：“死地，荊棘生焉，以悲哀泣之，以喪禮居之。”是以君子務於道德，不重用兵也。]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國之所以存者，道德也；〔家之〕所以亡者，理塞也。堯無百戶之郭，舜無置錐之地，以有天下。禹無十人之眾，湯無七里之分，以王諸侯。文王處岐周之間也，地方不過百里，而立為天子者，有王道也。夏桀、殷紂之盛也，人跡所至，舟車所通，莫不為郡縣，然而身死人手，而為天下笑者，有亡形也。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微。德有‘盛’衰，風先萌〔焉〕。故得‘王’道者，雖小必大；有亡‘形’者，雖成必敗。

夫夏之將亡，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，三年而桀乃亡。殷之將敗也，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，期年而紂乃亡。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跡，成敗之際也，非乃鳴條之野，甲子之日也。

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眾，富者利則量粟稱金，若此，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，而萬乘之國無破亡者矣。存亡之跡，若此其易知也，愚夫蠢婦皆能論之。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，智伯以三晉之地擒；潛王以大齊亡，田單以即墨有功。

故國之亡也，〔雖〕大不足恃；道之行也，〔雖〕小不可輕。由此觀之，存在得道而不在於‘大’也，亡在失道〔而〕不在於‘小’也。《詩》云：“乃眷西顧，此惟與宅。”言去殷而遷于周也。故亂國之‘君’，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，務‘高其位’而不務道德，是‘釋’其所以存，而造其所以亡也。故桀囚於焦門，而不能自非其所行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；紂拘於羑室，而不反其過，而悔其不誅文王於羑里。二君處彊大之勢，脩仁義之道，湯、武救罪之不給，何謀之敢當！

若上亂三光之明，下失萬民之心，雖微湯、武，孰‘弗’能奪也？〔今不〕審其在己者，而反備‘之于’人，天下非一湯、武也，殺一人，則必有繼之者

¹ 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補。

也。且湯、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，以其有道也；桀、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奪者，以其無道也。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，而反益己之所以奪，是趨亡之道也。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p.439-442／〈汜論訓〉辨析，頁365-367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本章資料應分為兩個部份，第一部份，敘說“國以得道而存”，全文見於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。第二部份，論述道、德、仁、義與禮的意含與作用，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似原屬《文子》古本。

第一部份，此部份雖見於〈汜論訓〉，但全文以“道德”、“仁義”為存國之道，與後段義理相通，或同為《文子》古本資料。

第一、“國之所以存者”段：“得道也”三字，〈汜論訓〉作“道德也”。高誘注曰：“道德施行，民悅其化，故國存也。”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德’當為‘得’，字之誤。《文子》〈上仁〉篇正作‘得’。‘國之所以存者，得道也’，與下句‘家之所以亡者，理塞也’，正同一律。”

又，“國之所以存者”數句，文意近於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，〈主術訓〉曰：“國有以存，人有以生。國之所以存者，仁義是也。人之所以生者，行善是也。國無義，雖大必亡；人無善志，雖勇必傷。”

又，“故得存道者”句，“存道”與“王徵”並舉，〈汜論訓〉“存”字，似誤作“王”。

第二、“故亂國之主”段：“亂國之主，務於地廣，而不務於仁義，務在高位，而不務於道德”等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故亂國之君，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，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。”二者敘說方式有異。“地廣”二字，當作“廣地”，以與下文“高位”對文。

第三、“若上亂三光之明”段：李定生云：“謂上亂而失民心，誰不能承繼上位呢！審，審慎。此言審慎己之道德，而不備於人之奪也。”〈汜論訓〉作“若上亂三光之明，下失萬民之心，雖微湯、武，孰弗能奪也？今不審其在

己者，而反備之于人，天下非一湯、武也，殺一人，則必有繼之者也。”“承”字似“奪”之形誤。杜道堅《文子續義》注曰：“猶木之無根槁，仆可俟也。”杜注有“可奪”之義。“故審其己者”兩句，由正面敘說審慎自己道德修持的人，不必汲汲於防範別人。《文子》此處為扼要的記載，《淮南子》恐為申論之說。

第二部份，全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此部份資料，應與文子學派關係密切，其中不但發揮《老子》哲學的意旨，同時也與竹簡《文子》的思想相近。

第一、“古之為君者”段：說明“道德仁義禮智”六者為“國家之綱維”。《文子·道德》第三章曰：“故德者……仁者……義者……禮者……此四者，文之順也……君子無德……無仁……無義……無禮……四經不立，謂之無道。”〈道德〉篇此章有部份竹簡殘文可以對應，應屬《文子》古本。“德”由“道”所生，因此“道德”意指“作為自然始源之道與人文根基之德”的雙重作用。“仁義”連稱，說明人文規劃的價值取向。而“禮智”並舉，是以“禮”表現人文制度的施展，以“智”指涉人文建構的籌劃。《文子》此處所稱“國家之綱維”，即是“四經”觀念的推衍。這種人文導源的探討，同時也釐清人文規劃的遞減程序。所以，能修道德於人文之始源，即正天下，能修仁義於人義之根基，即正一國，能修禮智於行事之分際，即正一鄉。〈道德〉篇第一章曰：“夫道者，小行之小得福，大行之大得福，盡行之天下服，服則懷之。”此段可對應竹簡《文子》編號 0937 殘文：“□□，小行之小得福，大行之大得福”。《文子》與此處內容相近。

第二、“故道不以雄武立”段：此段發揮《老子》“守柔、不爭”的哲學思想。“道”立在於“天下推己”、“天下自服”、“天下與之”。此與黃之學的“雌節”觀念相通。“故道之在天下”兩句，似襲自《老子》。《老子》第三十二章：“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於江海。”

第三、“天之道”段：《老子》第三十一章曰：“將欲取天下而為之，吾見其不得已。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”此處以“德”作為取“天下”之“名”的根基，是對《老子》第三十一章義理的一種闡釋。

第四、“故云”段：此段指出“上德、上仁、上義、上禮”四者，與《文子·道德》“四經”之說相同，而與前文“道德仁義禮智”六者有別。《文子》此章資料，恐為古本《文子》殘卷，包含文子學派發展的多重史料。段中引用《老子》第三十、三十一章部份經文。今本《文子》有〈上德〉、〈上仁〉、〈上義〉與〈上禮〉四篇，這四篇篇名的編定，或與《文子》此段資料內容有關。

10-12

〔文子問仁、義、禮、何以為薄於道德也？

老子曰：〕

為仁者，必以哀樂論之；為義者，必以取與明之。四海之內，哀樂不能遍，竭府庫之財貨，不足以贍萬民。〔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，因天地之性，萬物自正而天下贍，仁義因附，“是以大丈夫居其厚，不居其薄。”〕

夫禮者，實之文也；仁者，恩之效也。故禮因人情而制。不過其實，仁不溢恩。悲哀抱於情，送死稱於仁。夫養生不強人所不能及，不絕人所不能已，度量不失其適，非譽無由生矣。故制樂足以合歡，〔不出於和，〕明於死生之分，通於侈儉之適也。

末世即不然，言與行相悖，情與貌相反，禮飾以煩，樂擾以淫。風俗‘濁’¹於世，非譽萃於朝，故至人廢而不用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為仁者，必以哀樂論之，為義者，必以取予明之。人目所見不過十里，欲

¹ “濁”字原作“溺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遍照‘海內之民’，哀樂‘弗’能‘給’也。〔無天下之委財，而欲遍瞻萬民，利不能足也〕。且喜怒哀樂，有感而自然者也。故哭發之發於口，涕之出於目，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。譬若水之下流，煙之上尋也，夫有孰推之者！故強哭者雖病不哀，強親者雖笑不和。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，故釐負羈之壺餐，愈於晉獻公之垂棘；趙宣孟之束脯，賢於智伯之大鍾。故禮豐不足以效愛，而誠心可以懷遠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p. 354 / 258-259

禮者、實之文也；仁者、恩之效也。故禮因人情而‘為之節文’，而仁發併以見容。〔禮〕不過實，仁不溢恩也，治世之道也。夫三年之喪，是強人所不及也，而以偽輔情也。三月之服，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。

夫儒、墨不原人情之終始，而務以行相反之制，五綬之服。悲哀抱於情，‘葬埋稱於養’，不強人之所不能‘為’，不絕人之所不能已，度量不失於適，誹譽無所由生。

古者，非不知繁升降繁還之禮也，蹠《采齊》、《肆夏》之容也，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，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。古者，非不能陳鐘鼓，盛筦簫，揚干戚奮羽旄，以為費財亂政，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，喜不羨於音。非不能竭國殫民，虛府殫財，含珠鱗施，綸組節束，追送死也，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，故葬埋足以收斂蓋藏而已。昔舜葬蒼梧，市不變其肆；禹葬會稽之山，農不易其畝；明乎死生之分，通乎侈儉之適〔者〕也。

‘亂國’則不然，言與行相悖，情與貌相反，禮‘節’以煩，樂‘優’以淫，崇死以害生，久喪以昭行，是以風俗濁於世，而‘誹’譽‘萌’於朝，〔是〕故‘聖人’廢而弗用也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p. 356-357 / 261-262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資料極為複雜，可分為三個部份。第一部份敘說“仁義禮何以薄於道德”，其中大部份文字見於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。第二部份為一些思想的散論，僅第一段見於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，其他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第三部份，全未見於《淮南子》，是今本《文子》保留重要而完整解的《老》的資料。

第一部份：這部份資料也很複雜，其內容的主旨為：“文子（平王）問仁義禮何以爲薄於道德”，這種提問的方式，與竹簡《文子》相近。但以“老子曰”稱引的文字，卻有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，而編輯爲之湊合的跡象。

第一、“爲仁者”段：此段內容回答前文提問。“四海之內”等四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人目所見不過十里，欲遍照海內之民，哀樂弗能給也。無天下之委財，而欲遍瞻萬民，利不能足也。”《文子》此處似保存原始資料，而〈齊俗訓〉引用，並加以闡述。“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”數句，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可能原屬古本《文子》。

第二、“夫禮者，實之文”段：全文見於〈齊俗訓〉。《文子》此段文意與前文有別，其中更提到“制樂”之事，原當不屬接於上段之後，似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，將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附綴於此。

又，“四海之內”四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人目所見不過十里，欲遍照海內之民，哀樂弗能給也。無天下之委財，而欲遍瞻萬民，利不能足也。”何寧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之民’二字，疑涉下‘萬民’而衍。‘所見不過十里，而欲遍照海內’，以視域之廣狹言；‘無天下之委財，而欲遍瞻萬民’，以利民之多寡言。‘遍照海內’，‘遍瞻萬民’，相對爲文，若作‘海內之民’，則於義複矣。《文子》〈上仁〉篇作‘四海之內，哀樂不能遍，竭府庫之財貨，不足以瞻萬民’，亦不作‘四海之民’。是其證。”

又，“夫禮者，實之文；仁者，恩之效也”四句，此處“禮”、“仁”是就人情性的表現來說。此種意含也見於《文子·微明》第十三章，曰：“仁者，積恩之證也。”

又，“故禮因人情而制”三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，而仁發併以見容。禮不過實，仁不溢恩也。”“禮”、“仁”相對來敘說，《文子》此處恐脫“仁發併以見容”句。

又，“悲哀抱於情”四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悲哀抱於情，葬埋稱於養，不強人之所不能爲，不絕人之所不能已。”《文子》“送死稱於仁”句，“仁”字恐上前文“仁”字而誤。〈齊俗訓〉前文曰：“夫三年之喪，是強人所不及

也，而以偽輔情也。三月之服，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。夫儒、墨不原人情之終始，而務以行相反之制，五縗之服。”“埋葬稱於養”，指葬禮的儀式能符應父母養育之恩。此與前句所稱“哀悼的悲慟符合孝子的實情”相對爲文。原“養”字，似竄入《文子》下文“夫養生不強人所不能及”句中。“不絕人所不能已”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不絕人之所能已”。陳觀樓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能已’上當有‘不’字。《文子》〈上仁〉篇正作‘不絕人之所不能已’。”

又，“故制樂足以合歡，不出於和”兩句，與前後文文意無關，前句當爲〈齊俗訓〉殘文竄入，後句恐爲編輯者所增。

又，“明於死生之分”兩句，當爲〈齊俗訓〉“昔舜葬蒼梧，市不變其肆；禹葬會稽之山，農不易其畝；明乎死生之分，通乎侈儉之適者也”段的殘文。

第三、“末世即不然”段：此段見於〈齊俗訓〉，文意與前文不盡相屬，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

*

與驥逐走，即人不勝驥；託於車上，即驥不勝人。〔故善用道者，乘人之資以立功。〕以其所能，託其所不能也。

〔主興之以時，民報之以財；主遇之以禮，民報之以死。故有危國無安君，有憂主無樂臣。〕

德過其位者尊，祿過其德者凶；德貴無高，義取無多。不以德貴者，竊位也；不以義取者，盜財也。聖人安貧樂道，不以欲傷生，不以利累己，故不違義而妄取。

古者無德不尊，無能不官，無功不賞，無罪不誅，其進人也以禮，其退人也以義。小人之世，其進人也若上之天，其退人也若內之淵。言古者以疾今也。

相馬失之瘦，選士失之貧，豚肥充廚，骨臂不官。君子察實，

無信讒言。君過而不諫，非忠臣也；諫而不聽，君不明也；民沉溺而不憂，非賢君也。故守節死難，人臣之職也；衣寒食飢，慈父之恩也。

以大事小謂之變人，以小犯大謂之逆天。前雖登天，後必入淵。故鄉里以齒，老窮不遺；朝廷以爵，尊卑有差。夫崇貴者，為其近君也；尊老者，謂其近親也；敬長者，謂其近兄也。生而貴者驕，生而富者奢。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鑒而能無為非者，寡矣。

學而不厭，所以治身也；教而不倦，所以治民也。有賢師良友舍而為非者，寡矣。

知賢之謂智，愛賢之謂仁，尊‘賢’¹之謂義，敬賢之謂禮，樂賢之謂樂。]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昔堯之佐九人，舜之佐七人，武王之佐五人。堯、舜、武王於九、七、五者，不能一事焉，然而垂拱受成功焉，善乘人之資也。故人與驥逐走，‘則’不勝驥；託於車上，則驥不能勝人。北方有獸，其名曰蹶，鼠前而兔後，趨則顛，走則顛，常為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。蹶有患害，蛩蛩距虛必負而走。此以其能，託其所不能。故老子曰：“夫代大匠斲者，希不傷其手。”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p. 387 / 〈道應訓〉辨析，頁 298

智者之舉事必因時，時不可必成，其人事則不廣，成亦可，不成亦可。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，若舟之與車。北方有獸，名曰蹶，鼠前而兔後，趨則踣，走則顛，常為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。蹶有患害也，蛩蛩距虛必負而走。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。《呂氏春秋·貴因》

¹ “賢”字原作“仁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凡爲善難，任善易。奚以知之？人與驥俱走，則人不勝驥矣；居於車上而任驥，則驥不勝人矣。人主好治人官之事，則是與驥俱走也，必多所不及矣。（呂氏春秋·審分）

孔子曰：“北方有獸，其名曰蟹，前足鼠，后足兔。是獸也，甚矣其愛蛭蛭巨虛也，食得甘草，必齧以遺蛭蛭巨虛，蛭蛭巨虛見人將來，必負蟹以走。蟹非性之愛蛭蛭巨虛也，爲其假足之故也。二獸者，亦非性之愛蟹也，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。夫禽獸昆蟲，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，況于士君子之欲興名利于天下者乎？夫臣不復君之恩，而苟營其私門，禍之原也；君不能報臣之功，而憚行賞者，亦亂之基也。夫禍亂之原基，由不報恩生矣。”（說苑·復恩）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第二部份：此部份資料，除第一段有文字見於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外，均不見於《淮南子》。但各段之間，文意並不相連，似古本《文子》資料殘文，按文意可分八段，均與儒家思想相近。

第一、“與驥逐走”段：此段除“故善用人者”兩句外，均見於《道應訓》。《道應訓》分別舉出“堯、舜、武王垂拱受成功”與“蹶有患害，蛭蛭駑驢必負而走”兩種事例，說明“因人之資以立功”之說，並解證《老子》第七十四章“夫代大匠斲者，希不傷其手”兩句經文。《文子》並未引《老子》，似保存古時成說。

第二、“學而不厭”段：《論語·述而》曰：“子曰：‘默而識之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，何有於我哉？’”《呂氏春秋·尊師》：“故子貢問孔子曰：‘後世將何以稱夫子？’孔子曰：‘吾何足以稱哉？勿已者，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，其惟此邪。’”

第三、“知賢之謂智”段：此段提到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樂”，與馬王堆帛書《五行》篇資料或有關連，如《五行》篇曰：“見而知之，智也；知而安之，仁也；安而敬之，禮也；〔仁義，禮樂所由生也，五刑之所和，和〕則

樂，樂則有德，有德則國家興。”又曰：“見而知之，智也；知而〔安〕之，仁也；安而刑之，義也；刑而敬之，禮〔也〕；仁義，禮智之所由生也，四刑之所和，和則同，同則善。”¹

*

古之善為天下者，無為而無不為也，故為天下有容。能得其容，無為而有功，不得其容，動作必凶。

為天下有容者：“豫兮其若冬涉川，猶兮其若畏四鄰，儼兮其若容，渙兮其若冰之液，敦兮其若樸，混兮其若濁，廣兮其若谷，”此為天下容也。

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，不敢行也。猶兮其若畏四鄰者，恐‘自’²傷也。儼兮其若容也，謙恭敬也。渙兮其若冰之液者，不敢積藏也。敦兮其若樸者，不敢廉成也。混兮其若濁者，不敢‘清明’³也。廣兮其若谷者，不敢盛盈也。

進不敢行者，退不敢先也。恐自傷者，守柔弱不敢矜也。謙恭敬者，自卑下尊敬人也。不敢積藏者，自損弊不敢堅也。不敢廉成者，自虧缺不敢全也。不敢清明者，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。不敢盛盈者，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。

夫道，退故能先，守柔弱故能矜，自卑下故能高人，自損弊故實堅，自虧缺故盛全，處濁辱故新鮮，見不足故能賢，道無為而無不為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¹ 引自龐朴校補，見《帛書五行篇研究》，齊魯書社，1988年。

² “自”字原作“四”，據景宋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³ “清明”二字原作“明清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古之善爲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夫唯不可識，故強爲之容。豫焉若冬涉川；猶兮若畏四鄰；儼兮其若容；渙兮若冰之將釋；敦兮其若樸；曠兮其若谷；混兮其若濁。孰能濁以靜之徐清？孰能安以動之徐生？保此道者不欲盈。夫唯不盈，故能蔽不新成。王弼注本《老子》第十五章

□□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，深不可志（識）。夫唯不可志（識），故強爲之容。曰：與（豫）呵其若冬□□。□□□□畏四□。□□其若客。渙呵其若凌（凌）澤（釋）；玗呵其若樞（樸）；濬（混）□□□□；□□□若浴（谷）。濁而情（靜）之余（徐）清，女（安）以重（動）之余（徐）生。葆（保）此道不欲盈。〔夫唯不欲□，□□□□□□成。〕（帛書《老子》甲本）

古之善爲道者，微眇（妙）玄達，深不可志。夫唯不可志（識），故強爲之容。曰：與（豫）呵其若冬涉水。猶呵其若畏四叟（鄰）。儼呵其若客。渙呵其若凌（凌）澤（釋）；沌呵其若樸；濬（混）呵其若濁；澶（曠）呵其若浴（谷）。濁而靜之徐清，女（安）以重（動）之徐生。葆（保）此道□欲盈。是以能斃（敝）而不成。（帛書《老子》乙本）

長古之善爲士者，必非（微）溺玄達，深不可志（識），是以爲之頌（容）：夜（豫）虐（乎）奴（若）冬涉川；猷（猶）虐（乎）其奴（若）畏（畏）四叟（鄰）；敢（儼）虐（乎）其奴（若）客；覲（渙）虐（乎）其奴（若）擇（釋）；屯虐（乎）其奴（若）樸，屯虐（乎）其奴（若）濁。竺（孰）能濁以束（靜）者，晒（將）舍（徐）清。竺（孰）能庀以注者，晒（將）舍（徐）生。保此衍（道）者不谷（欲）竊（尚）呈（盈）。（郭店竹簡《老子》甲本）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部份文字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爲今本《文子》所保留文子學派重要解《老》資料。全文注解《老子》第十五章經文。

“古之善爲天下者，無爲而無不爲也，故爲天下有容，能得其容，無爲而有功，不得其容，動作必凶”七句，王弼注本作“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，夫唯不可識，故強爲之容”。《文子》此處文字與通行本，或竹簡、帛書《老子》

文字記述不同。

“古之善爲天下者”，郭店竹簡《老子》甲本與今通行本《老子》作“古之善爲士者”，帛書《老子》乙本作“古之善爲道者”。此種情形可能來自《老子》不同的傳本。但“士”、“道”與“爲天下”，三者義理上各有其強調處。“善爲士”應指“善於處置天下之事”者。但《老子》第十五章並非直接討論“治天下”的問題，而是對“士”生存樣態的描述。全章以詩體形式，述說獨立自存的精神人格。就哲學觀念的發展來說，“善爲士者”，顯示一種較爲根源的特質。若只就語詞的哲學性意含來說，作“士”字的文本可能較早。帛書作“善爲道”與“善爲天下”，可能是一種推演性的闡發。它或者強調著“道”，或者關切了“天下”之事的處置，對於“道”的強調，是將《老子》哲學引向思辨觀念的探討，而對於“天下”之事的關注，則是推展了人文重建的重要根源。這與道家後續思想的發展是相關連的。〈上仁〉篇此處保留了《老子》一種推衍性解釋的傳本。

“無爲而無不爲”句，此句爲古本《文子》思想的根基，《文子》透過“四經”的觀念，完成《老子》哲學人爲規劃的推衍。故特意強調“古之善爲士者”在於“無爲而無不爲”，並說“故爲天下有容”。這顯然將“有容”當作“爲天下”的條件與法度。“有容”不單單是“形容”，它包含內在性的“容受”，也就是一種“可以爲天下”所顯示的條件或“內容”。¹合乎這個條件內容者，也就是“能得其容”，則“無爲而有功”，必定表現著“無爲”，因而“有功”。反之，“不得其容”，則“動作必凶”，妄自動作而遭受凶難。今通行本或竹簡、帛書《老子》，均以“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夫唯不可識，故強爲之容”等句文意，敘說一種“古之善爲道者”的形容，與《文子》不同。。

此節對《老子》第十五章的經文分層解說。這種解經的方式是：先引用經文，然後再加以層層闡釋，與後世“注”與“疏”的體例相類似。其結構可整理如下：

¹ 《說文》：“容，盛也。”徐鉉等曰：“屋與谷，皆所以承受也。”

A	B	C	D
豫兮其若冬涉川	不敢行也	退不敢先也	故能先
猶兮其若畏四鄰	恐自傷也	守柔弱不敢矜也	故能矜
儼兮其若容	謙恭敬也	自卑下尊敬人也	故能高人
渙兮其若冰之液	不敢積藏也	自損弊不敢堅也	故實堅
敦兮其若樸	不敢廉成也	自虧缺不敢全也	故盛全
混兮其若濁	不敢明清也	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	故新鮮
廣兮其若谷	不敢盛盈也	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	故能賢

“A”部份引用《老子》經文，大部分與竹簡《老子》相同。“B”與“C”兩部分，仍因襲著《老子》的原義加以申述，但“D”部份卻以“故”的語式，形成一種語氣上的轉折。也就是將前三者視為能達成以“故”所說明者的先在條件。前三者的內容，說明“善為天下者”的“無為”，而“故”之後，則提出“無不為”的效用。所以“能先”、“能矜”、“能高人”、“實堅”、“盛全”、“新鮮”與“能賢”。此七項事例共同指出，以“無為”的方式，必然達致“無所不為”的各種效用，也只有如此，乃能“為天下容”，也就是承受著天下之事的處置。

· 就先秦思想的發展來看，這種解經的傳承應當與學派的嫡系有關。今傳世《管子》書中，就載錄了這種盛行於稷下學宮的解經資料。《文子》此章顯示出，《老子》之後也應有這樣的學派存在。班固的《漢書·藝文志》就列出《老子鄰氏經傳》四篇，《老子傅氏經說》三十七篇，與《老子徐氏經說》六篇，可惜這些資料業已失傳，我們無法看到這種《老子》解經傳承的實際情形。因此，《文子》書中所保留的這段資料，尤其顯得珍貴。

十一 〈上義〉篇探析

“上義”的觀念出現於《老子》第三十八章。《老子》第三十八章稱“上義爲之而有以爲”。《文子·上仁》第十一章有“上義者一國歸之”句，這可能都是本篇篇目編定的由來。

本篇第十五章曰：“上義者，治國家，理境內，行仁義，……此上義之道也。”但此章文字全見於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。〈兵略訓〉論述“兵有三詆”，指用兵的三種境界，與“上義”之義理無關。〈上義〉篇實際上將它改造爲“上義之道”的三種層次。可見，本篇的篇目是後人所定，而資料的安排也由編輯者加以妄改。我們認爲本篇多爲《淮南子》別本資料的竄入。

全篇分爲十六章，第一、十一章、見於〈泰族訓〉；第二、三、六、八章，見於〈主術訓〉；第四、五、七、九、十章，見於〈汜論訓〉；第十二章前段第十三章，見於〈齊俗訓〉；第十二章後段、第十四、十五、十六章，見於〈兵略訓〉。

11-1

〔老子曰：〕

凡學者，能明於天人之分，通於治亂之本，澄心清意以存之，見其終始，〔反於虛無，〕可謂達矣。

治之本，仁義也，其末，法度也。人之所生者，本也，其所不生者，末也。本末，一體也，其兩愛之，性也。先本後末，謂之君

子；先末後本，謂之小人。

法之生也，以輔義，重法棄義，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。仁義者，廣崇也，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，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。故不大其棟，不能任重。任重莫若棟，任國莫若德。人主之有民，猶城¹之有基，木之有根。根深即本固，基厚即上安。

故事不本於道德者，不可以為經；言不合於先王者，不可以為道。便說掇取，〔一行一功之術〕，非天下通道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凡學者，能明於天人之分，通於治亂之本，澄心清意以存之，見其終始，可謂‘知略’矣。天之所為，禽獸草木；人之所為，禮節制度，構而為宮室，制而為舟輿是也。治之〔所以為〕本〔者〕，仁義也；‘所以為’末〔者〕，法度也。〔凡〕人之所〔以事〕生者，本也；其所以‘事死’者，末也。本末，一體也；其兩愛之，〔一〕性也。先本後末，謂之君子，‘以末害本’，謂之小人。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，所在先後而已矣。

草木，洪者為本，而殺者為末。禽獸之性，大者為首，而小者為尾。末大於本則折，尾大於要則不掉矣。故食其口而百節肥，灌其本而枝葉美，天地之性也。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，其養物也有先後，人之於治也，豈得無終始哉！故仁義者、治之本也，今不知事脩其本，而務治其末，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。

〔且〕法之生也，以輔〔仁〕義，〔今〕重法〔而〕棄義，是貴其冠履而忘其‘頭’足也。〔故〕仁義者、‘為厚基者’也，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，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。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，故滅；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，故亡其國。《語》曰：“不大其棟，不能任重。重莫若‘國’，‘棟’莫若德。”‘國’主之有民〔也〕，猶城之有基，木之有根。根深即本固，基‘美’則上‘寧’。

¹ “城”字下原有“中”字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刪。

五帝三王之道，天下之綱紀，治之儀表也。今商鞅之啓塞，申子之三符，韓非之孤憤，張儀、蘇秦之從衡，皆掇取之權，{一切之術}也，非治之大本，事之恒常，可博聞而世傳者也。子囊北而全楚，北不可以爲庸；弦高誕而存鄭，誕不可以爲常。

今夫《雅》、《頌》之聲，皆發於詞，本於情，故君臣以睦，父子以親。故《韶》、《夏》之樂也，聲浸乎金石，潤乎草木。今取怨思之聲，施之於絃管，聞其音者，不淫則悲，淫則亂男女之辯，悲則感怨思之氣，豈所謂樂哉！趙王遷流於房陵，思故鄉，作爲《山水》之嘔，聞者莫不殞涕。荆軻西刺秦王，高漸離、宋意爲擊筑，而歌於易水之上，聞者莫不瞋目裂眦，髮植穿冠。因此聲爲樂而入宗廟，豈古之所謂樂哉！

故弁冕輅輿，可服而不可好也；大羹之和，可食而不可嗜也；朱絃漏越，一唱而三歎，可聽而不可快也。故無聲者、正其可聽者也，其無味者、正其足味者也。呬聲清於耳，兼味快於口，非其貴也。

故事不本於道德者，不可以爲‘儀’；言不合乎先王者，不可以爲道；音不調乎《雅》、《頌》者，不可以爲樂。故五子之言，〔所以〕便說掇取〔也〕，非天下之通‘義’也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p. 691-694 / 〈泰族訓〉辨析，頁 643-645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，全文敘說“天人之分”、“治亂之本”，強調“道德”爲行事之經，“仁義”爲治國之本，與黃老之學相近，也與儒家思想相通，似輯入“文子外編”中先秦史料，《淮南子》引用，後竄入《文子》。以下分四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凡學者”段：“天人”的分辨，是中國古典哲學探索的重要論題之一，如《荀子》即曰：“故明於天人之分，則可謂至人矣。不爲而成，不求而得，夫是之謂天職。如是者，雖深、其人不加慮焉；雖大、不加能焉；雖精、不加察焉，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。”《荀子·天論》《莊子》則稱：“天在內，人在外，德在乎天。知天人之行，本乎天，位乎得……牛馬四足，是謂天；落馬首，穿牛鼻，是謂人。”《莊子·秋水》《文子》此章見於〈泰族訓〉，〈泰族訓〉此段

之後，曰：“天之所爲，禽獸草木；人之所爲，禮節制度，構而爲宮室，制而爲舟輿是也。”〈泰族訓〉此段文意，當承襲先秦“天人之辨”的論說，《文子》似保留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或與文子學派的發展有關。

又，“反於虛無”句，〈泰族訓〉無，“反於虛無”與“見其終始”對文《文子》此處保留《淮南子》舊文。

第二、“治之本”段：首四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治之所以爲本者，仁義也；所以爲末者，法度也。凡人之所以事生者，本也；其所以事死者，末也。”《文子》文字較爲簡要，而兩“生”字，似均指“性”而言。“人之所生者”，指人性之本然，即“天人之分”中屬“天”者；“人之所不生者”，指非人性所本有，即“天人之分”中屬“人”者。〈泰族〉以“養生”之義加以闡釋，故改曰：“所以事生者”與“所以事死者”。

又，“其兩愛之，性也”兩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其兩愛之，一性也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下‘一’字因上‘一’字而衍。此言本末兼愛，人性皆然。‘性也’二字，與《孟子》‘食色，性也’同義，‘性’上不當有‘一’字，劉依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刪去‘一’字，是也。”

第三、“法之生也”段：此段說明“法”的根源在於“輔義”，與本篇第六章“法生於義，義生於眾適，眾適合乎人心”思想相同。“以輔義”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以輔仁義”，“仁”字似衍。

又，“仁義者、廣崇也”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故仁義者，爲厚基者也”。下文：“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，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”，明指“厚”、“基”二事，此處論述“治國的根基”，當依《淮南子》作“厚基”。

又，“不大其棟”四句，《國語·魯語》曰：“不厚其棟，不能任重，重莫如國，棟莫如德。”〈泰族訓〉作“不大其棟，不能任重，重莫如國，棟莫如德。”〈泰族訓〉僅改“大”爲“厚”，餘皆與《國語》同。《文子》後兩句作“任重莫若棟，任國莫若德”，語氣與文意不同。

又，“根深即本固，基厚即上安”兩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根深則本固，基

美則上寧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本’當爲‘木’。上文‘木之有根’即其證。”俞樾則云：“根即本也，不得云‘根深則本固’，‘本’乃‘末’字之誤。……後人習於‘根本’之說，歲改爲‘本’字，失其義矣。‘根深則末固’與下句‘基美則上寧’一律。《說文》〈木部〉曰：‘木上曰末。’然則末即木之上也。‘末固’、‘上寧’，文異而義同。”

第四、“故事不本於道德者”段：強調“行事以道德爲經”、“言說以合於先王爲道”。此段思想近於《荀子》。《荀子·堯問》曰：“君子好以道德，故其民歸道。”〈非相〉篇曰：“凡言不合先王，不順禮義，謂之姦言；雖辯，君子不聽。”

又，“便說掇取”三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故五子之言，所以便說掇取也，非天下之通義也。”所謂“五子之言”指前文“今商鞅之啓塞，申子之三符，韓非之孤憤，張儀、蘇秦之從衡，皆掇取之權，一切之術也。”〈泰族訓〉“一切之術”句，當原作“一功之術”。〈泰族訓〉似發揮“文子學派”此處文字的思想，並加以申論。

11-2

〔老子曰：〕

治人之道，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。齊輯之乎轡銜，正度之乎胸膺，內得於中心，外合乎馬志。故能取道致遠，氣力有餘，進退還曲，莫不如意，誠得其術也。

今夫權勢者，人主之車輿也；大臣者，人主之駟馬也。身不可離車輿之安，手不可失駟馬之心。故駟馬不調，造父不能以取道；君臣不和，聖人不能以爲治。執道以御之，中才可盡；明分以示之，姦邪可止。物至而觀其變，事來而應其化。近者不亂，即遠者治矣。不用適然之數，而得自然之道，萬舉而不失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‘聖主之治也’，其猶造父之御，齊輯之‘于’轡銜之際，而急緩之于臂吻之和，正度‘于’胸‘臆’之中，而執節於掌握之間，內得於‘心中’，外合於馬志，〔是〕故能〔進退〔履繩〕，〔而〕‘旋’曲〔中規〕，取道致遠，〔而〕氣力有餘，〕誠得其術也。

〔是故〕權勢者，人主之車輿也；大臣者，人主之駟馬也。〔體離車輿之安，而手失駟馬之心，〕而能不危者，古今未有也。

〔是〕故‘輿’馬不調，‘王良’不能以取道；君臣不和，‘唐、虞’不能以為治。執‘術’‘而’御之，〔則管、晏之智盡矣〕；明分以示之，〔則驕、驕之姦止矣〕。

*

夫據幹而窺井底，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；借明於鑑以照之，則寸分可得而察也。是故明主之耳目不勞，精神不竭，物至而觀其‘象’，事來而應其化，近者不亂，遠者治〔也〕。〔是故〕不用適然之數，而‘行’‘必然’之道，〔故〕萬舉而‘無遺策’矣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p. 297-8 / 〈主術訓〉辨析，頁180-181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《文子》此章與下章，全文連續見於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，二者僅句序稍有不同。此章敘說人主統御之術，似原屬輯入“文子外編”之法家傳承資料，此處恐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，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將此項資料斷分為兩章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治人之道”段：首兩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聖主之治，其猶造父之御”。《文子》文字簡約，〈主術訓〉似加以申述。

又“內得於中心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內得於心中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心中’當作‘中心’，‘中心’與‘馬志’相對為文。《太平御覽》〈治道部〉五、〈獸部〉八引此，並作‘中心’。《列子》〈湯問〉篇、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皆同。”

第二、“今夫權勢者”段：重人主執權勢的思想，為法家重要觀念之一，《管子》曰：“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”〈七臣七主〉《韓非子·人主》亦云：“權勢不可以借人，上失其一，臣以為百。”〈內諸說下〉。《文子》此處以“車輿”比喻“人主之權勢”，而將“大臣”比作統御的駟馬，強調人主執道以御之，明分以示之。此種論述，應為法家思想的重要闡發。

又，“造父”一詞，〈主術訓〉作“王良”。以“造父”為事例的說理，《韓非子》有十一次之多，並有兩次“造父”、“王良”並舉。此處二者記載不同。

又，“中才可盡”、“奸邪可止”兩句，〈主術訓〉分別作“管、晏之智盡矣”、“蹠、蕎之姦止矣”，《文子》使用泛稱之詞，而《淮南子》舉實例來說明。

又，“物至而觀其變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是故明主之耳目不勞，精神不竭，物至而觀其象”。《文子》此處恐僅存殘文。下文“近者不亂”即指“耳目不勞，精神不竭”而言。“變”字，〈主術訓〉作“象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物至而觀其象’，‘象’當為‘變’，草書之誤。‘變’與‘化’同義，‘觀其變’亦謂觀其變而應之也。作‘象’則非其指矣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正作‘物至而觀其變’。”

又，“自然之道”句，“自”為字誤，當作“必然之道”，方與前文“適然之教”，邏輯上對稱。《韓非子·顯學》：“故有術之君，不隨適然之善，而行必然之道。”

11-3

〔老子曰：

凡為道者，塞邪隧¹，防未然。〕不貴其自是也，貴其不得為非

¹ “隧”字，景宋本作“道”。

也。故曰：“勿使可欲，無‘曰’不求。勿使可奪，無‘曰’不爭。”如此，則人欲釋而公道行矣。有餘者止於度，不足者逮於用，故天下可一²也。

夫釋職事而聽非譽，棄功勞而用朋黨，即奇伎‘夭’³長，守職不進，民俗亂於國，功臣爭於朝。故有道以御人，無道則制於人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今夫御者，馬體調于車，御心和于馬，則歷險致遠，進退周游，莫不如志。雖有騏驥、騄駼之良，而臧獲御之，則馬反自恣，而人弗能制矣。

故治者不貴其自是，〔而〕貴其不得為非也。故曰：“勿使可欲，‘毋曰’‘弗’求。勿使可奪，‘毋曰’不爭。”如此，則人‘材’釋而公道行矣。‘美’者‘正’於度，〔而〕不足者逮於用，故‘海內’可一也。

夫釋職事而聽非譽，棄公勞而用朋黨，‘則’奇‘材’‘佻’長而干次，‘守官者’雍遏而不進。如此，則民俗亂於國，而功臣爭於朝。

故法律度量者，人主之所以執下，釋之而不用，是猶無轡銜而馳也，群臣百姓反弄其上。是故有‘術’則制人，無‘術’則制於人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p. 298-9

／〈主術訓〉辨析，頁 181-182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《文子》此章見於〈主術訓〉前引文之後。全章可分為兩段，前段論述為道者在於“塞邪隧，防未然”；後段說明“有道可御人”，“無道則為人所御”。兩段間文意不相承接，恐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扼要的摘錄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¹ “曰”字原作“日”，“無日”義不可通，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“毋曰”，李定生云：“疑兩句‘無日’皆為‘無曰’之誤。”

² “一”字下原有“人”字，據景宋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刪。

³ “夭”原作“天”，“天長”二字無義，“夭長”，指盛貌。“夭”似因形近而誤。

第一、“凡爲道者”段：首三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故治者”。下文“勿使可欲”四句，即說明“塞邪隧，防未然”，《淮南子》似引用並改動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《文子》此處保留其舊文。“勿使可欲”四句中兩“無曰”，當依《淮南子》作“無曰”，《文子》作“曰”字，誤。“勿使可欲”四句，以“故曰”形式引述，當屬前人資料，似強調防範於人欲之未起，而非禁制於已發之後，意謂：要做到不使人欲有所興動，而非強制性禁止“不當有欲”；要做到不使爭心有所竄動，而非強制性禁止“不當有爭”。《老子》第三章曰：“不尚賢，使民不爭。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爲盜。不見可欲，使民心不亂。”此四句或爲道家思想史料的佚文。

又，“有餘者止於度，不足者逮於用”兩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美者正於度，而不足者逮於用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美’當爲‘羨’，‘正’當爲‘止’，‘見’當爲‘逮’，皆字之誤也。羨謂才有餘也。‘羨者止於度，而不足者逮於用’，謂人主有一定之法，則才之有餘者，止於法度之中，而不得過；其不足者，亦可逮於用，而不患其不及也。‘羨’與‘不足’正相反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作‘有餘者止於度，不足者逮於用’，是其明證矣。”

又，“則人欲釋而公道行矣”句，“欲”字，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“材”。何寧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人材’當作‘人欲’，此後人臆改。……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正作‘人欲釋’。”

第二“夫釋職事”段：此段說明人主無道則受制於人。“即奇伎夭長，守職不進”兩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則奇材佻長而干次，守官者雍遏而不進。”“伎”，巧藝也，《老子》第五十七章：“人多伎巧。”王弼注：“民多智慧則巧僞生。”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：“工無二伎，士不兼官。”“夭”，盛貌，《書經·禹貢》：“厥草惟夭，厥木惟喬。”因此，“奇伎夭長”意謂巧僞的諂媚滋起盛行。與此相對，“守職不近”意指“職守敬業的風氣不能長進。”〈主術訓〉將“奇才”與“守官者”對應來說，指人的能力與身份。高誘注曰：“奇才，非常之才。佻長，卒非純賢，故曰干次也。”〈主術訓〉似改動“文子外編”文字。

11-4

〔老子曰：〕

治國有常，而利民為本；政教有道而令行為古。苟利於民，不必法古；苟周於事，不必循俗。故聖人法與時變，禮與俗化，衣服器械，各便其用，法度制令，各因其宜。故變古未可非，而循俗未足多也。

誦先王之書，不若聞其言；聞其言，不若得其所以言；得其所以言者，言不能言也。故“道可道，非常道也，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”

故聖人所由曰道，〔所為曰事，道〕¹猶金石也，一調不可更；事猶琴瑟也，曲終改調。法制禮樂者，治之具也，非所以為治也。

故曲士不可與論²至道者，訊寤於俗而束於教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治國有常，而利民為本。政教有‘經’，而令行為‘上’。苟利於民，不必法古。苟周於事，不必循‘舊’。夫夏、商之衰也，不變法而亡。三代之起也，不相襲而王。故聖人法與時變，禮與俗化，衣服器械，各便其用，法度制令，各因其宜。故變古未可非，而循俗未足多也。

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，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。王道缺而《詩》作，周室廢、禮義壞而《春秋》作。《詩》、《春秋》、學之美者也，皆衰世之造也，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，豈若三代之盛哉！以《詩》、《春秋》為古之道而貴之，又有未作《詩》、《春秋》之時。夫道其缺也，不若道其全也。誦先王之〔《詩》〕《書》，不若聞〔得〕其言；聞〔得〕其言，不若得其所以言。得其所以言者，言‘弗’能言也。故：“道可道者，非常道也。”

¹ 李定生云：“《文選·從游京口北固應詔》注引《文子》：‘聖人所由曰道，所為曰事。’今據補。”《文子要詮》，復旦大學出版社 1988 年。

² “論”字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言”。

周公事文王也，行無專制，事無由己，身若不勝衣，言若不出口，有奉侍於文王，洞洞屬屬，而將不能，恐失之，可謂能子矣！武王崩，成王幼少，周公繼文王之業，履天子之籍，聽天下之政，平夷狄之亂，誅管、蔡之罪，負扈而朝諸侯，誅賞制斷，無所顧問，威動天地，聲懾海內，可謂能武矣！成王既壯，周公屬籍致政，北面委質而臣事之，請而後爲，復而後行，無擅恣之志，無伐矜之色，可謂能臣矣！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，所以應時矣。

何況乎君數易世，國數易君，人以其位達其好憎，以其威勢供嗜欲，而欲以一行之禮，一定之法，應時偶變，其不能中權，亦明矣。

故聖人所由曰道，〔所為曰事。道〕猶金石，一調不更；事、猶琴瑟，‘每’絃改調。〔故〕法制禮‘義’者，治〔人〕之具也，〔而〕非所以為治也。故仁以為經，義以為紀，此萬世不更者也。若乃人考其才，而時省其用，雖日變可也。天下豈有常法哉！當於世事，得於人理，順於天地，祥於鬼神，則可以正治矣。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p.426-429／〈汜論訓〉辨析，356-358

夫井魚不可與語大，拘於隘也；夏蟲不可與語寒，篤於時也；曲士不可與語至道，拘於俗，束於教也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p.20／〈原道訓〉辨析，頁16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。全章敘說“法與時變”、“禮與俗化”的思想，似與晉法家傳承有關，〈汜論訓〉加以引用申說。《史記·商君列傳》曰：“衛鞅曰：‘治世不一道，便國不法古。故湯武不循古而王，夏殷不易禮而亡。反古者不可非，而循禮者不足多。’孝公曰：‘善。’以衛鞅為左庶長，卒定變法之令。”商鞅說秦孝公即用此說。《文子》此處文字有脫漏，恐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治國有常”段：“不必法古”的思想近於商鞅，《商君書·更法》言：“杜摯曰：‘臣聞之，利不百，不變法，功不十，不易器。臣聞法古無過，循禮無邪。君其圖之。’公孫鞅曰：‘前世不同教，何古之法？帝王不相復，何禮之循？伏羲、神農教而不誅；黃帝、堯、舜誅而不怒；及至文、武，各當

時而立法，因事而制禮。禮法以時而定，制令各順其宜，兵甲器備，各便其用。臣故曰：‘治世不一道，便國不必法古。’”

又，“政教有道而令行為古”句，“古”字，〈汜論訓〉作“上”。王叔岷云：“《治要》引此，‘古’作‘右’，‘古’即‘右’之誤。右猶上也。”

又，“不必循俗”句，因下文曰：“禮與俗化”，此處不當言“不必循俗”，“俗”字誤，當依〈汜論訓〉，作“舊”。

又，“故變古未可非，而循俗未足多也”句，《文子》、《淮南子》均作“循俗”，恐誤，當作“循舊”，以與“法古”對稱。

第二、“誦先王之書”段：〈汜論訓〉作“誦先王之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不若聞得其言；聞得其言，不若得其所以言。”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誦先王之《詩》、《書》’‘詩’字因上文‘《詩》、《春秋》’而衍。‘先王之書’泛指六藝而言，非《詩》、《書》也。‘不若聞得其言’，‘聞得其言’，兩‘得’字皆因下句‘得’字而衍。高注云‘聞先王之言，不如得其未言之本意’，則‘聞’下無‘得’字明矣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正作‘誦先王之書，不若聞其言，聞其言，不若得其所以言’。”

第三、“故聖人所由”段：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作：“故聖人所由曰道，所為曰事。道猶金石，一調不更；事猶琴瑟，每絃改調。”“道”與“事”相對而舉，《文子》此處似脫“所為曰事道”五字。

又，“曲終改調”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每絃改調”，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案：宋本‘絃’作‘終’，是也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亦作‘終’。作‘絃’者，‘終’、‘絃’形近，又涉注‘絃有數急’而誤。”

又，“治之具也”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治人之具也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人’字後人所加。高注‘言法制禮義，可以為治之基耳，非所以為治。’則無‘人’字明矣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無‘人’字。〈泰族訓〉‘故法者，治之具也，而非所以為治也。’亦無‘人’字。”

又，“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”兩句，見於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。此句出自

《莊子》，〈秋水〉篇曰：“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，束於教也。”見於〈原道訓〉處，此數句與其上下文間，文意有出入，疑似錯簡。《文子》此句亦似錯簡。

11-5

〔老子曰：〕

天下幾有常法哉！當於世事，得於人理，順於天地，詳於鬼神，即可以正治矣。

昔者三皇無制令而民從，五帝有制令而無刑罰，夏后氏不負言，殷人誓，周人盟。末世之衰也，忍垢而輕辱，貪得而寡羞。故法度制令者，論民俗而節緩急；器械者，因時變而制宜適。

夫制於法者，不可與‘遠’¹舉，拘禮之人，不可使應變。必有獨見之明，獨聞之聰，然後能擅道而行。

夫知法之所由生者，即應時而變；不知治道之源者，雖循終亂。今為學者，循先襲業，握篇籍，守文法，欲以為治，非此不治²，猶持方柄而內圓鑿也，欲得宜適亦難矣。

夫存危治亂，雖智不能；道先稱古，雖愚有餘。故不用之法，聖人不行也；不驗之言，明主不聽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天下‘豈’有常法哉！當於世事，得於人理，順於天地，‘祥’於鬼神，‘則’可以正治矣。古者民醇、工厯、商樸、女重，是以政教易化，風俗易移

¹ “遠”字，原作“達”，據景宋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² 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無“非此不治”四字。

也。今世德益衰，民俗益薄，欲以樸重之法，治既弊之民，是猶無鎬衡槩策鋸而御駢馬也。昔者，‘神農’無制令而民從，‘唐、虞’有制令而無刑罰，夏后氏不負言，殷人誓，周人盟。‘逮至當今之世’，忍詬而輕辱，貪得而寡羞，欲以神農之道治之，則其亂必矣。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，天下高之。今時之人，辭官而隱處，爲鄉邑之下，豈可同哉！古之兵，弓劍而已矣，槽矛無擊，脩戟無刺。晚世之兵，隆衝以攻，渠幘以守，連弩以射，銷車以鬥。古之伐國，不殺黃口，不獲二毛。於古爲義，於今爲笑。古之所以爲榮者，今之所以爲辱也。古之所以爲治者，今之所以爲亂也。夫神農、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，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。舜執干戚而服有苗，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暴。由此觀之，法度者，〔所以〕論民俗而節緩急也；器械者，因時變而制宜適〔也〕。

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，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。‘制法之民’，不可與遠舉；拘禮之人，不可使應變。耳不知清濁之分者，不可令調音；心不知治亂之源者，不可令制法。必有〔獨聞之耳，獨見之明〕，然後能擅道而行〔矣〕。

夫殷變夏，周變殷，春秋變周，三代之禮不同，何古之從！大人作而弟子循。知法‘治’所由生，‘則’應時而變；不知‘法治’之源，雖循〔古〕，終亂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，禮義與俗易，爲學者循先襲業，據‘籍’守‘舊教’，〔以爲〕非此不治，〔是〕猶持方柄而‘周’員鑿也，欲得宜適〔致固焉，則〕難矣。

今儒墨者稱三代、文武而弗行，是言其所不行也；非今時之世而弗改，是行其所非也。稱其所是，行其所非，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，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。今夫圖工好畫鬼魅，而憎圖狗馬者，何也？鬼魅不世出，而狗馬可日見也。

夫存危治亂，‘非’智不能；道〔而〕先稱古，雖愚有餘。故不用之法，聖王‘弗’行；不驗之言，‘聖王弗’聽。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p. 429-432 / 〈汜論訓〉辨析，

頁 358-360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接續見於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，全章說明“法度制令，需應時而變”，

與晉法家思想相近。《淮南子》撰述時，似受到此資料影響。但《文子》此章文意並不完備，仍恐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以下分五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天下幾有常法”段：《黃帝四經·前道》曰：“聖人舉事，闔於天地，順於民，羊於鬼神，使民同利，萬夫賴之。”與此段文意相近。“得於人理”，即〈前道〉所稱“順於民……使民同利，萬夫賴之。”“順於天地，詳於鬼神”，與“闔於天地”、“羊於鬼神”語意一致。“詳”字，〈汜論訓〉作“祥”，“羊”、“詳”、“祥”，三者相通。

第二、“昔者三皇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“三皇”、“五帝”二詞，〈汜論訓〉分別作“神農”、“唐虞”。二者文本所記載，似不同。

又，“末世之衰”三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逮至當今之世，忍詬而輕辱，貪得而寡羞，欲以神農之道治之，則其亂必矣。”細審此段論述，“三皇無制令而民從”等句，說明由上古至三代，法制隨時代而變遷，“末世之衰也，忍垢而輕辱，貪得而寡羞”三句，與此文意，不能呼應。〈汜論訓〉於段末曰：“欲以神農之道治之，則其亂必矣。”意謂：至當今的時代，人們不顧廉恥，貪得無饜，而想用神農的古法來治理，必定出現大亂。《文子》脫“欲以神農之道治之”兩句，文亦不完，顯見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

又，“故法度制令”數句，〈汜論訓〉前文提及“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”，“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”。《文子》此處以“法度制令”、“器械”對舉，恐有脫文。“法度制令”，“制令”二字，似涉上文而衍，〈汜論訓〉正作“法度”。

第三、“制於法者”段：此段說明受制於法者，不能有遠大的謀略，被禮法約束的人，不能應時變化。“遠舉”一詞的意含，似取自《管子》，〈形勢解〉曰：“明主之慮事也，爲天下計者，謂之譙巨，譙巨則海內被其澤，澤布於天下，後世享其功，久遠而利愈多，故曰：‘譙巨者可與遠舉。’”“譙巨者可與遠舉”，正與“制於法者，不可與遠舉”相反而言。“夫制於法者”五字，〈汜論訓〉作“制法之民”。〈汜論訓〉似回應前文“夫聖人作法而愚民（原作“萬物”，據楊樹達校改）制焉”。

又，“獨聞之聰”句，“聰”字，〈汜論訓〉作“耳”。“耳”爲“聰”之壞字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劉本‘耳’作‘聰’，是也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正作‘獨聞之聰’。”

第四、“夫知法之所由生者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與見於〈汜論〉處，似均有訛誤。“夫知法之所由生者，即應時而變；不知治道之源者，雖循終亂”四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知法治所由生，則應時而變；不知法治之源，雖循古，終亂。”《文子·上義》第一章：“法之生也，以輔義。”（見於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）“法之所由生”，當指此事，〈汜論訓〉作“法治所由生”，恐誤。“治道”一詞，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多見，《文子》並未使用“法治”，《淮南子》僅出現於此處。〈汜論訓〉作“法治之原”，恐誤。“雖循終亂”句，王叔岷云：“案：‘循’下當有‘古’字，‘循古’與上‘應時’對言，脫一‘古’字，則文意不明。《淮南子》正作‘雖循古終亂’。”

又，“欲以爲治非此不治”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教以爲非此不治”。王叔岷云：“案：‘循先襲業，據籍守舊’，相對爲文。‘教’當爲‘欲’，字之誤也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正作‘欲以爲非此不治’（今本‘爲’下衍‘治’字）。‘欲’誤爲‘教’，義不可通。”

第五、“夫存危治亂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與見於〈汜論〉處，仍均有訛誤。“雖智不能”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非智不能”，意謂：沒有才智是不能辦到的。《文子》作“雖”，則意謂：雖有才智，也不能辦到。此義與後文文意不合，“雖”字，似涉前文而誤。

又，“道先稱古”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道而先稱古”，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道’字當在‘而’字下，‘道先稱古’與‘存亡治亂’相對，《群書治要》引此正作‘道先稱古’。”王叔岷云：“案：王說是也。《漢魏叢書》本亦作‘道先稱古’。《文子》同。”

又，“明主不聽也”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聖王弗聽”，王叔岷云：“《治要》引作‘明主不聽也’。《文子》同。”

11-6

〔文子問曰：法安所‘生’¹？

老子曰：〕法生於義，義生於衆適，衆適合乎人心，此治之要也。法非從天下也，非從地出也，發乎人間，反己自正。誠達其本，不亂於末，知其要，不惑於疑。

有諸己，不非於人，無諸己，不責於所立。立於下者不廢於上，禁於民者不行於身。故人主之制法也，以自為檢式。故禁勝於身，即令行於民。

夫法者，天下之準繩也，人主之度量也。縣法者，法不法也。法定之後，中繩者賞，缺繩者誅。雖尊貴者不輕其賞，卑賤者不重其刑。犯法者，雖賢必誅，中度者，雖不肖無罪。是故公道‘行，而’²私欲塞也。

古之置有司也，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。其立君也，所以制有司使不專行也。法度道術，所以禁君使不得橫斷也。人莫得恣，即道勝而理得矣，故反樸³無為。無為者，非謂其不動也，言其從己出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〔法者，天下之‘度量’，〔而〕人主之‘準繩’也。縣法者，法不法也；設賞者，賞當賞也。法定之後，中‘程’者賞，缺繩者誅，尊貴者不輕其罰，〔而〕卑賤者不重其刑，犯法者雖賢必誅，中度者雖不肖〔必〕無罪，是故公道‘通’而私道塞‘矣’。〕

古之置有司也，所以禁民，使不得自恣也。其立君也，所以‘制’有司，

¹ “生”字原作“主”，據景宋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² 原作“而行”，據景宋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³ “樸”字，景宋本同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於”。

使‘無’專行也。‘法籍禮義者’，所以禁君，使‘無’‘擅’斷也。人莫得‘自’恣，則道勝，〔道勝〕而理‘達’矣，故反於無為。無為者，非‘謂’其〔凝滯而〕不動也，〔以其〕言〔莫〕從己出也。}

夫寸生於標，標生於形，形生於景。此度之本也。樂生於音，音生於律，律生於風，此聲之宗也。法生於義，義生於眾適，眾適合於人心，此治之要也。{〔故〕‘通’於本者，不亂於末，‘睹於要者’，不惑於‘詳’。法者，非天‘墮’，非地生，發於人間〔而〕反‘以’自正}，是故有諸己不非‘諸’人，無諸己不‘求諸’人，〔所〕立於下者不廢於上，〔所〕禁於民者不行於身。所謂亡國，非無君也，無法也；變法者，非無法也，有法者而不用，與無法等。是故人主之‘立’法，先自為檢式儀表，故令行於天下。孔子曰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。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”故禁勝於身，‘則’令行於民〔矣〕。

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p. 295-7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，其問答體例，與定州竹簡《文子》同。“文子問老子”，是後人改竄“平王與文子”的對答。《文子》此處保留此種形式，說明其資料與竹簡《文子》應有密切關係。全章提出“法生於義”的觀點，以“法”作為“天下之準繩，人主之度量”，並將“法度道術”歸結為“不從己出”的“無為”，表現出顯明晉法家思想的特徵，《淮南子》似因襲此種哲學觀念，加以申述。此章資料，似屬“文子外編”殘文竄入，後編入今本《文子》。以下分四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法生於義”段：先秦哲學對“法”產生原因，有多種說法。《黃帝四經·經法》曰：“道生法。”《管子·心術上》曰：“法出乎權，權出乎道。”二者均以“道”作為“法”的根源。因而，也就推演出，執道者制法於上，以治理下民的思想。《文子》此處卻說：“法生於義，義生於眾適，眾適合乎人心。”此種思想強調“法”是由下而形成。“法非從天下，非從地出，發乎人間，反己自正”。“法”不但具客觀存在的獨立性，並建立在眾人共同心意的基礎上。不是“聖人”立“法”，而是“法”本乎人群自我的要求。“法”

一但建立，它就成了天下的準繩，也是君主的度量。人主同樣受到法的制約，“人主之制法也，以自爲檢式”。對國君而言，“法度道術，所以禁君使不得專橫也”。在《老子》書中，並未出現此種意義的“法”觀念¹。這種思想極可能是對《老子》第十七章：“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謂我自然”的推衍。也就是此章文中所稱“人莫得恣，即道勝而理得矣，故反於無爲。”因此，人文之“道”來自於百姓的自然，這是“眾宜”，也就是“義”。由“義”產生“法”，亦即：“法”生於人文世界本然運作之“道”。按《文子》承繼並發展了《老子》哲學的人文建構來考慮，《文子》此章的資料似形成於《淮南子》之前，而爲文子學派思想史料。《淮南子》引用，並加以闡釋發揮。

又，“誠達其本，不亂於末，知其要，不惑於疑”四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故通於本者，不亂於末，睹於要者，不惑於詳”。二者文字與句序，均不相同，可能記載有異。

第二、“有諸己”段：此段首兩句費解。“不責其所立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不求諸人”。〈主術訓〉此兩句似意謂：自己也犯的過錯，不非難別人，自己沒有的善行，不苛求他人。

又，“立於下者不廢於上”兩句，意謂：根據眾人之宜所制定的法律，在上位者不要隨意廢掉；禁止人民做的事，君主不試行於身。

第三、“夫法者”段：此段見於〈汜論訓〉處，在“法生於義”段之前。首三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法者，天下之度量，而人主之準繩也。”先秦文獻多以“度量”之事屬人主，如：《管子·任法》：“上無度量以禁之，是以私說日益，而公法日損，國之不治，從此產矣。”〈明法解〉：“明主者，一度量，立表儀，而堅守之，故令下而民從，法者，天下之程式也，萬事之儀表也。”

“明主之治也，審是非，察事情，以度量案之，合於法則行，不合於法則止。”《韓非子·揚權》：“故度量之立，主之寶也。”〈難二〉：“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，以刑名參之，以事；遇於法則行，不遇於法則止。”〈汜論訓〉

¹ 《老子》書中，“法”字僅兩見，一爲第二十五章之“人、地、天”展轉“效法”之義，一則形成第五十七章“法令”之詞，此均非“法”的哲學觀念。

似當據《文子》改作“法者，天下之準繩，而人主之度量也”。

“懸法者，法不法也”句下，〈主術訓〉有“設賞者，賞當賞也”兩句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設賞者，賞當賞也’七字，疑衍文。下文‘法定之後，中程者賞，缺繩者誅’，即承‘懸法者，法不法也’而言，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正作‘懸法者，法不法也。法定之後，中繩者賞，缺繩者誅’，可據以訂正。”

第四、“古之置有司也”段：“制有司”三字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副有司”，“制”、“副”可通。

又，“法度道術”四字，〈主術訓〉作“法籍禮義”。下文曰“人莫得自恣即道勝而理得”，此處似當作“法度道術”。〈主術訓〉後段引孔子之語，此處似以儒家觀念而改“文子外編”文字。

又，“言其從己出也”句，“從”前奪“莫”字。〈主術訓〉作“以其言莫從出也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以其言’當作‘以言其’，與‘非謂其’相對爲文，今本‘言其’二字誤倒，則文不成義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正作‘言其’。”此句當作“以言其莫從己出也”。

11-7

〔老子曰：〕

善賞者，費少而勸多；善罰者，刑省而姦禁；善與者，用約而為德；善取者，入多而無怨。

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，因民之所憎以禁姦，賞一人而天下趨之，罰一人而天下畏之。是以至賞不費，至刑不濫。聖人守約而治廣，此之謂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古之善賞者，費少而勸‘眾’；善罰者，刑省而姦禁；善‘予’者，用約而為德；善取者，入多而無怨。

趙襄子圍於晉陽，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，高赫為賞首。左右曰：“晉陽之難，赫無大功，今為賞首，何也？”襄子曰：“晉陽之圍，寡人社稷危，國家殆，群臣無不有驕侮之心，唯赫不失君臣之禮。”故賞一人，而天下為忠之臣者，莫不終忠於其君。此賞少而勸善者眾也。

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，而數無鹽令曰：“子之譽，日聞吾耳。察子之事，田野蕪，倉廩虛，囹圄實。子以姦事我者也。”乃烹之。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。此刑省姦禁者也。

秦穆公出遊而車敗，右服失馬，野人得之。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，野人方屠而食之。穆公曰：“夫食駿馬之肉，而不還飲酒者，傷人。吾恐其傷汝等。”遍飲而去之。處一年，與晉惠公為韓之戰，晉師圍穆公之車，梁由靡扣穆公之驂，獲之。食馬肉者三百餘人，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，遂克晉，虜惠公以歸。此用約而為得者也。

齊桓公將欲征伐，甲兵不足，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，有輕罪者贖以金分，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。百姓皆說，乃矯箭為矢，鑄金而為刃，以伐不義而征無道，遂霸天下。此入多而無怨者也。

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，因民之所‘惡’以禁姦。〔故〕賞一人而天下‘譽’之，罰一人而天下畏之。‘故’至賞不費，至刑不濫。

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，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，以近論遠，以小知大也。〔故〕聖人守約而治廣〔者〕，此之謂也。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p. 453-455／〈汜

論訓〉辨析，頁 377-379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。全章說明：聖人因順民情之喜惡，而施賞罰取予，強調重民心，體民意的思想，似與周王畿史官之學相近，當為先秦史料，後輯入“文子外編”，〈汜論〉引用並舉事例加以闡發。《文子》此處後

段文意不完，似《淮南子》別本資料殘文竄入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善賞者”段：見於〈汜論訓〉處，舉趙襄子首賞高赫，齊威王烹無鹽令，秦穆公體恤野人，齊桓公令罪犯以出兵器折罪等四個典故，分別申述此段義理。

第二、“故聖人因民喜而勸善”段：見於〈汜論訓〉處，引述“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，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”，來說明“罰一人而天下畏之”。下文“此之謂也”句，即相應此事。《文子》此段無此種例證，不應曰“此之謂也”，顯見其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

11-8

〔老子曰：〕

臣道方，論是處當，為事先唱，守職明分，以立成功，故君臣異道即治，同道即亂。各得其宜，處有¹其當，即上下有以相使也。

故枝不得大於幹，末不得強於本，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。夫得威勢者，所持甚小，所‘任’²甚大，所守甚約，所制甚廣。十圍之木，持千鈞之屋〔，‘所得’³勢也〕，五寸之關，能制開闔，所居要也。

下必行之令，順之者利，逆之者凶⁴，天下莫不聽從者，順也。發號令行禁止者，以衆為勢也。

義者，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，利一人而天下從之；暴者，非

¹ “有”字，景宋本作“得”。

² “任”字原作“在”，據景宋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³ “所得”二字，原作“得所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⁴ “凶”字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害”。

能盡害於海內也，害一人而天下叛之。故舉措廢置，不可不審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主道員者，運轉而無端，化育如神，虛無因循，常後而不先也。臣道〔員者運轉而無〕方，論是〔而〕處當，為事先‘倡’，守職‘分明’，以立成功〔也〕。〔是〕故君臣異道‘則’治，同道‘則’亂。各得其宜，處其當，則上下有以相使也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p. 283-4／〈主術訓〉辨析，頁165

攝權勢之柄，其於化民易矣。衛君役子路，權重也；景、桓公臣管、晏，位尊也。怯服勇而愚制智，其所託勢者勝也。故枝不得大於幹，末不得強於本，‘則’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。若五指之屬於臂也，搏援攫捷，莫不如志，言以小屬於大也。是故得‘勢之利’者，所持甚小，‘其存’甚大；所守甚約，所制甚廣。〔是故〕十圍之木，持千鈞之屋；五寸之鍵，制開闔〔之門〕。豈其材之巨小足哉？所居要也。

孔丘、墨翟脩先聖之術，通六藝之論，口道其言，身行其志，慕義從風而為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。使居天子之位，則天下遍為儒墨矣。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，奮袂而起，衣冠相連於道，遂成軍宋城之下，權柄重也。楚文王好服解冠，楚國效之；趙武靈王貝帶綰綽而朝，趙國化之。使在匹夫布衣，雖冠解冠，帶貝帶，綰綽而朝，則不免為人笑也。

夫民之好善樂正，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，萬無一也。下必行之令，‘從’之者利，逆之者‘凶’，日陰未移，而海內莫不被繩矣。故握劍鋒，雖以北宮子、司馬蒯蕢不使應敵；操其觚，招其末，則庸人能以制勝。今使烏獲、藉蕃從後牽牛尾，尾絕而不從者，逆也；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，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，順也。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，以水為資；天子發號，令行禁止，以眾為勢也。

夫防民之所害，開民之所利，威行也，若發城決塘。故循流而下易以至，背風而馳易以遠。桓公立政，去食肉之獸，食粟之鳥，係置之網，三舉而百姓說。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，斷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，再舉而天下失矣。〔故〕義者，非能‘遍’利天下之民也，利一人而天下從‘風’；暴者，非盡害海內

〔之眾〕也，害一人而天下‘離叛’。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，紂再舉而不得爲匹夫。故舉錯不可不審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p. 301-5 / 〈主術訓〉辨析，頁 187-189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分別見於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兩處。“君道圓”、“臣道方”的思想源自《呂氏春秋·圜道》篇，〈圜道〉篇曰：“天道圓，地道方，聖王法之，所以立上下。”《淮南子》發揮此種思想，分別析說“主道”與“臣道”的不同。〈主術訓〉全章文句見於《文子·自然》與〈上義〉兩篇。此項資料似輯入“文子外編”，但《文子》此處恐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，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將其分別劃入〈自然〉與〈上義〉兩章。以下分四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臣道方”段：《正統道藏》本，“方”字作“者”。〈主術訓〉論述“主道員”、“臣道方”，所以“君臣異道”，《文子》此段僅爲殘文。“臣道方”三字，〈主術訓〉作“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’本作‘臣道方者’，其‘運轉而無方’六字，則因上文而誤衍也。《群書治要》引，無此六字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亦無。”此段資料原當作“主道員者，運轉而無端”，“臣道方者，論事而處當”，二者相對爲文。“君道圓”、“臣道方”思想源自《呂氏春秋·圜道》，而所稱“君臣異道則治，同道則亂”，則近於《管子·明法解》，〈明法解〉篇曰：“故主行臣道則亂，臣行主道則危，故上下無分，君臣共道，亂之本也。”〈君臣上〉篇亦曰：“主勞者方，主制者圓。圓者運，運者通，通則和。方者執，執則固，固則信。”此種思想也見於《莊子·天道》，〈天道〉篇曰：“上無爲也，下亦無爲也，是下與上同德，下與上同德則不臣；下有爲也，上亦有爲也，是上與下同道，上與下同道則不主。上必無爲而用天下，下必有爲爲天下用，此不易之道也。”

第二、“故枝不得大於幹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似精要節錄形勢，並保留《淮南子》舊文。

“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則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”。

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’，本作‘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’。此釋上文之詞，與下‘言以小屬於大也’文同一例。後人不達，而改‘言’爲‘則’，上言‘不得’，下言‘則’，則文義不相承接矣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正作‘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’。”

又，“所任甚大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其存甚大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其存甚大’，本作‘所任甚大’。‘所持甚小，所任甚大’，即下文所謂‘十圍之木，持千鈞之屋’也。今本‘所任’作‘其存’者，‘其存’字因與上下三‘甚’字相似而誤，‘任’誤爲‘在’。後人因改爲‘存’耳。《文子》作‘所在甚大’，‘在’亦‘任’之誤。《群書治要》引《文子》正作‘所任甚大’。”案：景宋本作“所任甚大”。

又，“十圍之木，持千鈞之屋，所得勢也，五寸之關，能制開闔，所居要也”等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是故十圍之木，持千鈞之屋；五寸之鍵，制開闔之門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制開闔’三字文義未足。《說苑》〈說叢〉作‘而制開闔’，《文子》作‘能制開闔’，‘能’亦‘而’也。二書皆本於《淮南》，則《淮南》原本作‘五寸之鍵，而制開闔’，明矣。《道藏》脫‘而’字，劉績不能攷正，乃於‘制開闔’下加‘之門’二字，而諸本及莊本皆從之，謬矣。”植案：《文子》此處，於“持千鈞之屋”句下，有“所得勢也”，可與下文“所居要也”對稱，〈主術訓〉卻無此四字。〈主術訓〉似據“文子外編”資料改寫，《文子》恐非本於《淮南子》。

第三、“下必行之令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的綴合。“下必行之令，順之者利，逆之者凶，天下莫不聽從者，順也”五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下必行之令，從之者利，逆之者凶，日陰未移，而海內莫不被繩矣。……今使烏獲、藉蕃從後牽牛尾，尾絕而不從者，逆也；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，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，順也。”二者對照，《文子》此數句，文意不通，顯爲殘文。

第四、“義者”段：此段文意與前段不相承續，見於〈主術訓〉者屬另段文字，並舉出個別事例加以申述。又，“非能盡害於海內也”句，〈主術訓〉無“能”字，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案：‘非’下當有‘能’字，乃與上

文句法一律。《文子》正有‘能’字。”

11-9

〔老子曰：〕

屈寸而伸尺，小枉而大直，聖人為之。今人君之論臣也，不計其大功，總其略行，而求其小善，即失賢之道也。

故人有厚德，無‘問’¹其小節，人有大譽，無疵其小故。夫人情莫不有所短，‘誠’²其大略是也，雖有小過，不以³為累也。誠其大略非也，閭里之行，未足多也。

故小謹者無成功，訾行者不容眾，體大者節踈，度巨者譽遠，〔論臣之道也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屈寸而伸尺，聖人為之；小枉而大直，君子行之。

周公有殺弟之累，齊桓有爭國之名，然而周公以義補缺，桓公以功滅醜，而皆為賢。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，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。故目中有疵，不害於視，不可灼也；喉中有病，無害於息，不可鑿也。河上之丘冢，不可勝數，猶之為易也。水激興波，高下相臨，差以尋常，猶之為平。

昔者曹子為魯將兵，三戰不勝，亡地千里。使曹子計不顧後，足不旋踵，刎頸於陳中，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。然而曹子不羞其敗，恥死而無功。柯之盟，揜三尺之刃，造桓公之胸，三戰所亡，一朝而反之，勇聞于天下，功立於魯國。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，不可謂智；遁逃奔走，不死其難，不可謂勇；束縛桎

¹ “問”字原作“問”，據景宋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、《子集》本改。

² “誠”字原作“成”，據景宋本改。

³ “以”字下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有“足”字。

桎，不諱其恥，不可謂貞。當此三行者，布衣弗友，人君弗臣。然而管仲免於束縛之中，立齊國之政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。使管仲出死捐軀，不顧後圖，豈有此霸功哉！

今人君論其臣也，不計其大功，總其略行，而求其小善，則失賢之‘數’也。故人有厚德，無‘問’其小節；‘而’有大譽，無疵其小故。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鱸鰻，而蜂房不容鵠卵，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。

夫人〔之〕情，莫不有所短。‘誠’其大略是也，雖有小過，不足以爲累。‘若’其大略非也，雖有閭里之行，未足‘大舉’。夫顏喙聚、梁父之大盜也，而爲齊忠臣。段干木、晉國之大駟也，而爲文侯師。孟卯妻其嫂，有五子焉，然而相魏，寧其危，解其患。景陽淫酒，被髮而御於婦人，威服諸侯。此四人者，皆有所短，然而功名不滅者，其略得也。季襄、陳仲子立節抗行，不入洿君之朝，不食亂世之食，遂餓而死。不能存亡接絕者何？小節伸而大略屈。

故小謹者無成功，‘訾’行者不容〔於〕眾，體大者節䟽，‘蹠距者舉’遠。

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p. 446-449／〈汜論訓〉辨析，頁372-373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與下章均接續見於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。兩章內容表現出寬宏的重賢思想，具有晉學的特色，似屬先秦思想史料，後輯入“文子外編”，〈汜論訓〉曾引用並申述，今本《文子》文義意扼要，並保留“文子外編”舊文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屈寸而伸尺”段：首三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屈寸而伸尺，聖人爲之；小枉而大直，君子行之”，並引述周公、齊桓、曹子、管仲等事例作爲申論。

第二、“故人有厚德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與《淮南子》記載略異，恐屬不同文本。“無問其小節”句，“問”字，景宋本、《續義》本均作“問”。〈汜論訓〉亦作“問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問’當作‘問’。《方言》：‘問，非也。’……今本‘問’誤爲‘問’，則非其指矣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

篇正作‘無間其小節’。”

又，“閭里之行，未足多也”兩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雖有閭里之行，未足大舉”。“閭里之行”，意指受到鄉里稱頌的品行。

第三、“故小謹者無成功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段末有“論臣之道也”五字，〈汜論訓〉無。

又，“度巨者譽遠”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蹠距者舉遠”。“度巨”指氣度寬闊者，《漢書·高帝紀上》：“常有大度，不事家人生產作業。”〈上義〉篇此段說明：在小事上拘謹者不能成功，好詆毀他人者不能為眾所容，包容廣大者不守細節，氣度寬闊者聲譽遠播，這是“論臣之道”。“小謹”、“疵行”與“體大”、“度巨”相互呼應。〈汜論訓〉文意不清，“蹠距者舉遠”句恐誤。“小謹者無成功”數句文意，《管子·形勢》曰：“小謹者不大立，訾食者不肥體。”

11-10

〔老子曰：〕

自古及今，未有能全其行者也。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。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剝，〔直而不肆〕，博達而不訾，道德文武，不責備於人¹力，自修以道而不責於人，易‘償’²也，自修以道，則無病矣。

夫夏后氏之璜，不能無瑕，明月之珠，不能無穢，然天下寶之者，不以小惡妨大美。今忘人之所短，忘人之所長，而欲求賢於天下，即難矣。夫眾人之見位之卑，身之賤，事之澆辱，而不知其大略。

¹ “人”字下原有“以”字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刪。

² “償”字原作“賞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故論人之道，貴即觀其所舉，富即觀其所施，窮即觀其所‘不’¹受，賤即觀其所‘不’²為。視其所‘處’³難，以知其所勇；動以喜樂，以觀其守；委以貨財，以觀其仁；振以恐懼，以觀其節。如此，則人情可得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自古及今，五帝三王，未有能全其行者也。故《易》曰：“小過亨，利貞。”言人莫不有過，而不欲其大也。夫堯、舜、湯、武，世主之隆也；齊桓、晉文，五霸之豪英也。然堯有不慈之名，舜有卑父之謗，湯、武有放弑之事，五伯有暴亂之謀。

〔是〕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，方〔正〕而不以割，廉〔直〕而不‘以切’，博通而不〔以〕訾，〔文武〕不〔以〕責。〔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，自脩〔則〕以道〔德〕。責人以人力，易償也；自脩以道〔德〕，難為也。難為則行高矣，易償則求贍矣〕。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，明月之珠不能無類，然〔而〕天下寶之者，何也？‘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’。今志人之所短，〔而〕忘人之所‘脩’，而求〔得〕其賢‘乎’天下，‘則’難矣。

*

夫百里奚之飯牛，伊尹之負鼎，太公之鼓刀，甯戚之商歌，其美有存焉者矣。‘眾人見其位之卑賤’，事之污辱，而不知其大略，以為不肖。及其為天子三公，而立為諸侯賢相，乃始信於異眾也。夫發于鼎俎之間，出于屠酤之肆，解于累紲之中，興於牛領之下，洗之以湯沐，祓之以燿火，立之于本朝之上，倚之于三公之位，內不慚於國家，外不愧於諸侯，符勢有以內合。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，堯之知舜；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，市人之知舜也。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，其失人也必多矣。何則？能效其求，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。

¹ “不”字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補。

² 同上。

³ “處”字原作“換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夫物之相類者，世主之所亂惑也；嫌疑肖象者，眾人之所眩耀。故狠者類知而非知，愚者類仁而非仁，戇者類勇而非勇也。使人之相去也，若玉之與石，美之與惡，則論人易矣。夫亂人者，芎藭之與 本也，蛇床之與麋蕪也，此皆相似者。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，唯歐冶能名其種；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，唯猗頓不失其情；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，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。故蛇舉首尺，而脩短可知也；象見其牙，而大小可論也。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；與兒、易牙，溜、澠之水合者，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。故聖人之論賢也，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也。

孔子辭廩丘，終不盜刀鉤；許由讓天子，終不利封侯。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，見其有所燒也；未嘗傷而不敢握刀者，見其有所害也。由此觀之，見者可以論未發也，而觀小節足以知大體矣。故論人之道，貴則觀其所舉，富則觀其所施，窮則觀其所〔不〕受，賤則觀其所〔不〕為，貧則觀其所不取。視其‘更’難，以知其勇；動以喜樂，以觀其守；委以貨財，以‘論’其仁；振以恐懼，以‘知’其節；則人情‘備’矣。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p. 449-453 / 〈汜論訓〉辨析，頁

374-376

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，近使之而觀其敬，煩使之而觀其能，卒然問焉而觀其知，急與之期而觀其信，委之以財而觀其仁，告之以危而觀其節，醉之以酒而觀其側，雜之以處而觀其色。九徵至，不肖人得矣。《莊子·列御寇》

凡論人，通則觀其所禮，貴則觀其所進，富則觀其所養，聽則觀其所行，止則觀其所好，習則觀其所言，窮則觀其所不受，賤則觀其所不為，喜之以驗其守，樂之以驗其僻，怒之以驗其節，懼之以驗其特，哀之以驗其人，苦之以驗其志，八觀六驗，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。論人者，又必以六戚四隱。何謂六戚？父母兄弟妻子。何為四隱？交友故舊邑里門郭。內則用六戚四隱，外則用八觀六驗，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，譬之若逃，雨汙無之而非是，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。《呂氏春秋·論人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前章引文之後。《文子》此兩章文意相通，

均論述“論人之道”在於“觀其大略，而不拘於小節，則人情可得”。原當屬相互連貫“文子外編”資料，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，妄加區隔為兩章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自古及今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文句似有脫漏，與〈汜論訓〉互見文字比較如下：

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。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，直而不肆，博達而不訾，道德文武，不責備於人以力，自脩以道而不責於人，易償也，自脩以道，則無病矣。《文子》

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，方正而不以割，廉直而不以切，博通而不以訾，文武而不以責。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，自脩則以道德。責人以人力，易償也；自脩以道德，難為也。難為則行高矣，易償則求贍矣。《淮南子》

《文子》“道德文武，不責備於人以力，自脩以道而不責於人”三句，文意費解，〈汜論訓〉雖文意較為完整，但亦有字誤。“於人以力”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求於人’與‘自脩’相對為文，‘人’上不當有‘一’字，下文‘責人以人力’，‘自脩以道德’，即其證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作：‘於人以力，自脩以道’。”《文子》此數句，或當作“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。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，自脩則以道德。責人以人力，易償也；自脩以道德，難為也。”今本此處當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湊合。

又，“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，直而不肆，博達而不訾”四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方正而不以割，廉直而不以切，博通而不以訾，文武而不以責”，《文子》此處似本諸《老子》，《老子》第五十八章曰：“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，直而不肆、光而不耀。”《文子》文字與《老子》相近，《淮南子》似有闡發。

第二、“夫夏后氏之璜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有脫文。“眾人之見位卑身賤”句，文意不全。〈汜論訓〉作“夫百里奚之飯牛，伊尹之負鼎，太公之鼓刀，甯戚之商歌，其美有存焉者矣。眾人見其位之卑賤，事之污辱，而不知其大略，

以爲不肖。及其爲天子三公，而立爲諸侯賢相，乃始信於異眾也。”顯見今本此段爲殘文。

第三、“故論人之道”段：此段文字見於《呂氏春秋·論人》，也與《莊子·列御寇》文意相近。

又，“窮即觀其所不受，賤即觀其所不爲”兩句，“受”、“爲”二字前，〈汜論訓〉均有“不”字，《呂氏春秋》，《文子續義》本同。

又，“視其處難”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視其更難”。何寧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視其更難’，義不可通。‘更’當作‘處’。‘處’字俗書作‘蜀’，缺壞而誤。《史記》〈藺相如傳〉：‘知死必勇，非死者難也，處死者難也。’故曰‘視其處難也’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作‘視其所處難’，是其證。”

11-11

〔老子曰：〕

屈者所以求‘伸’也，枉者所以求直也。〔屈寸‘伸’¹尺，小枉大直，君子爲之〕。百川並流，不注海者不爲谷；趨行殊方，不歸善者不爲君子。善言貴乎可行，善行貴乎仁義。

夫君子之過，猶日月之蝕，不害於明。

故智者不妄爲，〔勇者不妄殺，〕擇是而爲之，計禮而行之。故事成而功足恃也，身死²而名足稱也。雖有智能，必以仁義爲本而後立，智能並行，聖人一以仁義為準繩，中繩者謂之君子，不中繩者謂之小人。君子雖死亡，其名不滅；小人雖得勢，其罪不除。左手據天下之圖，而右手刎其喉，雖愚者不爲，身貴於天下也。死君

¹ 兩“伸”字原均作“申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。

² “死”字，景宋本作“立”。

親之難者，視死如歸，義重於身也。故天下大利也，比之身即小；身之所重也，比之仁義即輕。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〔夫聖人之〕屈者，以求伸也；枉者，以求直也；故雖出邪辟之道，行幽昧之塗，將欲以直大道，成大功。猶出林之中不得道，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。

伊尹憂天下之不治，調和五味，負鼎俎而行，五就桀，五就湯，將欲以濁爲清，以危爲寧也。周公股肱周室，輔翼成王，管叔、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，周公誅之以定天下，緣不得已也。管子憂周室之卑，諸侯之力征，夷狄伐中國，民不得寧處，故蒙恥辱而不死，將欲以憂夷狄之患，平夷狄之亂也。孔子欲行王道，東南西北七十說而無所偶，故因衛夫人、彌子瑕而欲通其道。此皆欲平險除穢，由冥冥至炤炤，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。

夫觀逐者於其反也，而觀行者於其終也。故舜放弟，周公殺兄，猶之爲仁也；文公樹米，曾子架羊，猶之爲知也。當今之世，醜必託善以自爲解，邪必蒙正以自爲辟。游不論國，仕不擇官，行不辟污，曰“伊尹之道也”。分別爭財，親戚兄弟構怨，骨肉相賊，曰“周公之義也”。行無廉恥，辱而不死，曰“管子之趨也”。行貨賂，趣勢門，立私廢公，比周而取容，曰“孔子之術也”。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殽亂，莫知其是非者也。

故百川並流，不注海者不爲〔川〕谷；趨行‘躋馳’，不歸善者不爲君子。〔故〕善言‘歸’乎可行，善行‘歸’乎仁義。田子方、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，不以欲傷生，不以利累形，李克竭股肱之力，領理百官，輯穆萬民，使其君生無廢事，死無遺憂，此異行而歸於善者。張儀、蘇秦家無常居，身無定君，約從衡之事，爲傾覆之謀，濁亂天下，撓滑諸侯，使百姓不遑啓居，或從或橫，或合眾弱，或輔富強，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。

故君子之過〔也〕，猶日月之蝕，‘何’害於明！小人之可也，猶狗之晝吠，鷗之夜見，何益於善！

‘夫’知者不妄‘發’，擇‘善’而爲之，計‘義’而行之，故事成而功足‘賴’也，身死而名足稱也。雖有‘知’能，必以仁義爲〔之〕本，〔然〕

后〔可〕立〔也〕。‘知’能〔躡馳，百事〕並行，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，中‘之’者謂之君子，‘弗’中者謂之小人。君子雖死亡，其名不減；小人雖得勢，其罪不除。

〔使人〕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，愚者不為〔也〕，身貴於天下也。死君親之難，視死‘若’歸，義重於身也。天下、大利也，比之身‘則’小；身所重也，比之義則輕；義、所全也。《詩》曰：“愷悌君子，求福不回。”‘言’以〔信〕義為準繩也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p. 683-685 / 〈泰族訓〉辨析，頁 634-636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。全文敘說聖人以仁義為準繩，他之所為屈、枉，是欲終得其伸、直。此種思想與儒家傳承相近。《文子》此處各段間，文意並不連貫，恐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屈者所以求伸也”段：〈泰族訓〉此處有大篇文字，申論“聖人之屈者，以求伸；枉者，以求直”之說。《文子》似《淮南子》別本精要的摘錄，但有錯簡重出。上章首句曰：“屈寸而伸尺，小枉而大直，聖人爲之。”此處“屈寸伸尺，小枉大直，君子爲之”三句，當為錯簡。上章見於〈汜論訓〉處，曰“屈寸而伸尺，聖人爲之；小枉而大直，君子行之。”

又，“百川並流”等句，與上文不相連貫，見於〈泰族訓〉處屬另段資料，並舉事例加以申說。“不注海者不爲谷”句，〈泰族訓〉“谷”上有“川”字，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既云‘百川’，則不得又云‘不爲川’。‘川’字衍文也。後人因下句云‘不爲君子’，故妄增‘川’字，使字數相當耳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正作‘不注海者不爲谷’。”又，兩“貴”字，當依〈泰族訓〉作“歸”。

第二、“夫君子之過”兩句，與上下文均不相連貫，見於〈泰族訓〉處，文意亦與前後段有別，為他處錯簡。《文子》仍依循其錯亂句序，顯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此數句，《說苑·雜言》引述曰：“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，何害於明？小人可也，猶狗之吠盜，狸之夜見，何益於善？夫智者不妄爲，

勇者不妄殺。”

第三、“故智者不妄爲”段：“故智者不妄爲，勇者不妄殺”兩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夫知者不妄發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故智者不妄發’，《群書治要》引，作‘故智者不妄爲，勇者不妄發’，是也。下文‘計義而行之’及‘身死而名足稱’，皆承‘勇者不妄發’而言。今本脫‘爲’字及‘勇者不妄’似字，與下文不合。《說苑》〈說叢〉篇亦云：‘夫智者不妄爲，勇者不妄發。’（今本‘發’誤作‘殺’。）”植案：《文子》此處保留《淮南子》舊文，〈泰族訓〉有脫漏。又，“勇者不妄殺”句，“殺”字，似“發”字之誤。

又，“智能並行”句，文意難解，〈泰族訓〉作“智能踳馳，百事並行”，《文子》似有脫漏。

又，“右手勿其喉”句，〈泰族訓〉無“其”字，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勿’下當有‘其’字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作‘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勿其喉。’”

又，“身之所重也，比之仁義即輕”兩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身所重也，比之義則輕”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身之重也’，本作‘身，（句）所重也’，與‘天下，（句）大利也’一律，涉上下兩兩言‘比之’而誤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作‘身之所重也，比之仁義則輕’，‘所’字不誤，‘之’字亦涉上下句而誤。”

又，“此以仁義爲準繩也”句，“此”字並無指涉之事，〈泰族訓〉作“言”，以回應引用《詩經》經文“愷悌君子，求福不回”句，〈上義〉篇無此段引文，“此”字，當誤，也顯出其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之痕跡。

11-12

〔老子曰：〕

道德之‘倫’¹，猶日月也，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。趣舍同，即

¹ “倫”字原作“備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非譽在俗；意行均，即窮達在時。事周於世即功成，務合於時即名立。是故立功名之人，簡於世而謹於時。〔時之至也，間不容息。〕

*

古之用兵者，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，將以存亡平亂為民除害也。貪叨多欲之人，殘賊天下，萬民騷動，莫寧其所。有聖人勃然而起，討強暴，平亂世，為天下除害，以濁為清，以危為寧，故不得不中絕。

赤帝為火災，故黃帝擒之；共工為水害，故顓頊誅之。教‘之’¹以道，導之以德而不聽，即臨之以威武。臨之不從，則制之以兵革。

殺無罪之民，養不義之主，害莫大焉；聚²天下之財，肆³一人之欲，禍莫深焉。肆一人之欲，而長海內之患，此天倫所不取也。所為立君者，以禁暴亂也。今乘萬民之力，反為殘賊，是以虎傅翼，何‘為’⁴不除。夫畜魚者，必去其‘獮’⁵獺，養禽獸者，必除其豺狼，又況牧民乎！〔是故兵革之所為起也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道德之‘論’，譬猶日月也，‘江南河北’不能易其指，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。趨舍禮俗，猶室宅之居也，東家謂之西家，西家謂之東家，雖皋陶為之理，不能定其處。

故趨舍同，誹譽在俗；意行鈞，窮達在時。湯、武之累行積善，可及也；其遭桀、紂之世，天授也。今有湯、武之意，而無桀、紂之時，而欲成霸王之

¹ “之”字原作“人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² “聚”字，景宋本同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殫”。

³ “肆”字，景宋本、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贍”。

⁴ “為”字原作“謂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⁵ “獮”字原作“蝠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業，亦不幾矣。

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，摺笏杖屨以臨朝。武王既歿，殷民叛之，周公踐東宮，履乘石，攝天子之位，負扈而朝諸侯，放蔡叔，誅管叔，克殷殘商，祀文王于明堂，七年而致政成王。夫武王先武而後文，非意變也，以應時也；周公放兄誅弟，非不仁也，以匡亂也。故事周於世則功成，務合於時則名立。

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，退誅於國以斧鉞，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，退行於國以禮義。桓公前柔而後剛，文公前剛而後柔，然而令行乎天下，權制諸侯鈞者，審於勢之變也。顏闔，曾君欲相之，而不肯，使人以幣先焉，鑿培而遁之，爲天下顯武。使遇商鞅、申不害，刑及三族，又況身乎！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，非才下也，時弗宜也。故六騏驥、駟馱馱，以濟江河，不若窾木便者，處勢然也。是故立功之人，簡於‘行’而謹於時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p. 371-372 / 〈齊俗訓〉辨析，頁 277-279

古之用兵者，非利土‘壤’〔之廣〕而貪‘金玉之略’，將以存亡‘繼絕’，平〔天下之〕亂，〔而〕除〔萬民之〕害也。

凡有血氣之蟲，含牙帶角，前爪後距，有角者觸，有齒者噬，有毒者螫，有蹄者趺，喜而相戲，怒而相害，天之性也。人有衣食之情，而物弗能足也，故群居雜處，分不均，求不贍，則爭。爭，則強脅弱而勇侵怯。人無筋骨之強，爪牙之利，故割革而爲甲，鑠鐵而爲刀。

‘貪昧饕餮之人’，殘賊天下，萬人騷動，莫寧其所〔有〕。聖人勃然而起，〔乃〕討強暴，平亂世，‘夷險除穢’，以濁爲清，以危爲寧，故不得不中絕。

兵之所由來者遠矣！黃帝嘗與炎帝戰矣，顓頊嘗與共工爭矣。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，堯戰於丹水之浦，舜伐有苗，啓攻有扈。自五帝而弗能偃也，又況衰世乎！

夫兵者，所以禁暴討亂也。炎帝爲火災，〔故〕黃帝擒之；共工爲水害，故顓頊誅之。教之以道，導之以德而不聽，則臨之以威武。臨之〔威武〕而不從，則制之以兵革。故聖人之用兵也，若櫛髮耨苗，所去者少，而所利者多。

殺無罪之民，〔而〕養‘無’義之‘君’，害莫大焉；殫天下之財，〔而〕贍一人〔之〕欲，禍莫深焉。使夏桀、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，不至於爲炮

烙：晉厲、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，不至於侵奪爲暴。此四君者，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，故至於攘天下，害百姓。

肆一人之‘邪’，而長海內之‘禍’，此‘大論’之所不取也。所‘為’立君者，以禁暴〔討〕亂也。今乘萬民之力，〔而〕反為殘賊，是為虎傅翼，‘曷’為‘弗’除！夫畜〔池〕魚者必去獮獪，養禽獸者必‘去’豺狼，又況‘治人’乎！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p. 489-491 / 〈兵略訓〉辨析，頁 425-426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資料按文意可分為兩個部份，分別見於《淮南子·齊俗》與〈兵略〉兩篇。第一部份，文意結構似非完整，恐為《淮南子》別本精要摘錄，但有脫漏。第二部份，敘說古時用兵之義，與前段文意無關。分別說明如下：

第一部份：“道德之備”三句，見於〈齊俗訓〉處說明：“道德之論”如日月之運行，無論在何處，都不會改變行進的軌跡。而人世間的“趨舍禮俗”卻像東、西方位一樣，因人所處位置的不同而改易彼此的指稱，永遠無法明確加以界定。《文子》脫“趨舍禮俗”等句，文意不清。

又，“道德之倫”段，“倫”，《淮南子》作“論”。“倫”字，有“包攬統攝”之意，義理較“論”為佳。“夷狄蠻貊”四字，《淮南子》作“江南河北”。“江南河北”的說法，似從西漢統一之後的局面著眼，“夷狄蠻貊”的說法較為古樸。

又，“時之至也，間不容息”兩句，未見於《淮南子》，但此兩句文意不完，似他處殘文，或編輯者的按語。〈道原〉篇第九章曰：“時之變則，間不容息，先之則太過，後之則不及。”

第二部份，見於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，〈兵略訓〉中有多處脫文，《文子》此章文意亦不完整，似有脫漏。

第一、“古之用兵者”段：首三句，與“貪叨多欲之人”數句，文意不能通貫，而見於〈兵略訓〉處，前後文意亦不相聯繫，恐均為錯亂。《文子》保

留部份《淮南子》舊文。“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”句，〈兵略訓〉作“非利土壤之廣，而貪金玉之略”。劉文典云：“《御覽》二百七十一引‘略’作‘賂’。”王叔岷云：“案：日本古鈔卷子本‘土壤’作‘壤土’，‘略’下有‘也’字。《御覽》二七一引‘土讓’亦作‘壤土’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‘略’作‘賂’，‘賂’下有‘也’字。”

又，“萬民騷動”句，〈兵略訓〉作“萬人騷動”。劉文典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御覽》二百七十一引‘人’作‘民’。”何寧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今本作人，避唐諱改。”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案：古鈔卷子本‘人’正作‘民’，《文子》同。”

又，“故不得不中絕”句，〈兵略訓〉同。高誘注此句曰：“中絕，謂若殷王中相絕滅。”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此當作‘故人得不中絕’，言聖人勃然而起，夷險除穢，故人類不至於中絕也。今作‘不得不中絕’，於義難通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亦然，則其誤久矣。”

第二、“赤帝爲火災”段：見於〈兵略訓〉處，段前曰：“夫兵者，所以禁暴討亂也。”文意較完。

又，“貪叨多欲之人”句，〈兵略訓〉作“貪昧饕餮之人”，前文有“凡有血氣之蟲……鑠鐵而爲刃”大段文字。此大段文字，與前後文文意不能契合，極似錯簡。《文子》此句上接“古之用兵者”數句，文意較爲連貫。

第三、“殺無罪之民”段：見於〈兵略訓〉處，屬另段資料。〈兵略訓〉此段之後有：“使夏桀、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……故至於攘天下，害百姓”段文字，後接“肆一人之邪”數句，文意不能通貫。《文子》“肆一人之欲”上接“禍莫深焉”句，文意結構較爲緊密。

又，“天倫”，〈兵略訓〉作“大倫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大’當爲‘天’，字之誤。‘論’與‘倫’同。倫，道也。言天道之所不取也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正作‘天倫’。”“天倫”觀念見於《莊子·刻意》，曰：“純素之道，唯神是守；守而勿失，與神爲一；一之精通，合於天倫。”

又，《文選·四子講德論》注引《文子》曰：“所爲立君者，以禁暴亂也，

夫養禽獸者，必除豺狼。”《太平御覽》卷四九二引曰：“今采萬民之力，反相殘賊，是爲虎翼，何爲不除。”兩處引文，與通行本《文子》文字差異較大，傳世《文子》似有不同文本。

又，“是故兵革之所爲起也”句，未見於《淮南子》。此句似《文子》注文或編輯者案語竄入。

11-13

〔老子曰：〕

為國之道，上無苛令，官無煩治，士無偽行，工無淫巧，其事任而不擾，其器完而不飾。亂世即不然。為行者相揭以高，為禮者相矜以偽，車輿極於雕琢，器用逐¹於刻鏤，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，詆文者逐煩撓以為急。事為詭²辯，久稽而不決，無益於治〔，有益於亂〕。工為奇器，歷歲而後成，不周於用。

故：神農之法曰：“丈夫丁壯不耕，天下有受其飢者。婦人當年不織，天下有受其寒者。”故身親耕，妻親織，以為天下先。其導民也，不貴難得之貨，不重無用之物。是故耕者不強，無以養生；織者不力，無以衣形；有餘不足，各歸其身。衣食饒裕，姦邪不生，安樂無事，天下和平，智者無所施其策，勇者無所‘措’³其威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‘治’國之道，上無苛令，官無煩治，士無偽行，工無淫巧，其事‘經’

¹ “遂”字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遽”。

² “詭”字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僞”。

³ “措”字原作“錯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而不擾，其器完而不飾。亂世‘則’不然。為行者相揭以高，為禮者相矜以偽，車輿極於雕琢，器用‘逐’於刻鏤，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，詆文者‘處’煩撓以為‘慧’，‘爭’為‘僂’辯，久‘積’而不決，無益於治。工為奇器，歷歲而後成，不周於用。

故神農之法曰：“丈夫丁壯〔而〕不耕，天下有受其飢者。婦人當年‘而’不織，天下有受其寒者。”故身‘自’耕，妻親織，以為天下先。其導民也，不貴難得之貨，不‘器’無用之物。是故〔其〕耕不強者，無以養生；〔其〕織不力者，無以‘拵’形；有餘不足，各歸其身。衣食饒‘溢’，姦邪不生，安樂無事〔而〕天下‘均’平，‘故孔丘、曾參’無所施其‘善’，‘孟賁、成荊’無所行其威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p. 374-375 / 〈齊俗訓〉辨析，頁 281-282

《神農之教》曰：“士有當年而不耕者，則天下或受其饑矣；女有當年而不績者，則天下或受其寒矣。”故身親耕，妻親織，所以見致民利也。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，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，非以要利也，以民為務故也。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，則天下歸之矣。王也者，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，非必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。上世之王者眾矣，而事皆不同。其當世之急、憂民之利、除民之害同。《呂氏春秋·愛類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，似原屬輯入“文子外編”之先秦思想史料，《淮南子》引用，《文子》此處恐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為國之道”段：此段說明治國之道與亂世之政的比較。“為國之道”四字，〈齊俗訓〉作“治國之道”。古典文獻未見“為國之道”一語，而“治國之道”見於《管子》兩次，《韓非子》一次，而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亦曰：“君得所以制臣，臣得所以事君，治國之道明矣。”《文子》作“為”，恐誤。

又，“其事任而不擾”句，“任”字，〈齊俗訓〉作“經”。劉文典云：

“《群書治要》引‘經’作‘任’。”王叔岷云：“案：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亦作‘任’。”

又，“器用遂於彫刻”句，“遂”字，〈齊俗訓〉作“逐”，《文子續義》本作“遽”。《群書治要》引“逐”作“遽”。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“遂，竟也。”“遂”有“終極”之義，與前文“極”字相應，〈齊俗訓〉作“逐”或“遽”，均誤。

又，“詆文者逐煩撓以爲慧”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慧”。《漢書·刑法志》：“詆欺文致微細之法蠲除。”此指誣詐弄法，競逐於文辭的瑣碎，以爲聰慧。原文似當作“詆文者逐煩撓以爲慧”，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均有誤字。

又，“事爲詭辯”句，“事”字當據〈齊俗訓〉作“爭”。

又，“久稽而不決”句，〈齊俗訓〉或作“久積而不決”，《群書治要》本與景宋本作“久稽而不決”，與《文子》同。

又，“有益於亂”句，〈齊俗訓〉無，此句文意累贅，恐爲衍文。

第二、“故神農之法”段：部份文句也見於《呂氏春秋》。此段文字，《劉子·貴農》引述曰：

神農之法曰：“丈夫丁壯而不耕，天下有受其飢者；婦人當年而不織，天下有受其寒者。”故天子親耕，后妃親織，以爲天下先。是以其耕不強者，無以養其生；其織者不力者，無以蓋其形。衣食饒足，姦邪不生，安樂無事，天下和平，智者無所施其策，勇者無所措其威。”

《劉子》與《文子》文句相近，“智者”、“勇者”的泛稱與《文子》同，《淮南子》則分別作“孔丘、曾參”、“孟奔、成荊”。高誘注曰：“成荊，古勇士。”高氏所見《淮南子》文本即如今本。但《劉子》此段文字之下，曰“故衣食爲民之本，而工巧爲其末也。是以雕文刻鏤，傷於農事；綿績綦組，害於女工。農事傷，則饑之本也；女工害，則寒之源也。饑寒並至，而欲禁人爲盜，是揚火而欲無災，撓水而望其靜，不可得也。”《文子》未見此段資料，

而見於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，曰：“夫雕琢刻鏤，傷農事者也；綿繡纂組，害女工者也。農事廢，女工傷，則飢之本而寒之原也。夫飢寒並至，能不犯法干誅者，古今未之聞也。”《劉子》恐非前捨《淮南子》文字而引《文子》，後再引《淮南子》。顯見《劉子》前段文字並非襲自《文子》，而是取自《淮南子》別本。此《淮南子》別本，當與今傳世者不同。

又，“不重無用之物”句，“重”字，〈齊俗訓〉作“器”。“不貴”、“不重”相對爲文，“器”字，恐誤。

又，“是故耕者不強，無以養生；織者不力，無以衣形”四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是故其耕不強者，無以養生；其織不力者，無以綌形”。二者文本記載不同。

又，“衣食饒裕”句，“裕”字，〈齊俗訓〉作“溢”。劉文典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群書治要》引‘溢’作‘裕’。”王叔岷云：“案：《文子》亦作‘裕’。”

11-14

〔老子曰：〕

霸王之道，以謀慮之，以策圖之，挾義而動，非以圖存也，將以存亡也。故聞敵國之君，有暴虐其民者，即舉兵而臨其境，責以不義，刺以過行。兵至其郊，令軍帥曰：“無伐樹木！無掘墳墓！無敗五穀！無焚積聚！無捕民虜！無聚六畜！。

乃發號施令曰：“其國之君，逆天地，侮鬼神，決獄不平，殺戮無罪，天之所誅，民之所讎也。兵之來也，以廢不義而授有德也。有敢逆天道，亂民之賊者，身死族滅！以家聽者，祿以家。以里聽者，賞以里。以鄉聽者，封以鄉。以縣聽者，侯其縣。”

剋其國不及其民，廢其君，易其政，尊其秀士，顯其賢良，振

其孤寡，恤其貧窮，出其囹圄，賞其有功。百姓開戶而‘納’¹之，漬米而儲之，唯恐其不來也。

義兵至於境，不戰而止。不義之兵，至於伏屍流血，相交於前。故為地戰者，不能成其王，為身求者，不能立其功。舉事以為人者，眾助之，以自為者，眾去之，眾之所‘助’²，雖弱必強，眾之所去，雖大必亡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故霸王之‘兵’，以‘論’慮之，以策圖之，‘以義扶之’，非以‘亡存’也，將以存亡也。故聞敵國之君有‘加’虐‘於’民者，‘則’舉兵而臨其境，責〔之〕以不義，刺〔之〕以過行。兵至其郊，〔乃〕令軍師曰：“無伐樹木！‘毋抉’墳墓！‘毋蕪’五穀！‘毋’焚積聚！‘毋’捕民虜！‘毋收’六畜！”乃發號施令曰：“其國之君，‘傲天侮鬼’，決獄不‘辜’，殺戮無罪，〔此〕天之所〔以〕誅〔也〕，民之所〔以〕仇也。兵之來也，以廢不義而‘復’有德也。有逆天〔之〕道，‘帥’民之賊者，身死族滅！以家聽者，祿以家。以里聽者，賞以里。以鄉聽者，封以鄉。以縣聽者，侯〔以〕縣。”

‘剋’國不及其民，廢其君〔而〕易其政，尊其秀士〔而〕顯其賢良，振其孤寡，恤其貧窮，‘出’其囹圄，賞其有功。百姓開門而‘待’之，‘淅’米而儲之，唯恐其不來也。此湯、武之所以致王，而齊桓之所以成霸也。故君為無道，民之思兵也，苦旱而望雨，渴而求飲，夫有誰與交兵接刀乎！故義兵‘之至也’，〔至於〕不戰而止。

{晚世之兵}，君雖無道，莫不設渠塹，傅堞而守，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，欲以侵地廣壤也。是故至於伏尸流血，‘相支以日’，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，自為之故也。夫為地戰者，不能成其王，為身‘戰’者，不能立其功。舉事以為人者，眾助之，舉事以自為者，眾去之。眾之所助，雖弱必強；眾之所去，

¹ “納”字原作“內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² “助”字原作“動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雖大必亡。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p. 491-492 / 〈兵略訓〉辨析，428-430

其有失命亂常、悖德逆天之時，而危有功之君，遍告於諸侯，彰明有罪；乃告於皇天上帝，日月星辰，禱於后土，四海神祇，山川塚社，乃造於先王。肉塚宰徵師於諸侯曰：“某國爲不道，征之；以某年月日，師至於某國，會天子正刑。”塚宰與百官布令於君曰：“入罪人之地，無暴神祇，無行田獵，無伐林木，無取六畜、禾黍、器械。見其老幼，奉歸勿傷。雖遇壯者，不校勿敵。敵若傷之，醫藥歸之。”既誅有罪，王及諸侯修正其國，舉賢立明，正復厥職。

《司馬法·仁本》

故兵入於敵之境，則民知所庇矣，黔首知不死矣。至於國邑之郊，不虐五穀，不掘墳墓，不伐樹木，不燒積聚，不焚室屋，不取六畜。得民虜，奉而題歸之，以彰好惡；信與民期，以奪敵資。若此，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，雖行武焉亦可矣。

先發聲出號曰：“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。子之在上無道，据傲荒怠，貪戾虐眾，恣睢自用也，辟遠聖制，警醜先王，排訾舊典，上不順天，下不惠民，徵斂無期，求索無厭，罪殺不辜，慶賞不當，若此者天之所誅也，人之所讎也，不當爲君。今兵之來也，將以誅不當爲君者也，以除民之讎而順天之道也。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讎者，身死家戮不赦。有能以家聽者，祿之以家；以里聽者，祿之以里；以鄉聽者，祿之以鄉；以邑聽者，祿之以邑；以國聽者，祿之以國。”

故克其國不及其民，獨誅所誅而已矣。舉其秀士而封侯之，選其賢良而尊顯之，求其孤寡而振恤之，見其長老而敬禮之。皆益其祿，加其級。論其罪人而救出之；分府庫之金，散倉廩之粟，以鎮撫其眾，不私其財；問其叢社大祠，民之所不欲廢者，而復興之，曲加其祀禮。是以賢者榮其名，而長老說其禮，民懷其德。

今有人於此，能生死一人，則天下必爭事之矣。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，人孰不說？故義兵至，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，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，行地滋遠，得民滋眾，兵不接刃，而民服若化。《呂氏春秋·懷寵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，全章說明“霸王之道”，在於挾義而動，非圖奪取存國，而欲續存亡國。《管子·重令》曰：“若夫地雖大，而不並兼，不攘奪。人雖眾，不緩怠，不傲下。國雖富，不侈泰，不縱欲。兵雖彊，不輕侮諸侯。動眾用兵，必為天下政理；此正天下之本，而霸王之主也。”此章部份內容見於《呂氏春秋》，就三者文字比較，《文子》詞意最為古樸簡要，恐為輯入“文子外編”之先琴史料。《呂氏春秋》似參考此項原始資料，而《淮南子》則直接引自“文子外編”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霸王之道”段：首六句，似古語。〈兵略訓〉作“霸王之兵，以論慮之，以策圖之，以義扶之，非以亡存也，將以存亡也。”〈兵略訓〉此處，似有改動。

又，“故聞敵國之君”之後文字，說明“霸王之道”的施展情況，有暴虐人民之國君，即舉兵臨其境，責以不義，刺以過行。此項文字見於《司馬法·仁本》與《呂氏春秋·懷寵》。《司馬法》的敘說似較為原始，而就《文子》與《呂氏春秋》比較，《文子》文字古樸簡要，《呂氏春秋》似對《文子》資料加以引述改寫。《淮南子》當直接引用“文子外編”中此項資料。

第二、“乃發號施令”段，此段文字，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記載略異。“其國之君”句，〈兵略訓〉同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其’當為‘某’，字之誤。《太平御覽》〈兵部〉二引此，正作‘某國’。《司馬法》〈仁本篇〉亦云：‘某國為不道，征之。’”

又，“天之所誅，民之所仇”兩句，〈兵略訓〉作“此天之所以誅，民之所以仇”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兩‘以’字皆衍文。《呂氏春秋》〈懷寵〉篇作‘若此者，天之所誅也，仁之所讎也。’無兩‘以’字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同。”

又，“以廢不義而授有德也”句，〈兵略訓〉作“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”。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案：古卷子本‘復’作‘授’，《文子》同。《長短經》〈兵權〉篇引作‘而授有德者也’。《御覽》二七一引杜恕論：‘兵之

來也，以除不義，而授有德’，即本此文，亦作‘授’。”

又“有敢逆天道，亂民之賊者”兩句，〈兵略訓〉作“有逆天之道，帥民之賊者”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帥’字義不可通，《呂氏春秋》作‘衛’，是也。當由‘衛’誤作‘衛’，因改爲‘帥’耳。”但劉文典云：“《御覽》引，‘帥民之賊’作‘帥民爲賊’。”《文子》此處文字或與今通行《淮南子》文本有異。

第三、“義兵至於境”段：此段〈兵略訓〉似改動“文子外編”文意。“義兵至於境，不戰而止”兩句，〈兵略訓〉作“義兵之至也，至於不戰而止”。莊達吉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御覽》作‘至於不戰而心服。’”何寧云：“‘至於不戰而止’，義不可通，‘於’字下當有‘境’字。上文云：‘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，則舉兵而臨其境，責之以不義，刺之以過行。’故此曰：‘至於境’也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有‘境’字。”

又“義兵”一詞，見於竹簡《文子》。編號 2217 竹簡的殘文曰：“眾。欲見賢於適（敵）者，謂之驕兵。義兵”。此殘句可對應今本《文子·道德》第九章“眾，欲見賢於敵國者，謂之驕。義兵王，應兵勝，忿兵敗，貪兵死，驕兵滅，此天之道也。古典文獻中，“義兵”觀念最早見於《吳子》一次，除此之外全出現於《呂氏春秋》。“義兵”可能是文子所提出的重要哲學觀念，《吳子》受其影響，而在《呂氏春秋》中得到進一步的發揮。

又，“相交於前”句，〈兵略訓〉作“相支以日”。俞樾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相支以日’，甚爲無義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作‘相交於前’，當從之。‘交’與‘支’形似而誤。‘交’誤爲‘支’，因改‘於前’爲‘以日’，使成文義耳。”

又，“爲身求”，〈兵略訓〉作“爲身戰”，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古鈔卷子本‘戰’作‘求’，《文子》同。《晏子春秋·內篇·雜上》，晏子曰：“臣聞之，爲地戰者，不能成其王；爲祿仕者，不能正其君。”《晏子春秋》與《文子》文意相近。此種說法，當爲古時格言。可見“爲地戰者……爲身戰者”是《淮南子》改動《文子》“爲身求”的意含，以配合此處專對戰爭之事的論述。

11-15

〔老子曰：〕

上義者，〕治國家，理境內，行仁義，布德施惠，立正法，塞邪道，群臣親附，百姓和輯，上下一心，群臣同力，諸侯服其威，四方懷其德，修‘政’¹廟堂之上，折衝千里之外，發號行令而天下響應，此其上也。

地廣民衆，主賢將良，國富兵強，約束信，號令明，兩敵相當，未交兵接刃，而敵人奔亡，此其次也。

知土地之宜，習險隘之利，明苛政之變，察行陣之事，白刃合，流矢接，輿死扶傷，流血千里，暴骸滿野，義之下也。

兵之勝敗，皆在於政。政勝其民，下附其上，即兵強。民勝其政，下叛其上，即兵弱。義足以懷天下之民，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，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，謀慮足以決輕重之權，此上義之道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兵有三詆：治國家、理境內、行仁義，布德惠，立正法，塞邪隧，群臣親附，百姓和輯，上下一心，‘君’臣同力，諸侯服其威〔而〕四方懷其德，‘脩’政廟堂之上〔而〕折衝千里之外，‘拱揖指撝’而天下響應，此‘用兵之’上也。

地廣民衆，主賢將‘忠’，國富兵強，約束信，號令明，兩‘軍’相當，鼓鐔相望，未〔至〕‘兵交’接刃而敵人奔亡，此‘用兵之’次也。

知土地之宜，習險隘之利，明‘奇正’之變，察行陳〔解贖〕之‘數’，維枹綰而鼓之，白刃合，流矢接，涉血屬腸，輿死扶傷，流血千里，暴骸‘盈場’，乃以決勝，此‘用兵之’下也。

¹ “政”字原作“正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，而莫知務脩其本，釋其根而樹其枝也。

*

夫兵之所以佐勝者眾，而所以必勝者寡。

甲堅兵利，車固馬良，畜積給足，士卒殷軫，此軍之大資也，而勝亡焉。明於星辰日月之運，刑德奇賁之數，背鄉左右之便，此戰之助也，而全亡焉。良將之所以必勝者，恒有不原之智、不道之道，難以與眾同也。

夫論除謹，動靜時，吏卒辨，兵甲治，正行伍，連什伯，明鼓旗，此尉之官也。前後知險易，見敵知難易，發斥不忘遺，此候之官也。隧路亟，行輜治，賦丈均，處軍輯，井竈通，此司空之官也。收藏於後，遷舍不離，無淫輿，無遺輜，此輿之官也。凡此五官之於將也，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，必擇其人，技能其才，使官勝其任，人能其事。告之以政，申之以令，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，飛鳥之有六翮，莫不爲用。然皆佐勝之具也，非所以必勝也。

兵之勝敗，‘本’在於政。政勝其民，下附其上，則兵強〔矣〕。民勝其政，下‘畔’其上，‘則’兵弱〔矣〕。〔故德〕義足以懷天下之民，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，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，謀慮足以‘知強弱之勢’，〔此必勝之本也。〕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p.495-497／〈兵略訓〉辨析，頁433-435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。〈兵略訓〉此處言“兵有三詆”，指用兵作戰的三種憑藉。而《文子》此章，則說明“義”的三種效果。《文子·上仁》第十一章曰：“上德者天下歸之，上仁者海內歸之，上義者一國歸之，上禮者一鄉歸之。”但此章說：“上義者，……諸侯服其威，四方懷其德，修政廟堂之上，折衝千里之外，發號行令而天下響應”，又說：“義足以懷天下之民，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，……此上義之道也。”此章所說的“上義”，當指〈上仁〉篇所謂的“上德”。因此，此章內容似與“上義”名篇的關係不大。全章強調“兵之勝敗”在行仁義之政，似受儒家思想影響。此章資料似原輯入“文子外編”，《淮南子》引述以說明“用兵之三詆”。但《文子》此章恐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，而經後人改編成論述“上義之道”的形式。二者敘說結構的對應關係爲：

“上義者”——“兵有三詆”；“此其上也”——“此用兵之上也”；“此其次也”——“此用兵之次也”；“義之下也”——“此用兵之下也”；“此上義之道也”——“此必勝之本也”

第一、“上義者”段：此段見於〈兵略訓〉處，說明“用兵之上”。《文子》首句作“上義者”，而段末又曰“此其上也”，結構不嚴整，似經後人改動。

又，“布德施惠”句，〈兵略訓〉作“布德惠”，此句前後，多三字爲句，“施”字似衍。

又，“群臣同力”句，“群”字，〈兵略訓〉作“君”。“上下一心”、“君臣同力”，相對爲文，“群”字恐誤。

第二、“地廣民衆”段：此段見於〈兵略訓〉處，說明“用兵之次”。“未交兵接刃”句，〈兵略訓〉作“未至兵交接刃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兵交’當爲‘交兵’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正作‘交兵接刃’，下文亦云‘不待交兵接刃’。”王叔岷云：“案：王說是也，古鈔卷子本正作‘交兵’。”

第三、“知土地之宜”段：此段見於〈兵略訓〉處，說明“用兵之下”。“明苛政之變”句，〈主術訓〉作“明奇正之變”。“奇正”爲古代兵法用語。稱對陣交鋒爲“正”，邀截襲擊爲“奇”。“苛政”當作“奇正”，似因形近而誤。

第四、“兵之勝敗”段：此段見於〈兵略訓〉處，屬另段資料。〈兵略訓〉說明“必勝之道”，而《文子》改編爲“上義之道”。全章強調戰爭的勝敗，皆由政治是否得當，應屬“用兵之事”。

又，“下叛其上”句，“叛”字，〈兵略訓〉作“畔”。王叔岷云：“案：古鈔卷子本‘畔’作‘叛’，《文子》同。‘畔’、‘叛’古通。”

又，“義足以懷天下之民”句，“義”字，〈兵略訓〉作“德義”。“德義”與下句“事業”對文，指“德政與道義”，《文子》似脫“德”字。

又，“謀慮足以決輕重之權”句，〈兵略訓〉作“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”。

王叔岷云：“古鈔卷子本‘勢’作‘權’，《文子》同。”

11-16

〔老子曰：〕

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，所以‘死者必’¹義也，義之所以行者威也。是故令之以文，齊之以武，是謂必取；威義並行，是謂必強。白刃交接，矢石若雨，而士爭先者，賞信而罰明也。

上視下如子，下事上如父；上視下如弟，下事上如兄；上視下如子，必王四海；下事上如父，必政天下；上視下如弟，即‘不’難為之死；下事上如兄，即‘不’²難為之亡。故父子兄弟之寇，不可與之鬥。

是故〔義君〕內修其政以積其德，外塞於邪以明其勢，察其勞佚，以知飢飽，戰期有日，視死若歸〔，恩之加也〕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〔兵之所以強者，民也；民之所以必死者，義也；〕義之所以能行者，威也。是故‘合’之以文，齊之以武，是謂必取；威儀並行，是謂‘至’強。

夫人之所樂者、生也，而所憎者、死也；然而高城深池，矢石若雨，平原廣澤，白刃交接，而‘卒’爭先〔合〕者，彼非輕死而樂傷也，為其賞信而罰明也。

是故上視下如子，〔則〕下視上如父；上視下如弟，〔則〕下視上如兄。上視下如子，〔則〕必王四海；下視上如父，〔則〕必‘正’天下。上視下如

¹ “死者必”三字原作“必死者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² 兩“不”字，原均作“必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弟，則不難為之死；下事上如兄，則不難為之亡。〔是〕故父子兄弟之寇，不可與鬥〔者〕，積恩先施也。故四馬不調，造父不能以致遠；弓矢不調，羿不能以必中；君臣乖心，則孫子不能以應敵。

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，外塞‘其醜以服其威’，察其勞佚，以知〔其〕飽飢，故‘戰日有期’，視死若歸。故將必與卒同甘苦、俟飢寒，故其死可得而盡也。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p. 512-513 / 〈兵略訓〉辨析，頁 447-448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強調“義之所以行者，威也”，與本篇第六章所稱“法生於義，義生於眾適，眾適合乎人心”，二者義理有相當出入。以“威”來展現“義”，或為晉法家後續發展的思想。《商君書》有“所謂刑者，義之本也”（《商君書·開塞》篇），《申子》亦言：“君必有明法正義，若懸權衡以稱輕重，所以一群臣也。”（《申子·大體》篇）。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，全章恐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。今本《文子》“上義”篇目的釐訂，或受到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論“義”與“兵”觀念的影響。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”段：首句文意難解，見於〈兵略訓〉處作“兵之所以強者，民也；民之所以必死者，義也；義之所以能行者，威也。”何寧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荀子》〈議兵〉篇‘凡用兵攻戰之本，在乎壹民。弓矢不調，則羿不能以中微；六馬不和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；士民不親附，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。故善附民者，是乃善用兵者也。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。’（《韓詩外傳》三第三十六章略同）故曰：‘兵之所以強者，民也。’《呂氏》〈蕩兵〉篇：‘凡兵也者，威也，威也者，力也，民之有威力，性也’，義與此文尤近。”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作‘兵之所以強者必死也’，於義為長。”但劉文典云：“王說非也。……此文‘兵之所以強者，民也；民之所以必死者，義也；義之所以能行者，威也’三句相連，而以兩‘民’字，兩‘義’字為之樞紐。若改‘民’字為‘必死’，則句法既參差不齊，文義亦不相連貫矣。《文子》〈上義〉篇‘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，所以死者必義也，義之所以行者威也’，文義本不可通。”植案：〈兵略訓〉文字，句法整齊，

義理明晰，〈上義〉篇此段有脫誤。

又，“是故令之以文”數句，見於《孫子·行軍》，〈行軍〉篇曰：“故令之以文，齊之以武，是謂必取。令素行以教其民，則民服；令不素行以教其民，則民不服；令素行者，與眾相得也。”“威義並行”句，〈兵略訓〉作“威儀併行”。劉文典云：“儀，《文子》〈上義〉作‘義’，當從之。”

又，“白刃交接”數句，〈兵略訓〉屬“夫人之所樂者，生也”段，作“然而高城深池，矢石若雨，平原廣澤，白刃交接，而卒爭先合者，彼非輕死而樂傷也，爲其賞信而罰明也。”《文子》此處似殘文綴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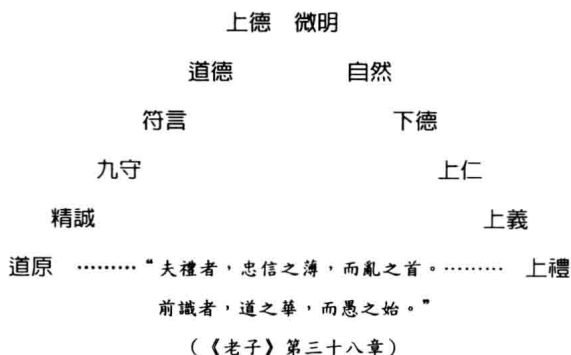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、“上視下如子”段：說明上下的關係，若如同父子兄弟，則無人可與鬥。此段文意與《孟子·離婁》相近，〈離婁〉篇曰：“君之視臣如手足，則臣視君如腹心；君之視臣如犬馬，則臣視君如國人；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。”

第三、“是故義君內修其政以積其德”段：首句，〈兵略訓〉無“義君”二字。段末亦無“恩之加也”四字，此當爲後世編輯《文子》者所加，以強調其與“上義”名篇的關係。

十二 〈上禮〉篇探析

“上禮”觀念出現於《老子》第三十八章，曰：“上禮爲之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扔之”，而《文子·上仁》篇也云“上禮者一鄉歸之”。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，似取此項資料“上禮”一詞，來名此篇。

今本《文子》後四篇篇名，在“下德”之後，接續使用“上仁”、“上義”與“上禮”，可能也與《老子》第三十八章所稱“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”的分層遞失過程有關。今本《文子》十二篇篇名的編定，或許即因襲著道家思想中此種哲學觀念類別的排列。我們提出今本《文子》編輯者可能的一種設想：



以“道原”作爲始源，而以“上禮”作爲終結，形成一個系統化的理論架構。“道原”爲萬物之源，“精誠”則是萬物之間所感通的本質（見朱弁注）。“九守”是人之所守，“專一於志，而九備於數”（朱弁注）。“符言”是契合道理（見朱弁注），故可“行道立德”，以至於“上德”之“無所不得”（朱弁注）。“上德”以“微究真宗，以明契玄旨”（朱弁注），故以“微明”言道之體用。以“上德＝微明”作爲修道之極致，而顯示於外者是謂“天理”之“自然”（見杜道堅注）。後世之君執德以顯，謂之“下德”。“下德”之後，層層遞失，故“上仁”則“海內歸之”，“上義”則“一國歸之”，“上禮”則“一鄉歸之”（〈上仁〉第十一章）。

這種解經之義的理論架構，實際上不但與《文子》古本資料內容無關，也與竄入《文子》中《淮南子》別本文義有別。但經過道士的編輯與注解，卻使《文子》一書哲學的真正義理，被湮滅了兩千年之久。

我們認為本篇仍多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的竄入，但有部份文字仍為與《淮南子》關係密切的“文子外編”資料。全篇分為七章，第一章見於〈俶真訓〉；第二章見於〈汜論訓〉；第三章見於〈泰族訓〉；第四章，見於〈精神訓〉；第五章見於〈齊俗訓〉；第六章，見於〈本經訓〉；第七章見於〈覽冥訓〉。

12-1

〔老子曰：〕

上古真人，呼吸陰陽，而群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。當此之時，‘莫不’¹領理，隱密自成²，純樸未散，而萬物大優。

及世之衰也，至伏羲氏，昧昧懋懋，皆欲離其童蒙之心，而覺悟乎天地之間，其德煩而不一。

及至神農、黃帝，覈領天下，紀綱四時，和調陰陽。於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，戴聽而視³，故治而不和。

下至夏、殷之世，嗜欲達⁴於物，聰明誘於外，性命失其真。

施及周室，澆醇散樸，離道以為偽，險德以為行，智巧萌生。狙學以擬聖，華誣⁵以脅衆，琢飾《詩》《書》，以賈名譽。各欲以

¹ “莫不”二字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補。

² “成”字下，原有“純樸”二字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刪。

³ 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竦身而思戴聽視”。

⁴ “達”字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連”。

⁵ “誣”字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誕”。

行其智偽，以容於世，而失大宗之本。

故世有喪性命，衰漸所由來久矣。

*

是故至人之學也，欲以反性於無，游心於虛。世俗之學，擢德撓性，內愁五藏，暴行越知，以撓名聲於世，此至人所不為也。〔擢德，自見也，撓性，絕生也。〕

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，通乎榮辱之理，舉世譽之而不益勸，舉世非之而不加沮，〔得至道之要也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至德之世，甘暝于溷濁之域，而徙倚于汗漫之宇，提挈天地而委萬物，以鴻濛為景柱，而浮揚乎無畛崖之際。〔是故〕‘聖人’呼吸陰陽〔之氣〕，而群生莫不〔顚顚然，〕仰其德以和順。當此之時，莫‘之’領理，‘決離’隱密〔而〕自成，〔渾渾蒼蒼，〕純樸未散，〔旁薄為一，〕而萬物大優，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。

及世之衰也，至伏羲氏，〔其道〕昧昧‘芒芒’〔然〕，吟德懷和，被施頗烈，而知乃始昧昧棼棼，皆欲離其童蒙之心，而覺‘視’於天地之間，〔是故〕其德煩而不〔能〕一。

乃至神農、黃帝，〔剖判大宗，〕‘竅’領天地，襲九竅，重九垠，提挈陰陽，搏掎剛柔，枝解葉貫，萬物百族，使各有經紀條貫，於此萬民睢睢盱盱然，莫不竦身而載聽視，是故治而不〔能〕和〔下〕。

棲遲至于昆吾、‘夏后’之世，嗜欲連於物，聰明誘於外，〔而〕性命失其‘得’。

施及周室〔之衰〕，澆淳散樸，‘雜’道以偽，‘檢’德以行，〔而〕‘巧故’萌生。

周室衰而王道廢，儒墨乃始列道而議，分徒而訟。於是‘博’學以‘疑’聖，華誣以脅眾，弦歌鼓舞，‘緣’飾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以買名譽於天下。繁

登降之禮，飾紱冕之服，聚眾不足以極其變，積財不足以贍其費，於是萬民乃始慄慄離跂，各欲行其知偽，{以求鑿柄於世}而錯擇名利，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，而失其大宗之本。夫世之所以喪性命，有衰漸以然，所由來者久矣。

是故‘聖人’之學也，欲〔以〕反性於‘初’，〔而〕游心於虛〔也〕。達人之學也，欲以通性於遼廓，而覺於寂漠也。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，‘擢’德奪性，內愁五藏，外勞耳目，乃始招螻振繯物之豪芒，搖消掉捐仁義禮樂，暴行越智〔於天下〕，以‘招號’名聲於世。此‘我’〔所羞而〕不為也。

是故與其有天下也，不若有說也；與其有說也，不若尚羊物之終始，而條達有無之際。

是故舉世〔而〕譽之不加勸，舉世〔而〕非之不加沮，{定于死生之境，而通于榮辱之理}，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，神無虧缺於胸臆之中矣。若然者，視天下之間，猶飛羽浮芥也，孰肯分分然以物為事也。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p. 64-67

／〈俶真訓〉辨析，65-67

古之人，在混芒之中，與一世而得澹漠焉。當是時也，陰陽和靜，鬼神不擾，四時得節，萬物不傷，群生不夭，人雖有知，無所用之，此之謂至一。當是時也，莫之為而常自然。

逮德下衰，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，是故順而不一。

德又下衰，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，是故安而不順。

德又下衰，及唐虞始為天下，興治化之流，澆淳散朴，離道以善，險德以行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。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，然後附之以文，益之以博。文滅質，博溺心，然後民始惑亂，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。

由是觀之，世喪道矣，道喪世矣。《莊子·繕性》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，而其中部份文字則見於《莊子·繕性》。全章可分為兩段，第一段敘說“世之喪性命，有衰漸以然”。第二段辨析“至人之學”與“世俗之學”的差異，並提出“得至道之要”的說明。此章文意，與《莊子·繕性》思想相近，其撰寫時代或《淮南子》成書之前，後輯入“文

子外編”。《淮南子》引用，並加以闡發。以下分四點來說明：

第一段：此段見於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。〈俶真訓〉有多段資料，內容與此處相類，並與《莊子》關係密切。如：

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，神氣不蕩於外，萬物恬漠以愉靜，攬搶〔衡〕（原作‘衡’，據王引之校改）杓之氣莫不彌靡，而不能為害（《莊子·繕性》：“古之人，在混芒之中，與一世而得澹漠焉。當是時也，陰陽和靜，鬼神不擾，四時得節，萬物不傷，群生不夭，人雖有知，無所用之，此之謂至一。當是時也，莫之為而常自然。”）。當此之時，萬民倡狂，不知東西（《莊子·庚桑楚》：“吾聞至人，尸居環堵之室，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。”；《莊子·在宥》：“浮遊不知所求；猖狂不知所往；遊者執掌，以觀無妄。”）；含哺而游，鼓腹而熙（夫赫胥氏之時，民居不知所為，行不知所之，含哺而熙，鼓腹而遊，民能以此矣。）《莊子·馬蹄》；《莊子·胠篋》：“夫赫胥氏之時，民居不知所為，行不知所之，含哺而熙，鼓腹而遊，民能以此矣。”）；交被天和，食於地德（《莊子·庚桑楚》：“夫至人者，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。”）；不以曲故、是非相尤，茫茫〔沆沆〕（原作“沈沈”，據王念孫校改）：是謂大治。

古之真人，立於天地之本，中至優游，抱德煬和，而萬物〔炊〕（原作“雜”，據孫詒讓校改。）累焉，孰肯解構人間之事，以物煩其性命乎！（《莊子·在宥》：“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，無擢其聰明；尸居而龍見，淵默而雷聲，神動而天隨，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。吾又何暇治天下哉！”）

這種標榜遠古至德盛世，人與天地自然交和的思想，是《莊子》〈駢拇〉、〈馬蹄〉、〈胠篋〉、〈在宥〉等篇所特意強調的。淮南王劉安曾注解《莊子》，〈俶真訓〉似保留此項資料的部份內容。《莊子》資料的編輯，首由劉安開其端。劉安及其門客，似也曾收集莊學傳承史料，而輯入“文子外編”。這些資料部份以《淮南子》別本的形式竄入《文子》。《文子》此章即顯現此種情況。

此段的原始資料應與《莊子·繕性》有關。〈繕性〉的文意結構為：“古之人……逮德下衰，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……德又下衰，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……德又下衰，及唐虞始為天下。”分層說明“世喪道矣，道喪世矣。”而《文子》的敘說方式為：“上古真人……及世之衰也，至伏羲氏……及至神農、黃帝……下至夏、殷之世……施及周室……故世有喪性命，衰漸所由來久矣。”

“上古真人”，〈俶真訓〉作“至德之世，……是故聖人”，“上古真人”一詞，近於〈繕性〉篇“古之人”。而〈繕性〉篇“古之人”段文意又與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：“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”段相近。

《文子》此段文字古樸，文句也較〈俶真訓〉簡要。〈俶真訓〉多見鋪章堆砌之處，似就“文子外編”資料加以申述發揮。

又，“莫不領理”句，〈俶真訓〉“不”作“之”，當從，“之”代名詞，指“群生”；“莫之領理”，指不去治理群生，《文子》似誤。

又，“昧昧懋懋”句，〈俶真訓〉作“昧昧淋淋”，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說文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皆無‘淋’字，‘淋淋’當爲‘淋淋’。‘昧昧’、‘淋淋’，一聲之轉，皆欲知之貌也。《文子》〈上禮〉篇作‘昧昧懋懋’，‘懋’與‘淋’古字通。

又，“及至神農”句，“及”字，〈俶真訓〉作“乃”，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乃’當爲‘及’，《文子》〈上禮〉篇正作‘及’。”

又，“戴聽而視”句，文意費解。俞樾曰：“‘戴聽而視’，義不可通。《淮南子》〈俶真訓〉作‘莫不竦身而載視聽’，亦似有誤。疑本作‘竦耳而聽，載目而視’。今作‘竦身’者，‘身’乃‘耳’之誤也。‘載目’即‘側目’。載、側一聲之轉。《詩·七月》、〈湛露〉諸篇鄭箋並云：‘載之言則也。’是其例也。《淮南》作‘載’，尙得其字。此變作‘戴’，於義更難曉矣。”

又，“覈領天下”句，“覈”字，〈俶真訓〉作“竅”。于大成¹云：“《淮南·俶真訓》‘覈’作‘竅’，高誘彼注云：‘竅，通也。領，理也。’此文徐注云：‘謂陰陽壅沈而通之’，亦以通訓竅，是‘覈’即‘竅’之形誤。”

又，“施及周室”句，〈俶真訓〉作“施及周室之衰”。王引之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之衰’二字，後人所加也。尋繹上文，自伏羲氏以下，皆爲衰世，則方其盛時亦謂之衰，不待其衰而後爲衰也。下文‘周室衰而王道費’，始言周室之衰耳。若此句先言周室之衰，則下文不須更言衰矣。《文子》〈俶真訓〉

¹ 于大成，〈文子上禮校釋〉，淡江學報第十五期 1977 年，台北。後引同書不標明出處。

作‘施及周室’，無‘之衰’二字。”

又，“離道以爲僞”句，〈俶真訓〉作“雜道以僞”。高誘注：“雜，𧯛。”王念孫曰：“‘雜’當爲‘離’，字之誤。‘儉’讀爲‘險’。……《莊子》〈繕性〉篇：‘德又下衰，澆淳散朴，離道以善，險德以行。’《文子》作‘離道以爲僞，險德以爲行’，又本於《淮南》。此正《淮南》所本。然則原文作‘離道’明矣。高注訓‘離’爲‘𧯛’，則所見本已誤作‘雜’。”但《文子》並非本於《淮南子》，〈上禮〉篇此處資料，當屬“文子外編”中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高誘所見本與此種別本文字有異。可見竄入《文子》之《淮南子》別本資料，在東漢之前即已流傳於世。

“又，“狙學以擬聖”句，〈俶真訓〉作“博學以擬聖”。高誘注曰：“博學楊、墨之道，以疑孔子之術。”王引之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疑，讀曰擬。‘博學以擬聖’，謂博學多聞以字比於聖人也。……《文子》作‘狙學以擬聖’，是其證。《莊子》〈天地〉篇‘博學以擬聖，於于以蓋眾’，即《淮南》所本也。高說失之。”〈俶真訓〉似保留與高誘所見不同文本文字。“狙”，《說文》：“獼屬。”《廣雅·釋獸》：“狙，獼猴也。”《管子·七臣七主》：“從狙而好小察。”尹知章注：“狙，伺也。”“狙學”，無所根源之學也。

又，“華誣以脅眾”句，“華誣”二字，〈俶真訓〉同，《文子續義》本作“華誕”。《逸周書·官人》：“少知而不大決，少能而不大成，規小物而不知大倫，曰華誕者也。”“華誕”，指不知大道而媚於小成，與前文“狙學”對文。《文子》與〈俶真訓〉作“華誣”，均誤。

又，“琢飾《詩》《書》”句，“琢”字，〈俶真訓〉作“緣”。于大成云：“‘緣飾’常語，‘琢’與‘緣’形似，故‘緣’誤爲‘琢’。”

第二段：此段敘說“反性於無，游心於虛”的“至人之學”。這是〈駢拇〉等四篇的作者，針對人文之世所提出的一種本源回歸的處世操持。至人能“定乎死生之意，通乎榮辱之理”，以求徹底擺脫人間世域的糾葛。在道家傳承的發展中，此種人義的要求具有激烈反對人文價值的傾向。

《文子》此段區分出“至人之學”與“俗事之學”的差異，而〈俶真訓〉

則列出“聖人之學”、“達人之學”與“俗世之學”三者的不同情況。〈俶真訓〉此處對“聖人”與“達人”的區分，差異難辨，而“達”字又與“至”字可通，似刻意加以衍述。

又，“此至人所不爲也”，〈俶真訓〉作“此我所羞而不爲也”，此處出現第一人稱的“我”，頗顯唐突。

又，“耀德，自見也，撻性，絕生也”四句，似“耀德撻性”句注文竄入。

又“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”數句，似出自《莊子》。〈逍遙游〉曰：“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，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；定乎內外之分，辯乎榮辱之境，斯已矣。”〈俶真訓〉此處“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”等句似引用〈德充符〉文意。〈德充符〉曰：“而況官天地，府萬物，直寓六骸，象耳目，一知之所知，而心未嘗死者乎！彼且擇日而登假，人則從是也。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！”

“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”句，“意”字，〈俶真訓〉作“境”。“意”似“竟”之形誤。

又，“得至道之要”句，未見於《淮南子》。此句爲此章結語，似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所加。

12-2

〔老子曰：〕

古者被髮而無卷領，以王天下，其德生而不殺，與而不奪，天下‘不’¹非其服，同懷其德；當此之時，陰陽和平，萬物蕃息，飛鳥之巢，可俯²而探也，走獸可係而從也。〔及其衰也，〕鳥獸蟲蛇，皆爲民害，故鑄鐵鍛刃，以禦其難。夫民迫其難即求其便，因其患

¹ “不”字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補。

² “俯”字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俛”。

即操¹其備，各以其智，去其所害，就其所利。常故不可循，器械不可因，故先王之法度，有變易者也。〔故曰：“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”〕

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，三王殊事而名‘立’²後世，因時而變者也。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，所推移上下，無常尺寸以度，而靡不中者。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，有本主於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。故先王之制，不宜即廢之，末世之事，善即著之。故聖人之制禮樂者，不制於禮樂。〔制物者，不制於物，制法者，不制於法。故曰“道可道，非常道也。”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古者‘有鑿而繼領’以王天下〔者矣〕，其德生而不‘辱’，‘予’而不奪，天下不非其服，同懷其德。當此之時，陰陽和平，〔風雨時節，〕萬物蕃息，‘烏鵲’之巢可俯而探也，‘禽’獸可‘羈’而從也，豈必褒衣博帶，句襟委章甫哉！

*

古者民澤處復穴，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，夏日則不勝暑熱蚊虻。聖人乃作，爲之築土構木，以爲宮室，上棟下宇，以蔽風雨，以避寒暑，而百姓安之。伯余之初作衣也，綖麻索縷，手經指挂，其成猶網羅。後世爲之，機杼勝複，以便其用，而民得以掩形御寒。古者剡耜而耕，摩蜃而耨，木鉤而樵，抱甑而汲，民勞而利薄。後世爲之耒耜耰鋤，斧柯而樵，桔槔而汲，民逸而利多焉。古者大川名谷，衝絕道路，不通往來也，乃爲窰木方版，以爲舟航，故地勢有無，得相委輸。乃爲鞅蹕而超千里，肩尙負擔之勤也，而作爲之棹輪建輿，駕馬服牛，民以致遠而不勞。‘爲鷙禽猛獸之害傷人’，而無以禁御也，而‘作爲之鑄金鍛鐵，以爲兵刃’，猛獸不能爲害。

¹ “操”字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造”。

² “立”字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補。

故民迫其難‘則’求其便，困其患‘則’造其備，〔人〕各以其〔所〕知，去其所害，就其所利。常故不可循，器械不可因〔也〕，‘則’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〔矣〕。

古之制，婚禮不稱主人，舜不告而娶，非禮也。立子以長，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，非制也。禮三十而娶，文王十五而生武王，非法也。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，殷人殯於兩楹之間，周人殯於西階之上，此禮之不同者也。有虞氏用瓦棺，夏后氏塋周，殷人用槨，周人牆置鬻，此葬之不同者也。夏后氏祭於閭，殷人祭於陽，周人祭於日出以朝，此祭之不同者也。堯《大章》，舜《九韶》，禹《大夏》，湯《大濩》，周《武象》，此樂之不同者也。

〔故〕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，三王殊事而名‘施’後世，〔此皆〕因時變〔而制禮樂〕者也。譬猶師曠之‘施瑟柱’也，所推移上下〔者〕無寸尺之度，而靡不中〔音〕。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，有本主於中，而〔以〕知矩‘矱’之所‘周者’也。

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，死爲之練冠，故有慈母之服。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，故大饗廢夫人之禮。先王之制，不宜‘則’廢之；末世之事，善‘則’著之；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。故聖人制禮樂，〔而〕不制於禮樂。治國有常，而利民爲本。政教有經，而令行爲上。苟利於民，不必法古。苟周於事，不必循舊。夫夏、商之衰也，不變法而亡。三代之起也，不相襲而王。故聖人法與時變，禮與俗化，衣服器械各便其用，法度制令各因其宜。故變古未可非，而循俗未足多也。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p. 421 /《汜論訓》辨析，頁 352-355

景公問晏子曰：“吾欲服聖王之服，居聖王之室，如此，則諸侯其至乎？”晏子對曰：“法其節儉則可，法其服，居其室，無益也。三王不同服而王，非以服致諸侯也。誠于愛民，果于行善，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，若其衣服節儉而眾說也。夫冠足以修敬，不務其飾；衣足以掩形，不務其美。衣無隅差之削，冠無觚贏之理，身服不雜彩，首服不鏤刻。且古者嘗有紕衣攣領而王天下者，其政好生，而惡殺，節上而羨下。天下不朝其服而並歸其義，其義。古者嘗有處櫓巢窟穴而王天下者，其政而不惡，予而不取，天下不朝其室，而共歸其仁。及三代作服，爲益敬也，首服足以修敬，而不重也，身服足以行潔，而不害于動作；服之輕重便於身，用財之費順于民。其不爲櫓巢者，以避風也；其不爲

窟穴者，以避溼也。是故明堂之制，下之潤溼，不能及也；上之寒暑，不能入也。土事不文，木事不鏤，示民知節也。及其衰也，衣服之侈過足以敬；宮室之美，過避潤溼，用力甚多，用財甚費，與民爲讎。今君欲法聖王之服室，不法其制，法其節儉也，則雖未成治，庶其有益也。今君窮臺榭之高，極汙池之深而不止；務于刻鏤之巧，文章之觀而不厭，則亦與民爲讎矣。若臣之慮，恐國之危，而公不平也。公乃願致諸侯，不亦難乎？公之言過矣！”（《晏子春秋·諫篇》）

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，孔子不對。三問，不對。哀公曰：“寡人問舜冠於子，何以不言也？”孔子對曰：“古之王者，有務而拘領者矣，其政好生而惡殺焉，是以鳳在列樹，麟在郊野，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。君不此問而問舜冠，所以不對也。”（《荀子·哀公》）

故至德之世，其行填填，其視顛顛。當是時也，山無蹊隧，澤無舟梁；萬物群生，連屬其鄉；禽獸成群，草木遂長。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，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。（《莊子·馬蹄》）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。全章可分前、後兩節，似具有解證《老子》的形式。但《文子》此處文字內容，與其所引《老子》經文，毫無關係。唐代徐靈府曾分別注此兩節，曰：“世之衰，物不淳一，各生異情，遞相殘害，智詐相欺，制器械而爲備，去其害就其利，故先王變法非有常也。故法無常名也。”

“制禮非禮，乖於道也。制樂非樂，失其和也。物制於物，尙可也，法制非法，逾其政也。”徐注解釋，甚爲牽強，顯示出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，改編竄入其中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〈汜論訓〉此處原始資料似與《荀子》有關，〈哀公〉篇曰：“古之王者，有務而拘領者矣，其政好生而惡殺焉。”此與見於〈汜論訓〉處首兩句文意相近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古者被髮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的文意結構爲“古者被髮而無卷領，以王天下……／及其衰也，鳥獸蟲蛇，皆爲民害，故鑄鐵鍛刀，以禦其難。／夫民迫其難即求其便，因其患即操其備，……故先王之法度，有變易者也。

／故曰：“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”見於〈汜論訓〉處，“古者有鑒而綖領以王天下者矣”段，與文子相近，但“及其衰也”四字，〈汜論訓〉無，“鳥獸蟲蛇，皆爲人害，故鑄鐵鍛刀，以禦其難”四句，〈汜論〉作“爲鷙禽猛獸之害傷人，而無以禁御也，而作爲之鑄金鍛鐵，以爲兵刃，猛獸不能爲害。”〈汜論訓〉此四句見於“古者民澤處復穴”段，說明聖人因民之患，而造其備。《文子》雖以“及其衰也”形式，形成與前文“古者”的對比。但前段敘說“王天下”之事，與後者“故鑄鐵鍛刀，以禦其難”文意，不能承續。顯見《文子》此處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綴合，“及其衰也”四字，當爲編輯今本者所加。但〈汜論訓〉“古者民澤處復穴”段，就歷史發展，舉事例說明“古者”與“後世”生活狀況的不同。當人民迫於困難，就會找出方便的辦法，被禍患困擾，就會造出防備的器具。此種論述，與〈汜論訓〉前節強調古時以無爲“王天下”的敘說，明顯不同。二節之間似也有脫文。

又，“古者被髮而無卷領”句，〈汜論〉訓作“古者有鑒而綖領”。高誘注：“一說，鑒，放髮也。”“放髮”與“被髮”，意近，高誘似曾見《淮南子》別本。“無卷領”三字，顧觀光云：“‘無’字衍，當依〈汜論訓〉刪。”于大成云：“顧說是也。……‘卷領’，《淮南》作‘綖領’《晏子春秋》〈諫下〉篇作‘攣領’，《荀子》〈哀公〉篇作‘拘領’，《尚書大傳》作‘句領’，《韓詩外傳·三》作‘盤領’，並音近義同。《荀子》楊注云：‘曲領也。’禮正服方領；被髮與曲領，皆謂無飾也。”

又，“其德生而不辱”句，“不辱”二字，〈汜論訓〉作“不殺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不辱’當作‘不殺’。故高注‘刑措不用’。今作‘辱’者，後人妄改之也。……《太平御覽》〈皇王部〉引此已誤作‘辱’。張載〈魏都賦〉注及舊本《北堂書抄》〈衣冠部〉三引此並作‘殺’。《文子》〈上禮〉篇同。《晏子春秋》〈諫篇〉‘且古者嘗有紕衣攣領而王天下者，其政好生而惡殺’，《荀子》〈哀公〉篇‘古之王者，有務而拘領者矣，其政好生而惡殺焉’，此《淮南》所本。”

又，“陰陽和平”句後，〈汜論訓〉句後有“風雨時節”四字。王叔岷云：“案：《御覽》七七引此，以‘風雨時節’爲‘陰陽和平’之注。《文子》〈上禮〉篇正無‘風雨時節’四字。”

又，“因其患即操其備”句，“因”當爲“困”之形誤，〈汜論訓〉正作“困”。“困其患”與上文“迫其難”相對爲文。

又，“各以其智”四字，〈汜論訓〉“智”前有“所”字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人各以其所知’，當作‘人各以其知’，‘知’與‘智’同，言各用其智，以去害而就利也。今本‘知’上有‘所’字者，涉下兩‘所’衍。《文子》〈上禮〉正作‘各以其智，去其所害，就其所利’。”

第二、“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，說明五帝三王異道殊事，皆因時而變，故德覆天下，名立後世。《文子》此段與〈汜論訓〉記載略異，似屬不同文本來源，但二者文字均有訛誤。“因時而變者”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也”。下文曰：“聖人之制禮樂者，不制於禮樂。”《文子》似脫“制禮樂”等字。

又，“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，所推移上下，無常尺寸以度，而靡不中者”四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，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，而靡不中音。”“調五音”，“施瑟柱”意含相近。“無常尺寸以度”句，意指無作爲標準的尺來度量。與〈汜論訓〉敘說略異。

又，“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，有本主於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”兩句，〈汜論訓〉作“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，有本主於中，而以知矩矱之所周者也。”《文子》此處分作“能作音”、“能治人”兩事來說。〈汜論訓〉則僅說明“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”，“有本於中”句下，申述前句之義。《文子》此處與〈汜論訓〉均以“師曠之不以尺寸之度調音”取譬，〈汜論訓〉作“通於禮樂之情”，“樂”字恐涉前文而衍。《文子》意含較佳。

又，“制物者，不制於物”等數句，不見於《淮南子》，或原爲解《老》殘文。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，就竄入其中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，加以增添湊合。

12-3

〔老子曰：〕

昔者¹聖王，仰取象於天，俯取度於地，中取法於人。調陰陽之氣，和四時之節，察陵陸水澤肥墾高下之宜，以立事生財，除飢寒之患，辟疾疢之災。中受人事，以制禮樂，行仁義之道，以治人倫。列金木水火土之性，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；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，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；察四時孟仲季之序，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；列地而州之，分國而治之，立大學以教之，此治之綱紀也。得道即舉，失道即廢。

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，盛而不敗者也，唯聖人可盛而不敗。聖人初作樂也，以歸神杜淫，反其天心；至其衰也，流而不反，淫而好色，不顧正法，〔流及後世，〕至於亡國。其作書也，以領理百事，愚者以不忘，智者以記事；及其衰也，為姦偽以解有罪，而殺不辜。其作囿也，以‘奉’²宗廟之具，簡士卒以戒不虞；及其衰也，馳騁弋獵以奪民時，以罷民力。其‘尚’³賢也，以平教化，正獄訟，賢者在位，能者在職，澤施於下，萬民懷德；至其衰也，朋黨比周，各推其所與，廢公趨私，外內相舉，姦人在位，賢者隱處。天地之道，極則反，益則損。故聖人治弊而改制，事終而更為。其美在和，其失在權。

〔聖人之道曰：〕非修禮義，廉恥不立；民無廉恥，不可以治；不知禮義，法不能正；非崇善廢醜，不響禮義。無法不可以為治，不知禮義，不可以行法。法能殺不孝者，不能使人孝；能刑盜者，

¹ “者”下原有“之”字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刪。

² “奉”字原作“成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³ “尚”字原作“上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不能使人廉。聖王在上，明好惡以示人，經非譽以導之，親‘賢’¹而進之，賤不肖而退之。刑錯而不用，禮義修而任賢德也。

故天下之高，以為三公；一州之高，以為九卿；一國之高，以為二十七大夫；一鄉之高，以為八十一元士。智過萬人者謂之英，千人者謂之雋，百人者謂之傑，十人者謂之豪。明於天地之道，通於人情之理，大足以容衆，惠足以懷遠，智足以知權，人英也。德足以教化，行足以隱義，信足以得衆，明足以照下，人雋也。行可以為儀表，智足以決嫌疑，信可以守約，廉可以使分財，作事可法，出言可道，人傑也。守職不廢，處義不比，見難不苟免，見利不苟得，人豪也。英俊豪傑，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，由本流末，以重制輕，上唱下和，四海之內，一心同歸，背貪鄙，嚮仁義，其於化民，若風之靡草。

今使不肖臨賢，雖嚴刑不能禁其姦。小不能制大，弱不能使強〔，天地之性也〕。故聖人舉賢以立功，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。觀其所舉，治亂分矣；察其黨與，賢不肖可論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昔者，‘五帝三王’之蒞政施教，必用參五。何謂參五？仰取象於天，俯取度於地，中取法於人。

乃立明堂之朝，行明堂之令，以調陰陽之氣，而和四時之節，〔以〕辟疾‘病’之菑。

俯視地理，以制度量，察陵陸水澤肥墪高下之宜，立事生財，以除飢寒之患。

中‘考乎人德’，以制禮樂，行仁義之道，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。乃澄

¹ “賢”字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補。

列金木水火土之性，‘故’立父子之親而成家；‘別清濁’五音六律相生之數，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；察四時季孟之序，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；此之謂參。

制君臣之義，父子之親，夫婦之辨，長幼之序，朋友之際，此之謂五。

乃裂地而州之，分職而治之，築城而居之，割宅而異之，分財而衣食之，立大學而教〔誨〕之，夙興夜寐而勞力之。此治之紀綱也。然得‘其人’則舉，失‘其人’則廢。

堯治天下，政教平，德潤洽。在位七十載，乃求所屬天下之統，令四岳揚側陋。四岳舉舜而薦之堯，堯乃妻以二女，以觀其內；任以百官，以觀其外；既入大麓，烈風雷雨而不迷，乃屬以九子，贈以昭華之玉，而傳天下焉。以為雖有法度，而朱弗能統也。

*

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、成而不毀者也，唯聖人能‘盛’而不衰，盈而不虧。‘神農之初作琴也’，以歸神；及其淫也，反其天心。‘夔’之初作樂也，皆合六律而調五音，以通八風；‘及’其衰也，‘以沈湎淫康’，‘不顧政治’，‘至於滅亡’。‘蒼頡之’〔初〕作書，〔以〕辨治百官，〔〕領理‘萬’事，愚者〔得〕以不忘，智者〔得〕以‘志遠’；及〔至〕其衰也，為奸〔刻〕偽〔書〕，以解有罪，以殺不辜。〔湯之初〕作囿也，以奉宗廟‘鮮饎’之具，簡士卒，〔習射御，〕以戒不虞；及‘至’其衰也，馳騁‘獵射’，以奪民時，罷民之力。

{堯之舉禹、契、后稷、皋陶，政教平，奸宄息，獄訟止而衣食足，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}；〔及〕至其‘末’，朋黨比周，各推其與，廢公趨私，外內相〔推〕舉，‘奸’人在‘朝’〔而〕賢者隱處。

故《易》之失也卦，《書》之失也敷，樂之失也淫，《詩》之失也辟，《禮》之失也伎，《春秋》之失也訾。

天地之道，極則反，‘盈’則損。五色雖朗，有時而渝；茂木豐草，有時而落；物有隆殺，不得自若。故聖人{事‘窮’而‘更為’}，法弊而改制，非樂變古易常也，將以救敗扶衰，黜淫濟非，以調天地之氣，順萬物之宜也。

*

聖人天覆地載，日月照，陰陽調，四時化，萬物不同，無故無新，無疏無

親，故能法天。天不一時，地不一利，人不一事，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，趨行不得不殊方。五行異氣而皆適調，六藝異科而皆同道。溫惠柔良者，《詩》之風也，淳龐敦厚者，《書》之教也；清明條達者，《易》之義也；恭儉尊讓者，禮之爲也；寬裕簡易者，樂之化也；刺幾辯義者，《春秋》之靡也。

故《易》之失鬼，《樂》之失淫，《詩》之失愚，《書》之失拘，禮之失忤，《春秋》之失訾。六者，聖人兼用而財制之。失本則亂，得本則治。其美在調，其失在權。

水火金木土穀，異物而皆任；規矩權衡準繩，異形而皆施。丹青膠漆，不同而皆用。各有所適，物各有宜。輪圓輿方，輶從衡橫，勢施便也。驂欲馳，服欲步，帶不厭新，鉤不厭故，處地宜也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p. 671-675 / 〈泰族訓〉辨析，頁 620-624

{民無廉恥，不可治也}；非修禮義，廉恥不立。民‘不知禮義’，法‘弗’能正〔也〕；非崇善廢醜，不‘向’禮義。無法不可以爲治〔也〕，不知禮義，不可以行法〔也〕。法能殺不孝者，〔而〕不能使人‘爲孔、曾之行’；〔法〕能刑〔竊〕盜者，〔而〕不能使人‘爲伯夷之廉’。

孔子弟子七十，養徒三千人，皆入孝出悌，言爲文章，行爲儀表，教之所成也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，皆可使赴火蹈刃，死不還踵，化之所致也。夫刻肌膚，鑱皮革，被創流血，至難也，然越人爲之，以求榮也。

聖王在上，明好惡以示之，經‘誹’譽以導之，親賢而進之，賤不肖而退之，無被創流血之苦，而有高世尊顯之名，民孰不從？

古者法設而不犯，刑錯而不用，非可刑而不刑也，百工維時，庶績咸熙，禮義‘脩’而任賢德也。故〔舉〕天下之高，以爲三公，一‘國’之高以爲九卿，一‘縣’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，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。

〔故〕‘知’過萬人者謂之英，千人者謂之‘俊’，百人者謂之‘豪’，十人者謂之‘傑’。‘明於天道，察於地理’，通於人情，大足以容眾，‘德’足以懷遠，信足以一異，‘知’足以知‘變者’，人〔之〕英也。德足以教化，行足以隱義，‘仁’足以得眾，明足以照下〔者〕，人〔之〕‘俊’也。行‘足’以爲儀表，‘知’足以決嫌疑，{廉足以分財}，信可使守約，作事可法，出言可道〔者〕，人〔之〕‘豪’也。守職〔而〕不廢，處義〔而〕不比，見難

不苟免，見利不苟得〔者〕，人〔之〕‘傑’也。

英‘俊’豪傑，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，得其宜，由本流末，以重制輕，上唱〔而〕‘民’和，上動而下隨，四海之內，一心同歸，背貪鄙〔而〕‘向’義理，其於化民〔也〕，若風之‘搖’草〔木〕，無之而不靡。

今使愚教知，使不肖臨賢，雖嚴刑罰，‘民弗從也’。小不能制大，弱不能使強〔也〕。故‘聖主者’舉賢以立功，不肖主舉其所與同。文王舉太公望、召公奭而王，桓公任管仲，隰朋而霸，此舉賢以立功也。夫差用太宰嚭而滅，秦任李斯、趙高而亡，此舉所與同。故觀其所舉，而治亂‘可見也’；察其黨與，〔而〕賢不肖可論也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p. 681-683 / 〈泰族訓〉辨析，頁 632-634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說明聖人取象於天，取度於地，取法於人的思想，強調聖人治弊改制，能成而不敗，並以修禮義，任賢德為“聖人之道”，與儒家傳承相近。全章接續見於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多處，但文意不能通貫，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，〈泰族訓〉亦有脫文錯簡。以下分五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昔者聖王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文意不完。見於〈泰族訓〉處則說明“昔者，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，必用參五”，“參”指“仰取象於天，俯取度於地，中取法於人”，“五”指“制君臣之義，父子之親，夫婦之辨，長幼之序，朋友之際”。《文子》此處並未見“參五”的說明，似《淮南子》殘文綴合。但〈泰族訓〉此章文意，恐亦有脫文。文中對於“用參”的內容解釋詳盡，而對“用五”之事，僅言“制君臣之義，父子之親，夫婦之辨，長幼之序，朋友之際，此之謂五。”有違此處行文的體例。全段文意見於《荀子·禮論》，〈禮論〉篇曰：“上取象於天，下取象於地，中取則於人，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盡矣。”

又，“條陰陽之氣”兩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乃立明堂之朝，行明堂之令，以調陰陽之氣，而和四時之節，以辟疾病之菑。”〈泰族訓〉此段似說明“用三”之“仰取象於天”事項的殘文。

又，“察陵陸水澤肥墪高下之宜”四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俯視地理，以制度量，察陵陸水澤肥墪高下之宜，立事生財，以除飢寒之患。”〈泰族訓〉此段似說明“用三”之“俯取度於地”事項。

又，“中受人事”數句，〈泰族訓〉說明“用三”之“中取法於人”事項。首句作“中考乎人德”。“列金木水火土之性”，〈泰族訓〉作“乃列金木水火土之性”，與前文聯繫較為完整。

又“辟疾疢之災”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以辟疾病之菑”。王念孫在〈脩務訓〉“時多疾病毒傷之害”句下，校云：“‘疾病’本作‘疹病’，後人誤讀‘疹’爲‘瘡疹’之‘疹’也。《小雅》〈小弁〉篇及《左傳》成六年、哀五年《釋文》并云：‘疢或作疹。’《廣雅音》云：‘疢，今疹字也。’……是‘疢’與‘疹’同。《史記》〈貨殖列傳〉《正義》、《太平御覽》〈皇王部〉三、〈資產部〉三、〈鱗介部〉十三引此，併作‘疹病’，是其證。又〈泰族訓〉‘以調陰陽之氣，而和四時之節，以辟疾病之菑’，亦是本作‘疾疹’，而後人改爲‘疾病’也《文子》〈上禮〉篇作‘疾疢之災’，是其證。”〈上禮〉篇此處當保留《淮南子》舊文。

又，“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；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”兩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；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故父子之親’，亦當作‘以立父子之親’，與下文相對。《文子》〈上禮〉篇正作‘以立’，‘清濁五音’亦當依《文子》作‘五音清濁’。”

又，“分國而治之”句，“國”字，〈泰族訓〉作“職”。《文子續義》本作“職”。王叔岷云：“《治要》引‘國’作‘職’。”植案：《文子》上文稱“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”，“國”字文意似較古樸。

第二、“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”段：此段見於〈泰族訓〉處，屬另章資料，二者敘說的方式有異：《文子》的結構爲：“聖人初作樂也……其作書也……其作圉也……其尙賢也……”；《淮南子》作“神農之初作琴也……夔之初作樂也……蒼頡之初作書……湯之初作圉也……堯之舉禹、契、后稷、皋陶……”。〈泰族訓〉舉出“神農作琴”、“夔作樂”、“倉頡作書”、“湯作圉”、“堯之舉禹、契、后稷、皋陶”等事例，《文子》均歸諸“聖人”的作爲。

又，王念孫於“反其天心”句下校云：“此文本作‘神農之初作琴也，以歸神杜淫，反其天心；至其衰也，流而不反，淫而好色，至於亡國。’‘流而不反’正對‘反其天心’言之‘淫而好色’正對‘杜淫’言之。下文‘夔之初作樂也，皆合六律而調五音，以通八風；及其衰也，以沈湎淫康，不顧政治，至於滅亡。’句法皆與此相對。此以淫、心爲韻，色、國爲韻；下文以音、風爲韻，康、亡爲韻。《文子》〈上禮〉篇作‘聖人初作樂也，以歸神杜淫，反其天心；至其衰也，流而不反，淫而好色，（今本此下有“不順正法，流及後世”八字，蓋後人所加，《群書治要》引《文子》無此八字。），至於亡國’，是其明證矣。《文選》〈長笛賦〉注引上三句云：‘神農之初作瑟，以歸神反望，及其天心。’‘杜淫’作‘反望’，‘反其’作‘及其’，皆傳寫之誤。而句法正與《文子》同。若今本，則錯脫不成文理，且失其韻矣。”

又，“智者以記事”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智者得以智遠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智遠’本作‘志事’。以書記事，無分於遠近，不當獨言志遠。後人以兩‘事’字重出，故改‘志事’爲‘志遠’耳，不知古人之文不嫌於複，且兩‘事’字自爲韻，若作‘志遠’，則失其韻矣。《文子》正作‘智者以記事’。”

又，“以罷民力”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罷民之力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罷民之力’，當作‘以罷民力’，與上句相對爲文。‘上句’以解有罪，以殺不辜，與此文同一例。《文子》正作‘以罷民力’。”但劉文典云：“《初學記》〈居處部〉引，作‘馳騁游獵，以奪人之時，勞人之力’。”植案：此處文字當屬不同《淮南子》文本。

又，“外內相舉”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內外相推舉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內外相推舉’，句法與上文不協。且‘推’字與上文‘各推其類’相複，去衍文也。《文子》無‘推’字。”

又，“其美在和，其失在權”兩句，“和”字，〈泰族訓〉作“調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調’當爲‘和’，……若作‘調’，則失其韻矣。《文子》〈上禮〉篇正作‘其美在和，其失在權’。”此兩句，〈泰族訓〉在“六者，聖人兼用而財制之”段之後，作“失本則亂，得本則治。其美在調，其失在權。”〈泰族訓〉此處似有錯簡，“失本則亂”等四句恐屬於“天地之

道”段，〈上禮〉篇保留《淮南子》資料舊文次序。

第三、“聖人之道曰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似以“聖人之道曰”引述前人資料，〈泰族訓〉無此五字。〈泰族訓〉此段作“民無廉恥，不可治也；非修禮義，廉恥不立。民不知禮義，法弗能正也；非崇善廢醜，不向禮義。無法不可以爲治也，不知禮義，不可以行法也。”文句對偶完整，語意清晰，《文子》句序似有錯亂。“不能使人孝”、“不能使人賢”兩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不能使人爲孔、曾之行”、“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”。《文子》此處使用泛稱之詞。

又，“刑錯不用，禮義修而任賢德”，文義費解。〈泰族訓〉作“古者法設而不犯，刑錯而不用，非可刑而不刑也，百工維時，庶績咸熙，禮義脩而任賢德也。”《文子》似僅存殘文。

第四、“故天下之高”段：“三公”、“九卿”、“二十七大夫”、“八十一原士”等官制的分類見於《禮記·王制》。〈王制〉篇曰：“天子：三公，九卿，二十七大夫，八十一元士。大國：三卿；皆命於天子；下大夫五人，上士二十七人。次國：三卿；二卿命於天子，一卿命於其君；下大夫五人，上士二十七人。小國：二卿；皆命於其君；下大夫五人，上士二十七人。”此段敘說舉用英俊豪傑，以爲國家棟樑，使各安其位，上下一心，施政化民，如風之靡草。此種重賢、尊仁的思想，似出自儒家傳承史料，後輯入“文子外編”，《淮南子》引用。《文子》此段與《淮南子》文字記載略異。關於“英俊豪傑”的說法，古書多見，但並無一定說法。如《鶡冠子·能天》：“故德萬人者謂之俊，德千人者謂之豪，德百人者謂之英。”《春秋繁露·爵國》：“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土，功德小者受小爵土，大材者執大官位，小材者受小官位，如其能，宣治之至也。故萬人者曰英，千人者曰俊，百人者曰傑，十人者曰豪。豪傑俊英不相陵，故治天下如視諸掌上。”

又，“故天下之高”句，〈泰族訓〉“故”下有“舉”字，文意較明，《文子》恐脫“舉”字。

又，“智足以知權，人英也”兩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智足以知變者，人英也。”劉文典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御覽》四百三十二引，作‘智之足以知權

者，人英也。’ ” 《文子》此處文字與《太平御覽》較近。

又，“背貪鄙，嚮仁義”兩句，〈泰族訓〉作“背貪鄙而向義理”。何寧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義理’當作‘禮義’，蓋‘禮義’誤倒作‘義理’，因改作‘義理’耳。上文‘非修禮義，廉恥不立。民不知禮義，法弗能正也；非崇善廢醜，不向禮義。無法不可以爲治也，不知禮義，不可以行法。’又云：‘百工維時，庶績咸熙，禮義修而任賢德也。’凡五舉‘禮義’，以申言法必因禮義而後行。此云‘背貪必而向禮義’，正與上文‘非崇善費醜，不向禮義’文義正反相承，即以總束上文，不得忽言仁義也。”植案：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此處均誤。

第五、“今使不肖臨賢”段：“天地之性也”句，〈泰族訓〉無。《文子》此段以“小不能制大，弱不能使強”的“天地之性”，來強調“舉賢”的功效。全段文意結構簡要而完整，〈泰族訓〉似引用並加以申述。

12-4

〔老子曰：

為禮者，〕雕琢人性，矯拂其情。目雖欲之禁以度，心雖樂之節以禮，趨翔周旋，屈節卑拜，肉凝而不食，酒澂而不飲，外束其形，內愁其德¹，鉗陰陽之和，而迫性命之情，故終身為哀人。〔何則？〕不本其所以欲，而禁其所欲，不原其所以樂，而防其所樂，是猶圈獸²不塞其垣，‘而’³禁其野心，決江河之流，而壅之以手。〔故曰“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”〕

〔夫禮者，〕遏情閉欲，以義自防。雖情心咽噎，形性飢渴，

¹ “德”字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意”。

² “獸”字下原有“而”字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刪。

³ “而”字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補。

以不得已自強，故莫能終其天年。

〔禮者，〕非能使人不欲也，而能止之；樂者，非能使人勿樂也，而能防之。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，豈若使無有盜心哉！

故知其無所用，雖貪者皆辭之；不知其‘無’¹所用，廉者不能讓之。夫人之所以亡社稷，身死人手，為天下笑者，未嘗非欲也。

知冬日之扇、夏日之裘無用於己，則萬物變為塵垢矣！故揚湯止沸，沸乃益甚；知其本者，去火而已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袁世湊學，不知原心反本，直雕琢‘其’性，矯拂其情，以與世交，故目雖欲之，禁〔之〕‘以度’，心雖樂之，節之以禮，趨翔周旋，‘詘’節卑拜，肉凝而不食，酒‘澄’而不飲，外束其形，內‘總’其德，‘鉗’陰陽之和，而迫性命之情，故終身為悲人。

達至道者則不然，理情性，治心術，養以和，持以適，樂道而忘賤，安德而忘貧，性有不欲，無欲而不得，心有不樂，無樂而弗為，無益情者不以累德，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，故縱體肆意，而度制可以為天下儀。

今夫儒者，不本其所以欲，而禁其所欲，不原其所以樂，而‘閉’其所樂，是猶決江河之‘源’而‘障’之以手〔也〕。夫牧民者，{猶‘畜禽’獸也，不塞其〔圉〕垣，‘使有’野心}，繫絆其足，以禁其動，而欲脩生壽終，豈可得乎！

夫顏回、季路、子夏、冉伯牛，孔子之通學也。然顏淵夭死，季路殖於衛，子夏失明，冉伯牛為厲。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。故子夏見曾子，一臞一肥，曾子問其故，曰：“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，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，兩者心戰，故臞。先王之道勝，故肥。”推此，志非能不貪富貴之位，不便侈靡之樂，直‘迫’性閉欲，以義自防〔也〕。雖情心‘鬱殫’，形性‘屈’竭，‘猶’

¹ “無”字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補。

不得已自強〔也〕，故莫能終其天年。

若夫至人，量腹而食，度形而衣，容身而游，適情而行，餘天下而不貪，委萬物而不利；處大廓之宇，游無極之野，登太皇，馮太一，玩天地于掌握之中，夫豈爲貧富肥臞哉！故儒者非能使人‘弗’欲也，〔欲〕而能止之；非能使人勿樂也，〔樂〕而能禁之。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，豈若〔能〕使無有盜心哉！

*

越人得髯蛇，以爲上看，中國得而棄之無用。故知其無所用，貪者‘能’辭之；不知其無所用，廉者不能讓〔也〕。夫人〔主〕之所以殘亡〔其國家，捐棄〕其社稷，身死〔於〕人手，爲天下笑，未嘗〔非爲〕非欲也。

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，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，獻公艷驪姬之美而亂四世，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，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。使此五君者，適情辭餘，以己爲度，不隨物而動，豈有此大患哉？故射者，非矢不中也，學射者不治矢也；御者非轡不行，學御者不爲轡也。知冬日之‘簋’、夏日之裘無用於己，則萬物〔之〕變爲塵埃矣。故‘以’湯止沸，沸乃‘不止’；〔誠〕知其本，〔則〕去火而已〔矣〕。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p. 240-243 / 〈精神訓〉辨析，頁 120-123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，見於〈精神訓〉處，部份文句見於《文子·九守》。《文子》此章文意多不能通貫，並顯現編造改竄的痕跡，恐爲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，就《淮南子》殘文加以拼湊、整理，而分別編入〈九守〉與〈上禮〉兩篇。見於〈精神訓〉處，提出對於儒家禮樂之教的批判，認爲儒者之學只是衰世的湊學，不知推究人心的本然，而刻意殘傷人性，矯飾人情。其中所稱“形命之情”、“無所用”、“終其天年”、“揚湯止沸，沸乃益甚”等說，似取自《莊子》，屬莊學傳承資料。以下分五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爲禮者”段：首三句，〈精神訓〉作“衰世湊學，不知原心反本，直雕琢其性，矯拂其情，以與世交”。《文子》此段似以“爲禮者”改造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，形成“論禮”的形式。

“何則？”句後，〈精神訓〉屬另段文字。二者比較如下（“〔 〕”號表示《淮南子》別本所殘缺者。）：

何則？不本其所以欲，而禁其所欲，不原其所以樂，而防其所樂，是猶圈獸不塞其垣，而禁其野心，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。故曰“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”

〔今夫儒者，〕不本其所以欲，而禁其所欲，不原其所以樂，而閉其所樂，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。〔夫牧民者，〕猶畜禽獸也，不塞其園垣，使有野心，〔繫絆其足，以禁其動，而欲脩生壽終，豈可得乎！〕

〈精神訓〉此處所稱“今夫儒者”，是接續應前文“衰世湊學，不知原心反本”、“達至道者則不然”兩段的比較，明確提出對儒者禮樂之教的批判。《文子》此處似以“何則”一詞，聯繫《淮南子》別本“不本其所以欲”等句殘文。“是猶圈獸不塞其垣，而禁其野心”等句，當為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所改，並引《老子》“開其兌”三句經文來解證其說。

又，“內愁其德”，“愁”字，〈精神訓〉作“總”。王念孫曰：“‘總’字義不可通，‘總’當為‘愁’，‘愁’與‘摯’同。《說文》：‘摯，束也。’外束其形，內摯其德，其義一也。〈俶真訓〉‘內愁五臟，外勞耳目’，亦亦與此同。……《文子》〈上禮〉篇正作‘外束其形，內愁其德’。”植案：《文子》“愁”字，當保留《淮南子》舊文。

第二，“夫禮者”段：見於〈精神訓〉處，屬“夫顏回、季路、子夏、冉伯牛，孔子之通學也”段殘文。〈精神訓〉此段敘說曾子“一矜一肥”內心交戰故事，故曰“推此，志非能不貪富貴之位，不便侈靡之樂，直迫性閉欲，以義自防也。”《文子》段前“夫禮者”三字，為編輯者增。

第三，“禮者，非能使人勿欲”段：〈精神訓〉作“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，欲而能止之；非能使人勿樂也，樂而能禁之。”《文子》所稱“禮者，非能使人勿欲也，而能止之；樂者，非能使人勿樂也，而能防之。”文意費解，且“禮者”、“樂者”，不當接下文“止之”、“防之”。〈精神訓〉此處謂：儒者之徒，不能使人不興起欲念，只會制止人們已經產生的欲念，不能使人不發生

逸樂之心，只會禁止已經放縱的逸樂。”今本《文子》似就殘文而妄改。

第四、“故知無所用”段：〈精神訓〉作“越人得髯蛇，以為上看，中國得而棄之無用。故知其無所用，貪者能辭之；不知其無所用，廉者不能讓也。”

“故知其無所用”等句，是解證“越人以髯蛇為上看，中國則棄之”的事例。《文子》此段與前文亦不能連貫，當仍為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

第五、“知冬日之扇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文字記載，與〈精神訓〉略異，“揚湯止沸，沸乃益甚”，〈精神訓〉作“以湯止沸，沸乃不止”。《呂氏春秋·盡數》曰：“夫以湯止沸，沸愈不止，去其火，則止矣。”《文子》與〈精神訓〉此處，恐屬不同文本資料。

12-5

〔老子曰：〕

循性而行謂之道，得其天性謂之德，性失然後貴仁，‘道失然後貴’¹義。仁義立而道德廢，純樸散而禮樂飾，是非形而百姓眩，珠玉貴而天下爭。

夫禮者，所以別尊卑貴賤也；義者，所以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人道之際也。末世之禮，恭敬而交，為義者，布施而得，君臣以相非，骨肉以生怨也。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，土積則生自肉之狩，禮樂飾則生詐偽。

*

末世之為治，不積於養生之具，澆天下之醇²，散天下之樸，滑亂萬民，以清為濁，性命飛揚，皆亂以營，貞信燬爛，人失其性，

¹ “道失然後貴”五字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補。

² “醇”字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淳”，“醇”，同“淳”。

法與義相背，行與利相反，貧富之相傾，人君之與僕虜，不足以論。

夫有餘則讓，不足則爭，讓則禮義生，爭則暴亂起。故多欲則事不省，求贍則爭不止。故世治則小人守正，而利不能誘也。世亂則君子為姦，而法不能禁也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‘率’性而行謂之道，得其天性謂之德，性失然後貴仁，道失然後貴義。是故仁義立而道德‘遷’〔矣〕，禮樂飾則純朴散矣，是非形而百姓眩〔矣〕，珠玉貴而天下爭矣。凡此四者，衰世之造也，末世之用也。

夫禮者，所以別尊卑、〔異〕貴賤；義者，所以合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妻、‘友朋’之際也。‘今世’之為禮〔者〕，恭敬而‘伎’；為義者，布施而‘德’；君臣以相非，骨肉以生怨，則失禮義之本也，故構而多責。夫水積則生相食之‘魚’，土積則生自肉之獸，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。夫吹灰而欲無眯，涉水而欲無濡，不可得也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p. 343-344 / 〈齊俗訓〉辨析，頁 244-245

‘衰世之俗’，以其知巧詐偽，飾眾無用，貴遠方之貨，珍難得之財，不積於養生之具。澆天下之淳，‘析’天下之樸，牯服馬牛以為牢。滑亂萬民，以清為濁，性命飛揚，皆亂以營。貞信漫瀾，人失其〔情〕性。於是乃有翡翠犀象、黼黻文章以亂其目，芻豢黍粱、荆吳芬馨以啗其口，鍾鼓箏簫、絲竹金石以淫其耳，趨舍行義、禮節謗議以營其心。於是，百姓糜沸豪亂，暮行逐利，煩挈澆淺，法與義相‘非’，行與利相反。雖十管仲，弗能治也。

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，馬飾傅旄象，帷幕茵席，綺繡條組，青黃相錯，不可為象；貧人則夏被褐帶索，含菽飲水以充腸，以支暑熱，冬則羊裘解札，短褐不揜形，而煬灶口；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，〔然〕貧富之相‘去’〔也〕，‘猶’人君與僕虜，不足以論之。

夫乘奇技、偽邪施者，自足乎一世之間，守正脩理、不苟得者，不免乎飢寒之患，而欲民之去末反本，是由發其原而壅其流也。夫雕琢刻鏤，傷農事者也；錦繡纂組，害女工者也。農事廢，女工傷，則飢之本而寒之原也。夫飢寒

並至，能不犯法干誅者，古今未之聞也。

*

故仁鄙在時不在行，利害在命不在智。夫敗軍之卒，勇武遁逃，將不能止也；勝軍之陳，怯者死行，懼不能走也。故江河決流，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，爭升陵阪，上高丘，輕足先升，不能相顧也；世樂志平，見鄰國之人溺，尚猶哀之，又況親戚乎！故身安則恩及鄰國，志爲之滅；身危則忘其親戚，而人不能解也。游者不能拯溺，手足有所急也；灼者不能救火，身體有所痛也。夫〔民〕有餘即讓，不足則爭。讓則禮義生，爭則暴亂起。扣門求水，莫弗與者，所饒足也；林中不賣薪，湖上不鬻魚，所有餘也。

故物豐則欲省，‘求澹則爭止’。秦王之時，或人殖子，利不足也；劉氏持政，獨夫收孤，財有餘也。

故世治則小人守正，而利不能誘也；世亂則君子為姦，〔而〕法‘弗’能禁也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p. 375-377 / 〈齊俗訓〉辨析，頁 283-284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。〈齊俗訓〉全篇資料並不整齊，各段之間，常文意不相承續，此處與《文子》文字互見部份，爲〈齊俗訓〉篇首數段，其中亦似有脫文。此數段文意仍似對儒家仁義等人文價值的批判，其中提到道德仁義禮樂的遞失層次，同時也說明“禮義之本”的作用，與“末世之禮”的弊失，原始資料似與《老子》傳承，或“文子學派”思想發展有關。《文子》此章文意欠連貫，恐爲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。以下分四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循性而行謂之道”段：此段是就“性”的本質，辨析“道”、“德”、“仁”、“義”的運作。《中庸》曰：“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”《中庸》之“率性之謂道”，與《文子》所稱“循性而行謂之道”相同，但對“道”的回應方式卻有極大的區別。《中庸》以“修道之謂教”，開展了“仁義禮樂”之治，曰：“故爲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仁者人也，親親爲大；義者宜也，尊賢爲大。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禮所生也。”而《文子》則以“性失然後貴仁，道失然後貴義”，表現人文導源復樸的要求，

承襲《老子》第三十八章的思想旨意。但凸顯“性”問題的作用，具有戰國時代哲學特徵，應屬與《老子》傳承相近的一種思想發展。

“性失然後貴仁義”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性失然後貴仁，道失然後貴義”，並於段末有“凡此四者，衰世之造也，末世之用也”，三句，《文子》此處似保留《淮南子》別本摘要的論述。

第二、“夫禮者”段：此段辨析“禮義”的本義與“末世為禮義者”的墮失。“禮”的根本，在於釐訂人倫的秩序，“義”的作用，在於理順這些人倫關係的適宜運作。而末世操持禮義之人，在恭敬的禮儀形式下，隱藏妒忌之私念，在布施的作為中，懷有表現恩德的企圖。如此，混淆“禮義”的本義，失去人性質樸的本質，而形成是非的交爭，詐偽的矯飾。《文子》此處，僅存殘文，文意不如〈齊俗訓〉清晰。

“人道之際”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有朋之際”，此處說明“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妻、友朋”等五倫的關係，“人道”一詞，恐誤。

又，“恭敬而交”句，俞樾云：“《淮南》〈齊俗訓〉作‘今世之為禮者，恭敬而伎；為義者，布施而德’。以彼證此，文有脫誤。‘交’與‘伎’形之誤也；‘得’與‘德’，古通用。‘布施而德’，言以布施為德也。”

又，“骨肉以生怨”句，〈齊俗訓〉此句下曰：“則失禮義之本也，故搆而多責。”〈齊俗訓〉此兩句，對此段文意的表述，甚為重要，《文子》當有脫文。

又，“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”句，于大成云：“《淮南子》‘蟲’作‘魚’。《御覽》二百二十三引《淮南子》作‘蟲’，與本書合，並引注曰：‘言大魚食小魚’。案《說文》：‘魚，水蟲也’，是魚亦蟲也，故《淮南》一本作‘魚’，一本作‘蟲’矣。”植案：此為竄入《文子》者，為《淮南子》別本之例。

又，“禮樂飾則生詐偽”句，與前文“土積則生自肉之獸”，體例不一，〈齊俗訓〉作“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”，《文子》似脫“之本”二字。“禮樂”二字，〈齊俗訓〉作“禮義”。上言“禮”、“義”之事，“樂”恐為“義”之字誤。

第三、“末世之爲治”段：此段見於〈齊俗訓〉處，敘說“衰世之俗”的種種亂象，文意清晰，結構完整，《文子》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的綴合，並將之改爲“末世之爲治”。

“不足以論”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不足以論之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論’當爲‘諭’，字之誤也。‘諭’，或作‘喻’。”于大成云：“‘論’當作‘諭’，字之誤也。……《淮南》句尾有‘之’字，於文爲順。”

第四、“夫有餘則讓”段：說明人民的衣食有餘，就能表現謙讓，而禮義的修養也就容易做到。反之，則爭生而亂起。見於〈齊俗訓〉處，屬另段資料，《文子》此處，不但與前段“禮樂飾則生詐僞”義理相悖，段中文意也不能通貫。“多欲則事不省，求瞻則爭不止”兩句，〈齊俗訓〉作“故物豐則欲省，求澹則爭止”。“物豐”，回應前文“有餘”之義，《文子》作“多欲”，恐爲後人所改。“瞻”，足也，“求瞻”，則“爭止”。《文子》文意不通，當衍“不”字。

“故世治則小人守正”句，“正”字，〈齊俗訓〉或作“政”。劉文典云：“《群書治要》引‘政’作‘正’。”王叔岷云：“案：宋本‘政’正作‘正’，《文子》〈上禮〉篇同。”

12-6

〔老子曰：〕

衰世之主，鑽山石，挈金玉，擿礫蜃，消銅鐵，而萬物不滋。剗胎焚郊，覆巢毀卵，鳳凰不翔，麒麟不遊。構木為臺，焚林而畋，竭澤而漁，積壤而邱¹處，掘地而井飲，濬川而為池，築城而為固，拘獸以為畜，則陰陽繆戾，四時失序，雷霆毀折，雹霜為害，萬物焦夭，處於太半，草木夏枯，三川絕而不流。分山川蹊谷，使有壤

¹ “邱”字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丘”。

界，計人衆寡，使有分數，設機械險阻以為備，制服色，等異貴賤，差¹賢不肖，行賞罰，則兵革起而忿爭生。虐殺不辜，誅罰無罪，於是興矣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.....

‘逮至衰世’，‘鑄’山石，鑿金玉，撻‘蚌’蜃，消銅鐵，而萬物不滋。剗胎‘殺夭’，麒麟不游，覆巢毀卵，鳳凰不翔，鑕燧取火，構木為臺，焚林而‘田’，竭澤而漁，龜龍不往，人械不足，畜藏有餘，而萬物不繁兆。萌牙卵胎而不成者，{處之太半}矣。積壤而丘處，糞田而種穀，掘地而井飲，疏川而為‘利’，築城而為固，拘獸以為畜，則陰陽繆戾，四時失‘敘’；雷霆毀折，雹霰‘降虐’，氛霧霜雪不霽，而萬物焦夭，菑榛穢，聚埽畝，芟野莠，長苗秀，草木{之句萌、銜華、戴實而死者，不可勝數}。乃至夏屋宮駕，縣聯房植，檼檐棖題，雕琢刻鏤，喬枝菱阿，芙蓉芰荷，五采爭勝，流漫陸離，脩揆曲校，夭矯曾橈，芒繁紛挐，以相交持，公輸、王爾無所錯其剗剗削鋸，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。是以松柏菌露夏槁，江、河、三川絕而不流，夷羊在牧，飛蛭滿野，天旱地坼，鳳凰不下，句爪、居牙、戴角、出距之獸於是驚矣。民之專室蓬廬，無所歸宿，凍餓飢寒死者相枕席也。及至分山川‘谿’谷使有壤界，計人〔多少〕眾寡，使有分數，築城掘池，設機械險阻以為備，節職事，制服‘等’，異貴賤，差賢不肖，經誹譽，行賞罰，則兵革興而‘分’爭生，民之滅抑夭隱，虐殺不辜〔而〕‘刑誅’無罪，於是‘生’矣。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p.

245-249 / 〈本經訓〉辨析，頁127-128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。見於〈本經訓〉處，前有“太清之〔治〕（原

¹ “差”字下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有“殊”字。

作‘始’，據王念孫校改。)也”段，此段文字同時出現於《文子·下德》第九章。就〈本經訓〉前後兩段文意來看，《文子》此章與〈下德〉第九章，極似編輯今本《文子》者，將竄入其中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，分置兩處。

“衰世之主”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逮至衰世”。〈本經訓〉以“太清之治”，“逮及衰世”比較性論述二者的差異，文意層次分明，《文子》此句似改動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，以作為此章的句首。

又，“電霜爲害”句，“電霜”二字，〈本經訓〉作“電霰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電、霰不同類，且電亦不得言降虐，‘電’當爲‘雹’，草書之誤。電霰爲一類，雹霜爲一類。……《文子》〈上禮〉篇作‘電霜爲害’，是其證。”《文子》似保留《淮南子》舊文。

又，“萬物焦夭，處之太半，草木夏枯，三川絕而不流”四句，與〈本經訓〉文字記載有異，《文子》似保留《淮南子》別本摘要記述。

又，“制服色，等異貴賤，差賢不肖”三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飾職事，制服等，異貴賤，差賢不肖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差賢不’下本無‘肖’字。‘不’與‘否’同。貴賤、賢不、誹譽、賞罰，皆相對爲文。後人不知‘不’爲‘否’之借字，故又加‘肖’字耳。”植案：《文子續義》本作‘制服色，等異貴賤，差殊賢不肖’。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此處均有衍誤。

又，“則兵革起而忿爭生”句，〈本經訓〉作“則兵革興而分爭生”。陶鴻慶云：“‘分’當爲‘忿’，‘忿爭’屢見下文。”王叔岷云：“陶說是也，《文子》〈上禮〉正作‘忿’。”

12-7

〔老子曰：

世之將喪性命，猶陰氣之所起也。〕主闇昧而不明，道廢而不行，德滅而不揚。舉事戾於天，發號逆四時，春秋縮其和，天地除

其德。人君處位而不安，大夫隱遁而不言。群臣推¹上意而壞常，踈骨肉而自容。邪人諂而陰謀，遽載驕主而像其，亂人以成其事。是故君臣乖而不親，骨肉踈而不附。田無立苗，路無緩步，金積折廉，‘壁’²襲無贏，殼龜無腹，菁筮日施。

天下不合而為一家，諸侯制法各異習俗。悖拔其根而棄其本，鑿五刑，為刻削，爭力錐刀之末，斬刈百姓，盡其太半。舉兵為難，攻城濫殺，覆高危安，大衝車，高重壘，除戰隊，使陣死路，犯嚴敵，百往一反，名聲苟盛，兼國有地，伏尸數十萬，老弱飢寒而死者，不可勝計。自此之後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，樂其習俗也。

賢聖勃然而起，持以道德，輔以仁義，近者進其智，遠者懷其德，天下混而為一，子孫相代，輔佐，黜讒佞之端，息末辯之說，除刻削之法，去煩苛之事，屏流言之跡，塞朋黨之門。消智能，循大常，隳‘肢’³體，黜聰明，大通混冥，萬物各復歸其根。夫聖人非能生時，時至而不失也，〔是以不得中絕。〕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.....

‘逮至夏桀之時’，主闇晦而不明，道‘瀾漫’而不修，棄捐五帝之恩刑，推蹶三王之法籍，是以至德滅而不揚，帝道揜而不興，舉事戾‘蒼’天，發號逆四時，春秋縮其和，天地除其德，‘仁’君處位而不安，大夫隱遁而不言，群臣‘準’上意而懷‘當’，踈骨肉而自容，邪人‘參耦比周’而陰謀，居君臣父子之間而‘競’載，驕主而像其意，亂人以成其事，是

¹ “推”字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準”。

² “壁”字原作“璧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³ “肢”字原作“枝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故君臣乖而不親，骨肉疏而不附，植社槁而墜裂，容臺振而掩覆，犬群嘯而入淵，豕銜蓐而席澳，美人挈首黑面而不容，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，喪不盡其哀，獵不聽其樂，西老折勝，黃神嘯吟，飛鳥鍛翼，走獸廢腳，山無峻榦，澤無洼水，狐狸首穴，馬牛放失，田無立‘禾’，路無‘莎蘋’，金積折廉，壁襲無‘理’，磬龜無腹，著策日施。

{晚世之時，七國異族}，諸侯制法，各‘殊’習俗，從橫間之，舉兵‘而相角’，攻城濫殺，覆高危安，掘墳墓，揚人骸，大衝車，高重‘京’，除戰‘道’，‘便’死路，犯嚴敵，殘不義，百往一反，名聲苟盛〔也〕。是故質狀輕足者爲甲卒千里之外，家老羸弱淒愴於內，廝徒馬圉，輶車奉饗，道路遼遠，霜雪亟集，短褐不完，人羸車弊，泥塗至膝，相攜於道，奮首於路，身枕格而死。所謂兼國有地者，伏尸數十萬，破車以千百數，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，故世至於枕人頭，食人肉，菹人肝，飲人血，甘之於芻豢。

故自三代以後者，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，而樂其習俗，保其脩命，天而不夭於人虐也。所以然者何也？諸侯力征，天下不合而爲一家。

{逮至當今之時，天子在上位}，持以道德，輔以仁義，近者‘獻’其智，遠者懷其德，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，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，天下混而爲一，子孫相代，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。

*

{夫聖人者，不能生時，時至而弗失也。} 輔佐〔有能〕，黜讒佞之端，息‘巧’辯之說，除刻削之法，去煩苛之事，屏流言之跡，塞朋黨之門，‘消知能’，‘脩’太常，隳肢體，絀聰明，大通混冥，解意釋神，漠然若無魂魄，使萬物各復歸其根，則是所脩伏羲氏之跡，而反五帝之道也。

夫鉗且、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，伏戲、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，何則？至虛無純一，而不嚶喋苛事也。

《周書》曰：“掩雉不得，更順其風。”今若夫申、韓、商鞅之爲治也，{捋拔其根，蕪棄其本，而不窮究其所由生。何以此也？鑿五刑，爲刻削，乃背道德之本，而爭於錐刀之末，斬‘艾’百姓，‘殫盡’太半，}而忻忻然常自以爲治，是猶抱薪而救火，鑿竇而出水。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p. 210-215 / 〈覽冥訓〉辨析，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，全章文意頗不通順，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殘文竄入，編輯今本者拼湊而成。唯《淮南子》此處文句亦非完整，似有脫漏。〈覽冥訓〉此處部份文字也見於〈精誠〉篇。（參見《精誠》篇第五章探析與解說。）以下分三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世之將喪性命也”段：首兩句未見於《淮南子》，〈覽冥訓〉作“逮至下桀之時”，以與前文所稱“處戲氏之道”相比較。《文子》本篇第一章曰：“故世有喪性命，衰漸所由來久矣。”次兩句見於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作“夫世之所以喪性命，有衰漸以然，所由來者久矣。”《文子》此兩句，似編輯者就《淮南子》別本“主闇晦而不明”等句殘文而妄增。

又，“群臣推上意而壞常”句，〈覽冥訓〉作“群臣準上意而懷當”。高誘注曰：“準，望。懷，思。當，合。”俞樾云：“‘懷當’二字，甚為不辭，高注亦曲說耳。‘懷當’乃‘壞常’之誤。言群臣皆準上意而敗壞其常也。《文子》〈上禮〉篇作‘群臣推上意而壞常’，是其明證。”植案：高誘所見《淮南子》文本，當與《文子》此處所保留《淮南子》別本文字有異。

又，“邪人諂而陰謀，遽載驕主而像其，亂人以成其事”三句，文意不可解。〈覽冥訓〉作“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，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，驕主而像其意，亂人以成其事。”顯見《文子》此處文句的殘亂，似湊合而成。

又，“是故君臣乖而不親”等句，文意見於《新書·君痺》，〈君痺〉篇曰：“君臣乖而不調，置社稷而分裂，容臺榭而掩敗，犬群噪而入淵，彘銜菹而適奧，燕雀剖而虺蛇生，食蘆菹而見蛭，浴清水而遇蠃。”

又，“壁襲無羸”句，“羸”字，〈覽冥訓〉作“理”。王引之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羸’當作‘羸’，《淮南》原文當亦是‘羸’字，非‘理’字。……壁形圓，故謂之羸，久而慢滅，故曰無羸。”

第二、“天下不合而為一家”段：《文子》此段之後，文句錯亂尤甚。首句，〈覽冥訓〉作“晚世之時，七國異族”，承續前文“逮至夏桀之時”段，

說明戰國時代的混亂。《文子》此句，見於〈覽冥訓〉下文“故自三代以後者”段，作“故自三代以後者，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，而樂其習俗，保其脩命，天而不夭於人虐也。所以然者何也？諸侯力征，天下不合而爲一家。”《文子》此處似殘文的綴合，但保留《淮南子》舊文。“天下不合於一家”句，〈覽冥訓〉“合”上無“不”字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《太平御覽》引此有‘不’字，《文子》〈上禮〉篇同。”

又，“悖拔其根而棄其本，鑿五刑，爲刻削，爭力錐刀之末，斬刈百姓，盡其太半”六句，見於〈覽冥訓〉後文敘說“申、韓、商鞅之爲治”段。《文子》此處亦似殘文的綴合。

又，“斬刈百姓”句，“刈”字，〈覽冥〉，篇作“艾”，王叔岷云：“案：‘艾’借爲‘刈’，《文子》〈上禮〉篇正作‘刈’。”

又，“高重壘”句，“壘”字，〈覽冥訓〉作“京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高重京’，‘京’當爲‘壘’。注云：‘故曰：高重壘’，即其證。……《文子》〈上禮〉篇作‘高重壘’，是其明證矣。”

又，“除戰隊，使陣死路”兩句，文意不通。〈覽冥訓〉作“除戰道，便死路”。《文子》文字有訛誤。

第三、“聖賢勃然而起”段：首句，〈覽冥訓〉作“逮及當今之世，天子在位”。〈覽冥訓〉此段盛讚劉漢政權，譽捧爲至德盛世，與劉安所處時代境遇有關。《文子》首句，似編輯者所改。

又，“天下混而爲一，子孫相代，輔佐”數句，〈覽冥訓〉作“天下混而爲一，子孫相代。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。夫聖人者，不能生時，時至而弗失也。輔佐有能”，《文子》“夫聖人者”三句誤置於後文，“子孫相代”與“輔佐”文意不能相連。〈覽冥訓〉“夫聖人者”數另段資料，但與前文關連不大，恐爲他處錯簡。見於〈覽冥訓〉處，上段言“天子在上位，持以道德，輔以仁義，近者獻其智，遠者懷其德”，表現出儒法或黃老的思想特徵。而下段所稱“消知能，循太常，隳肢體，紕聰明，大通混冥，解意釋神，漠然若無魂魄”，則徹底體現南方道家與莊學傳承的要求。前段與後段觀念相悖，也與後文“所

脩伏羲氏之跡”不合。又，〈覽冥訓〉“輔佐有能”句前，並無主語，並與後數句中“黜”、“息”、“去”、“屏”、“塞”等動詞的主動用法不合，似有脫文。

又，“循太常”句，“循”字，〈覽冥訓〉作“脩”。王叔岷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案：‘脩’當作‘循’，字之誤也。‘循太常’猶言順太常也。《文子》〈上禮〉篇‘脩’正作‘循’。”

又，“夫聖人非能生時，時至而不失也”兩句，與見於〈覽冥訓〉處，句序不同。

又“是以不得中絕”句，與前文文意不相連屬，並未見於《淮南子》此處。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曰：“有聖人勃然而起，……故不得不中絕”。〈兵略訓〉此段文字也見於《文子·上義》第十二章。〈上禮〉篇此句似〈兵略訓〉殘文竄入。

12-8

〔老子曰：〕

豐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，金石在中，形見於外，非不深且清也，魚鱉蛟龍莫之歸也。石上不生五穀，禿山不游麋鹿，無所蔭蔽¹也。

故為政以苛為察，以切為明，以刻下為忠，以計多為功。如此者，譬猶廣革者也，大‘即’²大，裂之道也。“其政悶悶，其民淳淳，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”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¹ “蔽”字，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作“庇”。

² “即”字原作“敗”，據《文子續義》道藏本改。

澧水之深‘千’仞，而不受塵垢，‘投金鐵鍼焉’，則形見於外。非不深且清也，魚鰲龍蛇莫之〔肯〕歸也。是故石上不生五穀，禿山不游麋鹿，無所‘陰’蔽也。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：“晉六將軍，其孰先亡乎？”對曰：“中行、知氏。”文子曰：“何乎？”對曰：“‘其為政也’，以苛為察，以切為明，以刻下為忠，以計多為功。譬〔之〕猶廓革者也，〔廓之〕，大則大〔矣〕，裂之道也。”故老子曰：“其政悶悶，其民‘純純’。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”

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p. 416 / 〈道應訓〉辨析，頁 343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，全文敘說“為政不在苛察”，並引《老子》經文加以解證，似屬《文子》解《老》資料，與〈道應訓〉併行流傳。“其政悶悶”四句，語出《老子》第五十八章。

又，“金石在中”句，〈道應訓〉作“投金鐵鍼焉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‘金鐵’下不當有‘鍼’字，‘鍼’即‘鐵’之誤也。……《文子》〈上禮〉篇作‘金鐵在中，形見於外’。《群書治要》所引如是。今本《文子》‘金鐵’作‘金石’，乃後人所改。”

12-9

〔老子曰：“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。”〕先為不可勝之政，而後求勝於敵。以未治而攻人之亂，是猶以火應火，以水應水也。

同莫足以相治，故以異為奇。奇，靜為躁，奇，治為亂，奇，飽為飢，奇，逸為勞，奇正之相應，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，〔何往而不勝。〕

故：德均則衆者勝寡，力敵則智者制愚，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。

【相關資料尋索】

蓋聞善用兵者，必先脩諸己，而後求諸人；先為不可勝，而後求勝。脩己於人，求勝於敵，‘己’未〔能〕治〔也〕，而攻人之亂，是猶以火救火，以水應水也，何所能制！今使陶人化而為埴，則不能成盆盎；工女化而為絲，則不能織文綿。同莫足以相治也，故以異為奇，兩爵相與鬥，未有死者也；鸛鷹至，則為之解，以其異類也。故‘靜為躁奇’，‘治為亂奇’，‘飽為飢奇’，‘佚為勞奇’。奇正之相應，若水火金木之‘代為雌雄’也。善用兵者，持五殺以應，故能全其勝。拙者處五死以貪，故動而為人擒。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 p. 515-516

／〈兵略訓〉辨析，頁 451-452

故全兵先勝而後求戰，敗兵先戰而後求勝。德均、則眾者勝寡，力敵、則智者‘勝’愚，智‘侔’、則有數者禽無數。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 p. 500／437-438

【探析與解說】

此章見於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兩處，似與解《老》資料相關，但全文結構，卻似《淮南子》別本扼要摘錄的殘文。“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”二句，語出《老子》第五十七章。以下分兩點來說明：

第一、“以政治國”段：《老子》此處經文，未見於《淮南子》。《文子》此處似解釋以“正道”治國，以“奇術”治兵。所謂正道，即“不可勝之政”。

“先為不可勝之政，而後求勝於敵”兩句，〈兵略訓〉無“之政”、“於敵”，但下接“修己於人，求勝於敵”。〈兵略訓〉以“修己”為“不可勝”之資憑，而《文子》則強調“不可勝之政務”。“以未治而攻人之亂”句，“以”字，〈兵略訓〉作“己”，亦似強調“修己”之義。《文子》此章似與〈兵略訓〉資料來源不相同。

“是猶以火應火”兩句，見於〈兵略訓〉處同，亦見於見於《莊子·人間世》，〈人間世〉篇曰：“是以火救火，以水救水，名之曰益多。”

第二、“同莫足以相治”段：《黃帝四經·稱》曰：“奇從奇，正從正，奇

與正，恒不同廷。”《文子》此處似襲《老子》之說，以“治國”當用“正”，以“治兵”當用“奇”。《老子》第五十六章曰：“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”所謂“同莫足以相治”之義，亦見於〈上義〉篇，〈上義〉篇第八章：“故君臣異道即治，同道即亂。”

“奇，靜爲躁，奇，治爲亂，奇，飽爲飢，奇，佚爲勞”數句，〈兵略訓〉作“靜爲躁奇，治爲亂奇，飽爲飢奇，佚爲勞奇”，《文子》此處首“奇”字似涉上文“古以異爲奇”之“奇”而衍，“佚爲勞”後之“奇”字，似涉下文“奇正之相應”而奪，當依〈兵略訓〉。

又，“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”句，“相伐”二字，〈兵略訓〉作“代爲雌雄”，“伐”字似“代”之形誤。

又，“何往而不勝”四字，〈兵略訓〉作“善用兵者，持五殺以應，故能全其勝。”“五殺”即指前文所稱“五行”。

又，“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”句，“智同”二字，〈兵略訓〉作“勢侔”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云：“劉本改‘者侔’爲‘勢侔’。案：劉改非也。‘者’當爲‘智’，字之誤。‘力敵’二字承‘眾者害寡’而言，言眾寡相等，則智者勝愚也。‘智侔’二字又承‘智者勝愚’而言，言智相等，則有數者禽無數也。劉改爲‘勢侔’，則義與上句不相承，且與‘力敵’相複矣。……《文子》〈上禮〉篇正作‘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。’”王叔岷云：“案：古鈔卷子本‘者侔’正作‘智侔’，王說是也。”植案：《文子》此處文字，似與今通行《淮南子》文本有異。

參考書目

(僅限本書參考引用者)

通玄真經／四部叢刊三編重印涵芬樓景印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

通玄真經／道藏本

通玄真經朱弁注／道藏本

通玄真經續義／道藏本

〈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《文子》釋文〉／見《文物》1995年第12期

〈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《文子》校勘記〉／見《文物》1995年第12期

〈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《文子》的整理和意義〉／見《文物》1995年第12期

李學勤：《試論八角廊簡〈文子〉》／《文物》1996年第1期

《文子》與道家思想發展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／台北輔仁大學1996年

何智華：〈出土《文子》新證〉／香港浸信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第5期／1998年。

何智華：〈論《淮南子》高誘《注》與《文子》之關係〉／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期／香港，1998年。

文子斟補／王叔岷／收入《諸子斟補》／世界書局1964年台北

文子斟補（包含〈道原〉、〈九守〉、〈符言〉、〈道德〉）

于大成／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二集1996年

文子精誠校釋／于大成／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一集1968年

文子上德校釋／于大成／高雄師院學報第四期1976年

文子自然校釋／于大成／幼獅學誌第十四卷第一期1977年

文子微明校釋／于大成／文史哲學報第二十五期1976年

文子上禮校釋／于大成／淡江學報第十五期1977年

太平御覽／四部叢刊三編／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1992年

問字堂集／孫星衍／中華書局1996年

群書治要／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1937年版

意林／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

翁注困學紀聞／王應麟／台灣商務印書館 1978 年

文子要詮／李定生／復旦大學出版社 1988 年

文子逐字索引／劉殿爵／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2 年

淮南鴻烈解／台北藝文印書館景印北宋小字本 1994 年

讀淮南子雜誌／王念孫／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5 年

經義述聞／王引之／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5 年

淮南子雜記／王紹蘭／中華書局《學術筆記叢刊》排印本 1988 年

淮南子叢錄 洪頤煊

讀淮南子平議／俞樾／收入《諸子平議》／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5 年

讀淮南子劄記／陶鴻慶／收入《讀諸子雜記》／

淮南子札迻／孫詒讓／收入《札迻》／中華書局 1989 年

淮南鴻烈集解／劉文典／中華書局 1989 年

淮南子集證／劉家立／台灣廣文書局影印 1978 年

淮南子舊注參正／馬宗霍／齊魯書社 1984 年

淮南子校錄拾遺／劉文典／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8 年

淮南子新證／于省吾／收入《諸子新證》／台灣樂天出版社影印 1970 年

淮南子證聞／楊樹達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

淮南子校記／蔣禮鴻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

淮南子斟證／王叔岷／收入《諸子斟證》／台灣世界書局 1964 年

淮南子校釋／于大成／台灣 1969 年油印本

淮南子校釋／張雙棣／1997 年北京大學出版社

淮南子集釋／何寧／1998 年 中華書局

淮南子逐字索引／劉殿爵／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2 年

《文子疏義》序／王利器／收入《曉傳書齋集》／華東師範大學 1997 年

鹽鐵論校注（定本）／王利器／中華書局 1992 年

劉子集證／王叔岷／台聯國風出版社 1975 年

莊子校詮／王叔岷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94 年

管子／四部叢刊影宋本

呂氏春秋校釋／陳奇猷 校注／學林出版社 1984 年

呂氏春秋研究／王範之／內蒙古大學 1993 年

說苑／四部叢刊影平湖葛氏傳樸堂藏明鈔本

逸周書彙校集注／黃懷信 張懋鎔 田旭東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

淮南子全譯／許匡一／貴州人民出版社／ 1993 年